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七册目次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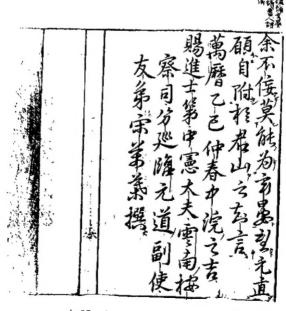
明萬曆三十六年余彰德刻本(明]鄭賢輯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

明萬曆三十六年余彰德刻本〔明〕鄭賢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余彰德

田 嚴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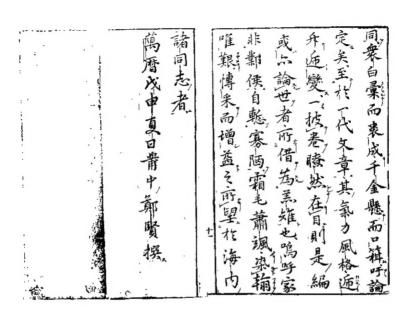


を表三五元(日の間日代は、不分の青村不信の

華麗 未州其制炭者,沒其下范康劉李,非人物行事格是其前,其下范康劉章者,其下范康劉章者,其下范康劉李,非人物行事格是其前,其下范康劉李,非人物,是其市,在一大地行事格是其前,其下范康劉李,本人地行事格是其前,其下范康劉李,本人地行事格是其前,其下范康劉李,

耳用所及,難乎其言之也未子因雷

混沌初開玄風遊趣史籍紀載非



大概百译点廉以	樂 觀 古 選 ·	杜李牧翰		太宗	唐	李伯藥	隋	魏收	北齊	沈約	人物輸姓氏	南梁	沧烽	南宋	陳壽	晋	班固	東漢	賈誼	西漢	オーナナ
		5114 ·	顏師古	孔類達		姚思亷	ľ			蕭子願			1						司馬遷		
	(木) 安間後 (本)	皮科	1	1											,		ME		1		

٠, ا														、 武						
孫之翰	何去非	黄垍	宋和野京	黄庭堅	蘇軾	鄭獬	孫明後	宋	劉晌	4.お前が月	石晉 沙	孫樵	張起嚴	装度	尚馳	權德與事	楊植	韓愈	獨孤及	賈切隣
張唐英	羅從方	秦觀	海曾 華	劉敞季要	蘇轍	范仲淹	玉元之	京	٠,٠			孫盛	李元實	李文饒	沧傳正	陳鉞石	柳識	柳宗元	楊夔	盧元輔
盧璘	章子仁	劉安世書	程颢	頒延年	司馬光	歐陽備	石介			13		令狐德菜	劉蛟	李義山	牛僧孺	程浩	高適	皇甫堤	蕭定	司空黃
石敏岩	陳傅良	陳無己	程順	王安石	 	蘇洵	章表民						張彧	羅隱	李德裕字	楊炎	劉禹錫	賈至	歐陽震	陸順家

	謝鐸	周洪謨	周	胡潛宗性精	唐肅
	李京	统	崔	解道	一,秦
-	楊慎士	建	Ŧ	林俊	翁金堂
	王道	李夢勝幸事古	李	何基果	唐龍
	華 懋	倫	羅	平	王華
X.	程敏政芸	海井山	ÍL	胡廣美	方差稿
_	劉三吾	基本	劉]	李善 長	宋濂
					明
		t			王溍
	损突斯	耶律有尚	邦	歐勝玄	阿魯面
		in the			个初節姓氏
	張思康	基	陳	原集	陳 枢
	王磐	雕	脫	呉澄	尹起莘
					元
		狂	唐	謝枋得等看	南宮靖一
15	林之帝	鄭滎陽	郭	黄 震主東	劉友益
医 肾	戴 溪	題字景直	洪	唐子西	李燾
	李是壽	劉子軍字府出	劉	那分	真德秀
;	陸九淵	熹	朱	朱黼	徐元黨
-	張松	漢	李	陳植	吕祖謙
<u> </u>	-	寅字明仲	胡	靭 宏	が一枝

林文豪	管一德	額憲成	沈懋学	張元忭	汪道昆	祝允明	宗 臣款	潜仲畅	高應晃	人物前姓氏	李默	孔天亂	康海	柯維騏	唐順之事	羅洪先	如。鏌	弄一	林環	1
謝水	鄧以讃	張鳳翼	張時恭	王世懋	張缶	高拱	梁有年	戴太賓	東道南	of the space of the space of	黄省南部	邵寶	郭晓宇寶	徐階		席書	黄	彭韶	兴 寬	梁潛
李載賢	陳文燭字載	王士性	陳于陛	黄鑄	申時行	貝曖	高敵	陳吾有	諸	И	湛岩水	劉定之	梅鷄	薛應所至	陸燦	東	呂中	天	周禮	黄仲昭
方應選	馬豪額	孫樓	蔡茂春	胡定	馬一龍	李攀龍幸	劉堯海	王世貞多	王維楨財		張濂	王宋沐舒	祭 清	歸有先		1	舒芬	伯	顏充	王鏊

劉夢松	王鐑命	祝以孤	柯茂竹	郭賢	沈 灌	舒弘志	胡世寧	湯鸭尹	楊道賓	東的自北大	劉日寧	楊四知	李廷機	柯挺	黄天全	林奇石	孫繼阜	楊循吉	許浩	王應選
孫成名	黄輝	張紹唐	朱應縣	王衡	馮琦	何為新华	徐元曹	焦竑	史趣階		劉朝箴	銭養廉	馮時可	劉元震	張重華	王漸達	沈一貫	高酸明	汪佃	袁黄
陳繼儒	張之家	史起欽	王宁臣	要彦文	屠隆製	顧赵元	李之藻	唐堯臣	張文潜	i.	為世寧	林纘振	杨维祖文章	周思兼	張槻	王廷相	蘇濬	張孟兼	劉王	田一儁
骑	宋尚新	張邦奇	王港	質燦然	陳敬	86期	張時依意	湯富尹	王介		朱之番	臧格	李多見	葉尚高	錢穀	胡世寧	顧允成	陸瑞家	郭子章	蕭良有

撰人物論姓氏畢	安彦文	で表れが	張沈 ""	人物箭龙氏	前衛衛	下. 加克 対対	部邦彦	第2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周季腾芳
	顧紹介	四层 旅	周王卿典	13/2	五百杯	W. T.	徐蓝森	胡翰	孫他有	李敬夫
	が ライス	五	陸鄭伯乾		黄廷元	陳協	張弘道	徐可求	13年中	陳尤
		张子 美神	全	7	林殿堂	劉]	陳 陳 陳	蘇甲	居淵	楊守陳宜

鄭蕡	第	黄應歡	郭廷龍	童以逢	契 彦	馬人龍	余應虬	人物詩花問姓氏	鄭俶	林機	門人姓氏	屬員	王鳴	方萬策	宋萬葉	陳經邦	友人姓氏	本限ノ地部
							y	E.		ŀ		冷人	黄岡人					
	孫																	
鄭風	ากะ	張柬	都來黑	阮之秀	凌子偉	何繼第	余昌祚	1:	鄭元輔	林廷壁			吳用先	俞海	李多見	林鳴盛		
		俱宜	,	(具大湖			俱建陽人		俱前人			,	桐城人	促前人		1		

古人人物論九例 人物自賴以前則略盖討論者少自秦以後則稍詳而評 古冷人物自三皇五帝以泊胡远或君或臣曾經論斷者 女王稱制如出氏武氏不可如歷代帝王例故書附 人物以歷代先後為序一代之中皆先君後臣如首錄漢皆採而輯之雖未能編舉即以備什一云 論中題目如讀養交讀養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墨子如 論者漸多校也 相照評品為近中有翻案辨駁者尤為可親不敢不録 輯論以歷代史臣之論賛為先次及諸家者作盖以世代 古人出處事功敢在史牒者許失諸名公論議品院各呈 改革之際人倫大變如邁末必先録曹操而後書魏或以 五胡亂華中國無主不得已録之故書附 辨驗坑儒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屈子奉帝故並錄之 見其奪之有自也後做是 高而肅張韓彭董即繼其下便賢者易於精聚云 雪其完念如璀璨亚陳快人心目故多至十数百不厭其 煩以俟識者折衷焉 言而現其至隱或度其時而代為區畫或觀其事勢力 已意均一人也或褒成刺或指一事而無其終身或處



管察	周公	. 伯夷太公	伯夷	文王	泰伯	第二卷		笠字	傳說	77	伊尹三前	間能逐比干	直条	舜聚十六相聚四凶三首	堯	黄帝	伏 義	二皇王	第一卷	- Course
三监	太公	武王	國人立其中子	関大	虞仲			微于	比于		太甲	易	禹三首	度舜許由非匹夫辞	弹	許由二首	神農	五帝二首		

製子	孔子三首	第四卷	老子二首	李札四首	季文子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超盾二首	 	 	2.物論目で	里克	申生書	亦司宠	答及	鮑叔牙	第三巻	衛懿公	臭敖屈瑕	智果	完王 二 首
子黄二十	夾谷之會二首			延陵十字碑	子産一首	二伯	程嬰公孫杵臼	范文子	趙表薦征穀		文公	荷息三首	宋襄公	管範	管仲五首		孫权敖	孫叔敖	十 和一首	平王

新	終我三首で	四公子二首	春申君二首	信陵君	屈原七首	陳軫虞卿	穣侯二首	-蘇秦三首	申韓工道	人物計事了	孫武吳起二首	第五卷	徐 讓五首	范蠡一首	伍負八首	荀子	列子	· 讀墨子	潘臺藏明萬公堂記	宰我
簡相如言	燕昭王	毛遂二首	楚國興亡	侯融	孟普君三首	樗里子	魏冉說	張儀二首	韓非	1 1 2	商鞅三首			智伯	夫差報依辯	魏文侯	推子三首·	反讀墨	孟子	子贱碑記

第七卷	罪漢王	項羽聞楚歌	補侯生說項羽	范增二首	·義帝	張耳陳餘	桃花源	子製	扶蘇	外の論由不 こととう	李斯三首	由余	虚生	秦始皇四首	第一卷	 有卿	李焦	田軍	王朝	白建主朝
	表生	漂母	謝羽鴻門	亞父對	項羽四首	懐王	陳汝	蒙恬	世	:3	包丘子	超高	始皇林奎青銘	坑儒			呂不幸四首	范雎二首	鲁仲連三首	擬對白經

曹誼五首	第九卷	耕田歌	四時十首	劉敬	田横三首	季布	田儋	紀信	少打計 一流 一大子	第八卷	樊會	盧綰陝豨	魏豹彭越	王陵	陳平二首	廣武君北成安君	張良五首	高帝善将将二首	漆 問祖五首
伏生	淮南衡山王	和 寄	聖生陸賈	擬曹两生與叔孫通書	劉敬叔孫通	季布豪	京鄭生	周子	4.41		請何諸者是優方	樊喻即而夏侯玄灌婴	韓王信	說彭生	周勃四首	中学三首	韓信四首	蕭何四首	斬丁公

弗陵 .	張賽、	刷通伍被江充自美奶	終軍	秦弘羊	十式	公孫弘三首	李廣蘇建	杜周	汉藏鄭當時	少额前 月天	實學歷天江首	运 帝三首	第一卷	田叔八	品錯四首	具達	景帝三首	文帝不相實廣國周亞夫	文帝不拜尚天	張釋之馮唐
霍光金日舜	戾太子	田千秋	司馬遷二首	李陵二首	李廣利	司馬相如三首	蘇武二首	有青電去病二首	張湯	ズ	東方朔二首	董仲舒二首		到都.	衰盎二首	支益 電錯	景十三王	三百支無陳殖談縣東	文帝誅溥昭三百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梅福	張禹	副海孫劉向	成帝二首	第十二卷	七陳功罪	眭弘望奉論	馬奉世	王貢兩龍的雙二首	趙蓋韓楊功罪辨	人物論一次一	趙充國三首	二疏四首	魏丙同心輔政二首	亞逐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張世安	施延年	略帝二首	第十一卷	電光図首
朱雲	薛宣来博	副 向四首	王商史丹			陳湯	匡衡張禹孔尤質	藤望之四首	元帝三首	26	韓延壽三首	趙充國主慶忌	論曹丙魏相茶 評	魏相丙吉	准除博陸二侯引	路温舒	宣帝二首	傳介子二十		

朱浡	周基成光	馬援四首	祭形	來欽	鮑永	實融	是	王霸	馬里多影問後	人物論 1 次	耿弇八	郡禹一首	公孫还	光武五首	第十三巻	楊雄五首	襲勝和漢	孔光	哀帶八首	谷衣
鄭玄	嚴光計七首	辞方逢萌嚴光周萬	郭伋	宗弘二首	馬行	班彪	撤宮	邓 形二首	馬里充國	// N	吳漢	冠恂二首	隗囂一首	齊王縯			華	整有	平帝三首	王昭君

第十五卷	- 李晴范滂	荀爽二首	張衡	梁統梁商梁真	黄德三首	左雄周聚黃瓊黃琬	仲長統在室評二首	袁安	安帝	人的輪目次	曹恩三首	第五倫	郭躬	耿恭	東平王	鍾離意寒明	卯帝二	第十四巻	廉克	桓祭二首
	李膺	陳宪二首	李固杜喬二首	洪 冀	桓帝三首	楊震四首	虞詡	王充王符仲長統	樂恢何敝		班固一首	和帝二首	陳龍	章帝二首	班超二首	東平王東海王	了為			張堪廉范

臧 洪 首	管軍	田疇	衰術	袁紹	獻帝	第十六巻	東漢節義	漢篇人論	徐幹	人物論目次 1	 通 包	申屠幡二首	虚植	電帝二首	張奐	會武何進二首	梁鴻	楊喬	徐拜二首	郭泰四首
孔融三首	王允	管寧華飲	到虞公孫瓚	袁紹劉表	董卓二首			續志林東漢論	史論、	4	皇甫嵩米雋	蔡 邕三首	皇甫規	馬融二首	朱穆四首	何進	陳蕃三首	仇香	申屠婚起然免于物流	茅容

陸遜陸抗	孫權四首	孫堅	司馬懿二首	諸為誕	曹叡	曹芳曹墨曹横	華陀	芍彧	曹操次首	人物論目の	第十七卷	北地王誌諸看情語為尚二首	蔣琬費權姜維	漢後主	利も徐庶	捻五獲	八庫圖	張飛	、 關羽四首	吕布
諸首格	魯肅二首	孫策權	孫堅孫策	管格	鍾會郡艾	曲日室	曹丕三首	陳思王	劉放孫資	**		阿二萬	姜維	魏延	龐統法正	孔明目此管樂二首	孔明	諸葛亮四首	開列張飛	先主元首

王道子三元月	王戎王衍\	王流有觀有勗		懷帝愍帝	江統孫楚	皇甫諡辈原東哲主接	嵇中 散二首	李	齊王司馬攸	八物 許川不 水 、 、 、 、 、 、 、 、 、 、 、 、 、 、 、 、 、 、	張華	間續向雄段均	劉領本重	鄭表本很虚欽華表	傅玄傅咸傅祗	羊枯陸抗	司馬子二首	司馬咯	宣帝司馬懿	第十八卷
劉隗力协戴若思周顗	王行二首	張軌	周處周訪	育論	夏侯港潘岳潘尼	楊駿	阮籍	阮籍私康劉伶畢卓阮咸	惠帝司馬来	+=	賈充	衛瓘張華	曹志庾純	到教和僑任愷	王渾王濟唐彬	山濤	羊枯社預	武帝三首	是帝文帝司馬師可馬順	

五柳先生五首	王彪之	楼帝	謝玄	立帝	穆帝哀帝海西公	桓温二首.	孔愉周回	殷浩三首	王舒遠潭	八切論目次 一	成帝康帝	第十九卷	庾完	應君甘卓	張寔	温嶠	温崎紅鑒	粘紹二 首	陶侃二首	希院華談
劉裕	郭巨二首	劉穆之	安帝	謝安四首	順文帝武帝	桓玄	陳壽	王義之二首	桓奔	+=	卡虚二首		郭璞喜洪	劉超建雅	周訪	陸機陸雲	聞鶏双舞	劉琨祖逖二首	劉弘	元帝明帝三首

陸雲沈約	武帝蕭衍	治陵王和帝州蕭行	楮淵王儉	高帝武帝	蕭道成	表粲	顏延之	謝靈運	謝晦	人加論目次 一个	文帝義隆	武帝	第二十巻	処氏	符氏四首	慕容氏	石虎總論	石勒石虎	劉聰統論	熟淵繁雅
江淹任昉	武帝三首	王融謝雕	劉獻陸澄	明帝	高帝道成	何承天	順帝	袁淑	蔡 廓	4	期帝	劉裕二首			王猛	慕容垂	石関總論	石勒總論	劉曜總論	劉淵總治

高頻蘇風	王褒奏信	蘇綽	北周史斷	後周文帝	邢邵	高乾封隆之	北齊總論	衛朱榮	帝後廢帝出帝	人物論山次 一	高祖孝文帝一道	大武帝	美斤叔孫建	高祖指接堅	明元帝	江總延察	侯景	朱异質琛	袁印	訓胎
韓換虎質若彌	隋高和文帝二首	李賢李遠	王熙王恩政	武帝	魏收	楊愔	斛律金	神武高數	李孝伯李冲	十項	宣武帝孝明帝莊帝前嚴	高允	李順	崔浩二首	道武帝	拓拔氏	陳霸先三首	王僧辨		徐勉

李善感	長孫無忌褚隊良韓缓來減	長孫無忌二首	高宗三首	第二十二巻	馬周	姚思康	李君羨	劉洵二首	在英通射建敬傳張公謙	人物論有次	李靖	魏賞七首	房玄齡杜如梅	十八學士	實建德	劉文靜聚級二首	唐高祖三萬	第二十一卷	煬帝	楊素
張公藝二首	E	褚家良	劉仁軌		呉王恪	蘇世長常雲越孫伏如張玄素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師旦黜浮濟	尉建敬德	**	李勣三首	李靖李勣	王珪魏徵四首	太宗四首	建成四百	王世充質建德	李密四首			王通

展布真正實弘晴則知幾具競	孔璋	李邕	魏知古張九齡	宋璟二首	姚崇宋璟	張東之	莊公 新攻數字	高力士	玄宗	2切前川に きょうしょう	春宗	第二十三巻	武攸緒	五王二首	秋仁傑亦處後朱敬則	狄仁傑六首.	魏元忠二首	陳子昂二首	太子弘	干志室
一个 一	張嘉貞乾枯	振盧藏用與李邕書	張九齡三首	虚褒慎三首	姚崇_首	蘇環	張就達生麻中	楊思勗	禁来珠王罷織繡	74	睿宗玄宗			机占	中宗二首	李昭德	李孝遊.	路寫至二首	裴炎三百	武墨》中宗門首

徳宗二首、元載楊炎	楊綰崔祐甫	郭子儀六首	房館三首	程元振	動 濟	南際雲	張巡許遠	商条卿	人物銷的天	南宗正首	第二十四巻	張旭	質知草	李白、	楊貴妃	安禄山二首	李休甫	明皇	崔隱甫嚴挺之二首
陸贊五首	劉安二首	李抱真	李光弼四首	李沙七首	代宗四首	許遠	張巡三首	書類魯公争座帖		旗魯公二首			孟浩然二首	陸東先	杜甫李白二首	主电嗣二首	宇文融章堅楊慎欽二百	揚國忠二首	周子前二首

李德裕三首 李德裕三首	進	大物論用次 憲宗二首 表物論用次 表物論用次 表物論用次	第二十五卷 歸宗的 首	劉昌-首 崔善展二首 崔春正-首
牛僧孺李德裕四首	有一本光顏 在於四首 在於四首	白居易一个古甫		安孝 宣旗 原 一首

韓殿載二首	王彦章裴約劉仁聘一首	王林 二首朴	劉智達二首	秦维翰景延廣二首	高祖一首	藤帝 一首	元行欽一首	張承茶二百	莊宗正首	龍師古 首	朱温 首	第二十六卷	韓堡「首	鄭際二首	李克用一首	朱全忠一首	鄭吹一首	李訓真	白飯中一首
趙匡胤三首	馬道一首	五代一首	周太祖世帝二百	張龍一首	石敬塘一首	宋令詢一首	閔帝首	明宗	張承業一首	先至一首	正彦草一首		司空雪一首	孟昭高常游侯目茶一首	装樞二首	王重榮二首	昭宗哀宗二首	懿宗传宗 四首	制質ニガ

劉於一首	英宗宣	歌陽備二首	韓琦三首	包拯具奎超拉唐介一首	韓億二首	富弼文彦博三埔	田錫玉馬稱張詠上	李迪正會張知自杜衍	和道輔生真	くか、前り、一つなり	仁宗清	第二十九卷	王面目	魯宗道薛珪王曜祭齊一首	魏野一首	田錫に道	李沆二首	李沈王旦而敏中二百	電準七前	直 次下
	濮辯首	歐陽前馬光一前	韓范四首	張泉趙縣胡宿一首	包拯趙抃三首	秋青郭逵三首	呂夷簡張士遜一方	多殊雁籍王隨章得象	楊億國道劉筠薛映一百	1	蔡襄王素余靖一首		高瓊范廷石石伯一首	魯宗道二首	林逋二首	种放二百	表亦一百	陳堯佐宋庠一首	王欽若丁謂是疎三五	日端軍士安寇準二為

東師道 1 首 第三十一卷 第三十一卷	· 我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一章	鮮于佚。1首 	蘇城西衛門衛門北部口	察挺王散薛向童集一首种李清臣張樂潔宗孟黃優安藏	野三十巻 鄭郷陳襄 首 神宗二首
韓彦忠傅堯術許將	宋儒論 - 有	王存孫固趙暗傅亮命	旅 報二首 范與二首	世衝一直安石王安	一一点。

京三王編字378年 京三王編字378年 東國朱傳陳過庭孫校夜 首 一一首 東疆、首 東疆、首 東北 首 東北 市 東北 市 東北

柴中行一首	两大師一首	光宗皇宗二首	辛次作一首	土間陳暌	彭歸年黃炭雜點黃度	趙汝愚一首	虞允文三首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庸		で 成立 成立 の は で に で の に で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の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に	孝宗	第三十四卷	朱升一首	王倫朱升張邵洪皓二道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年淵解元曲端	王德王彦魏勝張憲等一首	金飛二十三首	黎世忠二首	2二十三巻
	劉光祖一首	韓佐胄二首	光宗	省 范成大		胡銓一首	周必大留正胡晋臣一首	陳康伯	· · · · · · · · · · · · · · · · · · ·		了一首			洪皓二首	-	1	李顯忠楊存中郭治楊政	劉琦吳玠吳璘	

文天祥七首	陳文龍陳琦	江萬里江萬頃一首	呉潜程元鳳江萬里一首	端宗帝民三首	度宗二首	第三十五巻	趙素謝方权一首	喬行節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陳墳一首	大物面一式外外の大学	具德秀山首	呂祖謙一首	朱惠門首	胡安國四首	李侗一首	謝上蔡一首	理宗二首	余端禮李肇五四便思李繁一首	吳政 首	越方是再與五宗政胃涉張威
唐珏三首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	表鏞首	是潜一首	徐應總一首	恭宗帝悬二首			段 首	余玠首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魏丁翁一首	察沉首	陸九淵二首	張林一首	楊時首	羅從彦一首	賣似道六首	% 一首	趙方一首	你 <u>反</u>

元明善虞集禍奚斯黃凞	今初前——·	超孟頫 首 素群往	医亲一首	粉卷懿 首	伯類一首	第三十六卷
柳夏门雪	+13	張赵岩歐陽玄 首 吳澄 首	仁宗工首	安重廉布惡一首	柳	粘罕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敢固殊馬總之不雅古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夷以來而百家言葉帝其文 或無幾馬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養神農黃帝為三至少莫 則見於素博士有天里地里人皇之職素去古未遠三皇之稱 儒者或不傳余常西至心峒北至涿鹿界斯於海南泛流淮失 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辛予問五帝德及帝繁姓 於丑人生於宿路爲開物之初意三星之號由此而称也、 有交地則最化而企為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開 則亦以天里地里不呈言之蓋混涂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旣 東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民也** 太美帝炎帝帝董帝亦足以表先奉未皆以伏養神農董帝馬 都或前平光好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義以 三皇之就防於周龍外史掌三章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 古令人物論第一卷 初前 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易大傅以伏義神展董事 告揮日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 三臭 未段論三至之名號不可限似為確論 贤 輯 原易余私品時 胡一桂米 司馬遷演 之世也厄機神農東帝竟洋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 皇右何旨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遠人而上即三皇 尤雅者故者為本紀書首 柄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音關論以多化無 居住住可持其世而已未曾有制作贻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 項高幸雖當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道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 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董帝之後少夫都 親法于地中親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衣以為大手 俗居居于于厥文循隱焉自常本果体表氏出仰親來於天解 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天始初分與較未倫民物職職 大矣哉伏義氏之道自月歷乎天百穀草木歷乎上天地之文 名實定矣 村 評 以制作貽萬世是五帝之名雪台是早見 伏義廟記 節前者其事後五節断其義 此為替語之首古廣東雅支問息多而断制不苟凡九

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虚背缺有問矣其我乃時時見於他說非 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園馬其發明五帝德治繁姓華奏顧弟非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亦問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

唐龍明

朝

宏和

帝人文之始也是以礼工替易放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庭 天下之能事事矣又作、書琴而代結繩之政以確皮為禮而非 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春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宣生於斯 然為神農與帝老年之知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 其敬呈建其極物章其至人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日 桑為瑟而樂音自是與馬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 婚姻之始因能馬貝希而紀百官之名新桐為琴鄉絲為花 古者民如草木之實食禽獸之物而未知耕稼茶帝因天聯祖 關之功敗帝王化成之理而為人文之始者哉乃于是子特書 稷之祠者成日重本存木伯之府者亦称辨治而兄継天地開 之輪馬魚馬提學副使唐龍日祀以德本治以化治是故皇后 而此廟并上然而在其來逐矣頑規制飲随風雨震陵菊女性 臣佐使之義皆一日過七十二五一种而化文述非方書 府未知其不及亦始永草木之滋察其果温平執之性於其 地宜新木為躬樣本為未以数民藝五谷而農事與爲民有 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犯與若靖紀元年御史陳講撒而新 有婚姻正則人倫放百日紀則在位偷樂音陳則度数明神發 評 紋拓布制處情致委婉

力而無天礼之惠天下宜之

本物論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

打學且聖主所重者名 需至於所重者感通權以及名義員樣打樂自滋先生含德康 免發之預陽之仁德日太天下之條利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丁清流道終搭于無照所謂恭讀持該人未散於山林乃有果又否與全心竟齎公器退然見推邇盟為果雲遊与還霸勢和回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示

大清既能久地静不能与先生清静天地全性出於胚淨太子

柳誠地

許田

冷康縣威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空清風公聲養 武之德則知用朱得堯之體而潰惡之性先生得意之性而请 也若非鋪鉄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嚴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 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遊讓之太未有如先生者 先生之道循昏先生不以清節恐磨惡磨羌之道何以是知天 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請先生書夏紀不夷也使養 帝王年龍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親首出萬古僧賊為臣之道拜 寒之 息明衛先生成素之至理衛先生始亮不以天下讓先生 頭多情等領納與光生山水郡名 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終為雷雨尤生神也生滿 逐素養是必稲用而光潔失光生逐無紅具必含潔而超用起 之聖得先生豪商廟不堪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先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凡遺之者宰之有余天用先生批**機** 国的雕紀不發光生武也增光生所調果天然經合學 不年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顾先生文也天被 月帳嚴監整辦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樊先生富也功而 春夏数為秋久先生功也結為山微融為川清先生壽也星 累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繁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 評 新田 文甚渾璞 楊

无實後文字告也貴德也養養養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主天化神泥封祀之全於賴天也五臣者進明實也四族成獸明祖也養之美仲和放客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讓之義仲和放客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讓之義仲和放客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讓之義仲和放客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讓之義仲和放客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

推見聖人之心者

調也無礼氏之祖述有旗子之布案作始於清芬勒文於玄於 庶之 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斬于圖問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識為 能薦弱繁光聖不祀後賢之過掛邵陽今宇文 去也脫於極機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 之來人以位授我語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要於學是其 快四夷失百姓樂是與未曾不禁百姓及是舜未曾不受歷數 歷代多頭御免舜順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免募舞于戚 於下山川見神亦莫不写為歐原繁水子成者無為而治其學 歌南風號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为武不敢亦堂旨提干面 所禱之人馬如或宣室言微閱宮雲降減夹近侍稷契旁趨斯 康黎元相同亦移標字前答林若得奠堪之地爲下指城陽見 非龍三和南途帝之遣關存馬地解易無徒生荆秋水深難沙 發荒唐之節高視前古大落群就很以漢魏之間軟同克事之 委城北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交子世為漢斯當門易之時 瑶臺班套妻舜川茅茨上階矢王食為太東舜則黎養皮收矣 川儒之虚器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提 好以勤死務訴記與永為世教治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先見囚 也與天以萬乗之為一人之實多見較其軟度少能室其常以 除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盗路自方於仲尼也古人玄堯以義終 抑入曹丕父子一段大有德創文字亦自於雅 一 大樹風教小

人物論

告十二枚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去載之然後授以大位 岩畫奉八元八凱畫去三凶四凶則稱有何功於天下即是故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平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養懼其 盡家其澤不可遠接以大位也若越投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童 雄曰屠聖歌世德弗耀四岳十二枚未畫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自弗堪歌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京 母奉十六相談四凶 完不率而俱舜與之竟不去而俱舜去之俟其功者於天下四 如是也非權易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與故 絕其爭且叛也非意就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竟之為君也 一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象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一表 史 27-30

誅惡於是遂校以位馬而天下率信用兵誅蓋假之**辨云所** 聖久矣將奉而禪馬且以信於衆因四五之奉送武之其就由 時獨不可用與新子白將以这季也其以道齊奈何竟信辦艺 或者問日堯之聖不達摩夷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孝能屬對 日原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鉄宜也日然則薨之 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心信其德於求德莫大於期間 是有能見其於者而先儒稱是不能奉不能去認出 以其有文章盖言竟以權授解其道宏大高國之若是而人 智子固求

然能差之聖将蔽賢從惡乎日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事 于勤竟老矣是天下必有蘇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 也百善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爲 奪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 建之云鄉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莫若多英曰然則夷其私於 四 四凶果無以境差也竟就有不能哉以其有解也書曰耄期像 乎否也如果日能之身席子是我精爽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 鉄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辦事也能不能 為首該督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岐於是子哉 為百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曾司冠少正即 **莞緊也聖人瞬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馬天下熘然骨** 馬之於水也毫不去四四日以有舜也不則奏去之水舜不潭 <u> 家然與果夷以為能也撓竟者必不若是補之撓舜曰曷不若</u> 有戾者难亦從而缺之矣忌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 不以夷繁也日有說者日堯不以誠而属之舜稚也夷将天子 次而心螫則其鼓號令末煩力而折之也問公也始相周管祭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湮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 **筹橋原夫矣雖者故四凶而遺之舞悍自絕之也曰眼離者能** 47 一凶之惡始暴馬換而鋤之在俸不在堯固然也差得舜其猶 一表

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議逐逃避于野如益避威干算山之類後 意即由耳古者申吕許南旨四岳之後竟典日各四岳既在位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古之後太五 是是不以聖人期季也已 天而為天子孫是與奸雄非自之心不知五子之言亦有法会 臣既汝其與子治觀此則幹非献畝之野夫明矣甘至子有飲 共欲殺之斯蓋墨納之計不繁事果一寫微之人乃父乃第亦 国储所因有若回漁冊稼亦督現省都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 嗣也舜所居成梁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半羊倉原則 之後其父替應實籍虞氏之封太史伯須虞華云幕能協屋聽 七十載次在庸命遊朕位該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事數之 模如草木居不姓及天今友民天之言故後世往在清雅起云 祭而生物自恭至於腹無達命則督腹未皆失國舜則國之家 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奪日談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為 首眼默於后妻而要其少子意以奪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 在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于争图也逐舉以讓之日惟茲 八不知集謂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 處好許田非匹夫辨 孫謂堯有心而很其迹質謂非私愛而私所以為天下 鄭謂四凶之罪主舜始可誅皆極意模其横生奇論 14

松が住るが買い作業と功能非常大家と考は意

奉雖國之家副而尚漁聯移亦所不都如禹機皆繼世受封而 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商而聖賢哲重民事故 耳水之患不可醫而俟人蘇雞方命北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 與新也與日不然差葬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再之傳 免者就能治水四舌皆對日氣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縣 然則堯舜何以不夢后世日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子也要后世母之之亂也死舜六、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日 或問日堯雄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日然然則尚之賢不及堯 未見子上也天舜禹之聖也夷之聖也群臣之仁督作正尔治 及然則含縣而就使哉當此之時禹盖尚少而舜猶伏於丁即 氏事邀乎不問者也 不以為非非者後世有土有官者崇國皇重而深居高拱其於 水之至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感矣 評 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耻而當時亦 禹业党 者論本古只為與好雄非望之心流氏這具無據萬童 此與額治論是英雄所見客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效 韓退之唐 王安石宋

也想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就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 然後人莫敢華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馬之後四百年 且說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 争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 淑門李何日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天前发也傳之子 则不 后世馬以傳子為應後世白禹之處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 傳過差為不知人馬不能以傳子姓為不知人竟以傳姓為京 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廣其思而不傳者禹也然不能以 東舜也與日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で之得其所也禹之傳 然後得禁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 或問日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日然然則馬之賢不及堯 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感矣 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夷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他其休治 及然則含縣而就使哉當此之時禹盖尚少而舜猶伏於下切 法日面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日面 然則堯舜何以不委后世日幹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子也暴后世母之之亂也死舜行以氏也大馬之處民也深日 禹 對 慨 此與領海無英雄所見客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韓退之唐

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財為電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於廬 是知王爾之功也不可以班久之疑王之功总久之思音者馬 流北盡碣后九派湮必雲草浩浩於是信然而悲日佐呼予於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南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邊聯故 僅可以守天下而惡青傳之舜舜青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 聖人之一不許異也如此 馬子知馬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敢及為天下故也敢為天 故夫是亦之傳賢者是不得己而然也便堯之母朱舜之商均 是奉天下而校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校之禹奉天下而校 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 加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因其功也所謂萬世永稍者也然問之 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倫可以及天下也 而有異人馬為異的魔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直 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野 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 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何極擬禹哉今天人之愛其子是天 上之通義也有得馬而以子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 物論 評 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稳之不求為異是大見解 李豪陽明

耕者非知粒者弗知盧者弗知掌者非知陸者弗知故曰上

思考那於是餘所司董其屬而屬李子碑馬 也看那於是餘所司董其屬而屬李子碑馬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否少也寬實騙州城毗滄渤南目太實之塊乃 中國之言徵也否少也寬實騙州城毗滄渤南目太實之塊乃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否少也寬實騙州城毗滄渤南目太實之塊乃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否少也寬實騙州城毗滄渤南目太實之塊乃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五其魚者那所謂美哉動而不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五其魚者那所謂美哉動而不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五其魚者那所謂美哉動而不 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五其魚者那所謂美哉動而不

評

其詞聞酬

史 27-33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樂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奈其堅直身 行之速也亦知誠諫之邀福里近車定恐其效之選也由是犯 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重言之曹禍國際時危欲其 **慄殷萬犯置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辞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 既毒松馬又吞噬馬重之以且吾內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 禹成九功疑受天命祭喪一德悸于人心為匹為蛇如豺如虎

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含生即義賢哉 大節位早則迹遠禄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 物論

可殺也不可掩其也義夫生死也必然之常数忠義者不易之

評

發出忠臣心事 二十二十二

天生彼辛今用藏覆子夏家故悠悠而同極華治浩而無涯無 開龍隆

以陽詹唐

鳴呼麟非騰壓之俸詎虎狼之共党恩實仁靈之類豈順鸇之 譯為酷烈之所加等披圖於往載每廢於以與安蘭條舊色茶 辜賴身肆市朝之若本有道併命委題烙以如亦伊先生之誇 倉空陂附隊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日此打落也又一倍以增悲

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明胡為是日力不如 被炎炎之原炼信撲撲而不感軍暴死以申懷不負生而結舌 同列惟王石之明分亦重猶之自别是以寒寒心競品品面折

張 調力

以傷之而慟哭 讀之令人們然

友親故遠大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數而彌篤惟其有之是 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懷優而填贈溪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 使典章之不信仰忠義之空動律中大品日經聚谷風飕飕於義

既忠尚者祠龍逢比于者也嗣北干者何長垣去于墓百里而 開龍達比十廟师

必有關名為實於是截工在物度時節力嚴利是新學首學生 也顧問之標送者必須其意成大者罔如其小故欲敬遐詔宋 來也諳裥詞置馬而嘆行提為不足以恢妖程手乃茲很馬坦 文日龍建云襲之誰知縣拉于開也大之者佐疇中也伍侯之 近洞途者何逢干俸也又色有村日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口

截以悲青者問之知照馬內推逐臣放子過之常淫淫垂亦有 同成起瞎北暗望之婦如枚枚果果於是二忠告者知之過**多** 峻其垣塘浚池時木旁屋翼如財靡格出役問農妨再剧月而 顏此面亦者車將過而較為之回也斯伍子之樣也或問逢子

之事于李子日全親道朝赖之墟盖數詞干墓云及靈野西南 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推之不自知治淫淫下者也然課記備之

聽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逐何死也率千日忠臣必君之悟

聖者述之余復何於矣日干於紂無去之義是失志日人臣三

史 27-34

日此十有心而無欲蘇素有術而無心素何人也獨雀與乳點 納土不開有死之何也日文整之也文幣則天下橫議橫議則 也納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日見危後命當是 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白暴闹之亡以人同之亡以俗传來於 禹湯那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日若是則干辛 押圖以誘之形誠使揣摩押圖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 長短和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素指摩 從横行從横行則亂威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 服成疏計哉曰三代其典而同亡局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 從情從情始於備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 無不聖者然則擊而投其家乎將逐擊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 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被稱在焚漏 故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以 天下者也 文王音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失夏無人也湯 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者畏其利善以其仁 有以仁般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王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 先言描願復奏一議論是記憶之變者 老 牛僧孺唐

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 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是商其心心平生民而已日熟能由 乃相湯伐祭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世 也又往就無禁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 不可得及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 其功運無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然祭果 胡去就之極也柳子日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 伊尹五就然或疑曰湯之仁問且見矣無之不仁聞且見矣夫 五就祭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無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英以懂懂聖 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禁矣五就之大人之 亡商不與無機矣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且其後文王事 為從湯伐禁以齊斯世不若使伊尹事禁以止其亂雖使夏又 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君臣之心以 文王之於針其不欲遠本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王而後 約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四而殺之然後棄而之西盖湯之於禁 書稱伊尹去學適是既配有夏後歸于亳盖伊尹耕於等野既 人之是覲子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世伊五之大莫若於 伊尹 伊尹五就桀賛 柳宗元馬 蘇頓滑宋

以一般所不及也

評 湯文心事如視青天

伊尹

在指無之以為緊免有無難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當伏而思之清有吟而和無於有之以為 孟子白伯夷聖之者都也柳平思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

伊尹可以竟可以难可以無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矣

日五日立若使是君為養舜之君哉吾至若使是民為堯弊之民哉 吾皇若子吾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 異日誦其言曰五旦若處献的之中由是以樂差葬之道武又

雕姜師職衛頓孫吳儀泰之朋乃不當接於尼湖聯執軻及哉 者則可以聽而入有有餘不足也者則可以營而入有屈伸也 者則可以就而入有可不可也者則可以口給辨捷而入彼夫 可也奚其近且夫道而有妖嫉也者則可以視而入有清濁也 端道不然也其然者妍強也清濁也有餘不足也屈伸也可不 夫道何二之本二則偶偶則校校則內見擬而外見若不若之

> 施丁家而徵至几長靡不稱任使就具經旦之為勤其誦詩讀 于人理就異各縣之為斷其施于分而五官百體靡不循其歌 四維及子百世子世萬世之後先左三隻群靡不的皆中然群 標期而膽于聰明之蓄執異夷吾之為山海並急論上下品寫 于雅斯就異夷葵之為禮無其免己就異方召之為戎其當于

之為五典其出當規入當短客當三千三百聲當律所至一票

修其親父子序兄弟别夫婦化行乎桑樞蓬爀之中就異后契 不若也夫任何以不應若隱何以不仕若也大隱者濟學而見

大伊尹何以一策而戰畝勝再第加是君是民勝介介然稱的

其劑亂而治劑危而安較發較效執異新陵之醫其見大而不 盖小垢熟異傳者之祭傭其被子物熟異畏煙之様其故行而 施子因乎華平益子損乎燭照數計不異於毫熟異朝歌之買 理王軼則隱猶之乎住也夫怙者行而為雲施而為兩其張乎 書細經可否認索善敗補摩與替就異五臣之經帝各十亂之

爲用疑故曰伊井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稱聖 擬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姓之列者也若夫春之不得不更而 執異至額之水則仕僧之乎隱也夫伊尹何以稱兩不若也此 **倍美孰異歷山之讓畔其成功逐事莫視其狀孰異荆風之逃** 夏也妻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便然 負金顏間之軍整坯其與世俱浮與世俱沒而落然不染子能

無有以差子國也其以國而看之也無有以差于天下也一 語是改其以身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家也其以家而習之也 将迎一切之往來辟之浮雲之旅太虚聽其自聚自散而其之 而固不可者何也一也知道者為是不擬而寓諸府屏意必持

耳未幾而融矣是被始見以為仕之不隱若而湯之幣卒未常 子湛汨羅三年化而為為狗子隅而虧流通之緊理凝悉思動 是謂爱娃吐奪成必鮑焦漸賣生情魯仲連却千金而蹈海屈 第六經業成而門人相與貧富之日賢于堯舜非見以為住之 也難者日孔子東家之布本也朝而齊日中而衛脯而心勉于 之徒出而規度有趙河陽之徒出而規宋並操市心以自根此 之前而見功法者緣斯道既麼之後而見功功等也辟諸西京 葆沮滔之于親耕也惡并驚民而時命大謬有事六經則亦日 府公山之名不**再**矣且夹孔子之子易天下府諸丈人之子為 析不接衛陣不去矣見以為任之不隱若是春月三年不思肺 不隱若其何如也夫孔子依然一伊尹矣日是人之所為擬孔 于意非見以為隱之不仕若其何如也歸而即于決泗之上次 陳葵之郊矣如者惟不知者詩一津一於盡為口實見不小 不去而老子等也不既融乎哉若卒以融思勉何病故稱聖人 不視不顧也如見以為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冤之後卒未當 嬴而不顧名實之俱聽執一之謂事事振涉然不然能生編枯 不祥是故有張安昌藥課識之徒出而規漢有柳刺史盧科書 吾分固然耳是故事都看也孔子还者也創者緣期道未興 士而非孔子之所為自接也見以隱之不世若子磨婦不行齊 人何也有境凝有事機有理機可欲之謂境一擬沙機械能生

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殿之君臣皆幸而成者情况汲接睡酒 為嚆矢也孟子日無伊井之心則暴也有言哉 弄比唇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五 其好則就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日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 臣之業何如哉児乎體非金石而引霜盛如懷失國之話以損 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軟時乗之龍待鳩於 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自與齊智虛臣下之有不知耶 之臣必當如是沒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易之教全般之徒 題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為臣之所立或日社禮 伊尹也錐謂之日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不惟其可而關調馬嚴諸任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 子曰可以仕則社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者 機孔子而非也賢意辦者嫌之而使高以隱擬孔子而非也孟 了其始也未曾不伊不周其於也未曾不罪不及皆取伊周以 之高而東京之光也誰愈者故天传東家者矯之而使甲以仕 **荐其嗣當水野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今其** 評 此垂戒之論伊尹自别有見非幸也 評 氣勢朋府如百川東不可注候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陳鉞石唐

之誠而春之也其性情治者五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 望循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 為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看者雪常成其恭歌 直以循則須也再錫之言盖本班子後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 以夢為手伸尼日縣女無言夫東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馬彼 遂迎藏支人而投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日音者寡人 見一支夫的歌舉而授之政而思大臣父兄之弟安也欲終而 俗以說引天而歐盖亦意料之言也無子載本公之事云文王 在殷中宗襲副而與知說野乃日帝者竟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幾也到南錫之言日在舜之庭元凱安馬日 第用之不曰天投 又南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學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日非也武丁等班干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权孫之夢監牛漢文之夢鄰通本為另名之果夢果可養與或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亦將皆以鹽梅升梅之任與審如是則 或否馬亦將立相之與且其劳求以象之肯也天下之貌相似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者干書矣而此領疑之日夢而得賢可也 夢見良人黑色而順號日萬而政於藏支人庶幾乎民有褒平 旦欲坐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意

練展協之師卒能修存着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飲我神祇 獨夫我展乃終武夷外化子二再血玄鳥之紀宜其忽清電易 昔者高宋既沒顧始錯命或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度天迄于 見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明德至仁其就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己 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與於宋矣微子實常己元子、常己情賢多 一該於得應也心誠於得應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光該 同觀而非叔孫之政妖漢文之敢倖矣與人夢應而得其應 灰宗桃田於甈無而君崎嶇險四速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都解 乃受為不道暴於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低孔墮於途 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流吟出處之城有以見望遠之情也共 朽仲尼稱馬觀其進思盡思則忤主以聞諫退將保祀則全九 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等子替為尹茲東夏局公者馬發而不 故而神器不集於我君甫恭神人恪慎克老才兼八元之信德 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心長之斯此 於求賢而有不得者子司馬處在子音義調傳說生無父母洪 物論 是正理、 武丁班荒野時已知有說意極妙後歸之精神威格却 頁切牌店 #

問立成前其子而後少節則東王未可再位于諸侯武王未可

昔者般將倫畏微于去之有調其抱然器婦周有後人則辨之 死幸耳豈有茍全斯頂者哉然則微于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 王則使人釋其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則是言之其子之不 告諸侯日納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納敗之牧野射自殺武 亂也雖去循不逾國斯仁矣如己亂無為去也必去之是逃也 在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後子附應兄也何入周 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換其實弗養正四方我出為 儒者成稱殿道衰微子抱茶器入周纸般此十類子懼住狂為 獨揚平醫連扇庭乃作領 **像機然禄來次堅者月繼頻繁性常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 老與人則得若之祠廟存馬盛衰紛給年祀超忽喬木老矣被 誓師於牧野雖用公之聖不過干產苦相矣木公之賢不過獲 其昭彰至帝三十有一載子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 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己拾微子而亡成敗繁本不 之有又付級此十寶子諫之衛力村逐囚其子而奴辱之武王 物論 微子論 太主立季屋而昌帝心舎微子而亡是大議論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茶 新金堂明 数宋

德家賢之意安在哉是又何以為武主、且武康禄文親納之之 為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聽其屈聯若此些 謂微子歸用在降如許也可馬邊不識此意以為實事取而其 王乃來微子封之微子念先祀不可不守於是出忧周封周固 命而武吏就封微于時未出也及武夷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問 宋邀之屋而待微子之薄哉吾意微子去殷遯之荒野周紅茧 子為之我日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共信馬是何信達伯 堪俾奉殷祀是**屈醉之事武庚固不為矣武庚所不為而謂** 猶不至面縛軍門而或主亦未管件係之定殷之後即封以故 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者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 何以明于天下武王未有不成然懼者而得惟沙然受之耶 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主伐豺惟以吊殷初無仇強意微子何 遂謂肉袒膝行之事微子果實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或主 之世家疎略輕信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達中為信史也於臣 之說前無所見特始遊人發師入許而許男肉袒膝行以迎茶 即歸周也意行逐之就然矣而謂微子為迎附則其然乎、迎时 习微子去解通行逐耳周既克慰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殿存日 墨而遂作惶恐状若誠有之則或主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丁不知所禮也其臣遂怕乃述武主見微子之禮而楚于用之 小過傳古典以夾時事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衙個固非誠

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 可以觀其危親呢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南 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前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 背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因敢諫於是 當其周時未至殿祀未於此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針惡未於 得其死武王諒且隱之矣斬以黃欽縣之白旂武王其恐為哉 作實微子而機子亦自有子問有客之詩可致也如日武王克 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真至馬國之元臣位真常馬栗馬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黃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 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悖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不達甚矣邊 其敢為哉此與微子迎歐生事其缺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循 甚者特以問至叔世能言與矣好事者流喜為疑語以还聖法 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消矣此 商微子即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殷矣其子亦封朝鮮矣或主 者其云何 而感天下即如承汪克商新自婚死新雖不道嘗君四方向 評 第子 可為微子洗冤 柳宗元 李 + 翰唐

使買為告王王大駭珠而如為陵君以歸請日而今而後不惟 舜為正壽王大催,竟陵君日親不順矣望妻子而去之行十里 左手的一危而獻日請代竟為王喜右手酌一卮而獻日請作 僅能歌廉衛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野中如沸是過蹇奪也乃 靡之聲不聽样鼓白畫而累到中雙人伍参進日是衛聖人也 **厄耶琊君之表重要趙莊王即位二年非美麗之色不視非歷** 干何以諫而死也日汲汲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已是單獨此 徽子何以去也日存祀也第子何以奴也日存其身以待也比 狷之士将奔走馬麥生者敗死者安安之士将真力馬故同婦 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在 行乎百王之末便大淫者惟传者順唇者思思者勸其為式也 所繁宣不重哉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平十古之上 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五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公存上 業有諸侯之資用十亂之謀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敢彼 之忠烈也其若是子故能獨立危邦横抗典運周武以三分之 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逐諫而死剖心非痛脫亡是痛公 諸仁各順其志 下即微葉二子其要歸干悟其主而已其說在竟陵君之成二 小亦大哉而未于稱殷有三仁豆無微旨嘗敢為之說日存其 物論 三七八五 老 啦

日余之日数于射之侧也而木打動也竟莫若以去雪之子往 哪若之往也表重要而天下宗春是第一奴之之說也故日微 那君日不教知過矣犬夫無辱是日京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臣匿而醉君不聪則臣匿而敢甚矣殊人之無良也使人謂耶 思者十一見榮辱而思者什五見死生而思者什九意莫若以 報想是蔵報奏三戰三勝而敢西封諸侯與質於人日微哉耶 重要而出之自善于實験家主聞之門然嘆曰語云君不明則 位五年日與左右為那臨湖之郊二百戶入我再丧地士奏如 死皆之乎、敬于日善爲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 目而玩玩而其之異也意填若以奴害之乎 此十日見是非而 于日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為看看也日 丁華子其歸與比千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計之熟矣徵五 极之也大三子惡能無汲及哉而世之統三子云附且和者所 善亦易、一旦而都然即不敢與竟奏較短長至如楚北齊威搶 于是聽者有如日於是乎逐期是被子去之之說也亦成王印 不動者乎比于日善爲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死之而 小聞也者耶那君日不可不怖也倒身乞于市當著於締絡表 以存統也紛為若而或度為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約而封立 不動者乎盖納非九主也其才甚高而其聰明甚設為惡易為 動者乎管宇日善馬有法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又可以待武庚副乎藉令循可以待即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 也董字之奴以奴為諫也比于之死以死為諫也置其見在之 面動可也不然伏可也宜必奴故吾以為微子之去以去為諫 計畫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惡未稔而可以待其自斃 之精新之下而叛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其子念以為 吳未差之類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村譬如抱火曆 且夫待者事之濡者也類都教之其必十年而後獨乃可以待 夏康漢光也証已白於天下矣何足以辱貧子而其子不至乎 則武庚之成敗之非所論也武庚而成麦康溝光也武庚而此 知三監託命之後東京本東之先其所抱之於器將安置之乎 而遠悻悻然抱其祭器而歸周而日我其作賓于姬氏乎吾不 存其好以待何說也但後十能逆武庚之必見許乎村也緊涉 可想行管故恭权號故于東王子子用公兄並去而附之而其 也當武庚之自東而起也天下所在響應試前大語諸書其祭 脛紅也群孕婦做子能逆射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訴乎 越樽組而代之何就也幸而武唐後誅也武夷不誅敬于始終 灰非為杰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丁之議我者也統也夫数子 方於然國於朝鮮主勢勝勘灌料浮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日 殷公子也商之犯不犯益必在後子而日以存祀去也何說

汲汲而旁摩曲橋則三子唐矣礼子稱殿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_		-		-ii.	-							447								-
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禹之不傳蓋而傳啟知其子可托	所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素第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	重有也公因是而推馬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勿軒後氏亦謂弱商乃魯頌蔣詡之詞與書學基王亦意同非	弗受市公平二人赴喪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殺之事也而	之乃托採樂逃之荆蠻古小將卒本歷課國於泰伯泰伯三讓	季麼要木任生子自古公知目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伊雅知	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具越春秋則日	心必不如是之情也而集註謂太王有弱商之志而素伯不從	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	八物節	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爲有難商之志哉况木王前日能遷國	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申祖申二十八年而生文主是木主當高	余按行山金氏詞木土遷城乃在商小七之世值高宗之中典	· 泰伯· · · 王漸達可	暴義無 彩見微而知清濁鳴平又何其関節博物君子也	秋古文乃知中國之廣遇刑強行吴光常也極陵季子之仁心	孔子言木角可謂至德安三以天下漢民無得而稱為子部春	大伯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一个人物論第二卷

フルカンイカニーにした

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 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為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而已 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質以天地之心為心故於其可 逃之知其猶子之可託天下也文王之舍伯色致而立承主知 天下也本主之欲值於季歷新其孫之可託天下也 明道日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問甚王業故為天下而讓之言 無得而稱馬此所謂至德也子又讀二程子之言是信之不疑 伯三讓之心亦為天下議為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天武之道 東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為天下也表 ハ切前 秦伯之心亦不得自於天下非性泰伯之心不得自於天下而 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本印馬之心益不然也太主 且夫古公不恐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 所同然者 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心水並、然而不得文從為之辭 富商之盛未曾有頭商之心胡為而有以臣禁君之嫌哉後儒 大被於天工天下隆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 公也併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京王則道被天上故秦伯 人太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為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 評一大主動商之論學者信得註而生疑此論 · 杏菜九京矣。 一班米主可 表伯知而

歸有光明

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夫下之所同而舒徐迁建資味憶忍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発色笑貌而粉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發色笑貌而粉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發色笑貌而粉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發色笑貌而粉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

之而為奇能之行則天下将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昏隱宋八物節

天下之至情新語之書不以護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

賢人於素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

業微見於顏色必住,習終無賴嗣之目相與塞蒙而去之異子於水膏之不敢愛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宣無夷水膏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象然終為本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延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延率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延率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逐率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逐本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惟三十年而吳國為沒以逐本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有。

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蓋至於秦伯而後君

本文字不於傳位之日而於宋藥之時此春伯之讓所以無為 此末幾于怪謎而不經即蓋或內之此素的之態與之 此末幾于怪謎而不經即蓋或內之數。 一之大計樣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為逆之惡中人之 之大計樣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為逆之惡中人之 於下之所為而木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最為有天下 之大計樣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為逆之惡中人之 於下之所為而木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最為有天下 之大計樣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為逆之惡中人之 於下之所為而木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最為有天下 之大計樣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為逆之惡中人之 於下之所為而本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是為有天下 之本以與其本子、米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本 之本以與其本子、米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本 之本以與其本子、米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本 之本於以與其本子、米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本

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天先意事之孝子之志也素伯能得之故 父之心也伸非類也而何以復述音其山之遊或藏怕是為不 含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安者其逃也所以成季之立而安 是孤竹不為緊而必與網以為天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為 個不去其心則恭而所其父於殺嬌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之成 而稱也便素的有其意而五量之並立於此大注緊者於亦勝 自量而他之自軍於臺夷也不亦過乎意伸之志的素相之言 木主之子盖三為為季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作术伯左班面 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發動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說 送來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來直讓於未 如天下常言之通稱也奇得其漢美辨其國與天下也荷盖其 而為中生皆非也惟素伯不可及矣孔于所謂以太下議者國 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養 其那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主終於不恐言 也但进去而他在木工交心動未要也不言北面比於見機都 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本馬之所為乃匹夫正婦之在常見大者天惟匹夫匹婦以為當 丁房教四時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由生非 委婉高奇可稱太伯千載知己 湯鳴尹明

「おけれる」 「おければ中国本作同種引味麻溶工尤為」 「おけれる子の立事故中国本作同種引味麻溶工尤為」

人物論

明盛

安天奔載便停征放射之有線於文主也厚英即文主宜承城 作有殿就者日處恨也文主應死以何其間包藏湖次乃亂臣城子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能夷爾納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道限焉愚甚惑之竊謂季礼能夷爾納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道限焉愚甚惑之竊謂季礼能夷爾納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道限焉愚甚惑之竊謂季礼作異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喬者曰美哉左傳吳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喬者曰美哉左傳吳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喬者曰美哉左傳吳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喬者曰美哉左傳吳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喬者曰美哉左傳吳公子季礼來聘請親於問樂見舞象前南

能盡知與表而於此也何蒙暗填惑之若是耶速乎忙有限意 叙木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甘 異聞耳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寫呼古稱李札賢明傳達觀樂 **月機說者謂東主以不能充針為恨而孫申養以李子為** 生學另公子礼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家前南衛者日美哉後 之徒恨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垂謬之甚也 德以順商故其事多兵權與計之若是我由是觀之則季· 班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夷里歸與品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存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求王用公之謂與若文王循有城也則 雖有此民之大德宗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 其二以服事親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日下之事上也 四海諸侯成叛而末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 成于紀亂常之事也暗事必不恢置音奏似乎射既失德毒流 县事多兵權與

一計岩末王果無感也則何得與木次陰評修 力盡能威在匪僻以事於斜也又是可作重常雄敗怎報意 一言文何誣也日此盖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條史記 子何以謂之至德盛仁厚者平或日更把齊世家叙太公之 文主有城論 李十日循有城者柳必有他說非謂恨已之不取天下 也辨文王其詩悉情未為至于聞明耳 二卷 張元亦明

> 之所以為至德小心者盖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釋之城而 心愧取若健於市鳴呼東王之所慨其即伊尹之所恥欺東土 能欲收之河不得文主於此盖有不勝其桐若矣草獨此哉針 此下以雖其君哉盖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陳之而不 **您沒齒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日子弗克** 也當針之臨九侯而庸邪侯也丈主問之而竊數共鞠數也皆 收人心上挽天命俾有商之祚延于無禮而後東王之心斯快 致之於差殊沉湎不作暴害不行納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 聖人張丁目古史說之英國故事丁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為至 德文謂其有事君之小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殿而不叛斯 以爲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無已之心盖將格君之非而 物論 一惡之形則求王有一念之成都之惡久而弥稔則求王之 二卷 **伊**威后性麦季

觀樂而深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固哉孫子之見也 面俏陰行善雜 黃此始是以 見文王之 城處季于五等觀樂哉

播之舞蹈之間所謂家成者也且常之舞曰韶前至王之舞日

家前南衛竟者以東王之德比對也 飲若季子者亦可調善於

整政故乃衛行之北直子所謂前其君不住成其君者也亦 更稱西伯陰行養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養以自悅於民此以 氏學施於國矣大非也其知者以為面伯恐利却之不得

知之然天下知之耳然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前附我 也盖伯常献治西以乞免炮路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 日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子乃放西伯賜之弓矢斧钺聚 之文馬有熊玖翮他奇怪物因殷愛臣費仲而獻之科術大悦 而去問盖姓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豈特不求 史記納四面伯於美里問天之徒患之乃水有華氏美女職我 過則歸已經言伯矣又日臣罪當該多天王聖明韓子亦曾言 哉或日千古而造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日善則歸君 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除者非恐紂 問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務哉天下怨納之心未甚叛 儒 日 毋 也 西 伯 必 不 略 免 王 子 曰 否 。 西 伯 必 以 略 免 于 何 知 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 尚故以念吾躬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為商臣代商政使天下知 何伯者而紂之虐益嫉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思稔社 人思文不能隱斜之悪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曾且夕息 之 日射知之射也皆聽致侯而脯罪戾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 勿論 知且也曾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目陰也而他就不甚該乎 聞天不路針 伯之所謂除者数句委曲深至真知文王之心者 王世貞明

三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由伯昌善 水香及交车水香藤伯夷伯夷日父命也遂逃去水香亦不肯 意暗軟詩可異為其傳目伯夷放齊旗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我礼子曰伯 蓋有帝由家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木伯伯夷之倫 数十年功用既與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 也完好逐位讓於厚第一天問去收成馬乃武之於位無我 夏之時有十時務光者此何以稱馬太史公日余登第山其上 斯之雜也而說者日无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取之逃隱於 大學者戴籍極博循致信於六藝許書雖閱然廣夏之文可知 為君謙之者也異之九二日異在林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替 顛天之德也文主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 命正志生外不易文主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 嗜明矣然則聞天之徒非數目何可非也日內文明外柔順使 素也聚放而聚喜其所欲教之人必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 心有七家請視諸夫的何聖之恤嗜禮妖色縣駿奇技淫巧其 **東取齊不愈舊思然是用布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 之日異以行极嗚呼至扒 物論 此長公有懷乎其言者

為生同羽相形同類相求要從能風後虎聖人作而萬物觀伯 後周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 養戾恣唯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違何德哉此行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為預淵為好學然回也屬公精機不厭 沒世而名不稱為軍子口含天狗財烈士狗名本者死權果無 水雖執鞭之士再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知松有之 犯非犯一日道不同不相為無亦各從其念也故日常異如可 正不發沒而過關災者不可勝敗也余甚惑爲價所謂天道是 樂富屋東世不能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而卒早夭天之報施書人其何如哉盗既日殺不辜所人之肉 與害人若伯夷級亦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 **枝矢逐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然耶非耶或曰天道無想夢**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日發彼西山今朵其殺矣以暴易暴矣 平左右欲兵之木公日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或王已平殷亂夫 中馬而諫日父死不差麦及干戈可謂孝子以臣私君可謂忠 役歸為及至面伯召或王載木主號為又王東伐就伯夷权威 失叔所避留得未十一而名益彰原淵雖篤學門願尾而行益難 不知其非矣神養處是忽馬沒今我安適歸矣于吃祖分命之 九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執專犯忌聲而終身流 上宗周而伯夷水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米被而命

洪河之東全首陽穹崇伽聞獅竹二子音也假在其中恪隱胡 應况於人乎況於鬼神子、 得其仁而不取其該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至 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來兩作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賢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亦之 存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u>自</u>乎日月前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日人乎故大聖應千百年之連仁發於 自陽之死子治夷亦者自信其道夫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 忘官以神太屋,那於言由是觀之里有意於文武者故然亦 **居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 歷人之一士場舍有時者此類名埋城而不稱悲夫間巷之人做 **俘得仁而死害首古太養靈秋水魂兮來何休去何止援淵澤** 人可責也苟夷者以段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不之列矣奚有 八道寫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 丁思神或有守道以介死東志以落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 **燃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悪能施於後世哉** 伯夷 首陽山碑 道不由天是一奇論 傳之終體自此編始不史太之極得意者 皮田休煎 1

非人之意的臺商之葉人聲提公央馬而水流乃潰也是新之 **制馬長君其観行昭昭矢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始阻武王之伐納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儒也馬仁表而已失 伯夷之首百今之雜能也不以死生烧其至的以仁義預其自 施伊申 美里之養故能山立兩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百會二成衣而九有截引平旗錫黃島珪命亦為甲荷鎮橋之 迎而保生为最為臣之不二 八物 給 屬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北人其蘇既而海 今見學王為然武天意若日遊母日為了游技於是三老歸而八 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有部分千量之間岂不以冠城在於上優新處於下且日 歌唐廣之不還謂然然今文武謂墨報今胡顏一叱兮忘說若 之毛為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緣伏西山服教成之雅難 思物以所其利則馬有自節之其各親之事靈子靈子雖非由 大周士平土周人吁磨先生逃將奚蘇萬姓歸仰今獨暫子方 人正位就知三聖之紀概議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 公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去若旁通以草灰的 六合森為兮終路平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制殿所 劃切 章表民來

> 止之所枚者將不少也、 動心馬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循果人之間圖者日繁而力能 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甚之於伯夷商之敗周之頭伯夷所不 也是免不可能也與自而察者也故平無納者莫仁於易武而 王之功也亦有之是功可能也題數而與者也伯夷之於今數 護則欲得其為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或 已被使不君者間武王之深明飲得其為君不臣者間伯夷 各武王於伐納也武王之神,納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男恐移 為悪非湯德可能養之也天下之終作一人可能過之也惟伯 十百十年天前有能繼者獨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 世之既君如與同賦之也其道同縣於较人所以致者不同而 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已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若伯夷也非 皆未然也一聖賢之事盖非常人之所為也游天下而絕一去 夷板齊乃該而止之或謂或王宜其缺爲或謂之好異宜矣事

救闘之論五善物者、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亦以我非之二者不得两立而

蘇載米

克而不得何之存亡不復為損益失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 可先也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 孔子與之何哉夫丈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中之食之故四辨未于用齊景公對就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一辨夷群不死于首陽山一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 扶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的然骨有林久衛礼遊陳公孫軍即 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非與周紀書於文王真 無夷齊六辨見記太傳不當削海濱群納之事七辨道遇重主 后姓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軍公為之會諸侯于通以不討敗 孔子謂武术盡善則伯夷之表 可廢哉 宋昭公以無道就不 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大史公之務原於輕信选詩十辨左傳奉 記盖九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五子至十上言伯夷不及根本 為散君平章及齊景公有馬干駟此二章五子所以稱夷齊者 秋傳所載武王遷爲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典有日夫子 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記以知一子曾有遊國俱逃之事則未子不為衛君之微等子 之缺遺如子再夷亦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情不得事 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備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中 其於伯夷也大學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 有所發惟史記後久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 初論 評 典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以東東多見先 夷漸十辨 此論可為伯夷忠臣 丰 直

馬伯克松齊飯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為有功於世也欽達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發見已與那一之一之一,與一定不可復易者更能及從而变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或兩是之日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解公之論是已其而信者則曰東齊於武王謂之大義也昌黎公之論是已其而稱為其中華之事。

史 27-50

作小君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皆過馬山戎便

熱晋為鄰則孙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四詩之唐風日至

令米苓首陽之頭米苦米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盖曹

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說亦非遠何必日不

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音管逃其國而不立証請礼

丁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

餓而死也而史遠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

又这矣做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形疑其 相因而令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喻月移時國人立君 师順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 蓋倉至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順 周粟而後來此那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 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日聽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願如 既定則可以出失惟其孫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称之指其所 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無絕国人之思舊陽固其所也 取其不食周粟以銀而死則以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令去未子 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解國一節而意自是若日本古 夷所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成者豆以舍思者哉田此論之 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泰己而已觀其一再與多 而辭國者也惟子弑景公之兄能公而景公得益生子猶為政 侯曰千乗所謂有馬干動者盖方言五有國也夷亦可以有國 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外後人認讀途謂 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称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 寄栖上之地日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張何 丁感慨悲傷者意見其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 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数馬以對話 本于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亦

家則首吳本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逐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是 無之事也夫達所以則其海頂群船者何哉謂遠為未留是 盖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逐事經典 濱辟街之事但於孫國俱逃之下的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 北海之獨聞文王作典日五歸乎來東說本傳則不然削其治 以下依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日伯夷碎紅 書論世知人不當里草幸母倦聽夫夷亦孔子之言略孟子雖 萬世皆為夷所之罪人夷亦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是 存以俟來話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断然接之以釋論語則或王 武盛德至仁者皆変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衙可始 大緊逐也專指文武為強大諸侯親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 而無害於義理者還之意之也暑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色 在迷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盖意之然子之意之也盖猶近以 厄於勢而不逐容或有之然就彼歸以如同時然身奉父死自 其國逐不復逐而歸稱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免來否與 兩伯卒此下逐書明馬讓武王之語数其父死不恭以臣弑五 欲反復究竟拆服史速使不可再措一辟者吾徒之學誦詩讀 不得與於哭泣之尽也而忍以及死不整責他人其鳴野兴必 不言叔齊而言的東芸詳若併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化 洪議如此也而或王何罪哉了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

车而夷亦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 來歸之年不知其後矣大學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以排石成 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之 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東於 得專征伐又数年而書聽慶商訟又明年而書伐为我自此知 然後日本與閣天散宜生軍子辛甲本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 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虚加之 日崇侯譜兩伯于科内于第里然後日新釋文王為号矢鉄欽 檀賢待士、以此多歸之夷亦在孤竹聞西伯菩養老往歸之 於周紀則管以為初年关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初 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致也而悉 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逐所作問紀又自如傳 也然们東德國首級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已必與太公等五 子典則逐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母言言詞之而奏學矣 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五 夷木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至于稱為天下之大老本公之 逐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断夫伯 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干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相致 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逐以不食周栗為奇節故欲 小物論 九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斜也夫事不 t

于里十日父死不生又何也故凡还書談伐以下大聖不可信 **发展原律傳承言之類自成之其他為後日敬奉亦全者豐地** 便其有之意并不言五形言心與事者以此五老說所達事者 傅日父死不些紀則日武王祭子車東親兵至于孟津載太生 事中事也者求王追也打無辜祭祭畢之能亦妄然一時祭 有解於射也武王順天應人之學後世敢造此以誣之意其 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正十此数夷亦至於何以 東之士战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大公而或王若問問 間陳說勒止時子始故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或王方死 天下去敗是課臣毒煙四海之射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故 親甚養寫二子胃昧至前左右愕貼欲殺或王無語太公管故 也吗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抵告如此尚有一話之可信至 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劳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将及之中 既舊而後出奇駁果於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為太光出處素與 之状始如狂夫出圖群小號蚁而逐怪儒生姓名莫辨養時日 當為兩夷亦子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疑周已数十年北為 日南達城豐之境也諫武王當千未舉事之先不當侯其我車 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斜叩馬而課不知此 後如少計之亦當百有節成失恐不必不食周果隐玉自圖出 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問紀如此及作伯男傳乃言夷亦奏

見二子可師廼志士仁人并自青重其身抗志甚高観理甚明 叩馬耻栗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 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或其 徒以無務之言的或後世是以詳為之辨無然自此觀夷者者 予生百世之後安敢態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盖見遷於論語 齊婦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或於逐史增加礼子本文執所謂餓 之事其完如何日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隐之迹而不在武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免者無稽之言也日然則首四 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養 才有一字之增而迷與五子界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 者為夷亦盖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二是而止 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五子又不言叔 能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免也及文王 居半及書武王則安極矣若其書夷亦一節繪異像於傳也 得疑其補緣於後人也日然則紀與傳統愈回經書文王其支 為建之毛而此紀此傳旨是全文語者知其非遠英能作又大 學之道也請求批則見三子可怪乃義旅安入開於是非進藏 名北史·遠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律十之操也里者於此 養實試不近人特俸俸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清而其之知 唐五子後 北北平日如此則逐無所推西谷心馬此何也回

平然前世必有遺居茶毒而作此詩者非夷亦也叫詩語是流 來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都項威国城社向提來有 要固不可見而以暴易表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 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去何之解也置必為殂卒之祖乎神是 今則於不可中不可循思有所往馬既而遂自央日命之表矣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旬日吁嗟祖今命之妻矣遷以為此 世間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平夫天下所 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栗而後可平東唐之風百 迷誤後世也或以無職春秋也初母極來伯因武正克體逐光 恩有所往上言我安湾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祖 夷齊将臨免而悲絕之音也夫祖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 謂西山不知其後自東親之皆西也養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 夫古詩稱來草本疏好於山者甚多至皆有所感情而不食及 必夷齊也夷亦生餓于首陽全言米被西山是不食周果故此 是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俗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爲者此遷之所 果者子東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典 于所刑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日到 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乐微之章也三百篇蘇經去

北急務也城人之國毀人宗願遠其重器降素者之所為誰謂 之間亦豈非數因者也或成名後武正歲月無機散射為原 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惠 克商至于周寒然後在氏載與語盖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 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 後宗廟不製前重器何必逐乎書稱管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 矣豈必皇重是及及員之以去而後為快乎児罪止納身為刑以 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丹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僧在此 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坐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運即以 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酒 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成丘蒙之徒妄言是舜者賴 死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其不然惟此章之疑疑釋則史遷失其所以張雜附會之地自 學至今至而竊頭兼語偶思首陽之音未聲言死逐得以畫推 余為心候見孙竹事意田子北有隐懷乎夫自古讓者多奏為 而實之中 死左氏近經未必斯言果出於東伯平鳴呼此武王 國人立其中子 讀十辯足知太史公認處若叩馬而諫王荆公亦掌辯 之隱於首陽疑為遊園時事大是有埋武王選輯之報 信經不信傳復何疑考古之功斯為大矣

評哉西山之登與其山由光並列而後世習權謀者每以及 為至德而至於論武則日未盡養觀文武而伯吳太公何待 夷恐年為之臣乎有去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他尼以文王事敢 日與小舟揖後濟者斬夷則日以恭易恭不知其非夫八百節 之前東之不食周粟都周也都周亦所以部品也觀品之誓師 也二子各行其念過然不復相併雖太公以伯夷義士扶而去 與任固殊途也當武王總文而立尚父之推適觸其致師之人 越王子搜之丹以人亦得之丹穴盖人心所屬何地不可至何 尚固為蒼生計也叩馬之讓後不免虎者之打夷尤為網常計 為直津之屋太公能為首陽之隱而不能為来被之飲何也 會前徒先已倒戈矣何待於些乃太白之懸視放果搶高過怪 羅景綸之論伯夷本公也日誓師諫侯易地則皆然嗚呼二子 舜南耶盖必中子可以托國馬耳故意中子其有隐德乎 跡不可尋夫首陽豈足跡之所不及而夷齊逊隐之地獨深於 人心不在故也幹之南河人亦之南河南之陽城人亦之陽城 心所歸寧得終逐新由之逃遊被盖之逃其山而得遂其念者 于地固無不同也而又馬馬易然伯夷能為清滬之的而不能 伯夷太公論 知已矣、 不數語中尚九六轉逐令墨胎氏多一賢人真中子之 二卷 湯聘尹明

周者乃所以疑問也歸两而周以之與商以之慶非二光之本 固以耕田繁并優游於西土之樂云南宣惟伯夷不知天命之 為稱首東之不能為黃衛尚之不能為東也必然此而同之過 巴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過 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愛不同而君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 事起各從其志而爲之盖可以清任論而不可以是非論也 心也盖夷因不知微之可採望亦不知有鉞之可歷也時至面 有歸雖太公亦不知有大統之將集也况文王服事尚室則 不已晚乎吁非惟不知夷亦不知望也方二老未就文王之卷 矣或日木公吾無論也伯夷率天下以歸周而勢紀成矣其諫 非武王之光施之釋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丁 見於湯則公見於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應過之數東方 之慙未釋於伐憂之日而仲思則釋之武主自謂子湯有光而 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或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 也吾皆讀養警之書果當不悲武主有無君之心也然就王之 小物論 夷則非之何則湯無伯夷則愈而武王之臣皆應故非也較不 武王 以清任論二公是有見鮮 非無湯之熟則後世無學君吾固謂數聖取者同 串祖漢宋

則逆也其理則停也而亦難以乎乎人令觀數納之詞則詳而 以天下之責而奉於一分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 不然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常時之非不必後世之樣 至不仁之紂天眷人子而僧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 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或而此 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乎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 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更克予非股文考有罪惟子小 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目 客其數納之詞而考其自誓之詞然後可以見或王之心、且甘 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於我也奉誓之書其母 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来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 末以平千人人亦既德矣而児於後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 取其心而着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己之意而 明誓衆之詞則油而直授王之詞則大而著意者明射之罪首 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慶慶夫或王之意亦深矣而其故 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明無君之責使今日有 為湯之愈而且慚乎為陽也使武王而後熟焉是視天下之無 則假之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太王蓋當有慚矣非徒 · 大多不同乎一世萬世之爱也雖然 湯為之而身動而武王 物論 也該不忍視天耳之病而自居其身以思也是以放牛館

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 時而事必以實著與其狗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者其可 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感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名 信者之為愈也故日多聞剧疑又日去循及史之嗣文也此也 情極論無後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虚詞而鮮事實件 丁之意也司馬速之為東北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 不敢盡者意天下後世之至也和子當緊易以解矣及養語雜 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當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生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断断 二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養事肆 人物論 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與呼蓋至是而後益見 所以為仁可歸則歸騙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 以爲可勝則勝非來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 就王則不訪非其子則莫陳也而未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 **角子婦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 王之心苦者未子序洪龍之書則日武王勝商殺村立武與以 為天下也散財發聚為天下也此王何與馬蓋至是而後見此 九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主 武主伐紂論 發出武王心事後之論断武王者皆祖東東之意. 二卷 方孝孺明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 後世強臣凌上者超臨其君而後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 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快知其不以矣苟信養之言是使 之展尚祖猶能不殺子異不希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會謂武 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之事遷信而取之該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知 怒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天之妄言於東野人之語非武王 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孽妾 梅過選奪武王必不與師而喻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納不死而 秋者矣至於,紀載他昔之事奇聞怪認無所不録而於三代之 身也仍紅巴死乎吾意武王見紅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面 近之武王之於舒非有深豐宿然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便納 不書納之死者為武王請且不忍害也他書謂納自焚於意為 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成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我衣天下大定 本紀多并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敢 除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 王與納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無非武王 人墓臣以禮葬之矣豈後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邊乃謂武 評 史誣太甚此辨頗為敢王功臣 周公 食三吐其哺 輔 愈層 **沐三握其**

爱當是時天下之野才皆已奉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性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 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 變昆虫草木之殃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数化之具 群犯侵兄之迹而不嫌珍報雙之疑而不恤且時者後滿朝若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失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 藥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 权者問公之兄也管叔之務若為公管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 胸臆快思然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誘庸得為公即管 以及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該使其 宣於時百執事者故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不恐权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 九之士宣後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後有]得宜体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属皆已俗至而周公以聖人之 今領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将不服、饮與冰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動而 和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 以為聖失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故之勝非持禍 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內者皆已實貢天災時 周公 用姦和認传欺負之徒皆已除 止哉惟其 如是故

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 吾適齊自泰山属之耶那北被於海膏壞二千里其民間達多 亦信之很跋之詩破斧之訴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 隐剌而動自解日周公是耶非耶鳴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 吾則惡馬叔牙之配循為可爾常山迫遜於乾明泰王學孤 界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屬公不自疑而時 剪也其其梅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為之耳既而惡益罪彰禍且 候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悟矣借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 及宗社矣懷壞坐親稍能忘私者不為而公忍為乎時道王心 公国福周 之行因 断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 心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将如宗社何東征 遊顧有口實於後世馬吾於是而不能不為公悲也 非木公傳也然而吾當為之說日為管仲難為木公人至 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為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 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級也亦非避務而不 冀其悔祸而全之此前人未 道處 也然則叔也在公為親而在周為警矣公不 二表 響之耶 噫 松

堂茶之事據詩書所載二則日與點妈獨二則日破斧破斧 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狗紂為聖若飛無惡來者盡歸 附之稱後則成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敢 逐於道誰使之本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馬推仁於管仲而本 則周母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行 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或王之城商若畿内畿外之國以封同 與於道而戶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於之後強於自而在 九木公之所為多陰謀科術見於金匱衣鞘諸獨者先儒以其 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辱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 為之相屈高國世鄉之威而惟吾使北接於南懋楚彼方疆武 之雪矣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木公商寧不 何以言木公易也不主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舒 周也無木公而周畢開散之輩以將納師不倒文乎否也故曰 公之任何也真敢王之為武也未于知而隱之若知儒則以 無木公爾軍不周也夫齊植中村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而 物論 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為常仲雜為太公易天太公非直易也 管仲處其難木公處其易是大樣論 之忠臣夷

过也乎 成敗為順逆山古之中臣蒙士抱懷於宜宜者不少也夫夷齊 審去前而左親物國馬廣諸天地是神而生死無優者也周公 多方多士盖亦彩馬宣畫項哉三枚誠至戚同為商之遺臣也 非調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皆時去或丁不透也其不为公為西首堂獨不許武東和且三故豈不知有周室哉周之進三故者量 十謂一 故非叛也夫武 展前家之元子也少展復國君子賢之 為於其親三赦之篤於其君納富名教彼此無視論者類以 以服事殷之初志也裁其殆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用 職也夫或惠之罪而止於後股之前則三成之後之者安知予後及離我周邦即使後殿作而也周邦或王之心為不以 處此者談本書雲也向使立般之後退處疾服以俟人心之 蘇也既立武庫失文使三長監之何為也哉周語飲奉之罪 于也三次蘇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或王所 何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因而既其位馬則周栗可食而阿春 太都與郭同意立於之後一段尤為奇絕 **類吾以為字學堂之傷而已** 唐索治老支之町私然新哉 新

内順治而外威威

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 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然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需田宅者也 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致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該田宅 王姓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 克商遷九門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营之周公既沒盖君陳母 也預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遠之過也昔武王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認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 公更居馬以重王室而巴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在成周而成 平王

議言不至而思誤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茍便檢邪之人從中 昔宜王任賢使能言用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方 待則車攻吉日命官分上則松高韓來蒸民南征北伐則六日 宜王時稱中與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 制之則雖吉南無以成其功宜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與者 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 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采屯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鈞炳耀温人耳目故宣王之形突 評 萬古不易之論岳將軍之所以班師也 失 范祖禹宋

宣王

未有如東邊之謬也 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馬東漢之末董卓好帝 王畏秦遷於大沒焚昭王畏吳遷於郢項表王畏秦遷於陳苦 政以形勢臨東諸侯孫哥雖強未敢或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 平王有一王等定不逐之計以豐鎬之道民而修文武成康之 关院子子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頓不愈於東晋之微乎使 越望震皆丧矣乃不果避而哥後安賢我導也可謂能定大事 施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堪矣且北冠方強一旦示務員於縣 逐於長安漢遂以下近世李景遷於豫重亦亡故日周之失計 **燼温崎欲遷豫三吳之豪欲遷會務将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日** 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冠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 楚人謀徒於阪高萬寶目不可我能往冠亦能往於是乎以秦 裁衛文公東徒渡河特齊而存耳齊遷臨尚晋遷于繹于新田 不有能後張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樂叛之申息之此門不**於** 舊也古公選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秋人也逐水草而居置所難 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常田宅之效也盤夷之悪後殺之 城幽屬然至於禁約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局之 "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豊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 巴人威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哥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祖宗根本之地不可輕棄青平王不應東還是一

之兄二子皆賢人也 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 體也 然順之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彙豈不欲格文哉盡予之道而 可行權而許父子衛聖人也暫暇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寒 格君宜名無罪焉是宣得為權故事固有可以行權者失欲緊 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自 伊父化乃所以格父也 納之暴可謂甚矣其于納之版微子 看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 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美現以兵切其君 視其齒而疏其為豈誠重馬哉草止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為 尺妆整鞭之而無罪及加點對而入君之開雖國之貴臣不敢 之分悍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借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二 之術耳鳥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更 切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警惧之咄吃之伴不敢肆此制要明 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脇之以威而 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造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情誠以 繼之事以該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艦使後可法如斯而見 之際固有常道美賢者之事君不為遠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 而奉以兵諫趙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

石也非正也王亦日石也非正也雖下十和惡能自解相便和 不知二王之不知正二王支不知王尹之不能相正故王世日 王在璞玉尹惡能如之二王之相正在正十二王惡能知之和 能無然乎下和之位王盖自然生也雖然和不能乘時掛會而 **為王必不疑於和而以王為石王自不信於尹也今以不相信** 獻於其所不信文安得不以為緩爲而自取別及之前乎何者 及王信王尹之相謂其非至而設也是乎自而見疑忠而見数 告于和<u>獻璞於屬主不信断其足經歐武王復不信又後断其</u> 固在氏格之也 感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 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 行為就之事者皆按愛若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故然 以法戒於後世不可有也却君而謂之爱君將使好臣亂城欲 激於小忠而不知大蒙者也馬得為愛君平君子之子奪人將 約之甚繁奉為臣非若二十之親以外乃思妙其君而不碩益 及初其君有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置奉之君雖有過非 / 居臣而必欲售吾自信之王幾何不以為謾而不吾足別 知王素見信於王王尹之不知王亦見信於王吾從而獻王 下和 諫自刑心則是而事則非張此自定 青左氏科閣本為愛若恐遠後世亂賊之楊則萬本女 高應晃明

食中馬黑以木 字瞬间字見道 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爲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 唐子曰獻獎而用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 也不和信則也何以別為的而無聲川未脫也故曰非和罪也 干和以獻獎而別人日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趙子不和信 泣為能已那又安得文王者出而哀之而不使有道者之不数 分而不載之士與牛縣同草此鮑焦所以憤於時而去之事什 君不見信而仇誓在側誰後為之而取用及之前我自王石不 者其和之徒飲 也哉則王璞之獻與不獻自不足為和氏治也 連所以欲蹈東海而與地若紫則和氏之聲於身不告矣和之 唯平賢人抱道而不舊於時而為奸邪所阻抑即和氏之野也 東哉和氏卒無以辨而解也王出而後知王尹之相經起所而 也選不理則王不得米必信和氏之果不吾沒馬繼正尹者又 後知和氏之位真也便東正不開其住而哀之未必能理其葉 了罪和而不罪猶子不足罪也可世之文章小校自然而不 付指以為石也和安得重是而断耶相信者又幸有文正在也 莫教配假 本和 誦 文問意姚結語尤不拾人話脚 終編借王為喻委曲感憶非專為和惜者 吕祖談米 唐書 οA

楚人有習探冊者其始於放疾徐惟丹師之是聽聞的擊梅雲 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立自武之時已遇風壽之變則将知 師相遇於浦發自知將為非長委計聞廉教以次到樂四色者 謝遣外師依然自得沼視海南不視江湖推鼓徑進或犯大 找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操舟之街夫退 我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尚又,在於終人必思昔以用人言 身職其得禍盖與操戶者無以異也都曼推其禍端歸之清縣 馬伐较之役是身試於州渚之時也幸而较人偶入其計志潘 得升者其始惟丹師之是聽五在戰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 **豫吞天沃日之海排山倒海之風夷胚朋湃奔鯨蘇野乃旁身** 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将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去為戲失彼既 上者又閩蘇也無小無大惟國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 系楊目謂等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夫彼區區 人維人政須折聽答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債 而梅終身不敢言舟梅矣冠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即 顧膳落神泣堕果失於自膏魚幣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合 红部之驗忘其幸而於其能心口相語暗者補騷之勝借日)役吾以為成屈瑕之禍者在 終而不在滿縣方伐統之初居 自年里於是小試於州渚之間平湖沒瀬 水波不與

> 間商之謀今来無誘敵之策其亦間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 経 當少 性必不敢 慶輕天下 堅之 要國郎 屈瑕之 要師也由天 **踵而張被西域之捷交至其心站縱謂天下之事上此耳猛雖** 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府 下吾豈不能獨辨平这自用而以淝水之厚物若猛死之後其 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所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騎 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 一則王猛猛之死下認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 丁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縣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 於先而陷之於後属非天欲與多平行堅之冶泰 一能敗一身者失量不甚可畏耶 以屈瑕伐絞之後比之習操册者自以為能究至於敗 一則王猛

問玉五具列對郎求其子西加封馬子離父有命如題不忘七 相若相養雖言千金質不有也本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傷 臨卒将無棺椁令其子日優孟自許子金貸吾孟焚之樂長節 史記載孫叔敖優正事甚詳沒板敖污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 一方言孫君相超之功即照 (他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 廢為鎮東補之云子得測延盛中 母書是事做有不同 云柄芸

茶椒敷

焦 竑

明

請之可撫掌一笑

東使一支佐國家之意是亦整公之鶴也永嘉之李清言者備 雅赫安若可以潤色皇歐及黄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 聽公之鶴也鴻都之無鳥跡蟲等自街獨者自至受符拜官光 相摩於道然權筋之鷄松梢之四曾無競左足而先應者是亦 有者乎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祖望 卷而竊笑者吾以為愈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頭素其羽 衛懿公以鶴古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 復知叔敖名儀又謂碑亦写傳余以集録二十餘年間水之博 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疑謂微斯碑後世遂不 臣社稷功而欲有當恐於潘國下濕境婦人所不含遂打潘卿 之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柳不知浮華之士高目標致而實無所 不受發味其語慎世嫉形合思表然過於慟哭此之史記所書 褐而賣新倉更常苦富度東常苦貧獨不見題相孫叔敖度家 以家成族更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 可為而不可為倉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行名而可為者上孫 人冠長劍褒衣傳帶談天雕龍之帶發起泉湧禹行舜越者看 潘郎固始也而所載歌絕所見會更而可為而不可為廣更而 一勤乃得之云、 都並公 歌紀奇主心不得不感動然非此文誰識此歌 一國之心人未曾不 出祖談者

衛國狗于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 豈人之僧愛越樂於前耶罪在於據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 所貴重非几人匹也繁公聚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泉状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戲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形 之以患難則異於點公之鶴者幾布是獨可輕歐公也故听用 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服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 朝一觞 忘若使民 然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 感馬鶴之為禽敢於易播於詩雜出於縣人墨客之該其為 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屬其安而陳者屬其危使贵者受 漢望其威像接其議論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 侯景逼雪城士大夫習於騎惰至不能跨馬東手就教莫敢枝 通之際朝談釋而養言老環生聽講送門更難國殆成俗一旦 鮮相照而五胡之亂層之术管如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館也苦 **医惡之者後何如耶** 八柳計 (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樣則 懿公鶴乘斬 者熟讀可以起餐文思來言處非其據尤有來 可以愧後世人臣之不恤國難者且議論波瀾不竭學 吹傲脱萬物聯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形雋技珠 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嫌於一皆之微而懟以 梅 鷄明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 優地無所逃矣天成在通然場如見其志蒙明矣主要臣母子 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來軒之失則是國人之像影也有辭 詳知語得格其遺說而青其臣也人之言曰問人受甲而有使 臣駢死以為天下呼鳴呼可以也夫衛后之過蕭郁二君論之 不遵有臣不今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精俱無害以相接而君 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為思其德者封其樹而况其苗裔乎情然 利死者欲衛之種祀其藏載於上者為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為 鶴買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玷三模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訴耻然當郎上遺編而致不過以 之則夫簽澤之役雖日懿公玩一含之細好而離元元之情差 匡枚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切孫有庇遠以置而華 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失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無吾聞之天尊地甲君臣定失數天 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獨胃之內自月照臨 衛之為國也康根開拓之武公培植之其賢之君六七作更四 必将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點而亡之曾不念乎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 ~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基在衛煙塌在衛生者享衛之土

門而衮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問聽盡職於該垣者就與三風 竟之來則有来後之歌在所當學也敢問衛之臣子古官微其 **奥之以天即越勾践掌膽之訣也呼其天人而與之以編末即** 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擊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共大夫而 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親茂澤 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 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您不可與磯 齊百年 晋班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 件傷誠可憐也為 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子之言退無牛抑之論智不能諫也勇 而求或鼓表而不起或無甲而太典東公旗者不竹遊其下前 也號其大夫則日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水而殆或喪馬 而懷愿志將不死級士不楊数等其御則日今日之事我為政 鶴之怒逐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 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失夫何大河之済會歐群而 國人者信柱厲之不知勵狼曜之見點沫血飲泣争前死敵以 不今之心其俊惡之甚一至於此至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 能死也内則無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灾安樂等其禄位而於 紀之訓聲飲於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海規項於否 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居往遺之敵以達 室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黃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河而 -

斯言許該一概 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偏恨於整公者也而愚何知馬三海 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龍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島 之而僅得一人馬其政害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闘於野而 納肝之忠哉汗汗土字不一五點美想抱黎展不云少矣政以秦 无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眼視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吾獨 巴之喪君其罪為光大取海之者務而不知已之私母其取為 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上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虚而衛人之宗祀亦敢其是非 以弘演為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 懿公之對也哉亦何懿公之對而蔽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 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失曾何來軒之取而 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為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誠門 也觀無死君之即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態不過 遺唯七百目古城七之様不有若衛人之甚者盖其不思不差 命人有束奏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光項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 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禄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名 假手状人是以盡公之首雖能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 、物論二卷終 專責衛之臣民更無餘議且文古而思深妙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我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 親也是管仲之謂乎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礼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 能動公故晉公之雙而不疑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其為之下派 章燦然看萬世之安堂直一世之功名而已取管中相框公嗣 耶夫大人者動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之 者師也誰為之根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山 鮑妆牙輔柜公以入區溫而遂有齊於功臣無限失知等不等 古今人物論第三系 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伊所耻而不為犯子顧公其為之 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思以為周天子存而常用物都 不勉之至王乃稱覇裁語曰將順其美医故其惡放上下能相 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 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罰首也管仲之得稱罰 評 文無數語而議論查出皆道人所不能道者奇哉 鮑水子 星期 莆中門樓 司馬遷漢 元直 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 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居不絕於日 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竪司易牙開方言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 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 有徒以有仲馬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神 丁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並 (為將死之言可以整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主 管仲

易并開方三子被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舞而 日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日堅可易牙開方而日管仲何則堅刁 仲死堅刁易牙開方用威公売於配五公子爭立其獨蔓延該 問公齊無靈威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 管件相威公勤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 諸侯禹迹所及是常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應然自以天 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北故齊之治也吾不日管伊而 丁日大器其循規短準絕平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失 上為其己若也朱統而鎌笠友站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故楊 孔子識管伸器小不在於不勉之王而在於太成功而 **自足伸亦無所辭矣** 蘇老泉常

海之餘兵甲之盛區區以齊朝何難者而所為取民者何遇 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後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首仲者 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與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 甚矣管仲之所以為於者何能之極也夫齊壤地千里東有人 何以死哉 伯王而退獅子瑕故有男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孝以自代大 又逆知其将死則其書誕設不足信也吾觀史飲以不能進產 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 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馬 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晋晋襲文公公餘成猶得 公之薨也一敗堂地無或也彼獨侍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王 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 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節 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 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数而去之即赐 惠無仲有伸則三子者三匹夫也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 不沒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将死論絕权廣子無 評 未皆無賢有盖有有臣之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管仲 管仲不薦賓養無絕叔牙不知何意

守其徐疾之度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矣其餘皆以數行故因其流而道之可也扼而守之可也與所 挟天子以合而政自齊出也並在北草周室哉夫即管子之治 銭布輸之齊故后壁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是又 製問室者皆以形号石壁不以形号石壁不得朝護侯乃悉或金王來智繁 四千發中五百壁之數具而西見天子使令天下朝於九王廟 爲石壁謀使王工則石爲壁尺者萬泉以次而差爲之直建中 簡盡其法而又行發籍於國令以較多家為貴制其輕重之進 謂教民服田弘治終京番育六首街藝爪勢重來百東者無不 齊也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数萬物之終始吾皆已官之 厚失其貨二者俱未為得也而以為菩謀哉其欲取之諸侯也 豆非欲財貨之盈溢於下哉若丁氏之家栗可食三軍之行五 呼又何急急欲其匱也夫因云積於不涸之倉藏之不竭之府 月則能力精致果多是宜在之以動而能以北郭之龜為無皆 少年不若此則六百不育臺樹不高官室不美則群村不散臨 惟盖不盛衣脈則交事不恭享無之禮不致牲諸侯大牢大夫 被而職歸於府所以取之者妻云而又恐利之在下也云不信 無餘也使農夫課股肱事耕籽而力歸於上女寒暑不輕動概 之實然質而貸之栗夫得龜者無故而蒙上賞藏栗者被給而 物諭

五惟上所以操其决塞率是而為之民者已產其分而歸絕

於公上矣而又能而奪之此其能而散之是何不恤其私而盡 昔者管仲不死子科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薄書其次 急於一逞馬奚待五公子等而桓公是以不没也夫子日齊桓 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養益昌言之霸也累世而主諸是盟府則 且修游人令際縣有實者勿左右不賠則為假其食遂四面皆 分之言情然未用有管其死而胎禍者則以其能濡脹用而稱 死而厚賞其功以為仁獨謂甚為小套而不知禮已其後世論 正而不論若治之功固以尊王援夷而夫子恕之耶 是以不能無罪他之謀齊者法已具而失於欲速不為後面而 桓之後而遂失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既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 亟於覇強而未暇以植國於不領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許已 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府以擴出隆而止是衡進之 欄穀坐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穀在下幣重而物輕則飲萬物 則以穀準幣環殼而應穀原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委賢曰上 用之古是也且也既為之軟程則與民守之可也上無幣有數 有取則無自孟氏受說軍西以謂其功烈早早不足堪者強分 度數易而置扼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民之謀 管仲 10 之相心 仲意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其部多變幻此足以盡仲 王世懋明

> 本本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等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伊里二子其書具在河以為古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獨主 中之談得以意高下而基素噉喰之耳目即至今淺學明氏子親之遂得以意高下而基素噉喰之耳目即至今淺學明氏子親之遂得以意高下而基素噉喰之耳目即至今淺學明氏子親之遂得以意高下而基素噉喰之耳目即至今淺學明氏子親之遂得以意高下而基素噉喰之耳目即至今淺學明中次入人死者甚吳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夫下盖有有臣而中收入人死者甚吳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夫下盖有有臣而中救入人死者甚吳前之為經也不知為其事,

要惟紫以為不散私演賢之平夫律之不以私好進飽表而是一个之薦用哉史謂其两人少相得及為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斯氏命而惠帝所取問也何直順風而呼其所云聚紫自然诸如下之為帝白曹零河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以立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郭高帝病皆后間盡何死孰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郭高帝病皆后間蕭何死孰如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

功出伸下遠背而獨其尸諫一事進賢退不肯意正與仲同又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老史魚道臣耳其才申

不得舉魚以病仰也蕭鄰侯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官

等而言之前無孔子言獨無萬世公議平洵之論欲無道議要 可些是死愈不可管洵之不敢管其至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 大地何之不以私惡散曹多而盡其長此兩人謀國公心海病 不血舉以動為人臣者獨奈何東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德

日不讀管了不讀漢書則可矣 駁蘇公然可與蘇公並時

.

八物部 夫也而難為上是平伸賢太夫也而難為下盖譏其帶上偏下 一青以管東帝之者等中中之後質于富尼軍尼以管伊賢大

侯不以兵車信東書之力也使家丁居根公之世有鮑職之助 韶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問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 将之紙也能提供易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晚然两其短獨立語 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強有學高之後時非最時君非賢君當住 佐然能儿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伸者正於 其治及似于言東書之能脫四服東國政有鲍叔之助陽朋之 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嘗久亡於外自首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

限局不得正以存留日間の及**地就**在一狐を二十年が家之城

用此言報知之不可少也余每嘆馬雕之歌盖多自鸠之意而

集即 於印心 成節俠之雄賈用者非大村之器而牌才者無世

則其真周室嗣諸侯功宣成於軍民平以其建區而朱統統師

題為其所知者皆無足異心惟在将禁之中淪落之際當是時 天自古椒像卓龍之士功見名信人人等暴用之於此有知之 後知聖人輕重之青斯在 管鮑 柯壽愷

世王不臣就士不載乃有質識之者結以于南之交信之情

· 然好以傳除息於胥靡當其時命未得則耳心尺襲響而非 性固靈而雪霧之力亦太矣故曰女為說已者容士為知己者 信一口遭遇明時觀逢推較則如飛龍來雲騰她遊霧龍地之 知之意無當民且自古遭困死而起如此類者這少也別等等 是二子以兩公子為奇貨待時而忽實也其語近誣其於以相 為知己她亦既深徳之矣轉子乃謂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 非所稱知己哉仲平居數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又日人 之上非相知心曷及與此若官題者是已夫鮑叔子齊之鄉相 不為班至於堂草塩車一旦請釋於齊廷既以主死肉骨茶豆 其心心相照即多取而不為會戰止而不為怯三仕三見逐而 鉤桎梏受辱叔蓋終始審遇之詳且夷吾本傳不具述大柴調 仲初以城陽贅塔雜處間巷既復相子斜間關迫院中一天中 人物節 公子馬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拘叔乃釋之信然即

可知矣 囚知與不知異也故曰岩穴之士非附青宣為能施於後世 遇得其人則仲以束縛在告而得免不得其人則選不免於此 故至此月遷故多發情之詞而管鮑之遇其哥衙又遠矣意不 身為聚沒當日交游無有能急人之困卒當腐刑則以無鮑衣 取平仲解緊一節津津置類至顧為之執鞭盖其遭李陵之禍 為賢已者以此責仲仲則無所辭签失太史公過為之立傳並 之舉獨惜其不能為萬仲之鮑耳昔者子責問於孔子日南有 賢子曰亡也日齊不有管仲子曰吾聞鮑叔薦管仲未聞仲能 情好缺絕仲豈家恩之士而背本之人和全盖不惜仲無萬絕 之知鮑何然考鮑叔臣不如仲者五之言則叔因長於知人未 者也且也對桓公言恐恐為放地應其得罪而至於上在之以 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 不以此時相為引重以酹知顧乃復疏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 戸牖不背無知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啟與二子當桓公問嗣 斯巴奇矣而好事者偷情情議曰張禄不肯安平以其生之也 臣朋友間釋楚越為肝膽取功名於左券隻千古無有兩之者 相邱相收為好已邪叔之舉不負桓仲所為舉不負叔一時若 "天寸之神意氣雖高春交雄盛所由殆 鬼然管異矣益自勉 权奉知齊桓得士科同盟横行天下衛勝之助爛馬與能徒以

之所敢敬也而曰及楚人戰于弘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 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職馬有喪拜馬非列國諸侯 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 曹養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已已朔宋公及楚人戰于 為宋 而發深傳以為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馬故不可以不 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積宋公之罪盖可見 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五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豆 甚蚊蚋干替乎以其口耳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児其角子 其凝風乎食君之用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机 即職臣之司宠請司朝廷之宠然後可封禮之宠也朝廷之寂 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妻子日司寇死田氏為縣鼠於齊足 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挠君之盾毛耳君將鼓耳摇尾以揮之見 知鼓耳摇尾以揮之及鼷鼠之食即不知痛也風之一不豈 之牛問食其角失請以是認馬牛之寝乾有蚊蚋撓其膚毛必 鼠之子平食人與百類雖認事二而不清俗謂之耳口鼠也自己 之窓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醉其看他曰不然君不聞思 齊境多 窓可 宽不理景公召司 宽議之及 譯君日請理君朝 宋襄公 亦司宠掘對 古雅之文 程 軾朱 是原

尼之門况用人於夷思以求伯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既子 取食而能忍餓於亞險者天下知其不情也寒公恐於號子而 敗國切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情以 而宋公執號子用以次雅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藏 孟子與之所謂以不恐人之心行不恐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 上不成循足以伯異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循足以當植文書 觀之宗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五 如師則素經舊首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图 有罪而討之雖落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 一國若若大不然此而恐為之天下執有不恐者耶泓之後身 及其穀缺若無罪而就死也未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m 王有衛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營鐘王曰舍之香不 展公非特行仁我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益仁者恐名其本 之君如是若谷矣身死而查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 犯以與養公有一子魚不能用益可得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 師一戰之餘較死扶傷不暇此特多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伊布 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一百日面 不成列則不能損養公之虐其抱獨子以泣則不能盡去於之 本可以文取其得要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問也其不數 不忍於重傷二毛豈其情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循不齒於仲

茶然之义俾不格於姦乎故然之始形則齊果祗載而為原姓 温旅今以中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表也類子以 臣子之道不其感愈失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若書美曰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首罪被名以至於死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北則讓位去國為兵奉伯可也若又不 後紅三君來齊車子懷公殺十有五臣前息里克不 猶曰薄德合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即死 霸王之器不有刑軍光放土干赫赫楚國由之而與諡之為恭 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言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心以至誠錐中生孝不住於舜而默公之頑亦不遠於藝盡以 充指替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姫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後讓風君 節者将奔走之將欲商推敢徵義類在昔處舜父頑母醫學既 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由生有馬而盖曰恭不知 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 其可若垂之來世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 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 以晉人識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 以職姫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 世子申生 由居易唐

於死此二就者蓋周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行之於後皆去謂 余曹及覆其若之事無若士為孤实之計為得也十五人后日 难也, 而何来看之必於死邪其君之賢皇不辨此則無原數 不如逃之若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孤实自意於父而遠 恭世子之經不亦經乎不亦經乎 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益無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則 呼先王之制語宣容易哉蓋菩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影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追 股之故書曰曾侯殺其世子申生不言晋人而言晋侯且名× 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 也格而無議何其謬哉何以聚諸且仲尼係春秋明則有此例 子者盖明晉侯不道且罪中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及之 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馬至於申生之死也是此 大亂晉國則強其之得也如彼中生之失也如此異德風隆 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盖仲尼之志血則從面明 申生不得謹為恭則可若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則

王之展面由也以張城至公之教悉也以敬遠嚴於之奔回 隨我也婚姻禍福之門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禍由之告**由** 羽城於傍潭高卒無奈惠帝何晋庭諸臣其姓於漢臣來矣 意之愛各直後於采齊叔孫通強諍於庭留侯深謀於內衛黃帶 |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邪而胡其無一人為公語也如 課之不動諫之里九又讓之史蘇郭偃狐实士為之徒從而和 故三子殊不免於其身愚意當日聽姬即謹音獻未快使前日 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為市而計略之厚薄里九日 巴立者而從其未立且不當立者息謂君立臣從何說馬不動 其其色平日許議之際必日難句作舍死無他聚故茅岩園 靜曰伏曰中立表回觀望无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國者 者死之也當時寒形未立前息未傳申生業二立矣舍且當立 信一也謂之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荀惠不鄭里克三子 待曲沃之祭而後去則亦己既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尾生之 諸侯之笑逾甚乎然則當以何時去日其在城曲沃之際乎若 其言日去則軍父之惡而供諸侯記庸知既死而父之惡差数 原数而易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保傳之言其所入者深也去 申生 為至論 青里克不即等非忠於謀國城曲沃時申生不出亡去

誰其納我去之山林中如騙如後如侵施雄其念我監造神社 也非父也微子可去而太王雄父也乃賢父也故木伯可逃歌 教甲生将安所課乎即諫之吾恐新城之繼不待歸胙之後矣 何必懷此都陪乎雕驗者猶離奏也其未知宗臣之有是平申 不可去也有死以謝獻公而見者申生者又見則放訓受失故 而随申生易不諫愚則日不然歐公弱蛾眉之愛驪姬工狐媚 生之至居原之奏也青年生者曰父有過則子諫不聽則號泣 争光而賈生不察也過湘水弔品原其辭曰翰九州而相君今 之賦而誤書以嘆咸汨羅之提而撫膺以悲太史公此之日月 父子等耳品原者追忠書智以事其君平以讒死故吾讀懷沙 傷哉中生人就無义而獻公之父人就不為子而獻公之子人 國執無夫人而驪姬之夫人吾是以重悲中生之不幸也君臣 獻公之養一点職姬之其一感申生之恪更悲申主之不幸也 性歌公為人父奈何以三十七克殺其子故影等清音史一或 公見仇申生而去是数其父也且中生将安所去乎去文他國 之證嬖人之子居深官品國之儲君出曲沃父子之間如隔重 古甚矣美之為尤物也申生賢太子也職元美女子也父子民 也以南土省是物也利然無乃其權平語云美界破老淚故 不物詩 ·藝而逃刑微子抱器而存配申生昼不去思則日不然所第 秦 申生不可諫也有死以謝献公而已青申生者又日本仙 三长 十五

> 世界兵以衛鐵則往父夫亂臣賊子肩摩踵接于朝中生不敢 一也而處父子之間有難有易族人之家一隣人庇之由生於 所以是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則死保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以死保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以死保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以死保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以死保太子則死奈何以曾念之摘號而與申生同日語改度 以而是不知己死而喧視於不慈或父母之命心不忍 這也禮不敢遠也勢不得遠也此其盆而下旁而出天也不然 是何不必劳而底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責申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史 27-73

賣申生者且未之思乎嗟乎驪姬禁己仇申生武必数殺申生為亂者其敢寒寒而後之哉故申生之如多天下也不當世也

國人聞示悲文名之曰惡傷志不忍聞也厭冷何恐獨聞此乎之曰伯勞乎非善子飛弗居于是飛干與之盖乃射殺其後妻聲怨以哀父出顧而謂之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與又顧而謂戒又獨何哉昔人有聽後妻之讒而殺其子者化而為惡息武戒又獨何哉皆人有聽後妻之讒而殺其子者化而為惡息武無足在彼獻公者獨何心哉穆王征太戎而荒服不至臺公德無足在彼獻公者獨何心哉穆王征太戎而荒服不至臺公德

高日間候於其世子申生日世子子之也日数言不當数据

晉獻公使尚息傅奚亦尚息曰臣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機 也斯言之站不可為也茍息有之杜元凱以為尚息有此詩 之及里克黎美齊荷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主之站猶可勝 平評 金篇都是由生缺又 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前息而 非所以高交也 以格君心之非而逐以死許之是則可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 湯於雙龍廢長立少前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養 育之有是小字節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 本教之主豆原文 古之君子未曾自愛共分也亦未曾敢輕其好未曾是死也亦 又評一此與衛太子之死同時後一着耳至於我期面等意 里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丘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 難而死得其死之為青固有不客於輕死者也甚矣死之不易 不可死而不死難視而要之死君子不敢也何者彼非其死之 木皆不由五人死義可以死而死其死也非有迫而驅之者也其 子路之皆而死召忽之忠而死刑智能改之使而死先致 前息 、献又な於漢武 1.14 司馬光朱 陸煤明

又恒情之所最難守者昔魏明帝曾托孤於司馬懿矣懿欺孤 為之而况托孤大事死生係之提手則變敌成學步則数辱至 失言子堂暮食言于國的可以利己雖一日而十易其言亦且 鴻毛息之免吾未識其果輕與重也然開始廣之分而從君干 克又殺之息卒以身死其難不恨其言吾讀其事未曾不此之 臣前息前息受而不辭其言曰臣婦股版之力加之以忠貞其 嬖人驪姬之讒殿太子申生而立姬之子奚齊且死而以属大 也然則省息之免奚於其能免干士君子之議乎哥獻公用其 速當托孤於馬道矣道背之而事卯威儉夫小人邀利乘便以 而在之國唐太宗常托孤於李勒矣動附武氏而唐然亡劉智 臣亦輕其死者而已請得而論之夫自世變之衰狙詐小人日 不濟則以死繼之已而獻公薨里克作亂殺突齊息立皇子而 刑牲軟血要質鬼神紛紜遍天下固有不終朝而背之者失求 之後以楊前數語而擊其手足邪春秋之時所謂大亂之世化 為身計者類如此八不皆電子孟諸葛孔明人主安能於身免 亦未嘗不惜之也史選有言人各有完犯或重於恭山或輕于 其一言出口九死不移類首思者可得羽首之死亦不為無取

免于君子之說為謂其萬十一時之小該而不知天下之大義職之男而死其機職殺身難以以成一時之名而要其終節不

之所不可者及複疏物而力辭其我以悟其心息旣辭妻之他 之廢息有不必死者息也知以一死寒其言而不知死之不可 能以大臣之不附百姓之所不数者以為獻公生數獨丟何其 于為潘王而以其位為如音之位哉顧其心以為天下之心皆 許人之輕而顧諾之易易也便其引嫡族之義與天當時事勢 巴属之惠帝而吾亦無以奪之也是以隱然而至此嗟失息不 廢惠帝而立如意也以四皓之助而止帝豈不知廢己后點太 為獨息之能安其子也息而辭其托餘因無可托者矣漢之故 謂野者乎獻公之有奚亦也舉音國莫之属而以属息其意以 義責格野者自所謂賢者非邪若夫與人言而背之者市并之 以其守死善道有君子之思邪若是者吾所以罪息也春秋 息之所輔者誰形妥為皇子非然公嬖人之子乎息為之而死 免于朱梁君子不以為思而以為照何者彼其所處之不正也 屬之人節嚴尤幼節於新藏 若干不以為正而以為和禁救事 立其少徐之人知其不可也而况于親為之臣者乎又兒子所 息固自以為不食其言世之腎息者非以其能忠于所事不非 的也然息亦有當死之時矣祭胙之毒既置肅墙之賴大起家 八而又辭獻公雖馬其無稍稍悔悟者哉借曰不然而於一君 打也非所以論息也夫獻公之子九人申生其長也廢其長而 三食

有先君之遺命在而斷之以大義社稷其重君命其輕也惜乎于邪不死于順而死于逆息也亦不善擇死者矣且當時重耳在 翟夷吾在梁献公之死舒有款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在 翟夷吾在梁献公之死舒有款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在 翟夷吾在梁献公之死舒有款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在 翟夷吾在梁献公之死舒有款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在 翟夷音在梁献公之死舒有款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在 翟夷音柱 紫水谷道

罪有息談為青俸若如字章奉於則未必然

生 选問

史 27-75

恩之不知也戰國之世劫武靈王愛少子何廢太子章而禪位

我息就死而克亦数是故大臣國之寄也養為臣於知為政君 難也倒海其是也生事素山其非也死敗微蟻音再亂而君再 平岐微子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淡其易也轉圜耳 文公之事的也接条破禁養若唇来曹衛解我們鄭展恐定局子 断乃節輔需乃事贼遲疑計待而勢更矣亦之何哉 有義會之就當表逼有幾個之就義宜申戒乎猶是幾宜激我 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是卓子者乃是是之也是子事當兩難 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當計哉才以以明賢權及以記事 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情籍泰之力迎重耳之之如齊迎小白魚 說之克中工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調言則克之才與權制 友異信則音即定也顧徇荷息之馬正呈十意將絕亂原而敢 廢放立德非當國大臣之青與獻公將設申生獨難主无施傷 **催子日里光秋日君春秋於李承日其名之子於東子白其君** 个物論 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抵晉無失君之命可承易和友正 齊雖父子至性看後空三一切狼之矣日君之子見國人其命 何也夫獻公學淫妄龍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世家 奉册受錫葵輔斜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品主帛法行榜 文公 里方中立罪不可辭不迎重耳而立早子則不明不断 不專在克 ... 柳宗元唐 7

> 廣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職與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 不知而化不今而一里乎善翻之陳者故曰近之矣循未也 若是可以為民利也平吴于日近之矣然循未也彼霸者之為 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施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 小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片萬事 心也引大利以自穩而棲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復為非 委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我而用天下其遺風循有存者 交錯文質學有是樂宴有庭實登降好風儀象畢出稿芳脂篇 國都則有五是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状禽年俸債 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太夫祭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首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無推德義立信議示於行明所傷之學 是以有諸侯諸侯恃馬以有其國百姓恃馬以有其事工而愈 許該事息被指辦近古又是一格 <u>=</u> 鳳明

> > 史 27-76

遼猷而用老謀顧雙佞是便如武與嚴何哉若諸大夫不良我約事所與國是豈忘社稷圖者而竟奉称第之愛安臟姬不惟

及立為乎然君昏不謀而諫點嫡樹聲其前有漸而水響三言

及之夫子實云戒莫如像而不聞至安在其成也當其優難之

異哉獻公之為居也其明足以強音而卒亂音幾亡焉且其籍

个忘程. 須故能啟土耿霍減魏偏陽玩好之不恤指壁與馬內

論將者席以為談君子日論旨奏而非表與文公之用心也微 晉文公謀元帥趙表屬部數日教於禮無而致詩書也自後世 宣忘國之患將女戎之勝魄北已見莫之能為平夫申生及死 矣故表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與固存之道報他在斯前於 夫有衆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飲之詩其 也人不能如呂甥能為內主而歸君矣且是落氏之役非羊古 重伯氏出以安吾居突也杜門而不應固亂已定矣雖突其將 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葵矣葵有枝葉僧能庇本 有以也夫 大夫之小四次行矣馬在其能為晉重哉久矣其有疾於太子矣 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望我者石此而五學必之且微不能 強爭其亦以從容見乎獻公雖弱馬無亦尚可語者而數于初 根有君而不能衛將如息何史蘇郭懷其知之矣而不能疾力 君之難而謂不在我也有臣如此将焉用之杜原數之傳申生 議里克欲以中正元若不鄭之對不無幾我然而無心為不让 正而亦有籍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焉而卒為懷公数其杜門 其期而不扶與然便太子寧對以死忠敬之有焉皆息從君於 所以亡者而及之顧其道者明而可法則張而於之事為此 物論 趙衰薦卻縠 申生忍死以待城实社門不出真有疾於太子矣 王世懋明

之亂情吳命衰為鄉讓於學枝先軫衰讓而穀之位益及吳城

崔慶之盟白み在前毅然賣育不能奪盖其法者血氧也其勇之盟談天富東甲之變神陽氣定而不亂多于長不滿六尺及被文于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が謀國者論其高,

科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角此将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地文子 海菜也 蘇較 末著家也 蘇較 末

戒日專干冬而發民以是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謂芽挫其餘聲禍于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旬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無因而至前匹天續或按劍而況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壁無因而至前匹天續或按劍而況皆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

若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被

絕之也鳴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護十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各個功以騎士玩於冠讎而傳於人民至於殺身下國而不悟者不

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

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下始定外接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養至於亂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廣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城之圖故終其勢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京不言兵唐太城之圖故終其勢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京不言兵唐太

無故而得千金道不騎其志是我所子哉由是三之天下者得

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面墨帝之得天

下親冒天后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管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

戎于禁田晉上 偃知其必亡曰是天本之 · 高品其疾也晉果樓而勾践以伯黃心之會而去差以亡有以便之也夫職公敗國之強弱足以為沿亂之非盖有勝而亡敗而與者矣會稽之

地文子 電難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超盾之智過於超宣子遠矣 裁被其不死則属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超盾之事可見矣者 滅硫此范文于所以不得不課課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

文子 吾未知其親賢被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馬、與叔向进於九原論曾太天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李武于耻失諸侯不知其之加其領也其思智盖已遠矣难之太卒家弑君之惡鳴呼死生之於人亦太矣,本于以死易亂而舉樂武子始用智范賴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樂水子始用智范賴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

史 27-78

君代國字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過的 之迫不得已而立重公是置君在盾也重公少志不在伯盾會 昔儒之罪盾辞矣然而有透論焉夫有之將難皆遇死徒以免事 不記哥君之疆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蒙也又多乎故 倖而恣其後騎此文子之所以懼哉當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 君臣敬於位不解其職案而以來諸侯受不可者將以能天文 察也而要不免為其後也亂日以長而察范胥卻之族皆忽焉 都寧有患矣大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 而像唇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楚而盈之乎使率其言亲 子獨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既克敢而益用去立於戎馬之間 後統角之役始用其禁也而經武子以勸馴之後群師欲敢文 替武之德平夫有國家者非無强之思惟騎之思士之役歸而 **节叔聚觀於水原而獨願於儀或于也記謂知人飲養也其不** 公之就下一節臣用之疑君越失晉寒平迎雅於春已遭穆書 然其心婉諷微指嚴字斧鉞夫果忠若慮彩頭不用去兩越 非手試若者情狀深関文名賢大夫故重史及木子指其亦 也故此論多范察與蘇公相似 文子先見可為後世法如釋吴以為外俱者亦法文子 利逆加之夫因難而此陽治避飲 崔铣明

文者成海門原泰然斬魔无進及司馬昭誅者也王數之惡識 必皆祟即祟矣惡知其出湖氏脈不過欲立趙以植堂耳其後 來上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黑厥逐以非出趙氏人主之病豈 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軍之就何以丹重狐仲尼之筆哉驚厥 秋九月乙丑曾趙唐弑其君東華宋歐陽氏逐舎军而歸獄於 謀难之人以賴伐熱耳斯果然君童孤斷盾之獄日子為正鄉 紅君子孫在朝何以懲暴請珠之此其言是不聽哉特賣非能 况其他者盛乎御臣之節本家之思固不易能哉 小铁」生養殖強宗也一智力不能珠宣問無罪不誅之乎素公之 地當也其言於實日靈公遇賊利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 人物論 屠声曹之欲珠趙氏也獨告諸将曰盾雖不知僧為賊首以臣 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父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思於因 立及意如逐君矣晉前矣趙夷文而末公伯及盾私君矣其始 安平树臣不可固權中十不可世政者智能矣奉友忠而信公 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強宗豆能無而不逐哉盾固心服董筆矣 **陰便手於其實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以不越境又曰** 下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南也受其惡而不敢解春秋因之書目 孫卒與趙魏三分哥國則盾與厥胎之也高重鄉公之整抽 趙盾 郭上章明

而雅英不見則要之成事亦本可知也孤事未成而在事 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要既立孤以存猶氏則有以籍 手而報格白錐不死而由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奏量其 難者胎之也然的不死錐要不能成其事的死矣而非要亦不 可不謂知且仁哉是故於白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 放囚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具特由以死存趙氏朔之知遇二子 法行而不比兹其所以為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為意則私矣 惟析由賣我之謬言而以死為信工者國即不然使是公無疾 也在韓厥則不義也厥為晋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之族趙氏 劉子日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猶氏於既絕可不謂幸哉 于檀利明賈之檀刑滅君而誅於之以仲音法賈将無以自解 以告于君而與衆共棄之亦未曰不可不聞于君而淫刑以逞 執之不可謂奇也立孤存随在将的程學所以為報期者則義 成季之動固不宜使無後而盾之弑君於法當族賈爲司寇其 要匿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習之忠臣胤不可屠虐 思思之 好在其頭矣而其子孫可一日立晉國子公孫析印象 一則犯義是無君也何以執人故實之罪不在於誅難氏而在 都馬春秋書盾就居不書析出陳里存起則義自明矣 東之課地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讀史者并以本 = 1 劉堯海

也然則學之死過也非宜也

左氏不載程要公孫杵目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願詳左氏稱地左史載趙或事不同論 焦 城明 無 城明

故詩叙具後而不職悉其初來謂建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一說似乎不一盖左氏為文局簡且其所載以立或復田為重宮生武公孫於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於得復田品

調朔妻此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一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

不可務耳今按趙司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各四一事各為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為一遂母事跡附會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朔同趙枯之死也而趙氏滅史記則為大夫者醉曹討靈公之城殺朔與趙同及而趙氏滅史記則為大夫者醉曹討靈公之城殺朔與趙同及前追叙本末故詳者焉二訟固可會同一也趙之佐滅左氏傳記追叙本末故詳者焉二訟固可會同一也趙之佐滅左氏傳

文也孝之素誓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素益是為 過也以文素緣之悔文而已故以為書之終焉感世變病盖傷 也日秦穆公以一時悔過而以終身逐非孔子錄之於書情見 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哲之書孔子何以錄 懷而死則有人誰置重耳耳先緣公而死則然直誰人是晉蘭 先置重耳所置惠懷職員亂者終一星而勒六图若緣公先車 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立之素之置音也幸之而已矣且不 或日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会在不置口君子之置以已亂也 雄也文其継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故 盟以壯社稷以固雜城是之政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 遠百里突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 或田三置晋君非紫與楊十日是孤埋之而孤極之也奚其置 文之意是矣夫伯何為者也出國陵四吏競而能聯諸侯同會 世儒多稱五的為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 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斐齊皆成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 其我同時被殺其即且趙世家數督景公三年屠奸買攻趙氏 秦伯之謬也宋伯之房也是伯之寇也經處是何伯之有焉自 以為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思何業而為伯哉 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已官相抵牾不及信矣 物物 楊愼 周

用哲學之後云繁行父嗣立為魯上卿盍亦歸而致之於公佛 馬僖公陽曹及汉陽之田以季及之擁立也特傷言於孟勞之 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精可不謂忠乎嗚呼是則然矣循有遺憾 李文丁無衣帛之妾無食果之馬無藏金王及器備左氏稱之 誘晉文鑄而不正下此無談馬予故曰桓其有也怕之雄也文 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日如其仁如其仁又日齊桓正而不 之寇者也鳴呼論世於春秋考裏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 勾践也大宋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宣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 像人耳夷俘耳而可以处豆於桓文平予故曰宋伯之處者也 孟是學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以以於于死是卵之關石也是 一始中伯也一會而虚二國之片是酗而健軍也一戰而見執於 其繼也祖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天伯也看接天夷者也是此多天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代也引 公之所屬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承之力凶其水草之世聖 命三修亦太矢死益曰緣宜哉予故曰素伯之繆者也宋妻之 美也則黃鳥亦美平或日置惠康者公子墊之為也用孟明者 日經聽技則舉而公實任是日緣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日緣 公孫技之為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為也日聲則謀而公實聽是 物論 季文子 湯聘尹明

八地一民用非心有以正率属五一不敢或後且不敢越展 我死丁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主次莫如猛火烈人望 東門之逐為有恭於世到也以文子之恭儉克動而猶有過數 **會無惑乎後之人如宿如意如者出也寒在楚而取下昭孫感** 野動之典宜爾也吾可無其功而員直乎能堅醉之則不惟可 魯不日削可以光復周公之宗非魯之良平何行文之見不遠 哉然孔子之稱子産日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 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于太叔為政 于產為鄭不以禮法假人原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予太叔日 馬是故君子青之佛 而歸祭其誰貽之然則文十之罪非特異宣之意而濟西之路 養住以為卵過矣而又被甚色以為世資非私積而何作法於 以樹上之忠應而亦可以揚先烈於不朽古者世禄不世官野 此也或日如是則彰先于之失何以爲孝曰大父以功而受賜 意思而愛人無禮法以将之則有所不行若行產則以禮法行 故至于言于産以乗車濟人於湊市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 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為政是徒實惠者 思者也孔子之流云新 人司子產看果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告非子產之實 子産 三:

討而鄭能以楊為強放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機當世自 謹按本十三以吳國議而春秋優之余後其前問於舊史氏篇 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間馬豆其所 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 之過故自子南子管死豪宗大处拜然聽順無後有梗其政者 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粮有勸懲之公而無必疾 謂廢光君之命非孝也附手撒之義非公也就禮全節便國不 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馬 至於用人各以所長盖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幸 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者 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叛治不輕動以 且弱成不可為矣于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 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感不至城下國之危 乃至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 無機念有或最大國之大經是在俸配王者所植德而不之被 者我非仁也出能觀察入不討亂非智也左直明本史公書節 季礼 以子產為春秋之最然然 20 獨孤及唐

日非所該而議之使宗祀民經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 之情同而與衰之體異何故奉伯之該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 蘇珠之絕統必能光故周道以霸荆蠻則大紫用康多難不作 替禍機作於內室逐錯命於干光復師於太差陵夷不反二代 器有歸不斷髮文身而無然及武主繼級受命作問不以配天 而吳建國馬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圖德之表而吳喪邦馬或 有异之典也素怕讓以得之有异之棄也本手讓以失之為證 與奉君父之命慰神惡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蒙己而 聞問安得謀諸窟室事諸何所施其七首鳴呼全身不顧其拳 之業議作臣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本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 以賢則廢平以秦則發十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春伯之奔与其 遊園也男之養亡者定階禍且日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死事生就與先發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兼掛飯以明信事 觀變周樂感危殿鍾島若以蕭将為心社稷是恤後命哭墓表 專讓不聲其志所去者思所存者節善自牧美謂先君何與其 而另被以卒十之間造博物聚兼無好而使當事事之眷命接 聖而李子為水伯之該是狗名也,宜曰至德且使爭端與於上 也盖遊齊歷承歷以先王所獨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屋仰知公 季札廟記 青季子思不能服其心 定事

其國俗既校而王條監光又皆書副而多才攫國議位後公有 聚老辦之讓蓋順時置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馬季子逆見 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惟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 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于其宗國而悉付之顛越哉夫立嫡 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實物這具心間樂知德的 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御馬爾本手春 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是其後唐 之銀向微德仁两至則未了不復雙馬詳其精養被物的深致 之享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職民之詞指人其家表墓若嗚呼 掛刻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具文祀寂寥而延陽 魔不獨其子孫明至 速之旨馬可究其津涯而窺其醬仍哉是知讓之為他在於少 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祭帶列國之與它審賢知世數之存沒 幾其聽則本手之見可謂知幾天本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 正其味與大當滿亂之世召力勝之及讓與争就暫平易可知 即具之與家有時則非本于之生亂明矣上云争與強 就賢又引未子之嗤為樣子子之心迹始辨 =

存而不知下者矣夫治亂時也與下運也故至至而不可部終

終而不可從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益池既酸獎館不能

不知為之對下而思無一故手很不欲以其身列臨夷也何事 欲以禮息園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思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 而好戰日尋先之干戈而僚以食梗躁男之性光以狡悍忍訴 太差之将下去天下之人皆知之礼聽無而辯六國之與衰獨 以牧陳尚循以老氏之道待避難以未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 之丞亂而承定數部而數勝若無礼馬至百歲後而衛能将師 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過而札始得為札美被暑 國故熟計而含之非得已也被二人者感礼之予位而不怯安 能勉之東來沒而循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子吳之俗很矣 諸典之為長馬而讓餘然夷珠之為仲為放馬而讓即中人 余每讀不人語謂李礼之才近伯夷未曾不為之失言也李礼 例與趙極索術復将何以為義耶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礼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 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林即此事以著義此見 季子寔嗣吳回故春秋書名以及夫季子聘魯己三十年而後 先君之命始全其義盖叔齊之流也後人該者日季子非中 之事既真之何也已吾然已以勿始嗣自靖可献于先王雖愈 小物論 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則之且甚逃也春秋有是 ~ 資左右馬其人目現而落擊蓋米常一日而忘乎王位也礼 季札 三老 王世貞男

評礼知僚光之為人故讓国而不居以得老氏之精無人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 道到此

軟從更具部以傳於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使家者至以礼自順無及之論異季子謝其以讓图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一延陵十字經

子或馬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泰術之流無異解也不動為解之不稱公子而比於養椒泰術之流無異年之此然而君公子其何以勸蓋康僕之支離其是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公於此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贱是依而先總讓王之為我有而呻呻詈之不置嗚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総父以此為我有而呻呻詈之不置嗚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総父以此

之命中迫于國人之母而姑為是以餘觀聽也不然彼敗嚴然 此文本于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 而未子獨知之者何也諸典之逐至十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 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養主 下祭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縣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軍 国子之而我寔班之身有泰伯之蘇而兄之子不失或王之**禁** 也首文将轉属馬勢也礼自是終身不入吳國失若口光之子 于私公失光之借私以辭也非為礼地也私如聽之而專諸名 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為室之松不中子僚而中 倉而候也光之使而及也其人

就就馬目睨而齒擊蓋未嘗 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麻死而吳事文大變矣像之 **労人之望若日兄寔與之而我固梢之身有叔承之節而兄不** 可測當是時礼之為礼也亦難失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 何人也礼之後當有吳國者嫡手賢平岸平其端愈茶品愈不 嫡手立賢手且何以知礼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礼者 南面以稱孤夫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条次東珠以及季九方 而不居其實兹両者本于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 而果潜德至行在引其兄以議而不專其名遊其兄之子子事 而不見徒也以為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油也以 粉節 恩若本子者是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

而已矣 何效盡名也日名暑之臣以退夷也果然大防哉於礼無以與其國稱與陵君子以不決其志而季十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 而被清哉故水小江之碑之也有悲野以于東人相南吳以於 之要道也陛下蘇龍體而行史則久食朴而俗清和矣 而次自正我無事而以自富我無公而人自补此四者直 之故獄市勿接郡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 尚寬簡務偷盖不脏聪察不役智能而已盖善用之者雖 季子辯方國之與衰者而軍獨不辯另之将下彼亦能為奉子 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未差之下另而徒其谷于李子武 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十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 也死乎泰怕之藤豫以賢也當周德之與而吳以建本子之賢 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其故光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 堂而單处定入北溪縣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事零得 夫欲使人情偷打時俗清和莫先於體者老之道也其道在去 那一國至于天下皆可致清淨之理馬苦忠既得之故不下 評此論倫諸公之意其文錄鈴有聲 三卷 白樂夫

來龍上天誠得其盛可如重常以翻出王之賢破強齊隱於新 寒要劳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有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 其法基者為強曰彼仁義敢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 能亂人不若刑名獻更治世之賢也被南教者能耕能戰能行 不始 是演武帝也雄材滅 六國間內夷盖非儿主也皆甘其說 重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邊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為九口博而 李斯事前卵一日辛天丁盡誘天子之徒與書坑而禁之日徒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日不夷狄如也葡腳祖夫之 當時則祭沒則已馬孔子布衣傳干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 有海上迁怪之士特出言日重帝煉丹砂為黃金以餌之畫日 僕中國言六藝者折乘於太子可謂至聖英 時智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事者王至於賢人衆矣 古令人物論第四卷 余讀礼氏書想見其為人適奮觀伸尼朝堂車服禮器諸生以 太史公司詩有之高山仰止意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智往之 孔子 孔子 黄老於列傳園之言豈其然子 班回議又墨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未子於世家光 四去 鄭賢 杫 元直 鄿

稷以功固有次第武因引五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未干者也 韓更新であっ 自古稱未干者多矣稱未干之德莫如五十一稱未子之草莫如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輕更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楊 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去 九五高魯見強誘龍政太太水正卯子官疑其事既而深惟為 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比面師之太子以德武 與未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未子巍然當座用 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横斜高 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詞是楊墨斯頓 子紛紅冥味首家問起是己所是非巴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心 美姓禹湯文武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 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未子親然統而辨之復引 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給身為其奴散衰布地親命其徒政之 **赴援京或帝起為济國者以筍脯麵牲為舊视之禮曰佛之紀** 在天下将骨肉面不醉至死而不悟實質於天地支人旅於宗师 上不知止泊彼夷秋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来子 **可疑性盖書奉奉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太子親** 陸瑞家

斯為虐矣豈王政乎常去四囚也以四囚罪惡貫盈神人共精 五五中日今有王者作馬府比今之诸侯而誅之子抑教之不及 始矣尤者尚後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而觀之思小亦有辭 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竟在位數十年而 而後誅之乎光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效而殺 并國東諸事又雖是政前 是出於刑名浮跨者之所以自托故 聖人為太子他此皆淡千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在傳 于孔氏哉陳怕私其君告子朝而請討聖人因未當廢殺也然 者聖人為司寇正刑明獨一正父母之利則當自奸雄之尤者 僭八佾之李氏舞雅微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好雄之尤 水爲季氏聚放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 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事子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由 而不誅四囚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即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 不行誅必待奪而後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夷數十年 未有就居之惡不告而禁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之 之首身異處犯時至恭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 子之類猶未當無海馬而欲人自選子善甚廣也正明既為唐 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即

三都於是叔孫軍即及實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田之謀也是 調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為季氏宰將堕 孫武列陳而美人是接直行師而非曹裁兵家懲一警官不得 取證引然大抵籍之以發理道藏世疾非快其實有此事也好 故时會其事以收感後來五子之為文子古寓言之類亦當精 也在則能可及過過以為聖人政事亦公風馳重掃駭人耳耳 傳載與谷之會商出來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子聲 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将資為保障而不堕也三傳乃 會則不歸也兩書圖所之後而繼以堕師及費則却費之堕墜 夫種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所費之所是也两害平會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借之都来皆頌之而有識者疑馬 戰況政乎又况孔子乎然則正那之誅盖斷無其事而不必疑 便說於主教餘言性目而不友我次陽田能多禮誅侏儒計動 本於之切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于里之外者 未然哉大九兵生於然生於所不平也齊飲平矣胡自復有 不耐然管本動欲仗胥立威之智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 人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 夾谷之會 四卷 書

管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會成人不服因 申句須樂碩下伐之而僅免功亦且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 後本人追見園成之事才以歸五氏而以婦仲尼多見其因成 蘇於所觀之上主無功而還威亦聚失後之人見圖成無功該 之主犯矢石以圖之子既圖矣夫子自不出一奇策橋處父而 将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平將輕千來 而至於命將師師策已下矣對人入及公側計也缺矣仲尼命 班孟氏 敢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 心者卻難若日有能有 則多君奉之則難孔子住督豈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我 前曹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 前费短於 謀成也臣奉之 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将其於人也堕而費 圖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 之失且惟聖人哉二氏欲堕二邑移辰堕之子氏不欲堕成公 如申包不削于在蘇秦張侯李充車那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為 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管推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蘭相 也自在我作之公教附这佛者被而争領之四仲尼一語威重 ·同於用魯之年既惠也都之功當服圖成之各樣者不完所 松以附入也且日重日 国省非有道将事也有以重都高功夫 公也向使成数五式五氏即師堕成必不重夢魯公之園也 別則歸於神无過則騙於香定散食师乃再住必不誣初於 門

次亦一整元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要凡氏以文武将以孔子為 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熟 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太豈惟此哉今夫天出星之布其 今重尊仰也故為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才誠 之人懼天下後世間我夫子周子文德敏于武事不足以絕古 此哉立言者將日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丹天下後世 於此見之。勢手大哉是宣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日孔子拒強齊伐叛費文事武备 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養其指舟之功為天之功哉正雅 哉今天濟人者刑也非天也有欲誦天之功者白天也非所也 而已手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溪等為孔子社 都無仲由手日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 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草夫子之道也或日來谷無孔工事 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 司冠李桓子婦攻樂而後行其事并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 以假日國成之時飛丹去為出英文記所藏闭丹亦物在落於 文人并子貢回固決縱之將聖文多能也所謂多能是非孔子 小知天也 人物論 夾谷後 四春 席 書明 j.

另亦或仕於諸國事我社府于責用有子病仕魯本路社衛子 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談或有馬馬既陳於前矣固不足 附載經經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認質 孔氏哉斯樣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 有武敗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将入相者往往有之失豈必 道之不明其有自失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 九二紀文武两途且謂孔廟日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美 之将畏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日 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 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天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 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遇傳受道 路以文學名得者留于游子夏設以武人而因子路以文人而 性未上生於亂世周流齊魯果衛之間無所不住其第子之高 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数若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後大 武而替孔氏欲尊之及甲之欲大之及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 目料見三子者固将佛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平今必以文 在魏第子之往者來美数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伸与常為季 物論 開子 軟米

> 有復我者則善於在減上矣且以未于之賢循不以住為汗也, 為一是以止而有待未子常曰世之學都下思者未有若魯獨 然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未子而未能下顧證子而以為不足 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養禮樂廢強天下大壞而有欲政之 以經萬里之害夫子一人不與而任則是升祖足恃也 為也是以止而有待未子常曰世之學都下思者未有若魯獨 人物論

而聚後國之共計終身而發來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於建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劃者之兵計子孫 為事故不見其稱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 也吾悲之被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 也吾悲之被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 也吾悲之被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 也吾悲之被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蘇

泃末

氏變其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鲁以為齊有高國鮑曼 氏以淮豐為將拒之至荣陽嬰使使諭於及諸侯連和以待日 **湯備者用於君則愛若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在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責安得為儒哉夫所** 便其成功也次情乎賜之不出於此也歷寒王舉兵誅諸日日 之衆從高國紀安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輕田常於都市其勢甚 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不公討之今誠以魯 氏之變帥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因使 哉吾見身将殊裂而肘股随之所以事也彼必惟而答計於我 級兵蒐乘以侯府崇訴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曾数世之利也 因教之日子悉甲趋魯原境而止吾請為子潜約督侯以待田 未敢是志者惟肘腋之桿也今子出代魯肘腋去矣用氏執惟 公為灌嬰借手場之不出於此也 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脫之於身也因氏之欲肉於久矣然 魯書和東子之将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日麻之有田氏猶人 若抵高國鮑曼事之彼無榜而問馬則對口田常選子之兵伐 何也田常之将寒也憚高國鮑安放使移兵伐曾為賜計者草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於可無飢是可無放 物流 代子貢竟高紀大是一策老種亦辯士哉 少念 王安后来

> 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隻儀素於代無以異也嗟手孔子 呉說具以被魯復說越復說看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被或亂 治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失史記曰齊伐魯孔子問之曰 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則偷其身而已何憂患之 由馬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日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夏春 異矣盖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 予增慕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 去哉夫所謂憂君之爱惠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 不以天下春港介土岩也大二人者並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 水天下之君愛有甚於竟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随恭之間曾 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泽 則備多而已當差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泽水堯以為是及故馬於九年之 피충

史 27-91

為謀之義則且可以憂訴之說四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 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語為不義哉借使有憂常 夏思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

如傳者之安立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

下也國不宜 至於此別日孔子使之也太 史公日學者多稱

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鐘之禄也何以 宣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與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致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基之國而欲全之則齊長之

也增益

使宰我陷於遊亂循不足情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第至於如 不定徒者者或過其實致者或損去與子貢雖好辨記至於此 此豈不為孔子惜哉 之亂恒既殺闘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盖必不然矣去 有因遂信之盖田恒之亂本與敬止争政關止亦曰子我也田 恒既殺關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 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晝霧短喪之過儒 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養 太史公言字我為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 即亦所謂損甚是者哉 評 子賊研究 , 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安聖門師第心事始白 宰我統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 後世之思獄歸職止無容塚矣 覱 至 轍

居爾乃周道慶選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于支亂於原野則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紫如春始受繁於仲尼終委廣於魯論何先生道虧其歲穀者也先生富惡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清學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桑克簡易之體大繹做古而徵遺

我會國無於晋之強在家非桓文之主三卿有俗意之政先生

故 地 一載而下使人有懷馬衛注之際

知子清之開源於量

與即九氏之流也未予當云以貌取人失之子艰难重氏殆親 昔周之季孔子講然魚扇之境中國之士暖枝自殊者大抵皆 政息哀哉 尉於軍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領於而古碑残缺首家麼城使立 而掌教然後無居以供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 其群第子也當是時另循以蠻夷橫然事子子游躬政山川而 志之士何以根其遗風馬鳴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 不解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實初至始以校書即 更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情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或服何其遠 孤哀丧舉事問吊訓之以帰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 非知微知彰樂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 處此就并從各理色平心氣而全耳目受然跡富壽之城馬自 **歐恩而子将北學而得其精華干羽東将而樹其風聲其遺** 及孔門者平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 而寓具今具有海臺湖及其基是也夫子将孔門高等也其所 北學於孔氏其等或城所自與以為得人者自為重城明東游 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陷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 他也苦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膳在御 洛重城明海公堂記 胡松宗明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日史史之降者不過平子 孟子笑鳴呼古之士以湯武島还取者其不讀孟子子以楊墨 盖伸尼愛文王皆昌歇以取味後之人将愛伸尼者其嗜在平 平正文極乎與有好那者惟正而不舉啥沒者鄙與而無稱耶 得之當置付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代真聖 馬達智者其不讀重事中由是觀之五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 而海軍氏無電馬某茶守見既後道學書院麦因佛歷天野者 可以為方外之士智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敢時補 而就知事初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菩院專起千将 天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益於科 丁不異乎道者 事也拾是者必戻乎經史又灰乎子者則聖 **庚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礼氏之風其有與乎** 乙劳列書合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礼氏之道相切別馬 嚴事為後得與賢之萬具者曰并和衛煙魏衛出了新送用被 便好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為国公学有子羽像而 去誘養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並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 八之盗也夫孟子之文察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賴自漢氏 一微肯也若然者何其道職職於前立書及及於後得非道揭 物論 孟子 四卷 庆日休息

> 墨以尚同兼变右思非命尚倫為本伸尼賢賢惡惡褒殷是非 本 大夫春秋讓專臣不上同哉孔子,與我們受福不明鬼故儒 實哉孔子祭如在讓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故儒 賢哉孔子祭如在讓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故儒 聖同是寒痨同非桀納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為辨生於未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 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欲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反請墨

道何如平小老鄉而大異端名云以非道治心敢人其能歸於老舜非樂組錐重子婦人問妻舜喜樂科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齊同非無約治心敢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矣使其人不為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雜愈云果與儒同是耄禮與其奢也寧檢監非中制尚給乎哉果之道與儒者相矣甚

尚同乎战仲尼草君甲臣生父伏子内親外頭別遠近以歸

仲尼教人悉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逐又曰因而不學民斯為本兼愛乎哉併尼不語亂神又不對第子問思神事右思乎哉

上非命乎哉仲尼日倫則固又談案子祭先豚有不掩豆又日

當己行于中國而濕廢絕之還亦器矣余謂別子中所載二事 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墨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 正文僧道之正者也果于反是最必及儒儒必談是不談不見 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 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罪之發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 心境恭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於物節 物之情也大塊電氣萬竅殊發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状俗學者 物而不能逍遥惟體道者乃能逍遥且故作逍遥遊物之不齊 華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賜鵬之太鳩鷃之細均為有累於 與開戶十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墨亭者陰益之 在子語多引列子或日傳會是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 不可謂之儒是 以德索與彼有者而我管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 失故作養生至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字往來不窮古者謂之由 即印光射至可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直巧力之謂 以字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依挽也故來 去在于其叙事裁而於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問卷五 調列 王世貞明

· 周自處天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 是過為之計日吾将處子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 将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張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 察亂之世為之計曰才者禍之姓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 此な感也才者有不必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不不才者有才 信以為人艺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 其道而過為之計則在或詭亂不知所底若用之為是已且問 亦安往而不推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馬不求 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舒其幹則 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恭 不而全面主人之應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 至今悲丧 以來未見實音者脱得有多聖象而在周為齊物之書籍籍以 桃糠據是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稱由莊周 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 師可以為來及者不可以為東海人故作大宗師要奪出而既 本立禍五以貴而應為以賤而來能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訴 有味乎並子之言也

明之鞠躬盡好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遊伯主之卷而懷 唐可之 艾為其學者所謂要言妙蒙也然若有或馬夫知道者 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煎弱以處乎才不才之間 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礼 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問者未必 湖馬鳴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将無與是人類乎故 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趙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患而是人者 管有挾重貨而浮於海者縣二舟而中嚴之私為之計曰吾且 梓杞干雲雪前孽長風雨而耗於斤谷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 故觀之天下千莫以利全鉛刀以色素而到折者率尋常之器 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問者用是果不稱子哉 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及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将以餌之則 用智而君子不計馬必将計馬則無軍二者之爲所簽何以言 是果禍乎哉當夫戦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将以間之 而於即将以其不法而然那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不無所 一,一, 處夫才不才之間用意印非印 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 眉道老不得也而有言也一二一而是矣凡在生之論其大直 陸一黎男

商也宋儒當後舉非之何是天親而外籍也是上達而下學也 **儒举而非之日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醉而已矣孔子之告** 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微上下語也來 就已 改至云卷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質不 吾請苟氏書其言性惡禮為大抵多憤嫉過中之古則岂难 在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些孔子者語之非 候赞也大對天者教矣又惡用夫指信然吹者之尊之哉彼謂 而無及吾君父日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 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患者知之呼若人馬與之华 逃馬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在非也馬醫 彼以李斯之罪罪首卿則彼信信然以於孔子者之惡花生何 動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味者誰與非在生之徒而誰為之 取以備異說馬謂無叛於礼子則妄也或謂管礼子之說昧者 日我能知之者然則沒失語日雖小道必有可觀者雖生者去 不過数端是中衛者足以盡吃而多言何為故彼其数数数若 公日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為荀氏 荀子 以李斯罪事你則以充分之徒罪事子似亦無辭 四花 王世貞明

方好是男於江土道心後志區里須果忘即即故隱无就功名 伍子獨我奢俱死何異暖蟻無小养雪大耻名垂於後世非天 非無丈夫雜能致此我自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業亦不可 思毒之於以甚美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兄同列乎向今 秦豈能動之哉 孫惠王籍祖父之常結然翰超齊乘其終我麗消房太子申秦 能支過也一時部候無足言者矣至子武候稍以侵暴鄰國至 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難漢文帝不 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 伍員 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盖力耕戰民賴以富而 魏文侯非歌國之君也内師事十子夏友田子方敬段于木被 天也人也當無鐵毫乎哉差崩四海若丧考此公見而後若思 **逃然未光亦已過寒米備後展而非之夫父子主思君臣主故言曰故子水向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天無所** 乃此也父不慈即瞽瞍為吉用若晋歇者逝而子可無動哉 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 在資界上路 **蘆**元輔唐 司馬遷英 轍朱

史 27-96

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當以為君矣鄭弑其君則我與鄭亦

播政兼以強素號強敵且氨能支如此別區區瑟縮酸酸之動師此奮震荡感塵乎遐邇當其當者魂驚膽碎直傳郢都如風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即彼豈其勢之不可 順則伐楚之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即彼豈其勢之不可 順則伐楚之曹人坐厕必欲得其內而醫之則報君之誓亦當如報父之譬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七

即而為嗣鄭之奉書短鄭之君臣将延頸待罪年心而服谷籍

主勢易正散議後矣于春誠當此時友施而西越其代題在

以為君者也建之以認去國人盖當悲之失今其子勝在馬便 於鄭哉於趙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蒙士所以 也必恭二不回子春為闔廬肺府之任伐楚則随之矣後何各 又為中医存者安能存辭以者我為暴展正者又安能以兵我 不可如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平夫如是縱園廬不聽吾根 之雲索干殺乃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趙太子而子香所親 故而歌不報君之事也方昭王之一一奔也楚之宗把無人失子 思葉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思離則其心亦与當一食首志君 專在於報父之學而已然其下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 報君之雙了具将遂平順子看亦不欲報君之等耳如子所欲報 建而条鄭建巡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迫於昭開而不 不能不深為子胥情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徒而鼓之如蓄失然人則風之則其發 學遊将子常而鄭匿之此た閻魔所甚忿恨而不平者也公極 陳於吳 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後固陽應之所不厚者也關魔 者之響而言之園處必從之而伐鄭失何以知之鄭黨於題而 非子不多人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隱廬也子本雖欲 我在於五次老寶到脫脫而而報之失何謂勢不可敬或知此 即西君侍與勝圖為後日之举亦木為邀失此心昭昭無有若 原能盡縛并氏之族而碎于及乎能盡擊全荆之版圖而歸具 物論 四卷

亡晓乎君臣之變一至此平當是時周衰甚矣晋為盟主亦是 要此父受禁而若許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 君臣是成果老可以報復官者也父者十之天也君者臣之天 後雌此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的至於 以行動即子子者其群首與公事子傳其事而日父不受謀子 爲不自振故使一夫必行而其之問也皆時有植文之君泰義 至以吳照強人野於時平主死失發基鞭其尸走其嗣君類幾 特平王無消其臣伍奢以諫死等之子日子胥者奔吳得其政 四於報復裁大便氏者非難之世臣来自奏若舉以來之於此 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既夫差固無賴 之自刎山林棄敬無棒豈不漏哉境子不既不報君之雙是不 · 放倒於未差之世矣這但申包香之無辭而奉來王之不加兵 哉子各既死勝歸差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交 我们并是其不此計也張夷之從流及監教為韓報曹也干地 万利田子之 不幸也死之可也逃这可也是吾且不敢馬而何 禁而成王立則後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完故主 **零而功名次之于胥能若是平則又可以寒空酷之口卻獨緣** 物論 伍員 報父響則是忘君離則非僅見此作 陸一秦明 #

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離而不可忘也思則至失彼視其君 也雖然子胥之伐夷也謂天身有父兄之雠也若而非也其以 以為雖無是子香猶不免何者以人臣其心其君固天所不容 之道是以有在至此與夫屬歲之禍世皆悲子春之不幸然其 户之者子肯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雠之急 **の先君之譬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高談以弦世也者** 而離两乃何其好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備者 之有手舉斯言也是以蔽子春之罪失方子香自楚過夷以籍 将紙王即公止之日君而討臣何難之為若皆離君則何上下 刀不雖於教人以我君子於吴則操及馬於楚則鞭尸馬一人 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耶耶公辛之弟以父先 其可也率雖國以代之撰国都而迫其君以湖於死又無禮於 国而自託奇以庇身存其胤嗣最言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爲 之一朝而尸三雋循無益也故為子胥者亦逃之而已失釋家 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失雖然父兄併命馬已又繼 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詠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 一條而光祖之子序知其心因進轉諸馬窟室之五萬家之朝 常之被戮崇君尚歸死馬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不 四巻

其本冠語言儒者也而中旨此夫之弗如也彼又干者之罪

六不以死孝也而以不 、

復其化之孝之為大也以日棄小妻

世之議員者日平王雖暴循君也員父子兄弟北面事之入郢

韓曰白公在吴太子建嫡子也借吴之威力唱伏楚人而號之 為死於十五本之後以報行印也而員不知也其次也昭王出 威陽仇人以與父兄目員顧畢失将從父兄於地下是程要所 獨以議員不智戶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馬其上也 **雪太斯於員從者尚俱死則緣緣故不忠不孝正足以該員以** 大子胥之八即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 故忠且孝而惟其到矣思詢也故卒灰於禍也知子其如父歌 為號與夷而張子房所為亦松遊也而員不知也而竟以議布 又其次也野寒美伯仇後功成吾何至於夫差而備越之諫 威勝之親之強而輔以員其能敢不從身為楚相而又有存私 日故太子如冤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半大祀以吴之 曹長兵入郢時平王鞭矣父兄之仇後美員閥不哭而思辭是 哉然哉 員何智於謀吴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現毫毛不見其聽旨 聽沒於之誤又不聽則惟有望妻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 王曰員所以忍此不與尚俱威者為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仗王 子胥 人謂矣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副戾思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 物 智於謀吴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侯所為借楚之力破秦以王韓成也而員不知也 四を 楊循古明

不敢逃也君族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怨國也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惧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以為讐也父兄親也平王不可受而無報由子香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誓也而不知平王不可受而無報其臣則臣之罪也悉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悉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悉以

六入郢是欲忘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忘之非 建也似孝而逆是無功而裝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子胥之父兄 大物論○ 大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八物論○ 大村○ 大村<l

為美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參則孝失於夫差則忠矣宣可謂政災是非能以凍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輕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是非以其能忠于是又为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

忘君之義然至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然國而後之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常為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些而忍王

評 吴勝則幾下數語似有可疑當是時使楚勝矣子得能

伍子唇論 獨存否配

之而志仇諸而忍喪諸乎為于日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又引兵而破楚八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 先輩之論子香者有日子香遊及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他国

湯聘尹

育刑行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道乎吾問奢之策其子也曰真能 臣回何仇之敢言若奔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邊 亦曰問免文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数不可以莫之報是成不事彼見亦之并禽將必不求是省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

乎且子育始而沙楚非迷適具也以大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人以報及次其弟也有如子香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 不物論 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問後陷虎口江上後解魚腹而中道 **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具** 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兵使建而無死子

四卷

乞食幸免於鐘跋淡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恐不報也然則郢

報園監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之江則浮易當以一身 訓之應天與弗取之諫共畫忠於夫差者乃其配德於園間而 也借國間之武以報文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園間生聚教 都破而仇沒子存之顧平失何以不去具而卒死於屬錢曰始

> 庸以見子育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經矣情乎数君於 墨雪有過馬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章可為子存滿失報圖問亦以報父兄更為妙論

故而點具哉故入郢之後吾庸以見子胥之能子屬錢之死吾

夫差報讎辨 獨不滿其数若於是所以維名分也

張風聲明

表矢而不害者史之應為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 書也然日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展矣夫椒之役復父雖也庶幾 夫差報越王之雠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

入物論 夷狄之復雕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将進之不假而胡為其外 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秋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秋則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雄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

之也蓋求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

臺而吳且為沒復鄉之義果安在本悲夫始不能知其敬而秦 之棲會精及是予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 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新當聽之越逐令處應遊於姑蘇之 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断反為所謀乃 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動

西面於蘇雖謂之未常報雠可去,者報雖者必計人之終不能

史 27-100

然而為員難為盡力有無尺土借力于他人盡則有起國馬與 世以花龜勝于伍員始未必炎義報君雖員報又雖事稍相近 其君共患難者也會悟之役員以其功愛越若承蜩然為不能 公而聖事東總事事品有絕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古此因無 天下才常無智者也而難指挥君田里陳宮五智皆足以制會 抗也當是時句或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出 共思難則為之城是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即棄之泽 伯矣而枝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求故能盛知旬處可與 足言者而陸逐之於孫推高顧之於附文言聽計從致若於王 於江湖如去仇雌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此子房之所以奉報韓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 我我而後可以報我之能不然宣陪忍馬此比上老人之极也 云為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雖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 員固報雖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與可 少舒其忽而遂亡之乃恐勝其不去戴天之雄是可謂報乎伍 報似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鄉足戒夫差之失 29 蘇 敬者 葉宮高明 之者其在 知矣語

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工夫躬殺人之父而乞

越則越仍軍衛忠孝其機權智署春秋無兩矣獨錢之赐盖以 住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自謀発則楚潭課 先報吳而或以此為夏病謂不能如藍之全身嗟夫此 智與干 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馬以其國與君為孤述而僚 抗與使家唇至此及稱奇馬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思難則 策至於掌旗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强盛藏不能悉力佐句感 者盡請許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一路術未見有必然之 之見的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義哉其越春 皆具自亡非盡亡之且以句或之情用休息生息之越来獲數 再母連兵演光舉國而 職員養難智少不能沼吳也九吳之十 而句踐人吳不過用東之景四耳必不得解也即解而吳母改 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未差 神丁其子世朱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為其談至是 忘題此 不伯飲城花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圖趙水野陽 不甚爲伯萬不甚賣國員之第十行一二馬必不聽越成即成 一思之甚者也 部 人言藏智於員此言员智於為吳許行成字耳非智也 智伯改造者對 後為其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及覆辯論可為定案 後兴之自亡亦非藏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多

即提入內勢力暴為諸侯而不見甚為主與三門之梨而食之 收幾天狀而猶不肯語又有大者悉若茫氏中指及質人之主 次十数不能自保以食習國之利而不見其堂王之家與五卿 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在聚而食之矣是無異飲輕輕聽也腦流丹居於生之故無可 日都者臣己言其端夫始晋之後家若樂氏亦氏部氏羊青氏 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馬獨以馬小聞古之漁有木公者其得 十、勇而未已食而不能止北度於碣石搞馬響之以為食者及 述肥魚於勘解之尾索為大海鎮掉巨品, 吸而食若無者數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水大煎馬臣之具未及施見大煎驅群蛟 手得馬猶以為小問古之漁有任公子治其得益大於是去而 轉龍及夫松大百亂飛濤折鰭老翼頭何切 暗順流而下宛委 後者得食馬然其飢也亦及衣其後愈珠其力逆流而上墓為 而之龍門之下偷大鮪馬大鮪之來也後鲂鲤数萬垂涎流沫 臨趙且有往來觀外之所自務速取馬群沒者有一人生衛軍 敏驗輕報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與日收者百馬臣以為小夫 水臣是以來日若之漁若何日臣切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 他怪而問馬回若漁幾何回吃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起 情環地級而不能出衙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 100

日中有來人高我我故於人事之智的因士過我我故因士報處之子不為報仇及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無也對 之胡此一議讓及君事繼行若狗菜巴而抗節致尽行出乎烈 水形保治於未然但,身在南主安生為名臣死為止是重光百 工艺工艺以事主就名如己則當到盡知部忠告是是我的表於 力强大於文主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無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展讓必報東于五地而不中人問之日子曾事第中行氏智伯 省民共地三分 於大陸為國家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依主之勇 而退不肯同禍服規然深而造謀主之不審臣恐主為大鯨員 敖狀以爲成在机姐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馬今輔果合扶 臣見蘇親懼其将及也亦幸主之聚於晋陽其自動矣而主乃 以為群較以逐超之肥魚而不見其些貧肥之勢将不止於趙克中行以益其能獨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臟聽轉類 時於邯郸養雅於安司首被於上堂尾断於中山之外而賜流 正是無異失改館也可以懲失敗而循不有無文有大者為太 恐能與東斯為美也有過如是本能扶危於未爲之先而方 主使然也 5 画泉

讓之起南忠矣情失處死之治有未出者存為何也觀其添身之報難敬名烈烈雖愚夫慈慈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 為我獲益和韓國釋為国际全都宗中軍祭祀若然別粮錐死三肆抓投移其狀線处死不法是又怕難湖宴不靈感其至該 請族大去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 之日微欲罪暴之時為陳者正室東力就刻諄諄然而告之日 恢矣以放之事雜康任意之事親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 而以己自者也謂非思可于及觀斯納三班妻子責於不死於 敗籍於傲傲必必該對惠告陳不松事練之再陳不敢正陳定 羅既自謂者伯待以何士矣國士者國之事也當何請地無歐 陳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成以而此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 締疵之事智伯亦未曾以國王待之也而死能察韓親之情以 也重也力勘其主後指有之其與之地以獨其志而速其七也 中行氏四獨死於智信讓應日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 為共司其英日九至所為者極難将以能天下後世之為人臣 不敢也盖着因而論之散議巨事智伯及新妻子殺智伯課為 頑些項為於任成東政部名方來麻世數治田君子觀之前所 人不與而再之然心心上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然必争争必 八報之智伯以属工待我我故以国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朝為仇敵暴為君臣副然而自得者文惠之罪人也憶力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立之報曾若是乎智由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被傳迎危必備越大視為人之齊肥也補手旁觀坐待成敗國

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班之不仁輔果能知何苟馬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者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從中行氏智怕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從中行氏智怕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從中行氏智怕

未亡之前狗頭之行吾不能為讓項劉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甚志愛色讓其知之而言之吳讓萬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帶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帶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非知讓也而讓那以死諫又帶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非知讓也而讓那以死諫又帶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非知讓也而讓此而以為國士轉之之韓觀之必及締死能知之而讓顧賴能知何以稱國士轉之之韓觀之必及締死能知之而讓顧賴能知何以稱國士轉之之韓觀之必及締死能知之而讓顧賴能知何以稱國士轉之之韓觀之必及締死能知之而讓

人則目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為國士还報也而可平今之論經之事是為委節華人之決今有人馬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

恐詢其必為智民之我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

氏智氏代主晋政而爭為此旗非智成遊則超滅智知無**却**之

2廣地伸成人臣之效於主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争也都不管翳釀而請乞以記在有伯德為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

浸者三版爾趙之為趙宛轉於智怕之掌矣籍此妻子無三神

那人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青該而又深與之耶,即各傳讓古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雖然提劍三雄豪子本木族題家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乃不勝血氣之僕傳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為國士恩以伏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侍成敗及智伯旣死而豫之死溜伯也被於其去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為不移其豫之死溜伯也被於其去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為不移其一樣讓論

尾生之徒野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氣問則不欲以卒死則張其志而は為刑人以死其為滿身以死提例三問則不欲以卒死則張其志而は為刑人以死其為滿身以死提例三問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督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欺其

國立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失如君何犯子已體群臣夫献子非宗臣母以不去嗟天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父以别為又曰賓伯忘補上國稼子母以亡言又曰貴成如常果去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貴之苛也曰錯肩弗二國士衆人奚以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貴之苛也曰錯肩弗二國士衆人奚以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貴之苛也曰錯肩弗二國士衆人奚以

惡及澤於南佐天養及何所見而改事之千及其已事智伯而

事之事獨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在齊道死

地也你也他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罪公之分地也不段緣統

配國士之遇則其來强帶他也不死智怕也皆臣節也幸報之

行始亂而逐雄軟至移及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為讓蓋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習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犯中

史 27-104

死智伯而己矣強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喧嘻其死也不死於行

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為智伯之臣則亦惟强智伯而已矣

何以死事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徽則天三子智怕不且為諸侯平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藏之心也又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少隨而亡亡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少隨而亡亡

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都疵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接也天音 忽如書签而我持二手寸兵赴之是衛委年飼虎投新院婚盖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執婚董短疾如沃雪 秦庭秦王屬之红華取場而存該嗟乎子循議夫依子之以一 教大心曰去将深入吳軍断脏決度一腔而萬世不視以憂於 是未可知即不南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相最重 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親復然不然天下大失田齊麗南 儒子之智而匹夫之剛失為吾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据 具為之因不教報母奏為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傳浪一擊 我然是動蘇口此猶去奈也不若存諸侯蹑牙膝暴七日而蓮 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伏其其力以成趙武伍貞不豹子房之功 也夫鴻毛至輔不能自無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打簡 我然於豫子之見而終能慶夷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 少成立宝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年曹韓為之因伍員報刊 東為一傳亦又足能矣愚親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五報人而 別報以國人冠與而又何疑於爾子思獨情豫子有報雠之志 即了報禮重正子目君親臣手足即報以腹心視臣大馬士本 而在報雠之術以必成其宝而竟陷於既史還不察至此制五 物論 為最子策報題得勝等失餘事無論也

最以為師然以吾部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 禍內難一旦迭發身王奔走自救不服武殊無一謀以弭斯副 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日久暴師別鈍兵挫 致屈力彈貨則諸 若按武之言以青武之失凡有三馬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 圍團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春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 者院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衛兵家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去而曰我不能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條十十三篇果起兵法世名称故此為 古令人物論第五卷 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或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為王 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然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 不得合而武使素得聽包骨之言出兵枚類無忌身之心此不 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落以刻暴少息怎其態悲去 行樣子等策龐消明矣然不能早敢惡於被刑果起說敢侯以 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 來其要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類至十 、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其有 孫武吳建 新世事賢可元本·新 年秋始還可謂人暴 蘇洵家東

南君其天貨刻海人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挟持浮說張 勿視其衆而已 餘地此輔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故能 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 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馬故其 又能制秦兵入楚強復伯而武之所為及如是書之不足信也 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圖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 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内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去豈必有人而 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是起始用於骨破齊及入魏 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者武之書詞約 是質矣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度欺魏將中不師趙良 能將乎且果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若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 武之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者而 乃因骨部用於之怒及乗類尾之不仁武之功盖亦解矣夫以 而兩舊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丹能以入到 子期所以必死雖另也有踐不類在蒙而丹服田軍諮問極莫 子背伯話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情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西 矣親以能無我聞入國子其失二也又目發敵者怒也令武欲 **養亦及發明問君之少思安余官讀商君開鉴耕戰** 司馬遷漢

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祭商君之 者商君也亡奉者亦問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 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泰 秦之功失而死有車架之禍盖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 商店之法使民務本力是事於公戦怯於私聞食足無強以成 既帝而此於書母坑儒母築長城母任越高母廢長立少一音 戰旨祖其意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强秦之帝信軟為之也便其 連华大小本業修力耕織致栗帛多者復世到事末利及总而 殺其好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今民為什伍相收司 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野為私關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强益明經制力民干農 貧者為收學名田宅臣妾衣服以來火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 而董斯以秦奉此而題之無不小者司馬門不晋三將不隆 八行事相類至受恶名於奏有以夫 - 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奏未立若是易也禁漢確敢子祭陽 个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逃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罪行 葉南高明

知在者王安石慎用之弱急欲富强其耕析人言果於自任大 後世之年勢必格而不行南職之變法官伸之作內政皆可謂 世國家與表存亡未常不以兵令以三代比問伍兩之法而制 **肽無復思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 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總諸貴公子斬 則較之帝奏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較之罪 **東**少不能抗楚故夫潘老得馬黃者及之餘勁軟之遺烈也抵 老子所貴道虚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 海儒學動如此此吾所以恕軟也 率類較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友速禍馬太之亡安石為之 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惨破火思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中子甲甲施之於名實韓子引 為實体意味為哥加夫玩令的謂法也因任而後有循名而 **製び法は茶が申本書以前治療徳本著が頂府刑罰以入** 中韓 帝奉者商君蘇公已論矣較之爱法值仰之内政均爲 知其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酒籍為之威力尤為自言 司馬遷 핔 縣米

發閉中奉為之後繼耳秦人之標鏡敢關天下莫能當漢不用

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典 凌立 應而 水其必 事一个非先立法而後說人 見已不知說矣 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 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無张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 幸獲用於世其宮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 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便法不 之不合非即日說不由道夏也由道而不合非爱也 要其不合也夫就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 所以死乎白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 或問解非作說難之書而奉免乎說難敢問何及也可說難蓋 而尼非之說素益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 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中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中商 華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據法術 看實標生教之代課群臣之能所謂行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 類必者皆附之蘇養夫蘇秦起問問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 石酒之族就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無任法術法之所止 及間以死死可其笑之諸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 新秦兄弟三天皆游說諸侯以題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 韓非計 市馬退河 雄

朝與為連斯暴得的的安弘泰亦厭敬雖鼓子頰未能吞諸侯 子兄弟之血前後凝野性齊魂為越系超骨化魏土其樓痛之 為利也類循補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府在晋本之伯也 馬獲者響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十謀山東諸 · 一成士師其頭無令車輪機關下土使東諸侯問其言從散 聲入金石出紋聽聞之者悄底酸層泣不自禁! 旦有人謂目 城之金十九馬兵一為鎮號董澤之清十九為餘一為其機以 耳義弗聞也寒泉于曰不然夫爾前三晋之人病於兵义矣方 始若形附終若水洋宣止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故寡人寒 侯使西面朝春者平家人非不知不破一傾甲不折一隻矢名 上書之煩而用之頭平東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麼類兒不能抗 之平、口然其道如何王耶覇耶日點其無以濟王子日然則何 王者為該惠王日東周人蘇秦也寒泉于日書十上王弗聽有 寒泉于原處士見為惠王日名有自趙來以約從連衛事說大 人者吾故列其行事大其時序母令獨家張殿馬 不休而強吾亦勇而為失設有辨口安能及覆平大王不用奏 蘇素被果果子對 股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秦義大則包盖及其殆也极土地 初新 奉機國獨不念奉作之業艱難千春秋記事何面目是宗廟

閣人母之於堂下而陰使舎人資之入秦秦柄得而函谷閉園 神神 本十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沒有 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人安康是先自敗也已奉說六國不以義 **曽酒便忘報耶是蘇子徒母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頭樂于天** 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奉素以所相高者志豈 使儀服吾之衙而不能使終不被吾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奏不用儀之謀能 有十五年條千自以為得計而弄張儀於掌上儀亦且提謝目 張儀入秦蘇立亦失策馬儀之能栖奉蘇子旣知之則儀之能 蘇土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以激 多而智肯出儀下豆能速為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乃因之於 **木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非行我而爲秦謀也其相秦者雖 債養蘇于豈不能諒之乎儀之不誠皆為不引之相趙同心共** 奉放秦閉開十五年 事白舌宗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智而吾往來熱齊魏類以維其盟于不替儀雖及獨而在衙中 歌奏雅樂之士夫言從衛體點者大根路是晋之人也夫張 ± 評 **唐文似歌闻等**

1

之地少人奉籍價信於獲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 多謀也懷主感化長也殿之亡也以坦也問之表也以張妙懷 為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竟堂之朝客死咸陽哉然則儀非足知 而為請逐江南之危鮮乎是故天下不以亞郭神而以各懷生 之審矣昔晋玄贏之請三助先較猶不顾而唾况袖以一嬖至 能殺也以陳此之智屈本之直主不聽而惟好言是庸儀已等 天下不以多新尚而以能張儀上非能自脫虎只逆知赞之不 人示以無惧效必懷疑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野中 預諸人易與耳且類王儒而易或以類之欲甘心馬而吾且輕 預以身武不測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 黔中之易文政於人類而曾不之是也豈謂楚無天寸利刃而 土以身旗於鄭神無足惟也電前鑒多矣奈之何後世猶有時 况内有腹心為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那鄭神一言而素四釋 俄之行事其於蘇素然世惡蘇素者以其先 她而儀根是其短 **欧伯城前就候浙地之赖班** 像王而竟不能或伎不能移張儀一武士力耳何至堕其術中 以挟其說成其衛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切部 湯野明

滅疏滅魏城取滅山東之状以大放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聖 上之十二諸侯而聚其半晋亦非始又而勁也献公為之威虚 之所以强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略濟 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覇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 年不為秦而為獲也若太后朽骨何避乎必恨而室之武安君 其行事該等等耳齊晋强而宋弱也齊晋之所以强者何也齊 晋文霸而遂宋妻朝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 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為穩侯粮侯相三十 謀直欲得獲侯之所處故益其究而奪之耳逐使秦王絕子母 騎倉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爲秦忠 使天下諸侯務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次 機侯援立昭王除其灾害孝白起爲将南取耶即東属地於齊 勢奪而以夏死児於羈旅之臣乎 樣使昭王親男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心道稱帝於天下天 樣侯免相國就封問出開開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乗聞之昭 下皆西向稽首者樣候之功也及其實緣富滥一夫開說身折 義失舅男之思要之 唯真傾危之士也哉 魏由說 五 ì 王世貞明 司馬光朱 司馬遷漢

戰國之伏載而游者大抵傾危哉波其才当不皆明於事情而 休矣吾方思之樣侯乃得良死 此方棘時有王而無樣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 奉王色祖人之曰吾非為樣侯失策也為秦之有樣侯而無写 也且夫素入楚楚之称寶五軍老以官威陽而張侯拾其蓝也 齊謀何不今近攻楚趙而遠交奉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 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受焚則樣 將而國首二十四萬橋公孫喜三憂韓超魏則樣候為藏其軍 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氣陳以不派獲侯相而大楚韓魏各新 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只而枝鄙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逐東至京 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親則穣侯為聚武安君 所為秋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今魏近攻秦而其至 大王拔河内城大小六十走芒卯前恭為入北它圍大家立青 攻齊無粮侯罪夫粮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粮侯品 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 之地不加關於微封而兵不益於般遺也然則為晉献齊釐衰 其年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若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 也客日雖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度長 物 陳勢虞卿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便耳 鳳期

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為身故較且賢乎儀行建裁虞鄉 商而甘之外挾敵以為重視其土地若含之衛路而不情即盡 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較之智而思不能乎且事談游而 楚魏主而爭爲相列國勢獨侵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顧 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較也夫險危其身以及覆掛亂樂校 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較哉當張儀犀首銀於取 熟於籌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爲功若 亡其至而已之資倉厚難主之關忍乎哉其用心也若較之說 之游一題於趙而平以不思智意於相印而不顧此其意誠烈

しり方 取屬處鄉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處鄉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 收納處以匹大而敢於许泰以匿魏齊以萬東主是秦故而不 之響素則是持日夜腐心切齒衛骨而不忘者於秦府善則用 而適困於時将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譬之諸侯畏而不

然何遂以極裕退而者書者皇芸接之哉夫其視富貴其易

五大

而爲秦即人主孰與圖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急 之秦之所惡則遠之其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 人之急而無悔馬以身殉之可謂恭義無躬而六國之主官不 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酸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

許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唐子西宋

> 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官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 轉里子奉漢高帝七年長樂官成八年替未央官是底於印上 樂官在其原未央官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 昔樗里之荒清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官夾吾墓至漢與長

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敦改知來事如此至苦 裁彼不過以數知之直蓋萬物本於道改道能知之不外於數 爲至其領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疑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 城邑三般從何福業生此非虚語也比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 之前榜里子固己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 來減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稱里子者豈足名得贈

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屈原事文 賈 誼

恭承為惠等侯罪長沙側附屈原与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分散 已矣國其莫我知亏獨宣傳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方面自引 · 中先生遭世罔極亏乃強厥身勝無嚴牛擊蹇騙兮聽垂兩耳 服鹽車等章前屬履漸不可久等時告先生獨雅此於等訊日 而速去襲九船之神龍兮沕深潜以自於偭蟂頓以隱慶至

豈從蝦與蛭城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聯可

至九州而自其君今何心懷此故都也鳳凰翔手干体置德都 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豹と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物

史 27-111

累任得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空妃虚無之語皆非法度之 以全命遊害不受世惠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馬青 有城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傳采經 過甚與又說五子以失家 塵埃之外瞻於泥而不浮推此志雖與日月争光可也亦論 昔在孝武博览古又准南王史以准發傳以國風好色而不經 使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藥飲自 嘗不垂涕把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豁余讀離縣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少觀屈原所自沉淵未 能容夫在舟之巨魚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於蝼娘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分逢塩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賣方者 体王 您思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您惹不答沉江而死亦 貶 百傳紀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潜龍不見是而無 、開雅衣周道而不傷處暖持可懷之智 審武保如馬之性成 雅处謝而不亂者雕戶者可謂黑之矣蟬蛇渦穢之中浮将 今若屈原露不陽已競乎危国群小之間以離該賊然責數 四部氏 屈原離縣序 無請風雅而與日月争光過矣以其文弘博 謂伍子胥也及至昇澆少康二姚 司馬遷漢 固後漢

聚方處之笑舞說口之曉晓方感以為成池便媚轉而写美於 行獄之不知避信宮庭之不處陷途籍穢污荣若編翻樓析火 了孤雄束珠哇咬環觀的義耳大品董塚以為盖方於東種素 是死支離槍樣兮遭世孔及華蟲為壞方進御羔袖牝雞呼風 西施謂誤言之怪無依及真好而遠達匿重順以諱與安進命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水先生之日曜ち撃衛若以 日青行之遅遅柳あ思点是道言文馬性而可依今夫世之議 馬方領荒忽之顧懷兮異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如被植分質熱質發望泪心軟暗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關 身絕即開跡編湘干比物茶樣連賴龍德嚴溢金石志華日月 溫風忌時飛霜急節贏子遊粉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自蔑极簡 蘭薰而推王鎮則折物尽堅芳入諱明潔回若先生逢辰之缺 四十五日初經历史加强即惟議入之時中机方国鄉随之所發 嚴雅為問賦宣後甘其不 對的其之要則家其從容自不正 被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學也兮属誠石而從但仲尼之去會兮 動景差及徒漢與枚乗司馬相如動向楊雄財秘文殿 人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在原 · · · · 屈原 柳宗元唐 題近年本

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枯楊惟停無可奈何故 夫者紛紛馬賈誼滴長沙過湘而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然 固不足以容否所之魚数問能之不祀吾兹决矣願世之論大 使之行吟被髮受愁悲愤目沉汨羅嗟乎冤哉彼尋常之溝層 國醫肽泥而不洋如大夫其君乃弟親任惑于浮言盛及江南 生之可忘 員退自服以嘿嘿方司至言之不行既均風之不可去方懷先 激兮仰如忍而不能芋為風之兒何兮胡獨焚其妻陽吾表今 会循為情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 是之荒茫耀婷辭之曠明写世界以是之為狂哀余東之坎坎 睡可星辰而懸詭怪方夫執致於朋亡何揮霍夫雷電母首為 之所志躬與達固不渝兮天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陷太故而 目傷而至于此以其亦知遇于列國其雖難安顯豆大夫之必 沙之財而恰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林 不貳流璜蹇珮安孰幽而不光本蔥被匿亏胡久而不然先生 改証盖以心蒙極而意為清布于前之徒固宜其有是言也流 為什分所有属時之不慎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之貌不可得等猶多解其文章託遺編而嘆聞号海余第之在 間大夫者楚问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該余讀樓 三間大夫 論 五八 朱庭麒明

您雖不 取其始益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說也陳軫己 堂堂楚國而弄十反獲之臣不啻一小児壮士孰不裂首而挺 思也而可以無受欺干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 利碎首被所寫一悟悔不聴則伏剣王前順事微命王必避然 知之而大夫未之親乎張儀至楚廷而争之母絕齊交母祖秦 請献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此其及則鄭袖已為釋去張儀矣夫 平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也故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 意而間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嘆自治下沾襟彼其史誠實心信 其情悉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循為傷威如入墟 君司命河泊山鬼招塊天問下居表到美人漁父諸篇皆以寫 買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争光矣其作離縣如湘 小而大夫以此激課于王使之即勾践之新淬礦而待之不 殉社稷之義而潜有所其于異日此並所以為訓子由之見想 宗國且入于秦美吾乃經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乎人臣以死 蘇子由氏則欲其辯隱自匿優将以平其志如其子之事為呼 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則事告日報以事為清五之勃然怒也而可以無約和干五 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家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 校夫丁山明死谷町共自魏公子中之房也黄林之旦

後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説刺時事以撰妻非之鋒而 襄于楚江之下去五 回悉人大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鬼 能將時之汶汶者乎時至不可為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宜不 以其身勢于江魚之腹鳴呼宗國已至于是失即赴乎長流安 則先君之辱可免是三者所益于國苦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 之約則齊惟可固死于漢中之獻則秦耻可酹死于武関之盟 落衣裙不聽則以頸血污地律不得行王必翻然将也而懷王 五輕性撥而三 掛也大美重将承伏贖富車而該流游物等 縣者可謂無之蝉蛇穢滿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暖然淫而不 縣而准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產小雅怨訴而不亂若離 後會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首漢武愛 **蝬其毋遂以一** 呼紀于懷王居蔗之時則死死于原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 可以不要其身于州养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平夫死於商於 爽左民不会題倫感圖非經業所較然而文解麗雅為詞城老 雖與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為點才楊己忿慰沈江界沈二姚 自風雅後聲又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縣哉故以軒為詩人之 /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失豪傑之士 死明志而輕身於溝清之諒哉 劉總南朝 蒙世之温 淄

所抵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俸辨故離縣九章明麗以 古詞來切今為來絕談難與並能失自九懷以下選購其跡而 權艷而深華下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哥獨任之才故能氣往縣 表去无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将天問環說而惠巧招魂太招 代而風雅於戦國乃雅領之傳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鲠 故論其典語則如彼語其考認則如此固知楚解者無慢於三 察沈面日夜奉以為歡充活之意也摘此四事其乎經典者也 育以自通省欲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好酒不 界樊日木夫九首上伯三日諸怪之談也依彭成之遺則從子 雲龍記子怪曹隆本 宓妃鳩馬姚城說具之新也康回領地夷 也則龍以喻君子雲霓以養語形比與之蒙也每一額而掩派 經而五堅謂不合傳蘇褒貶任聲抑楊過實可謂盛而弗精乾 宣差漢以為背合經析楊雄諷味亦言躰同詩雅四家奉以方 力,文依經立義,即此来為則時東六龍官衛流沙則為貢放有 歷不逸长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帮伊而易威述雅居則信 实方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弦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之被敬典詩之躰也說禁紂之得在傷界亮之照頂就諷之古 人物論 而未戴者也将最其論必徵言為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 石儒辭斌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王根百世無匹者也及遠

察之強得一士馬宜可以南面而制泰尚何取難鳴狗出之方 之秦嗟呼孟曾君特魏馬狗盗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飲梅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 好客自喜名不虚实 君招致天下任便或人入薛中無六萬餘家矣世之傳五曾君 吾皆過詩其心問里率多是禁子弟與那魯殊問其故曰孟皆 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持维道德權事之士無所用** 故夫雞鳴狗盗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者施其鴻裁中巧者獵具能鮮吟級者衛其山川童家者格其 正當君所智禮者至於狗盗皆以客禮食之其似士亦防失然 乞靈於長鄉假罷於子淵失 華而不墜其實則顧將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 香草若能馬戰以倚雅領縣等以馭葵篇酌奇而不失其息死 運然以入是馬楊治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 打前 為檀菜之士當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王宝老 孟當君 孟普君 此替其好客美刺俱題 士字看得更是大関鍵大断案 司馬遷漢 王安石宋 1

無巴之名發於候生而全於毛薛候生之奇毛薛之正廢 諸候破秦軍使宗廟後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無 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人物節 始哉其後秦至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 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送魏幾無以安其身 魏公子始用疾藏之討盗五符般晋節奔其軍擊秦以全趙成 也名光諸候不虚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绝也 吾過大禄之墟水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 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取下交有以 本 未放之物則類道德禮東之上圖死之際亦將難鳴作 京之暴西民冷水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 之後趙魏文華無有諸國之禪也趙魏亡則楚燕來諸國為 者以騙行為信凌君之事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 評 盗之力抑揚輕重張取自見 信政君 信陵君 信後君 更歸美毛薛不能正論 資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盖有取信後也 五谷 唐順之明 蘇軟沫 司馬遷漢

亦必悟矣如城有意於報信陵尚若兼王之防而日夜勘之枝 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宛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 信陵之自為計号若以及品之勢激諫于主不聽則以此欽何 計盖出于族生而如姬成之也族生教公子以獨行如姬為公 百年社稷以狗一姻威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獨符之 如成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較不勝為屬於本是個魏國教 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 戚雖越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 不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失後 生為信陵計尚若見親 趙也為一平原若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微觀之障徹 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遊馬耳非為 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 國者亦以被六國也竊魏之符以孫魏也惠借十國之師以於 不聽則以其歌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去 不國之 質信凌亦必不敢使趙無平原或平原有非信陵之烟 部為請救於信度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 陵君之心也信陵一 此信陵君不有魏亦不及越二人不有王亦不得信陵君 霸符丁王之卧的是二人亦知有信度不知有王也余以為 八國之吳可也然則信麼因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許者信 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詳 5

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祭原仲軍師師嗟呼聖人之為屬 百七姓之衣踏養或者以法歸兵起以智歸孫順以巧歸田单 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哪信陵之恩信陵安得 無王王亦自為督旒也故信陵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 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 得騙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陳也如 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共行藏于即內信陵安 國也微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千王而公欽 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事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為 首於子如姬羅霸之戒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 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父不知有趙王盖君若者旒父矣由 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慎如秦人知有養侯不知 國晓斯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 為該心山此信於好有婚姻之植不知在王内則幸姬外則隆 王耳鳴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兒黨之行而忘中節奉公之 不是魏王而敢子獨行其美情魏王之龍也木朽而蛀生之 魏無品+ 意刻詞俊 E. 王世島門

聞其多能西抗奉者也且多等其亦唯公子等用之韓淮除老 函谷屬而不敢出此其**經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此** 而其人又皆恫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将将五其師此非可以 驅市人戦也高帝之将将也公子亦無後失其安遇之而 魏也或曰公子非善五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效而未 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屬耳馬哉魏王之為秦亡 公子不免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都之客之問行公子知飲酒 川刻縣合也公丁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籍来勝逐之至 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未来公子出而日夜成魏其心也 無魏矣魏旦華亦惟有下耳二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 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窓而逐之以存趙此其棄堅而 其人皆雙暗儒将之所教而恫脇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 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幕下失公子雖獨符以有魏師而 平郡得土然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曾平原華爾馬以 于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内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 单康李 亲 瑕者也若夫 邯郸之 圍春悉関中河内之本誠越人 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具起用治者也順 田单之所推則騎胡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 為善用共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具起孫臏之時秦固未去強而 物部

以與虎觸未有不飽患者也群鹿併力而召鳴以其角勁外而 各迳技馬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師日惟 而吾亦踵之且又信凌君将各以五萬人往至魏卯戦有日矣 刊月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親群鹿之於 鹿乎使鹿各逞其技 公子選魏之武士香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 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放魏亦立魏亡 王曰魏将信陵君矣微魏不虚亡楚亦不虚亡也謂春申君便 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悉發謂蔚又君以八萬人往後之 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日耶郭之圍實魏鮮也且其将者又信 而今之斬一将之後期者與他一都尉之亂行者日與秦捍 此内據 意未有不靡者也夫泰猶虎也五國五鹿也獨者應猶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枝而泣以上将軍印授之信 一評 第公子養五冊却奉師而存趙魏古羅錯母此老婚 主師也而公子上将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編拜以謝為 金鼓也利執行養不利執行鐵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師曰 國之却我社稷而以師来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都熟為 之恃秦我也盖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 無以麻師皆之件退以亂其輕親越合而盡其良以堅富罗 王世月明日

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之成如公子教遊太破王戴折之西河之内是時天下稱明兵 昔有信陵君用夷門便生計矯魏王今奪晋都兵也被趙生乃 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書是策者而非心焉則生能宴然美門 也則公子行矣唯者宿将且就推失常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人物為 死盖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老不能從 或曰生蓋節使者流不死不足以明即吃此二就皆非也生之 宛然業已書音策建奇動是亦足以報失必殺其軀不已過平 北湖自到以送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失大士固宜為知己者 各則當是時也客誠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盡是簽 之熟矣故日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则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 者平生义安能宴然美門干耶太紀等耳與其以魏王馬而死 死自無半許林止者其亦慶及此的 以晋都客為南苑執着自到馬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喷生富 京 編魏王之於死生晋都各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 耶且晋都紀十数年後秦人欲問公子猶然以萬金水晋都 公子誠明五法者誠善其者文純是左國燕張退矣 王宁臣明

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族矣語曰當断不 封疆春中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苟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 我之除拾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失循可以云為官室以魯為 無鞘各而有忠列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後何如哉憂刑 也上可以動客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伯畧者可以勝人國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根其用者術為不主要在強其國尊其君 高適愛觀春申君故城宫室盛失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 不勝以身市部計不日忠平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 断及受其亂者申君失朱英之類耶 禍若自屠以當假虎不曰烈乎然從都壽春失學室之固去方 経事路藍縷以放荆蛮歷文武始臣安江漢至在王始與中 自重黎為大正光融天下當此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泪妙見 期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誘免賢嗚呼儒析聖道其無 物論 楚國與亡代前朝書 八地其明獨鬼神春申且不悟光李園之陰謀春中宣易悟 春中君 首卿用而荆可王恐未必然第謂春申不能知首卿置 能悟李園却是正論 司馬邊門門 皮日休唐 劉軻唐

楚痛豈不曰躁屈平親斬尚以至于下八亦謂令尹子蘭不得 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成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 楚約從非毛逐先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魔乃能成功士亦安 惟馬生從車一東入秦使五曹復重於齊平原将十里約趙與 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斬尚所短王怒躁屈平平既陳春果 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将說交嗣猶 太子走昭王污楚宫鞭郢墓立不以一該而至乎爾下及懷王 楚巫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該用亡 · 首平原信陵皆稱野君等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晋以說麻 皭然無非己不能疾認又後而惜之伴屈生溺離縣為之作衰 為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後 伯臣又可以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在而已矣自在以下 子罰此数君皆野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重去羞稱五 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 王以前事歷指切骨錐有宋王唐勒景差鐘子弟賦調吊屈不 刀在三十七二也以彼之折即暴奏省敗無所遺平生得 評 127 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去 四 平王康王皆以遠賢親奸致敗亡意欲使春中得賢臣 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象正辭婉惜春申亦不能用 劉敞 政而

求士也此足以縣勝夫楚之履珠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尚毛薛供趙士而勝重以爲博宗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奏耳不 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禁論也四君者其使同其功異其下去 即董令蘭俊智如先英統置不用則歇之間亦勝類也始而疆 者候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 後滿大相國事也信陵大溪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 無數馬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 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書 勞識君子故平原間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俱楚此已分奏 智乎绝口抹趙之代而華受其湯沫魏信秦問自其好廢叛於 之夷自趙趨魏以存孫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然失彼其所 不相<u>趙</u>顧始以憐娣之故推殺晋都以存邯鄲不及先王宗唐 太史公乘為列傳竟非以四君俱下士璋烽一時推人國於古 的春者盡當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巴春中君黃歌也 矣何功名之望哉 行三五七八里而是中不善養主式無所願者也再不因原幸 物論 心思語 終而城楚魏限之餘不爲不幸失若田文者民相解沿棄而 一、比数十言而議論查出工級異常 五次 郭子章 即其所够 0]]

而来其感慨奮放之系則維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 五智安於秦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以** 談笑而取素柄其離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類挫之時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泰其分殺之也范睢 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念酬夙昔之碩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 動台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黃名學 思讀平原君傳室毛逐十九人飲血於在下此又自公等線 玉逐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後而卒能為身決趣者名夢 成以四時何公子喽子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非其賢不幸 竟斬其犯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為置守家五家世世 得較長而此大而児魏公子平史稱文死諸子争立齊魏威薛 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胎恭横之俗於薛即平原香申己不 那自然皆其容為之而至介用亦謂益在門則主不至此雜論 說棄耳 の自見也人 因为成事者則是以報前日目奏之公太史公於家無能 毛逐論 首信陵最下五十古公案 **唐是**原明 埴

之言曰具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十量不可勝縣人之勢重則軍請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难容是也否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已者之進以識其重而感之之之故人勢快赴最獨以遊此學足以備趙事特楚無公耳向則及故人勢快赴最獨以遊此學足以備趙事特楚無公耳向則及

非影鳴狗盗在便則聽禁事者大俠数人其及東公開新

烈不衰遂在趙幾年於茲失左右不與存平原君不聞名聲去

領兵胡馬不敢南牧君子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調來公力

請契冊使日本上以朝廷無事此門鎖鑰非準木可故魏等不數已之勢重則單調入以仲已古之人有行之者恐事是也學

中面下九人之風聲流聞於養時者亦應飲完和在山未可致

藏鋒飲銀意若有得其禁當何如即是家寒狼子野心於人

失天十九人者苟且安然居其下不動發色楚之君臣意必私

英語日 問題有工九人大関有毛遂者会 必男客如此而十二

問丁意必倜儻崖岸飾名好事者之流草盾馬及縱之夜遊者

非真虎也被十九人何如人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

也遂也當明君不失之時接動作階以初強楚雖首育不是過

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送是或有首行為雖然逐亦不可少也遂 遊不以為班且日春不敢加紅於趙者以已與頗兩人在若相 不存施不勝俸俸面數吾人之短辱於楚庭暗楚誠無人 也相如循遠也頗厚相如其於十九人之目笑也相如引車徒 申之勇桃孤棘矢獨滿江黄出趙不意西據桓山南障河潭東 縱其會變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祖許狐疑即脫時事識十 說非即不然較巨士能如相如之下人有鮮矣可馬逐作史記 如則可謂心小处識所重者也抑豈曹學道而與問乎勞識之 威越王歸以相如位應頗上頗耻之數欲辱相如愚觀春猶楚 以與敵此韓魏襲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思獨符朱 於趙趙未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為交惠求以響酸適 九人不足為趙輕重重趙者惟逐一人殺一毛遂胡制平原君 允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析父曹無極軍尚在肆其猜很之心 不自薦則 謂也問者趙王與秦王會於渑池之上相如以口舌牲秦王之 蔡王遷之日馬故曰毛遂此舉足以情趙事特楚無人耳此之 亥效勇諸侯智義告恐大事已去無能為也敢之七當不在于 柜清源北連遊發直播即即之塩與茶两分其地差平於秦養 武士力被十九人萬日管耳其何能為随全楚之材臨以春 趙不知遂為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鳴逐其鎮敗者 也使

必為者也觀失王因於如蘇之上而求衰請命於知處何處欲 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充盡 終以亡其身養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來也故 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曹行仁義奏 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 也或者之論圖王不成其弊倫可以弱鳴呼使齊桓冊文而行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覇 西庭谁非湯或之佐然亦可謂 到沒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 何兮言余心之不滅 匪甚慮之不長恐陳鮮以順涕今仰視天之非洪有偷世之謂 去規而就矩分率階帶以流亡情功美之不就今即愚昧之周 皇華後為齊令東海洋冷院夫子之事與今不應後而為防胡 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今道不可常畏死疾走今往顧舍 大厦之界分風雨萃之車忘其軸兮乘者至之嗚呼夫子今木 草豈夫子之不能今母亦西是之違這仁夫對趙之恨飲今誠 不忍其故和君子之容與兮彌德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今 許·《毛遂失在歌····言耳為楚数語亦信有意見。" 樂殺 五六 柳宗无惠 蘇 軾

樂發不枝二城夏东木物以為展後空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 後食其誰曰不可鳴呼欲王則王不王則雷所處無使兩失馬 國時兵強相不者直獨在我以遊都之果而急攻之可成此而 道之過余日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脏者乎觀人之野公 而為天下笑也 萬之師相持而不失與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 里安其光切使本人無後問則田單右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 苦澤王之強恭樂教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及其田 足盖欲以仁義腹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以也夫以齊人 無敗無樂教以百萬之衆數感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 自己親其所為之事或其事而不得皆親其用心之邪正湯 兩城之残是而數處不失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樣直不能 終亦必敢何者無之并於非秦楚三四是利令以百萬之師攻 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便昭王尚在及問不得行樂養 京南市亦欲縣兵題國間便諫日此天下也是擊勿失此二人 雄未知大道面寫書聞之則足以亡其引而已矣論者以為病 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至之大計也嗟夫樂殺戰國子 思王不肯用及間以騎切代將卒走樂生以其所以無成者出 部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或為失策竟以仁義服警路 5. X 方孝孺明

幸而破七十餘城長其兵威力風而嚴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養而破七十餘城長其實貨重器於燕承之民固已經毅入骨髓矣及,或代人之國者為實質重器於燕承之以固以然為民行其務御而逐之美何以為湯武哉彼宗教之師豈出於利匹夫匹領將軍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領將軍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領將軍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領將軍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與東京於東及而以代人之國者為皆有利天下之意至不忍斯民之因於季

で食之即名富可謂被果不可少食而富敬機要之為食事来可之則小治太用之則大治裕之故東之廢饑小食之則不免行王道可予。場武以表而發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嚴予乃行王道可予。場武以表而發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嚴予乃行王道可予。場武以表而發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嚴予乃行王道可予。場武以表而發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嚴予乃能不過一個一個之一,也是有不服殺以一國一個之一,也是不可以表演或以一國一個之一。

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居之也誠使殺有変民之心據千里之城雖百萬之師不能後二城矣非可技而並存之候其自服也亦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舊用堅奮之人而禦急肆己控之響毅

也及兵威既提所不下者苦與即墨殺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

五卷

指願而取之矣其心也肆其無也怠士卒之銳也挫而二城

子 世讀刺客傳至期軻受熱冊之謀而入衆盖不待奉王之聖 蔗與重失本尋末鳥貴平士又何類馬余水之昭亦知之矣四 朝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初秦王友諸侯侵 馬曼院非國民界足以塞燕之招故余姑置應日昭王君賢 海金被女寺而士問觀則何如哉郭生之馬粉辯矣他日問問 仕即仕之亦奚必洪之幣先篚于郡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 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幸滑路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 題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棘西厥對憧惶道涂有不設體 松選為能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梨熟名富田之士選君而 海一后諸侯不方天子之命於是常求恭敖允縣背王略誰不 所求夫士以能應已然後格人重已然後重人便暴金而至無 夫壘佛縣皆期四方士無后之意良動或日未知道之不開来 初曲士不足論獨蘇子之耳於言也 地若曹泳之與那種盟不可而後則之是以刺王為西東也去 于此鳴志于彼乃將命价匍匐爾之匹敵之國以冥神之與若 熱寒體表而上首功其非 燕昭王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文古而意城 **駁夏侯蘇公不能於空之解** 四祖之候明矣即却而許之且將不 情 張鳳舞明 祝允明明

> 足以當夏無且之藥業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摶也則太子促 終以敗事使刑軻逐王王環桂走武陽少熟健與之夾逐追不 事也夫其陳嚴成陽之日正思又為素之候而武陽色姿養恐 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因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 政曹沫之所為則冊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七首人不測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事** 亦天而已亡之所謀者人謀也人謀之弗重得無遺憾乎 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却之以報冊 直宜以必刺為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康幾可以快冊不 不亦晚矣哉或日禹漸雜非必免泰王者乎而胡為不就也日 八經而背鹽觀其以十五城能越以六里數類可徵也當是時 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各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 荆卵論 不惜其謀之不成而借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五卷 郭子章明

史 27 - 123

天粉畢六王一四海森玉亦天奉哉冊之急朝軻之客不至武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面奏陛軻必有以得志於泰王天嗟夫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歌使冊當日小酒更工造待於可處在熊市餌友於高漸離朝所與遊者非節使之士則刺射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朝在榆吹論則於蓋聶在邯節請刺

局能沒人於好於而不能無使於經歲皆天也無冊子載剩方

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惟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與誰能響 手把秦王柚石手提其開數之日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 是為語為王者哉亦何投內虎狼之口而然社稷也含足間行 一公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城州之衢而候之燕軍四乘寒泉子 **惠知王者不死平** 能以琴聲送計輕衛人不解奏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 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奏聲軻之聽秦王聴奏聲鼓琴美人 負刻技之斷軻两手軻因倚柱而失其踞而爲日為於子所欺 日之職奏聲而先召姬人鼓琴奏聲日雅被軍衣可製而絕入 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警首歐頓世世稱北潘祭官此於 視其使貌沉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努口怒而固白此獨勇者曰 荆軻為熊太子使將入開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日此 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践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被 謁荆卿日客何所繇事日敝邑燕王之掌臣丹聞秦王有意督 人好風可超而越輕輕之刻可月而後啊不解音索王從琴聲 也雖然以為子等後之十一夫秦對國也其居臣日夜東獨而 臣妾不識鄰王亦肯幸赦無否寒泉子曰此非恩野人之所任 思食諸侯玉十世矣今業也吞二周掩三哥即縣之兵且喜唐 策荆軻 太子但行故荆軻不得待客前后經歸之天意奇文奇 王鳳洲明

> 易日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初許太子 死乎荆附拜而請日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既別謂秦 葵於不虚之與其亡秦必矣子為益俠而皆無之杜稷何所非 歷之必群起而響應夫恭重五學於外而內空虚四桿不退 原職其西北以重金智和三五之亡臣大夫而米無兵數十萬 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望之以重金野縣匈奴悉胡騎由五 然怒也立又速加強加強而社稷揚燕之子孫之無难類也投 所以語於及覆秦也兵必速加熱計逐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 而計淡為曹冰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典五霸之事也非 馬往得太子學者馬往為太子計者不過日吾遺鄉西事奉 軻日母也子行而獻欲地等音秦王必暫悦悦而子說之以實 及掌而用兵如脱鬼兵必速如熊計不逐而生語沒秦王之歲 而倍之是蒙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無而代無達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實購賣 秦以名而快其念詢其事事其物荆鄉認曰不敢先生幸終教 而刺殺之秦內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 王主前見之以其間為曹沫所為及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 另水大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素王而誓首之足悦乎得融欲·

※ 評一文奇而語集辨而正

剣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創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番巡暴 己而無競暴之計思欲以一劍制泰政之免命天泰政之虐方 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為懷摩之相如天而不欲成恭政之 技奮而為冊用以無幾於聽祖龍之魄幸而成則為脫額之毛 之苦客任七以殺強奉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推埋屠狗之 虎之吻吾上之不為胎書之連合從之秦次之又不能如四君 平原君以創俠重賴矣春申君習以創俠重發矣信陵君曾以 且馬哉然計朝之意長亦有說母亦曰孟當君以刻俠重齊差 圖措借力士一人以靡虎牙而僥俸於萬一之或試暗得非敢 猛將雲屯強兵勁考犀革銳矢橫無利刃易馬輕車當從而為 **鹰如錢卸干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為建** 秦者獨丹以恭義之心而城軻軻亦以恭義之心而應再不得 不特朝為妖術六國之君無有奇七四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 待天下天下之苦奉者不特與為然然表不特明的欽然奏者 民并田則壞典籍則焚紅生學士則玩殺一以斬割刀鍋夷城 别動創各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許矣論荆軻者多以輕月 累世富強之塔等并包裹指取光王之一封國而囚珍此君支權其 之朝之街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厥亂也哉益春之虎狼之去皆 其制自取城身使亡人國為朝罪等天其論朝當矣然以馬論 猶不敢西向以類函谷而軻乃欲挟七寸之上首進三尺之 物論

普為之論日光王之道不當天蓮之一厄則為不得以一天状物其何異於得不樂之病表而咎黃庸之不善樂也哉是以愚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與古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公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與古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公章於軻之劍世之論是私士堅甲利兵且于為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之語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為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也而良則免軻則不免何和嗚呼當天意之猶在秦也則六國

僵而仆矣不然限之推亦朝之則也副車之中亦即圖窮之見政之天也譬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置人丁症而臧獲之進者祭為也天未絕政也朝之術作不可行于政也不可行于未绝為殆身促國之具噫天也朝如彼何哉然則朝之劍非不可以

事長之弱而促強為故均一刻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 之者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孝庆恵之有續則漢亦不得以一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脚柱及此為 飲鮮以待秦之自整而報韓之忠得以逐獨惜夫朝之不能為 天存欲壁趙弗子壁兩無所曲直也入壁而春弗與城田在 越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得其情而最之則不得其情 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堂地也後之學創者既有 之空名而許越而有其壁是時言取壁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 敵國退而議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無之矣 王左右勢不過試然上或法需而不敢於相如一奮呈氣處信 其術而又能授之于天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持一匹去 小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而 前弗畏之則并亦此前言决耳李之何既畏而後挑其怒也且 不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馬獨善于良之不售于一推而卒能 ~技而已我 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天肅以十五城 割相如 簡相如論 之短氣大柴與郭公之意相類 朝之刻即良之樵以等胸襟宣尋常可測北志不售五 五卷 王世典明 可馬遷漢 九二十二月之律 為信本表 重於九非大品潤池之會呈悉至於一擊之間而春不敢動使 開相如之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光謂以孤單之便這煙怒之 非計議奏豫有以定其心而壯甚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安部 已擬完壁歸趙之計百許於趙王之前與果能不辱君命使趙 威通池之會檢之果然馬河死而無悔予以為不然凡至改至 來信平則愈出而愈動於照所以能存動者天国由成之哉 明大王之失信衛王末必不予堂也今票何使舎人懷而逃之 有不敢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於野而方奉學出使之時 難之事非有智器勝勇者定於胸中而欲僚俸當試於萬一未 市武安君子萬泉壓卸郫而青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族手勝而 平城而船趙壁以十壁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 人物論 壁終入東東吾故田開相如之後全於壁也天也若其勁涌地 而歸直於秦是時為意未於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像相如於 如弟子、夫為王既按圖以子城又設了夏蘇而受壁主教不 也夫煙非劫情也而十五城春宵也今使太王攻擊故而亡并 丁五城十五城之子常常屋怨太王以棄我如草养也大王弗 今才城壁入而城弗子相如則前請四臣固知太王之非数 在被刑事回答题的在 两张原明在原明是在原理是是 語。相如前請数語自可以動為主情當時見未及此 蘭相如論 秦元偉明

史書者不可勝較蘭相如之使為料壁之公能歸也毛逐之按 臣放下如相如者豈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事多奇中數之 沿生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國其根本的合取容以至均身及 都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由起料散合學出音無能聲震天 如孫族徒被其報主之義刑朝徒侍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 料依米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站里料大索之必不能得也豈 殺也孫脂之所樹大書料應消之公燭火也暴政之許嚴伸 劉若徒之必可成也張其之敢於歸魏料已之不能死也便生 於其團而其子橫復迎頭于春六千里而為此人役以國無重 雖以原生之中而懷主不能用也故卒為春誘執之以歸客見 以趙之海五六大勝於超特其臣之智養膳勇無有如相如者 私以下於廣原雖儒若懲忿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武夫 常法束縛之豆不爲相如所笑観其先國家之多尚克一己之 蔡自與儒生規規絕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 以眇然七尺之驅而當虎狼之功哉大抵戰國策士其許謀妙 下級不能救患於應俟王弘為春特東六國當是暗過為省将 寒以取敗者此战 之特遣朱文料即之必見疑也前數之不去魏料東主之必不 人物論 白起王朝 有如有成葬非曹武於萬一者 北山之論果近於迁 五生 可病患演

脚之勝於韓親之東追接荒陸逼逐難層長平勝劫坑其卒四 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追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在併 熟與祖兵以是远無少休者哉事之成皆天下於與王也數世 内不式于四境之外休養柳農教而不缺竟舞馬湯珠而不怒 為春今之所飲者獨戰勝乎或安君日然日是乃將軍之不知 知兵也或安君日仁者周身而熟計智者後生而恃名自足名 及杜動將命武安君信且數引制良义日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昭王然是武安君不得留成陽旋枝便者以則賜之死使者行 矣權勇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虚嫌非不快意然指恐其 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侯時放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 兵何也使者日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 五五五二十城谷變山等便 耶使者後旁笑日就謂武安君之知其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 陵王乾法將果不下昭王與雕像雕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 小協于内者不可與應敵語日武于政小式于勇式子廟而之 君昭主乘勝歌途取削到武安君不可亦任行乃使五大夫王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高料攻坡病陵败殖長平以功封武安 孫王離為項利所度不亦宜子彼哈不所短也 入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所此而使者以為起不知 物論 擬對白建 王宗木明

將軍之計獨有所思也武者后日順問馬計日将軍以馬長平 奥州即就坚自即即坚回將軍兵與陵此就善日不如起日然 崛立于天下而徒龍其政柄益之至,歷是三君爲秦謀不忠而 無中有天下之二陸足以稱雄國型形勝錐無三君侯衛知其 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為利比有胡粕代馬以為用西那 即時陳雪天所錫命非曹之動態最之霸載在王室斯艾泉積 平之事趙人若瞻維馬所使天下不樂為秦之民故自將軍為 横故自南馬之用也而天下知春老山首功非古首也昭王耻 逐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從南眾都知春之味骨內而急成功 無王虚心精度而應侯之然權侯之音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 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令必行於後水此其車祭也而為人 您自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野或而南君用状後變法教戰容 東以臨即則是祖火情發展不再跳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為不 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将軍為生辦朝夕故孝公遭攢戶之 可勝理于是乃廢文宗武廣兵籍甲效勝于戰原由此言之天 可秦主草後以為情哉方今諸侯惑配辯士並飾是非稠漸不 十萬人春主過于志盈于唐以為が作可以盡天下故後收餘 以將軍取員平以計之得也以後就不缺勝打 也而天下知秦之教降人安残忍也素自文公居汗渭之會 将軍起度長歷行伍不謂不順庸然焚楚宗社處劉其主長 元色

結舌幸其無功而存餘言以惭為王為王慚且疑而應侯問名 耶而將軍不行南王不信是應侯之得問也將軍尚不能排戶 好 居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 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當裁雖欲無公日不可得矣且僕較 晉行而獨于邯郸畏馬若怯則王以爲將軍有遺力應僕藉龍 未有受者將軍當調戒趙矣即即不舉題不可城而將軍以為 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在於郁發力四計不數年而 軍之計過矣大日中則沒有滿則虧四特法退無居功馬秦去 功益天下者不曾不識不實之後為是以行馬其危而直不實 有計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公故或威震其主者身危 血允分正其王齊恒之斯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 每 行師存種齊人不戒家人飲成者酒齊師藏馬獨當其時脫 心免以逆執事是語之戰也夫四十萬亦果矣申也存孤臣出 動伯後之報門而遊觀者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 民強者務楊于敵武王克殿禮商容封比于而王業是無於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伯者務當其 、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 可是自或也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屬將軍任事二十年末曾 趙人成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洪僕恐軍幕之公有我 五大

命地十里 地地亦于里其然之所也不忍相承趙人長平

軍制之任何專也為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 子所由異也周德下衰思信漢矣君之所為以惟而授亦者非 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遵何術哉心之交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散而命之日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 誠有心管之寄也不過精其死力耳臣之所為汗馬而樹功者 一一一一一五意 免若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之見之口免者有知則除中將 棘生大軍之後而四年繼明仁人治兵論甲非相陵也三哥之 之兵如蝎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為也師之所處而荆 之具出于私官價十年之田也而養養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 命之利也逐自例 獨於王哉武安君惘然日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則不如使者 百里京等一照問草野頭蘭給蝼蟻趙父兄然將軍除入骨體使 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後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将軍 軍乙再勝,素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發海慶和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 今死干力,者累世矣而未有若長平之酷者其民物腹折順身 長平坑卒或安君試修矣稱部賜劍其天道之好選平 讀至免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映然 王维頓明

物連類有足稱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馬 士也當是暗帶為七国雄都拍到地韓魏志在於指賴故重得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當伸連不法從衛之利稱天下 不屈於諸矣談說於當世折照相之權鄉赐辭雖不遜然其比 曾仰連正指意雖不合大義然十多其在布衣之位為然肆志 巴非一朝不獨奉之諸将畏之故國之君臣皆畏之思其成而 為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與三將而成三冊其樹大動 大往往致重緊割封而虚居左帶以來之於是有雄誕之徒為 樂其敢者盖屋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界之兵而填之力城漢水 急其功於制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頂刻忘哉南 已隱隱伏矣既而強起顧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 者非斬六十萬之師也以為而将恐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 剪之所為日夜漂漂懼也伐荆之舉主盖謀之剪矣其不用節 但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譚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 祖許之目轉相順危者比比也况秦循虎狼之國秦王為人之 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刻族大太以 高神王所謂秦人事奉人文也 勘衰世君臣相愚計術其得珠心之法而詞古氣雄識 Ę 楊維損明

且嚴於以劉洛之問自處矣及其柜五城之封禁如故我卻千 名可得而開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飲情諸賢相僚伍矣新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去也士以肥造為高不有為臭風翔母 諸妾娘者若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學鄉陽同傳做人豈其倫耶 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夷之門游說也游俠也上 金之言輕於為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五十日我養養吾浩飲 十年一馬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震馳車馬奉王島群走開中春 謂而衣之客不在別相之位無只寸之妄而欲恃三寸子挽天 至然河野是以至安之行都不極常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就 盟捕血之若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府若校肉餧虎馴 口舌之能以應之然而六國之即莫有類殺函之國干倍之地 恐恐禁放蒙指兵包之去尚不符於主義之後也向之從親食 而能扼獲州之除春來載勝之氣肆虎狼之威覊斡数制為前 祭矣今也三百以后三城三五三面作其在蘇灣原之氣大禁之 人氣又日是氣也至大至則塞乎夫地之間凍之不屈於物者 不是元河山僧門下南之命方且同院諸兵於脯臨之地亦為 完去勢之方姓改大以正言之散何有被一國之於蹈海一 湯明尹明

而不危盖至海土之逃而蟬脫於濁樣樹然不浮與伯夷弦而 國之復危其熱療以振綱常克燕以存宗國勞茂而不有功高 而自謂一紙書賢於數萬聚哉夫亦不思斯民之是當而憂宗 如里諸君之長驅齊之為齊来可知也他連豈欲沽名於濁世 之變賴田軍方復而損兵聯城經年不鮮脱使齊病而報查律 名禁而身家致就能匹之及田車復齊七十餘城而職色歲餘 以奪其氣矣平原封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為壽一笑而卻 人物論 而仲運安得不一出其身為之排患難解紛紛而在席之也你 六國之其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周室循在置之何地春之帝 而帝之以好越難是救燎原之公而益膏置新也其何於之有 不帝處室虚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馬是天下一大機 知矣而必於諫周為網常計也必於存鄭為宗國計也春上背 不下士卒清死他連一射書而將殞城清天他連磨人也潛王 連諍垣街出為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是獨行之較而先 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非周室之罪人乎魏乃欽從 以其属從東夷終身不逐夫海濱之隱東夷之處可謂理亂不 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弦高却奉存鄭鄭欲賞之高 多既隐夫馬用家之非集由所謂沒将欲求聞其名譽者乎天 丁安得而高之日此他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湄 五卷

战然二子不困 吃惡能激乎 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是宣可勝道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 韓子稱於極善舞多錢善買信哉是言也范雖奏澤世所謂 夫始如處女遊人開戶後如脫鬼造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袋收以自歸久失適此而雕以险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都 於群第而外又有樣侯東國釣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 然其常見豆唯能哉秦昭维王政不出己上則不勝其世十則遇 介第皆戶不要嚴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 說秦王意投志惟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睢所行母后 領險之十非能得人政也領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答在聽者 少也及二人職旅入秦鄉匯取鄉相重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 切特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東之指所為說力 人於戰國自孟子而下吾必日仲連 不然預光雕者戰國中最後士也答蓋餘息事奏入秦一旦進 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名可加用其餘非離人骨內則變人 范胜 田單 却察帝則為周下聊城則為齊連真天下士也奇論 五数 司馬遷 司馬遷

受金栗未擔一命而處欲為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種 先生也羽之盛丧文何與先生事而先生過多不釋以死也雖 前明日身先於後死而有益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 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心認識則口臣非不知今日言及 後至不畏非發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爲後為母子 已皇恐請益至有溷以家人不沒社稷之語唯惟不言言出郎 陰何能馬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吸問范惟一作樂辭而唱 其將沒何醉可詰而不詰醉可窮而不之窮則誠不察之各矣 免不忘商品原為題同姓故至是不忘想唯之於秦何如哉未 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旅之臣所與也昔者比干為商貴戚故至 嘉謀失尚違計其為險又追知其為缺 有察者注語之云先生甚愛教矣先生秦何成也者亦何德於 下之士向皆泰是苦苦的春者嗚呼不恤其作而憂國之無 如初談者以為無者外之錫類不是過也有長信非母第之無 豆治非獨愛之此素之先玉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裏之廟夫 的論 惟願為秦死誠為詩談然其言繼續足聽又離疑之此 况不暇疑乎妙妙、 則不為或也母雖等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 湯明井明

而後後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珠而不失不親其微此知 告以寒春将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丧亂欲假手 戰國惟秦楚藝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恭矣若三冊及亦 其後六國未亡而贏民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居我諸公子始書 總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召子乎 於素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重乗數的安於子蓮以自 木祭上之推郊毒恐禍起乃與當誤矯太后軍奏卒以及祈年 官發吏攻害毒政亡走追斬之好時逐成其宗而日不幸由此 不肯及想毒貴對流文信候人之告奶毒毒風之秦王於左右 之說日鄰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候聞之而 諸侯之連御也然則焦之謹固戦國之奇士而亦類考收之罪 借為是好里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而禁之速成而惟 也而父之第之其忍污諸口勿哉然則如里何以悔而從之焦 母之焦其未開春年之義耶,且日車架假父撰殺一年,此何人 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带太后非非果之仇子如星思得而 先主而何無之汲及於諫也春縣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妻則然 呂不幸 呂不常 司馬遷 轍

龙维有嫌不韋其肯輕潤之而亦執從知之卯果有城而後獻 誠有之然異人請而婦之至大期而誤子未必請之時遇有孕信之愚竊猶有疑爲夫不韋自異人爲為貨而以美人釣奇事 世傳不幸以自忽聽八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逐神其事而固

湯鸭产明

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羅惠之典可謂巧於論天

吕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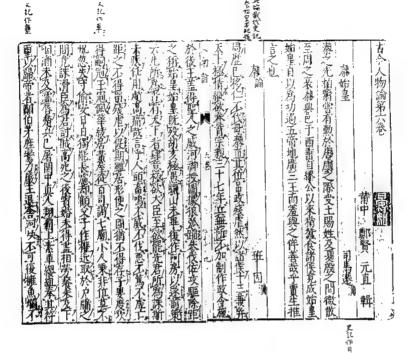
十八國三十不幸之子孫也而不幸以奇貨自得傳曰首非海

八國亡亦可以無素而呂完威是天三降摩西之典一于秦再不及待读故假手不常以絕素之嗣而秦之國以戚素叛八國

造衛其言而經来非其之子桓温亦惡東海三子非其所出知 安知其不職是說以悅主君而問敵國也世有是李謀嗣者或 氏祖若曾不足其解脫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面僕 曹始皇在趙而母子俱居其被領不能語子以后式之能如為 園排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朱皇出於道兒六官誰不共 黃歌之訴楚李道児之代宋亦無微數日春申進李園之妹李 戦四之際出於好事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百 僕丞拜耶然則自勿戲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及覆傾危之流 然宣以始皇之才而不逮蕭繼耶始皇自以功德妻三萬五 念然日何親於秦號日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俱 可知也獨情文信族位為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實何首 間大豆耶即曖昧之比乎以自易廳八國之客好事者為之未 而非不常之書也評獨辯日易廳未必然是一直見 地萬物古今之事而不善居功數威勝之布亦前卿之徒之書 萬倍而乃宣經於雅官身臨不測之罪為其者我徒作未屬天 古今而不能解然則牛金代典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日果爾則 如子園面刺書飲後知礼子是道葉學人之道易行王弘王 本事地之於蕭續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亦志一本之余何至 逐動以死雄雪客遊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藏非日也不

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別春秋合於道若著之雅於道者縣 秦者皆出於首卿而不足怪也首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其師之道不衛若寇仇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 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首與楊大醇而少疏· 去之故詩書春妹無疵余款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失柳倫在鹹 多事也以為れて之後及拿事心者直及而已晚得物雄素を 尚論而不假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五 干世間之長好事者各以其就干時君紛紛舞者相亂六經 有孟朝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情氏書於是又知有者 自家之說錯雜好老師大儒猶在火千秦黃老千漢其存而聽 目右當怪李斯師前鄉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 存信立氏而孟氏益軍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信 之人如此其象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荷順獨日人性悪 芝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前鄉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不 科性也堯產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公也剛愎不透而自 物論 思是以多問之亡無斜之殘暴而先五之法度禮樂刑政德 荀卿 Ā 蘇

The second	· · · · · · · · · · · · · · · · · · ·	李斯者獨能奮而不 學高公之并田此亦 學高公之并田此亦 學高介之論而荀卿亦不 學高介之為而荀卿亦不 學高介之為而荀卿亦不 學問公之并田此亦
		前女儿 一直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道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
	五	李 李 東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務自孝公用 高未曾不健其失憐其主要死生之義備矣 五解雖有周回之才無所後陳其巧而以賣一旦之孤誤武俗亂為之地可全而有完廟之祖本常經也為之積東天下土崩 可後全置節司馬邊日向使果有中王之不懂得中佐山東雖 於耳孫其皆世世人鄰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 南歌為功級之當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 帮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如果而在 兼以前之王 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間春外不多吾讀春紀至於子要車製新 夷之類即篡語之趙魏韓而暴奏之田氏也奉何以不得成之 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八國為代者也夫八國者非階 實如長平併闕者也泰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 而其半己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 赧主者頓晉於其附之下而周不配矣是時六國之邊秦者四 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盖至始里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 傳始呈罪也胡玄極得其理矣後責小子去秦地可全所謂不 符令原稱呈帝罷候置守今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 森始里流 **些替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逐摘遷短而若論如此語** 高古絕甚不類字聖他諸作 王世典

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最鳴呼悲美都自 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為臣者功成而身丧為君者業成而 自昭菜用范雕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 之術而関中之方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謎而諸侯之勢弱 始是二十六年時辰六王杨畢四海始六雄圖既造武力未軍 仁而得天下矣亦丁之言其不驗乎日都自孝公用南歌富強 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惜也 純於教習也近世有整儒事氏者不得其部而輕於持論給此 然猶不没其實而時見之未十之不執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 石問于楊子曰主于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鄰以不 者而巨輔之不亦可乎是時髮股完國也非若献主之如髮而 之矣無紂二王維惠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問周之民盡 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為以為非 惠以為未可 |華夫誰日不可養平衛生之言日位養不被而政守之勢異し 小可挽者也問局大邦也非若晋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即 被主等也即不忍而誅其若用其民立其近衙之賢如若微筆 非也夫無行者誰之後敗馬與易之後也獨周固世世而臣事 八與其政之仁面完其心之無所暴而始為之稱日順天應了 物論 許論駁極工 楊順明

如丁草建官能侯太權在已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 紀鳴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八國福天下以一等安辟雄 道併命完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 者鱗集塵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般身有 昔秦城成析之制於唐虚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軍候書俸撥 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遭 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案武以權勝泰皇知權 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一可與軍庄論並傷 後投首劉項老寺日天網恢恢陳而不漏不觀其微貌知其故 亂其後六國未亡而產氏先亡美及至五世数諸公子殆盡而 飢假手于教奉亦淫磨無以受之於是不事乘除納安于春以 之於明早乎不可認何當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夫厭丧 雖得之必失之春之謂失以五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野 消史之在億千梯米之於大地實似之雖得循不得也私子日 闡集之式已及於望夷矣子要討賊方平肉求及下咽酒未及 餘分閏位進十二年,胡玄龍一年子要懂四十六日不啻石火 潘唇親宥未及盡相勢而亦帝是人以翔乎霸上矣計始里多 程問子四極矣朝玄越十七九而奏五方欲極耳目弱心之 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射之一块左騎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 賈 至唐

無知也矣所祖处者而有知也矣以見孔丁盧生實然雪涕日 之又其以子弟确大海諸儒生後更如次流退有後言死者而 素坑儒耶儒坑秦耶 秦術民傷厥民斯酷素傷既坑威祀臨覆天復儒離儒祀而家 **苑貌矣完脱矣乃就坑** 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寺乃面相設欺居骨血而本 后生等相就坑掉馬的吃白天平全之無罪也余死將且諸孔 為宗泰則放失生人極力官室儒以道德桑遠秦則明耗中國 孔子來見乎如匿孔子乎信而來不義匿而事不忠大仙藥之 好古森則師心狗知播華與增夫如是則秦不得不威儒不得 勞師四夷信以有過感賢泰則刻法前刑或虐讓輔信以述先 坑儒於書之意乃飲盖先王之能事獨作者之鳴名難眾耳以 經之該訓州三代之文質則唐軒威失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大 丁監者叱日嗟生思無罪主上既以焚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 不坑事使胀也 前間這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是也奉之所志非天儒以恭儉 坑儒館 由余 **產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置點盛生耶** 大き 推秦焚書之音无奇 坑儒坑泰煎世痛快 王世真明 司宏圖 唐

皇致 亂之道在 用超高夫閣尹之禍如毒藥在飲未有不象肝 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 而造家殺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殺我見始皇病太子未 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 臣雖有大好賊敢睥睨其問哉不幸道病陪嗣山川尚有人也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家教侍帷幄為謀 古之取士取於盗賊取於夷於非以盗敗夷狄之士可為也以 且可望一三·於千萬以像於亡之禍哉然世主皆非心而不悔 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百頭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 始至前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好倫亂者可謂客矢 而不幸於求人之該也未曾有以用益威夷於而鄙之者也 也而無二盗焉移王對茶賢也而是由余為是其能果於是非 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目齊與泰也而管夷百相齊督 尺少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等 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智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絕題而 那國而不以為此絕超而尺水華三百而華服者往往友**獨棄不** 以盗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隷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 野之所在馬而已矣夫賢之所在祭而者取馬賤而賤取馬是 物論 随高 オー港 軾永

其出亡而無所含然後知其為法之葵夫豈獨軟悔之素亦悔 其法之行也水無不獲禁無不止軟自調軟竟舜駕湯武矣及 恭之失道有自來矣置得李斯之罪自商歌變法以誅死為輕 **紫顯之神被自以為聖明人學也如當重商之餘何能為及其** 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額有息以得免為幸何暇復請方 畔斯乃欲諫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祭以本 持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和說廢朔立废諸侯已 為三公可謂草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關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天以开易為心思想為政則上易知而 李斯以間間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聚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 其為為也哉周公日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日有一 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懿惇而不可回也豈料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思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 不回亂朝乃與庸主不異語道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 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無視始皇孫柱而走莫之教者以泰法 少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達宣者 物論 評明官官之禍重為後世戒其金鑑也 李斯 六卷 司馬遷漢 言而可

> 人物論 知盖足以知扶蘇必不及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 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三君之子者寧死與及而已李斯之 戾太子之悍則寧友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及 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等死而不請如 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也達武 後制刑令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 **戊聽其君如鬼神雷雷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有然** 各行禁止盖有不及商軟者民而聖人祭不以此易彼軟立信 下沙陸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报其能逐呼之發無自發爲然其 於徒水立威於棄及刑其親戚師傳養感信之劇以及如皇素 六表

史 27-138

果於殺者

何乃自苦乎包立于然不應鼓琴不報斯逡巡而退有機容既 以養外無以稱将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的時 天下聞争客者主事子當是之精而懷壁退隱不不世用內無 色本斯将入素顏謂包立子曰斯問之得時者昌夫時者殃今 不飽嘗結蕭以自給不受膽還里中家者子或非抵之不為改 子云始時曾受學於趙人首卿所與上葵李斯同師李斯自以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盖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 不及包立子包立子家省費購高慮樂志勵節有褐不完散食 包丘子 張之影明

五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失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惠品 計之李斯不從泰二世二年果以即中令趙高之潜乃且斯五 惑者知逐迷道不遠如不知是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尹望名巨 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獻與五年子俱執仰天雲目若早從包 不耻甲複知所該害也靈虬不耻污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 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鴻鄉 两於是包止子遺書風之日盖間物禁太盛鬼間高明部語云 下二十 斯西头素事始皇帝逐步初海州益以斯界新長男由急 一川宁諸男首尚恭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並信照於常時無

次派山扶棄以壽然其所著雪目包立子·言養生之事在具有八切 論 祖即位雅聞包立子賢得為太子師因所不拜将妻子逃去入

計及既陷大数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也晚乎包丘子隱居 斯起問問干萬兼卒成帝業非不尊逐失而懷禄就罷不知變 子三人類脩其先行俱為巨儒亦不願住外史氏曰語有之緣 稻點 然世表如在孔門錐季次原急之賢亦不是過失印漢 之錄隱節者直言四皓然四皓春藍禮為漢太子一屆而包立 一性在血整沒世不返又看可同日而語哉雲觀古逸民俱多 為自穴膏以明目炎以故無赫赫之势名亦無成成之多零

遺斯曰覧丞相事解甚思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 七事趙高使吏亲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許爲二世谷書 世使中車內全局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重陳

丞相扶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 未當不廢心而切齒者丞相稅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 之夫詩書何思于丞相哉諸生之坑成陽也朕自知誠聞此事 行丧未發報旅禮立又為吾親屬及大臣不事之朕口雖不言 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世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畫於 到之行而指乎赫赫者也朕甚思其先王幸太俸黔首立詩華

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日堯馬以身殉天下 於心獨無此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為展則得矣如先

是異定法法之是以天下為在格者也丞相不欲朕為竟禹則

息支根百姓之意乃言治驗道典遊觀見主之得意動為已有 夷內外騷動还相弗止也既抵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 欲為禁約耶夫錢賊者不可與其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 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聴或左右第兵監力舜天下之財動事四

柳末矣且前数事就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爱項項之迹而輕 了赫赫者也夫開地聖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将之事也鎮國家

小具子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包五子方士哉非務張公解識其人

史 27-139

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在諸是尉李斯寬書江汾良义作 者且丞相將邪相和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屋 秦始皇間沙丘李班越高為認立胡亥許為始皇書屬上郡數 天喟然漢曰嗟乎斯之妃固恩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別盡相望於道其在安在丞相子由三川 臣未久関中盗賊大起後長吏攻陷城已裂城而問招等而兵 空不自明也臣少請易至無妄於己之辭常授其事乃今信為 必不可得之恩裁屬議在前扶蘇宣敢爱其死飲事之本末不 免生惟命誰能逃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 以獻白臣問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光國聽於君家聽於親 長子扶蘇及將軍家恬罪並賜免扶蘇不敢後請乃為絕命書 也臣雖愚問獨聞斯意久失夫人非見聲就能無過陛下信任 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劳而無怨典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 心者也自非及德恃道之人就不欲親享今名而見共享安雪 直有耳壁乎壁乎臣何辜而惟兴禍邪夫父子之爱不可解於 **予射人或於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獨者歌** 之臣如李斯董皆持禄容男草敢臣源臣為長嗣休戚同之開 物論 評 設扶蘇訟書 趙高最已率斯果能以此書語斯斯亦無辭以復 柯維騏

> 成也且大懷宴安而厭險四凱龍華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 之臣率以新延壽命為解除不知川途險城姦執何際供應日 教之後 機有抗儒之 機惟國家初定遠方野首天集而請當誦 甚矣陛下混一字內匈奴逐通過境隻然臣等憑籍放靈又何 頭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鳴呼主,節之 題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绝望於陛下哉鳴乎記意竟以此 也臣亦按往事取僧強貼何補第念先公認公悔過自文卒能 緊民怨香作臣豈思點而不言坐全變。起漸墙而則棘生於朝 切慮陛下輕萬來之拿還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和東封花中 法礼子皆絕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客陳裏烟子冒威嚴不圖 乃衛宣于仮是由賣倫哥獻于申生定由受罪陛下無一者之 子香港身衛日成屬耳衛日戰臣耳父今生我何若是忍也若 辭臣誠有宛而已夫後何言馬呼古令以課獲罪如比干剖心 忠行孝不蒙省祭而縣以當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惠益 優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 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 人物論 獲罪耶部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 **拂意見碌監兵上郡自離形下於今三年暗無關庭飯者咫日**

軟除課者倡於望之說以脩本藏夫技抒之該曾然不免臣賢滿而耳心馬其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舊課

南塞若人而識者特恩陛下惡得而無清也陛下該思之而詳 要也及千綱不紅天地產前始空山西芝甲付之章即以禦之 呼而天下後之如流水匹夫以為湯武謫戍強於五霸秦人險 六十室面七八體由之卒本並門陳美之徒養其白徒獨祖大 之紫寫作是德言宇宙而鼎鐵之百姓之欲為配者十家而五 高作秦是於置其君在其掌握引多越十七見而急立遵內父 察之倘有說人交配其間幸投之對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克更 而後地不大於曹勝民不果於和其而又介於七雄越嗣之門 作亂於望夷而或者不許為王不許為便不許與妻子為點皆 鹿為馬之姿者言結於思古國命出於競口而上不知追問祭 復散為六國争先刺秦者如林以數且以為風寫狗偷而不足 阻不守関梁不固長或不刺頭等不射面先人寸攘及取之地 棄捐死得客用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 臭收臣骸骨埋之郡山之足族後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 宗猶友限手於百更問容非為後人唯笑之資哉夫周白威列 蹈泰如鄉娶無道而項羽開兵西學殺泰降王俊其國而派其 又不可得而二世為攻泰之初矣沛公蹈暇候問掉臂入關專 而楚項亦劉直指開外當是之時上有肆志廣敬之王下有指 書音以示斯高日夫固已放之幸矣故其不復請也 韧 二世子嬰

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灰葉長城建河房并諸侯殺桑為自謂功高養華國可萬世思

要徒也徒也才能不及中庸共有仲尼墨程之賢陶朱荷莉之 及據國軍權卒相城下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矣也臣 張工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當各所役莫非天下後係所居國 張耳陳餘 及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業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年而諸矣然素以區區之地致萬果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相及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汝較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衙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君銀粮粮於非餘于釣較長鐵也適成之家非抗於九國之師 西之固有若也陳淡之位非尊於齊熱無趙端親宋衛中山之 審職足行伍之間而城起阡语之中率能散之平将数百之衆 遊懷王之立也天将以與漢平懷王之死也天将以亡楚乎天 無不取哪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國為官一夫作難而七廟堕身死 轉而攻秦朝木為兵指等為旗天下兩年響進嚴糧而景從山 懷王頂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令觀懷王在楚會無然栗之助 非以利哉名樂雖高眉客雞盛所由治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立該遭入開也羽有父兄之怨子春 機工 ~家保養並起而亡素族美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強州之地檢 司馬港漢 埴

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落為天下聲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做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為制無

之蒙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限羽茂如也則羽此心之

新新悔退宣能人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而重於山河丹書之等羽雖欲背其豹其如母天下之不直何王為能右也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约而已以草蘇一時之言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之沛公於帝榮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将約也日先入關者至

·沛公之帝禁又於此乎定矣大項氏之與本假於亡發之潰

所遣軍其如羽者鎮木造羽而遣沛公日吾以其長者不殺也

鳴呼漢欲不與楚其欲不放耶漢皷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乙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林疾足得度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恭秋 義也羽杖義帝是羽自随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城其楚矣今 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姓後以敗此居 主之家則凡何吾奉主行事之人就肯忍吾後然而主乎家也 主几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战乎主授 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為哉顧此吾家 義天下看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鳴呼以洪而勢乃 正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 鄭人工姓後之言所以奉奉為楚世将勘與懷王孫心復為懷 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将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 人物部 名子義而心出於詳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弑於柳羽其時雖 君不是惟立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奏所玩 外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而秦衛已得天下重無復仁義 不長既帝之又弑之狐埋狐指長如何也發之所以帝者楚之 /計編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失物使其義帝 次之業俱天丁諸侯以朝开台之都至廟世楚吾家其不為 曾非大選尿性是系顯項避當能而遂懷天其統木之好也 張電所 城突者而民特 紫之亦懷 王故英田氏代韓 趙 魏分

芝劉項之事此吾監劉項之事而反覆之所以論義不義為題 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然 之舉不知其有否也悲天亡秦必楚楚最無罪秦下楚帝帝禁 時不知其欽整之禮方漢郎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戸奉守 牧羊不知何人聚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 成之機而重致辨乎偽逆鳴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濟楚人立廊 不紀首傷更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聚略附注 馬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干 而張楚之為也義命之已發楚而而楚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 無楚義帝紀楚世家文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了 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生存之所曾急帝矣作史者自 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與威之機遂有慌到項之事而友復 耶楚之未即城漢之未即與其義之未甚為之過也吾惟深悲 足高名矣是以唯水禁陽幾臨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未甚會 之氣遣随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者而擊楚之弑義帝者此不 收於之難雖然甚不能盡許漢也隆华公新城發受祖哭三日 於此我也不教其為與減要如此故本觀差漢相罪之際疑連 表共加 城付所何而足 該而愛於彭城置酒高會銷處假流涕

紀宋年至十今日不亦宜子

管天下五年卒七其國另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 到天下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診哉 難矣甘矜功依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葉欲以力征經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鳴呼項利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坊下 以來未管有也及獨背関懷遊放逐義帝而自立死王侯叛己 成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覇王位雖不終近古 不可勝數然納非有尺十乗勢起隴敢之中三年逐将五諸侯 商即何與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沙首姓家供達起相與並争 **き別之用生日好日蓋重瞳子又間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無我也者於其戰軍應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尝不怪 有所不就敢有所不避其不不喜其去不然肆哭下之所為而 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意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 吾是到項利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屋曹操有取天厅 三議司終始以燕天我央党漢通亡是大議論外之懷楚者養 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 之處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 物論 八讀之令人於昌 也而傷種遊走非義也且各史氏之失此義感慨發情 蘇 淘宋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問必釋並自救等養人 虎方捕鹿羅護其穴搏其子虎妄得不置鹿而返返則辞於羅公之然則下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攻善否叉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涌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

籍據開遊擊其前趙與諸侯放者十餘聲疏其後覆之必矣是

一舉解趙之國而以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忠

火馬是故古之取天下者當先圖所守諸事孔明棄荆州而就

防不進而日侍恭敢吾心奉未敬而浦公先據關矢籍與義但 以兵疾走大孫因存趙而破魏彼宋表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

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木曾見大險也彼以爲刻門

盡於組磨無誠能以必死之士或真輕敵家弱之師入之易耳

原學死車期調強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 類心而良将勁兵故曰兆垓呼之死者銷應之戰也或曰雖然 蓋必能入鄰子曰處定二為削失 肝之勢在漢不在趙趙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若急引軍於東及北蘇面用之可以據咸陽刺天下不知出此東東於城四之藏也乃為之漢江浦公如整五衛開籍於此時

至函公則沛公人減陽数月矣大秦人既已安沛公而問籍則

其勢不得過而臣故籍雖還州公漢中而卒都對城使州公得

而穩逼與泰峰年一旦之命既全鉅應而循徘徊河南新安間

失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平夫事出於人者有可面而由於 公詢那為門完中難色當時雖無風濟之驚不啻為江之險活 驅中原固欽次馬春之後而為天下若目中大無忌惮也方河 羽以扛門之雄睥睨天下事将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 別以敢漢哉百自山鬼獻華祖龍景黑秦之天下始紛紛失項 怯特天波灣而不渡羽也天意既在漢而不在砌則又安污渡 得矣為江亭長其如羽何羽亦奈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 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事勢盖亦難矣須獨 大者難為力也族之祥光族北被者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 何哉零丁逋逃魂魄已悲臨江仗鄉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 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先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 哭蛇天下已属亦帝子矣漢高級関原野積危淡於天固當時 其果不失也 而守之馬呼是水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益至却而取之又馬知 然後可以収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户 洪河大山真可以挖天下又為事天不可以措足如則門者而 物論 後日陰哉今大富人必居四通五建之都使其射布出於天下 完前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就看天都凍之故都失土千里 以不上也至是觀蜀之陰野等不可出來出不可繼兢兢而自 項羽 戴大厦明

2十一人後印不感一葉可航英雄不楫西東永隔埋骨江頭苦 老龍絕華翰之心狂大無反噬之烈洗洗楊舟鄉繼維之招招 聖可以飛渡如為天所厭非上帝者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何如耳尚便天在於與則人以大勇而吾之氣自此縱長江天 其惡而奪其魄與一知以促其也也何也比人之志思顧天意 日波獨此工也今日空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 原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目秋風泪浪有以推其心遂使 重來漢安污枕而即乎漢其不為沼乎故羽至馬東城天意達 兄子第數千人間間豪不養威蓄銳吾恐不測馬江之陰卷土 命終打光乎為江一節関係非細獨不渡馬大事定矣漢無虚 持漢称天之子也項羽剛很無道妄動甲兵為沛公憂天之罪 欲與秀必不使黃牛白鶴老於雕蜀浦公持三尺部於馬上主 然學長之計得行漢沒此逝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父 心哉別宣得已裁盖天欲存周必不使一點二叔久於山東天 憶油公得渡鴻門項砌不渡為江平生學劔友以自斃羽宣本 是亦為江之項伯也別獨悲醉目也略無東京竟以不表而死 公之分能與明能表動產業等有項出聽與故人意使所公微 所追而流落為江之為時有亭長機即任手以渡空等為羽計 股而失為則之際消公使之矣及犯聽她先許晚戰不利為海 也天既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傳安母與父天者同致

無可奈何而甘為烏江之思與表向敗禁相為淪沒於蒼梧野 亭長應酬数語弼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為也欲付之 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肯縱之復東使滋蔓以為漢患乎彼緣 與固宜資舟一濟借一艇而東天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水清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號於江 之餘日此天此我非戰之罪刑亦接天舊矣及抵烏江觀其頭 於機械變許其中蓋可效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的 歌湖之柱懷循故也以為昏愚不足以來事與則崎嶇蔵月熟 斯以為柔懦不足以祭事與則力拔山今氣盖世此羽晚節之 林而濟則事之在天若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為之矣是置理哉 以幹運而為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奪者也如以為江之除可 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我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 使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為炎漢之驅除也今春命終矣 里招我有太而對面却超江泛能疫事兒能亦耶且觀羽何 間放於獨險阻吾之膽已寒志已毀矣雖濟我有物而咫尺子 船之翁不過親形迹以寬頂氏耳一介雲養兩笠美足以勝天 萬萬里風雲風會 苔楊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 四新江議論陳脱情致悽魔足為烏江墮疾呼 不人进何為 7

否增之欲殺市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日 而區官兩條者循曰赞威奉策而自屈其九境南、 養高又有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溢此固天巧之黑金 八下大飛渡在無中原灰潮宫祭九字廚群雄於乎新安之坑 办故心於蓋世暗鳴發萬馬廢目重雕鄒如紅挺一在像守事 也是殺義帝之此也其敌義帝則疑增之本也宣必待陳平哉 之立場為謀主矣表帝之行亡宣獨為姓之盛表亦增之所與 之去當於羽殺那子冠軍時也陳沙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南 易為以此去哉易日知幾其神乎詩日相彼兩雪先集維歌增 蘇子日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 惟可半 自地之役朝道之謀未足野六王之一王 既員的而故 開不這項羽識柳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握以為上将不賢而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議入之陳平雖智 同胸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人存者也羽之殺聊子冠軍 氏之典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 能如是平羽既獨殺期子冠軍蒙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 安能問無疑之主故五嘗前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人的韵 放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無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蘇軾 朱

於切盟級盟而員不義於天下将何以自立乎大霸者循将假 是時州與沛公酌風酒爲好而擊之非却盟而何夫不義莫大 **東項羽争衛於天下者非河公平發漢不可以兩立楚不威漢** 浦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 之欲擊沛公當數日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數日非也其 足以為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之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 相勝之通有意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為五不相勝者不 漢必城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 日必殺其所是安知禍将不出於其所不足思者天當是之時 突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七 嗚呼增亦人傑也 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河公會潮於鴻門河許與浦 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爾 公成而盟矣春秋議要四光初盟要四才、義也却四小不蒙也 羽則禁之不能則去之宣不毅然大丈夫也故增年已七十二 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博計者力能禁 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曹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哪子話 中道而就之非增之意也大量獨非慈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准若水明

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割項到殷斷肢居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 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然且 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上師曰善君王之坑春降卒二十萬新 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聞克而假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 胡弗止也亞父日何哉夫哪子冠軍以口将者也而又多外心 王曰武信君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 奸疆則又十日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水首上開內外交駁五 主言之而衆及明發誰能已也以諸侯侵秦二十萬而不可以 信君慢勿聽也然者時在寒城曰君臣之擅殺那子冠軍也而 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前從武信君也為疑誰立亞父日立 節折亞父修然不樂上師乃前上師前跟曰下走思不敢以天 於大完內食鮮進數引發了中夜起坐榜復顛錯乃召上師取 家國其敢以請則為幾十日兵度幾敢哉其北首仰足開身作 **電躬以清水深之以卯被之祝之日王靈夫子增雖養老敢去** 亜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 悒悒刺刺唇燥吻涸瑶大四上替 王子果增不能該循将助暴為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 大而今幸得後且以秦人之一部起人之二而猶未足也盖君 丁當以此病增 評 至論 亜父對 王世貞明

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日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較河候王之故而尽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日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 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那子敗敗而 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來秦之隊易籍令漢王與哪子借而 **座責往說項羽請之不聽候生謂漢王曰無以為也夫奉大木** 漢王四年焚破漢彭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為质漢王使終 聞乎抑弗閉也請更上之心正父不能答祖簽於持七日而云 **彩石馬雖做業務帝江中之後其真盗事抑有所受乎君侯其等** 华也誰能無楚思上者前日上之天而君侯左也上之人夫且 存約也示與漢两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靡一西人焉而皆禁 是漢先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 之能止都城之内外后朝官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官司孰非諸 君而者以關死夫諸侯之先降而金者誰也其各修然為夫誰 之先懷玉而以許死王自蜀而以此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 而燒墨安里地而胡弗出此因有之天中要赤秦公子也我在 **港供給使工世而五倍之可追求之故信此日君王之誅子思** 人物韵 評 補供上說項羽 要問及對辨過蘇張至試義帝上之心則無道論失

價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總素之師子漢 急木公留之類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遭陸買至楚為木 先所急也、萬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為恐豆服顧其親故漢藏不 本者直以父子之情能察漢王即臣聞之白及在前不救流天 能用臣是以為大王男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日大王之不歸来 優詞以激怒大王 富是時幾僅不不耳如烹木公納素之師後 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後兼臣言太公一 旦祭 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為智項王日若 正角為太王所成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遊縣弱於 海州部部鄉北方海季北潭該知時重為係耳臣請往便小 至今補以爲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湧 機鎮 王有巴蜀之饒 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鏡侯府以輕與大 之木縣太公也項正口者何賀侯生日大王問博子等情者意 **東京東京時就之白星敢省大王之得木公也敢吊大王** 用愛難與漢争故臣為大王界、願大王速衛百王然然良久日 名也漢王為人不善用去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姓上顧為 之何事也候生日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類獲為強有機而不 小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強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至然 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 次生

誠歸之恐漢輕我依生日不然臣固云機青 再八个太公在药

海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丁事為之 何為者感計亦在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類人之鋒而徼幸於 可行也其不能也錐金城干里後且琛而攻之败可俟也守之 是時常自度士卒與籍流強軍法與籍就練暗哑叱咤之威如 僕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 也以懷土命入關附關而守之及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 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主也其始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惡而不可欲 花目捕雀微物難以以生言漢事始終得之矣 船訊勝籍之死命去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 有亡被雖漢完盟不能收禁漢之取養誠有如候生云者語云 是告孫人者逐遣使借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致約項 大王者執與抱空原而無所騙平項王書日答言甚麼無有以 太王都息兵之任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就不延頸軍座以母 天不答 龍安若騙太公演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演聽則 ·中分天下割河岸以西為連以東為類各能兵婦太少引而 漢不得不使成求是強制其機也如大王我一使約漢王中分 評 是喜說者今項王不得不聽 海封侯生為平国君後平背盟連信越破發取天下論日類 謝羽漁門 時之幸也謎之臧否 唐順之明

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 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忍不失時先王制敵 帝之不可必者三樣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数手親如項伯能必 得已非計之得也盖日兹役也幸而成也付請天而已矣不幸 滿門之謝非其運籌央勝該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 可定也胡為乎汲及於守関以犯項氏之怒而徽幸於海門之 若且捐酬中以與之僻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為不可以說天 福機在我夫下皆可也你之刻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獨昌 遂歐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園看可以圖王商伯者竟必三角 天也幸也呢日科展籍幾不免馬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平 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主之怒治重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告 帝其始失方項在之枝劍起舞也亦公之臣誰不為之寒心乎 弘無陳二心乎·正夫之等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条何此尝試之說也吾就其時観之 不因戰不可守不可向不為濕門之謝則坐以待斃也是故以 不至者也何也強人之怒已極而其舒甚銳也或則不克守則 劉蘇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差可以無弱而借之以翳其志必 附倉其就日発能制剛有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在料 一之變彼喑哑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毙之大業 李其魄如唐祖之居於本本是也帝之此聚正不得不弱不得

果女之關大矣故日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 題歌憶追出舊紀一生之計而至為無禮公夫,若很它灸作與 到之前何乃事像是於鴻門院謝之後辦之不早是故廢倉師除

項羽開遊歌 「新開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陳子」

我嗚呼不之心事可知矣有我人也起兵八歲雖姓之父兄久,持日也豈科因陵一追楚歌四起有之峥嵘意氣竟盡於此也八千之聚渡江而西蘭兵而武視赤帝子如弄凡凱歌旋師可嗚呼相何人哉雅以枝山蓋世之勇嗚哪叱咤之威當其時運

不然然內塊慘然心悲平何也四面類歌漢人已無幾矣漢已之調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矣富貴故鄉之想已切干中而况養之曲趙之際其感懷悲愁

社區之因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軍免於天亡母軍死子灣江東幸矣後至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典以獨之磊落而當此一時成來其戰馬黃國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保首領以還中銷土懷於紅酒命姬起縣條割愛於 肌層悲歌泣下帳英雄所特哉而獨立氧氧有不勝其心丧而磨落者矣于是起飲帳得賴強之一十第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将後何

之手也嗚呼不之所以敗也哉不之敗不足惜而不之所以

牧巷無化放逐素市夫下稱其逆我椰子用軍天下稱其矮繁仁此特婦於这位再烽火主月何如約法立章附過殘城何如東院師然有大部情者靈潮非不勇此時匹夫之員耳刺非不

也兵精的給今也兵被食盡矣苦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為江敗而已職於平日所為之不道矣此類歌之所由起也是故苦降王子果天丁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前於固隊之追均下之范増而不用天下稱其是稅務降至三十萬天下稱其己殺獲

下于一旦誠有情随事遷感慨係之者則趙歌之聞安得不感敵治磨于一劍七尺之驅虚碌於八年曩昔鴻門之氣縣旋消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也兵熟食為今也兵服食盡多世也界於河洋令也或妻馬

以完正成人也文足以他其去國際郡之思初於淮收之余而而觸觸而悲也哉然是歌也其意凄以慘其調哀以思其音感人物。前

除士楼楼等心則似此時此势羽雖氣吞牛斗然倒江河力排於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瀟瀟今夜沉沉雲黯點等月陰為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瀟瀟今夜沉沉雲黯點等月陰心。其處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獨於推敗之餘而以與其意人

下羽也類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忽窟,獨我雖然羽無論者人云英观夜逐翻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所以予麗遊亦以為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遽随湖威為而雖之逝美人之戀文其情之所不能却者滿目瀟然處極為而非 地名沃思加之何名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

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養而食之数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悦 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為各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 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天常人之情樂輳于雅顕 師之第不能傳一餐於鄉人喜效絕性釣川無複緑草島站清 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 而使之祖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城而蒼生糜爛於 所往而有適以堅関其所其則是信之貧寒乃天之所養以為 過數子曰天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幸怕醫之地無 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子猶以為薄也或曰廟貌之草不且 釜之栗耳熟首輕其電毛之指以齊其日夕之命哉此母之高 波雜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清之幸信恐不見矣宜其一旦致 受而為荣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雪黃鵠未羽所須者手 福之在當時二老無所舉縣次不以择期涵冠代之略十蘊布 事 城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循夫昔也本澤图棒 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并職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 不發揮使 精常則然士南次未可知也吾於是平土歌 人都限過人公司的也向使物能忍班包養思使東歸以東條 臣北歸機停准除乃祭觀散此遇源母于舊城之隅因雲錦 無英雄如信者予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蓝知母さ

下華未可知紫已結其酬則信且孜攻圖報當漢王南鄭之日於竟漂數十日以飯之復絕望報以慰之意以為豪傑讓起天機戰之日非所謂瓊食豆羨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斬勿機戰之日非所謂瓊食豆羨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斬勿能報德余獨以為王孫之不能有楚目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從或以齊王信既從為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世或以齊王信既從為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世或以齊王為難也閱曹之椒略再拜勒文於詢

直賴於是平見夕在外上英何也相國之進賢為漢者十九海本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不世之功皆母不到常母之為為其事的人人物。前

一又非若母之

飯靡有他懷而死生攸繁也何即母

数少年所為以辱信賈利而已豈漂毋之 已候而曲逆首舜婦 之心無己我直能終戚其欲而藉其力此高祖與何所以耳 優手於吕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 以當十金宣能如貫高之身以死請即高帝亦自以為解衣推 及信家實而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 沒事刀器于高祖之前由薄母之寒其心而無以故其氣也不 蓋明忌之陰輕之姑戮之以懾伏諸将而曲逆之陰謀則惟 行問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扶求 **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失殆以宴** 臣豈不能起變倉卒而至於問知所措為高帝者亦就無顧己 **乳**肯出死力竭忠謀為王孫心腹以故及接後車無 食之思不能過母一朝豪傑四起信第這一将軍即萬人待罪 恩致精而以無黨招展直高祖養楚王之號假准除之稱使之 然挟威差鐵齊之功據南面稱孙之貴一朝為人主所詐其屬 于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夫生我之恩則男大志十 人思於信安里其輔舜主事女后為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 北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先乎以信卓於奇備之士天 其飲於漂母以不忘乎 推食也信乎 種離珠之厚信者有曰公 7 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清酬 一人翅站

京評以子金報為薄故使日后驚何無後顧情是無中生有野非是其言馴悉之不易也

十一人 男木以木心唯信之家恩而又木必不心美少年之以

軍边於完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李賞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于天罰惟我兩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将護軍中尉卒正人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将護軍中尉卒正人罪漢王 王世貞明

敢忘子要之裁惟義帝之暴終以传衛不更為家人罪君共問敢忘子要之裁惟義帝之暴終以行衛不更為家人罪君社問死為為其不為家人以為討實禮其不為家人無所利馬族使避開不納家人以為討實禮其不為來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德飭撫浮楷汗蟾棄人箦鼓其下羸秦為毒屠割案字十世之幾與諸侯王息有李復階兵布謀以监三秦強超五國来及翻茅壓組王有巴漢惟是故齊勞臣爪分天下寡人無所利馬族使避開不納家人以為討實禮其尾寡人以奸而距唬尉裁帝一介之兵不加伊誰之故李遂罰案人以奸而距唬尉裁帝一介之兵不不血伊誰之故李遂罰案人以奸而距唬尉裁帝一介之

華群监而請於行養鍋虎賁五千縣将十人以為本紀綱之

奏人迅揚河北遇劉全師季得抵関以入崎函之險疏空解理

六九

挽大略淵回元功開效邀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景生說為 陸後漢高祖功臣須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施南振楚威白 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都好與天無極季能草 心自悔宜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牧足以一套諸侯王所君鉅應 就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李父就德李已城寡人德棄父弗顧 而戴皇天皇天后土是聞斯言餘胜在齒後認聽一二儉士科 日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頭躍稱報世世臣妾季發后土 王大夫更之不寧季幸旦放寡人夕改圖也照季父而歸之的 兵固陵天鐵未交為資歌散令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 為鬼為蛾為操為與寡人欲有肆馬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掩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雜問我腹心 風而窺我寡人不獲己乃有荣陽之後季又不習於守大葉立 及華不司於殿大東其師寒人寬远弗追季又跳却老弱張立 一曰顏君出歌開項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羊見 一大大生 泰漏伯仲 節節解駁却亦有解於漢至其文字養勁直與日相絕 楊 慎明

之何也	护 功類董	東之以補班史之遺馬其名碑亦關馬非陸士春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有報固生之後民不可與解士	行而身際為形	破楚必矣其後
	公漢不報德真少	之遺爲非陸士衛王伯厚洛高祖破項實然	也其後去車為去	魚潛脫發主組落一人之列可謂於	高祖未酬其實格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真火思哉國良史也亦不來而行	東之以補旺史之遺爲工名碑亦關為非陸士衡工伯厚發其潜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奉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飲定悉宅扶樂失	報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表後漢表及母放其世系口尚不可與好士說客車論也 候按姓氏書報生乃縣金之後漢	而身際為飛魚潛脫疑主組遠希魯連近蒙董公亦古之意乃跡之二十一人之刻可謂發潛聞此矣王應鳞曰較生說	及是必矣其後高祖未 師上質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体外乃復走禁陽如此則楚所俗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職

四時江南以唐政於齊而入我屯城寒人不在已通有泗淮之

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常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 於此而後見也而當語吕后日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晚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舉指提目以胡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 漢高帝挟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楊摩天下之勢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擊而運席棒三秦劉據河山保此懷民華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春項氏畔漁點我巴漢 放股蕭曹社稷是經瓜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皇失漢祖纂発之緒庭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泰之間可謂文教矣秦政不改反酷 漢高祖 **見前乃木疆之人而止耳然夫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 爱茲發跡斷蛇舊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母蹈秦郊嬰來精首 鬼故問人承之以文文之教小人以儘故救俸真若以忠三王 刑法豈不潔乎故漢與承教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夏多政忠忠之数小人以野故殿人承之以敬敬之敢小太母 · 分人物論第七卷 物論 漢高祖 述高祖紀 七女 班 洵宋 固東 九直 台

惡會欲威威氏者時會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天噲之一部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居常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此故不去呂臣者為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捐其權使雖有於東項莊時後曾訥讓羽則漢之爲漢末可知也一旦人有之於項莊時後曾訥讓羽則漢之爲漢末可知也一旦人有人物論

12

發水而館又最高觀案都及高帝之未前也皆相繼以逆誅誰之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毒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久而已矣要會死則吕武之夷将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正次而此其後之尚在未必數產嚴表大時也等不是不以一女子斬天下

文立為及哉后也南帝宣不知流毒至此哉獨恨高帝之明有 的末畫好艺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奉奉然屬用物 老吧明日我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五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 以安制置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欲以一手障之何 品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也高常目然腹內猶未寒后也曾無 将展族諸将而劉氏惟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會宣 其中矣吕后忍於雜彭如此宣得厚於劉氏哉故殺雜彭而諸 之登不一 知人何其明也與軍后處有年失后之猜點高帝不知其心耶 官親苦一旦富貴乃肆棄之高帝無乃少恩也日不然高帝之 或諸事所有仁愛人乃獨以品后色衰而愛她夫托交貧民並 夷城而昔日感遇之際英能豪氣衛在目腹間也高帝中夜思 信及其高及形已具會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雜彭耶雜彭姓 天國家軟臣取而族城之無遺噍類非事常心也后也蒯徹教 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電日蔵之後推堪房 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 **菱之馬郎謀族殺諸将今日楊如黄明日断戚姫今日楊亦** 動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品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 及開車之東光善推見事命之心者以另后之 t

> 於丁公也差之變而然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 王安為之說者、 員布館也了公固當該吾獨惟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致古之 其成單之降也非史统乎泯矣故其子信也取之變而泯者也 何也郎無後侯之可也郎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在信而成 **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威趙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 區區二心也且帝之窘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以為人臣 在麾下自對沛初起之士分熟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了公稱 直著其院故觀之院修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守紀 而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微 全家始以問投滕公脇帝以北走屬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 作得之帝之諸功臣熟有大於紀信者母論忠也而帝卒不録 一而我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就非用問納叛以有之而其 物韵 · 流毒而歸罪於高帝帝亦無所辭罪矣 1 王世貞

故智然後知首雜覇之治者南帝也者齊侯以諸侯之師侵為

賞論漢治雜戰予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狗于軍中致

郭文與

以不録紀信為取以誅丁公為羞如見肺肝之論

漢斬丁公

解請其以不忠受我,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整齊侯賣類之

|建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馬此言以除折其心使之無效以 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情疑三臣者之心未當忘也但以汗馬 為項王臣不忠而致之以狗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 世之良也及天下院定了公有其生全之恩自羞來調帶乃以 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古之臣為不義亦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 未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己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爲慚 不思自就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 其力以泥一海内常工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 将照布自楚淮南受王禮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 一劳未婚而帶礪之盟方結未忍速開其相忌之際以自陷於 就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以楚中即受上 禁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體縄之故曲逆之 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伸之心則非高帝 供強惟知罪之不暇尊王芝義無所班也今有為人之臣不忠 授清途伐趙遊子與師言明後其辭曰解首包茅不入王祭不 七千論爲自劉項並與天造炒味當時豪保擇君而事以圖太 于其君則何所近于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 判新 乙而古今知其論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為義也此予所以不能 人致辟於丁公其養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蘇桓假 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

表而各澳四百年雜伯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為之也這 一大人自愈失族者雲夢為遊布之為四至一年問韓主之景也 一大人自愈失族者雲夢為遊布之思來不則之戮天下後世以為帝 之群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思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為帝 之於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思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為帝 之就而為此帝之所以思愧在是之臣而相思之隙蹇開於此 人人自愈失族者雲夢為遊布之官那亦異罰則知丁公 之数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條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 之数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條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 之数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條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 之数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條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 之数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條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

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除有所執持便之縮而不敢動故 順也而於其所之則此千全者彼可得而索載矣故善御僕者 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豪點足任使者非界以千金禪頭不我 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對之会 以唇然不勝征戰之驅而制御此三大将欲其軍則奪之軍欲 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信而虎爭之傑也人見高帝當時 即漢不成即漢中原之應原非樂劇曹勝分也彼得封侯至爵 能無豪悍之事而卒享立舒嬴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将盖識御 柳賢将才将之論謂其鹽遇鄰並屬視樂雕投際嘆日有味哉 便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除奋其豪時 百估資而羽翻的便愿亡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純以漢 忘原大溢矣惟慮其不成功不慮其成功之爲漢既也若韓彭 管讀演史至漢高帝不能将在而善将将心竊聽之及讀醉子 引三漢清帝善将将論 果布何等人哉群盗之雄而許該及養之軍也風雪不遇則仍 軍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为不我 人类那曹滕竹豐沛故人其積心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 至三之也然 愚竊頭高帝於此又有微權而蘇子偶未之及也 物論 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釣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 t 甲十傷哪

> 京村東京東所載者如蘇院破魏威名著失而即拜張耳為孫 京以厚實而平無它至高帝所以权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 院持之也故當是時韓並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院持之也故當是時韓並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院持之也故當是時韓並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院持之也故當是時韓並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 於其心而弱等在手伸縮田我而無掣肘之思故雖尊以榮名 就以厚實而平無它至高帝所以权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 就以厚實而平無它至高帝所以权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吳 太子尚駭禄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權兵之辜自古及令諸尊龍 太子尚駭禄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權兵之辜自古及令諸尊龍 太巫者未有不及中其毒者也置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太巫者未有不及中其毒者也置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人物 前

可概也去

新日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 為明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 是被日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 是被員而不平機宜者必有接船横海之學是並 重應應頭之亂制之而不平機宜者必有接船横海之學是並 其實施,之亂制之而不平機宜者必有接船横海之學是並 其事者故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将由於善任使而善任使 由於善知人後世有将将之責者尚監察哉 與高帝善将将 與高帝善将将

知五之情而後能将五知将之情而後能将将然知五之情

再将又如此信越後則則捐楚地使自為戰其善将縣将又如 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春動會耳之徒者又異是失取 木物論 更而謂善将将者何也彼其所将皆推埋負販屠狗之徒六國 之子第金錢可以循陳豨諸将之心其善将及國之将又如此 執主許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 臣之力此非具有控御海内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 為大将而不怪已定亦慈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忌两入其壁 茲高帝所以善将将與天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 我於成皇京索之間與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 暫學聽些這正也又相與起干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 了公而知格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 常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考帝之将将 蓋将之才不同而将之術亦與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 此教部越及禁地其善将與國之将又如此四千戸可以慰地 善将諸将也又如此據既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将 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 右手楊子雲日漢屈群策群策屈群九夫其以屈群策屈群力 人力大其善将将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将亦数友 所能者大也雜信論高帝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且謂帝天授非 軍以爲公米略一城以爲亡大夫先登陷陣部數以爲執幣 七卷

> 而吾以為莫難於任人 者莫不日将将而吾以為莫雜於将将治天下者莫不日任 将将獨能信或之流耳借有非能之軍安能将之故欲定天下 係之主未常過而問馬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主也高帝雖善 東傑知豪傑聖人之 将賢人之主未曾過而問焉賢人之将家 者其國可帶得賢人将者其國可與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 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将 會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母常不攬獨運之略以控御倫 而信獨以兵法将兵度量相去置不遠哉而為帝榜不亦宜乎 之法也夫帝将将之前是在兵法頭信不察正帝以兵法将将 之法也法曰三軍雖果可以氣使此将府将之法也法曰亂而 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奉無不能所能者大也 香守者数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持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 ~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将之法也法口善戰者敬不知其所守 取之利而誘之此将及國之将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 是謂軍命此帝将大将之法也法曰實而蓝而勸是帝将諸将 必易常出於将其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貴而受之 七卷

本光何謹守管禁因民之疾者法順流與之更始准盛順常等爾相関何於熱時為刀筆更禄碌未有寺能及漢與依日月之

三篇

司馬墨美

相府之有面籍那然刀筆更多奏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品籍 世常以刀華更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更何以知不 相府尚精藏之以故亦公得知天下吃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州公之入関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衛先入收丞 関中状長安宫殿寄治機陽又高帝之在関中無幾時美五年 秋親征水茶後至維陽六年十二月取隸信退至維陽七年久 近二人之心豈一 目忘山東我羽見秦地皆己焼殘乃思東縁 十月自征韓信文自維陽至長安時官関已成乃自標陽從都 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維陽軍之 新何治未共官之意深失高帝項王皆幾人豐沛臨淮相去至 良安則事帝都图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 詩 使高帝都關中高蕭何本意是推見至隱者 《不欲明言之父不欲不言之乃妻上說两字以見尚帝在何 海其秘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 中而且祭都關中也 事机矣 以蘇威而何之軟爛其位冠群在摩施後世與開天軍軍 蕭何 陳植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其臣無與信佐也帝亦書自言己連古 起漢中定三秦廣魏取代什趙陽無擊田城項功在諸将上領 功自有大者不在簽蹤指示與全期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 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公位太何第一拳次之千意何 何日韓信國士無襲王心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如七而追之熊萬而将之者何也進言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 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問滿公所以典也 之亡也從以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以之餘而其 郭君進日曹参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下山東何常全關中 奏位次皆日平陽侯曹参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雜之關內侯 君徒能得歐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 人物部 可圖也鳴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言 也軍大王王萬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夫下 不在人下矣心當其不用派之時見賴氏府庫官室之感雖沛 人带不欲群臣之明言之此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 官刑何獨諫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原州王沛公主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准而下莫不勘攻 公本能不垂涎者兩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 澳六年剖符封功臣、新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

萬之象戦必勝攻必取吾不如帮信即戰功無與信多也濟無 語 何以為信為首功則亦以信功而疑何且舉陳平封親始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己哉 見學校創而起挺身而關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 孔子羽留侯亦云 題悟前衛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 及魏無知則疑信以及何不以乃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及李何 信則何疑指示誰與殺默縱全隔中誰與戰均下當時群臣乃 **支於謂東條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 夫運籌幄幄之中吹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 失高祖離困者数失而留侯常有功力馬管可謂非天平上目 學者多言無思神然言有物至於冊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 不謂何之萬豆獨語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當陳五 開中木一及何進信呼難言矣,以信載要愛之車帝已以其功 天群臣無敢訟信功又熟敢多進信者功平物鄰之功勢不得 死院首奏不一及信上與那君明何功大亦吃完辨人物與全 之而不繁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 無知事為敬此論真不可及且光彩射人 比老 司馬惠漢 十三

帝之所不能禁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 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惟者此固壽皇 年的說之氣使之忍小公而就大誠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处 表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 必能信用其民失逐拾之分幾之因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呈者 鮮勝而深折之後其能有所悉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日孺子 項籍之所以取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 可教也類形王伐鄭鄭伯內龍亭手以遠赴王曰其居能下 三年而不勒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到也 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产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而政 犯而其勢未可乘子居不及然然之心以匹夫之力而是於一 城者不可勝数雖有黃商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緣不可 朝之亡素之方盛也以刀鍋門鏡侍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勇 相與管戒之家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主當日 (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繁帝和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繁 為之世有隱居于者出而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皆 拏之間當此之時千房之不 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華 /計以僥倖於不死此比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係做 金之子不死於盗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盗賊之不足以死 とよ

这也我下房被雷於北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

史墨科子房從亦松子班班平不耶旦亦松子者吾不知其何 謂為武革命順天應人東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天下生靈死於干戈文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 息有乎雅子之所調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 都後則不仁之羽也且<u>秦之無道甚於商納羽之不仁埒於</u>高 羅馬祖之誅恭城項何異於書所謂無弱攻昧取亂悔亡易所 以為義也且発良之佐運本為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 學是養虎自過患也程子日來東才識高速有儒者無象而亦 項羽兵少食盡方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日今釋弗 此子房教之也當准除破磨而欲日王高祖簽怒見於解色田 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 其所以為子房與 以為先格奇像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鳴呼此 此觀之循不到疆尔忍之氣非十房其誰全之大中公設于房 張良從赤松平遊 所全者多矣即為義受責子房亦不辭 更惟視別為 些何服 與學論信義故一舉而天下定其 七卷 **展氏服水土而為兩師者也数往** 十五 楊 坤 慎明 明

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于房之 其割裂河山之城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 教稱病群教内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應外以遠 待他功臣可知子房之智有以早見而豫待之特托亦松者流 再則数使使問相國或疑其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賤買以 電有以也間接于房事 漢本末宣待天下之定功臣之 且污矣観其待信整如此則其待諸将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 及召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矣又 失獨翻侯何所共起當所以奉錢五而束髮為深交者然入聞 無越室失又再則臨梁王越失又再則走九江王布死於师徒 日誅項王明日軟奪信兵未免而縛之雲等失又存而斬之長 相及上下平否也陛予此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為漢 所謂見崙石室者之深王母少女者縹鄉霞鴻之佩抑當與之 以後未幾而數使使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遭子孫昆弟成軍 真者取何至於華萬戸侯察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失而向之 局帝起布衣提又創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我力翱翔時節侯 也其於天下之故抑略然矣宣不知世之所羽神仙若行而非 仰恭此則 來原衛中止西王班石之市。随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 問題王韓信祭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数人而已今 傳記問時世習其說以相於者也而千房者智術人 七岁

意在韓也子房即為特将而漢王軟數之者以子房時時程因 漢其能聽之哉故千房欲歸韓而漢王輕聽之者以千房雅属 者其果病即抑以他即及其末也通自稱曰以三寸舌為帝者 剖符定封籍軍與者循不得以按日月累劳最而書之也史遷 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管佩漢王寸印 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設大子都關 傳海盡與信唯陽以比至穀城盡與越速及會兵垓下而誅項 軍者時則壓食其與諸将為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 禁之矣故其入関則從而所令持重哲咬唇将為之疾擊晚下 預審於布衣容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繁獄相國之後抑脫失而 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本極矣願棄人問從亦松手遊鳴呼使 不之知而書日子房多病未當特将子房之所以不為運特将 尺符而射為之斬萬來剪荆棘此千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 於世之聽縣羈绁之故盖己飄然雲殿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 唐河山南非所以為武刻符到封累世勿絕而非所以為樂彼 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席矢石力戰關而非所以為悍化城邑 折其路依鮮脚之氣而深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店書 以見悟亦備之資而征擊於轉頭於中之出北上老人固己逆 十房不先見於謀臣書葉之時而原當禍於祖臨信越之日不 物論 縣布者之並相犯極而後思所以潜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 七岩

日子房併成力士而全之非神智能人宜不及此安得謂佐治 干房輕用其勇騙以為不然審始之積成古今所未有犬索 龍於佛沒籍令祖龍可即第十房亟從赤松子遊失誤中副車 其除徵矣礼子觀於老購而日老氏其循龍子老代以是無為 而離王成又強於羽不得已情河公以成其志或謂地橋之先 太器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道術則與子房各相當者嗚呼此 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繁四将調兩宮貼德代猜閣之朝而名若 所孫跡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遊世金馬門東方州之所說情於 勾践也打箭即城卒殺此格許買不受己而逐近者曾仲連之 以遠平另之後遂以載西施扁丹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於 蛇八汗泥而不滓較埃塩而不較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 刷干房者豈其當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 都山若李常侯之所獨擅夫衰唐也是乎彼四人者其材之 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間以之進則薄日月退則混龍 稍稍電袋情聽其間以南皇帝之雄西后之悍且収之早失故 **風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彭越諸臣者所強漢王分上之心** 也也而平原依時數是引以黃石太死猶為之使人強食以子 了房世相離不忍令韓亡而身獨存故不勝憤忿慕力士擊祖 **厉之無意人世東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朝信主藏語** 張良 七长 黄天全明

常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惡代趙府之間無 也及其軍府武也文輔以張耳二人皆男界蓋世余竊惟漢王 堅城強敵矣其用竒無窮所向風靡自演與名将未有倫擬者 集乃謀畔道夷威宗族不亦宜乎 ころの「一」ことを教世血食美不務出此而天下中家煎可以此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美不務出此而天下中 良然假令端信學道護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展幾哉於漢 吾如准陰准除人為余言端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來典其母 之功臣東后松法耶輔仇既報敢部病歸他日雖禮起為瀬書 有未建與 投間獨發則二人者可得而廣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值亦 亦不能為漢人稽也、 簽亦或解以去當其時即漢高不薄於功臣品难真可輔于此 目稱漢便是馳入壁郎即内在其印符磨召諸将易置之而耳 人和前 九宣無以死張乃行营問嚴地令其劳可置萬家余親其母家 走人務是可與論留侯夫 作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陳閉與棘門覇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 評 佐瀬大動未必出於黄店之教于房高志未必肯為連 司馬遷漢

北淮陰侯辨

耶斯夫關東西道事命之動静務之勝敗俱知之才應為一 一破城茶侯於信非素所拊指士大夫也信遞而托之以展心豨 語稀其時以別将将卒五百人從宛府至覇上以游擊別定代 越而受托以及此其不可解一也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宿客 夫信當再為大将又再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豨 其語何由使含人知之其不可鮮三也信成通稀必多置人於 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難稍賢於武臣韓康 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獨者内不勝其散故請耳夫重 之功微馬而王自指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當百倍而漢王文 馬而王司馬中張耳之功微馬而王果两共敖瀬茶田都田安 童那之功微馬而王長史成董霸之功微馬而王申陽之功微 **陵來綾非純臣之部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契地而王諸将以** 於類天下知之其不及於關中與當具府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余切非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及 全過運見故侯幣信嗣帳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 進陰侯信者 断得使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景之急始及初固未友也 未曾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及死未有明其不及者也 了處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獨謀必屏人必 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友何從知之日以信及陳新傳知之 人物論 能信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及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因 七大

定秋毫皆其聲建力也且派本盧總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三熱分類勢舉趙利祖橋勒廣代不劳血及而克全齊天下用 以東東有盡而児啼不止将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街不見 使人蔬蔬自鳴而後不得已而界之也壁之養兒者啼則子之 當加以天下之賞非濫子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徒胃也何至於 常職而不厚望其報者鮮美在標柄者御之何如耳功益天下 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動庸勞勒人臣之職然宜盡其 甚矣御将之街不可尚許為也尚許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 灰等之華布而樂悅之封得同於貢献嗚呼可恨也子 取諸無将矣的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腹也信不友华以友 解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己心知其然松畏品氏而猶喜其能 子所給人而落其主其不可鮮四也以信之功品氏一女子單 請封而尚是職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宮貴人也被有目 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挟之以坐邀而不營之 富量無望於頓兵下齊之日也情也良平等無過策胡選逐於 乙心能優然而平也平漂母有飯信之思尚欲厚報之而况有 故馬哈止児整叶其危矣報信造演之功非諸将比也定 澳立韓信為齊王 笑九原 准隆之友有四不可解則不及明矣准隆有知學不含 座 案 男

人物韵 多天南里之恢恢大度周其迹而不能处也雖然信無足責也 平候一难盡而沙中之偶語息馬天下英雄為良平所籠絡者 訴術百出受其大樓而不得免馬其諸良平欲益王齊之誤也 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失度平又當石之何哉夫惟信之失 後矣平之詐術脫年展出而不震馬里之党也顧命之餘謂品 業也并受齊王之餌於前故雲意之續鎮室之誅血食之擊郡 既建将何以酬我乎有請而欲王即王之設其意欲無厭養被 石日平智有餘然雜獨任見其肺肝失鳴呼帝不殂平亦危等 及之不受三萬戸而受留候封於辭留而從未松子其深於雷 非劉氏之福将使乃公當食失着矣於食未熟置容他人先來 兵鋒所及将席老而歸矣鳴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即王之 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或坤復祭况天下服其累震其成日 並此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便其舉足一向馬列三分 而發而高里之爵官不足為功臣勸失觀於約會好下而信與 百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将帝之否耶吾是良乎之智許有時 於登壇之日於漢木有尺寸功也而還有大将之後今而大功 假王之千是良平之計過世人及多其智不知其智之 有時窮也子餘為視出之便是一番新議論 一敵國失東平将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美乎称舍之而

耀甲抽戈整旆井陘之途飲馬逐水之上而示之以必戰盖成 命於信耶日亦未必然也信之問趙也主對用間之機也彼之 問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然後安意肆志而趨之直犯其計而 用所出為從問道者也而潜師皆行于彼堂堂正正于此而示 間我視吾計之所出也莫若隂用左車之計而陽拒之以示不 亦漢之慨樹信之視趙也固在其指掌中矣然則趙将東手婦 此而後朝食是故傳養之今下而背水之陣成成安之壁開而 此第之使不得不咸耶即卒不戰也獨不能清之龍之耶盖惟 **陀樹之所可成亦信之所戒也彼能以三萬人絕其輜重信獨** 趙耶信之决意下井陉也間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如其用也 耶信之破趙也以趙不用左車也使趙而用左車也信遂不破 也然謂左車之計果足以雜雜信否也計談行也能使信題之 个忌如其用也信之畫又有所出矣故問視而喜者非以左車 **应武君說成安君成安君不用以至於敗成安君之帳宜其敗** 之以無所往所計為絕賴重者也而排徊設備于此匿端威跡 信将合趙欽兵而去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井陘之阻間道之 一用否足繁粒之存亡也以用則難勝而取緩不用則可朝叛 小能以数萬之衆擁護之耶彼将深養 g豐不與戰也信獨不 彼而示之以無所能所主為固毒事不敢者也而恭卒掠騎 - 廣武君說來安君 七卷 李廷機明

讀漢史者多曰曹麥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日蕭何名 法講者書一時参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一 而飲之百姓惟秦之遇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 滑冷之水則於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污淖之污不可終日 沿已久得其海淖之污寧圖於清冷之水乎設使孺子牵之於 賢相也至矣故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澤淳之污牛 道然百姓惟養之階後太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信已城而列侯成功惟獨念擅其名於為漢相國清净極言合 在軍民於清冷之水也曹参日荒於酒東帝訊爲參問於惠帝 胃相國家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准陰侯俱及 在乎陰用之耳是一大奇也而非成安君之所解也 得志於趙矣故左車之計可用而徑用亦未足以有功用之則 五其中如是而輜重可獲領道可絕而两将可因也凍未易以 問視我而我借其問以行成之問則使得其視者以爲信而入 安君常有我是不用許謀奇計迂闊之素尤出者之資也彼以 初 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将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 許、成安君即用李左車之計韓信亦必有以待之趙終必 中 破與借問行問議論軟完奇哉 114 司馬遷漢 晏唐

其優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 終後之幾何不為埃下之項平意之相漢有見於此逐訪諸盖 之法而盡愛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奎炭已極終其後者又從而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 飾情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即吾病漢史以肅何為善求繼 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 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群邑封建坑焚學校果完王 以曹零為堪其後故論之 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合位畏勝 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 自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費作哉若不可以費作即文 揮矣調答為養養者等守其構而不能覆徒軟君曰陛下不如 之遇不知軍於清冷之水以滌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家也 白高帝飲之陛下永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 若土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馬必待善覆之者成馬何既 粮重電販為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為漢之污愈於秦 公求黄老之就一以清净無為為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治是猶出刻熾之中而沃以清於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 評 罪參之不能繼何可謂卓見 と多 /漢者食亦不為無功馬を之治 井匠 鐸明

國已遠矣傾側接懷楚魏之間不婦高帝常出奇計較紛紅之 陳本相平以時本好黃帝老十之街方其割肉姐上之時其奈 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寒秦民之疾苦而然 悉何一意橋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有雜伯而已 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懷漢之所以無運者以此漢字 於平祭但知清净之藥足以調機就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果 亦非常主矣使冬能與常有為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 之鋒未在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然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 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素灰已冬楚坑已平牝鷄之於末間看午 之舊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之愛於秦者曾開其能脩什一于 抑不知何之佐前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 能益民而先已優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為何之法是守 不可不為者君子不容以果不為也各之意惟思一事之為未 一門調識時失然子借有情于食者盖時姓辰子有為而事之 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依國家之患及品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祭 諸公而折衷之者與程公同意 前一段甚念之清净末一段青然之不能有為盖報 心卷

明権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及今天下已定衆上而王其志願 然以淮陰族之事而知之夫皆氏之殺族千古之所共憤而引 盖不容養而帝乃取决于平為平者宜對帝日侯定列國取項 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疾之死生係於人言 以為平實於之品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疾及也高帝自意之 许人乎、使平直阿当后者買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賢也平曾順后之旨以王諸昌豈亦曹策使平陽以計給之得 亦足失且疾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 庚之罪而念疾之功故徘徊猶豫持两端于心胸之間當此時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 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事在城品其肯以高祖之黨輕以 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 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失或思愚過當而友 小央問於群臣而不央其不央者是帝直不之知哉誠有以思 大平波居深合計與所出及見陸賣問策事令與太尉深相結 以大計亦報如之两人同心協謀卒成城出安別之功者賈之 書出氏效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條侯壽厚且樂飲太 陳平論 一輔高祖定天下六出許計無一不效及諸品檀權欲危別 程敏政明 THE STATE OF

之其失或日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為疾固未死也而逐歸死於 之所謂語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逐君之惡者也鳴 陛下精兵就與楚諸将用兵就與疾如此而兵之是趨之及也 之感傳權失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日 之初事多未遑而首對元數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至 形未具雅尔置一塚以喻侯之當誅其執聽之陛下新一天下 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逐典無名之師則疾之及 品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疾否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ま 益堅一而為國之潘維益國此策之上也且告察者其直為未 第出偽遊雪賣會諸侯于陳趙之西界奏聞天子出遊主勢必 下石馬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符會諸僕陛下 臣獨為陛下危之宣非所謂人落陷罪不一引手救友齊之且 脱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軍書慰侯此策之 股心之臣規於趙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極力 吁平一言的使事常為無恩之主元動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 無事而郊遇遇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鳳廷 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成陛下宜使親信 以示無他則疾必東月歸朝惟有請罪上義漢之恩益深臣節 者之多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城之付房 へ物論 七夫

為漢伊用何其盛也始出后問宰相高祖日陳平智有餘王陵 周勒為布衣時都接所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許出立本十 西班於此王事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有也平盖 功首葉非罪見裁可為長嘆息也當出后之世東帝已难少帝 知終皆如言聖矣天 少難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 而不學中節不遜終以固騎悲夫 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粮直易有加焉守戶 天下在将相位諸品欲作亂勃臣國家難歸之乎正雖伊尹周 絡候用勃始為布木時部村人也才能不過九庸及從高祖定 上亡與亡盡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為論此言足以 東盐對文帝日鄉候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王前義利之辯愈華盖使人有不勝其既者矣 小為而南祖乃其心於平以得度為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命 你是實美予獨脫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投一不辜得天下而 歌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律其君有濟宗臣之意党使周勒大 物館 評三讀此論户儲九原下何以見准陰 綿供 絡使功臣論 絡使 班固溝 司馬速 十九

攻守三月成海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澳哉獨奈何孝文被 而該州於斯吉當失者故軍生之該新堂些之峻尚者難祭中 地而後生之徒有枚焚之月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盡忠不足 代人言若幽功臣向微薄太后目象之提勃先亞夫族失夫勃 兵其平也誅產禄館黃帝重後代即再真劉作丹趙七國之難 可令為太尉孝文且崩散太子曰即有緩急用亚夫真可任将 道之不珠矣 之社稷已失乎其後為英聚清至盗蛛明其無罪所謂問之死 非明氏神子用群覆之計權正建張絲灰若不與同心而制其 動而景竟餓至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休 **藩島帝遺部屬周勃於品后日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益惟有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求嗣此一 者易受文帝感得見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幸 英極弘由此面別失期都成安危未可知也以鮮而不磷進而 不過未會不以存社稷志在屬氏外雖遜順內中忠真得不謂 一中正不挠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員於神明安陵之稱知王 初前 所以行權重立成鉅功者品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事 見其該有餘而難典並為仁失末亦為東生飲恨 以医諸品難為社稷臣信太而深罪東生之京文帝則 2

世矣宜其既矣 然也勃就國常被甲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尚方甲櫃五百夫 一様如乃父哉 でた是而知毋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 后被之二婦人重選夫命而者支為人干獨慢之也景誠刻忍 強練之日或濟大事於委曲之中自其迹而論公置昂抑於其 軍中則一爭而軍去失抑皆隱忍以就事則元元之衆未视成 說上東鄉坐而真之趣為我語至短頭生年火物学事欲擅權 任而實遂兼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動每召諸生 功而先昧大義如國家何如天下何被右之人臣或為大義於 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為将道家所忌周氏父子 紛亂諸軍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習之足已而不學則其家教 下無全人矣夫國家不幸而當變故之秋為之臣者将併起而 夏太后以不來 孫王不 侯王作故深街至夫至夫安望完活出 /過平脱少知學問就儒生以亲其木強而潤色其快快之習 八臣處國家之經有迹相達而實相濟者執其迹而議之則天 兵甲 植皆及形也亡不肖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 辭 勃之生婦功濟后軍夫之後歸罪實后信乎母后係人 國家不凌細也又以不學罪其父子勃真亞夫亦無所 13

人物部

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品后氏像數舊就諸王豈可以理而論者

狼心而動其母子之念而况不為矛焦者平魔此襲胡致堂之而顧嘔後以聽命其成功亦侍耳故矛焦危論猶可以陳春之

日孫大義者張騰而明且承大事者者感而客謀昔程事公棄 與忠肝義應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與忠肝義應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與忠肝義應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與忠肝義應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與以共忘即氏者放至海納肝循可以激靡之着臣而動其救 養以共忘即氏者放至海納肝循可以激靡之着臣而動其救 東次時高存亡之秋不委由以未有帶而徒欲相率就必望天 下之勤王是無暴渡江河業維揮而冀有盡舟可来必無幸央 下之勤王是無暴渡江河業維揮而冀有盡舟可来必無幸央 下之勤王是無暴渡江河業維揮而冀有盡升不濟則基秦險故 何以明其然也盖大義不明則綱常廣大事不濟則基秦險故 何以明其然也盖大義不明則綱常廣大事不濟則基秦險故

之不忠於度子家屬之不忠於魯程吳公孫将白不得以並稱 師崩数言即為諸臣之定論今必左平動而右王陵是謂懷益 安劉之功無故作平勒世家而不為陵立傳則雅子之言亦非 致室南野立論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論王度初無以仕堂而 也可乎於然則程于謂人臣之養當以王慶為正何如目此又 王改平的者和儒她公而太史公姓人也若高市之見其顧門 通方之論也張融有言為飛天首越人以為是題人以為鳴論 皮少類原平可以功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周勃重厚少文然 安創少物由是觀之則三人處品后之事南南已洞見其微故 失所謂近相達而實相齊者非那日不觀萬帝之論相乎目下 無唯類如氏宗社果是然有磐石之安則其為王陵之言發為 少一訴觀其交聽與辭於陸斯詭計遂決於都生於是入北軍在 之也故天下不可無王陵聲太義之身尤不可無平勒齊大事 此者非子而依像其是己未有以懂即之師收秦之数而察責 兵板放王搖實討學廣之街以左右祖定順逆不崇朝而品氏 作的一死的一存紙千百世而下北稱為忠臣英得而好輕為 日可李氏日不吾亦曰否油油然不與之立與者非平而于東 者何哉迹相遊而實相濟也抑不特二子爲妖举氏曰可吾亦 人乎、雖然罵情有說馬平勒之誅諸昌也非有朱虚君之運 獨是已、或后下之後則請駐授之職則拜命、由由然不與之立 七张

不忍蘇也後竟有雜陽事 也夫以一世王而身裂歌與自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唯暗 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 來也抑為漢而来也者漢馬以純臣視太王也且夫天下不一 楚捐雅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朝然来也是以梁而 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 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優然南面而稱孤哉 道間給軍食耳非有感王信客定之助也去蘇門之貴不益侯 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狗親下自己絕走糧 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絕野一役夫耳非有國素 員柔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將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家扈軟個而前吊曰嗟夫大王之以身 郡王為文市所不說故實功不與的後之論者选不及為處故 部於中那王之連兵於外則勢或孤而難成但朱虚侯以提立 備言之以附闡幽之義 說彭王 扈棘果能以此說彭王未必不聽言直而文壮 最高議論 不可無王陵聲大義之男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 王世貞

明方其鼓刀屠狗賣網之時豈自知附顆之尾垂名漢庭德流 **电到了不然則逸歌逐生的亡秦之夏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 疑之班瑕頗起懼禍及身那人進說逐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 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何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 轉王信蘆紹非素積德墨香之世像一時權變以許力成功道 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耳來網以會有可賢者為初市公之入 華電夫也 曹楞劍推發從市公以至為聖害人所比之者不 吾風豊亦門其還老觀故蕭何樊會滕公之家及其害無哉所 数群暴魏公子及将軍中造招致質客而下士名產過實問目 矣恨畔逆之意及敗不成而原因另被刑戮何哉中才以上且 周陽也見者之官至惟帳實質婦女欲留居之因皆之謀逐運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且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置其行兄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琴絶人獨思無身耳得攝尺寸** 魏豹彭越雖故既然巴府株千里南面柳孙帶血来勝日有聞 漢初定故得裂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新以為樣是 丁孫我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生號成敗於人也深矣 樊會即門是候要灌要 韓王信置館陳稀 せいい 高冰明 司馬遷漢 司馬遷漢

期中王惟有武諸生以蕭相國諸為武侯為問其言大暴以武 氏叛也完夫會起屠何以至封疾亦足失兄其賢如是平山帝 諸将信事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問籍藏之觀算 范指之長的鮮頂新之怒子思瀬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 不住五巧者皆優指退矣八庫圖出而誦思谷之里計黃石之 獨枕一官者則因流涕以片言悟之甚多慮深遠有可為大臣 户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皆排閩而入見上 之能諫上則其不爲是可知矣及南帝既老管有疾恶見人詔 者矣宣於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喻恐百歲後從日 佐成大茶而享有今名龍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 如而不肯任則是不得不勞免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 古倫詞之子皆們心退矢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鐘而 侠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略大體出師表出而似僧之 於因以何有於一點論者誠刻矣哉 各首的批類退矣夫使諸枝容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 物部 **利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利而用制不鮮而用解逐以** 衛木獨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蕭何諸葛元優劣 省之功不獨脫漢王於 敢下而諫居成陽排聞入見二 事可謂大臣談論者之大者會有餘祭矣 3 王世貞 计次

そば、東京東三君子無一馬而赤之何其以郭侯室路為也孔明逆 艾美教之就付文長有平長侯者出而五杖原之後必後以盡一付公儀 與于天下之為兵者為嚴至而實合氣同而類應則其不可之 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子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問何 而蜀不蜀矣故與及其分一用馬而奉不遂也且出師表何專 知其引之足以威魏文遊知其身亡而獨不得中原來将费亡 之後必後以惟惟付幻東有華信者出而和山之後必後以旗 獨見而力於之然衛日華華為學者重向之徒以善其後雖 忽馬云劇氏而天又從而東之故以雕統之智馬而見法正之 人物前 敬馬而死関張之悍整焉而免於是乎孔明之志於勢不得不 祀也則非位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属於精之漸過天下固己 之為官室也直隸棟樓據及構夫機柵豫把之良者充為新而 非所以語干二子之優安也天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天大匠 少之而弗勝也或謂夫雖然而中居者匠之罪也且無极神豫 群人兼飲料果而自屈其か天局故馬以語天相臣之道後先 也因是非不維有之言而傷难氏之言也日漢居群策群策及 在日武向宣見其命耳此者者不為用也此两公之別也了語 防粉也似乎無能而能于務料就于不是而是于諸門後孔明 ķ 北卷

> 調統治之良材質勵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盖應 公遵盡忠益時有錐仇必買犯法怠慢有錐親必罰服罪物情 諸書是之為相國也撫百姓永儀執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将略非其所長與 成長而愛之刑政錐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 看雖罪必釋游辞巧節者雖輕必数者無後而不當並無鐵而 規制海内龍思而遵奉之数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跡 人物論 平哉夫都侯非断衛無技者的律法給貧的管官室其所與例 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問 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級恩廣忠五世爲獨用長者 世哉 諸事是

古个人物論第八卷

旗賢 元直 輯

昏徳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典漢也天龍躍虎變不 昔秦始皇秦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工世存作

前國連衛項利提三千丘鼓行稱百萬際名城坑勘卒就養帝 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玄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學 唇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指關懷楚事制立的雖看 並起而亡春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網顏而不紅強者制命 河山藉伯茶南面稱孤者勝行請命樂國受置莫收抵牾馬而

出東門而此之江百萬之氣頻強姓之威奮諸侯之魄與伯王 困高祖於勞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商忠節以自効躬戴黃屋 命悲北二雄山東紛紛蜂合張聚未有所係利害以百萬之衆

南祖在于漢中定三春之地扶義使信東向而爭夫下天下之

人物部

以自欺其思則然於大茶不可希也先彰免胃以立誠雖應編 演納肝而無悔干學請失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為許重陽複林

機則無以尚矣有息宁言而死事兼讓感遇以自死不乞事身 視以取後富炭懷懟而赴翟仲由結緩而為壮其節則全然大

雅用以報母主義則立於大濟則關馬故功貴成

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鹽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恭雖弘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尚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城郢而絕君名後齊以祈於死其於思也不亦大乎於戲伸足 黄仲昭明

秦貴廣荷有太節則輕太山於鴻毛壮哉紀公該得喜死矣夫

紀信

出西門通不見信問漢王安在日已出去美述焼殺信夫事帝 紀信日事急夷臣請莊楚可以間出於是來王車黄屋左盡日 項利圍澳策陽市帝請和亞支勒羽急攻新因四百擊之将軍 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威之城東觀以故事常得與數十騎

視世之食君之禄臨患難軟提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聽 得不死於榮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其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 弘之於鳳凰耶奈何高帝既得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 7

周青彈

以及於信高帝真必思哉班氏著書九漢之臣皆為之立傳而 獨於信閥馬其何以為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昔天丧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別項之戰方苦發毒軋於生民御

史大夫周肯世籍于河始漢祖起而随馬時漢祖以新院惟水 計而漢祖免乃命用青衛後事以樂外敵敵知其危併力湯搖 軍而遞保禁陽類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将軍 |昼辰遺軍創漏如務難授以利丘東以堅甲 而莫能起非爱死

甚失刑通之謀亂齊騎准陰其卒亡此两人削通者盖為短長 無不善盡者莫能圖何我 若能也天厚其思恵厚将前何得長我順氏惠公之不屈而取 · 可請封三萬户為上将軍軍之政自不報而下及卒聚皆無 一去田横之高節富客暴義而從情妃豈非至賢余因而列馬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屯而項民飲封此两人两人終不肯受 設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有通害齊人安期生安期生皆主 錢幽石以承嗣文 鳴呼原驅棄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亦 其實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挥公代沸船公愈身不顧蹈器而卒 知天以陰陽典亡與奪而猶與漢争鋒且若戰数勝攻数克非 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即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故 有之與天由余授文名演納肝殊也初者殺魏豹可謂無人清 梨六國天人合然唯類不留今若之業不件奏四非沒於, 汝貧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法死無日失且难故反道藏 其所為不從則京次無疑馬公然甚色作視羽而孩之曰吉閣 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湧故丧天下以亂叛亂者師是用 柳 田僧 相似 漢王不報用者史氏不為立傳皆大不滿人意與紀信 司馬遷

辱而不盖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シタ部 軍有曠百世而相處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命世之所務熟 哭彭越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妃雖往古烈士何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該男也其計畫無後之耳樂布 壮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為其材故受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騙於楚身屡典軍摩旗者數美可謂 及養小人以自利肯好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安得為賢大夫 見以野誉動已而已至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段譽動人 為之與雖得鄰而有之所亡豈不多我 之非劃通殺之也惜乎一失其信群臣熟敢為之使諸侯號敢 曹丘與長君等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為小人也及曹丘 恩觀之漢王旣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立是則漢王段 班固稱削遠一該而丧三條為其亡用横殺即生騙雜信也以 从加哉 余歐松而不可禁余将博觀乎天下身有無幾乎夫子之 田横 京學生 季布 季布樂布 季布将何以對 X 韓小意源三公 司馬遷 司馬光字 司馬光泉

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 為死者不復生盛余去此其從誰當暴氏之敗亂将一士而可 衛之結手盟二國為兄弟也而滿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 其言而從之其心巴其為漢原失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 然情之死則勇而智則淡矣吾為散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軍 士旨死義立何能為人之所不肯為而一時烈丈夫之多我雖 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子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横之 於亦曹惜其死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 吾朝田横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吾固憫其事之有可 酒魂坊佛而來享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蘇而存 天命之有常昔関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還邊尚余行之不迷 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作則影抑所質之非賢称 在漢副海必有以過之横於此可以不死横必以死為安富海 之德就與漢王其勢位就與漢王横以勢不能為尚含耻而歸 小死于可為之時而死于不可為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此 4不得已之地方鄰生之說下曆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旣是 便之日可也為夷齊王蝎之死可也而横也盍亦權衛於心子 又宣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至郡於関中稱落 田構 手七明

至怒京之即不知即生可有而满不可忘便以怒即生者怒通 應之者然則轉情之襲破乃横之所自取而非剛生之罪美何 有不發其事者當都與漢之角時歲以自衛循懼失之夫何配 **今而已北竹歷下之敗失大抵率不可近慮以近應而慮之未** 可生而横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横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横放了 之點即自處以不韙可也又何來傳至洛陽而後央哉是時不 鋒而不為王夷之勇使横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是當為使 横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侯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 之節則然身而已失何觀観乎王侯之举而不為夷齊之此使 **村候則在於脫谷鐵之危耳不然将何為我便横而信有不臣** 之而我爾拒之漢亦未有加兵之果横於是可以得已也奈何 項利飲屠横應有腐肉之條過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 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は義敢事之秋横於斯可以死也及 在漢其直在齊摘だ是而命一介之士達成八之書以申其明 有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百至其由 之事可以已而横則不已智者固如是半吾知横之死不在於 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 言之後即肆為醉暢之樂而徹其紀律之備此正以近属

則漢将機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横之謀固即兵五

在人置皆不在即何無一人之 應及打此也一人言之五百

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行不言在情 則失於不智矣故田横之不肯事演乳若直拒於剛生一言之 旨是之則横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不言而横又其受其性此極 世之論士者謂原直好禮者歸項領領亡耻者歸圖項項者卒 雖然一人不屈五百相率以踊之横盖深有以底之也吾於備 **則而因於後徒知恭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横何惜我** 於曆又何如那生之不立尚有功於漢乎於則其死也皆是於 **西漢而東直者正補於楚田横稱得士韓愈氏為文祭横亦諷 管語首洛陽號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数而無補** 即機賢能得士使使招横横至所鄉置中之自到常先吁其皆 引兵擊齊房曆王廣横已自知天不可為與其徒五百入海带 而漢使鄭生說橫横知勢已去逐鮮歷下軍與漢平而韓信再 而後大下無事横之時天下已超於漢矢三爾之地已為項氏 訴片骨鲠宜亡何罪蘇直高帝用才不遺居販然必誅我殆盡 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卒不能脱於敗亡何也予謂可 所角横尚能收齊散表擊羽在成陽再立齊王定齊地越三年 田横論 五百人之一死皆以横故誠為可取無餘論矣 横當婦不歸當死不死而至死於洛陽誠為可惜後以

> 除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間衛死亦皆自亡無一人肯漢臣僕 為之流涕以王禮幹之從者一名穴家自到下從之帝大驚以 以區區成敗計彼此侵分哉 於事二客死以列尚五百人又同一烈横之所獲也多矣又何

評 欺論得大致矣 横宛烈二客從之又烈五百人同死皆烈不以區區成 可馬遷

劉敬叔通孫

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我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訴計用丘司詞 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親略一說建萬世之安智官可專即成孫

語曰千金之奏非一紙之腹也臺樹之根非一木之枝也三代

之布世及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至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論道 八大

固委於盖謂灰乎

事物為單十強而数十七邊高祖思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已 論劉敬 王世貞

為不能何為奈何劉敬對日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 也獨可以計义遠子孫爲臣耳然思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 天士卒能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該

發兒則外孫為里十 豊間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於兵可無職 灣過去必泰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十直類在固為子

惟一子一女奈何葉之何奴上乃漢曰唉而之不欲葉女何奴 得九州之偏若幽翼者属牧馬突醉打之上日房食而好色故 之世循為遠也而渡議禮樂母乃必乎大干羽不與文子共列 乾間式道不可以緊也今大漢誅秦城項欲已得於天丁失然 王郎受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然循沒經辟讓不敢議制作 生間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局 何之、叔孫通日昌項何人者也非為人何者也不親其初得志 之不恤而手鏑之以死何有於頗父目填之子也而見其犬父 而戈未敢方本要去未鮮甲未銷四今未見於應未起去中和 而後禮樂典被首樣恩畏縮妄自非薄不急一代之觀樂因西 也則胡以殊准除使也 而以其所愛則氏于東胡而兵随其後被臣其逐連昏哉而我 父也不然以十萬騎入塞牧日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 你息優持漸清閱釀至於湛恩汪滋冷性旁流兆姓等石昌家 **乃用被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聴入官以語号后后對暗泣日妾** 之死于圍填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及至是大父而弗忍外大 而餘愛女以為何奴御得無助失後世哉夫何奴豹後也去交 力部部 提自两生身叔孫通書 極論對很無限漢之妻女為厚且未能息邊思刻書精 研透入神髓末歸吕氏傑准強使一意志奇 * 李廷機

至了成五 位三書熟所謂本儀者與天丁更如及丁度能從之 管側開姬公孔子之資風失且泰并天下後棄聖王禮樂所初 同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指德若彼利作若斯之難也孔子 民十五王而武王友定之成康終之其特職成在同振振在图 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善 制以更為師今獨泰依在不可用也生而來平則必循其所言 老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該第五人自致師 此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u>藥自能出獨智之處随時順俗皮</u>主 **庖人之獨治引尸祝以自助是下獨不聞堯之作大章即一整** 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見足下度能得之於陛下平 于且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嫚罵曰監儒安是真討議足 誦中其所聞知朝必明堂教必清府於及五王舞必兩階歌必 **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代生雖罷餐亦** 共作對終不足以宣補中和後風舞獸也苦問自后稷始去静 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命 悟所聞而物世 巡也世無所須衣已而強出馬動也三行之累 所能為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偏為也大不度其時而為緊也 的一經落不與甲兵同處而縣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於治心 前論禮樂不易與且以春儀雜之後發漢不好儒與通

希世之音優襲數然古詞

本義山唐

王帛雖至先生不编吾非固然可動而起應眉皓是來讓太子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西洛深山韓鳳諸飛漢以新典皇王道妻 至尊動容本嫡以己四督暫五天下定失逐駕南山白屋平田 八老 沈 准明

能為留侯起者乃所以為四皓也且夫天下新集君老子切索 **溫使图使的留候不能不假重於四皓四皓能不爲留候起而** 一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為盡高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商山 俟不能強缺用析處人君臣父子之間愚盡謂不然天日后能 之意動其出處不當來來者非四皓始留使為之又或以警留 心南帝之季年数易太子臣后疆留侯置計招上所不能致者

用乃留使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候

人者哀求博冠從太子為壽子上前天智使同日此難以口古 僕則病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正到重者名重也故四 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其分重者實重也故留 又有四時又有終灌由逆朱虚華而強乏為漢可知失节之所 而之明嚴社稷之重直徒為一桩勝移夢者就盖至於有留候 于四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無疑計不然當 宣其應不及此而又孤疑于建樹之際有以親其所係耳盖至 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失此又帝之所大患也帝之明達深謀

ER有不可知者留供親身從屬帝定天下與帝故寺夷言聽計

沒在側 自夜抱持而 流事有大此者子顧吾地望不能辨誠辨

之根云功名之會非商山老人所與知則又凌凌之論且夫事

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處高帝之所應者為吕氏也太子旣以 校持非懷仁輔義之道以為留僕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正是 者事蹟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慈孝夫下延頸領死一言又涉 以用昌叔孫通之徒木疆之說開其意其不谁乎世徒就四人 難事之若而欲得諸人廖漆骨肉之問又人之所難言而得歌 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為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废難知之事

平地

或未可知獨不思東常不常自民不王而千秋萬歲之及更未 專校您嫡以為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即與戚分曹而 年又未必不左祖出也縱使原常不帝產禄不王内雄母后之 歌也以劉與昌相拒北軍未有不左祖劉也以出與戚相拒北 史 27-178

物部

功臣斬又宗室勢所必然常誠深計以千秋萬成後漢之為漢

仁慈品固題宗又內權母后之事既不能為社稷難至于剥削

而完乎不為為帝国侯者乎故能成四皓羽蓋者且有不為四 夷之人隸周昌叔孫之知是有濟哉於戲留候之於尚帝且然 争也今不度難易之数不敢若臣父子之際而提以親身帝等

流涕醉歌鴻無数関而態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偽託以却 昔留使招四名後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成夫人為楚舞歌應 而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問人也是真四皓也當奉坑 父時日內生害負禮器輕干里逃之海所無亦日常正蜂草 祚 真四皓 四皓一言正足以破馬帝之心而釋其意是福到極處 陳繼儒明

響大下東條無不諒其思義感慣之心而憐其問問間副之苦

何隱克獨難押一着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是今子房一布衣

風嘯不可網羅即能準沛公馴冒藍曹韓彭之董如降大羊而 米多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藍與仰視四皓以為鴻飛 人者神仙也而于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為且光田心

耳招置四倍會若操舟随左而左随右而右此無他盖東之報

逐素應南滋強粮東旨為韓而不為漢皆用帝而不為帝州至

重治亦松沧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確衛之則四皓可知失两

茶如四皓者東必歡然締結結為免灰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 報警家懂三百弟死不產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 晋而猶有桃原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子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南生尉感之徒耳良火年志在 演科蘇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将乃亡去垂五百年至 初論

老人何以稱于房哉博浪一推祖龍龍魄掉古入沛卒為帝師

四皓自中亦有于房人失水濕火燥藏于鐵母大丈夫竟氣相

第五一遇极丁傳書三卷 樓后皇帝一下風雨乃散從之辟 感十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為漢原獨不為千房屋平況上

緊為米真消學禮油陽東見清清君竟得力士授以推法此□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图公為司徒来時商山 一作倒山中不為丁方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為秦傳士避 雜殺身以左右之十房學在君響接們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 雅事諸婚妻衙臂死而不顧子者警在父数君子歌慨快烈不 伍其之報楚也廬中夫人完紗女子至覆舟沉瀬以示無思要 **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間以請也亦何忍戀山深入林察哉**

飛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盖東

图公云則四皓之非偽托斷斷可知失大抵高祖以再長起家

漫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華公及來太子壺関三老是也三老班

響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滿 于一日志行皇雪功遂月退良之意然不安也說借漢以報韓 人大丁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辦漢不失四皓而念及子 史 27-179

物論

八卷

說時子房已去漢人失此又誰為之吾故曰四份者是真四的

人東南公衛里李東新公角里先生四人老安肯以為上嫚伊政院幾葉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為建成候却日誰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級今天下安定以爱易太子夫以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級今天下安定以爱易太子夫以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級今天下安定以爱易太子夫以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級今天下安定以爱易太子夫以也,其中人

而暴聲且以為皇帝之強無六國而不能寸組被四先生以軍四先生鸞矯鵠果將於空外粮執萬業草不躬顯使海内傾響及馬至至無照問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天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拔著棘貼四皓日東人之竊骚珠高道久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拔著棘貼四皓日東人之竊骚珠高道久太子實之而上必異而問之間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使

日鶴也其曰非鶴而 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當也其不即請不可乃及康成侯愛日者之何留侯 目升為之號鶩於市而請不可乃及康成侯愛日者之何留侯 目升為之號鶩於市而詩不可乃及康成侯愛日者之何留侯 目升為之號鶩於市而 禁死人暴人里 夕事之如父郎四先生即不朕師尚父一沛共縣家人暴人里 夕事之如父郎四先生即不朕師尚父一沛共縣東京於八十而非能九十而鷹揚百有十二而誓石花齊苑作于不然八十而非能九十而鷹揚百有十二而誓石花齊苑作于

公故处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主馬此四人公能為太子致之

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蒙主天下莫不延與欲為太子死自徙吾兄將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爲臣等我不受辱故恶囚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警曰吾求公数歲公解逃我今公何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警曰吾求公数歲公解逃我今公何四人前對言姓名上置酒受留僕解以後上怪問曰彼何為者

部 四皓非真子房傷東耳然一策能定儲君何害其為後動失日后直接主失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居四皓也

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刑五已成雜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趙去上

舜欲以天下專集許故集前弗唇也出不能加治於唐唐而趣

及增華於堯舜是故其人類顏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

聚人可以執鞭華而供掃除之役無不為也家人霸有請也堯

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匹先生家人則何敢言雖然

四皓恭之應君子也然而於鄰時未有掛也非出定漢次千幾四皓恭之應君子也然而於鄰時未有掛也非出定漢次千幾四皓恭之應君子也然而於鄰時未有掛也非出定漢次千幾四皓恭之應君子也然而於在一次在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其能能策之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 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及深論思獨有概於謀臣之苦心也 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及深論思獨有概於謀臣之苦心也 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及深論思獨有概於謀臣之苦心也 法稱的以第一共臣之後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骤致之主之相持而不央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之相持而不央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之相持而不央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之相持而不央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

的級而俱敗之道也故爲大臣討與其以人臣之言争之不若人の論

之公心我但不勝其區區兒女之學而私心過計以為千秋萬八人祭之主豈不知太子之必不可廢如意之必不可立為廷臣則不若示之以發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帝固益展以天下之人心争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争之而主未必信

偽 記の結

之四老人後太行遊通蘇為之死於是機然震動以為天下

之公子至若是胜空上如芝之老業飘洗耳之士且有起而

姑妈哥外第之豪平是其威巴深而為計已決固非局昌本強

陳北西通麗 為之談所能關其聽也我而見生平不能格致

威後即幼孽嗣世籍吾餘威以制御臣丁庶幾無旦夕之變日

于之强而止其速飛哉夫亦鑑表心以割肌層之愛知其力能問之為果而悲思于增級之莫施此時难心憤氣豈不能剪太門之公為太子羽異常之禪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此天下人之公為太子羽異常之禪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此天下人之心為太子羽異常之禪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此天下人之心為太子羽異帝之禪四皓者正以畏群情之公此天下人之心為太子羽異帝之與故此時难心憤氣豈不能剪太與其為太子權護者雖當是以與此為太子權護者雖當是以表

然事亦有不可知者使常見四始而報憤憤于太子之植堂也行于四老人而不能衝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誰

四老人之為大于私也父子之際益成而蘇立之謀目甚則如

以始北應風東以

皇大索十日曾行一人平即此可以知四皓矣第子房迹似江 不加桎梏耳不然以盗擊主以臣欺君以予術父世以子房為 俠而事則正大或除發賊或植國本無非美事所以干古原心 評 善言子房之心者 四皓論 17/1

将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邊則後此受禍急請此反來問 後趙郎諸臣借之以遠拔蘇而帝胡麦也乃四皓相謂曰太子 此驪姫之故智成未人借之以危盈而王如意也亦斯高之故 丁讀漢史事常十一年縣布及帶病欲使太子将往擊之嗟乎

人物論

将軍監関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嗟乎使太子 這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将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日令太子為 果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即勝而歸而帝崩失如應立矣圍聞 是品后承問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日吾惟監子固不足 雅載輔車町西護之諸将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疆於 令太子将此屬無異使羊将狼且使布開之鼓行西耳上雖病 為上立言縣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令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

之内出赫號稱遺令主太子於淮南放地太子将安歸出后即 學子不在側将安特墨齊胡多以近父而立申生扶棄以遠父

班之 龍趙 印諸臣聚斯 高之謀

男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里克谏曰臣開軍落氏将戰君其 以堅思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室且到矣惡其心必内除之室日 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関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 太子衣視病之目而在急動品后請上自将而張图侯之功不 太子思得無於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應眉皓首褒衣大帶發 釋申生也公日行也對日非故也若行太子居以監國也若行 說得之僕人考而留候得之里克也哥歐公使申生代東山僅 人費曰太子始去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示之

彼四老人即禁造能後等而養養之乎。本鄉疾輔安樂即安樂 而亡使漢當日果将太子而南如意立於内太子柜於外漢即 亡蜀不以其故貶三分之業狄果公远康茂郎廬陵不類不以 亂矣太子安承漢祚不幸中道而煩出氏始生心而産禄經命 者謂四皓安獨城劉噫嘻晉易中生二世不安蘇殺扶蘇二世 其說吊后請上自将不下数百語田安壁老智不辨此又其甚 龙南帝宝而聽則漢安放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皆 料而留使監軍之請即居以監國之故晋公不幸而不聽則晋 一放少夾日之動而以產禄之亂歸既四老人是武奏亡蜀梁 一方教太后為之非實有其人夫衣冠之俸薪眉之皓可順也 物輸

也子無謀去父子之問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福即內除外危之 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木有此也公日非子之所知

八长

聚為不能到進混一 規模若漢祖不得以浸行其儒冠東京要 四皓者何漢四皓也非漢四皓也問山之四皓也繁之以漢則 聖白駒皎皎三代以下四人耳是商山誠所面也吁頭商山則 眉茹芝服蕨吸風露被雲霞先園后季左黃右角強素不能抗 **有之也為四皓者将漢乎将商山乎以頭不在商山則皓首麗** 所擇也嗚呼明此則可以定四皓為何如人矣皆閱四皓事且 問山四皓則重名日漢四皓則輕矣然則為四皓者将漢之頭 長其四皓乃本然流止于漢廷是漢叉若所爾也吁頭在漢則 **汀雅善藏其用若張留係亦托之赤松子遊馬風飛經經鴻奉** 走狗京城夷布擊横刎信松陳平推功而新免蕭何請產而自 無心于漢矣然以為領不在漢則逐鹿方即瞻局旣集良方藏 **公亂李也鳴呼計矣** 取木史公司在傳管年心 助昭昭商編羽翼成成國本遂定数 亲在商山矣記知四皓之有漢非重也其無商山則輕矣名日 了将問山之至平将碩為灣有平所碩為問山有平智者必有 得而有也四皓非商山有也繁以商山則四皓者漢不得而 四皓 于監関中兵一語從古未有談者 四皓之功在於急動品后使上自将留使之功在請太 王介明

人物論 詞脇之非所以事君也非所以教訓太子也非所以善處人处 将以為張史之思不可看是澤之幣不可辭是正以屬風而敬 不辱太子賢明仁孝碩為太子死夫賢子以折其父而又以強 輕我沒觀四皓之對君左大不滿人意者可陛下嫚罵臣等義 四皓也既出商山之後又一四皓也四皓人品不以商山餐重 則商山等於齊漢一落漢廷商山其平地矣未出商山之時之 呼之人也信非四皓之人品可得而發者也放四皓之在商山 西山之故中無草木同朽屬而置九官八百諸侯於度外耶場 而議禪讓矣周武之時東齊當出而議克府矣胡為頷水之陽 定大倫大事也不以兵車漢有首止則在夷舜之時果并當出 我者也關釋之而已獨無計可以自察我又以為國情大倫也 四皓於漢胡為平來於婉谏有叔孫通矣類諫有用書失切諫 者為國家立清倫重名節是也故庖人治庖戶祝不越傳姓而 之高者也有為有事者為國家排大難定大疑是也無為無事 識無為之功功之大者也多是有事之智而不知無事之智知 丁之間也山林養素之言集者是平故以知言之法考之四皓 月王陵矣吾問山人矣漢廷之事奚與哉代庖之越其難免矣 上而下有果許之清武王聚義而士有夷群之節各有執也今 1人各有可也的衛星科以其有而脈鳳凰各有衛也夷蘇在 小大

公戰國第一之雄不得忘於時越名而隱者也其人品可要是

吳子 真日伯夷 根本何人也四時恨多更或以為張良帝計四 時非其其四時者必不為演出也此亦為两山釋慙之論也重 水澤居花陰舊山於軍嘆之詳矣移文北山異時同較吾知四

夜真四的 四皓期碑

新馬既成州大夫作博士員萬余記其事金顧調諸是有要等者限的兵印 回久之已而四顧坦字便類不治將地則為答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 余人商州過金鷄原諸四時先生南票以五體除以叢木爲低 蘇松明

成日層也其真者通在商山余日安知商山之非屬也余過商

建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間干深山而至今列項以祀若馬荒封 陵珠我私器備落其間然本利落于巨魁推坦之千縣有完其 也安知其非層也夫真與層易論我全観春之號山漢唐之諸 山之麓北其屬景然者即在隴風中雕村雜烟火不十武而近

說激問開道習園然也而又奚屬人之是逆憶耶或以為軍不 左祖皓是城劉此則断禄深文耳若于所明者義不倖成者功

計難料之事於易世而以和近其仗義之心大非也以此罪

不足以服人者也故去折其無四時智人也亦智而未書智

日春漢人也即所建立上則留係次不過新曾平勒等耳對君

皓之不得為完人久失如曰此皓非五則五浩奚以建立式彼

為皇養稷樂伊傳用弘之皓而父生長視于世則余不知之亦

增級不加置不朝郁高致然人猶得而與也神龍深華俄而九 即真耶余日真也易日為新于達又日能德而隱彼飛為出沒 物論 (大與其真而斬也我與層而有也請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層

月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馬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傅自始至夜 日限也即取土木形散之徒而学其象而我其兒而吁吁钦惟 核若友養等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養之分而未易語人者如 網展衛可也見則其出也非為溝也為千房也夫以脏席之私 知東国新里非黄石公之傳耶今世所稱于房與四時書風交 皆托之思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比上後線於素書要 **竹社稷之戸計陳臣争之不得謀臣争之不得而履眉教言轉**

問可以盡權衡夹是故惟智義之有幾此四皓之后出於漢諸

可動以義如夫大智人養與此不以一身之鄉而易一出之名 不以非分之方面加可已之見故論四皓子行不智義不我之

者也我人也亦義而未盡義者也盖不智則不知隱不義則不

物節

臣也惟智義之未極此四皓之不成於萬風日也欲則漢無萬

所以立康起殖成東灣数百年之氣節者子関力也故目例江

紙繁漢九馬又目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乃如之人今九原可

格副馬古直通西京至於两山釋照之論无大快人

(日五五百音新祖以秦龍鳥直龍且不可欺恒

八乎然漢两京吾得一人馬其惟十度乎羊表炒澤告座客星

文也彼思知真龍哉諸君追然於是相與的恭而為紫芝因次 使不加鐵券不及終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質回視示於平 可得而臨者先生朝而商山春而漢廷朝而溝廷林而商山徹 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酸今夫物之可得而奏者必其 **習五其年第七籍也陸賈西使附院使漢述無兵争天下除受** 死非真死也部心而明非真的也以詞墨品甚矣末世之尚於 語謂有君父非與余日此漢人語未易為求人道也夫延頸而 之遊直若合奏謂之龍德而隱始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 共賜多天時時稱說詩書以私高南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 鄭生為高南下陳留高帝板其兵食逐以入國所禁太失然以 弟其語為四先生解嘲云 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黄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雕生同傳量以 危劉氏則出為陳平書葉誅之動静合時持之宜而功烈民無 頼之矣其後知木店将王諸吕不可争乃病免家居及諸昌将 节者於者定野雄忠茂至夢延干官開朱唐入爲酒吏敢耕田 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式 其辯範與建以母死無以為表而受難陽焦金所謂行不苟合 直於今而夜半城殺之與之害者不亦難子此戰國領危之餘 耕田歌 衛心陸勇 小き 却是木史公誤處 黄 震宋 计五

之大計也軍亦漢室人傑也何應不及此乎曾以其耕田之我 動其非類毒亦轉治以時子翰養時晦以待日氏之變則其策 未就而使人知之者敗也事未果而使人疑之者危也童而欲 我有如童者哉但猛席之 遊必伏其威勢馬之擊必匿其形功 發之茂植光花然矣論孤忠論剛勇論有事功當時在廷諸臣 成利双于副官間也卒之外逐亦 潜内結平勃藏 聚典種而喜 種者動而去之較追斬一人而環列而視者莫不垂首婦仗是 獨能荷錢而起植枝而香托之于行酒假之以軍法歌曰非其 植根本者亦容矣不幸大風不楊黃鹄與悲遊戚氏楊趙工而 前原非夷稗子帝之約日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學之所以培 探普天率上皆蓮氏之田時也到氏之支喬非嘉種子吕氏之 而釋之日高祖持三尺動驅本鹿亡焚獲混一海宇而侍之子 而用于功不可以倖而成何者忍以一朝一夕之故而隐萬世 者也章之功功而传者也于忠不可以缺而試于男不可以輕 宗於塔石何功也思則日章之忠忠而政者也章之勇夷而輕 砥柱何忠也妖妖失態群朵丧氣何勇也回士心於左祖其大 以寒奸和之臟激切慷慨聞者莫不壮之評曰疾風勁草中流 漢氏之子孫縣首幽教不啻早涝之災而蚌蝗之商也為童者 及於李其權裁其為洪夷益等之潘属如晋賈唐武然則軍将 **西争矣額許不出此而徒以憤烈之情發于一歌使吕后赫然**

之餘也欲有所為而歌召擊之端也既後南山之其九泉之槍 然則托耕田而歌又列華獨不可與乎馬呼三人之歌歌于無 不放在此以底悟君父耳逐至于降身而德職者章者欲攘珠 可奈何之日朱虚之歌歌于欲有所為之時無可為而歌忠慎 周表者歌亦雅非常下者歌松拍忠臣義士母母子聲歌節之 孫則耕田之歌可與三子並論乎或者曰親殷据者歌姿秀痛 而本以成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而惟務于平日坚忍不核之 審惟幄之功首編乎蕭何皆候者于黄石之術故能成其忠准 也北軍可入也官禁可以掃而清也革始得以有辭于天下矣 已力我五层觀漢之良佐忠莫過於張良男英過于韓信而運 吃是天之扶嘉種也是天不使莠之害苗也彼乎得舍<

天功為 耶幸而高祖之孽息甚沃人心之殺種不忘國家之生意綿綿 医忍于 所下之 唇故能成其勇敢侯與静于百戰百不勝之時 田園不至于莊蕪者於布所謂大忠若愚太男若禍者願如是 而博也遠之大慶終至于不可支徒視因家為并髦也此則由 不絕日氏特一好婦人耳然不能奪劉氏之魄而成其生禄産 若之何我是稱起子悲歌徒以言而嫌也身亡于不容徒以与 聽說之應可不為之寒心耶然則吾非重責乎華也為章危 保務小人耳然不能扼劉氏之項而打其特是以點商可知

「古田確繼啟之何使爾俟尚存必執文逐之將為数矣觀高祖為此事人是帝民務稼穑衣食滋殖「中也者以及道合權以安此核不其悖故校兵產職業方劉氏所此惠帝重樹而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献刑罰平無辟疆「中、大政惠帝重樹而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献刑罰平無限群遇之戶使車也者以重于膺敬善搞品氏之情ず之。」

司馬遷漢

		評 以確確初謀為非足信失	終失期候破産以報韓結客以祖秦格四皓以安太子所為以 ·	其面之於難熟若制之於易由是而知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於世置受其給說哉嗟夫與	亦寫矣屬物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出豈不數哉賴產嚴朝空則劉氏之業必先出宗及出后之殁却亦南以給虽祿計	何可肯之厥後稱制八年產職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之害哉濟高曰非濟氏而王者夫下共擊之此慮獨有臣宗美	不在帝将相何至危懼又當愛傷不食自促其書豈能為將相之固內有東半朱處肺腑之親是時產職皆匹天耳留后雖心	以為相謂用物堪寄托之任今掌兵柄況外有亦類祖南磐石遺言品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失以王陵有爭辞之節置
	;		格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	和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為世長與	珠諸出豈不製哉賴產職之殁却那商以給田祿計	延固矣若平勃二人溢先 共擊之此廣備有 显宗美	食目促其素豆能為料相產職皆匹夫耳留后雖心	械况外有齊強油南磐石

北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残去殺誠哉是 為帝召貨佗兄第以德陳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非 皆克器不得以金銀銅器為餘因其山不起境南越尉他自立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人物論 便軟弛以利民當欲作露堂召匠計之直百金上口百金中人 讓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古今人物論第九卷 約入监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吴王詐病不朝賜以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二年宫室苑園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 光于日柔勝到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到強者皆乗風而 断獄数百兒致刑措嗚呼仁哉 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妻務以徳化民是以海内般富與於禮義 几杖奉臣來盘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馬張武等受縣金錢費 百漢典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屬原鄉政正服封禪矣 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本七錦所 尉它稱號南越帝後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前中 鄭賢 司馬遷洋 班. 元直 固 漢 輯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不及遷延数蔵之後變故不一徐因 疾而禍小不削則友運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 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賜之几於海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漢 於觀解之外打以游之灰帝亦不能無城馬 之於吴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芒及而無見 光在宋心可以能潜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福見錯然則文帝 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 若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将惠之而發 石食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失 安能必為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吴也嗚呼為天下愿患而使 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 不能堪荷文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最矣見 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因多術失猛虎在山日食牛羊 諸侯地溝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将軍竭天下 已老外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 兵車之禍此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u>包藏禍心稱病不</u>朝帝 臣母奴禁養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籍智维未能調伏然 評以以吴王之人不答几杖之賜意遠詞項幾於一字 九卷 諊 鐸

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青年 翻載而心田野足軒陸而口茅灰故勸養之外無奇語獨祖之 庭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問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常 餌之故煙大萬里方內有安寧之慶禁罔跡衙司刑無鬼哭之 而止量受群臣之疏不斧鉞不朝之主不桎梏受金之吏且目 文帝以高皇帝便至之子奉北海於代宋昌建東終侯奉出五 之語塞躬衣弋鄉華爲前帶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水直言極諫 為天王寒心舒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黙除計解號開妖言之禁 太収撃之人、還十里之最朝惜百金之盛堂逸遊之樂絕者應 文帝 龥 克州

仁恭儉之主其就能之哉其倫夷也好饭念李承拊謂思頗故 南王以輔車免而致斗栗文布之語新垣平以詭許進而有干 足云也情大臣不過終權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微死曲過淮 美故今德善政相望于册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九分為局 之未常躬六出塞與薄伐撒化至于太原者如一轍蓋天資甚 按修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内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人而三拒

詩云衣秋是廣判舒是慈信哉是言也准南衛山親為骨肉體

班

固

杯收元之失作廟渭陽親嗣五帝師心不學短丧廢禮爲全策

大高班南省山王

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副輕好作亂通自古記之矣 謀為叛逆仍父子存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海

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潘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專邪僻之計

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與照通流貨幣天不祐漂絳灌 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係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 自漢氏革蘇高祖得于矢石不服延儒人及為天子制缺度弛 余皆調賈詞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真命世王佐之方也 皮目休息

和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凍時含文帝 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新尚子蘭之龍不忍舍同姓之 干減生之意矣當較國時屈平不用於刑則有齊趙素魏矣何 物論

湘沉文以馬之故其辭曰兩九州而相君方何必像此故都境 與誘克杜其道出傳湘玩生自以不得志家屈平之放逐及渡

九卷

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大子也舍諸侯 松百世之後者子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若之道也嚴由 明其道明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于一時而在 深其詞隱而應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 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感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 奉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後何人也

史 27-189

舉人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 如綠灌之属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便天子不好大臣不思然後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 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以其勤也孟子去於三宿而後出**墨**猶 勉疆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時之刑先之以再有申之以子 可以有所為即仲尼聖人歷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 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買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 悉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 非才之難所以目用者實難惜乎曹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 而處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用屈原非鬱惟問耀然有 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極天子聖而授之文帝權要運兵數 天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 曰王改废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五曰 以達過得君如漢文獨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光舜終不 豆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買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書 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限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 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 丁萬以央劉吕之雌雄又皆局帝之舊将此其君臣相属之分 茶其舊而謀其新亦己雜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这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躬老

見用則受傷病且不能後振而為買生者亦惟其所簽哉 故情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買誼之臣則知其有稍介之操 残至此鳴呼賣至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亦之人有 之長沙威餘軟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 或言買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買生信不世之才慎文又不 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 盖不世之遇干载為生幸而又為生惜者謂不得盡其子亦必 得前就療從容顏問至後夜子又見得使人主記憶唱堂至少 才德欲一造閥廷吐憤懑積世不可得又光得望見颜色文况 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爲得爲不遇哉且世之懷 遇也速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無望平安知帝 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失對前席至夜半帝乃隱 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思姑置 大臣皆功臣賢求少文欲養政創易有所與造功案斯其時 世之主也以后才遇着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與未久法制未備 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累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 高世之才必有適俗之果是故非聰明唇哲不惑之主則不能 夫談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有 目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争能誠情其才又不可謂不 買生論 劉鳳明

与練裕之鄉而地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有宣所以語子思 蹟獨有称買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 也屈平蘇公族事懷王王故瓊暗斯斯子蘭上官又內証弁 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品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秦 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其守曰唯唯謀之丞其停其其出官之 祠配下陳日是写以楊推明德表勵風歌而應起頑鄙故其青 漢時實拉出傳長沙王慶沅湘水為賦予配平因以自悼云今 雖際遇似葬而所建亦是當哉 生之遇文帝達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背生不薄也 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陳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 水質為而屬予記其事子少也則害該可馬氏史稿版之矣去 表元才而計之為·松若干左祠岳平右以賈生配米雖正的故 嘉清己酉子按郡至長沙其水口湖水故楚屈平所自西地至 置與天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逸遺氓沒無聞 身在亦不過爾一布本立該問而隆謹紫與良手滿曹何如哉 於大臣之娟也然生之策漢盖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 者同語也史誠重賣生故悲其天在而惜未完所為吾獨荣曾 在資祠記 禁賣生與文帝遇且其年終見用於健賣生可無憾矣 王世貞明

跡量可乃其自請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入宗社憂僚之梢哉賈生何媾此承也賦所云鳳凰騏騝者似謂平不能騎公特推升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磚僑者宣亦習於內誣斥積公特推升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磚僑者宣亦習於內誣斥積公特推升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磚僑者宣亦習於內誣斥積不 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國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穆修不

李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盖天相斯人界 為一身夫宣属看於子蘭之疾而發情於上官斬尚之徒為耶 张有觸以洩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高謫居又曰意 抑又何也夫畢濕問不必為病膽亦不能為祥簽書之占亦偶 之以九十之并而其所以托之者有在也按漢儒林傳伏生名 已冷漢治事新就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縣然又存獨於 經籍之在人心若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城也喧嚣及 恭奉於城徑新欲展點首點首固未可愚誠自愚以速城亡、而 而已矣, 孔子曰文勝資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東 丁若曰己哉國無人多如宗國何盖不忍見之也衆人不知則 耶獨單關之賦似猶較量於生處之間而司馬氏顧婆然自失 四不知其實言其即其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首輕於去就者 月差如子養尚有何國不容之語五日九州相君不之實子去 斯為為博士壁藏事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数 小自得是文致實生者也且云繁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 學學大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鬼錯往多 伏生 觀賣生之以身殉職則九州相君其為萬言可知凡論 人者皆其所自為也先生其亦自為平

> 生各誦所聞特換大業名之日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大的 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乗歐陽生生授兄寅軍後於 **興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或施於澳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 晋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桑坑儒無所施其學主** 小夏侯學、我華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歌別歌歌 有漢儒謂之今文附維新是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 國但云失其本經中以傳授雜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 之衛忠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一不可既使其女傅言教雖孔子 之夢而不之漢題行漢齊南伏先生祠 勝之子世傳之重孫高謂之歐陽學文養生傳文使都就有去 作目 南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 東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 张釋之馬唐 九 司馬遷

當不列傳令去吴公千餘年其事可得而聞乎曰可何哉日其 放李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馬公之論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語 用人也曰其以為賈誼平方吴公之在河南也聞記秀才在夢 漢文帝時吴公中河南治平課天下第一史不詳治平之實施 日不知其人就其及二君之所稱誦可者励郁書日不偏不常 上道為湯不萬不備王道平平張李馬公近之矣 教用人要大用人優於天下而光於郡乎然則何以知其能 吴公 陸 燥明

補爾也是公能用實証治平其政可不謂之野乎且吳公季斯是時也暴春之習未盡於首老重更之政方熾挟書収擊之律 草也部在生生若是其甲也公能忘其勢以為幕實則其地位 漢之郡守二千有之終也曾入為大尉廷尉御史大夫若是其 斯之時至是循能廷尉馬故曰吴公年高悖德者也夫以吴公 军 雖少有大才夫漢初高年 惇他者稱公故申公稱公縣公稱 之第子也舍條刻嚴酷之教不用为用後進之實生可謂用沒 漢書曰治政平和也言其治政平和蓋天下也信哉斯言也當 尚有餘材者乎雖古之善用人者不越如是而已失故謂美公 也自祖秋調以下溢也公不恤其贱進而用其言舉郡內之地 人物節 顧而有認者可知矣不可謂不善用人也沒洛陽河南之緣已 年而用之也則其他此而野者可知矣非所謂善用人者乎且 若是正者相也誼之在門下年且十八若是其少也公能忘其 學應者平故稱公置傳回吴公與李斯同色曾學事於斯由李 公膝公師公皇有公子前也已后之父稱公飲則吴公其高年 繁夷者矣雖日不賢吾不信也故充用人之類雖三代亦不過 於朝者皆其公之行於郡者也故九文帝之所不為者皆其公 一所已為者也當是時天下治平尚有能右之者乎顏師古註 /治平者皆証之故也証之學善言民情而急風俗凡証之言 1

> 此以或日吴公用買誼位至廷尉誼之言盡行漢之天下何如 於孔子曰管仲子產養鄭之賢大夫乎孔子曰亦有野者爲麼 也則超之英才出人萬倍亦非吴公之所及矣日昔者子貢問 不鮑故鄭有罕虎子貢曰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子

產相鄭三世而晉楚之左皆息鮑叔罕虎之為賢何也曰吾聞

門下每事皆無馬及其公之馬廷尉也理克未追風群賈生日

思神之前以為不足禮樂之請以為未追盖其用祖言不如是 所及乎日若是則矣公之賢雖文帝有所不及文帝之於說也 用賣吉而在符之盗與故鮑叔罕虎為野然則吴公者豈誼之 間子産之能舉人也是故夷吾舉些刀易牙開方而亂齊子產 鮑叔之舉仲矣未聞仲之能舉人也吾聞罕虎之舉子産矣去 公之用之盡也日非然也禮樂之未追文帝之預本也鬼神之 人物館 九头

野誼又不如文帝之用吴公也故文帝優於吴公吴公優於暫 吴公治平第一 在于萬賈生無人論到此

文帝不拜會美

不足文帝之献末也然則文帝惡乎長日用吴公故吴公雖用

其所存者大而其處遠也夫野主綜發展政省成群職即發局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碩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 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馬樂得而巫用之然而政體風化さ 李廷機明

所關心有大馬者于是即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攸化

巧使之徒争游辭而求庸失如是則躁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 意臣将自表異君見其欲臣将自雕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 聽馬陸乎文帝宣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存 司誠宜也帝譽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释之何争而帝何卒 尉不能對而嗇夫為之對是嗇夫者其材誠辦而于上林令之 以塞縣競之坐敦大雅之道為政體風化愿也夫哥夫之能誠 以備用老成近於迂濶重厚嫌於少文账終不以此易彼者談 則日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 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思斷断之臣而至於佐佐之夫截截之言 得不傷是故賢主之政崇長厚尚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 捷給便保之夫争自篩而望進失人主而可以小辩中則利口 者大而愿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趋也故日君見其 **原來失夫帝之問上林尉諸禽歌簿也尉不能知而番夫知之** 為特國而聽者也文帝不拜醫夫吾以為帝之所存者大而其 天下之雅道嗟于此老成之士所為引蒙而爭而玄默之主所 之 四二不敢以長躁競之風學使吾有棄才之名而不敢以傷 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其氣態小 過于尉失顧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术問及晉夫也 人之所為而長者之所都也盖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 三四巻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使 释之不争而 林令果拜則天

張以得,長者之譽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趋于嚴爭愚 晋夫以水逐一晋夫不足憂而天下皆齊夫則大可憂也 石丞相即遂拜為廷尉治栗内史耶盖墨一番夫則天下皆為 非廷尉非治栗内史而從旁對者失若此者帝亦将遂拜為左 問而更遷其扶非也昔韓昭侯醉而來典冠者為加衣侯覺而 不職也已之可也乃喬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 日治因有體更固有職夫為上林尉而不能對諸禽歌簿是尉 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沉抑而不售而無能 这天下淳風使人相率而馬長者之為利也然則释之之争帝 維風化之為急與其程功能核職禁骨看得差會計之間就若 村熟若政體風化之為重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数就若存政體 林令不足惜而長躁競傷雅道則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模核之 錢殼将有非左相而代勃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失有 議治庖関白不必其所司而謁干不待其所問即如問央獄問 知而 野其口說以獨長街枝而見為謂能由是将有越樽俎而 下有的親帝急功好传之心於是查項離觀之徒将争奪其樂 也君子不道也如其實之尚中之風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 巡其職也會天之事無亦類典冠者子如弃罪之是係破之前 并罪典本與無知者其罪典本以為天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 敢以喻怠嚴職絕不肯者是幸之心不拜高天使人不得以 九卷

禄故事将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意之過持之方而萬量 有如齊東年朱虚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産 須史忘戒備哉故一殺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處昭一失刑 氏微弱而立代周日觀變驗歸告王王诡得立其心懲外氏軍 勃唯唯無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當虎口養春水膽落魄 於日產母深為常各也問者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 物進身與天下後夫之口暗蓋之矣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養君之路馬有誅職路馬為** 后意也彼其織室之輸衛處既久北軍夷戮寒心未灰是未必 不得己馬也豈其心哉故曰卻生之賞墨於戚姬薄昭之斷徵 代端端不能安朝夕及定册迎立功宜先齊徒以王舅悍亞達 行己者也夫漢當孝惠時於於人強之威至高后欲王諸昌平 行之必力處之也必過而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 人物診 ·释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問者乃服 一一文帝詠薄昭素乎忍即曰非也大人情有所重感則土 文帝誅簿昭 末段罷上林尉而不拜嗇夫可謂處置得宜矣 諸賢之論只為漢法薄后應推見至隱則惟此篇也 湛君水柳 李多見明

事有足以為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掌之則其懲之深失異時 殺使者則其将来之横始踵諸吕昭不殺則漢世皆戚之稱不 是而已周官八議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天世之情親處事子况所教者王人乎故稱養而逃遭海濱而處聖人之心如 事有類此者必反而思而且債職之由而不敢後出於此以為 為居攝之獨自文帝始 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 不以第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 侍王氏而後該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為憂夫婦人之情愛其 海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書之足樣也意昭必強不可使而至 漢文帝用黄老術治天下宜點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 能級人以是者相屬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将将則必有其 ·及之受雖其可以無過應者而亦終文音安意為之根建 之局慎計應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愛不敢 食者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吞飯亦孬飯然則太后必 石昭者宣謂将乎 丁必甚于愛其第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 漢文帝不相管廣國 漢文帝誅淳昭辯 恐格後世外戚之禍則文帝誅昭之意深矣 張鳳翼明

也監般之事可見失東山之後幾摇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 臣故其為道獨有富貴之而新其用若舜之於象使食其貢稅 だ不然最慎住于有懲而過馬面也嗚呼人主之用人以其動 法則行矣而獨不為廢恩乎哉强思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痛妄 於先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神遠之以銷其悍恪縣悠之漸而 而惧其後或有不可逆觀如武唐禄父之變者則吾将無以待 與周公亦以為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誠親軍其毒 而其事以属吏乃可為法親之而欲其用是益之疾而速其政 傷思含之則法渠盖天下之難廣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 文不能以至公房已而使賢者以親棄吁帝之言則然也帝非 質廣國既而义念不可曰者怨天下以為苦養實氏人皆謂孝 思之矣以為今日之計會不如禁絕投置符之不用之地以栽 又委重馬其為愿也不已珠乎固宜昭之至於不赦也嗚呼漢 之孰與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為漢男也而不免 有所恃勢重則易以縣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干法也誅之則 直有所姨也亦有所軍而重無之也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 之惠也而爲之以過于重亦且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 具過而與以安全逐幅其他所謂愛之者形以廟之故一切絕 不軍而深難之者而其鄭侍出于始之借之以權文帝於此亦 物論 教誨之而不敢用惟深懼後有親戚不

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慓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慓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不免於有益亦然之深矣世多髮孝文少恩絳僕之功賢也而不免於有益亦然之深矣世多髮孝文少恩絳僕之功賢也而不免於有益亦然之深矣世多髮孝文少恩絳僕之功曆龍情羨之源吾未有以折其後則亦与有廣國也廣國之際能間精羨之源吾未有以折其後則亦与有廣國也廣國之際於元呼文帝豈寡思之其為於元呼文帝豈寡思之其為於元呼文帝豈寡思之其為於元夷於之,其之以及此漢代四足寒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事於匹夫而後可以確四海之功明察 國之計而母使至於薄略之親而不免也哉 一種夫論 本為明驗而詞特方雅 大為明驗而詞特方雅 大為明驗而詞特方雅

您也大抵天下之事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

有韓彭之畏廣國之退慎也而有薄昭之愛有所懲而重焉

1

武帝相會與可謂能用矢而卒以争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常以輕失之能尊霍光者莫如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遗種

八物論 深也重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另姓之功不可按考予領其於 謂以脂蓄而投炼毛之原映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積且 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聴 下而重失欲以區區吳賴之功處于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 争之争之誠是也然将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 以來母后家徃徃如是至天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 后請帝之封后第王信盖所以悦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明 惟席且數且沒道其所以故至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廣太 其以沿為倒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 治委之堅聲昌邑而不被無王幾沒至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 将軍以定另強之難吳弟不叛則隊東西南部川以下五七董 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至夫後繼父為太尉出將三十六 在天子董而授之末帝當是時董曹已沒漢之侯王将相以功 以來諸出相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朝與丞相平計誅諸品親不定及其身者也條侯更夫自父初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 **末工帝之同母第也方臭新之始圖県王急事夫特守便宜以** 成不可為非所謂挟不當之功而確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為 **戸丁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変否則未有** 九五

於然物而後可免隔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

后兄盖侯封而在不救操始大寨天子之亦常也而太后零年中屠寨逐兵父勃亦不如也然而至天之下微其鴯不在必待澳將能持重央勝無如條使用坐天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原至夫 工世貞明 以不敢淵忽條僕條僕冤矣信孫王后弟之譜條僕又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失

人物節 也夫以果大夫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脓肺腑骨肉、 此匪獨條樣之事将也則帝之厚遇将馬籍令帝也以深刻之 之軍相去豈直往慶哉帝賣賣受異且白真将軍不處耳鳴呼 外之奇場二尺以今萬軍軍使天子不得馳驅其與耕門對下 所衛且中外之望歸之正非必帝心内喜之也為丞相三歲而 也其在右門於以外能為自端以議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 世行其無思之私則不以為致鬼必以為在博动目梳之且中 **愛城**而三令五申之卒以茂樹奇橋聲聞諸侯廼今條侯受關 **生子條侯員不誠上将哉盖等指古際善用五者至詳壁幸斬** 在出入警器軍大格軍監禁陽在計樂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 許必能深中帝之論而不使人數好亦以條侯畏士國重委風 東之若承期帝真少恩哉籍令其勞細柳軍蛮夫且坐打部大 話将亦無封衛而聚生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守姓 小敬誅矣安里其貽之後也 上獄下獄不食数日而死帝無毫珍益豊者豈一朝一夕之故 去論計動籍軍能一一好更大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青**極無** 以對文而為向對地進取不然破吳楚至夫功敢大不益封即 評 用亚夫屯兵納神 即勞軍細柳事評之則景帝不遠文帝遠甚 茶炒如 一里而

> 帝之厚遇将而自嚴以張武也則所遭者異也嗟乎夫使将之 東南之善将将而自勉以釋放也條侯屯軍非條侯之滋持敢 石所懼而託以自釋抑亦將將者之過矣

雅陰之處高帝僚侯之遇又帝議論自行

皇帝帝曾題道該縣乘故呂禄舍人袁恭進諫曰天子所與此 趙同臣者也與比何伯子皆用桑受傾意色授於有龍子孝文 袁絲諫趙談縣東 劉夢松明

官刑餘也春秋之美君無近刑人加閱人干餘祭者化餘祭之

平直不信哉然則無可談平日讓則是而諫之之心則非也天 與刑餘之人同載乎於是帝不得已出同同亦浮泣為下吁嗟 六尺奧非四方文學之士則天下英俊當今朝廷雖乏人奈何

軍之故跡養喪家之宿疾失衰盎乃引節慷慨面折貴俸不候 近刑人使關侍成其好也是故伊灰危經過高殺亥豈二子能 席之已被軒之重避而觸安陵之交解能陽之溫至子文帝有 為秦宋尚哉秦宋井其媚而忘其思也文帝與同縣東是跡

難色而強民同子躬乘第而下車則雖士季及淄子晋富展硬

諫于周何以加馬當時王侯震惟宮閣削跡公鄉大臣莫不多

伙文終薦参不以怨而棄德者何也誠先其君而忘其身也 臣事君不蓄私悉不懷舊怨忠以事上而無二心是以祁姦 一遊聲布聞天下矣而又何議焉曰以其心則成于私也夫人

同子育行於是公屏人之言即車下之故智也世及之辞即却 吴王則腹傳及而頸齒倒也吾固謂衣益之乗除中人 逐階錯干無辜又豈忠臣事君無二其心者之所為哉夫縣妻 說以無反應此豈比于之忠解揚之使哉誠利其身也況多唇 未然之私皆其智不及哉諫於車下則可以除患而其心諫于 而領不忠於具相而直于即中不要強藩已成之勢而憂聞官 吳王全盛言吴王不及至于七國遠起鼓行而西自惧其分間 **韓庭不敢訟言其非案治其罪緘口卷舌結唇周齒無何而後** 胆以旌信長取不顧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而後可也乃復題種 其逆鱗摘其膏首以正其叛逆之亂即不聽則殺身以明忠絕 之英日飲府隊以避霍此上惧上書出其得失下恐枳理起子 人物論 負固不朝盎果有忠相不能熱無發情隔應則當相是時宜的 日义煮海鑄山招置亡命特國家富般念太子見提及形已 亦之才即去之無害而表卷之心則固内深而非引義美且以 短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聚延母之使其替不行境此所 之三該其故乃由于素不相能懼同于近季日夜游數暴其過 一禍非曆于七國之難也然同之此宜其化工 矣王海之庭也 了文之賢未必遍於于為該湖子婚婚而文景之世吴王治國 行於若也雖趙該以城城幸由星曆顯非有曹相國之賢華者 謂因忠以就名東私以快分者也是終施於樣之計也非所以 九大 也大都在禁重服與原來二者大禁重服非禁五子也謂生既 予讀漢文帝遺語而知是帝之為人子非孝也韶之言仁厚惻 不德無以佐百姓妖又使人重服人臨以惟寒暑之数哀人父 康漢云文景美哉

俊孝号遵禁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峻而姦執不勝漢與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春之整图家文 諸侯承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智以諸侯太益而錯為之不以 漸也及主父惟言之而諸侯已弱卒以安安危之機置不以此 漢與孝文施太德天下懷安至孝是不復發的姓而見錯刻削 坐之置直也故日東盎思未足而智有餘善哉楊子推言之也 司馬遷漢 班 固漢

都而語其父以短奏芝讓即來子綱目亦書日帝朋 遺詞所以禁吏民者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奏遂求五 精之之語應并非發也乃文帝斯七日而非差三日而就既 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益有風於器 子傷長老之志為更民該耳文之治動陵也因其山不起增惡

郭子章明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費日周云成康 建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 無水也光武之極原陵封樹也霸麼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極 年後其得為孝子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 家令者而伊之俱不得其死薄大后死未寒而無薄后實太后 未發故景得逃其議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中 罪在明帝而释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 則薄陵所藏皆景府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遣骸於数百 則遺部所云無有所改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期於孝景二年 及薄太后度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記权其道以實內庫 漂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尚存而死界王土芥骨肉魚肉舊臣夫子謂孟在子之孝在不 克無以誅其遠今之罪令後世為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 衛於整動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為晋代盗養張本 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释服則短丧之罪已有所歸 不知乃景自短非文部之短也晉愍帝二年监發漢霸杜二陵 日母不公有言家人生於深官之中長於婦人父子未管如黃 評 景十三工 以短丧薄差二事責景帝與不改父之臣則景帝無所 班 西漢 ī.

袁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賢引素慷慨遭孝文初立皆 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属盖謂吴即母為權首及受之 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海賦飲使其衆以擅山海利延亂之前 之矣 交為總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與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 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吴楚一說說雖行改然後不遂好聲於皆 各豈盡錯卯 人切論 速慮禍反近身常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自其子與争枝發雅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順見錯為國 数率多騙法失道何則沉耐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獨 未審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客 通逢世時已變易及是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見錯飲於為 發難不急匡收欲報私警友以志驅語日變古亂常不死則 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今時数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祭于習俗而兄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河南献王近 不益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盾引來慷慨遭孝文物立皆 菇等謂耶 木盘晁錯 袁盎見錯 司馬遷 班 班 固建 固读

子等讀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見錯以姑息冥王海福其非罪 而七國之兵曾不少威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幸盗與錯 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於難 死犯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也盖以南方富確 也故直筆以議按錯顏川人起為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 **剧速震而不見身害其父親之經干講演广益收敗不如趙母** 宿不相善兄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謀是為臣報院 而 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俊大上 而封傳於吴以誠東南之及亂于時豈有削地之該盖天之府 巴若宗社何及都公吴處乃太都長悲孟為天子之蓋爾站本 府括以全其宗悲天錯雖不然世哀其也故論其施行之語著 声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 公子漢之及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念自非上達能不生 公司射策界權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歐替未當不忠子 復嚴者之刑可食物錯合然孤五精盡尚該大臣疾小臣怖 有理則也院使無疑國以絕其道無條候以雅其武則秦之 語夏初入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逐搖長舌及構七國情謀錯 晁錯 **神及其父知其必教也而深病之錯日所以自** 李元夏唐

> **赴臣不臣亦何生為贼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 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蘇身苗國濟身則也有不遂思有不逐 思也就可擬議或人有後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思則不解 忠之暑與必敗之勢與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十所籌國之大 一覧,更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 君上安宗廟父日劉氏安是氏危矣吾不思見福及先陽死失 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事也且使枯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阻其子為 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将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有是錯用至

錯十二樣忠矣故深罪素益及景帝 1

祖懼其且為爱故大封吴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 哲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将項籍見天 世有謀臣白見錯始該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是檀爵人放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七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 為臣而其實其不有帝制之心膠東思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布結皆誅死而具楚於趙之疆及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 下定而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 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是應月不圖戲朝 不計夕備備而磨之時的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差易之

蘇 詢 末

且友錯日固也削亦及不削亦及削之則及疾而禍小不割則 而受祸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 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丁扭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倒之豪生 等之後人以前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讓則愚而為天下 知其勢将有遠隔與知其勢将有遠隔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 易大綱雖三尺章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 稱期於不免與其餐於遠而禍大不若餐於近而禍小以小禍 及運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及也天下皆曰見錯愚吁七國之 亚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誅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 於治手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於言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 蘇則智人君又安可拾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 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馬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 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核之忠昔禹之治水整雜門映大河而放 「之禍必集於我当者是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 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滿吾發之吾能权之外 一犯大難以來成大功此固非強勉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 一海方其功老未成此盖亦有清真倒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

なる此事至不**惟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不成功夫以士 周ラ

獨而縣別為其為學堂及惟哉錯不於此時指其写為天下當 必無力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姦臣得以乗其險錯之 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降碼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国己難之矣而重遠其禄是以太盗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吴禁 請亦未免於欄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 界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棒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 居守且大後七國之難者誰手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思以自 大雜之衙而制是養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将而已 至尼兴忠臣蒙士所以慎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太恭 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獨數 而結而排之使安難至而故之使平者功臣也回安矣华而措 古者特國任事有四臣馬杜惠於未北如省於未形者賢臣也 丁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具楚末 入子将情之以為無恐難有百束益可得而間哉 医夫世之君 之危世沿大阳之便之能者非愚即姦臣也是数臣之不及治 歷史之不是者智思智不是而特國任事禍之府也甚至 晁錯 錯始謀則思第今天子自将而已居守則怯故有間可 入甚是 九人 何去非常

則漢騎騰人果楚之郊以慶之數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據路 |於宿将則日以先取梁其謀於新将則日以先獨路二策者皆 死西兵之 倒積武庫之械 野教倉之果今不疾城而徐行留後 取採為功者圖全之軍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雖陽阻山河之固 兵遂西則漢衝其府而梁楊其眷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 景府之母第國大而強地距泰華而西界高陽今釋果不下而 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敢亡随之其曰及先取祭者樂親 該班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数故方海之起也其該 與不削皆且反也別之則及速而禍小不削則及運而禍大丑 世之土循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 為而不疑夹發而不顧率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 錯說之以人之術数也固以智能之天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 東之而使無獨抑之而使無及者豈固無術即而錯之策曰如 國之難而其身先教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手彼錯者為中在 四之房無所特之亦在家之至数也专其當時無以雙華而並 何初者之奇光 東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三策者皆勝東也難及 人其前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騷騙而反亦其理也然而 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於 ~被扶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 物論 學就無而暴思好謀而事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 九卷

甲唇素毒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因之為趙同所害故此止其 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縣乘素不好見錯故因吳友事誅之盖益不安陵產监宜其枝 禄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書鍋 皇無所而坐成擒故日幸其本為腹兵者也向使兵王两用其 重兵攻深維己據則深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奉與及東 以東下知樣洛而不知取果則與兵得以雖後便說師據洛而 來益每借公言以報私忽初非盡思一音為君上者也當為日 策而又假田禄伯之偏師提之以超武開問丘長驅逐歷陽城 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此聚而不分以壓異避果未及 敗也所謂隻舉而並施者銳師捲甲以趋洛陽重兵疾攻以覆 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攻雄此所以云 「而肥夫之兵馳入祭陽而壁目邑矣水戰不得欲去不可疾 米都雖無能入開而山東東失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 語。每借公言以報私犯是盡之平生 一九人雖不逐而過實大矣吗呼熟謂非錯非真思者哉 之勢使廉間之軍不為之寒心豈具及速而胸小哉 謂錯無策只是極吳速及其言刺骨又指電壓要換雜 邁京

終候無謀止惟南墨獨者亦益也益以故名重朝廷下却同之 立食該者謂梁王景帝之寵弟太后之爱子也田叔茍具獄詞 之太后愛應不食权燒其微詞而還於是天子貨祭王或太后 終侯元散也谁南王帝親知也益及出為即皆乃其天臣而明 昔梁王武段天子議臣袁益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 自矜者與但保王之謀雖以忠見敗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 縣東部夫人之同坐申屠祈稍不為禮則折腸之姦殆以所直 田叔論 Ŧ 单明

以奏帝欲訴之乎則傷太后之心而成吾殺第之名欲故之手 九长

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姓也夫其境之也非日罪疑惟輕 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即則視薄昭殺蓮 誠出於勝說而王不與知耶則止買尚張敖之事為益輕矣自 國家深長之魔不宜尚且糊塗以焼一時之倖也是故盡之殺 罪也以使者而輸天王之介第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為

問者矣愚騙以為論之未盡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當大 及法為無章矣故燒之誠是也而叔可謂壽處人母子兄弟之

此法而出於

也亦非曰其功其親有及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感漢法之不

打耳被王有罪則發致飲詞而不問頭之法果有是干尚漢無

都陽工於胡制王信而帝已先入長君之言故也嗟中陽城西 實而漢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事出於照明者雖重而功 科而打造藝史治果矣是重太后之爱而順帝之不德也安在 **陸而藏之愈密莫可餘外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便你陽** 去書廣人母子兄弟之間故梁王之免誅而田权之無罪則以 一般且不止於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叔以阿後之 /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息則空手來見帝

必無而又有太后者為之主是以敢燒繳詞而不是也不然以 帝之刻薛少思難親厚如是籍尚以一言之潜而即東市之珠 **陕有以教之也惟其狗陽之教故知信言之必入而諒帝怒之** 之謀士也能順指氣使皇后兄弟而轉移天子喜怒於俄頃之 物論 獨不能潛諷黙奪一治獄吏之心矣乎吾意獄詞之燒鄒陽 九大

日太后在上而來王犯誅碎之則傷思不誅則娶法臣愚騙人 同官八議議親議功全後親王有大功如果王者除謀叛私师 當七國連衝梁國因急使祭王右足一搖則山東非運有也是 水情賣實而不為有且柳堂之計欲詞既具則奉詞以請於帝 九當其盛怒之時柳命決獄而敢以空手來見也哉叔之空手 工使更代之曹侯其子泰克盖前然則後其故封仍著之今日 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舜為法释一小國變置是 不見也則有所特而為之也嗚呼叔之見左矣叔於被深之時

循吏失到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之傳以誠世爾 然則直己循性能東一方事學於中皆理道也得於之道者為 詩美仲山南日到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機不 是而知外季期語春秋必繁之弟聖人之垂戒遠矣 何卒 間以騎統而貼母氏憂南非辨之不早辨故即鳴呼喜 之傳位此二事者豈細故也哉不能以義法裁之而惟母言是 也而帝皆忽之故果王欲用警禪則許之警禪欲請傳位則許 詞為哉雖然武之罪是帝為之也夫秩等威定儲或治道大計 竹罪成從輕與量移置小國族其子若然之賢者後之如此則 別郡里明忠純終始者一坐臨江之場當太后之怒与死漢拜 最估買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棄滑首 而後以外都為酷更傳首為有惑馬都之為中即将上欲轉野 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第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 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人飲手側目爲惟門守匈奴 **竹功而頭者皆不得藉口失尚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 惠何則親而有功者獨一梁王耳以此為例則親而無功與 不發私需不多請審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知出 敢追避至為個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 **乳**都 謂田叔出於鄉陽之数是善於福摩者 1 1 ÷



洪紫而有三八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暑不改文景之恭儉以 作詩樂建封確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換然可述後副得導 内最其俊茂惠之立功與大學修亦配改正朔定曆數份音律 漢承百王之祭尚祖機亂及正文景務在養民一於務至 古今人物論第十年 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間越聚 為利所林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宫其間天下事至鮮失知 救德不能養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 耳又数友發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勢日特患力不能 兵圍東既東既告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 **漸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爲** 朝鮮計西南夷至軍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 何所親帝訟野議而使助持野發會稽兵收之自是征南越代 ~事獨多關為孝武的立卓然能點官家表望六經逐鳴答為 物油 一不连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孫其情而 武帝 武帝 第中門 蘇 轍巜 相賊殺雖梅過自各而事也不被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過 是匈奴犯過終武帝無軍威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粉韓安 妖禄使燕旁竟馬邑城以誘軍于軍十處之而去兵出無功自 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及議甚苦帝從 年馬色要遊賣因此言匈奴的和親親信意可誘以利致之代 以香其推才大器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爲惜其狹小漢家制度 問色為茶道文餘未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被如鑑未 首而奉儒出谷濟層盈朝於是罷點甲韓蘇张之說還章六學 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 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 人物部 大数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歷使其外仲舒勉強之言用中公力行之語納汲點多欲之戒 實而處從之及其脫檢獨火重起外則點首起放內則骨內 武帝

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十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 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追欲李少君以却老用燕大 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動 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成起柘器臺作承露盤以華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為之 顀 充明 史 27-206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吕無以加管多之屬伯者之 出以持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言之泽福 皆風天變盜與不可放棄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有鉄鐵而並 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馬足以塩無限之欲壑如處顏屋面面 去室家之無坐則梳乾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文遂此 養馬則達配師依見明則智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遠使百姓 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龍犀申則建木屋問意面則通大死欲 佐始不及也至向子散以為伊吕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亂父子巫盡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数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 無餘潤矣且以鉤、官為尭母門不監青蝇之用極而傳趙爾 足多而中國亦以歷耗雖法繁於秋茶利析於秋電百姓皆華 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珠蒟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 海麦跨六合龍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吳奉之裔民而蝗國 非本心呈露輸臺梅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 何能尺寸引 我類 洞死孔子曰嘴天安子惟此一人為能當之母學我子 宋·文華南之王庭過之来曾不哭信以為威振百變武暢四 中部 子游子五不與馬仲舒遭漢承春城學之後六經雖析下惟 董仲舒 一為群儒首然差其顾太若 班 固 洋

之名一謂伊尹無以加予雖管奏弗之企孫淵源其尚取方文 皇而靡所賜方上訑訑以為得乳好賢如繼衣方熟惡惡如去 **芍執幾刀而屬犁及桑味以實養污瀝黃派而注茲競刑方以** 雅兮緊執為之表勵聖武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 世已久而並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其大 去而夷衙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驚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 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日夫子之首丘望原濕以懷思兮恨欲 出國門以南邁今涉衡湘而濟丹波流潭其若河兮道既阻而 伯古固雜於知人芳節多欲而不惑庸侯府之見察方展師言 為員方擺矩變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方列絕墨而止之下皇 **烯許而取龍用舎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騂不中夫樣性** 以致用写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為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 源所漸猶未及将夏而日管晏弗及伊日不加過美至向管務 面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懷内顧而如斯芳楼王佐亦多里律 置游夏之倚顏何一低而一品兮概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義 不能用尚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易重點盾直而見憚兮弘 聖篤論君子也以散之言為然 配播汉獲金芳園吾心之所耻比柳下之二點芳由直道以 **马董生文** 胡 翰明

部天命之未遠方猶奈何平生民 人百里之饭牛兮豆污唇而忘身直有時而部写亦有時而伸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央策而名斯魏其之奉以 司馬遷

賢鳴呼哀哉还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展不載竟被惡言鳴呼克 其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權大無術而 不逐兩人相翼方成禍亂武安看置而好權杯酒青望陷彼兩

哉禍所從來矣

景帝無九弟欲以天位傳梁王寶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首可 齊吸灌夫 時

失位不得志而與雜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 以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挠權貴其餘義有及稱者至晚節末路 部不阿矢及為丞相推較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

其平生意氣何其社哉田蚡以外戚進頭活者無度尊己以下 八北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耳

取與實要區區後銳於為校果何益哉故本與俱城是亦不知 若灌夫者勇悍不骚有死之道馬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

重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班

固

私大陵縣野和湖西東係難追靡前點籍貴勢出不

志熬又何污也盖務勢祭者勢窮則辱而氣随以奪其理然英

以其妖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諸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藏德 那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問若而楊雄亦以 劉何京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諸倡 為朝言不純師行不純徳其流風遺言及如也然朔名過實者

世好事者因取奇言脏語附著之朝故詳録為 諏 請逢占射覆其事 经沒行於 炭展重光收 整莫不脏耀而後 飽食安歩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說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朝之 似隱非夷於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者陽為拙柱下為工 夏侯湛店

大夫諸朔字受情平原厭吹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 東方朝

直道也故頃頑以做世傲世不可以無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 周髮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首出不可以 郡故又爲郡人馬事漢武帝漢書俱載其事先生環境博達思

有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奔幽費以知來自三墳五典 四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聽智宏 郎不可以久安也故俠諧以取容索其道而穢其跡清其盾而 公索九丘陰陽圖總之學百家案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安離 的重其功經日而認於口過耳而語於心夫其明濟網影包 揮之數經除學名之藝射都書計之情乃研精而完其理不

吞自過解位真頭樣世立朝相其提為至於建武杜氏即乃獨 張湯柱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 **其推賢楊善固宜有後安世優道滿而不溢智之陰德亦有財** 來侯者有數係國持龍未有若當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家な 馬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飲鳥漢與以 食一富乃知交能一貴一贱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為廷尉看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公有言始程公為廷尉有客閥門及奏門外可該雀羅程公復 大以及無之賢有勢則有客十倍無勢則否况來人子下却罹 作頌馬 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親先生之縣邑相先生之高風徘 新蝉獎龍變素俗登仙神交造化三為星展此又奇怪恍惚不 調枝乎其幸遊方之外者失讀者又以先生噓吸中和吐故納 徊路聚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桐字概然有樣乃 不憂嚴點萬乗若僚交視傳列如草於雄節邁倫高氣盖世可 人物節 之班其 欄於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首都曾其 杜周 及點鄭當時 司馬遷漢 班 固漢 固漢

衛青霍去病 班 固漢 在院稱未傳數師冊愛僧之議可不畏哉 在院稱未傳數師冊愛僧之議可不畏哉 医幾乎関雕之見微非天浮華傳習之徒所能貌也業因勢而

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格士縣駒亦做此意為将如此天子當切為彼親待士大夫招賢熙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軍觀古名將府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富

蘇建管說責大将軍至草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馬碩格

日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日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枯畫軍事人, 柳 論

昔人稱為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将軍

王世貞明

傳比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權屬於遊俠則客貨殖伯夷原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軍二將靡耳奈何雅客取公相為也彼盖以李廣自児也太史公夫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於羌如公孫弘兒寬著若就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

之失於於者教語中國轉極如 公以李廣自况以衛霍提公孫弘諸公是歲太史公皇 即太史公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竟有輕重乃知太史

乙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李將軍怕怕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 識者不以是為子仰痛心而輕以沙漠無機之事輕吸賢者其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是辯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死婦嫁 八物論 将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於 世之所為子鄉花繁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鄉所 宗哀哉孔于稱志士仁人有我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 也獨不思了柳受詞衛律引佩刀自次軍于萬衆旁脫股果猶 史侍陵與子們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乎子鄉九原其何辭 是深辨至為千古不决之案也盖季陵所稱衛子孟堅輕筆之 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心自廣至陵遂亡其 為流涕後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縣 謂之何愚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內之冊東七悉也外之節絕無 日意氣激耳至於間廟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百 一切可該可将之事舉觀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婦有無預何 丁萬里外如後君臣之誼寄之乎危脫之節旌碩獨一 悉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騎而陰圖生入王開以報漢天子 即此其事之有無益不是辯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夫子者甚遠 蘇武要胡婦 李廣節建 親 以 動 明 班 固漢 胡婦井

評

陵為感動泣下霑襟至引分自責陵之思心結矣誠何難以他 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濫漢問通侯願置肝腦自及語語楚海 隊而因以深中當時息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特信子卿 而除故說那之日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年好事者假筆去子 九年不展之節惟夫十九年不屈而議都之口之所以乘間る 有很子在盖自孟坚録而天下萬世感矣於乎方子卿飲後此 丁誣子所此其事之有無益不及稱而愚所為子知抗孽者十 蘇武鵬足繁帛書 惟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煩有無誠不是辨 ŧ 錢 榖

思臣抱狗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思之報 史 27-210

之生而全利而益而率不可以叛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書思

以久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其具之中天希相之使 晋之 意日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

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馬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

心吾順太而已矣不幸而必天丁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之

其己許之告若吾之心已誓之無三則又何心於非望之福哉

之知浮雲物無有超乎其生而避乎其然欣乎其利而成乎其

也為萬世之紹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天固視之如鴻毛等 而要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狗國為朝廷之大體計

| 耳之矣妆馬悉斯胡笳互動夢著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 以割犀光也士君子忠肯之氣杜列之樣可以獨日月而羅山 可以照干乘也太阿之級雖堕干泥釜而試干既遇未當不可 終乎其安者譬之夜光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曾不 之事固有在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且若而 萬死一生之策以中不可必成之計者子卿何心即然而天下 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成以逐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觀總於 雅標獨持雖衛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在之嚴守之國矣 問者十月九年於斯時也飲堂職造形影相用孤危之田彼既 徒日驅鬼塞外以恩靖此醜萬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情稍涌 五子御之天有以默惠于真皇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枯平子 馬足繁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 地生為異域之人於為異域之見而泯泯不可物色也哉則大 河對天地而近見神者安得終身於憂唇之鄉存沒干餐東之 **貢使乃致蘇武仗節北行通犯大羊之怒事里于北海大澤之** 果顧匈奴之禮大不可以存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禮去病之 又安得而有苟且僥倖之謀哉知此而忠臣狗國之志其可白 即思義と心故其虚誣詭証之說有以李天騎之聽而传其常 丁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鄉應及繁書之事未管不深異之而 人未始不條諒之也夫武帝恢長駕遠取之才為東征西伐之

心而水雪乎主爱臣辱之耻也棲蓮朔漢百折不回思汉此心 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下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前死家 有取馬王倫二十一年於燕而失志一日得以醉故主之知洪 何也彼其心已其為漢死而他非所計也後之為子您者吾重 黙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 表其去國懷柳之感哉是子卿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十載如 書哉又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又之節而一旦托為之無知者以 其一身之利害得後自不加毫髮干心而猶區區念在足之 車之使滴萬乗之勇組級既零山川改色老母終堂生妻去惟 而猜擅最之魄而壯軍家之氣也在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单 此心而自靖自歌于先王之靈也專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 體而已失知有萬世之網常而已失奉命房廷伏頻不避思以 然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奇其不絕之意耶然則常書之繁不象 也不然一羽族之後何以御萬里孤臣之寒以十九年荒漠 知其何心也喷大丈夫死則死耳革為王碎無為死全安能伏 不是無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 百大成七件自活以百此七尺之無為衛律李陵之為故故馬 日右矢足故謂帛書之繁出于他人成之則可起於天言之 一古其精神家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及君看國者吾該不

所取者子卿之心而胜足繁善之事不足誇也或日此常言

之以給匈奴者鳴呼惠之說得行就非天也 評 并于卿之心雁足書不必問甚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 固 滩

公孫弘下式便寬皆以鴻漸之翼因於燕雀遠跡手承之問非

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矣太子立博因

古人稱周公吐哨下士而天下躺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 丁武王之第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失故唯周公則可禀上

死使通風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野人而天下賢人少小 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為其多合者形固矣何以言

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然四家者六國之罪 好文辭姓愛神仙黃白木害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姓 有都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

之劉澤有枚乗都陽不用其言而應萬田禄伯為其羽翼劉武

餃牛之朋美達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便富 弘羊權於賈整衛者養子奴僕日舜出于降房斯亦養時版祭

無行則石建石慶原直則汲點上式推賢則請安國鄭當時定

輸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拳士慕向果人並出上式技于男牧

實而四夷來看制度多關上方欲用文武來之如弗及始以蒲 遇其時馬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與六十餘載海內人安府庫充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滑務則東方朔枚奉應對則嚴

也今不後裔失己不常自戰國之餘風陳務值漢綱之蹂躙迫

八物前

子親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

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惟有平津 本热議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宣附朝宰交亂将相者矣其時 則以答之為害固可知失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也

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賈臣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 廷惠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城胡之 榜扶方等吾五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丞服則知平 一門自然無領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願位未足為朝

政出

世趙充園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藝家節 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獨皆有功亦

九还於後世於之名臣亦其次也

李徳裕

近世東大政者席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柳於

在之實養不及天子之近臣明失難有客館何益於謀議故以

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街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顕将相則張安 修洪禁亦請論六藝招送茂異而蕭立之祭工智夏疾勝常玄 餘不可勝紀是以與造功禁制度道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墓 奉使則張賽蘇武將師則衛青霍去病受追則霍光金日舜其 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園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察弘羊

史 27-212

好經術如武皇弘並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敢伐如武 非統儒料照于東人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忙也上 而悖理子與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及有味乎直至之哉弘即 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屬俗流襲之樂穿鑿附和大亂直 但場若熟不謂此說洛龜所錫神馬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牙 **此每事徵驗之說何助邪助於洪範範有之日往恒兩若日借** 世龍哉春秋遇水旱必需未常日茶水應其事其早應立事也 西學阿世鳴呼弘六十餘年人切晋春秋著名里門 通汶汶希 問則學成如張蘇諸人弘盖軍令之也漢以雜霸起豐沛文思 皇弘宣不能親執継秦如衛壓諸人好通道如武皇弘立不能 審干時展糾奏進志何為也年至雷老里不應召守何貞也夫 禹世以平津侯弘初對東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據策而斥之以 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絶富客則朝廷静矣 亦欲除吏哀帝青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 合匪人世道陵城無不由此告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去 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後姦智獻部計者道其邪徑苗 部以傾奪為首所議以數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 公孫弘水旱不對所由 宰相不當私招賓客所聞甚大 十卷 黄道月明

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松棒印綬而沿泣安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罷帝曰罷徙郭解舉朝不

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祭相封候即二世節美之而弘之牧家架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布被得無許乎噫以六得有此不動於色而立此奇數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

能安能處忘也以許賣弘不近人情失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

公以何世青弘而宋儒遂日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如雖多虚解此就以其要歸引之節僚此自詩之誠詩何其物 不推議小巴之得失其派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 教·雅見至度易本應之以與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黎 · 可馬長鄉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敗得幸天子未曾有 權以為蘇麗之威國百勒一猶與勢節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 漢世科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 評 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學公為七志在一風五燈三一何常也 而已放嚏不與此人同時對其為遊化所限维相如自調亦云 敢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蒙乎卓王孫暴富遠屬也故 苦土父母之邦乃後於其軍即信尾之美使邦君有等先驅豈 町建明立緑電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閉西南夷後君之惡以惠 人物龄 五超相關相如等賣泰王悄城擊金使不唇子諸使可不開蒙 人北古哉相如名大子既學春蘭相如為人更名相如他日課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 大抵為弘释慚然議論自高 詞藻自條楊 班 張獻翼明 穌 固藤 献 京等我

灰廉器於市中又何撒也然要倒治野血殿王相如所以傷名 人主創道德之堂至仁義之紀軍非衰蘭而然耶至竊貨干屯 不官對然則卓氏之富就鬼漢武尚書給礼恭也中心於黑哉 簽奏者何自敗已自污以養之耶日相如仕室常稱疾聞居不 者皆視之下是為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續身總 哉即說准除枚乗天嚴己夫子之徒與夫結納先生嚴無造馬 雖人主之前猶假虚辟過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至主孫 道過其遊而不願也其所謂子虚鳥有先生古是公三人所云 額本首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 香鳥有無是之就為之若委戰握殿拘文奉俗當世取院云爾 不可以察和如之勢乎昔東方生奧相如同時雄節邁倫西氣 者誠非其所看失故日無明已翔乎察那而羅者獨親于藪澤 合尊促生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 至至卒至割灸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於所云 如亦滑精之椎也特以曠世色才免與東方厚于同傳太史公 居長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誓抑又過矣雖然相 可不謂知相如哉 下在軍匿財而式植欲蘇助公家之常几成之所樂為者皆敢 要者事有如而上成顧輸助過方事南越而式限父子俱从天 埴

評物言 疆出陳侯好色則樣行父至尚辛流酶則亞來華進周屬食種 要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白則公孫 班固稱弘羊權於買坚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兹為 苟為不择賢惠而投之欲僥倖尽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 便不欲母高帝之約也夫軍旅九事囚之安危民之死生繁馬 則荣夷公起漢武残利四海則泰弘军提其所由來者久矣書 盛又強仲舒石建设照日舜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在 置将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日過矣 衆人而爲之乎 日選於汝心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黎用田賦孔子書而過 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問取類於危人太公坐到求備於面 大君人者務於得時故不關甲都将履野者處賤不謂贱者之 交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 武帝欲侯罷姬李氏而使廣利将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 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霍式乎式乎何不先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罷者遇自以爲有用于天 八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報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李廣利 桑引手 無故而與師為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為愈也 17 十大 司馬光米

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丁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将相應 要什則圖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家養 之以其喻周公之制也而光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飲之人事 時匈奴承月類之後號為強盛拉茲百萬兒與中國抗衛衛者 政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日小敵之堅大敵之橋也方漢武帝 道本常忽馬所謂行小髮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季陵之所以 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寒覆果而什園伍攻之 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 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数水生之中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非 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以致雨玉里躬修漢史聖法來代奈何以雖刀具類萬得人之 遵亦何受於弘羊哉上式緊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言 之體府庫益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星 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塩鐵折秋毫令更坐販不顧王者 馬用桑弘羊家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并無藉之 瑜而君子之所不及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 蒙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好 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平乎善為监者甚愈精而罪愈重盗食 物部 李陵 すぎ 秦少府宋 <u>-</u>

可以類立家於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己或日李陵以孤軍際入 唐之擊突狀也六終官師十萬皆投靖節制所向軟充層勢名 則衛霍之功豈難機哉而不勝一旦之情輕用其鋒至兵敗降 言也遂請當一旅以分單十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首 也方陵之名見武室天子欲使為貳師将輜重陵心耻之不敢 其七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屬庭逐取定案何也曰 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旨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 人物 前 一十卷 型之則碎為百鳴呼以王朝之而擊之則折為三廣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鳴呼以王朝之 而看以為其干之刻內試則断牛馬金試則截盤匹轉之柱上 利哉以為小変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春之用要 便信伐荆既而軍敗後欲使熟盟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 此美部利諸首首勒所部朱承所謂傷污之愈可以虚弦下也 之不可以數也昔然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将軍度用幾何 煌燉至延水出貳師未當困他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 騎濟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屬而還又當将輕新出 年十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武盖陵常将八百 [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朝豈不知以少擊聚為 公而是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 日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 127

香陵之所以陰共好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三國行與存國云 非其心臣属将欲素被達會以収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境臣 **李旗追奔逐北其功足紀即豈不以匈奴舉國與師陵獨張空** 心者豆不以已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城五将失利陵獨斬将 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别子鄉也自陳東曲欲子鄉知其 國之思東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此心臣廣圖 子鄉之使屬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立其經 光下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熟以情國難于方張死則物表 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 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佐知陵之背 翔武之だ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屬庭又一陵矣以陵而 児僕思自沒胡思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學見比我一息前 慶之传不足以文好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革命抗敵者自 不恤其身而乞敵輪款者自不顧夫素甚矣陵非子卿之情必 首月 日 及 東本 難御 其降 非出于本心 和 又 立不以 し之 降 し 是以忠臣表士而信背君降屬之孽也于鄉惡能以知陵也哉 馬手陵欲于州知其心哉忠伎攸分心迹晦矣以子卿而知陵 大時以後不能實養氣以敢敗根本之論 李慶今子那知吾

人季芳開於不妨者其自為立雄也子樣之代匈奴也寄以真

也終陵之身自未常扣開發天以犯中土且丁武之别至泣數 者且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弦足以附夷困華 烈捐軀與命者大徑庭失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故子卿知其心 其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真其痛母悼 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養将不可以降房降房為不忠故 其谷子鄉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殊不知由 其命也而不敢然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昂于而君殺 臣有功而君録之録之其分也而不敢於無功而君殺之殺之 要尤思您國与若立身守死而好納于親也其親臣之慷慨激 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哈首洗命于房庭則其逆節著矣 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於強屬哉况檀酪肉醬之奉悲 犯夜月之妻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凌獨非人也那喷獨不 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妻子并為經門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恩至 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官首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 真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產與士信常思奮不順身以救國 平也以陵之臣屬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 可也何至草間水活乞命于廣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 間佐以五将便能操除房屋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将之意 在也不幸而兵書 天野教援不至則北面事免 一戰而斃亦 日不

应後之降廣而委身于清壑也觀其皆别之辭其傷之也深失在漢也應陵之見武也尊之使降則子鄉之应陵也置泣别哉 若觀蟻之移穴散而不 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課 被終重者疑論除薄不能以道臣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劳 于君而子長共不直于友矣然則子鄉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出 則李陵生降院潰其家聲而子長屬刑又惟于國法陵固不出 風彼自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歸其罪 其當而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 數子前聲家盤于後不可以言智罪追于躬移納于母不可以 而聽陵之非漢臣也子鄉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墜君命挫 先儒曰猶有交情兩行波西風吹上漢臣未所以刺陵之忘君 而又任頭之已則央起奮怒一強或扶淫夫以媒老婦以喜茶 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為传 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日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 之支國知不能動而俱死馬是無**應大之遇**嫉呀呀而走不 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識也然則子都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 九威不可以言思居身於夷秋東手為俘虜不可以言男長戦 評 推拾詳明至以子長為佐尚當别論 柳宗元唐

司馬遷

班 固漢

以為之傳又秦具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自古書與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失至孔氏暴之上継書 不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吏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轉其本事 - 就來像唐展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

帝主公侯鄉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園並華秦僻諸侯有

至於米經概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頭界或有恐悟亦其漆養 者属博貫穿經傳馳轉古今上下数千載間斯以勤美又其是 世本戰國策亦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託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 歌國軍漢與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旅左氏國語采 物前 十六

而進發雄逐貨殖則崇勢利而差貨暖此其所蔽也然首劉向 非顧然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快則退處士

而不但其文直其事核不匠炭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嗚呼以遷 楊雄博極群書皆将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盾 班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 /博物倫開而不能以智自全民腦極刑幽而發情書亦信年

可馬運之牧李陵非矣然一言之失處惟横 編情亦可哀遷亦 蔡元儒明

1以此月惟故其言日每念斯耶汗未嘗不發背沾不也然而

逐而妄非太因循之功易於創始可輕言於固謂其先

打難失哉

司馬遷

之功若公孫祈張儀之為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白主荷頓等 與天道脫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深而史記述其於說諸侯 族乃聞止字子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為宰我子青之學已聞性

人物 謝 十 卷 其就站果二言之如作礼表 **凯後有作者甚之先矣而要婦文直事被無虚誕之解此其為 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炎**

近乖張盡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服而終其大較真命世之宏才

百稱其有良史之才雖甚多陳墨時有紀繆或篇章倒錯或遠

信矣予遍觀其文卓學奇信雄深雅健出入変化茫無畔岸如

抵拾舊聞員穿經傳馳轉七令成一家言劉向楊雄博松群書

隱忍受辱不肯引哄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恐煙先

人之念不忍没改馬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

羽之暴虐縣於帝紀陳此之叛本或之世家部子 难有輔相之 食遠甚他如則客盗賊之類将使好人之雄皆稱之不容口項 預謂孔子適於為局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是公是何語也孟軻 同科其叙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怨辭叙孔子世家不得其要 **小東孔子同列而剛之岸于於慎到縣應列傳之問其兒去韓** 縣之領吏皆無識治則于由之談亦未為過班五堅才遠不

史 27-218

忌納女楚建走宰部諸看天差丧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 由示譽戒也不然以邊之學識級云淺随且不知前老之不如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如其者馬而先之除問者所 **使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結伊庆坎盟朱座外江充造熟太子殺** 巴不足信而逐亦自謂百家言黃帝其又不雅馴猶難言之児 恩夫作好東平死皆自小養大縣球腦親可不懼哉可不罹患 **龙栾書舞卻而晋屬紙整牛奔仲叔孫卒即伯毀季昭公逐暫** 俱所不知也遷逐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 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議其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左非 而寄意為其志可知失許氏日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却 那需日家食貨路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敢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價殖傳 後六經重勢利而盖貧賤以今觀之皆似未然其先黄老者以 **喜放四罪詩歌青蝇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量謀桓而魯隱** 二皇平甚矣後學之不可妄樣也 不之以己意則不灑然矣此透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 物站 事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演排而自傷也觀其與任少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史記短長此是盡其大學 1 十十六 班 固漢

物計

轉望疾張賽院失候為上言西或諸國所有欲以飲動上心得 顧功請皆能遣之上日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皇有神仙書 使馬以為功而後 厥侯也太史公見 山北上新川等來梅 好妄耳之說實干秋格之也鳴呼干秋能申戾太子之宽而能 巴恩西方味谷日頭医陰潭各黑視臭說崎嶇三池與盤石熱 慶根同兇驅魔斧昆明心性殊西夷城在西北問君欲出之亦 望平后胡為富貴是佩而指其驅越葉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日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 万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賽語博聖侯 1 張那奇明 楊 慎

田千秋

Шj

罷祭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 大松不理事而敬之以事遠夷不亦悲子彼其酸馬奉例念 大中國之民破産飢居事妻兼子餓等相望跑敗蟲起沃壤不

也昔也君皆一試顛疏數危更十三載而奔軍以回百人去 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馬不可以為恒 九與第怒而對與虎西域之歐大狗封牛喧哈年年後狼桃板

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來使為上式輸來居九鄉相如獻賦身

骨細磔君胡以身踊不测西域之人誕幻觀鄙狂笑唉舞喜而 身頭備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院下臨溪谷峻若磨沉而

史 27-219

跌

顏若取若迷是手謝過倪而忸怩然感滿之深終不能改其所 緊然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為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争事之盖始於養之 家與國之需以竟侯封默愚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 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為是紛紛於是博望候此顧顏 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識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驅而児斃身四 **萬昼草太卯敗人銅錫王石寒不可衣機不可食而必求之該**

戻太子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復侯罪誠大 矣若聞此詰如能不悟耶此詰似為附劉瑙而鼓 班 固業

4

致馬建元六年軍九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将出征暴取河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集四夷家人如亂府恭骨長城之下 父皆敗故太子生長子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 夷城死者不可勝数及巫蠢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数萬太子子 南建置朔方其春灰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居 巫盘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克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 り物

頭頭相屬於道不一沿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與四方清而逆

九戰必由於信夷是以倉額作書正支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於 秦秦将更外畔城臣内發亂作蕭墻禍成二世故回兵猶久也

正世是文非以為我而與欽之也易曰天老所此者順也天

之欲血異齊亦未有成謀也而前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該

交斌助者信也君子最信思順自天格之告無不利也故田子 運過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原傳得天人之補助云 · #陵克母門 秋指明盛情重次于之党于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 黄鑄明

情易智而城少易位失是故善後者必杜形以遠應固本者必 **那開則天下以疑形處我問示則天下以有問入該其卒也歹** 立乎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疑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

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将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 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有何智而動食玉之常能 差間以除好天然後可以無耦貳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 +

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棄疾若失體姬在寢太子不得 疑之形示棄疾而以其可動之問示群公子也故慈朝是賣品 朝夕而視若磨星落将成衣偏佩玦晋獻公以易疑之形示至 間而人馬亦不可得也昔者當摩之命至拜壓紅差共王以易 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問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此 四件之而甲生態死折城夫楚去民放立棄疾非有與命曹献 在的以其可動之間不申在也故二五,精諸人因其形抵其間 其欲臣将自雕琢言微之當謹也而况乎國君之貳其所係尤 墨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間平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

問在門共王之間在壁歐公之間在佩使晉歐不佩玦則申生 武帝不名門則及太子之六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 臺納干秋之疏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 知之而帝獨不悟耶鳴呼難言哉卒之重靈関之泣祭望思之 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易太子之兆也此其軍不待智者而後 生之人先好而後間入之言積新也故武帝之門竟母是用江 成武帝雖欲不刈思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先屬而後重 不必だ妖于非罪使發其不斯壁則棄疾未必能光有楚國使 而窺見太子之間讒言高張謗識朋與銀織者衆而文致之罪 未典而弄兵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 自然而以問示人乎夫當是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正盡之出 **取羟格其形而除京其問則其終必教故若可以賢則含伯是** 帝獨不問此義乎胡不引晋楚前事以觀之也而處輕以其形 以為竟慮太子尚在非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 晋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約七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退以 **竞母命門哉夫尭害帝天下失鉤七可以為尭母則弗陵亦可** 動其可軽以意獨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储衛太子據之名策 者則問之所示也故楚國之立恒在少者人每于棄疾而属耳 月而再生之不克終狐突先友已預閱其後失鳴呼人君之來 而立武王不為失原有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

> 傳國後副世名忠孝士世內侍何其藍也本以休屠作金太為 學人以結於內侍起於增國之間確然東志証形於主受機器 文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成其忠屬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查求臣國家安社稷權劉 之就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文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文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文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文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權幻君權照王仆上官固權制敵以 本籍之 等於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尤出十首裔平金 等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尤出十首裔平金 等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尤出十首裔平金 等一次,方言 一章

大成子孫以蘇移地之或維然衛家未得野心原務質縣圖其為大文新漢字可謂忠天武卒不能而其宗行也夫成福之人主義,之新漢字可謂忠天武卒不能而其宗行也夫成福之人也,大文新漢字可謂忠天武卒不能而其宗行也夫成福之人, 在光之新漢字可謂忠天武卒不能而其宗行也夫成福之人, 有名人。

公天主故因赐金氏云、

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 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背以婢 資也質可常平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误之者 無价層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目禪光胡而 昭丧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馬支氏謂不學 之後公私兩數而十数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馬然以私 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思 答司大義隣於季英其幸宣帝知而不事使之争則未可知也 人亦一節 19 弘司定二方成功司一節問处明府是二方軍明小去審先 何此才而無其節於可馬邊及也有其然四無其才者有意子 罪雖惠夷被商差之思動不可不就常便家招進類者管亦少 **党妻子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思** 不思考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教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 電光 際無し業

> 乎不知學也 所及也始光推日禪而日確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情 再見而光除妻為不執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同**碑 下亦不能其也或謂用確不肯納女后官而光以為后用確殺 有急而求符重文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維然中人而 至其結婚人主與上官以宰相子中関與武庫親同列而廣軍

族而敢然产克黄以為干文無後何以勘言夫以願思雲山之

之以及及軍造學活更加裁在深至河門以出邪禁且從審氏 于孫使之谷大器不朝詩亦足以私成德美乃後任之以改後

之自禍哉亦若生配該以成之也苦倒敢作礼於烈事主城北

黄一震宋

軍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國二十餘年小心民謹未管有過 實服役及各立明果金既無缺之天下以界之是中與漢室非 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孫身四海之寄記三十年百姓充實四事 五十餘年發動玻極之餘海内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務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 孺子亦智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

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若諸君武侯若郭治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臣 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書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尼若博陸佐 光事武帝輔老根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常有過特由忠厚有

餘而智愿不在當時會議群臣立首是暗於知人也然日本

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宜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 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此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

古今人物論第十一卷 角中

真真 元直

傳介子

司馬光宋

首成周以孺子繼統而有管泰四國派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 固漢

亦有機等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問公孝昭委任後光各因 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敵師族之後海内歷耗户

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來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蓝戲而罷榷 口城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循薄城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

贴弃號日昭不亦宜手 八君之他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好則不用不在京之典問百是 物論 职帝 李德裕唐

言召公不悅逐使問公狼跋而居東縣我之詩作矣漢高開陳 者生之同成王有惭德失高祖文是俱不知也成王聞管蔡而

謂親派疑之心來語賊之口使昭帝得伊日之佐則成康不足 也年十四而知識王之年後有諸霍光者上賴以日敢有語致 作失情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每 是男生擅權紛亂後陳賢士是常信益誅錯兵餘逐改三公所** 半去魏肯楚少拾股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雜近罷歸股脏即 震刷之殆盡嗣是生事喜功之徒約章計句之輩咄咄稱之以 為可使不見接開之廷有怒髮上指嘶馬南收以為聖念計而 忌勇不如要離便不如似飛承皇華之便給接關之主而居之 小曹机上肉不費斗糧不煩尺兵而百年應殺漢使之耻一日

裁論者或美介于以為奇功過矣 **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 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舎之樓爾王旣服其罪及從而

者後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监欺之談於望吳不亦可羞 朝族明致其罪今乃道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承使諸國

張總唐明

也其勢較龍也乃中国誘之脂肼貨之釣餌而鑑之文载以制 鹿豹屈衣養林而陷阱以誘之者必遭及嘘之凶輕龍次于海 城而 的 餌以貨之者 必中逆數之 禍夷 状界在 遊鄉其成 虎豹 具命嗚呼中華之祸從此烈矣得介子手無轉雜之力矯不如

中華無夷患者是以恫喝嘻嗟同舌荣之命之日奇功而不知 之義責之隱之三年一經日公會我於潜者訊之也懼其長看 媒四夷跳梁之心梯中國無涯之福皆坐此散也愚請以春秋 之斯也又日公及我盟干唐者謹之也懼其茶華夷之辨也 小子其未之間平樓留開不殺漢使漢使不斬樓蘭漢與樓面

奴和親百姓克買議塩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經新

冠而 班功德未盛良可痛也

卒也然擾蘭之首於漢關信義在何許乎便四夷開而怒怒而 送冷山以洩其惠哉免若茲是介子之斬樓關私為中國使臣 以欲報介于者報之手他使安知不幽之雪等因之牧叛流聽 有信義在也介子之解冊楓而出紫塞也以粉赐外國為名而 臣以軍車之命出寒萬里而夷屬君臣動色相禮貌者亦谓其 知不揮支犯關度劉我人民震駭我君父以雪彼之念哉名若 第春聲而不敢用耳脫也時不昭而哀平夷不樓前而匈奴安· 之新界猶然為遺除重以故楼間之主飲根花九原樓間之十 樹所納為也而何功之奇奇力之論果稱情乎我雖然介于 茲是介子之斯樓蘭祇為中華立奇 稿處也而何功之可且使 肯信義我乎豈惟樓蘭挂海水天東襲北女開中華有此不避 出以血頸而尸之入是何義何信也終自今若樣闌而內附者 夷狄與夷狄之為中國服者區區有信義在耳以厚路而啖之 指乎機關四夷聞之且不我直也別曰張殺之乎且中國之服 標的之曲以謝罪而直矣是雖整三空之陣列正正之旗以北 其理易晚也今漢既這便以問其罪楊剛又稽首以服其華則 不必遣使以問之漢既遣使以問之則不當復遣将以誅之此 無曲直也數應漢使而殺之曲在標蘭失漢欲遣将以誅之則 仍易夷耳當其時武皇帝東征西伐之威尚熾衛將軍霍縣野 一舉肯信義我乎猶未也豫附特漢一大縣耳漢天子特視以 物論 十二部

也五其立國規模大极皆因來舊而無後三代封建并田公共 之心极其即位之後及者數起而其之禁利之所在因其所知 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数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形民代罪 宣帝言漢家雜伯固其所與若此然自漢家論之盖亦不易之 民安其茶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軍子祭義稽 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 寫呼延平此奏學原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寝朝廷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終致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成精其能 福覺其有生氣日祖謙曰大哉延平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 孟也概天子刑人爵人之柄者霍子孟也有如介子此果不思 百稱潘功光祖宗禁壅後嗣可謂中與件德毅宗問宣矣 而然教揮之鳴呼豈持一時朝廷敬惮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 功子五奇之也而吾何以獨罪夫介子 柳之而且為之白于上逮據關於首而又使之義陽是介子之 是事失幼中或非漢形亦無庸事矣當時之東部當軸者置子 嚴延平 物節 宣帝 意類司馬而文加絢米末歸青雅子孟意亦遠 十一卷 4 源明 固漢

而無倫與不聚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和而可垂結乎無 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我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 然其重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管 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乎也則其維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 天下之心也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丧要亦未 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愚親之安世亦具 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儒敗壞天下者其何徳教之云 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自必與其乎已雖賢及林等為 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但取艺位 獨者後世未尝真知王道顧日儒生之說迂調而難行盖亦未 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 而不在我進而不從退而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 在道可 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 天而術高耳深放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怕之下者祖文之罪 金美王曾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質為近之 八九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 四而已此或臣也安世列為漢之大臣與開政事者當天下 物論 觀報

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初美之於 叔白電話之於范涛其疾思也如管仲之於何氏諸萬死之於 世遠權勢者子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和 不謝管仲奪伯氏聯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讀看亮展厚立李平 美免之叔向不告免馬而朝光海被緊霍器理之海往候之而 然衛卒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曹若安 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教者無所於 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安者所以制有味之多暴而適於和惟 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 移疾出聞部令乃繁使騎之丞相府問馬謂其長史日明主在 監視不肖之重而務馬馬臣名述遠推對之事進と不從我之 有關失量大臣之所以事君者子思故曰安世則具臣失賢則 被當相坐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微悟陸之節方金 不聽也能致為臣而疑愚知安世之不能也盖安世與霍光同 一時為史部核野進善時無知依男及之後天子出主奏於朝 賣不肯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薦之鳴呼其視姦臣則 在 已是以原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安報 立本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智可以两定差 體之人其女孫敬文霍氏之外屬婦也光憑而子馬瑟

崇之典乃縣用于裁抑大過之後君子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 則必酬之于其後令也保全之音不里于疑忌未露之時而發 正以想上轉音之功也然而見上功則必厚土報愛之于其身 之始首果是以馬問則帝之心寧不有愧乎是以列之于諸臣 所以待軍氏者不惟天下知之匈奴固已知之熟矣使此来朝 之朝也盖光之雄昭立軍功在社稷凡其所以爲溝與夫漢之 軍帝之假龍于霍氏也而不知帝之音不在于光而在于單子 群聯 問之畫圖形者 化十有一人而獨于霍光不名馬人固知 心打門為也夫人主之一切臣優崇導顯而不以臣禮待之者 之先而持之以不名之禮使其一見之頃必知漢之所以待要 書班氏貧其解劇而音麗者也此書說聽於君而身名並顯厥 温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太 知道之不與審則知思之不與宋世央 八物新 惟有不出于人主之誠心而過為是聚顯人臣之果者此其意 我而為名孝 應知法律多門干及而為名獄更其尚德儀刑一 丁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日仁者有後信式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路温舒 以尚德緩刑為七信然 以安世爲具在未真過更 十二大 陳紫峰明 1 奉明

可以什寒状之疑乎麒麟陽惟霍光不名請遡其意美委角英可以什寒状之疑乎麒麟陽惟霍光不名請遡其意美委角英高者正不當以名之疑乎麒麟陽惟霍光不名請遡其意美委角英高者正不當以名之疑乎既然而人君之于臣不名之禮可以為高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商者正不當以名之爲機也成王胜等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曾不曰伊大方面,以此其其其其之以思此。

該然者也且南之所以待先者果厚即海耶整耶重耶的兄以老必有所支候于去於無政而加之以非常之能必非其市之

使后門不就確當學人職之你常也毛心不弘就是日積刺光系然就流六合之間雖在吳、秋亦知有所語程丁之之是失信相之太山之安者教堂旨之力也此其的名傳結精思吸取表後於斯以前漢教各条兵二十年間去於孝明金蔵稿之與所

之學幸便副封朝去軍民久武功臣之肉未奏而子孫無唯親在舊國已不能卷子縣業之時而積薪不徙正所以養成直空

華 前中的一定年日起了日花出以放表於人村的後日 語为選先

公二四四十二日致死必有故矣大抵人一當情有所謹暗于中

事而觀之蓋無一而不為夷秋設也始之以罪无帝之私也所 禮縣加于一旦帝之心吾知其非誠失抑當及養麟閣面書之 獨不能發德音下明韶以漸洗霍氏之喜乎麟閣既及之後又 其名也譚霍氏之蘇也使帝而果以光為重則單于来朝之始 釋矣然則帝之所以不名光者非為无諱也乃為己諱也非諱 見乎此則彼不符子言此不待于势而其所疑者因已水消風 光親待其到子誅其子孫而尊崇其公漢之法顧不甚公子有 日霍光有非常之功而漢天子有非常之報尚其形且不敢名 然子於是萬本意子聽問之去打功臣十有一人而是霍无三 竟忍不必能果白衣夷狄也去中国不以信義服夷状也今使 疑而以為忍矣是能權義以數山高之罪而中國明白正大之 享临守方列必有以安無其子孫宣有忍于事其余慶便其起而 也民則皆是也名明皆氏也而至无獨以氏稱而薛其名則将 其質且以不名等之供之過而即馬見而則屬就其新則皆壽 不忍于書其名於帝之本心断不然矣意是時呼轉和軍于方 奉珍花幣之如而首間中国有消子信養之名其不取輕于東 兵則而之所以待先者何其簿也天愛其人則必有以金其也 小能拍一冊命一官以嗣續霍氏之祀乎實惠不見于平時唐 人釋拜于之疑也於之以蘇武帝之公也所以服軍于之心 人朝貢彼雖外要豆不知中国有悔陛便乎亦族之松其心固

宗朔所爱國曆鄭之良也田疇之植華馬陸施下里彼其總理 在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者耶暴废遠野聽斷隴或沒身而民 在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者耶暴废遠野聽斷隴或沒身而民 雖該 李 京明

萬然的情起過更禍朝緊東韓的被五刑復夷二字,霍住及有

至不免徒使鐘室之草座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軽飛南山而

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惟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及相 聖院有序聚職係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内與於三龍 見五行事 小物 詩 上京 土京 一年の現有春是時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新曹為冠孝宣于與丙魏有春是時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新曹為冠孝宣于與丙魏有春是時 用之也候以地節者戏而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即 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為不長者而寔用賊殺不臺事法之非以 者而其人則猶之乎重猶也當博陸候之下相緊雖其心以相 宣虚平哉 之而駁為為故欲已舊而止駭莫若塞源而真果欲裕民而止 民族民安得不益欲感民止盗非販之于農而峻法刻謀其語 爲股脏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和配古今常道自然之 世兵無見奇標異之治有德專惠流之化遂直食收哉 盗草若勸農而足食渤海無難逐在滿之誅行後見于孝旨艺 與我水方壞是漂石障其流而衝愈其烏方駭而實就彈以招 · 人横談切羅氏逐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詩如蘇 古之制名必蘇果類遠取諸物近取許身故經調若爲元首臣 八為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陸係 魏相 魏相內吉 驅民為最直拜盗安民之首務也 王世貞明 班 固

> 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将長者以不德收使 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更聚名實國富五發威加於四 必為感動京班并免而丞相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訴之相 忠與安社被之數循将十世看之而不能係一整何之知衛安 英相盖冠帝之有疑備衣霍而借以脩其却也夫以母空候之 **地之續可火贖乎哉京班芦案丞相丞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 即之末按看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頡川京 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使者也夫以一九 在其為漢德子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證爲溪村 **天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股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 勿命 + 1 = 1

則言恢乎有餘地矣

相之忧不如吉之厚優为自見文甚奇古

渾厚惇大者不自以爲不足被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無相 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者不自以爲才而 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書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治何也以其均有公子 丙魏同心輔政 沈懋孝明

相為丞相內吉為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

簡冊天下萬世又離得而優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和

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與太平茂烈休養垂

聽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 軒輕者此其故何也吾皆論之矣夫梗楠桐佰村不同也而至 常什伯之相無矣跡其事評其人而曰同心輔政者不可得而 獨退然不伐而已耳後然草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當不 終核名實其志已如霆驅雷属掃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爺 未始不雖然合也故取漢典以來典章法度忠言嘉謀次第奉 何則同鹽梅茶往味不同也而調獎則同玄黃丹素色不同也 剪除霍氏收攬君權特稱意旨超出干群僚之右而毅然係天 致行之安能輔中與之主於施後世哉盖

當觀宣帝励精政理 野馬等平蕭曹而下丙魏有聲尚非有公天下之心而徒以智 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長 守之思而點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時天下之人但見夫君 行又日取四方水平盗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舊章法 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果此其計誤器議盖 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 於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條天下之 村遠界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絕墨之不可易照是內親同心之 前有意為彼見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喜其有中與振剛之才 一事才識意氣遭遇有時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內古為人乃 一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來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為 1

> 數勞目審調停斟酌予條案之間者亦無幾乎有同魚協恭之 大大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進然內吉充不可及也吉 供輔帝躬起民間而悉九五其數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 候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為嫌知利社禝而不知 有新故之相形知共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 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進然內吉充不可及也吉 候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為嫌知利社禝而不知 核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為嫌知利社禝而不知 大至政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美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美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大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大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大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大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及 之大或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至其他則吉之善及

您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嚴易放不務公天下以為心之等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情夫和東道遠同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能官監責倘于內魏之相崇夫格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皆真不可

心古之大臣其伯答相齊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

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或公弘化之理亦有見失被追沒為方如米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當病吉不問格購衣美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殺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

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崩規曹随房謀性斷無不同

共相常各勿論論相體馬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無幾所謂同 傲耳而卒未嘗不相助同之至也漢之中與內魏楊其發矣彼 亦不以功平四陳位宅百孫為賢益耳不以聽騎目目不以視 也於其兩極時其點維進之鉤鉅惟吾子指之是聽而後善如 **更姊恭和東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鄉之御** 不無樂車啕不以典刑自聚益不甲度垂不耻其為共工而禹 心也再發星要殊可而同者差好之心為心也故要不無禮事 医其不逮而不待徵會是訊之繁何者耳目手足殊體而同者 然各効其官而不遜其隱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動各奏其功各 臣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居及之臣何其同之至也循耳目手足 成而陰毀雖有同馬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 而卒與干濟不害其為同如其是五、抵將垂施外合而中離陽 处没没平才智之 在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好 小得不與惟其何也別進多任其量持其見者沒然不相能失人臣者為天下應者也為天下應則心不得不同為私應則心 心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評 一君子之同心書之青史至今舜然有餘榮焉然則英雄東僚 - 丙魏同心輔政 以公天下之心為青点公二人之深者 +124 人鞭之不使後馬遇之而不別逸者能 孫成名明

人學之不使前

却之嚴嚴具贈口以為是而百執事莫敢嬌 相不可保和存厚養天下之元氣而不至階紛更之禍傷達 之能也而二公且同心輔政相須而不逆則二公之能人之所 好禮讓務掩過楊善胜小吏嘔丞相車不問矣則吉之能非相 不能也竟若日孫好摘伏振天下之神氣使息者張康者奉非 吏之名實使下無所容其好則相之能吉之所不能也尚寫 矣音速廷諸臣桂魯火文謹厚自喜者常調樹立建明之士梅 同而暴病于以其同者爲同同者爲同則一人倡之百人唯而 于不同草實子心之同而莫病于迹之同草實子以其其名 之體吉其任之若然而安得有畢乎故大臣者貴子同而莫病 按禁奸猾令行禁止使家強無所肆其強去副封條故事核罪 所當歌語安得而廣之聲之五味馬辛耳燥濕各一其味而自 非同也雖有且已者吾取馬足以爲吾之所未皆爲而任吾之 馬稍有異馬沒沒乎去之惟思不先失人各爲其公則所見無 曹殊科矣此而同心左人所難大臣而有體國之忠者音著! 相嚴殺佐宣帝典綜核之治諸所選置獨稱上意大指與吉不 然失內吉深厚不伐持大體有先臣盖曹申居萬石之風而在 立建明之士亦認謹厚者以爲治治有風耳盖自絡灌而下的 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為其私則所見無非異也惟同己者吾取 尼合之以為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復是

輕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称毋以有已是已好以有已之心 将何公也自以不如所入来事 古大臣協恭和東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過其相達 不親樣更不案者不同轍而趋要各並時而祭成齊厥世難軒 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 以守高平以嚴明傳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 世幾與剧天散宜生等争烈矣問當寬其行事都便以剏平陽 治三政之宅也况天下相乎史之称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島 並無幾古大臣之用心局夫其構志推賢不以於情**極**班益幸 冠孝宣中典魏內有整嗟子四子之動爛馬冠乎當時施之後 能以已成之其人共事而不能以已下之夫有已之心不足以 巴齊者也有已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已推之見人之美而不 夫相天下者毋以有己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 所可稱者也 吉盖近之矣灾無之素相有爲則吾所謂天下應者也大臣之 中立門日內魏之同馬為大則應之日所謂大臣者理除者陽 宣而序之和而使无无百姓無逢其灾害斯其務也牛喘之事 物論 評 蕭曹魏丙相茶評 沈 不同以迹而同以心二公之所為大同也文亦婚徒自 + 3 髙 拱明

> 應關時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于唐家韓范富歐聚理於宋室 堪齊之效所從來失了故严意相并及之以爲相天下者監官 有弃績也是故婆龍讓而處與問石散而周嚴種產合而越霸 能致里合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家 猶御馬然一人<u>妖之使前一人</u>炭之使後雖有良駟堅**蘇曾** 和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花利程曾不能淡量常 矣處比局而襟具同之意則中典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操 令不信于後失當仰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歌不典于· 不威光藻朗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載而脩織介之媛則較若之 此四子所忘私物國安主庇民各展計謀同濟天網動業藝而 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立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 之終身不見其卻抑何決也盖棄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善法 丁莫得課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寬延同心輔政令其至两重 **玩魔魔** 新無以有已是善論四人者公亦有所感乎 + 胡 寅

情情有素硫廣鶥之已熟知其不可依持而教品也審矣是以不衛召致廷為為下樣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成十二其資廣悉趣巴可察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循以自居何也四此廣所以加入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以臣成為近為紫南來竟於竟爲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曆出以臣成為近為紫南來竟於竟爲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曆出

禮則又知師傳之當等而可與有為者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 周公親親之道固然伊尹固華野之耕夫何為其然也語曰一 不置不然則切呼有過每接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日 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之後政府好分行于處仁遠義 成名立為原後侮馬懼一旦稱病去馬為謀則得矣如吾君何 理若經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光於廣受之歸而有錢贈之 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有器挽留召公則累數千言而 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顧以官 重而有關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二既位在師傅責任輔 行而無與夫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君任之 少意去之觀其語曰小去唯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 一年失濟之何其去也若日帝王之子孫果異於人而切中之 即為之所則望之之下被恭顯之推推必不見於初元建昭 物論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 」見幾而作疏廣有爲 後而成有一德語於米馬不然則颠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 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 **上刊黎見則法管城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胃也而絕**

> 日案可知已且以太子之雅重傷術而帝賴目之為亂我家以 可解然處帝專州名尚經核群臣百姓被過不給雖上下無物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繼孝宣之業是以史去斯皇賢者之用心共而亦何賴於保 與一次 以为政治 以为文章承代養之澤德英放其時勵精之功才是勝 心初論 以为文章承依養之澤德英放其時勵精之功才是勝 心初論

固帝所柄用者宜其感時觸事倫然自遂引也倘亦两野黃守位尊而地塞華非易生且皆拒監護太子之請以忤訴氏訴氏安軍復有於二傳光賴鑒不遠雀氏之獨帝方用為懲廣父子淮陽第王之好法律而帝有忍不自割之意即太子猶每弗自

說者機漸大倍望之之敗而益野知两疏大野如兩流彼固筆

日世而了心尚親往所欣慕馬替日待嗟世途如蟻趋類傷若概其用即不去亦且至蹈麟太傅之轍扶高山仰上景行行止

職財失為賢此五是知殆再是還勇退急流軍快續統維害

二野見寒于早行無轍亦風致玄耿就是齊驅顿人之軸誰血 可急是軍隊亦感然慢有大命可虞刑餘周石乳與生扶為也 中血湯治日極武朔大大立解导奏初人原逐智士識微圖法 更起三 存松有 更並得太子上所器重事非題語她一旦引庆而去若不然日 漢地到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昏然正果亦云盛失流廣運 张標世事美 選軍家若福掛冠若前豈不逐蹈達達北行惟被 | 被快並表遺聲競稱病逐然而雨雪之 罗民堅寒衣之逝始 忘天府故拂袖相葬縣車罕親兹昔人所爲嘆也具門市本東 以過軸之好惡則無所來而輕人爵主組之情惡則有所擊而 何哉語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逐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豈不 五天為飛且至自我大大龍禄忘情門弟之盛產問議諮顧雨 功之所極遠而服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必操張則必 堅就與嚴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監危殆之患解衛門以避 他以傳述之動京屯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精君思難固其 可知失別前史之虚說紋恭顧之察既前方再外家心憂後悔 **人親面智士誠微祭寒者宣符折勝灌熟老軍侠综石乎山** 二、脈引 二疏之去非為太子不足輔威時觸事而謀凌引漢中 二跪之心矣 2 顧起无明

盖亦祭功名之會多看清爽之識難及預 据微指被依世情固未足與議也 余是以景仰哲人抗言控替 祖傾都敢金葵老一時為之吃食半載垂其頑麼並當古風 松陽蘇武上却上官樂道玄墨東武重張我道辛武野原是治 都薄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将素時将軍由起那人王剪類陽 其風器氣俗自古而状冷之歌話慷慨風流猶存工 高上勇力被馬騎射故為詩曰主子與師脩我甲兵與子惟行 何則山西天水臟西安定北地震原勢追近差胡民信係召戰傳 請為其族十甲之差天子命核鮮陽管平中節奏奏封重料敵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說臨其域看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明靈惟宣戎有先聚先聚猖狂侵漢西差濟命虎臣惟後将軍 以武勇題開蘇辛父子著師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数 人薄典和郵王園中延雲清源本张清衛介了成紀本廣季素 制勝威謀雖九逐克西戎還於于京鬼力資服問有不及昔問 富有方有度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與克國非武赶舟 桓亦紹原後 趙克國主康心 此亦羡二疏之能知残者 十二二 根推 固漢

更軍事多矣及聞西差之事則不敢以逐而以兵難送度頭馳 所謂臨事而權好謀而成者也将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至金城間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盖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 上之師何以異哉将之憑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不國任關 漢行誠當以趙克國為最比将之病患於男而不詳也充國盖 名亦過主然也喷電市東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共极了事 陛下言之至犯誰當後言之年以其意曰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星使日吾老矣豆嫌伐一時事以期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合為 四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和将义而為不可動之武其規模與渭 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者之 等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宣無人 大不若原其心以 所事 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日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中之語告 於一戰者維失歐末觀其語将校日諸君皆便於自營爾非為 務以息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逆許能被人 中方論阻幸武秀先攻等并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事事 始平觀充國策先愛匈奴情傷日何其明也又觀遇雕庫行為 之上下議論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差爱不知其能功 告用其心如才國則古今天下立有不治者我又觀軍帝 ぬ 新光國 專論玄國之废心積廣是品階人物之大者 張松

> 外之皆而爲國家根本之意要使百姓安邊国而西戎坐消馬 愿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華音當在其下風耳 歌為賢将始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面制度為後世 規模外其風古遠大周客夜出倫益平調玄國在宣帝時且不 此殆三代之将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及覆策其

韓延壽 不急近功而恤百姓克固真三代之将裁借軍帝之不 任以相也見充高 可馬光系

死皆不服我心情我其為善政之界大失周官司題之法有議 人が言 以孝宣之明魏相两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盖韓楊之 βC 1

以子然則雖有死罪猶将有之光罪不足以死子楊子以韓馬 春然能者廣華經壽之治可不問能予寬饒俸之例直可不謂

胡之如蒲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之犯上者望之激之也

上不之察而延壽歌家 基華不亦甚我

寅

為馬朗恩信過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暗 法者其為類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被權其 壽則有司承望風古瀬得無事而韓敬蒙喜正使延壽有麗於 延書所以及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直延 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葉市之刑孝宣於以

平失君道矣

讀此重為鄰公不平

韓延素

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即今觀韓延壽之治類川教以礼 且道之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道之耳教化格

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微大減失所至必 刑罰無幾乎禮至不争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為一郡三代于县 如也其入為左馬翊也即其閉閣引外卒感弟是畏德化其於 禮野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官表孝弟有行公之敦教化何

一切前 歷數其功則知其死可恨矣

可緊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畏也殆于此有微我

不以令死議者来此以於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知 漢宣時趙京北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馬翊延壽楊光禄懂四臣 趙盖薩楊功罪辨

閣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 關號並頓代之侵者至數人且日留之收養小民則廣運之所 殺男子亲事非法也然不以段婢勝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 推打者權路耳睛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經書責躬則閉 散官城竹計產生之遺御史按驗文法支承望風方散美力生

風烈也

以曖昧情過尚方等事坐今棄市百姓甚不流涕是罪輕于

非帝意也何足深情憚性烈害好發人隱伏其心術躁陰野 運前功又借之者子軍能管有指循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 之說不甚切當然便對之疏顯似來神無人臣禮自到北闕

如此不誅亦東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惟而列于四 恣雕里開肆為怨該南山之衛以臣毀裁縣官之畿以下訓上 丁宋國之太宣有完平帝循於海治之免爲庶人顧不幸我知 固如是平甚也以主上為威出語情逆載表樂之言或未足信 人之中共成一代在微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最多廣道

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哉 力可

次之軍民又次之恤四臣之死延壽最多廣漢次之楊惟最當

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盡善史書鼓琴瑟 班 固

不断者宣之本爱馬然寬立盡下出於恭偷號人温雅有古之 徵用儒生委之以政直薛常臣送為宰相而上華制文義侵於 吹洞簫自度曲被歌麿分刊即泰窮極穷恥火而好儒及即位

曲稱卷而長短自見 元帝多材藝登帝王之所尚即號令温雅亦其宋節奏

史 27-236

短用係生不能安之以改年制传辛侵将不 斯孝恒之業衰息 乎昔宣帝當然元帝言用儒生曰礼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 後或有抗言於時元帝昏而不悟奇信恭顯是故姦和日進紀 典安有衰滅者哉史園筆削論定善思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 之替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 綱日亂風俗日樂災府日見孝宣之深職此而衰失而史固替 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稍之之謀退去檢人進用碩 亲不断孝宣之其表馬覺更因所謂率制文義非儒者之文義 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悉任儒生委之以政而上華制文義優 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願殺蕭望之京 而内以弘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 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後無用儒之實雖外以有辞章臣為宰相 无與之餘來治天下為心則**那家之休祖宗之刻可垂於無窮** 房之後群臣側足丧氣畏權惧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盡草 田俗儒好是古非今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是委任及夫元帝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暴故鄙之 班固之言未盡其詞此蓋儒而不才權務所變非不断也 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賛日優游不断漢宣之茶表馬余以 蓮元帝司武帝府宴後庚又降好音樂與弘恭石顧圖議帷幄 <u>+</u> 孫明復宋

昔武王伐紂遷九門于雄邑伯夷叔飛溥之餓死首陽不食其

人物 論 上工工 出 人以為不降其志不及其外周循稱盛德馬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及其有國際 之上行乎有世之下莫不與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與有國之上行乎有世之下莫不與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與有國之上行乎有世之下莫不與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與有國不及周循稱盛德馬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及其身

仁京師題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社後空疆素善母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在鮑守死善道勝實有爲 禄就罷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青然大率多 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與将相名臣懷 草木區以别失故日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及朝廷之士入而不 易稱若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點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 改其標胜隨和何以加諸奉兹以旃不亦賢乎自園公為里季 所查之東其清矣乎蜀嚴甚其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义幽而不 項而不前時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逐不汗絕紀唐矣 貧腳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黃馬两姓之属告以禮讓進退 友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當任然其風於足以激 徳名為幾果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賣也悪乎成其名谷口鄭 其論日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或勢諸名卿可幾日君子 遂以其然終蜀人寒敬至今稱馬及椎著書言當世土稱此两人 見本不敢言以為後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誠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礼與相 文色益州牧喜調權日吾有得嚴君平矣雄日君備禮以待 丁真不総其志耕干嚴石之下名震干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 切前 第年之 王貢両在鲍丁 1 班!. 面 班 固漢

開望之

張杖

安所德子是使恭顧得與其和心而無後忌憚者也安所德子是使恭顧為為為其而難籍也未恭題之謝而即此則養臣之君執不感動為漢以度和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沸泣不食故恭顧以爲必無愛已而果自殺則恭顕之謝亦明矣其中智哉恭顧以爲必無愛已而果自殺則恭顕之謝亦明矣其中智哉恭顧以爲必無愛已而果自殺則恭顕之謝亦明矣其中智哉恭顧以爲必無愛已而果自殺則恭顕之謝亦明矣其中智哉恭顧以爲必無愛已而寒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名冠謝而已如此則養臣之君執不感對之意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名冠訓而已如此則養臣之言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終得其名冠訓而不挽

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能可保取放以鄭明之預邪而使之海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能可保取放以鄭明之預邪而使之類之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廣之蓋甚缺矣其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廣之蓋甚缺矣其何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材衆與群心歸而理勢順無幾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材衆與群心歸而理勢順無幾例以廣上心人材養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象其機勿例以廣上心人材養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象其機勿

想望之歷位行相精師傳之思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認世時開

作難發之醉與您日心之夢矣弟飢順之馬太姊亦云北美 古而然故怕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姓經屈原赴湘小舟之詩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點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為明哲保身 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個 人君子然本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部和交亂貞良被害自 部稱抑切 處儀惟徳之門宣卿侯鞠躬優方擇地而行可謂敢 生岩更生經歷豪電晚成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無幾為 誠之意不無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已之 外親上変事與子上書則文其甚矣子觀二子所執谁正然根 高柔異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 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應所嚴之於故也故史稱安陳素行 **家國歌馬者失** 私盖不知學之樂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斯其平 君子之遠小人不照而嚴所謂於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 部玉於華龍之污穢亦欲人其當後盖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 小之間而不厌如是其可得乎表安任隗當果典之時非惟不 既多年一小見我之君子乎 物論 蕭望之 + 尹起辛元 班 固漢

之迹見绳烏能勝其任乎學先王語其職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訓彼以古人傳先王語其職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諛之訓彼以古人方進孔光平當馬官及當子晏歲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來則是自孝武與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恭義韋賢玄成匡無豫則是

劉光海明

见於他乎天示夾群地呈靈異於天地之所能為也教也天地耳以泰伯之至總方周時之來至也則亦殖其迹以存其身而有時亦不能逆時以伸道也商運院能微子唯有抱於指而往 其安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変華授代之際非不察也顧 吾見奉之肉且立盡失又馬能成乃欲附會聖經以次應說何 君子可盡者道而必不可為者時因時以後道而不可貶道 良等之死也宜也向使元帝從重奉之說而東出的谷数十步 亡而不能順推測之小慧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也弘與安 漢二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始也此所謂知典而不能乘知 天将崇王氏之惡而族之必不假手於居弱之元家方欲終西 者誰即奉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奈何禁光武之不世祖即且 議而索野檀位必不差及於胶度之孺子病已不帝而天命未 衰當更受命而欲衣帝改元易號更增刻滿以應之於乎亦為 都而與天下更始以後及貨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 有所属則太山之石上林之柳必不改應於所索之賢而昭帝 失以人力之為巧而改上天之定命其行能平當時昭帝從其 後也可以見典亡而不能為典亡者也胜弘远欲昭帝差天下 對者禮以帝位而退中百里以圖行重奉過欲元帝因天交徒 必受者也而立石集為或枯起柳山崩地聚泉滿館灾此所謂 人退封仍無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問胜徙都矣而所與更始 物論 + # = **Y**/.

月再サ

物論陳湯

5

也不知其道而為術用馬則和耳亡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武學物類且知其有一定之數失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多者必傳也而平以吳王之晋人知畢萬之後必大而平以魏及者必傳也而平以吳王之晋人知畢萬之後必大而平以魏及者必傳也而平以吳王之晋人知畢萬之後必大而平以魏國陽升而候馬北大風末搖而氣鶴先輕靈雨未降而穴蟻出

軍于之頭泉之豪街自漢拏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以彻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月央討出帝以孤軍取臣所風者則稱潛替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死細瑕軍專罷臣所風者則稱潛替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死細瑕軍專罷當員且開後奉使者來危徼幸生事查夷而奇其功慎其爲庸

无帝遂後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特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甸之論善失而未盡也婚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為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

型 觀宋

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徒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徒河之賞無 一起 親王大害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徒河侵官也從 趣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单于而盡 十年末有機也惟其為說不明若擅與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屬单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者漢雖欲再貫一人馬雖数** 倖而立功者又深少如此則既然地而封湯乃著之今日有能 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单于耳 開後毛者司其功可以相應而此看也除山之北先幾单于自 惡橋制者之論惜夫末有以余說告之者失所思夫賞養制而 議者之奇也几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略而其去也不能須更也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 計者也古之善為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 是候者五人而止何還有邀功生事之受我上足以專明陳湯 **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单于也其不可常徼** 而賞之王之臣無守敢者矣魏王咲日子爱過矣是賞陳湯之 不可無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思河其守道之臣起徙而央之 之有功顯張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月然為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失而持議者補 丁斯之際自非越拘奪之見以便官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 **井陳**功罪 李廷機明 # 55

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失光不必得乎以縣齡票街告祠如臣何賴馬到支囚級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状絕不使即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制勝無亡矢遺鎮之暫而可以重則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制勝無亡矢遺鎮之暫而可以重則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制勝無亡矢遺鎮之暫而可以重則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制勝無亡矢遺鎮之暫而可以重則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制勝無亡矢遺鎮之暫而可以重則動民有能因利乘便該前數無無之所抵問而來去批則與功之

實之十邑其相爭之日亦造而從河犯官也從而實之正之臣在及中軍大大課日實不可以者是其重也韓王英日且得秦王奏之國大夫課日實不可以者是其重也韓王英日且得秦王奏之國大夫課日實不可以者是其重也韓王英日且得秦王奏之國大夫課日實不可以者是其重也韓王英日且得秦王奏於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日能得秦王養条人與之國大夫課日實不可以者是其重也韓王英日且得秦王奏人與大事政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日能得秦王養条人與大事政則何不可以者是其實之事,以其於諸國

命将者日間以外将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

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為道穷合者無後矣古之廟之日而媒孽其短者猶比有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

1

物論

٠٩.		26 16 75	* # 14×		
	地定封則将帥制圖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物語 軍体之質呆塌抑之情無以此論告之者假令明皇朝	該除了並行此又重量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其說不亦歷平吾固有取于劉何之識若以為 內等原也的不思考以为是前之民工語形以	青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堂之此長材無能之士所以跼蹐而實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堂之此長材無能之士所以跼蹐而誕其存鄭可也不处無功者旣以無功	英北固不 見る	二可則是可必實下事了七二六日上東之頂上七十十年或者於於三日子東過失魏之功有大于徒河
	代出来必有東京之·禍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中山	行此又香風而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村 果能之士所以獨踏而也不然無切者覓以無功	全楚可也弦高評而存即	一東と)預じた富華者書

極富見其位矣求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暴名於 神於治也何補 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聞雞走馬擊狐伐鬼摂身 臣汎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後見於今六哪後起於漢也帝不能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特甚而五男同日封侯王氏 城大自皇后廢黜沿道顛錯言之可為於邑雖儀客稳殺華嚴若 姓来朱輪華發者二十三人五候情道來與王鳳龙為額恣廷 目富元成東外級與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将弱 威福所由來者漸失 可為於是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紀作奉遂篡位盖其 謂穆穆天子之容者失博覧古今谷受直幹公即稱職奏議可 公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 臣之好充後官為姓好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係 王商史丹 顧充明 班固 班固漢

表平除命為福速我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態質

元直

輯

董一件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閱通達士·公其中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級文之士衆失唯孟軻落兄劉交孫劉向 班 固

別古く益文與

楊

世孫合而為之典和年少學猶未能無該於其端與其後與望鴻災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呈其後可謂過主矣其後上後與神仙方行之士而更生得淮南統中初差宣循武市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過達等属文與選中

擬效固不能及缺論駕是與華原者乎質熟者手 強話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失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 原則編介陸直上许君心下取衆疾味於不可則止之道然則 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該忠而被競革稿 示臣視國不憂其身之稱而憂其國之表三間大夫豈不養忠 像納忠下則宫錐不邊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手周身無関耶 經茶頭擅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史諫之時上則正言義刺像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观之向因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 世之該者以尼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者於當時文来表於 悲夫 之而自爲不信其是棄也不亦宜乎不請更生傳見其機樣於 人物韵 其君未當不為之嘴心也情且不知表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极 彼方歌肆欺以問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素而吾且歌失而云 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表前 死寵孽之思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曼遠非可以朝升而感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愚藉私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養蓋天地之大素也消息盈處天 劉向 劉何 胡 王錫命明 寅

而不精於其柱已而狗物夫引總孔孟下稽子政並不甚正然 無折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死自名敗而自華氏餅此為曰情 世且自有道澤者而爲用畢予詞為也山泽之富衛度之籍就 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廬列其質而俟之 必後世之不吾縣乃說死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 矣 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頗類韓博士雙之說詩也而其強需不 所钦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屬方傳事變而自在于古今之間以 干今有完說此者擊力也當周之表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華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 不為三間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遠之故哉噫亦足以見向之幸 媒安得以投間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 成規不則重江都買長沙之行亦其沒行之遺謀也則雖有洪 持其病失當其時產焰滔天教餘中人向直以一八門射干い 像回為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使擅房悼之柄群臣誦申為 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度至 範五行之傳将為 殃身之孽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為魔跡之 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盖韓楊垂市之烈固其董非之 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己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将軍己倒以阿三 物論 **劉向説苑序** 黄輝明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供及然前沒濟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為 固有在言而格巵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繁縣也詳向所撫 漫而異其一中益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 為一目之雄不可得為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為說委蛇汗 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繁紆懑寒而無所出以 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層層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 不紹文侯那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虎自老者何也或曰向 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殿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真 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好之專擅談後之構煽辨說之移養亦 引縣駁該說誠不一執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庭不狎聞之和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致人 可觀而已非欲為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識之至文亦以 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思在其為徒博和又按向所自為奏盖曲 足以觀失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緊訟人主 徒一天禄幾幸一言之悟主九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 阿芳落官都金虎雲煜為評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及編之目首君道次臣祈次建本而終之子文質之故大指亦 不納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五天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太 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為漢柱乎即子政斗之矣子故重意 十二米

之賊也國之妖也雖此開於鄭駕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矢朱雲 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此成王秦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調達 風的陽有限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該人宜無信用帝雅信蒙出 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海昭断則明矣於 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思不聽群臣以表固争而後許 張馬馬塞戒 歌以上方斬馬劍断侯臣頭斯 當失其臣可以范惟為師去 漢成帝車舊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馬以天察馬以年老子弱 威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断之在歌墨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 薛官来博旨起佐史歷位以於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更師及 **教則未安也周** 有逆鱗之很是以人君在於能断耳然親戚之際恩蒙之重断 候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歌斯者華 臣有忠和時有險易交有沒深蒙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 夫拉稷之計安尼之機人主不能獨断者必告於所欽之臣然 張馬 八 韩宣朱州 八虎狼之秦廢不測之險可謂交駷泰漢矣而能尊昭王去穣 歸罪張馬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断欲法 申伯有孔碩之詩晋康送文侯與如存之 十二卷 李德裕 堌

而不理雄直臣也静徵歌田孝成未得任賢去和之道何以旌 朱雲折檻之就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都也折 雖有憂社機心亦禁而不吐也嗚呼罷禄所以動功而位大者 殺喜怒之任有朋党審行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苗 網突倖臣牙止於極一狂人噬一单族而已彼公即大臣有主 南昌故吏慎情於其下得非南昌逐地也尉下係也苟觸天子 劉發問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断佞臣頭後何 不便其家雖委人好子亦獨挠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 漢成帝時網紀類壞先生以書課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堂臣成張馬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許也傳亦状哉 後附丁傳稱順孔卿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弱情得仰藥飲總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権世主已更好思異前 居火位以前來失名器誠有極也博 轉進取不師道德已亡 為城衙內不能學百揆之網外不能依兆民之領縣和道若 評 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物論 余請先生書来尝不為漢朝公卿恨 朱雲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即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ナーケ 王元之宋 雞 隱

興乎 包藏精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 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男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 谷求因愛陳戒觸已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 之前什要於百工之上和传路塞忠說原開新奉之禍何由而 之言不能裁安昌之罪徒存折槛又何益故向使訴禹於兩母 折天子檻知失禮矣異与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島弗顧宗桃是高請土方劒知不從也異万一而從之斬佞臣矣 位觀養之将亂妖馬之不忠乃蹈白及之危輕鴻毛之命為軍 好開紙逆之路是可忍也都不可忍也干時雲為直臣身在下 聖者春卦吉則音兆 古則悉此豈朔贊之道耶手央覆亡之機 使致成帝無廣主氏益縣泊民出誘鮮上有憂色則必較衣冠 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就史授震使而當之于人主之 陳正道以禦災祥教信臣而安社稷及以军言角不語怪為正 殿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爲模範禹不能 前旋進巧言如難嫌家醫君視望暗帝聽錮天下之良臣極天 下之課口元延求始之間災青慶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評 谷永 羅隱梅福砰亦是此意 劉克調

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傳要丁明同時拜 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都亦因時納說千音而 間之客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思也谷永處商謹兄弟之 勢故連軍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好敢指摘旨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米足以收人主往往依托權俸以成其 将相之谷而謂外家精皆之勢世所希問於乎成哀外家之 納職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憂感于用人愚以 果為劉氏也即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 欲收入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切朝紳排擠他姓者 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衣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 今三世失難以谷水杜割之高才成羅而置之門丁此其實持 獨被庭炮烙之威椒房王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謹告然 體發也甚矣趙李後微殿尊罷天所不樂也既罷其身騎其親 授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通媒變軍字亂服其於人 成帝之前欲順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則足于廟堂之上引 不不在是也王氏席罷世禄招權納頭以奔走天下之 風于中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末城于褒姒女也古來好後之 物論 丁傳然故廼若丁傳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謎 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 主之 雅性不好聲色時覧下射武戲即位奏禪末年褒劇事國不永 禄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塵誅大臣故疆王威以則武官 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宫文辭博敏幻有令聞睹孝成 衰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即儉知成帝優容勇家 不能省君子曰良盡工也就誣其在其故 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正亂耳思可以彼為美平帝 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迁亂今國家不 去之将静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 帝見毛嬌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宫中 女祭於鲁而孔子行奉遺女樂於戎而開由余是豈曰選其西 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例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者 夷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黃者迁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 不過之美者 一工即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数 評 王昭君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将何辭以罪之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 死當將 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十二次 程 班 蒙唐 轍 固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級不能如申 萬人無後翻語向微劉崇翟泰建家旗討奔號為蓮家僚之倡 餘分間位罪成既張亡秦不若劉氏子孫宗室較属籍者十二 表喷奉以謙恭下士針虎之不盛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望為 該軍引自不敢一层本色而加安漢公加辛衡加九錫以逐其 則飛入宫擇人而食公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共尺鐵馬去雅 (京的百行獻指行功須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落 容攝帝受神宫中凌寡婦殿上逐嬰鬼而火德灰矣紫色^{題録} 隐遊窺养志不超燭照数計而亀上奈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 母后以市其權延見更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 中外碑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語事 人物論 掌股之上斯時也襲亦辭職而去多前街冠而逃梅福華家而 哀帝既崩太后是聖王奉迎立平帝奉經 侵侮王后借獨名號的失天下心帝後龍任幸臣董賢位王三 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看多矣詩曰無競樵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方其訓之 公富機市室雖欲貶捐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與之 平消 十二七 四父尊操國柄知漢 切 顧 寅 克明

矣失御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 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論豈曰能賢故君看遭遇無道及此歸 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表接則志行之士舎死何以全 絕歸許偽而盗之又欲誣醉清士以其臭蘭之爵禄非言諛禮 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點芳棄名保其天年肽則虎豹之轉何 以異於大羊之輕廉人之行熟不如此又青其不說醉曲對若 仁以為不殞其都而已児於王莽縣漢累世之恩因其継嗣衰 夷松齊深非之意不食周聚而餓死消監如此仲尼循稱之 野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 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 君省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重官之語議焉未聞有為按 部伯夷叔奪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土養暴襲君電之名訴以尊為厚禄切以活威重勢而必致之 衰成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即傳稱其不布旨可合不結當 又形媚悅之態先聖不云中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 人物節 **灰** 並此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補當明言於上勿令以俸臣倫馬足甲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祖 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康今見董哈有罪 果失今乃降躬敗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尤自首感 /有也可不大衰苦者紅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图 襲君質 1-1-1 司馬光

禄若将兇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為無他而謂伊 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 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既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秦失於者其間禮賢下士以對其名分布党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以 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 保全臣節尔綱目書曰大夫襲勝那漢龍歸者所以見二子之 日去漢華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養斗皆之才賣孺之智見 月之美異乎孔光華所為失 從之則有失即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行二子在漢姓位非二 奔技於族属继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屬 孔子司和有道設和無道設趾也當是将茶城獨栖其勢以 官之思安婦之行徒以態委庸人籠絡小孺娟事婦人女子可 使出故其避丁傳也莫不稱其賢其罷婦也天下莫不訟其穿 公照亦食止禄失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歇有從容引退無器 解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盖當時唯恐奉之 辭米色而話關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 一部 韓君死甚當董曹之議非也 物論 王莽 襲勝那連 士以釣其名分布党與以承其意誦事母后 十二卷 子可謂有見幾之智索 陳 尹起華 埴 100 行以 周 太 物論

閣上自投下幾死禁聞之日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且 故乃劉禁尝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語勿問然京師為之 雄校書天禄閣上治獄事使者来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後 献子茶後献之茶誅豊父子投茶四裔解所連及便收不請時 公養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 劉歆及范遊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奉時劉歆甄豊皆為上 本相與放休而馳轉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智之 筬斌莫深於離縣友而廣之辭莫雅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於論語作法言史衛莫善於倉額作訓養成是善於震蔵作州 侯以看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 平間奔賢皆為三公権傾人主所薦莫不接權而雄三世不從 官及奔暴位該說之士用行命稱功您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 在之自叙云初稚年四十餘自蜀来将京師大司馬車騎将軍 思欲水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真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 即給事黃門與王奉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東 四日惟叔复自投閣麦清净作行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 王吉司其文雅召以馬門下史薦雅侍詔成餘奏羽傷歐除馬 夏世門人布至其前 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将學而鉅鹿居 十一天

忍不去雖位非通顕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难以一身事 而退血龜勝薛方郭鐵帝朔諸督並驅争先乃後貪必爵禄隱 所為不食周栗而死楊雄在哀平問國管出仕於朝越軍賢王子等 王行大義平残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松齊乃獨為然耻其 所貴守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素者也武 二姓大即已虧况於稱荐功德與夫副素美新等作文君子之 **本軍比肩並列當奔寒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 諸儒或議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循素秋吳楚之君悟號稱王 說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関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迁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家至深而論不 遠親見楊丁云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台老明著虚無 能傳干後世平識日必傳碩君與譯不及見也凡人縣近而貴 時大司空王色納言嚴定開雄死謂桓謹曰子等稱楊雄書臣 也雄笑而不應拿七十一、灰風五年卒侯的為起墳後之三年 今學者有禄利默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蓋說 小阿然篇籍俱存 一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于五經自 **肠者固宜特筆深貶**之 物論 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 尹起幸元 市之外成也

人物論

谷十些取稱軍札兩千重同時本稍後全丁要者求也竟太要

公玄渦具竒溢較其外裁解氣區別為有所謂同功其曲者

何以自給堂知士君子當及於義命不當以奇活為心誠使

跡立園機飯而發不辱其為所獲多矣

度多善豆非有證於新論即子雲識古文帝字而思深湛本書 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日乃卒然則漢書所載其泉已後訛奸 **晋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其泉宫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書莊** 其泉赋一首始成豪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連 而山傳稱調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 藝人志戴剧寒美新論稱門下中即大夫臣楊雄上云爾按相 張光木

至丁丑二十二年本乃篡漢為本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 東政初不典丁傳同時課並年年雄卒丙辰未皆得事東帝下 雖然誤與越未可必也發展傳高士雄本與董中等同科展耻 事二姓者而肯以養大夫為高士平劉如幾日太女深東難以 不觀非聖之書何為後作符命前後自相抵牾來始四年主商 從閣自預置有生理既云位侍即給事黃門又何為官之拓英 續書来擷未精誤谷為楊守至於校書授閣之事亦殊可疑日 和

採贖既絕親阶故致議該子要獨悲太文之不遇耳假說託依

1

班籍不合者衛係上之情故衛所係者不可見也姓書衛等以 因經行不如物推到輕以阿養暖天園並必誣棋国書所权血 為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情哉衛所條木悉見也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子季之認可辨失以子委之賢而

> 全至一懷此久失今年春妆部野縣而雄野人也讀其色志得 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近於春年者妄也其云媚養妄可知

有萬古不决之類情哉

網目書養大夫依在以彼其才而媚養心霸鄙之後見程州十 無所置喙失止南之言曰在子閱楊雄仕本投閱剧春美新而 奉美新之作未有以鮮也近春和胡正南辯證甚悉吠聲者當 丁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尝該之介南子固皆有辯然其劇 楊子雲始末辯

1 3

世之論雄其然管其然子然無以决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 紬六經朝礼旗義甚深又當高俄題下禄隱錐不韙居原而屋 馬君實諸君子成將引其說往往休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 **厅公孫弘之容且曰如部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襲日** 以其美嚴監根之語常日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都差天司

> 問夫新之事而衙公調班孟堅早世曹太家董傳失其意五不 始四年去茶篡尚遠而剧奉妄新或出於谷子雲以子校之茶 稱三世不徒官若後仕奉龍上三世武然是知准失無任奉授 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失因雄歷成及平故 自平市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與二百 於鄉人蘭公紀芳籍證左悉間引桓譚新語曰雄作其泉賦 百要肠出妆而内之明日遂卒而祠其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歌 載发自己帝至平帝末生且數失而謂雄卒來始亦未必此

推哉予非学道君子家該速干載故因問公之言而畢其說 信乎日太中太記子青学我一以為将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 信子而及了主避痘百里至自常是在高時之言比比也何獨 焦之辨與張相類可為楊子重雪耻

媚茶者乎就乎松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 如日中天力不能四季而假法言以訊切之雄之音至英雄且 失哉當平帝末奔已有都以海代漢室之形矣而推獨稱懂首

自無思則能之跡紛如也甚哉其者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立 金頭楊氏於書其稱則先哲畔道者景失顧其文割製嚴問問 王世真

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

歴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氏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歳以五十二十

行命投閣年七十一天與五年卒余芳雄至小見成帝年四十

人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明未言仕奏獨立替謂雄仕奏作



古令人物論第十三卷

前中 鄭賢 元直 輯

光武長於民間願達情偽見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東、光武

安静鮮王蓉之煩家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巴無重綠耳不

三河未澄四陽里褒神旌乃顧遍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五道長數雷野高鋒至至威既振新都自焚废劉庸代紛紜梁趙光武定命靈與自甄沉幾先物深暑端文尋邑百萬雜虎為群炎正中微大盗移國九縣殿即三精察塞人厭活詐神思友德光武

以最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主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米

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獨待堅以

也無暴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權而我數而以致死勝也夫在多在敵者智将之所貪而愚将之所懼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會吾所以必有時而至於敗者騎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不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賜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

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刻其命會也提数千之只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兒而忘其為教會之恃吾有以養其騎也少固可危而既安之恃吾有以激其自之持不利以人人人力,

人物部

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足以古之善論将者必知其於情則難率因易衆之氣而激之故有以暴而勝者矣就難率人物。討立者以表而勝者矣就難率也弱而會則香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乗也弱而會則香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乗

始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其也巧請奇憂離合出沒 使也而項羽邊越以三萬之級起而覆之滩水為之不流此将 方代,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東手而就長平之 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錦卽制素明感賞素著 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錦卽制素明感賞素著 以始養的也,其一人用其單矣功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故 多也遠高祖曹一大用其軍兵功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故 然也不可以後 以此 為也不過 以此 為也不過 以此 為也是以古之善将者 所以勝任之多裏苟非所勝任雖多而是樂韓信以高祖之所

於奉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盖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 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數顧人莫之測且 是役也人知其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諸 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引先 邑百萬之象以厭見勝其視孤城之内外者皆杭上之內耳然 **北首事而光武收之鳴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也** 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終衣大冠而起於宛則男决之氣又 動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音 始伯升之結價喜士規以誅奉以後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 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 也敢大而勇勇而决决而看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 也可於大敵者其權術也盖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 是男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天怯於小敵者其具情 将親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為 而博之則其及視尋邑之衆者皆杭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 周瑜劉備之名者騙荆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暴 其應無躬自首於兵未曾不以少敢衆也卒長亦歷之師而成 京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終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 有過於伯升者為天光武意之所以在奉者豈一日之間耶然

既自漢則移新卯金刀絕歷載三六天下螳動原野厭 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将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 納到禹之策延覧群雄立島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為其 舉舊革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悦又能 民心思漢义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 百諸侯不期而會盆上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 受命也以朝朝訟獄語歌所知為武之受命也以復后来種 耶夫人事通天道遂舎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歸馬之 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 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來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 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春陵住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 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失夫何蔚宗之史也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歐甚矣為史氏 一部一論小敵怯大敵勇見高千古而無雄萬天 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為而俸凱於不 光武 光武之與以人心所属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遭 彼誠失之矣 一日英文叔自謂劉秀富 顔 懋明 充 入之肉

於麗華而嫡子迁位為盛德之累雖掛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 嚴光不上卓茂閉王関謝西域視大學巡行太山敢方失而散 手不持珠王之玩耳不聴鄭衛之音夢和賢士側席出人物色 網振而逆鱗掃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征隴西而門置穴破攻巴蜀而公孫須亡雪霜被而刺棘枯賴 祀也及其學於大謀在党卒提樣之中使信先成於敢人教 大夫之鼓動接起其去致盖逐矣若夫齊武之之破家原子 於普以而軟臣爵統公宗識此於河圖而修志東封内寵滿度 馬中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用不畢舉故建武之政張為止 以共煙死灰於後燃攻邯郸而王即授首命無異而盆子歸降 竊發私盗名字者不可勝数秀至河北除奉許政親臨卒伍被 是除機槍旬始群山靡飲而連官威儀後見於今日是時麼麼 豈将使下客之為故其慮将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無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文之武東都之業炳炳軂鳞動兼在昔業作西京情馬度被讓 擊銅馬而関西後死委忌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野於 堅執銳崎临於封承長蛇之間一時禁龍附風之輩辦其費至 天子而與共白水發跡春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祭四會共生 察王 海 范

孤立 徒以文俗自喜遠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際立 以蜂屬為形置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功全則譽監禁謝則累生旧成丧而為其議者或未聞馬若 門置接旗斜族假制明神亦天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失終於 也及其謝臣属蜜縣與之命與夫泥首衙王者異日談也 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造幅以高深自安音具起所以斬魏 **兴東手稱臣遵方里之言階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 食暴不改盗賊之信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皆奉大 **厚質初據職近讓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矢甲富盛一** 命會行運散非天力维坐論西伯豈多唯乎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禁士至接死絕充而不悔者失去 室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稱身發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首 下者将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平述雖為漢吏無所憑簽 **西越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獨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 稍偏之中有賢将之風矣然聖公東王莽之敗權衆入則君臣 初 公孫述 門員 一隅介於大國魔抵錐陛非有百二之勢區區西郡以無 賢士滿朝群盗十去六七而賢養民往 十二大 沱 燁

段辭光武何取於馬而馬何以致之也日禹初見帝觀其延攬 関又為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将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該後世無 萧王之至鄴也馬杖策追及從容書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 英雄務於民心立高祖之業故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全 如陳平的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器地不如西於總一将兵出 大多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臺粮徒步 古之興者在德屋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将所能及雖伊周之 不亦君子之為子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嗣其間 其威損相色兵散宜陽號龍軍於終朝就候限以卒威荣粹交 山西之際至使則河響動懷起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 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從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 冒後吳漢皆未之當言任使諸将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将之 八切論 福方排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家上失之而置與王元 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悔也 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然皆光武而不悔去 日帝被輿地面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 聖馬 七三大 胡 沱 ٤ 寅

> 氏累葉以功名自然将其用矢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 豈不懷将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子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敢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各自就核全齊而無後尺寸功去 准陰廷論項至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食兴策河北定計 之一中獨以岳曹後一事替為夷外之不念舊思可謂知人也 笼六也斬皇前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 定類川四也為國外而屈頭後五也能使類川之民感思而借 憲子異為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 許者平以此而圖形等華藏名太室為東京元功真無愧史 于日伯夷叔弊不念舊悪怨是用希於冠公而見之矣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維者其惟君子必 也守河内而此萧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龍三也斬賈遂而 沌 范·烽 泰明 燁 w 17

級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帳則智者以有餘點力也于日剛毅木訥近仁斯豆漢之方平音陳平智有餘以日長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爱之親諒由質簡而稱

范

烊

界不工震畫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红山何敢隱其 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争高而 兩将軍而不自言充國意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故令 不伐若此通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差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 戰功每行賞聚争陳劳助異獨屏樹下人目爲大樹将軍盖其 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 居則徇已以蒙其上額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 喁明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冒守盈之戒讓而不 忌桶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惠彭七之地晋之以生史楚非 大以徽君龍吾子為異玄國之事有感為異從光武行問累樹 為臣者無以有已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 恩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會身而事上就不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 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寔為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各公之兼信 中與将師立功名者聚矣惟太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四谷以 危責而不溢係躬衛族之術也應殺哉謙禄君子子又曰極 **廖**自有明惑将斯數使之然乎 最而村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克國 馬異尽彭曹復 陳子陛明 范烨

商在廷龍可将而克國曰亡翰老臣其志何决也及至余城圖為在廷龍可将而克國曰亡翰老臣其志何决也及至余城圖太二原之時所遇不同過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予私者不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過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予私者不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過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予私者不大。於電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教育遂巡自失者使異復行其間以功相兢且将為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脫難不遠夫就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大就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大就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大就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大就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待功臣之名何此果之大於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有濟符功而見思則民難不違。

非文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逐載攻之士議論的兩将軍不以自明則帝将曰吾向固疑之平差之績白不白

不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熟為得也及先零於春為九屯以困夷是暗破悉強弩两将軍並主言戦替名國

傳指其職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

部与岩臣思指少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為漢水盖至深遠也當異破亦眉入長安時人有諸之者光武

就學下楚深二王哉故光武守射動中車之約而不忘游光華

點是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干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言不可陳子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攀之見 紅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干孝宣而克國之 所忍為也至于當中與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該值衆論紛 前之利而以過貼干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投干國非二臣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祖目 沽名充國為好大以徽君龍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代以全漢恩 金城之效能修備附遠而言戦者無所容其塚邪然則謂異為 | 産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聚息四夷亦務首關展意者見克國 英之思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目世宗大與邊景海内 與唐朝范籍造較守具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克國居功不同 人臣之義有益干國者則為之有益干國則議功可也居功亦 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爱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於成陽固陵之故者非韓彭乎後一靈子藏免死狗不置必皆 者雖有問而要非人臣之素一也漢之與也高祖所與共逐鹿 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為招罷為懲者議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 其君之過而恢應主之功來之以上人之氣男悍點然行此安 馬異克國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已之心則 也二君千載有知己矣 劉日軍明

而對試之危失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差也輕曰無職无臣斯 門佛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富謀漫取凶器危事 而不願異日之安尼非若提兵奮起親用群雄而為之君名王 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語前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干 极旅而選此豈被老強勢之力而安用治星賜之策為故孔告 朝之謙無所用之失屯田之議先後盖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 以偃然無所扇遜失又曰矢難進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 列灰皆握勝等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甲开稱亂境上非若四海 非而又安知克國之言功不可以為異論我何者其盛神哥不 鴟夷之賜功臣無後蹈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熙紹治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優察游之秋也奏干戈改方矢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為是必以不讓為 讓抑貶損之忠黙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後費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 生之説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輕逐者也 交集向非明主降軍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遠謂無他 歸臂值太阿不返其便必缺與折而後無愚勢使然也為異學 縣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菱之間厚德豈故鮮淺哉射鈎 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間非彼長鐵短劍攻伐未便之勢也天 四車之情臣主所不忘矣而一男子女上書則嫌疑懼畏慈愚

借口馬異而不願國家之計者衆也鳴呼人臣如是即功盖社 富而不驕尚而不危易冒可疑之迹以進求利之忠難無怪乎 是也馬里之為因大躰魔者深故約己而愈早充國之為國大 謀國立以蘇蘇有功為已歷故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度 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 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為馬基易為克國難故人臣之道 骨索故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激君也非招麗也安 誰執其好吾安得安然而已也不然正置老老而貪功問為較 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子三軍之政萬全之 獨自完且差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图以為功光臣 之馬異不伐該有功而不伐也若克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 得以馬異論也盖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而功有所不 善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完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 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為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 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向也不發論話干萬里之外熟與 而吾所以不來認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 國之遠截不啻若保身以小節今吾悉已服失國家已解嚴矣 极臣則不能失被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野潛計經 校勲勒旂常亦徇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曾因是而論 后言馮墨是也有益于國則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又國 物論

言可以無邦斯近之矣 臨不測而世主末悟謀夫景同邳形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 述所且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関之策委成業 凡言成事者以功者易顯試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 肯為我干城股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 之齊耳而是流之斯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獲免即 在前進而協力一戦無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 佑我哉盖霸之所暴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為敵在後河木 之說言也果能必外之合否世祖雖曆大眷亦拒能必天之果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為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難 王霸之謀固准隆之故智也准除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戦亦将 霸有焉故吾于水之合不為世祖幸而深為王霸與也 **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調禹無功且以不於不伐為馬數看之古人于軍旅之事如此 平即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中世祖既得 以師予敵矣王覇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将与合條散者 邳那 為馬異易為充國難十古確論 ₹3 |}'

中里と禁誠艱難也就敢無素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難快事 不校隣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給之日卓茂断断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處呼者連獨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 一七之央が形可謂漢之元臣也是德契冊之後群臣皆欲辞 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了白此東漢 計級路陵州縣殊名龍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到也 看越関阻 指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大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 言大略似邳形皆一時雄傑也 状為便公大驚以惡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秋因為安但恐扈奮 刀上日鄉文臣豈能盡用生之利公曰請召馬瓊已至乃言避 狄江南西蜀葵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菜公意同公既事之 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耶鄉之年不肯指父母皆成主而子 空夫河比必更實動三輔公若無後征戦之意則難信都之年 修幹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問正館何異哉於是韫慎歸道之 人物論 前可因一點紅自送還長安惟邳形以為不可若從此東道徒 一十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决意比征受不 卓茂 范

人物論 鮑永守義於故王斯可以事新王失恥以其衆受龍斯可以受 大言者首勢而縣人才士首難而遺行其大各然也二十不甘 持正之件難以理求平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業君子之 大龍夹若乃言之者雖談而聞之未聲量苟進之說易以情納 母意以通儒上才傾倒危亂之間行不論方言不失正仕不急 進貞不遠人數文華以綿國典守晓薄而無問容彼将以世運 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放逐權罷怕怕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曾獨詳味此千之風 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技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際遂蟬蛇王侯之 專終層鄉相之位此則邀功趋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 首早許幣以禮匈奴之使其立防盖已弘深豈其賴沛平城之 去一院於伊五之北矣光武者黃石存包柔閉王門以謝西城之 公心尚武之幾光志就其之日本智馬武之徒機鳴翻而抵盡 出忍傷點王之陳乎 馮行 公私非所謂賤馬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馬也 班彪 沱 沱

中無以後居台相總推衡多至其能以任職取名者是非先家 世稱来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予一國之間豈厭許謀哉而能 情嗚呼 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平使西蒙但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失之於馬行夫於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 則不能何也豈非及如情動而怨素情難光武錐得之鮑不猶 然并無行之引挑妻之醫得失夫納妻皆知娶害己者而取士 防微杜南而政帝之官直也卒之雅陰廢郭前言盖左券乎故 臣而本心已發露于此而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却昏實所以 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失 府也羊来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缺 是者心之聲微者者之漸貴如交富易要光武錐則為公主謀 具有関唯之風乎 石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上繁聲戒活 至後小節故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 第十 了陵雪與帝同學本心窺職之妻部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 人令夫器傳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盖志士仁人所為根 宋弘 劉朝箴明 沱

以之断義必屬誠能回観物之智而為及身之察若施之於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史諫争是談直臣也出守中 **豆功名之際理固然平夫利不在身以之部事則智慮不私口** 順盖為干載之遇焉公其戒人之禍智失而不能自免於該暗 是誠良牧也乞形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时以秦北老時 山次守漁陽又次守額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敢盗里奏厥功 是庭城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 如評以便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者刺骨之論 馬接騰聲三輔激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于時主将懷有男子 承赐吊以荣其禁此亦君臣一 奇遇也 學有两伏波皆有功德於衛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代 能恕自擎其情亦明矣 青之故以致感情借哉畏法之敬也 肥海政移獲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数級於郊下至乃卧較 尔形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樣其之倫不能過也且監守 **亭那** 物論 打見馬便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後為夷 馬援 **伏波将軍碑** 郭佼 八一二二五美 范 蘇 范 軾 燁

天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政焉而思展人惟其無 機鞍顧野以示可用該者此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 五肢為羅馬炫馬之思伯時動而不能自己盖勝心之難抑也 遇事常喜其我功常是不至於長已展失男已有失計已吐文而 勇也有所自看至勞則必雖焉而思奮人性其無計也有所自 昔伏波将軍從世祖定天下為運家動奏五溪之後後自請行 如是夫接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實職 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曾中故其 帝後援議事後聽舒谷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 其軍何屬之不精也且接請营運頭取舒請從克道両事俱上 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聚屡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 梁松坐馬援書印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乗驛青接代點 此論之两仗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域况南流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戦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 邳離始伐 城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友衛南震動 与我位五溪泊 大田町不然有臣如接而不保終其為若德之累貴小小哉 1所田町不然有臣如接而不保終其為若德之累貴小小哉 皇房在目中則淮陰之等也西鋤先零比出塞漠南平交吐即 八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党献兵力方閉王門関以謝西 胡 寅

躁之名而闇飲藏之義往馬軍之志而棄明哲之圖亦其事若 楼開烽舉塔塔則起距而作接臂而譯盖自昔然朱宮獨伏波 日無職於老臣者矣盖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 百發百中失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亏接失鉤前功盡禁以 将軍哉吾之所情於伏波者喜馳縣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躍 敬許其從大将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 失循思用趙人王剪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来蒙從征 对力之寒下之亦思執及荷戈願得一 障而來之故廉将軍老 目暴其技以來衒熱彼其志固欲登壇使飯執酸獻停有奇筆 常人苦只問厭衙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既然差與功臣列侯共 馬之渡且非有根本之憂愛害之梗也養然小配備禪可足而 鞍釋甲脩高客之內行效應東之卷重循然在金平之危樂汗 极船武師之墨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成定功能 養太平之福盖不欲以鞍馬首之义矣後之請行帝憫其老未 不勝其種運訊翻之音意嚴糧雖馬惟恐後時不亦像乎且是時 **石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 小兒主春不然城西豪華接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 **月所便於邊徽而将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故之語** 一許也接願急欲自試何哉盖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教之者也今接之所處得無與求馬

持而去之者盖不可勝数楊雄曰鴻飛江宜弋者何是烏雪其 漢室中微王本祭位士之題籍義慎世失足時裂冠器免相携 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界也紀治子之養難也三日補虚情而特魚未也至於望之如 則勿事街校會朝清明則載桑亏失始終無勝心焉被固養之 四國是皇東我人斯亦孔之将太公有處東鐵天下不以為主 己不以實著類子是故居日情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 群惠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浦車之所後首 不鷄而後日其德全矣若伏波将軍盖猶有虚情之氣焉必如 春年出制間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 功其詩日牧野洋洋極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惠揚二公皆以 相望於嚴中失者能方逢前聘而不肯至嚴尤周憲王劉至而 小能 在群方成本志士操仁斯因所謂學逸民天下歸心者子 一整百者周公鉄新破斧天下不以為好五社詩日周公東征 光過應亦伙行起春陵不数載心煙突到應用層大數下明 安重文線徵用学版光話闕下親紅萬聚以禮下之論者語 薛方逢南嚴光周黨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且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 自可喜 1.142 湯君子明 范 燁

一颗上因頭工風俗何常聽上轉移工西漢不受高貴厚禄以節 首下失張尚節獨行之士而免仰遷移如胎如常者将改校易 微知遇而飲其恐礪名號與翼當貴者道何縣道何縣為是下 徒晋陳功兄能董與剖符析主則天下亦堂董事陳功兄能以 風污隆其槌鍵又属上人所好尚從整份類歷而浸無所旌異 視回之安所医止光武照點調國家降替上後繁属世風而世 檀家傑故士皆為西斯西安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能學其自 你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益上表也下影也上齊也下響也事 之是未親斬将塞旗之劳未竖攻城拓地之結從加以後聘惠 待下風者雙然能心蹶然企踵霍然不式而碩化發信退之操 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思渥而私草一布衣交哉将令都人士之 澤夕坐論於檢歷旦倚衛門而棲運基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 浦輪之聘投嚴穴之老降黄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干草 為行命調功德羽翼孫境而不嘉政派風靡問克樹立不振副 正則影随蘇出則智應上鼓則下答不鍋鉄英也故人心何當 無石者叩旦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即愛此 以龍光使榮華殿隆立名當世豈被褐懷賢者耶神以什中華 而見超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顧脩婚之行而蒲伏夷全者将屈 **两處士直果的與客新野嗣人身處窮老吃問未讓金版六部** 九武所為提綱望仍首屬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厲一世之氣

蓋世 出於山游於天後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等高節 當東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鄰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及正雲雷 以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巷舒夷曠之域如雲 馬者後無朝其當世之實而長貧敗騎語冒員者又兩處士之 而後輕然與奮战至若身際歐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軍 淡而下千之思自問語可平論係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 人物論 上版 生长 生 在我也吃上期白根枝耳前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晋至清 以關陳黨劉之祸千載於色則始未當不匡世根格而後陵夷 其此落士率競詭激以轉名高而項厨後及標榜成風杆文問 過不核中為王良應對而辦於東海灰人樊益就聘而電山東 門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秦素為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 握官巨奸紹福而左宛右現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重九 報以身上意言具等先而東樂和標植而眾是越誠倡之也改 王朝鉢灼之爲網而畏高賢月田之清議追晚節末路雖切后 竟東海部尚不者光影教養其香飲其羽休倚道藝以就其餘 問者講典起世不貴結發金馬又座和貴則名道家之信不畏 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日人倫大統英大平君臣 評 嚴尤對重理 文字雕華級米不之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平. 肅思

光武之大微光武立在逐先生之高哉而使倉夫亷懦夫立是 之初九陽德左等而能以貴下限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先君子有言日創業重統與預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 **人有功於名数也歌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和尚以道及帝程亦符東八龍得聖人 伊占遇海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門 验之上九泉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中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晃天下熟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平位游方之外伴後之人則消風而智暴馬益道有會事有戶 當時静而不用者化光於無形改許由於先先生於連背不易 然嚴威嚴格常施於氏牙介胃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 崇德致用莫盛平雪胃而子陵以贱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 於教與君子日不然夫略括之道一動一静動而用者功產 ~心出平日月之上光武之 並包乎天地之外後先生不能成 評 一時臣妾億兆天下熟加馬惟先生以節高之院而動星象歸 道馬 嚴先 曲盡居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范伊斯宋 朝 寅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禁於大道即其才卓卓盖一世奏稱為吾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手使先生有為高而已将 於我以在生所稱許由下随務光者派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懷抱利器就榜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置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風群然差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闷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堵也失先生遠跡富濟使車臨里門** 己的先生先生因自都匿蒲輪三迈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厳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與南陽以物 昌及是道者難免於副世之禍矣 勢有所當在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在於所當在以忘勢則 百量可謂英雄家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恭強強而 索民讓浴常施於林擊退藏之人以勵其藤靖無求之節故能 一威能行於季色王郎而不行於嚴尤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 个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野光武 竟逐其志去釣桐江以光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尚先生之 人才表正風俗漂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郎 **替光式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黄洪憲明

來帝即日臨視引

使之晋爾不然先生視斯冕若浮雲而眉眉往来不憚煩如此 見者而先生殆已費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 明者親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 之至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 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秋千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辣 之始至也君房折東招之帝不罪其凝語廼悔之日此往奴故 課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艴然而悔来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往昔何如而或廣幾乎有遇為是先生意也退天夜榻之談該 帝遊也自整亂之年失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運端于手表之 海顧免首為小官屈侯僕居君房董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 您還去將語循作咄咄聲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為司先出 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馬而管則不能使之晋也天先生之後 非子子自私其多之事所能辨也先生可因以無請身者真為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後係覇書曰懷仁 于是象帝之情有加矣念情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 少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在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 恩也益有以務帝之微矣認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相 如東天下 悦夫仁義之道莫大平安民濟世欲使天下得忧亦 物節 來也然循有望干帝為其必去而不可挠也則帝固不能 十三大 +

軍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外叠翠哪在澤畔風霧時臨 東大子俊争无哉且味子俊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 石視而快故當斯時飄飘於為巾黎杖以追手湖山之浦眼以 水波湧與真隱島東樂境首陽之盛既若增而高涓滔之勝勁 東京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 為局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 且為漢情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十遍其清風所被僅僅成 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 無所受事而虚文經禮徒以煩大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 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配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茶以行 個於故人非先生来意也将先生高雅至於晚年獨不却其諫 野文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節抱之舊為盛節半就公車請別 受人禄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朔之者但勒其一時相遇之 丁魚水之相親磐溪坐卧茂林棲眼者何可一二道也而熟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尚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 明先生心事 未盡處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及獲足以發 十二人 郭子童明 H

其志耳鳴呼昨夜客星犯結座明朝白雲聲隱家視鄉相之富 飲芝發風吸露而若馬獨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苗 毋亦羽化而樂天夢聖者類乎長竿倚雲浮一編重江陰採藥 風舞等會點忘樂天矣其為尚陽四皓志受雲光富春山之志 植者朔於大漢之乾坤内者皆我等於神而娱耳目者也意泰 魚蝦我侶處應我友不石我居留蒙者維免者與我始遊凡動 貴不曾過既強段也為人丁馬得數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 意功名病情隱逐水之洋洋可以樂機野之泄泄可以復運会 帝王若昔常用而加足假即無異徵時同寝席之歡也是故為 民進而憂不治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 丁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 此則朝廷之矣那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那國必憂其 慶之故人而子慶之君而亦帝子之中與孫也王本即真然 嚴俊之祠堂記日雲山芳若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河南 晝姆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然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與收 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殆以王良華異矣范文正 **酸之生平也夫其盖子陵之生平也夫** 插出春山情境乃東范文正祠堂記並傳 人也子俊高 ~一居士

殿之交而子陵竟遠原昔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 絕不道其真真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列而獨以客星犯座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間之天開之也天運天於祖德舊烈首 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其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游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 故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 迫愈逃則清名婦我捐一時之厚遇賈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去 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 其子孫不終不辛人臣有世世出面而况中與天子由此以言 寒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将柰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 遇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竿一輪寄傲烟水是宴無能為之 為計則雖奏不族劉不安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時 士子是循高帝之遺民奏循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愛但自 事該相修說以為方遇差乎偃塞倨慢兹直草野狂能宜非真 丁陵污罪於高帝又污罪於天軍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 一聖賢人君子臣使之樓遲世外優将處表己也謂光武求之 小不有以污聖人之清之名婦之者嗟失是清名也胡為乎至 人尤者自漢以来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 船衛 人慢物色之往羊果之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會 不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與天子之躬下夷一个聘幸以後家

恭承帝命以南邁芳珥五節於富素條徵霜之項百草芳何芳 放者踟蹰腳蹋於烟水注注之鄉也故謀子陵以湖光武 避請哉率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為淡竹子隊作俑高子陵者 交情一旦執天澤之分吾不屑為則祖武攝成古人為之彼其 求名而求名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其思且早也若謂幾年 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以後之事子陵料既無之帝必 乃曲為覆護者且日方子後與帝窮交時已逆窺其刻薄少異 凌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尚主者而己雖然希聲逐利之董當 禁之也非薄天之行襲在天之迹臣台天之心以霸高士之名 真識者承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皆也友証今也君臣翊我故 不浮稿跡於富春山前矢吾縣天下後世有好為果為抗為緣 家庭骨內之間視布衣視席之舊當以有親昵者自以此少有 1月子吹石瀬之礁礁省茶提落而要表写余又安得問天白 一天下放五胡此一舉也上無其君中與其故人下數将来之 ★天情极弱而激脆方寒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 光我故物而後歸我故鄉明良之稱當無字南吾以謂即欲 不以思厚終獨不料未與之帝必不以弱交終乎夫帝王自有 一個非非其襲人聯嚴陵之舊里方釣臺在野而嶙峋屯親風其 釣臺賦 意獨高奇詞或已甚 Series . 宗 臣明

耶江河之趋下方間高風日逝而不可追無放亦而連舉方帳 以養終芳是用私情而情此關定風風之回翔而不肯下芳量 之陸離方掛吾冠於南斗之塘孽長虹以為衣方拾青露以為 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岁異来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當服方又何以早牛馬而下之 加方太史奏之客星出出千陵之不肯為理方帝何獨惜天沉 協帝意子消更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情节竟獨惟奉而 你最为乃不得以指南士而執機惟交德之中天而與方粉果 据托微忱於浮雲方森其復瑶華而過予望美人而不見方見 箭吾斯於汀洲首傳養之版築方武丁肖形以資厥飲非能之 全來冤騙數之玄以章方孫獨愛天羊采炎鴻鵠之翱翔方即 獨立以與斯則日推江有蘭夷人植艺白雲茫茫歸何曼芳平 具然何高顯而不顧古乃長母以謝夫天子朝義朝於漢官及 **鬼猶故人之不忘舊數方情坊佛而至乎帝庭何帝腹處以及** 之雜樣以此有何住人之母效以抗衛等乃獨抱孤貞而自 化黑於江止有君如此其恐負芳森 及落日您青楓节獨來乎山中書與汝塘以遊芳 竟以京陸方動何辜而卒不免子羑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未浮 多感慨 量忘親夫厥百痛輔彭

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等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會子曰 吴起 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二來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與而桓氏左盛自荣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寫乎朱浮議觀苛察欲 物為已首因心以會道植紫之累世見宗堂其為已乎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樂者皆至鄭相顯平 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再以節氏家法云 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典端紛紜互相詭激遂奏經有數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城漢與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速之輕然與馬得長者之言哉 事亦以課嚴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 君子所肯乎道者三遷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 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養以朝 者各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母考先為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 家家有数說章句多省成乃百餘遇言學徒劳而少功後生婦 士之所貴平學者是徒取崇名規厚利己裁為名與利而學其 而其正輕玄枯豪大典的程來家的故繁無利改漏失自是學 2年 植祭 鄭玄 范 燁

史 27-268

問以范之志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尚祖之召栾布明 張堪蔗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院有足此者堪之 申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數陳時些默若可否為買證治安 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荣上之能匡格者心神益化理為 率天下而禍夫學必樂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者 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親諸朝廷則為己之風息稽古之志荒矣 大祭既以車馬印綬為及薛而示諸生子第為子弟者亦皆以 為學也随失極崇陳車馬印後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精古之力 明堂之圖楊馬讚还之體則可又不然樣不合而去為王吉之 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武為鄭玄桃拾之像公帶 明稱急而可察當是時宣無一枚政可更失德可言者乎禁為 悉权度者廉願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冠守蜀郡而典五 **听尚软情理之框亦有開塞之感馬** 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忘就数以延其龍聞業能從誠君道 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 格之語此特宣禁之常爾其平生就行人所難及者有三萬年 爲而說能車馬印授為哉 車馬印綬之誇桓荣誠西失議論氣格自高 范燁 Ń *=

人物論十三卷移	評 廉君三不可及籍此為之表見	哉一意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失但依托寶馬得無神	王謀及事許真敢視者之獨往飲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	以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莽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夢 棺同澇水得較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孌姓名為	十五迎父丧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實送范范不受扶公
	大東見	小可及失但依托寶憲得無機	數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	华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養 献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	人故更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

都禹賈茂一切能華後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干 此事終而世耳安得不重然之也鳴呼後於韓彭之成而賢者 此門對重禄縱不為吾民靈學無差朝廷而輕名事子明帝去 抱開備債之子祭為大夫與為結糾勉然立於監教之表而據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奏生朝遙枉必達內外無存期之行明帝 京吳治川益平學而孝望之政無後在暗接文編於倡優則會 以弘人之茂未優乎 古今人物論第十四卷 之上李則其所嚴於手另名也卒使問立首題即歐為實定西 不住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朱均之徒常常以察學為言華 在上無於大之色断獄污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 一元成內屬外戚繼題用事權領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之親 **产宣精則更治每選牧守轉經明堂天子親課馬該重之也至** 即明君之應思深為成至者大較然也 和之矣狼和養於服所則上客不吸夫今人權邀断地之去 明帝 激品感慨非徒盗美 TANT 豪烈 前中心學 隆明 逐而知廢為吴大伯不亦可子 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許至戚去母后是欲首立名行而 名者與 孔子科貧而無語島而無縣木岩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 息鳴呼遠隙以全思释累以成孝夫是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 **忌親遺業改盖位疑則除生累近則喪大斯盖明哲之所為唯** 本於忠誠則不能本於讓靜則絞切從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 意之就柱請過寒朗之廷争免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天正直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奏十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雜 大物質 見信而志行也 」 灣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家也異夫數子類子偷 獨善其身将以訓天下之方動者三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東平王東海王 鍾離意塞明

亦浮乎看了二言非苟願其理将以落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大舒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第受非服而已厚立名於東不 議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 者食天應備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遠周伯夷室室 孔子曰恭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馬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人去國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間其

范

燁

范

燁

1 Tr 47

第議者哆口而譚已事軟武超為外徼啓擊功不贖過吁嗟虚 超所云探應穴浮應子言言若著上而符合也事亦大奇其矣 域人部境中遊匈奴使者來多設問語為漢麟乾廼會從事二 漢紀載平陵人班起仲升奉寄草騎命攝司馬假旌旛馳使四 議者之說取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来盖世有匈奴之禍 内事外聖野所禁吾即不敢漫為班生禮然線覧其事果誠如 要東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望稽首盾子翰驢示無改圖彼 雖懷道致素之士隱約窮間明於利室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熟 於天下之豪理深沉默静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 憂随之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豆不 老面皇帝神武英僚不階尺土以泗上布本提刻而权祖龍之 一六人來夜問起職匈奴使者都善王大懼不競請稱外潘回 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惨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 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置後有大於此者 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呈獨善保其國而己哉 宋悲夫世之人以<u>愛為樂而卒莫之知也憂樂聚門樂木去而</u> 人為著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青浩然天地之間俯 班起

方明日紀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将餐單于臺亦衛長平霍驃騎李北平單省所稱虎臣飛将也然而今日盈朔留長平電縣騎李北平單省所翻處之是一舉而上副高皇之耻于酒臣走機伺隙取房屬而鯨鰓之是一舉而上副高皇之耻于酒臣之族不啻承蜩而嫪書相屬華草公悉不平諸臣錯愕相稱臣之族不啻承明而嫪書相屬華草公悉不平諸臣錯愕相稱臣之族不啻承明而嫪詈其解為東京縣

公 東平王

溪水

第以家言恐喝米能堅京觀而麥成功而馬邑一後真今天聽

班矢為中原蓋甚之貳師将軍操八十萬果出燉煌便得天鬼

十四卷

物論

金戈弄群胡子股掌之上斬刈而震聲馬直令禮表視魄盡墓園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馬超乃不煩領甲不費千栗身被

特政平而又使用而武暑之士無所有其力能故漢世有於 無人耳今後有知勇者出背城借一與超從事超清後舉二十 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益極匈奴之不備且幸西域 而安敢随俗附和很以議者之說為藍然也雖然超之功即不 有超平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餘威為之先聲在矣鳴呼涉水蹈 人物論 九日 昔成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盍先戒超之幸也 石困子例者然起亦安得懷通侯印勒是鍾而銘太常哉而两 八人横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徙牧海上幽而置之 共為人賢不有何如也故余即不敢效腐令嘈嘈為班生左相 远遠一載而遂以即世回視去百里外碩婢子語剌剌不休者 讀其始末猶令人惟然有悲心焉養令超而貪功始禍固宜 非超之開雲而貼思也余觀超女弟伏關娓娓累数千言这人 為平無奇斜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發起是尚之處置這個 十年超之謀倘亦牧故智于超過西城醫而鎮撫無三十年及推牛黎江前呼香勇一大朝之而匈奴屏迹不敢問題者積數 展此那以西國者耶盖首學教之中 在門也匈奴易而犯之世 班起 遊权胡云指去井里藝處躬荒奏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學 書請老部以戊已校尉校之廼任尚聞起平易客有之說日 終篇謂班生立許功末歸于幸議論無遺 十四天 范

各實易清是非難辯故祭產軍之吏勿祭俗吏雜察寬猛之声 明德太后盡心孝道智聚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径簡賦而人類 **東厚感陳龍之素除惨嶽之科深元元之爱者胎巻之令奉承** 魏文帝稱明帝祭祭章帝長者竟帝素知人原明帝許祭事於 忽察於史難何者車旃稱朔金惠為茅乃自古恨之矣况其所 基度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潘輔克諧群后德議謂 也以為二漢當疏高語有十世而蘇君思不及嗣恭亦終境軍 ~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那國所上祥端合於圖書者数 戸追誦龍蛇之章以為軟息 人物論 **川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盖以央一日之資異乎百久之地** 起梁煙奮西城之界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新華 張随争查男於夷状以要功名多矣祭形耿東怒匈奴之惟本 橋飾馬者方且貿名於以取惠睹品奇能以悉上下人主称 余初請蘇武傳威其如毛躬海不為大漢羞後以見耿恭愿 之事 喟然不覺海之無從嗟哉素重於生以至是乎各時子抗 对後亦一 時之志士也 百所嗚呼懋哉 童帝 章帝 耿恭 T-034 ١, 彭汝賢明 一范 范 燁 燁

干世盖由此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入矣如得其情則 茶於而勿喜天不喜 必生於此乎郭射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義原其平刑事 於得情則忽心用忽心用則可寄在直矣夫賢人君子斷欲其 敝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機權除好則外金之作豈其靡然至爾哉而玩情之仍愈越愈 此千古治道之衙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連禁逐東調帶海 氏美政猛則民残殘則濟之以寬政寬則民慢慢則斜之以底 當是時天下多情欲之夫而断地之才們心退矣境就在乎 果貴於珠王豆員用也王尼華而不所雕龍飾而不兩言居名 不吸其一有雷同鮮不以銀鍊最相幅失夫布帛華於錦織行 展於勿喜者子若乃推已以議物拾狀以**有情法家之能慶**至 新名也后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 討有餘者有味乎言之也嗚呼吏可聚以不煩有乎質訟為 也務名尚置之效大都似此失故所謂安静之吏夷計不是 仁之過天帝承明帝許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 有託思過失素暗盛開者託計理失姦先縱不敢者託浦鞭 郭射 前惡俗更後言章帝以寬仁承前察不為過而過在後 王是識治之論 沲 曄

增關土世廣偏師出寒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胃 孝和幻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急自是大柄在手威權 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将服叛去來亦有数也 自中與以後速於求元錐頗有弛張而俱存不發是以齊民齡 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修不替上儉不個下草草臨千里而與牧園等庸乎記非 日於是呼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題 **有未能鋪張楊属職制多來帝既崩長午有痼疾少子生始百** 懲苛切之禁使其然子背人以弦常為佩盖循此失然而君子 第五倫哨歌為万非夫愷佛之士省其奏蒙博時歸諸見屋在 開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認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 器矣忠能承風亦展乎明慎用刑而不精獄然其聽在易殺人 日丸納差 育四夷希侵中國殺婦方之帝帝實乃過之而作中 小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祈友愛兄弟後禮野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幻主則正下借龍可謂有宰相之 物論 其禍進退無所指也 和帝 和带 陳龍 第五倫 北北卷 拖 沱 共心爲斯可恨 燡

使憲無所忌憚罪惡其益太后不能係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 克捷線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龍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 謹筋宗族安全乃信愿言伊伐夷狄憲之物計特以免死幸而 實意刺殺諸侯罪状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斷加刑戮則外氏 甥男之好何殿所謂愛而不教循饑而食之以毒可為来世之 懷斑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最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将軍心舊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是何意勢看腴享崇 過房惟之間非後搜揚側随題舉而登此當青病奴僕之時當 不繁以路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為夫一三十得之不 石丹門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其茂於前多失而後世其稱者意 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度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比襲之曲銘 衛青程去病貧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獨唐 **夏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好美至孝和立愈加強横公** 矣 个之勝後世衙傳其良将豈非以身名自終耶實恩率竟胡身 雷思 削 新 寅

之迹不為不轉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肯之分不為不詳若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 外展禍敗之實則又叠重質前日事固乃為還質客以致殺身 甚矣固傷遷博物治聞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陥大数知及 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羨則輕仁柔賤守節 事不派說不抑抗婚而不概許而有體使論之者重賣而不厭 稱二子有良史之才憑文直而事聚固文縣而事詳若固之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它載籍之作大素燦然者矣該者成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實氏雖除而寺人 作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訊經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 愧孝昭之 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表安任 恩居三公之位帝不與 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副明雄断不 深根固带之強臣一朝受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養朝兵 且情然實際盡収逐等下獄収屬印殺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 大肉皆是蒙較百萬以太后為至于内親黨根據于外也帝心 之而不能守之鳴呼古人所以致論於月睫也 人物論 間短於議而長於文輕子德而急於進月五文人才士鮮不 班固 班固 上山東 **个之椎從茲痉奚諺目** 胡 范 寅

自房推威不遠遠始失根統歸成陵牧遂後計金校官移民逃 理楚禄未當賴人於戚罪其仁心足以軍子後見子孫之盛不 問惟何敢可以免而持以子失交之故廢點不顕大位惜予過 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斷勒好回之個不然國家危失大管氏之 變主漢據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 永元之際天子幼剪太后臨朝實氏憑盛戚之權将有**己至 澎推舊台灣以答天肯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矢** 以此致者是故君子奉模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加宜乎** 然矣素公實氏之間乃情帝室引家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 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那昌紹國錐有不類未可致語其大致歸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那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 人物節 孝安雄稱尊事御而權歸節氏至乃旗徹膳服克念政道妖冷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是婦平安固根松草多時版也夫遭遇 王充王符件是就 **柴灰何敢** 死獨雜故是非公教 前然相車者就支給之以為世非 范 护 燁

叔致猛政之秦國子流遭愛之的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備書 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城故用舍之端與敗資為是成常 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原百處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 有引放数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将為校失如以舟無推為廣議東名實者以往下為誕離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 下以尾大陵弱飲嚴峻罰以許薄分前斯曹魏之刺所以明至 在直必過故葛養養霜牧田崇儉楚楚木服戒在第香疏禁酒 其道則然空同會是要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 簡惟時寬益相齊刑書鑄民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大 人物新 明后瞬回次於養時與戈陳祖参差於上世及至或黃屋服 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其運文十號行用 愛山川之東未足児其紅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 **有庭人非酸飲化班萬量用故前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 歷之分瑟非活調之音不限局以凝遠不拘玄以妨索即代表 不望海不醉而致化則一亦有有公族點國諸寬慘巨隔而防 人的世子的 如水 给有里大事用没有任女和 遇险的事情 行者究矣然多謬遍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 之法斯是她張之弘致可以微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之失 智思 華 图 月 冊 宣馬 T STANKS

下移神器抵動東漢等已機與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故即致教學教才發係武備遭時足制数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桶 好馬謂二子之論大都皆然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 多事失多設官何為者民安主樂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 爾思獨有不敢盡然者夫孝文除內刑一記仁意讓然至今誦 任三公是二子公世嫉俗将一切修修行之謂是收獎之将豆 已五十是欲立長太倉之精繁縣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我 仲長統住定二子之言讀之叮啞感激率以拘掌古法為各而 九二子之言亦無放不用其空具定也如所書靈歌之事矣用 事與臺閣僚人桐用以釀成禍灾而公孤唐受其責於是**公惠** 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将恩德是導而乃聞之刻乎國家既 八物節 断吏人皱清輕於犯禁於是欲後的刑授地不均素封者滿財 正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樂石而仲氏无棒憶於嚴 **并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類歷家滑自逞虾四既順宛洛亦牧** 變之故也世里日漢季皇路縣塞天子之神靈不產而奄人底里 願題天下更始是何不遊前急之名而以絕東自附者盖惟世 **屬藍日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廣之王道蘇偏也王道率** 大始燈盛代用條舒府更湯平之風出為麥神於安和則語 精黄老為意於振厲則謂藉口申韓其執近世有是耶智以

能参之春秋縣覇之書也即軻氏有定論定欲伸己見而誣聖 桓懿文文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外於等惡然誰 来十年而解於佐也應臺情百金而稱肾王也**胡為也夫不禁** 行之而不便者弊之議并田是已拘拘於蒙古之名将奉之是 景乎天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己 其言而操平如果濕復屋階禍夫王道調劑随府軍衛備者此 也定之言日為治不能統任八法正於劉政且証以春秋之存 大下之有的他是惡統之迂潤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 而文之非好矣乃其以食為偽也食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 也敦升節儉長偽之風也夫輕往澤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 而不完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內刑豆後也并田可行 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 以官院與武帝之所以虚耗其已事可徵也統将石武而左文 八物論 當世之春月而其失者在統或迂濶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 苦漢仲長統作昌言住庭者政論用以剖搏與表切剛世主詳 之甚哉故二子者愛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計 二公持論之偏類能感之矣然憂時教世之心不可不 何状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皆在休息至武而脉動 仲長統在是評 諒如任三公数事鑿上可行是将褒敗之公者 上門的 葉向高明 H

克防三公而 樊宦威防宦威而教藩鎮防藩鎮而樊削騎自三所防必有所樊敕樊之 認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實數嚴防嚴整政經此所以淨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 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親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欽 代以至今茲近相矯也近相較也情世激俗之君子亦如就其 **教而忘其零吸甚且抹既于此舊惡于彼快心于持論既左手** 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母籍官戚以神叢即継孝宜之雜覇用 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并不害 媒近輸權重于婦崽是無肉樂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膏育者 卷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據閱簽之盖讀統言至國家滿神明干 屬威與黃門以横而發此皆漢室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禁己 之失也乃其得者因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語堂閣制致 文治维本黄光乃其資竟以仁厚勝是見東漢之削弱欲為之 審而馬點 街方将鉗勒輕輪以敢之其 首盖為五侯用事跋扈 三光之明其言盖帽切而有餘非管言當世政多思好如果本 以嚴至引文以後其就是之感情而不完其正多此類也此要 臣官外版編持其杨賢否混淆選舉貿易下傷百姓之心上失 之一所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軌子中正亦無及惟者 為權外戚之稿止於漢而宣官之梅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 何也毋亦世王禄近智太弛近宰相太缺輕重之勢成貴最

卻楊震矣乃以與同之議失之於詡惟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八秒節

1918

閱誦亦無以自見失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陽能存養

彌縫來關朱穆劉陶献替匡時郭有道經鉴人倫陳仲考弘道 碩德繼興陳蕃楊東度稱賢字皇甫張段出號名将王暢李唐 朝望其逐而詩云 靡不有初鮮 兄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植之時 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幣容其寒詞舉措要其成式則武宣之 陰陽詳審張衛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馬向使廟堂納其 **帥之弘規王鄭張皓虚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斜遇郎節** 馬融以文章顕吳祐蘇章种為宗巴牧民之良幹聽参震謝格 之淵謨弘深左椎黃瓊之政事自回桓馬楊厚以儒學進崔瑷 社得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成事若李固周象 錐折而來較方適所以傾而未類决而未清置非仁人君子心 **欠得急登野之來唐降已之禮於是慶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 十餘年間有為得人斯亦或是之後乎順帝始以重弱友政心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該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楊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首 玄線王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九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将馬用被相矣誠以看荷之寄 ル之為乎鬼呼 及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喝喝仰其風采遂乃係 可以雅昌崇尚之位要重者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 苑 燈

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金飾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若師道乎暗 敢犯為不卻之卻找宋傳欽之介春觀以謁陳師道知其會慢 怕起當王器之既惴惴馬長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東風清 万以臨權在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發 諒吾之守而不敢致與其畏四知而卻之就與令人畏我而不 王童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冷然毅然不可向通路禁則 節塵原動人失弟客敢懷金以觀則怕起之標未必如寒事之 心有神金獨何為芳至吾門吾閉吾門号省吾身 九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雜然並至皆得人其中而搖之趙赴公 楊震四知 代而季也苞直公行錢神肆横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称 金之客将有望門而嚴備矣故與其部于既健之項就與令人 故人知君名不知故人下有摩地方上有着受縱不吾知了 天然累集就您繼随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常 思情請人以竟然之与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慎守之者獨惟 の之族失 物論 評 楊震 餐前人所未發 十四十 頹 李東陽明 葉向高 鯨

知順甚矣爱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惧獨之學美 物也其後宦官竊權微以私常以以賄成十九候之門就開 四視掛劍東獨之風真干載一轍延及子孫四世清德為當代 其謬尤甚善乎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 厅以遗之是欲以苞直我也是欲以金次我也暮夜無知之言 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廣陵道經目已乃夜懷黃金十 風流澄清仕路盖終夜忽枕當健心食者也茂材王家果何為 所值乃多嬖送心之安帝也其風夜砥礪正色危言将欲激揚 楚也方其居家授教終帳燃燈其用志苦矣研究六籍篆利報 慎獨不欺之君子未有不與濟俱沒者也關西楊震東漢之種 地媚之以私恩品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義果斷 則匡衛之名除甚矣利之能溺人也又况投之以無所復存之 用便于轉園被錮之深察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 公致應其行及逐失晚成發朝就微鄧陽其見遇幸矣而時之 心其用功密矣家貧疏水寒無完柔其操履清美知准含麵三 廷尉受遺則終侯之族全狐白来歐則主當之四股官錢可必 柏之歌聞華陽納賄則竒貨之謀售千金為壽則使累之頭破 重器有路別篡試可候鄉人歸壁則許田可假賓客受問則於 **形这干奔駒潰洪之勢過干湧果傾側之謀除于山海機械在** 所宗其敬慎之餘派而漸溢之乎關西夫子直不特漢廷之

答将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平余曾祖楊侯以為憲情然其處 為桓帝之聽則躬爲之悲又當何如矣若震者亦君子而未終 内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尚非天變之作日強之奏深 其知不足稱也已未幾策权印發飲就行官露棺道側之悲海 一個欲抗言正色強話之于主德方昏之朝群好竊據碩影無傷 日以一乳母之故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 物固擇所打也而此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蘇著班尾之 被軍致于則鳳凰不将于郊焚林剪升則靈芝不產其城何者 黃憲言論風百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此 忠良存銅臭聞而樣金集其無震以風之乎雖然震能都千人 三不惑之風復息西國之銭滿貫而四知之節不聞好職殖面 其殆废乎故當著論云 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該其方若及門於孔氏 聖禁意之亞能獨持于其夜之時而不能善處平明夷出門之 右班 之道不能投籍于三公之貴能惑王客之心而不能如爵子· 勒 節題 黄憲 哲保身察世所以先幾城預滿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 取其有都金之產而情其無保身之指最當 十四日 泊 朿 黄明 燁

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颠而又沾沾百里 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芳顧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職者以此亦谷諸賢之少激矣叔度 也陰夫方漢之李士争為草龍之行相於以於前高以死當是 史亦謂其言論風古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 當世之資家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苑灰國不若陳富善 與骨打已久失而其祠鞭壞軟理立名猶若新也夫便私度與 汝南故有黄叔度祠蔵义不舒且壞其君以職事薦蘋藻子祠 下周覧太息乃始葬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 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不敢題為表教者未必非其負孤之節有以默神之也吾乃知 **途斯其判矣使以度當時馬踞狼門餘波濡尾春龍看** 物前 盛子則一時功名富貴誠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 為叔度名跡两編以特養自匿者唯好前季和之數也郭林 為思使天下猶得一類其浅深若太丘朗陵者者又弗為也 時服析楊齒刀鋸井心而不悔者益有相摩踵相接也其補 式所以慶好激**惟**深根固本以延漢業于垂亡即曹操臨終插 不腐安得加光今日紫騰于兹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臣 謂實然其處順漏平其似道者真知权度故後世塔中之夫 黄叔瘦柯記 十四九 孫繼早明

桓帝以来政選五倖刑溫三獄姦和肆虐流行四方野為是 依斟流赑亦不可得矣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瑟星歸芳林而考准龍之宫設華盖以 其休息而五邪嗣産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争屡折姦鋒雖願 柯浮圖老子斯将所謂聽於神子及珠梁莫養威怒天下猶黃 举也知政本失余故記之以韶来者伸末勿壞 柯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來其意度其有風乎則甚君之為其 之而後之人乃匪區尸而祝馬豈叔度之情乎盖名以濁世晦 濁世者廼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述欽晦 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坚必在當時諸野之上何者善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流本叔度之長貴直善自匿也乎 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古又一世所見此真養嚴 宗之統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既樂自損而妄奏 石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若数而垂敢来模者非一也則故度 職者必善用條而壞屈條而能躍自千載之下喻度之其辦些 人人而獲柯於其鄉也固顆晦之理也我且使後之人将於此 評 桓帝 桓帝 度者 叔度之卷非諸公比其建臣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故 +191 范 燁 米 1. 1.

梁冀欲長保富貴迎立義吾意氣內山操行不執數徳比問公 管最美亦有可稱者為 象温厚圭角渾然草草平鴻鵠在熊雀之群非領東漢間人物 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每 人物論 的而挟彈標子者已興舰於左右失天地一網子高飛竟何為 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禍 濁御李膺候林宗侍范涛願登龍門顧同仙丹願就下坐頭內 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嘘枯吹生揚清澈 副世乾紹解紅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後逐而 則有亦布之士符融郭泰范芳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緣 是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 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情夫黨劉諸君子生兹不展適了 深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至天牧竪皆得以呼呼之 大夫陳番李固楊東杜喬之徒面折廷争用公議以扶其危下 下此則郭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應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下 為縣比都馬禮僕比蕭何甲第比霍光行青拖紫朱丹其敵然 顛明其罪與家華之則不出中多大計可是而功乃出於五 源恩荣雅英二為天下貴門後世外風之騎未有若是清便 桓帝 +27 働

也然當其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追其既整無後顧慮漢耶 徒状哉 **諸人盍亦申告于朝斜舉本初楊毒之禍顧明大蒙討其不** 梁並之死桓帝特以次横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 祈憔悴之音載話人口雖與果盈門何救阻餓之死求言終制 則難手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属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問上 者乎夫宰相運動福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與政乖於務 順帝之世梁尚稱為野輔宜以其地居元滿而終以原謹自終 得以考方而射卒之一戰不勝公謀敗績大姦何隊而海内人 **跡厚地循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坏土而塞濁涇猩石而** 不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聲臣傅麗山嗣以至破家傷國而且 崩山嘘枯吹生自為標榜品聚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 随吁桓之為桓可勝嘆哉李膺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獨南王 **黄之巧者或計於廟堂終身暗感示有勝政害毒四流在人** 心與馬之觀存行老子之祀負比于之忠者或幽於清室張如 物論 **愈激為熏麵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深其 **梁統梁商梁冀** 尹起莘 史 27-281

左回天具獨坐徐則馬唐两堕並作妖孽養養放橫斯時也失

垂異地吐 妖國家有三空之死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面乃聽

胡廣趙戒董真不常如其土也但恨於機會節目之間處之 任也親其簽正詞及所遺惡其書雖後失謀華猶恋恋而不能 盖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 傷生專為生則醫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已則損仁若義重於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祈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傳好猶有生氣也 以争大義確乎而不可益立不知守節之嗣禍恥夫覆折之傷 仁也順桓之問國統三絕太后稱制服臣虎視李固獨位持重 生舍生可也生重於養全生可也上以残陽失君道下以寫固 豆夫妻子のし哉何徳之損子 推其範圍兩樣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養其智 住我之稱平子日数術庭天地制作件造化斯致可得而言的 之罪疾裂其身污滿其合成幾討賊之素暴白於天下而當時 去就之祭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夫專為家則 則弗暇也叶誠可嘆哉 大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或行立徒狗名安己而已裁将以完 こ至矣れ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唐趙成獨黄土也 李固杜喬 李固杜喬 1.000 筄 范 燁 Ų. 6-

社稷重受害失若固者毒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 莫必無以逃死即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其姦謀殺身不足道而 明豪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盖非所問児如前所論順逆之理 我村香在九你中若懷是見公養固為之矣及機因為相已制 推究侍醫等舉動迁緩使固得以指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弛 **可奏鄭玄申廣蟠俱以而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詰及草** 命於其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清河王之立族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家字理當 立固豈不知真心之所存故失大阿之柄而陵運至此耳度固 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及聽命受制於賊豈 為敗逆順理殊盖可誅也此問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 **發正大義顕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執不應固冀维勢及歌名其** 之事則任是青者非固而誰盾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 於前也方廣帝之欲也因為首相又廣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 之群商雖未有題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将以正邦殆不可 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其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緣所 以苟也 蓝要於春秋提綱之法請之不熟耳季固方學於朝即就果商 不白發蓮罪非當深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 物前 一為之属既涉梁氏宥答事必有牽制治失此其失之 范

漢自中世以下聞竪擅權故俗遂以通身矯激放言為尚主有 名者交相標榜移在於街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職失倘所謂 胡以得此於於照川間哉得無方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 要笑自不辩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多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 戰野玄黄之俑乎 于童中之名随即赴馬米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奏年已黄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系實龍之屈伸惟時也奈何典也 小談此者則至天牧整已平野之矣故時政确情而其風愈往 無雙稍我籍令其審出废之機時不可為則潜于深淵大泽時 神耳荀氏何人極変兴馬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題煙煙馬以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香靈德而泽蒼生故稱 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潜圖著氏統限國命所謂大直若 原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屈道固委蛇也** 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盡見言而發虎尾馬觀其逐言逐 當時後備禮召之婚玄竟不屈以全其高典し黃髮笑獨至馬 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特都公之 小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越合余獨傷其情以為出處差 陳寔 荀爽 苑 鳳

李府根技行險之中蘊素生風以皷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權 仲獨位之獨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已久飾中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窓職 群僚有之皆象手曰類川郡陳君絕世站倫大位未踏慚於文 終日及文書放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縣車告老四門備聽 吸室族而冰磨至於子依其死而母惟其教社失哉子曰道之 表便可入跨常伯超補三事舒佩金紫光國垂動先生日絕也 問心静居大将軍何公司徒素公前後招群使人境諭云欲特 十年樂天知命湛然自逸交不誦上愛不實下見幾而作不像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謹會遭當事禁軍 即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拜辟大将軍宰問事半歲太丘 道也用行合藏進退可度不微計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 恂恂馬彬彬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 既好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免那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 九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華資九德總修而行於柳黨則 一震尚以振青勢使天下之士香迅感慨波荡而從之此深字 **耳騎所謂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李膺范滂 蔡 当

語運使君子與我際交流無其迹而被小人者亦無所情怒不 下以達而兄子古と となって、これで、一人情祖思、一元東宿者素味即君子不為愛世歌俗之行使小人情祖思、一元東省者素味即君子不為愛世歌俗之行使小人情祖思、一 鉄耳李府諸君子即不宜與世則沒要當挽激九之習而遠之 西漢脂常典恐之随則人非堕名孽檢之患患在婚婚者之易 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弭亂而名為不與為自光武後 李唐請君子是已昔東遊之末本五禮擅人群之果天下氣然 大雅養天下和乎之福豈宜復獨其波而楊之也且君子小 **監漢的褒崇節素首封字茂灰嚴光于是海內雅纸禮風一洗 馬平若揭日月而行卒之招謗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題之則** 下陰受其楊而已不尸馬之難也苟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 所稱譽望以執鞭為幸其人品語不卓然家修哉雖然所者平 在之東而身與國俱須也夫元禮風節矯著為八俊首於當時 行之難也亦非風節獨行之難也低節礪行而能巨扶世運 語子處世其無樂中具有激也啟則人得以瑕疵我而生命 丁以建而况平者是之感飲也平要青乎内期而外閣行峻而 示之士學其接遇至比之發龍門云噫此元禮所以不能校典 · 於我而思中以禍獨亦何元禮諸君子之示: 也亦非祇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愈尊名愈病便天 且兼正赐牙南天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死節 十四萬

ì

明之室鬼神且職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誘之階禍之府也故曰 免然則與其為了要我写為元禮 如操衛然碩長清談呼號而不敢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此 愈子李盾諸君子平盡歐不君炎到之非不絕如錢舊如卓後 自模楷之人傾動海内而建軍之禍禁已胚胎醞醸于其間高 和其光同其塵橙其影解其於夫和光可以爱俗同塵可以保 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派而名存者火也身名俱奏者不 士君子甚無害平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永孔光楊雄之流為 身性銳解給可以預別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李杜諸君子激成之犯其罪豈獨在臣竖式善乎老氏之言曰 平心于我而其獨且中子國矣彼曹節王 南之亂僕也則陳富 合側及權倖要在囿之胎與之內徐觀其機而潜為之制為徒 **弘盖小人** 命博千古之學亦是快先而要非所論于聖野之道也如其為 不然也且君子将為身子将為天下乎如其為身也以且文文 一一破杜取明信平過展問官之然然不可平後來繁華 一以免于禍郭林宗殆庶幾乎而奈何元禮之不講于此也故 了馬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皆而視思以 下也吾身享弘尚之墨而使天下蒙惨酷之禍又軍無寒心 之肆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毁方耳 1 +

流華及随集帝学权文此之将壓極微言之未絕于時機綾之 其敵州郡聞德虚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逐碎司徒又舉 海介鱗之宗龜龍也領乃然隱衡門以朋勤海童家頼焉用祛 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形嘉養而問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正辞具因足以幹事際打足以始府遂考見六經探綜圖總周 先生誕應天東聽露明哲者不行有人作該就軍夫其無量弘深 名雖墨芝徒不能絕也 明性特有主乎然而孫言危行終事時胸恂善遵使士慕成 在周有言人情度於山川以其動静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度 古今人物論第十五卷 有道皆以疾齡将雖鴻崖之退跡繼果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之性說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 八末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食 安度廣大治治馬汪正馬自子不可測失者乃**砥節碼行直道** 為先民既於而德音循存者亦頼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 物論 超天體以高時票命不驗至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 17 前中 鄭賢 范 元直

比之大雅之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有馬嘻林宗其事

入郭林宗者東漢黨人流也而獨不惟于黨人之禍吊古者緣

蔡中郎自謂平生碑文惟以為不愧信然信然

吵男

郭林宗

為其知不如蔡天生我七尺之驅将為天地扶植世教乃不知 子也而以未離其類獨且不免林宗安能翻晦丁太立也我被 是者也明哲云乎哉史日林宗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度言時 古之所為士者非有為自而已必其道術之深有足以與世相 也其底乎則申屠雖徐孺子而已吁使天下猶知有申屠婚徐 白愛而縣首而死于宦監之手獨何心哉林宗董不足貴也必 禍猶不失為於宗也凭去昔鮑宣子之別子齊也仲尼議之以 卓军之士皇甫規自以不與黨流配為三川豪傑而孟博之母 日林宗之不惟于黨人之禍幸也或日漢之黨人盡一時奇備 否人物互相標榜致之耳彼以陳太丘視林宗何麼應德議君 福是以獲免嗚呼諸黨人豈盡由危言取禍者乎亦不過好! 另故林宗終得以免飲煎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幸以 孺子也亦沒及矣他日董事之辟二子之不為蔡邕氏亦幸也 中激而不亢者去是以其名爾古而身補不挫夫餘行之士耿 後元禮軍俱己指死宦官之怒少殺必無其獄則恐係及其不 則最為諸生所尊信者諸生寧苑於王法而不敢引之故見出 小不進立字之就侵而深幸與李柱齊名林宗即不幸而與其 介技俗嘴不自致家區一好而亭亭物表哉碩生抗慎矯激之思 重責備林宗 十五人 沈容賢

> 有氏薮泽就而泥金組夫宣徒默立高山之頂憔悴江海之上 不以身之皎皎受物之汶汶亦不以身之祭祭挫物之满亡是 馬物不能等其身虚心汉遊當世不能提其度於乎废幾為者 為物不能等其身虚心汉遊當世不能提其度於乎废幾為者 及塵礙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及塵礙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及塵礙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及塵極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及塵極之沸也必可量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下古之若平志意情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天古之若平志意情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天古之若平志意情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天古之若平志意情而翳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天古之若平志意情而翳高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序行一, 沙室沈清冷以自潔劃鏈頭欽上似南山之風而冰猴 與雞餐單个早是嗚鳴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於是是你從即勇貴而為是嬌嬌者以來而維之也是故天下方案 與雞餐單个早是嗚鳴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於是過是要被 等雖餐單个早是嗚鳴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於是過是要被 等雖餐單个早是嗚鳴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於是過是要被 是下于是昂昂若干似之樣买以其瞻然矯俗之思必不瑣瑣 上下于是昂昂若干似之樣买以其瞻然矯俗之思必不瑣瑣 上下于是昂昂若干似之樣买以其瞻然矯俗之思必不瑣瑣 上下不覺其峻志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整而不覺其峻志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甚至亦未免以其脈脈者數天下掛冠袱藥族幾其山之節而 為與製裳表足之士枯槁赴淵而也蓋枕嫉夫睢盱而媕婀者抗

林宗者延獨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彼其高賢欽于聽 第而不變大都以其個個敦敦之思濟其情俗矯世之念而郭 卻公卿之論議而不預展善經過則我合柱之閱孽而不恤模 四十又二而以天年本鳴呼木秀于林風必接之堆出于岸流 喪氣而就 致望門我止而不免而林宗既辟司徒有舉有道 備芳名齊于元禮浩浩馬汪汪馬與乎不可測已而至于人之 **競私暴動于角巾文舉識于酩此权度雖于稠衆草疏餃于本** 楷俊秀則戶已有之官戚而不忌而碩厨俊及則結南北之部 至元禮陳仲舉王叔茂本公孝諸君子絕引而起書話坐嘯則 脚要而莫敢誰何于是大尉瓊稍稍持風裁維其間而范孟博 也又日鴻飛其星七人何慕思言遠惠之遠也方永壽延禧之 对九禮等百餘人或約萬四萬田里或繁頭而繁廷尉或縣首 至婚衣兒于烈焰故日像敬者必汗燒噎者易缺言徽計之物 死之中而蛇王最英之外者平故孟禮稱隱不遠親自不絕俗 公滿之諸君子者所謂秀子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汗 隱愛於干誰之屋而不為附景和響之說故當其時若司隸校 五七則私愛于邦國於齊而不為離世異俗之亢聘島麦止則 原大将軍 冀對士口蔽主聽而太尉廣司徒續司空明董職蹈 前至其內雙以如始京茶遊馬天傲是至之亦而清議一横 物節

英若茅生者固士之馬與天生事史冊不甚點見迹其遊遊林 之一 維志舒節 忧慨遺物從容于無方之外而不與物相樂報也 紹林宗之懿矩而無愧者與傳曰惟賢知賢惟德知德士君子 宗出草蘇相飯一事何其奇也林宗無容家矣若茅生者其亦 余營讀東漢史所紀載烈士常人共行誼衛然不達盖亦真卓 於密則兩施洗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則不亂干濁受獨 哉於乎此其道的深失今夫水清至燭鬚眉祭腠理然而升之 即夏馥末関二子稍稍得免而突烟数貌至同備人偃町土室 布非意分之投則其志不平而其交不入美桂同氣蓋循不其 不及层壁使當世諸君子胥若林宗無幾哉鴻涯之遐斯至我 石水然平式 己甚別頓厨俊及華文誰不危言激論路與于世而重取确也 子莫關其骨易技係劳形林心抑又甚矣而就有如郭有殖 相推擇係哉千古遺芳也於示者何如人以東都諸君子 何若其意分固然也故伯指图展於仲宣子敬書裙于羊成 物論 齊物則不傷其清故水者善清濁之間者也老氏有言上 絕執清議流而身名全矣而何孟博知稱林宗其還親終俗 墨下桐于孺子真長推散於張憑非其名行相高則其節聽 茅容 委而林宗園其故也識权 十五五七 方應選 明

意氣大激所謂像做者易污唬唬者易於諸君子盖不免馬林 語日君子見大則曲行為細東都諸君子其意繁其行高而其 味之同者生信非倫人伍與雖然道未合乎中庸非聖賢所告 於有道生信傳人伍而何足以聆林宗之罄咳也張范之妻至 爾生信非倫人伍與不然庭虚長者之軟門絕大賢之刺不齒 一所以致林宗也其家庭之間子母相融融然度幾哉古孝子所 計人預一見林宗而奇之而後分結契若故人然者意生亦林 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溫濁不抗迹以戒物故退居山林不 次即惟治無符若是者乃林宗之峻行足以聳其念妖遊妖則 宗之行誼吾不敢苟訾然不能脫來東都之習而生也野合之 里神合王戴之交經宿命駕生之觀林宗固素所欽禀亦其包 為遺奏懷食者而友朋之証始不添把臂入林投轄傾盖之交 宗之傳惟其所為風雅之操不愧林宗者與吾觀生之食母與 用中數高野於重觀其清標盖可想吳彼茅生者吾不知其何 玄妙知道之将廣乃躬則獨善好耕取資非力不食都落所處 謂生濁世之佳士則可謂生中行之士則不可 が見動師事於魏昭齊方名於元禮推隱身丁至博動思意於 有已夫人之行誼有以一節而上其年生別以生雅度衛補若 在五受天元休合道傑出生知而上賈之以一體資清絕動適 十五卷 張九齡唐

意至於不容而雖織鈞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屬意雖特起之土相與發情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 巴以陽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数子直 人物論 招雖不之骨就及問聽卒徒步界祭禮有所尚隻雞不遵重有 苟利以唇身故進無禄位五辟宇府四祭孝康又奉有道就科 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網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家樣 漢自元與以後或出臣者小人挟其威福相扇為惡中才顧望 逍遙而已哉 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 類治名夫有所必為至則編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敗 野逸而難群顏圖譽坏以浙迷接與狂歌而說激此誠作者或 可尋其嚴中權行中應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五扇 所加生獨為貴士之感義是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伊後生之 車玄總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喜 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務協和人种漢程帝循能安 風暴主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葉家族骨肉相勉的 太原太守皆離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著僕射南郡 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世 徐稺 鲁子固

伸高士謂其見先天下獨立塵表不與汶汶同波亦不與赫赫天下有烈士有尚士二士何敢軒輕哉論者將烈士之危而必 也孔子稱類回用之則行舎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大孟子亦 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志亦非自足於丘壑遷世而不願者 鳴捐驅命而就門及上酬皇天中報國家下謝海內蒼生使九 既不能保其常如此也于是忠臣義士扼腕而叱咤流涕而悲 皆屏息昆虫首木豈皆順長九挺八垓之外岩皆納致接化天 運置皆恭平君王宣皆明聖賢良方正豈皆徵用奸邪篡逆皆 烈士之名節而後高士得優将以順真係素何也自古及今天 同菱差乎此有傷于烈士而故墓平高士也愚則以天下必有 此為子所以未能以此易彼也 者義在干済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厦将顛非一絕所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里於懷禄之臣遠矣然而不看去 省不就學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盖心已以為 丁小人消長進退棒所宜處未當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 に以亡為存盖其力也係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瑜心 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 才部 中军婚超然免於評論 黄道月

徒之衆未盛官官威福之權未張申屠雖乃嘆曰處士其将横 朝昏幻接立外戚當道當是時也頑厨俊及之名未立太學出 使天下無一人看荷無一人权拾而必欲輕銳亂伏而遊方外 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愛其愛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您其樂既 而若人者自全而名晦識光而道尊母怪乎談往事者痛烈士 取拜此其為事近激其成風近活隆華而其維持之功則也無 風視屬風失吃蟠亦漢臣子也彼黨劉諸賢為許而死即死達 张得免於評論哲找雖也可謂高士矣彼視廣污諸人不啻於 **曆范滂草畫三木裝頭血污賊臣之手而璠獨先去以城迹移** 議手不去梅将及人乃變姓名入山人無知者至黨類獄起本 之宗黃名節士類喁喁通嚮往者更僕未数亡何母后相接臨 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住亡論已東漢自光武反正明章機 稿體灰心而傳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後其廣養生如 變出則果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賈出則子陵可 亡辜而賞局士之先見也然愚必欲拂而置啄者則有說也至 毒縉紳城前廟引身而退次山林自老卒之禍來一 且逐打于時有超然者出當禍幾末北而先現其禍之必至于 死于評論不得死所即文何害于超然即彼免評論者為超然 也為漢而死不可以死即死而寒奸邪之膽世忠良之氣即不 一如其料

之禍如之何而拘偽曲士鄭妄該吾堂獨諸君子也何也傳首 孟子好辨而曰予不得已彼聖賢且不免于評論且幾中評論 則君相之罪也为申屠婚之免禍則較之諸賢為議一等者而 曰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是危言固有道之徵而免害以危息 士不可輕為軒輊也雖然孔子作春秋而罪我之樣直自任之 是則以身死漢且愈子以身去漢者也故曰天下有列士有高 敢興現神器果婚先去之力乎抑諸督於難之所留乎論人至 死難諸賢則自有天下以來逆節之臣熟為阿瞞者而終身不 不免評論者為非也使漢家之所籍重者止一申唇蟠而不在 所志不必去則俱去於則俱死也不必以免評論者為是而以 曰同道正有見于出處之太義也夫信乎士君子在天下各行 屠婚同一道可也昔禹稷過門不入顔子随巷不堪孟子斷之 也無超然之隱真而有超然之名節錐謂李唐范滂諸人與申 而惟取裁于理之中較量夫國家之重則死者之不免于評論 **踏班于偷生一以高律天下則諸賢亦予傷勇不偷生不傷勇 蟠之甚也有蟠之甚益以成諸賢之烈也苟一以烈律天下則** 徒且抵掌哆口而消天下無好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題 其無以憚之為申屠豬不去則清風不楊孤節不淬而食天利 人物論 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将比肩接踵各是 十五夫

> 天下漢獨可與也桓帝不為天下處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 主天下之至實也事帝之女人臣之至禁也看惟恐為所汗 家院循議穴狀達組之背處正副無以異的何足碩乎萬來之 對天帝宫而不知其為可平也由君子觀之者不以泰則宗告 死而必辭此其心宣可以勢利套哉便看不死命以大臣屬 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将相視其家差 子之列然吾親其人不出稿子下盖其志可尚也人有某人之 且可鞭笞海内之賊盗児若是正東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 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常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 用人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表也食情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干 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将為物役之不暗形何暇 所強矣人惟内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學不足動其心 長其為虎故帖耳安尾而惟五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 富員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買則不能處置貴補房者未常 八物論 楊春費 十五大 方孫志明

史 27-290

優为而鴻子尤可裝金漢季一人而已及觀為事件其言喟然得而食寒不可得而本以為孺子與林宗補夷與意雖不可以後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為難遏即吾常喜孺子為人錢不可失為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為而知受其才則

舍稿子與當而誰取即世皆知孺子而不

供日吾求友于古人

性無弗威無論聖賢即山阪海溠至恩極随之民就不與馬而 吾因是有以知仇香之心失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 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非鷹鸇營鳳之致血 鳳之德為斯民觀別敢搏擊刑驅如鷹鸇之逐爲**雀**耶甚哉香 宣為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勤宣德化 好摘伏者大有徑庭矣故尊民以德教者德教哈而民風樂驅 痛楚之恨而惟為陳人倫孝行卒及其初則遠惠教随視之祭 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與起乎上無追捕之劳下無 我諭者勸導者做懼而休嘉者則日勸無敢怠彼悖逆之夫安 人物論 各其訴伐而示其趋向一切嚴威惨徼之用亲意用行而惟其 都沟湯刑罰不能勝者為何失也吾無塞其被流而尋其原本 與道視卓操董等衛之盗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及卓去 不從易的知之有大人即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美 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品謂楊喬可為三公益以非義為鏈 教化者民之超向教化者而姦邪止者趋向定也教化展而姦 知看可恨也作楊春替便入知重看者自予始 資白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盗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 邪未形至今民母子不相悦大傷風俗咎在上人深愧無常 竑

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都夫寬薄夫敦歌則聞居之風熱 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争衝終取城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悟俗而驅聽險死 藤以将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寫非斯人之徒則誰良 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親而耕狂而歌鑿环以通情 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 安夫大而道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遠之斯可 為非義故屬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已任錐道逐而彌厲及遭逐 志遠埃霧也感天世士以雕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極也以憑世 亦将舍爾杂順以觀我靈龜乎 故寄食於符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 中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漫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 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祭 君得天元統誕五生知括素道妙而将於世遭漢微缺澆風 干風德之衰 之為循更也喷鳴調斯言者安得不凛然子養廣之猛而歌歌 物論 果鴻 五 范 燁 肅 冉

然其信義足以搞持民心漢世副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为此

品質賣或自謂萬世一遇也懷懷乎伊望之業失功维不終

評 陳蕃心事記公如為表表徒若尚論者所訊則朝廷無 人其能免於亂乎

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将與實武共誅官官蕃自謂外從 三內有德於實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

爲相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便

易的若不審則失臣臣不審則失身幾事不審則害成是故

酌此二者臣宣得禍不忍敢天今道路海海皆言侯覧會節令 東聽王南鄭颯等與所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 不正則為數乎天而看乎人危言極意則尋亮側目禍不旋踵

生變亂傾覆社發碩出臣董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

失聞難作将官属門生八十餘露双入承天門接替大呼適達 王甫甫权殺之於乎天之将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 不從問者是不震恐恐未及終曹節等矯韶殺之時蕃七十餘

豆孔子所謂賢我

倡狂寡慮乃與未皆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馬河死而無悔者斯 實武陳著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改在旁圍了 張 拭

> 信而終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執至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 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至 時非果志名從其何以濟事官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 五五

特盗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 行之有序則雖此曹盖亦有心服者失強厥巨魁脇從罔治此 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叛使蕃武施之有道 締其黨與而速其好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観朱瑀所謂中 数董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及 先後輕重之倫乃一縣欲施之樂動草草今日誅数軍明日誅 一之部但欲速央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官者雖有罪然豈無

而武於靈帝踐称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平

故王甫後来亦得以籍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

史 27-292

者無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谁漸引題於朝而根本之一而武

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甲外之情未識朝廷之藝沒去

軍武何進籍元男之皆據輔政之權内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 竇武何進 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盖鮮亦足以見其忠蒙之

于沙也 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嚴商久矣君將與之斯宋裏公所以敗 群英乗風之勢卒而事敗闍監身太功類為世所悲豈智不足

審武何進

桓重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豪

協謀勒威克類正衙因还風之勢以楊糟批耳豈不易於张而 斯之賤便嬖龍昵之私稿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審武倚 几男之親操图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

人物論 安記 她入北軍者另會北軍五校士数千人势循足以有為也 身敗功類贻國後患者幾事不容而禍成於循豫也方式之不 五二

為巴用而乃運回達旦使逆賊污與英井合置不惜於何進到 張與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當可以蒙動也不能乘機與策及

見實民之敗而不用陳琳節公禁之諫躬蹈覆轍引好克而授 ス柄辛成移的之禍進運兆之也·范燁乃引天殿商之言宣不

何進

來納因勸進悉誅室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将使 墨帝朋太子即位宦官蹇碩并欲誅大将軍進而立陳留王協 ·引兵向京鄉以船太后進然之曹操因而矢口以一微吏事 海

也何至紛上名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日據之言是也此

之部乃大召外諸将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漸 和之漸暴紅之前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官官 漢之所以下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 發爾日若盡禁 爭大司冠之鄉晉人不告諸司冠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是 **東但不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賢** 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 人大業苟蒙有所至而事或安焉君子如訟事而信蒙况事與

之法盖元完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臣官官 之危猶一錢也乃又以諸将無嚴之兵統而墜之即此于春秋 物論 155

家之法或权其権杜惠弑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部隸以 之毒漢目恭顕而來若是其遠心変預趙忠張讓之徒微展帝 該其尤顧乃區上以狗東總之謀文耳白太后不從而計絕至 而立協逐大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濟

轉門之内故不劳而奉申死馬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重車 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圉之謀春申君也先伏處士以待

也使進而在文将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應豹歷象 小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要其家之為崇禍也以魔豹之 人関之後烯微官至素展天子湯析民庭其孽獨萬無於臣官 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受其家人此干崇嗣何不此顧奚必常

此不然也周睛張益意黑中官爾非被欺也請乃胜人不及言 陳蕃實武謀誅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為見欺於堅子主子日 於兵則可惜大将軍發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椎俊仰 其與先視其突以審武之賢獨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簽而 也其是以基之子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懿有日莫視 國者有以啓之也子讀漢書至蜜武陳審之死日嗟乎漢之七 至高國之屬則侍侍然怒而作矣妻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尚 所為當是時以學子之題名顧不足以攻而威也其理當如是 有之豈一朝一夕也奏子方安舒和说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 者可不劳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事也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 而有孽人宛覘于侧亦必有以從容掉教潜消其至音則在我 彩華象而後能也况于車之無所忌庫文甚干虎豹華象者而 其社稷者失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傳教道以增發其聰明不幸 教也天下之事有使倍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許其君夷 使之掃兵以入室平易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蒙而傷 物論 **窮極亂本論正而格調高** 漢之下北於董卓之入朝卓之入起於何進之召諸侯 十五卷 王廷相明

謂之見欺污乎哉使果被欺不知即國之大變非鹵奉可以從

日非被欺也真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辈養敗以故吏部

嗟乎此豆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表有道者都之矣與松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塞否當胃白勿關此軍以速夷叛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塞否當胃白勿關此軍以速夷叛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塞否當胃白勿關此軍以速夷叛為主上除亂大將軍友狀軍士東與未知顛得見太后主上請後報武日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與令陳兵朱崔門後報武日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與令陳兵朱崔門

也子行子之威我明我之義乃就於佛肸以中年叛胡田早以 此循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其 門鉄平日義死不避谷鉞之罪義弱不受軒見之茶無義而生 殺子甲曰子當謂我表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為 公将作亂欲得子甲乃以兵劫之日與我則共官置不吾與則 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與于此循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 邑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盖孔子稱上交不論 朱穆見比問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慈 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未於後世矣情乎以鬱と無聊 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使鱼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 不仁而富不如京乃塞本就京君子曰甲也甲也不以生宝量 友時濟其益約衣傾盖彈冠結絞之夫遂陰其好斯固交者之 故易明断金之義詩載識朋之話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與欺與不欺又奚及論 下交不濟又日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ク馬至乃田竇衛霍之将客蔗頗程公之門實進由势合退由 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将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 (異又專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殺身情為恩使命縁義 評 友張罪與鱼後何辞 醉烈氣壯令髮上指 范 燁

> 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 陳遵張竦中世有應范慶鴻陳重雷蒙云 蔡氏孤貞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與稱王陽貢馬 也稳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侠生教而怎得朋之義 汪道昆明

獨世其臣諫梁其也恪上惠上而不能用其疏除陽宦也至於 辟安在於為實也哉 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害者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 憤懣發祖而至可謂自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其多

朱公叔藝資文武自樹忠清禄仕數十載布本疏食家無餘谷

朱穆

47 朱穆崇厚論 - 左 李啓美明

於原壤田動力沒罪於安國谷風致墜伐木與思其有所激也 敗惡則併伐其善悠上皆是莫可稱也固矣至稱仲尼不失甚 川誰思測之已矣無盡言友損吾厚也曰時事日非聖賢太息 當恨往論之未盡也可得聞乎喷世變江河熟為砥之人心山 天若是乎人心之滋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籍今見此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於人情盡叛學曰然曰記短則藝折其長

挽回世運則吾當小與有責焉隱忍緘黙軍為厚德乎晓夫天

出出但許聽起士智陵夷交誼掃地拙者坐而待巧者至而

趋君子重足小人攘臂宣為記短兼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

史 27-295

噬不勝其跳而幸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監其海者則如射集 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豐積盛名與身祭者豈虚語哉 利之柴敦道德之好真是真非不敢枉民之直於惡揚善不欲 好原德迷而不後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途明公平之路洗名 雖者即照呼噎嗜羊左之客虛不咲人也以晓子人各有心量 失看緊而居何便而發陽招陰網鮮能出其發中况其耿介如 至如公叔所云尤然可嘆者昔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 彼瑣琦喔咿嚅囁之夫又望影稱慰異得而非心爲人心之薄 **既雖食螬井上者盡指為推理之黨請請訊訟惟意所向飛沈** 日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人朝見嫉余始異之子 今為甚今俗之時也去甚于魔神魔神之洗清冥甚子明市語 王敦為珪璋純僕殘為機得難淳散盾自漢已然月無歲殊子 音文忠先生為崇產清論全讀其篇未曾不展畫而嘆曰嗟乎白 失於友猶有摩望矧雌黃任口黑白喧嘩胡為肝胆胡為胡越 祭辱遑恤後言敦厚之道劉巫盖矣夫瑕疵人所時有羅過校 誣之以惡情属此既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采蔽之夫一中腿 而此加之短豈為股亞條代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極 人之薄者陰以馬於厚道之中若豺狼然飽則相依饑則相 痛今世之險追古人之厚可為世風一流涕 舒弘志明

當室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門貴大臣蒙誇于非具機變險五 '臣有過已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 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龍士元過 宜之行以一眼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鄉執恃子後之龍歷訟 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臣達人所羞長孺假看哲人高致 能負才者殆馬世俗之薄之五也古者青墨之交其逆之灰河 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慙德為善者懼矣前賢士無技 于楊善良以禁辦誇之風關家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眼 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令或無昭昭之過而索真 乃型字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耶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土 万今乃該拓落為尸官前連簽為牢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母 监世乃有執鴟泉而笑風麟處為下而嘲逸足響披諧語以肆 雌黃巧為簽語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較好申椒以逐臭機 嚴獨立外複效俗或尚行刺意悖乎中庸而灼然至舉蟬蛇埃 蘇箕類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物或 城眉之善活笑瑾瑜之有 店書影無形尋於無智過信拾**座**多 府有奔毀物誠有之士亦乞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而嚴 疑攘臂撥蜂之述将令忠正之士思投珮并泉明智之臣圖隱 是信旨 其著者則有七馬天展大大直這有三點本了不禮指接 世公鄉高其跨即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營衛庸該利口嫉 十五七

起傷人之言文戟不足衛其深惜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除 漂山疾衛且不衰眩徐而察之如浮温空華都無實義且極機 賊深藏同念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虾之嗜居耳而目之則 能為世有既放之臣家耻之支殿屋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東 朱際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與祭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 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丧名語曰報報之 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聚人之 王琦發之德鳴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為 則寒谷成脏夕失勢将門庭羅雀曾無曾悉存故之仁寧有熱 異勢貴賤殊堂顧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措蜚語之譜嚮者相慕 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于辛左己而彼我 金輕移應添不解楚越雖與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干夷害 及墨墨文化讓問婚子夢尾精禍重於丘山故前人者人亦及 衙将及壁已則不天而分誇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統而市 朝之暫近世有松阮風流曹王皇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網終于 進則王吉彈兒於資馬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顕殊而無方 田之整人者人亦及盤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己两得之 私酒益壇建職共娱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看范張要約方舟 一誠後來相背之矣豈非势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 一人果同婚者惡馬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呼濁世陵夷祖許感

靈帝既立曹郎王南華以早品既人摇弄國杨舉動四山海呼 鮮免夷惠之家目為跖獨當其泥蟠螻屈則陽附脫縣及其龍 **登高臨觀故知亡教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澆窩余既感文忠之讓辞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以絕則已處其厚接人用他則遠您於人何忌乎朝市何病乎 州發情干凍季百其然平語曰君子度已以絕接人用權度已 升 要奮則除為圖墨此亦非唯薦神之禍亦宗社之豪也朱云 相傾斷斷焉悻悻馬朱宗共色粉墨雜躁雖有會史之行無首 兢相腹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争名者相軋争位者 也去國無愠以遠然也訟告好之俗及敦麗之風國無被賢 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污士無積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两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速覧網然孫 吸愛看第一朝群臣已如河中之水而陳春嘗武欲與天争達 本本紀說 前高龍二世 指鹿為馬而 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 有原行展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将相耻言人過東京之季薦師 新之疑朝無投風之嫌納污藏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方 粉論 評 七樣切中時獎而高調養詞尤堪擊節 以定大策而畢事章草一跌不以后願教 十五次 范 充 燁

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熟若不食藍禄之為高式首謂 丧敗而不惜盖其心在手利禄也然举不免女子未 幾完容 鮮矣夫事苦則於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 之節惜不肯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部成樣固知識能匡欲者 馬融以通經初稱名儒既事梁並後為作章奏請除李固節等 **脊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暑歸於所安而** 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将有意於居貞平既而產曲士 深葉之世矣 **畧無警悟自此寅巾之屬核而不率而漢室之難又甚於竇室** 雞化為雄青蝇見御座青虹見王堂黑氣堕温德殿災其紛如 田袋虎狼之尾致刑童討抗師 人五屬信兆悼心智愚同痛天 地板為宇宙乖離其誰救之至万父母張趙奴隷公卿警野賣 時也見山之交硫伏皆煙良主者可不自受事黨賢不能比山 軍食以無忌盡疾爽賊扇伎媽茲奇網横鶩放養人物此何等) 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臣後官列肆惟日不見而些有餘方之於極抑又甚爲是時唯 物論 之北南山之南合華隱耀到巡迴整以高模其志而撩應蛇之 馬融 馬融 +16363 方孝孺明

撩虺蛇之頭或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活刑禍及朋友士類磁威 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枚之城否人物激濁揚清 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見錢而作不俟終日。卓手其不可及也 道君子奏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 夫其審已則干禄見賢則委位故干禄不為貧而委位不求讓 華南出則東由可洗其用不出則更來可割被都買出即 而國題以工不亦悲乎夫惟郭太既明且有以保其身用屠難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人物論 孔子稱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作哉 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也當植抽白及嚴閱之河追帝河津之問排戈及赴折折豆先 夫遊藝起懷雷運駭耳錐實育刑諸之倫未有不定豫奪常者 風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虚公之心可知矣 以此得罪死有餘奈曲附数回以圖身利而終雖夫禍豈不是 心を失者之双子 申屠婚 皇甫規 黄道月 司馬光米 沲

抱斜祖徙的衙仰日月而不見照獨臨風塵而不得經過事 烈也奈之何而可軒輕為散將諸君子不宜過為橋敦馬耳、 不易孤節不序而食夫利徒且抵掌略口而謂天下無清修之人物節 臣贼子将比肩接理各逞其無忌惮之為申屠職不去則清風 取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野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引 死耶死而寒好和之際上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 漢臣子也彼黨獨諸野為誰而死也死漢也為漢而死不可以 雖也可謂高士矣視彼曆游諸人不啻寶風視居展失喧睡亦 如彼其來竟行之誰氏子也愛題欲起本府能勞禁三二本要 **散使天下無一人看荷無一人以拾而必欲蝉乾龜依而遊方可相山故朝堂之上有人為其愛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然** 頭血污賊臣之手而雖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好哉 外楊體灰心而傳萬世輕富其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春生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派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皆 硬步深林尚书不客但朝土首舊五歸散先推义可得子董言 五及語平日俸全人哉及解刑本實驗越济丹江壑不知其泰 是有諸野之列所以顯雅之高也有難之高益以成諸野多 **旦入朝祥書先下分明在結信指三速臣題或申任塔屋堂** 蔡色 此未子般有三仁之說也各遂其志而己 燁

艺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街之何也便得平成漢史即司馬遷以 序臣官至於亡命江淮道跡是會而不醉茶何董早一辟却之樣連理生則遂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雲四其義情 尚或為之不要所國際各至慮不先圖於情來容而罰同那管質同人之先發得止臭之後福為其處者夫直無機若子斯則 後世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雅罪籍身名但 馬置之樣思附近罪難逃失而名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伯皆職世地才博通省典辨前於於村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教 孤也 吃于 既有才美又保禁名一者宣易得兼哉觀色之著釋 以威即翻纸應命信宿三遷本之座上之學斌中之死事養 心於聽琴書名經於成均著十志談三五班七事屬墓而馴免 執政乃追然子長諸書流後史此為我未或聞之典刑 心依附者即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概爲蓋惜天以高才 商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部金馬又数以直言受禍是果甘 器或之碎于操 於欲坐以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岂計哉天管之奉于卓 評 岂座上 身梁白之污治此也當是時董卓挟聚主之威處群疑之際 茶艺 一要而已允之罪似浮于岂結有此意 也余獨罪惡之然不得為或也置所謂處 為世寧州

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蒙則一然不着棄母之愈 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冠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情不忍也 本也權立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性達於蒙者能 及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難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多 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手役鮮平者来多而可以計取此 可也首之所守者漢之君持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平始 土地而已土地者孽情之頭也因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不 南北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有利未多 軍而可以利誘其盾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工能山数十 城存則若存城亡則君亡短雖却毋以脇降吾且盡死以存之 而未知我也千金與盈尺之壁就重人必日聲重逐壁之情與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逐遇害余日前善守官失然 尤者點與人之責己日出當亂世不審時發制於好人不早去 也若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無 粉論 四是則是失而既以為黨餘禍首則非其情也 一城平義者合平道而宜平人心者也不可以因而不知學 金熟重人必日千金重壁問里于千金矣以槽而敵千金不 評 是非本心一依附可謂知是矣餘不必論 五

帰之宗 華非段園 之必 地比珠曾之道儒非與徐之長往也な 山之志謂之好曆則可謂知已則未也盖係文所修者賓養之 學試翻文帝與朝歌令是有書席長懷文抱質情淡氣欲有狂 身之要與 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頓不伐善為先斯亦行 事的就者帝王之經所被者三六之德所**能者**奉和之治盖尼 更門就非敢海之迹頭也而謂其事念陸沉忘情 小爭天下之所甚重則然禍不深失如皇南公之赴後危見而 人物論 【 八八人女孩之我功婦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神時人就是百尚之不代汝豫之我功婦朱儁張角之捷本之 於危值以名飲策而已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部本很很虎口為有士失置天之長斯即也何智男之不終甚 前史著平原華崎稱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傅歌 少人日故果行歌,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 在滿天下值 菊主家 座循版放命斯誠禁公投 被之幾 電義朝 **泛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甫嵩朱雋並以上将之各受服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 徐幹中論芹 皇甫為朱馬 棄母以全城四句見苞亦有不得已者皆財以路等 亦是一策 黄省曾明 燁

1

根孟德深失量層效宣五美以股脏于沖節之臣武不然則情 敏如修惟怪如或何足也也以是梅處五官之幕浮游七子之 死文昌度關號循獄行也與輸参從策循株送也等經路博擊 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者天之靡以稷下空招奉朝徒保防 見有如表伊尹之精素空過寒也貴周公之備物議員鍋也班 翰提為中論以俟萬年玩其直深濟世不ら激刺之情忧慨而 如茶林里謀踏而雕成上支剖而州臨高棋退福住乃托之芳 尚論全之圖即如信長若華已又方在強石非其本懷先賢行 基進退維谷信惟照日愫草語人是故名彦無樂生之心秀哲 徐陳應劉明年書班賢入情犯之志良可憫失彼魏文者徒挹 個在特也出瓜朱李等猶奈苦也親之金型朱後王沒用成面 **坐始之倚高危獨任也弱孫噲之餙。孫滿潜移也以至恃戦要 军我相此邦無不清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若欲以春魏歸周則** 不如如果且要之野而其於惟清之運生弦叔漢皇步已祖雄 也我有其周行可她工情特恨其医徒麥龍之器而不遭時 然有之可媚将以贈除此編則其有之堪污所以處原答 不相似州越洲的萬東轉達於我馬之林天子寄命於發臣之 網青立素寫其胸臆而披其藝使者不發臨文而及發其厭 完正輕官忽禄不就世常誠哉。也其在魏廷身曳章福止 1.五代

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 秋之法盖元完首罪必禁而不赦失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官 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将之兵使之挟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 昭之 漸篡紅之前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食 之事必宣盛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也何至紛紛召外兵平吾見其敗也展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 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 靈帝前太子即位官官塞碩等欲誅大将軍進言立陳留王城 則黄初以來未有品者此僕所以臨其潜光告之後野也 此論童年所看每一數把籍深與堂的知賴心看後合而不去 官之毒漢自恭願以來若是其速也塞碩趙忠張讓之徒欲殿 我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至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音而妄為之解爾日看盡珠 來紹因勸進悉孫官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談召四方猛将便 事大司冠之職晋人不告諸司冠而擅執人干天子之則則發 之大我尚我有所屈而事或安馬君子奉部事而信兼况事題 ,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前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 一綫也乃又以諸将無嚴之兵絕而堕之邪此于春

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倖倖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 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要子之題名顧不足以攻而城也其欲於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妻子方且安舒和悦裁之以禮使 則在我者可不好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草也田氏之於齊其 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視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得蔽潜消五言音 能有日莫視其風先視其変以番武之賢德爾也彼進者何是 其若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傳教導以增祭其職 度平漢之下也其是以基之平乃其事未遠也而進<u></u>遊放之古 以誅其尤顏乃區區以徇來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 失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将之兵平李国之訴春申君也先伏死 小配馬彼高國者有以格之也子讀漢書至實武陳著之死日 我而傷教也天下之事首使悸素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許 家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平易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悸 犯之屬入于室而厭之至則盡咳其家人此為崇禍何不除**顧** 士以待棘門之内故不劳而春申死馬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 宦官也便進而在又将誰石以除之形夫外諸将之兵領官 物論 **兴吃豹犀家而後能也况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干虎豹犀** 軍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惡其家之為崇禍也以虎 董卓入關之後豬熾官室氣辰天子湯折民族其孽禍倍萬 知其安而視之乎

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系編四婦國是新定旋後東征新谷 鳴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命名飲 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有時不可為勢不敢為聞望不能 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圖而刺 可行可止及學俗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戰能之怒退不招朋府譽以于發集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 **逐曾陶朱偏舟於鳥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 乞尤于緑木季友假詞于執鄉先度避禍水道泰子及辭祭子 重仲尼府見干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王卷懷於舊邦石碏 可也是故元性逐速於四凶阿衛聲稿于三種至子被髮子被 為則遵養時時無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遠俗其心白首 疑縣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曹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 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苦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 就來難自所而起 要侯张矢集標起風推君子怙焉自謂得志 一係婚相楊風滿龍陳劈蓋四海已而三叔閱坦四國製屋成 ·含我召保將釋罪召縣張維織臣僕指則命此益深死則危 評 何進召外兵罪有所歸 暁 明

改職揮族自然亦已晚美猶且恬不誉悟益詩標盤附曰君俊 禄勾校姻姬坐收降伍鈴精獨于章終實序鞠為因圖養頭 官關露華上問天子聚然謂其斜納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見方 原野昔以技养今乃需如首以尚口今乃剥屬當是時班痛心 再三帝怒稍鮮開氣益張善成既消除形遂城龍點閣轍不白 道概車相空詞連遊摩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曾校尉表請 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追金購後求督責那縣守相信 扇成能於例人衆勢集則惡經易與并死輕生則發展難避人 其徒三萬動莊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随張成異脫微絕交給 陳仲舉諸人皆成百時要亦其仍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後 誠則清瓜包把飛息桃正尚可放藥而郭林宗習信節李元禮 諸野何其誤也甘陵二子雷客搞議何関國事遂成世網在本 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回数晋奏嬰憂於池治讓陳正 道障欄技石堅架力阻示以中庸學以豈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冗職干寫更權事起即已登流学胃當是時若有速覽深識之 先計秦忠則忠失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平東漢党額 以速該完全軍以下批無無利言以實直軍約行以說時無量 我日顏及歷之雷霆魔梨之時而笑戲謔讓不知敬畏奇禍 抗行以飲怨完平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截然於進退存亡 一勢廣千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果於抗節項挫炯相

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從種廣則操逐移問難諸君子當時史 赦有子之城盗蒲山編斧不能於将即不能改被荡列於衰周 風執執治其末年官星極帝忠臣烈士欲校恭庸之約則因子 抽其空刑獄許急極果出上議人交配發行近果貪人敗類趣 府成里無一公申伯之野師尹有節山屋門之際賦後繁重行 之用棘手發集進退迫於紙藩行止迷于很接數集而不知兩 繁李曆董死獄者百数十人仇怨相計報復睚眦其處監人未 起大學斯科張像祭於朱正曹節塔於侯野刑章落捕踪斯養 悟進退来除之理自名緩急之倫丁或之桑何爱不給四度多 手漢之失徳其漸已久褒姒節妻精稱中国皇父家伯矯權外 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北干横謀誹謗之律始於及辱仍 聖養霜而不知堅水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于充海起萬位 義之馬今安在故院夫諸君子不悟括聚之聚堅子全石膝部 在忙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素順上積刑海 放領命機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免之親奇 嘗識面交言者盡惟且網死徒廢禁又八七百人治夫曹重用 人奏善于叔廣汪洋淺深於原孺子耕禄有客無聞養脏額 弊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矣則然於楊圉之基伯君子於此**尚** 動天和鼓萃人然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吕然因事進規稍得 何患不能經學不明為人已甚合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 物論… 十五1

无地圖形子龍條工倫然絕亦维與黨鐘諸君亞店於世而與 在提生奈有取款 有延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延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近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近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近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近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有近儒雅剛廣學校修明禮樂線以明童臨雅拜老橫經問題 大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末有悉東漢之盛者也 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末有悉東漢之盛者也 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末有悉東漢之盛者也 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也無整積之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本村之也無整積之相。

時然論孝悌之義惇無之行故仁或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 該辟难洋官之故陳禮樂然歌之化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 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 經計東漢必日名節指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 我有在知所畏避而月抑乎嗚呼尚論兩僕之有者西漢必日 問揮兵馬地者雖互相不應而信莫不以尊漢為群雖以曹操 之好雄擅強大觀非也方至及身不敢背漢以自之置不以多 1

骨肉相勉趣化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取以故百餘年做之派成立私黨以救其敗關而其甚者至千解印綬重家族

粉黨之欲起其執彌堅其行彌屬志雖不就而其思則有餘天

一之士間其風暴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聽郭太范漢等

紅大块矣就在位公如大大店是家安楊震李固杜為陳落本

府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情同心数力用公議以扶其

在道正言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回挽至于勢有不容而繼

而不有仕業與公孫依者放後經而表之以是西漢之節素元化國家之急為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和之君子深識長屬然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案可馬之言曰為 東漢節義 人而收效之達也至我言乎其政治之絕數不及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達也至我言乎其政治之絕數不及 東漢節義 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案可馬之言曰教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案可馬之言曰教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案可馬之言曰教

年之久此堂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問之後言風化之塵者益守成世萬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盖垂裕乎八百

無如東漢矢然罪光武射行子其先明章繼志干土後皆敦尚

經術脩明儒學以為務則主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

表的野之美難比除成周可也及平元典以後開整擅政小人為節相祗囑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能相師成風禽然無問此改自建武亦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間莫不以

其威福相為為惡中村顧望不知所為而漢以失其操柄網

後入政者能幾人弘鳴呼不慎不發夫子當白殺身以成仁失 坐收其不顕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是可後可也世之學而 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慎于上非得己也然上馬可也慎状 茶從容馬飾智矯萬以取之向使然身態恭下士不改漢家舊 老死牖下者萬萬兄有五千古即西漢京平未甚失德也而干 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名外兵以討諸剛則奏事雖發 李杜後繼之繼不以十野之血玄然苦死、嚇嚇可畏而逐編之 口常探龍戦雖傷而龍鮮屡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城而 失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后子接踵虎視錐號而虎 多也但西漢之軍節隐于下東漢之直節惟于上隐于下者太 不可也正己而不求人以潜消其非僻之心正己而物自正以 制則潜移照運不覺英故知虎豹在山教權不來非虚語也吾 児身 死以故同類之死以其惡赏之不敢肆而惡實竟肆同類竟死 圖免死又或不免汗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情子上者自分於 至了亦 只舍生而取義矣事者数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然 亦何家而起乎盖至于老職專國二十一五年終不敢等人有方 明礼融维死其所伸于漢帝者私矣殺其為其益于君己勝千 上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 待何時而後發情平若夫明哲保 与之云直謂不在其位 家平吾以是觀之處表亂之世當是亡之朝或上或 十五卷



史 27-305

最凌奪尚有盗稿之道馬及殘冠來之倒山傾海園崗之公 夫以剖肝新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獨折意縉納 推除忠宝菩是獨董卓之师而微之也劉輕曹重帝是完怪於 7 製公店衛舉事於幽州劉表棋視於荆土孫惟虎路手江東 陽一人皆其大臣於其百姓強其天子海内置唱有新室之日 壞社灼盡而焚株又何各也董事入朝敢行專制帝因西遷鄉 至中初以應關為情因遭崩剥之勢故得蹈藉憂倫監犯常服 紹稱強於河北東術情號於青春創馬速據子巴佐曹操遷龍 於是開中諸侯共以誅車為名雖能市耀府盛而終馬州郡 紛紛召外兵以除關官之根友致頭顧堕地天子流離熏風血 在心於此而除職動豪衛鼓烘爐原毛髮因迅風楊輕批耳乃 軍帝崩皇子辨立大將軍何連您皇威怪兵要龍驤虎步島 白年天厭其熱泪歐而盡信矣 炎之室首、棟将類姿秀之歌文聞等了先正云亦帝了火機四 于許都群雄岳立道城带邑二 古令人物論第十六卷 之重威以令諸侯弑母后偕殊禮因亂仗義竊執天衛專為見 献帝 人尺土帝無獲馬老職挟天暫 前中 鄭質 **范**燁 順九 歪 * 輯 董卓

100

í

之不臣而於其為思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晋敦可得 母妻看教種族無器骨肉灰燼不其快扶今秋道之人不慚皇 幸活刑以迳有湯雙之甚要之歷爛到别異端乃謂漢門可移 性於孫堅氣在於來紹借擬連服黨助奸邪驅促東人脇帝西 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攘拱争起運州跨郡皆以謀卓為名故兵 後死倚墙壁之間非展困窮生膏草落之上於是天地慎怒**思** 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謀求焚焼都邑馳突放橫衣冠東 寝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展班謂人心敢調朝 倡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宫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 宰臣非補祭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 **黃漢作陵夷桓靈至德官官用事國步多銀宗社有緣旅之危** 兹而焚成荡之篇於馬而極鳴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其 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頂之誠天假布手 天下之禮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召其來俊惟 暴恃之鬼於 之魄寂寞於丘陵暴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 而廟靈實父子可事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主晓呼仁賢 **東紹** 髙 適

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無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便出置 故楚昭王軻越王勾践皆演於絕威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 平高祖園于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候紹敗而還數 時之傑也然我一田豊遂至於此則天下之楊其有太於殺木 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該横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南海 較以属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係吞天下豈遠 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無傷残之餘親熱金 豐而殺之馬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於傳日善敗者不下 人物新 用所以為我偷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 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良韓信蕭 而卒有天下頂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操比也而竟原東 逐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聚威板河朔名重天亦不可謂非 北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緊田望也何果島祖械繁要敬於廣武 則普楚漢相拒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俱甚於京紹者数美 以下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 者亡世之論者皆以來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 始不亡者何那山國之重要社稷安港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 特之才構強大不可接之勢鏡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棋茲而为 属故師也者王灰士者覇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

平其所資也轉非日很剛而不和懷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展子 秦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伯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 将安所庸哉 忠信變許妄生美児復奇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階稱歸 以為名及臨場央敵則得夫争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 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予騙以為知 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穑其能属行務身草状 順平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 重斯之謂亡殺劉未道不相越而欲即收天運橫蹤三分其物 不群者或未聞馬劉虞守道恭名以忠厚自收美哉千季漢之 市中 共昭武以臨群雄之際舍諸天運散并人文則古之体烈何 小偶之於人也 物論 公子也若虞齊無間同情共力針人完聚稿保熱劑之饒緩 來紹劉表 衣竹 劉虞公孫瓚 為名言 高祖封妻敬袁紹殺田豐典亡自判且以殺士為我方 K 范 范 范 4 燁 燁 燁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有 之一 一十二子之出震其即此而遂定等 對應之所以為之故思其即此而遂定等 對應之時獻未漢帝以群雄惟虞為正耳友命而廣於寒液 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数寫。此後者五十餘家被 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数寫。此後者五十餘家被 之一之,以群雄惟虞為正耳友命而廣於寒液 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数寫。此後者五十餘家被 之一十二子之出震其即此而遂定等避曹操渡海居 達及歸 中間二子之出震其即此而遂定等避曹操渡海居 達及歸 中間二子之出震其即此而遂定等避曹操渡海居 達及歸 中間二子之出憲其即此而遂定等避曹操渡海居 達及歸 中間二子之出憲其即此而遂定等過一 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

就明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直穿衛斗省而已終身不在 雄之所為合其與守蒙之心異平者乃締謀連備懷許 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何間不為祖 當此之時天下懸鮮矢而終不以猜忤為蒙者知其本 正立亦以孫濟若王名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何其間 得而殺余以為賢於文若文寒逐矣 自知其陰賊險很不為一一人勝士所比数失管幻安使 四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駅鄉夫温之才百倍干嘉所以 便為謀殺程呈卯第之流不足数也孔文舉奇逸博聞 之衡以新倒縣之會然情之師兵家所是可謂懷央奉 向者盖惟利勢所在而已児偏城既危曹录方穆洪徒 國城洪之感情此矣想其行既且號東申請奉誠足憐 **逐游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得志士人靡狀態之自文 雅判别失 不躁每所論建輕中操音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温 1-1 石盛名循為之經常認慮 范

減洪以來紹不枚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予觀之洪實造 滅洪

秦少将

飲有甚於生而已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 张古之君子或捐驅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 俠之靡也豆臣子之義哉何則天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性也

其失一也齊有住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余人要子獨以為君 合之際徒知保身之為級身之為難而不知妄免之與苟生 而為之者也世表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于是始感於輕重取 志士仁人無水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

臣為社稷灰為社稷下者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惟誰敢任 之以安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禄日布

逆使起去逆就順紹弗為故極或可責納叛操而歸布安能責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禄获天子其熟為順布皆朝廷其勢為 其不故于夫張超來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海原然受其 表用則皆主也使信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家

別城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豐早由是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 先主從之逐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其矣天下之士惟 果何謂也孔融當為管。所国太史慈為突重圖水枚於先主 以然語不終為魏稍亂不解為耻辱之有在死生以之故事成

則為大皮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表責之皆罪也

以要離為蛛蠻之靡華政為七十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耶己 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男若数子者可謂傷男失亦可非

昔諫大夫都昌有言山有猛獸教養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 乳融 范

之規格機於身後也夫嚴無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圖委曲可 情其足以動美感而鼓椎心故使移門之迹事關於人存代終 不容試歷之謀平仲立朝有舒公殿之望若天文舉之前志直 以免其生於懷懷馬偏偏馬其與現王秋霜比原可也

甚矣習俗之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 つか論 孔融 十六卷 方遜志明

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馬養不必死以養其母 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俊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 故難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亦何 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美豈非習俗如此

天下式

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

孔融

龍也而曹操陰賊陰很特鬼城之雄者耳其勢央不两立非 文舉以英備冠世之資師表海内意所了奪天下從之此人中

戟

也機權幹者不遠魏武是以規字亦被然折而不捷終不為下 先主之弘教寬厚始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或推之器馬及其 傾彼或攻被而含此暴損驕凌眾共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 石使能用其男擇主而事則天下因可圖夫 也次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又不能為人用或附此而 久生也銀布一匹夫御良馬馳或兼聖後将斬虜其男園無比 石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大撫劍来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 一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下今之盛報 偽死見直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父子滿前而咿婴沸点器連妄婦分香賣養區處衣物平生務 天也使天未欲下漢公禁操如殺孤兎何足道式世之稱人夢 力曹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争之公族幾不死 去·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知替獎日 而才陳意廣託無成功盖當時小人 不頭意廣豈不悲我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 **石才就各有馬甲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准操以病亡** · 重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游害云南 奴婢論公之語公之無成 壽香 洵米

平光于室室帝室之間英名盖世者子不既篡立漢祀無主昭 以天子之制于魏而以列國待漢改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網 烈正位 屬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 成殺國母義士為之嚷情的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 之中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来時擅命者制天子 年尺地一民莫非濟有至靈桓不君董卓娟褐英雄競起而攻 如以昭烈水本帝之後紹瀬遺統取春秋之業以示天下萬 八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数而諸事公去中山 司事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為頭遠不能紀其世数名位是 小東午金所生司馬氏尚繁諸都晋不革而正之乃推發首或 **屋無據而云爾哉若索始皇明為虽不常之子、珋琊王序與** 非難描述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引馬 明王辞三百餘年草蘆傾盖之時即稱本德為帝室之胄置愚 一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敗羽傳作瑜四百 初 在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奉盗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其之 先主 是箴司馬之倫處 少假借於孔明北更又以入冠書之亦獨何哉 13/ 67

和中山

一端王之後而族屬缺遠

正統者當以綱目為正 不能紀其世数名位原不愈于曹操之亂臣賊子平傳 南軍事和

王劉氏首高宣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 蜀漢之與昭外實中山之為因歌帝為曹子复遂即位於成都 武悟之陽觀謹事老官時勸進之詞曰曹不至漢天下無王大

勝也降於吊布歸丁曹操借勢干乘忽為客於劉未兵日以務 雄之器馬遊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 近日以孤而氣不少性志不少備難頭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 於此矣帝夷仁大度能得人免力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英

礼明佐之方其躬耕職敢抱膝長頭自此不下管樂及昭烈在 **耳與同敗配體美相要結同志推阻勍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 白子だ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恋处蒙之士則

物

同魚水一時遇合直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 治王來之徒而天下第一派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避远之初好 駕三顧草廬則假然從之比曹職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

給兵食文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象到大嚴發至今與峨藏翻開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闡內養 強不凌弱。下至橋吳道路并置圓洞無不條緒市無醉人其量 成得其要天下前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實罰必信道不拾過

> 役為少年書生所折奪也隱而祖由漢中而出定天下,思烈之 相識借荆州索荆州奪荆州分荆州戰其所可親而使獲了 其內於是同人思之謀建位另號存後祖堂獨怪孫權終非好 德新附翁從權用賢才人思自效值權之子不更姓改物世家 敵以急情以其寬敵以暴傷以其仁敵以語倫以其忠厚樹因 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頹校袂涿郡欲信大義於天 太下而即位漢甲事帝斬白帝子以開祚昭烈人白帝城以行 上左龍右鳳伏鐵西南奧北之魏東之冥宰割山河三分禹時

為之牙瓜法正為之主誤前衛聚 商雅為之實友蔣戒母社 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董劉璋之所授用也果然 稷之器馬遇無文武之皆東思之勇冠三軍魔統之冠夷南山

也成擢居顯真重其器能衆野戮力上下同心を有巴蜀君臨 觀到華之姻親也彭表到華之所排損也創也有昔之所忌恨 陽亦云監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思無纖不形迹何

烈 散 故 昭 烈 謂 禪 日 勿 以 惡 小 而 為 之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為 惟 智 其盛也方之曹操流命沿連安婦之能置大張之不若而謂昭

惟德可以服人首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見

先生

餌 充

史 27-311

許,末歸於天事亦甚前 先生

複謀之也或日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謀或日孔明未曾入蜀也盖爾 王世貞明

成師馬恩以為不然劉馬者雖帝宗也而不臣皆為乘與服御 非萬意也其入蜀也以道其用兵也以却何傷不且是時剂州 物絕貢賦失事民欲挟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

及以計販愚以為孔明即與誤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 與另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結而進

不殺境佩其将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養者也 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循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即為之

蜀不取於先王則必取於操且取蜀可以存漢取之固 無害於義此論甚妙

王世真明

之夫操稱廣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子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 闡栩之失荆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

學工軍能保權之不自至平揮至羽侵其能勝平即勝能孤軍

勝而不可以退是委務敵也俱非所以有荆州之道也當是時 東而深入平不勝其何以退平夫勝而不能退是自能散也不

> 賢于祁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先主不為羽後終是立失策礼明何處不及此且取荆

智而計不及此熟非天也夫政襄禁而因以北掩洛東縣部其 姚·李豪遜之校謀而 四陵回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 聖和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畢德率三萬之來而駐荆聚為不管

接則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悸

親以掩洛縣部其得勝奔

必死正其不得已而隱悉於三從者誠非羽之心也當時操将 下邳之事亦是處此亦甚能失使本德無百口之托吾知羽之 開州報效事公 王士性明

亦以知術堅之報效非需長之得已也知其不得已之心可內 厚觀為将吏盖以非心干雲長之自去即故樣以智術蟲有有 窥據之深故也然使羽不後為操少立尺寸功推亦安能早雖 假義以簡終天下之人必不首失信于亡國之大夫羽盖有

謀率衆以攻據羽從而殺之是及殺劉之将而不思背漢之仇 論聖長天或者徒據其迹以為羽之德標誠厚方青之日本德 紹噴貴之誠是也但議者獨不思以身為雲長當日地平方操 使羽殺民以報操紹亦殺備以謝良是羽収功於曹而假手於 豆智干前而思干後也據亦計之預美以為吾陽部而陰圖之 之取羽於三約也獨難其萬里尋君之一事既灭勉強從之推

史 27-312

使羽當日知玄徳之在紹亦必無曹而奔劉否平白雲長雄厚 是而知羽固不能無伯仁良友之恨也羽亦無如之何矣雖然 于報德于此必有以權其輕重也需長今日之報效無非為他 其後願民既下容書始至利遂咨嗟嘆息拜書告辭悲夫盖至 在曹他月又胡為而去哉是必不復以玄徳為若而後可耳其 是必其為操臣而後可耳此品布所以事董車者雲長今日之 危其若干馬非之功哉向使羽知玄德之在紹而敢於殺其将 日歸劉地耳今來德已對聖矣彼豈不知據之不能一日忘圖 李陵所以不敢歸漢者雲長今日之棄劉他日又胡為而歸哉 失是故慷慨任之而不辭也豆知权功干曹友将假手干紹以 適值其白馬解圖之一事都心固日是可以報曹公脫計而去 攻園白馬據尚不知為來德之謀也羽何知即據縱知之亦必 本型之中亦無有以意示之者而被核兵不動以待和之自敗し之心又何徳振之甚即惜乎羽既不知玄德之縣來四當時 不以告羽耳羽身既久干曹方顕即于玄德之想欲去而無從 車之後十八國文甲紛紛朝里暴敵條忽而至方其進兵報陽 不在羽之左右者誠計之耳羽何以知玄德之在紹即虎字珠 其米隆禮之雖隆遇之雖厚然精數內外防檢出入非其心接 不便玄德存亡之故得通於利雖欲相從於萬里無由也故方 十六二 十五

目忘州圖已之心也不明稱撰用兵彷彿派美使操能為羽亦喷是又徒知樣之不能一日忘圖羽之心而不知操亦不能一何故日雲表不醉也或者又曰使羽當日足以殺據殺之可失他之歸来吾又知羽之不辭也羽必受命而出以示擬之不疑他之歸来这故而辭曰馬之後或可以感動奸雄之心噫使羽知玄

羽即不惜以其身為刺客而易標之一外然據可殺也而不其成樣會在我獨豈區區於曹鵬一醉飽之思而遂失此大計即殺亦非據也許田之權獨尚不忍其憤懣以誅據况乎達節既

我慷慨于古而未管學問故終騰人之口說云能及手其所可悉漢案不立其誰為之属階手盖雲長英雄節于吳也又不忍忿忿以離成剂州之祸忍乎其所不當忍而不奈忍失之此則害長報勃之過而不免於或者之論也卒之其子羽者華容之遇竭赤壁百萬之役以央劉魏之雌雄而羽以

郭邦彦

宝長不知文德在 都處故斬頑良雲長之心白失然黃

鳴呼雲長豈垂涎一壽哥侯為老瞞下哉至其解白馬圖尤 主即當千里相尋此其思所義聽好推開之亦練然繼舌嘆也 死也如百口何故不得已隱忍其間與操設三約且曰一 國国羽乃使張遼進說當此時雲長豆不能下山血戟即不勝 呼論則似矣試遡其顛末有大相戾者方下邳軍債時操以重 中也該者日和委身本德成與玄德相失便宜有必無或不再 馬之役其不料為玄德計亦甚彰明較者也獨計以為其義逆 竟不能舍大尺軀以報玄德碩玄德百口之重方寄於羽羽 文五於地下五亦何蔣并正於為操而輕棄故主其失三也鳴 攻之為臣者及泉其将倘本紹行其為計命殺玄德以謝顏良 辱也何至托身於操其失一也以玄德借紹之衆以修然初西 節煙煙筋壤間一完人即何白馬解園一事持論紛紛十古不 不可名相看玄德與雲長俱奔敗下型両不及領児以撰之校 教其將解其團助操以剪心主之羽翼其失二也主謀其衆以 按漢史用即與曹操相距亦壁工握托斯幹說之降瑜揭日支 福福共之假使蘇張東生能移其意中呢院周即固非二國第 天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因為一行計從 祖成為堤防本德固不知羽在操軍羽亦何由知本德歸紀向 忍恋故主不有所報效何以伸前約脫據而去故一聞白風 流人物且不為奸难所動乃爾知雲長何如人者非所謂其 1 1 聞故 有 Ρĺ

己不能容操何不認於此竟盛曆無及意者昔人所謂奏建四 英雄器恨耳雖然是舉乃曹劉與慶大關也而獨不筆於網白 日華容道上不挟操以婦放虎中原卒使傾頹漢至常為千古 月增光可與秋霜比累無纖毫不帶足以死公者吾獨惜夫後 **宮原大節之室支及出一周郎下輔明主續漢統之艮臣友不** 豆該公之必不為此而出於陳壽之傳訛中鳴呼許田受預獨 相周族马等向操一瞬目此及窺公之心事磊磊落落可與日 依操何一問故主所在即不避艱險而歸沒當與孤弱之支德 使羽果感推羁歷厚原少為動志則白馬解圖之後宜終其身 若作若将吏若三軍靡不相稱錯愕以為一時信續由是五司 石區區江東君臣之相結翰不為蔣幹下羽乃為張遼動也假 玄德用計也為納外炎之內計也奈東筆而議者領曰云云則 為身計也為歸玄德計也為玄德保百口計也為否此身以待 追羽竟得今文德於紹軍妖後知此一役也羽非為推計也非 行五間斬将而出許帶蔡陽董海湖不平據方目為義士而不 之間力幸機會之個逐在展以其写任之み其二将間其重面 **有辭於操作不得有辭於我於是封金解印上書別據十里獨** 物論 欲作漢也是又开華長何死 平大,献主就消献而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哉疾好使天章 十六岁

常也 開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将軍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來字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副而自於養暴而無恩以短取政理數之 関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家釋嚴賴 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豆萬古而猶神也即、 随尼使求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與之師不出樊城而 鳴呼其漢者騙也成職象者權也騙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 而嚴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澄如者川 出刊山安樂之陵與歸命之壁而相後先情哉雖然不以問題 **矋敵也陸賄翼也公批元於前而不處数於腋七軍甫淹六師** 悉管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家至今千有餘年而廟記 張飛麻記 開羽張飛 夕欲奔临方幸此舉以報效即知亦必殺良以一良易 殺夷總或殺備則奈何此皆不知羽與絕也當時刑赴 理此固獨之所熟計者何必以不知為羽鮮也 官以安澳且史稱其寬雅有局量是有因良而殺俗之 玄德之百口傷亦且其心焉網故漢中軍校尉計許官 營品中比數處連點開入以為張原 會子固 壽音 流而

> 度也宣非宜式 高功施於人失其效也又能逐而賜之則其食於関人不得而 高功施於人失其效也又能逐而賜之則其食於関人不得而 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将張鄉相雖於此能破卻軍以安此上可 賜也乃相奧率錢沿其廟舍人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将號惠

諸葛亮

孫惟思

「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無いた」<

也獨謂武侯之治此於燕鄭彼屠齊城令諸侯下失許命孫漢之民歌道遇烈勵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許命孫漢之民歌道遇烈勵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斌武侯共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已将奔走固圉之不服鏈劉寧能越曮縣兵央勝指即是井絡臣将奔走固圉之不服鏈劉寧能越曮縣兵央勝指即是井絡臣将奔走固圉之不服鏈劉寧能越曮縣兵央勝指即是井絡臣将奔及高短於原溪東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史壽以為短於原溪東神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史壽以為短於原溪東神武侯哉得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史壽以為領域於

出為三種而功業不竟者則天之欲亡劉也豈其短以

也當矣當矣

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 慶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徳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 在水可與通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實武可與立而不 的澳人才可與通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 一種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暴請其亮近伊尹之出

諸葛亮

孔明高时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礼明王者 柏油

輸朱

之言耳若陳書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難 佐伊丹之情也管樂之此時主平撥亂經統之志一時自當 ナナナ

自任也伊产往來湯無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無而後伐之王 慶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後則為一己之責同 上不以為叛相太申而後放之後太申而終相之天下不以至 之詩同一隐晦也聘弊三往而後起在獨三顧而後從同一出 具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華而祭充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茶公

專孔明兄弟分事三國國人不以為二勸耶烈伐劉璋而之取

小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倡果何修而得此哉五

人後世不以為食昭和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

預也整馬干腳弗視也 宣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 **耳其背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背看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背為不** 達觀至有一毫富貴之念道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續 夕孔明·蕭然草屋之中皆衣食於耒耜之禁擁膝長屬不求聞 一日伊产村于有華之野非其道也非其我也禄之以天正

载以利其与平

即平生自處而凝於伊月孔明可無愧色

孔明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親大體出師表出而做當 蕭何孔明 王維積明

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不牛流馬出而技正之徒執斤便 而求售是巧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思谷之書習黃石 人物論 十六了 =

之名者皆此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

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劳劳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手

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罷冠而慶流苗衙也故蕭何之役諸格 也似乎無能而能干諸将就干不足而足干諸将彼孔明者有 **劇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 蕭何木疆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

奇而直見其奇其所以奇者不為用也此两公之別與 在製州之水安昌一在成都

頭事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二

史 27-316

已時另實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學歷之逐盛故大之家提及 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 堪獨為之愛情不己乃其思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 央水循恐不及而內有些賊自相乗機胠篋助烧則雖有傍人 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貌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僚左跳右跋 演兵法作八陣成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 柳年鎮在變者盖侯從先主代吳防守江路行管布伍之覆制 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 还见能傳其遺迹至今手慎常放丹過爽門吊水安之宫墓陣 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當下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獨所罕称 也不然審意管勒八陣以緊回奴晋馬隆用八陣以後凉州是 之样去炎運不待間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典亡天也而干載 土者之區午而僅以服南十巴縣之偏方事機既已過精力又 不能洞了盖勝之于多等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干竹城而晚 哲論之極評不復動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版者更論侯推 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禁前 人泉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橋之孟獲天威神等不轉於中原 以製工勢外冠方数內境自億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 一方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即至其故學遺 之化八行六十四苑二人言是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休城

> 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列馬 約知而此願限馬無所表就使往來不載無收者不禁非缺與 圖研除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馬循良事也推 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街道左書日請勇武侯八陣 可忽議今陣圖在數於有和故獨本之記少後東坡之詩四方 邑始至持侯之荒祠次觀遺墨重有威馬謂慎曰之眾繁蒙 境者蓋非獨人愛情を耐り耳威陽朝若大之以進士中皇五 或利平之經旬餘後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真而不可 如故在各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山芝中列之事的高三尺都若 熟路石藝属個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艺不泯其迹期候之地而 礼明数年不死則此圖復在中原矣據懿董何為哉天

孔明 之所废人如之何 程敏政

可圖也不明之物意如此後之為讓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 及此于日非也代异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 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未足以 或日昭烈伐其乃千古之失策而礼明畧無一字之諫當時武 **相江東山歷三世國陵而民所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接而不** 人特未之知其何以知此明之諫礼明之初語即例曰孫權

孔明討五獲七縱而七擒之說者謂其释男魏二國販而有祭 也正言難入說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况昭烈子 之智不建正矣日非也孔明害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思其人 益而接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作漢宣 所以與漢之策盖蓋定於草屬三顧空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荆 初意失又日益州天府之地劉璋閣務将軍既帝室之胃若跨 為还標之資亦壁之形雖幸得其平而終不能守盖非孔明之 也使我明處此盖必有一克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安舍之以去及 明之言曰荆州用武之形。其王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 敗于孫權其熟債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托孤之際乃会権行 之訴課製取成都難得瑜而理不直文非孔明之初意莫孔明 能盡用者故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盖所謂十不一試者也礼 於孔明曾有魚水之喻矣即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 恨謀之不城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手曰昭烈之 **有荆益漢室可與矣使礼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 不意必礼明之該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始 不過子曰孔明常旨嘆法孝直在公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 評 摘玉布 亦有相違而不相信任者惟程公能推見其至隱 礼明之遇玄德公人以為魚水之飲矣不知君臣之間 1 劉朝戰明

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椎耳而り謂勇若孟貞捷若廣息靡若而今之人懷庁善有寸數轍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主言而不冤其實則未有不指鶻以為鳳視王而石之者昔日其言而不冤其實則未有不指鶻以為鳳視王而石之者昔日其言而不冤其實則未有不指鶻以為鳳視王而石之者昔日其言以為愈於禹原視王而石之者昔日

心事瞭然矣

七級擒以伏蛮夷之心伐蠻夷以為北伐之地諸夷之

定益而國之南平夷屬此討魏城虎視龍縣直欲泥一四海而 命去漢义失魏吳皆巴立國而昭烈福福呈皇于其間特一旅 勢皆易為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目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 國数年而後管樂為之将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為實 復四百年之宗社此僧樂斷隍而城之以外灰而燃之也若管 王樓及之聚樂因齊洛王之存亂也而被其七十餘城此其時 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傳或少为馬夫於桓燕昭皆已定其 樂則循增城四城火焰耳且造成不雄于曹操田軍智力不強 才禁實管樂之是而其道德則伊傅之倚也以余觀之其子樂 其出師二表於伊訓或命相表東而世乃有祈東論之日孔明 呂而失漸曹文数百年至宋之諳儒亦謂出處近於伊尹文謂 事謂其情論之世也失後数百年主用之柱子美乃謂其見伊 河動業楊于天下人名皇子後世子是郭中謂其有瑜管曼康 管伸樂毅人固謂其ナ言を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将相宰山 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則方其躬耕南陽之時皆自此 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文謂不如團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 即步信者尾生文間漢廷群五者保軍部市 智司馬慶之屬武 官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考世耳孔子大成至即 八耳其時勢皆不可為而孔明以盖世之雄才儒客乃為政利 司馬懿也管不能責赶僭王之罪而礼明能指稱為賊隊

欲以一時之野譽為前却可平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侯聖人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其實失神管仲 曾西之所盖此者也而孔明乃自此之雖之非故而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于而祗行立多頗以中國死猶美

評 論孔明者無踰此篇千古之

孙明自比管樂 為孔明者無喻此篇千古之定案也

明

時未可為而君子必欲為之有不可與俗人言者以不可與俗

其辭妄產昂抑以和其歌優一不得當即喋喋然擇議於是實實後意徐瑾君而酬之便後有智者出則必能吾諒如或徒盡勲乃時謬不然而此志磊隗誰則能漿故此古之嘗為此者降抢先憂詎不欲一出其身為天下試予以與後勘定建格天之人言者而姑取古之似以自况此殆難以其偷攝也夫君子去

鵬竊命五合六聚矯據以僥捷惟問抱膝既心緊而且管之顧 以王佐之才而屑於自此此其故可知失彼見夫漢獻不綱老 您對非史義之該也少有志者且有不看仍接王佐之才者乎 子之忘始不白於天下蓋至於君子之去不白于天下則又美 烈在馬、沒軍唐室里諸浩之遺蹟存馬齊厥與耶有盟後之意 膽天下誰可以此言告者獨遐思古昔召陵蔡丘笑敢仲之餘 節以仕燕非待聘之正也逆如之為多設推謀報風之書猶含 何如人哉為怯非好節也遁逃非美名也脱魯四以相齊假魏 君子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至所自北乃屑城子管樂天管樂 大光明旅源發品恩然於言表愚每讀至此未告不色勃打溢 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目落泊明志當静致遠又日開誠心布 至就也木牛流馬之制其巧通靈其用便捷至神也八陣之圖 **加二子能成與後交功吾今獨不得是君而佐之乃借以自然** 府衙乎其言想見其照居所求當亦不在伊傳下故二表所陳 之際華也不獨真有揭日月照就坤方属伊傳且嘗曰吾心如 買於喋喋者哉孔明自比管樂書将執是論馬度智者其有取 分列部署上合天文下合地理主要也思則謂猶其小耳出處 公道又曰臣死之日不使原有餘栗庫有餘易是涵養完粹正 丁世管有孔明有作必異有言必常如出師二表直規恢之名

有項目語難之氣彼盖傳音之下亦思這於一級立真慕家於一門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一門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何渭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何渭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何渭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何潤上之規重成得星之精告問逐便黃皓以好乃盡君養於以驗養政為嘗蕭之亞匹又何監也傳曰蚖式坑式惡略大龍史若賴以為嘗蕭之亞匹又何監也傳曰蚖式坑式惡略大龍史若賴以為嘗蕭之亞四又何監也傳到大坑式惡略大龍史若賴以為嘗蕭之亞四人何監也傳到大坑式惡略大龍史者賴以為嘗蕭之亞四人何監也得到於大坑不過,其一人打部

超道徐展 一方晋宋二百亦竟聚忍是何天幸之難逢而其难之多蹇哉故曰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有以也失 許 得或侯心事而詞凄然 評 得或侯心事而詞凄然

世以更康 包則善母以全城康則兼劉而於母談者率皆也而始有守邊西而鮮聖賢其母以文城徐庶在 漢德而曹操獲其

史 27-320

軻者文相感曾公故塩假抗悲歌殆亦欲與平原之甲以洗腥

毋也立法固欲禄養以通其無所解之至情而部意夫屠奉中 則定諸理而以矣理定於所勝則安常可也復變可也也之即 有無所解之至情自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太義必不得已而去 此三子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二日父子白君臣自父子則 思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亂而謀我也况 起母阻來路子其原本中起而母阻來路也則命也無若己 如劉之勢而又可以無我者哉以謀則若亮若統以勇則者羽 忠不死於當賊以累其母死干忠忠也死於忠而母有光爲且 **若飛劉可以無展而度不可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 軍之稱則非臣也而母則却也予則子也其心固不得依據而 奉成命若也軍之所處亦審失若無也草莽之遇則非君也将 君两無完策等死耳冊死於義不死於惧禍以誣其子子死于 身降之則是身已係諸敵不為之謀則死於廣為之謀則死于 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或 無透西則無邊無過則天下清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 事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况夫職守過西而邊陲侍之以為陽 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權諸母其親也有物而已失其死也有 為君臣則致身之業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時則母不得以於 既後思謂二子文事不同要於其當即以當者之時也委有而 公者也庶而不去則王陵矣废之遇近於陵而陵之處不若度

可以死去 管子之婦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展以孝若母者 同道而三母皆形後母白善事旗正屯母日母馬忠素康母則 之此非通論未可以生名實也若陵者又不足該失失三子不 而死名者将置力馬進展也退電也則全生以亡國者将奔走 無克徹底不事美殊途而同帰者也若進包也退底也則食天 **包難論變者當及身屬於心諒求其無愧於理斯已失則是前** 原二年是班則通近於进而展近於順充三十之遇則廣易而 我母曹則曹母不曹則劉展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 道文心也天中之事歌與二岳之母者君之中也而更之母命 者也是事之母也不相差則母者被之則是在其母全五五名 月前書東軍歌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首或之仲权正 應統推好人流經學也謹一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 小不能自遠其心者固非絕視以奔命者比也若康也進退立 評 且比于古國的議僚李華思用主要不完設大抵太正之事 漢後王 程郭之傳便耶 神大下逐野王也到獨一姓成都教育東省化電影王為 獨為越首洗完獄首死不恨矣 十九歩 陳 壽音

餘僅處海中之一勾猶得易置其将吏而操殺其生殺丞相姓 我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證案中起在婚公不能免於孺子佐行 吳彪魏蹇衣而與岷山漢水之傍西家添而用謎方思得其問 魏之放國而前後江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 小是大帝前時太子才十七耳以氧氧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祖 其所以訓尊太子者非三代伊吕之三的不敢出即蘇将軍而 原而 髮為白也其誰能及命之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 文鐵馬之間乃其馬楊訓子即朱儒在花谈論推應各增展差 惟德可以服人夫帝問関百數日與武夫老事半鎖帶肉子全 雄飲根が有子九京之下而氣不行便何敢望于區區之後主英雄之後舞管者古輕如原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梗茶 而獨今官任之也語云天之所與谁能嚴之天之所废誰能即 念能禁後王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 八不能免于未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子不然以夜即扶 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該 官的逐之在麻矣立若曹丕吐雕器之執受孫死辨風天之 非緊緊之蛋龍則相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異 ~後主之下天也非人也昭烈石雄才少好語事品就他事即 侯澹泊明志少伏林下本鹿門羅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 爾雷內自的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吾小而那為又日准賢 † 3

卯金刀手采木果公曰喜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口魏以不 年而又委其尾子若續着紀中山靖王之為屈指先後主文幾 孝文夏和之報武帝好發之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義二 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楊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 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的皓亡非 瑞黃皓此不過掃除委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忘奉田在盟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 臣交權而難十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 水相而因信水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然不 難于丞相之用後王而難于後王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命之后 談笑子博組之上而從容指麾子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 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 獨日得以維勢其手足丞相殁而若來若名若痛若維猶得終 盖数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看下不是進不疑胡退不定尾指讓 慶後就當於其常不敢自裁而日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 一百矣耳有死生死有各後國祚之数有盈有虚天豈能常在 名及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十么麼刀歸之 好東吳雄敗續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日以問丞相 不敢自我而口以問丞相就當是史就當悉軍就當大尉就當 上而積薪老成之上平方帝路祥以來內外官府一 切機務帝 FI

姜伯約後至之誤不先入其罪哉故佯整怪喜以示其間卻正 如機係雜点不能在影而無益十事况除如昭賊如充馬事知 信度者故國前弱至於以天方令秦平海内魏雖得刑御之徒 種是語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音先主聞雷失著而今後 興既說為間夫嗟乎此非帝之間也彼見亡國之**君軍身人手** 與而放不妄降審非良史循然稱之帝誠天下之野主也有如 開雖百都文其如漢何或以魏作對技安樂公喜映自若諸臣 天不去漢則以此地能之列港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陽萬大莫 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重成學 錢倡像被錦格桐焦于聚下在生持乎首續天下事幸不幸動 臣再之成功間外者与常人以奇計勝哉准隆不聖而後 王亦做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凡上之肉喷氣推得層故有種 小察教以西非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 相陸考夫之忠誠特天下而不足劉黃丁弟李廣不侯李支斯 俗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下也雖以岳武穆之更多文本 **与花子鳴呼此可以論後主失天之典也難以始里之都聚都** 評 難 上土世界 先主日嗣子可輔則輔之不然君可自取讀此是為後 三五 准明

明驗與當度之類以走卒五千横行匈奴中計誠状而卒甘心 其計之未必可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之敗非 正見則不用其計者直恐其横戈及唯也嗚呼疾幾近之矣 日死有及相孔明知之早故他日報門之星方前而叛漢之謀 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而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式或 馬原為天下失非故之智要成于魏延而兵行危道直獲禍政 敗不足惟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馬此 要城以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 城不八日面司馬克其無都昭之守陳倉歷数旬而孔明穿於 意也其率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也然孟達之友新 常處大萬全之地也與大其由問道而態長安不過出其所不 與四千等時我而何孔明之不用也隱此固孔明謀事之局而 沙丁午橋西保養而西與水和會子奉甲、彼其計量不謂奇而 取余號發手而破形在縣姚輕騎而就影應之帳本南平夜潭而 料達者而料理先為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失又不飲粮 記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 熱州之城今延欲持数十之於入無人之培出福中循為格 評, 奇剧未必成友形亦可恨思深改礼明乎 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 十六卷 二六

湛而 已是時御文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 死守未必遇 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于傅金諸事膽父子及北地王 爾威二帝神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家熊周諸人反輕以 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鳴呼略尚雖死其思烈之屋至今團七 能冒犯鋒及視死如縣雖其管盾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此 有生氣被為臣不忠而倉生者視聽尚事無愧子· 則知春秋乾時之戦雖敗猶荣而討賊之素無 来維身都将相丧師慶境黃皓龍冠一 百然私慈之來若直國賊而不問難可苟安循為深耻明平此 美維 本子有云治大國者循京小鮮児於區區養爾而可發援于 也美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既衆野旅明断不周終致殖繁 不单是以邊境無慮和家和一然循末益治小之宜居静之理 蔣東方整有威重電衛官落而博愛感承諸事之成魏因循而 京北房果代號進寸退及而用去不見當時智識之士如葉用 · 國子威其視聽同死社稷之言與天哭唱烈之廟而死之節 物論 化董皆為之隱受然編目無段辨何也用兵以討響戚固非 作假提管時際形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 **地里認識者階諸事尚** 地地王港諸葛明訪葛尚 千八 生 時於民誤國漢作顛覆 徐元黨和 尹北等 一日而可忘星

1 1 1	人力分离下。 大文本	孫百世之論雖亡猶存	評 入蜀者昭烈諸專公	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	曾大乘之不若嗚呼甚雖
al «	Frime	存	之紫而死蜀者耶烈諸事	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	死亡を三王今県と循有生
1.7			公子	失	飛権之

姓怪無者並不以資高明之實而不免甲獨之累居常安之势 答之日夫日極由乎交分出朋起於打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 要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 區域是以臨表發而後悲視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 既然蒙見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 人物 之其今乃棄其故居官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 价後經理使斯民後見漢官威儀之盛度可以塞臣子枚若公 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失洛邑宗廟所在不幸發致虚 自華早堂就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荆棘中未開軍旅行動王艺 规 元康八年機如以董即出補者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 上今人物論第十七卷 內流世典難之智而受困魏閥之下已而格平上下 而然要傾離之惠放平夫以起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 今年車為還洛陽旗好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今諸便而門 魏武吊文 曹振 À 市在洛勝則循為共主遷帝於許則将玩弄於掌股中 無君之罪信不容誅 ł 前中 班 學 生 陸 機會

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二國志及文選示其乃理會武帝遺令也 為若乃藝情界於外物冊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平於 以勿違不其兩傷平悉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馬七者可以勿求存者可 學作發組賣也吾歷官所得殺皆著藏中吾餘衣表可別為 纏帳 朝晡上脯精之属月朝十五日輕而帳作效汝等時時登 **九城劉氏謂馬求卿曰温公退居洛一** 走逐情憑而獻吊云爾 卸後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舎中無所為 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好妓人者者銅雀於草堂上施八尺林梅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写言 無餘而得平亡者無存然而城變房闥之內網樣家人之務則 以累汝因泣下傷我囊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乎盡者 降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公然大過也 之大光於四大者野中東不之土雄心推於弱情比圖終於 不當效也等乎達人之謹言矣持婚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聚之怪類 岸平觀其所以顧命家嗣此謀四子經國之 墨取意 衰志長等因於短日遠跡類於促路噴出特替史之具關景於 四曹公平生数至此盡故臨死菩語 日語其曰昨夕看 司馬光

智耳以予觀之據且足以言智哉樣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夫幸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目找但多 也夫據之國张編於稱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由豐管兩該東紹 以襲許矣其拒絕於官渡也孫策又管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 弘奉以出特人 來將擊為植也備又當勘別表以東許矣使三千之計一行 亦以為西至一盖皆以意也撰之有人多矣恐人報也故先揚 因以思视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即校自梳歌野寫至尺 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虚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其 窥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成其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 非温公誠高不能至此曰以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請 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以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此久思 日禅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吳以天下胎子 優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許蓋無一語及神代之事其意若 提紧要言語傳屬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與今也公日不然此乃操之後意也還令者世所謂遠屬也以 之事有大於禅代者平令操之遗令諄辞一日言下至分香賣 訴 後此六 曹操生死心事盡為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道令之意亦楊此聲以 程敏政

操首配漢則不可據當嚴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比面竊 一行布諸門操剪城交技民科安報謂操乗配而包既心則可謂 安漢之號以標其墓說者調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 神器漢之既非操首乎佻於常侍煽以黄巾烈於千里草療於 殿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既涯至魏而或乎思曾放定曹氏父 十於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界葵身為大臣首既人國故墓 操以姦丕之墓萬世人人得而討之無谷喙矣古今墓迹之賊 特所謂穿衛之雄耳為足以言智 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無之幸勝為免 然則明知敵東不能起為之所而况於出奇制勝者就無之危 盖屋美而循以多智自說吾誰欺手古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 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馬能保其必勝我是大不然方 開羽之取養攻桓也撰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徒都以避其鋒節 之非天幸可兵或曰操雖虚國遠征亦必有居中之臣的此之 據之敗亡直待旋運而表副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四 共外不保其元格温不昌其能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女 仲謀納案未幾梅庸登廢透殖家問而丕植之文灼緣千古 物論 十七卷 理子章

丁平不畏名義如另茶格温者也暴进之罪不無從末城獨安

巴燼山陽猶實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

舉而名之曰慈呼鳴甚矣當歐帝時並李壁魔拉然上崩海內 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真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 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子之乎 題不發一號司馬公是非最公帝親繼漢昭然簡冊使標果 雖劇盗猶未行也天益有以權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難容相 之智且文天干操之不暴而昌之也或曰操暴以心不衰以迹 狼其皆孤其能屬緣忠語敖嚴儀節至於紙后厚主而後已與 曷不修諸葛之政将之以忠純推陷原清离字真义人心而無 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春秋珠心操為首賊嗟乎行盗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 曹騎分香賣侵之許可節為其平合以思孝大節不為而其為 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 总漢也則漢人心面報漢德魏也則親不亦明白坦遂打而節 大子今尚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為親矣既除奔而又陽卻之日 食前史至規於未曾不惡其巧而情其拙也身在漢而相之挟 **悬逆故司馬氏父子之姦天惡丕之恭而奪之也丕兄弟父子** 曹操 調稍從未城則可耳 + 2 40 足言也否所情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掉

劉放察資論 劉 然際資論 劉 恩明 成於桓玄還也失之事而後奉之音無裕已不柱矣寒候之私,如此可以已乎去不害山陽公裕害寒陵王其後為之亡也亦如此可以已乎去不害山陽公裕害寒陵王其後為之亡也亦如此可以已乎去不害山陽公裕害寒陵王其後為之亡也亦如此可以已乎去不害山陽公格害寒陵王其後為之亡也亦如此可以已至我是不知,

武備為彼者枚此使不當時終臣節盡父短外召玄德孔明其

如能然平荀彧質達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管失也一見深賞之分子以標之雄情沉鸷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参宗非明名勢縣而能辨表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郭下群材可不翻鎖去放資並以竒謀秘計內典機要外線軍國於時兵爭方補強弱

任腹心更歷三世益簡影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用而從容這膝受人物論 十七卷

水が付以格大學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如近 及其所序沉自客随世無所取會故至謂景物之際末命各度 是寫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禄或過骨鯁似乏便剛 是寫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禄或過骨鯁似乏便剛 器災此豈恐特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芥卒薦建之 群立以雙臣相遇觀亮之論以恩倖見點甚哉君子之於進 為於が付以格大學能雖天之所被宗祖常知之際末命各度 即以上,以其一人。

穴墙費櫃多得金王已復不與同菜得不為益乎 無以濟其所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也 中野以下道無求偽智差有所研缺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 聞公不能平以致於处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者識之未完或以 之事就功學欲效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平等之教公 荀丈若為魏振盡策取兖州北之高光不亲関中河内官瘦不 盖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可全結者也大以衛賜之賢二說而斃兩周彼非涉於仁而欲 用之議以致非命宣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過塞或過矣帝以為 私可為墨矣 旬末若之於事公則淺高帝之子房也並限建九錫文者不欲 令選許比楚漢成星凡爲器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 自逐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有若乃越河冀問 以從事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畧以急國難豈云因即 盖有全必有畏斯又功之不非者也方時運之屯連非雄 義以就建正之洪乎誠仁為已任期紀人於倉卒也及阻策 東西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末者之心也末者始從事公於由 前或 ¢ -- 十七卷 蘇敷泉 杫 牧唐 物論 評

THE PARTY OF THE PROPERTY OF THE PARTY OF TH

房之比不以醒悟而栖栖其幕下為之效讓蓋井心馬則是願 必吾之一言何找雖然老購滿敗無容家炎獨怪文者聞樂子 关不然古謀臣京士紛不可枚数也而必顧嗣於子房比偷係 熱非或伊誰是放一接而站喜之甚揚詞之深司馬之命且下 於任或之始矣想操心以帝嚴不網是即亡春子要而文若奇 才智計度光於子房策暴也吾将以與漢高皇之駿業佐命元 改議馬或何人斯乃吸然以是擬之完完此操之逆節已草甲 於困急之中者效夫故南祖配庸福稱為三條而後世遊之無 此則曹公之聽而非末者之過也 疑而不予弘方是時中原客定中外之望属於曹公矣雖不加 小致其等各以機或群雄固以帝王之益許之矣 直其晚期後 丁房起布衣徒埃以三寸古為帝者师治縣松計轉敗為成出 及数年之頃以致文者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方涕 力事之嫌人懷不忍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處要 九鍋天下不歸曹氏而安往文者之意以為胡而取之則我有 /必得而免軍奪之累此文者之本心情乎曹公志於遠得不 处非死漢也盡之矣 文者從曹志已在曹曹不為漢文者立不知即九智之 丁七巻 汪道是

然决一死明志而已而執知董孤齊太史且執商而随主後也 子而謂其他據随於不知也即置百家其何說之辭 獨一文者也向悲礼文奉楊德祖諸人不得其死乃今親之 然後棒法於心謂曹氏非人夫吾失所從矣居家何以對祖父 鮮有其傷而初不評之月旦也故日諄諄馬以大客大德太義 志干天下者也始病于智而然不得成其比也夫丈弟人龍子 何及我又看身在曹氏左右幾年矣曹氏東征西前沒有一日 君子之死已脫矣我奈何又死于二君子之後平吁文者悔之 馬中惜北曹氏挟漢天子以招樣四方一時名士從曹氏者不 入朝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群後世口舌耶于是快 獨怪其不當以此医後之業望之曹氏也彼徒見其其雄大名 南其乃祖乃父皆為當世家傑調其全無輔漢之志乎不然矣 面察此萬世春秋斧蛾也余採二家之論而察其本文者非無 以免君子悲之目前或死漢室而或者數之老奏朝直以此 有文书翩翩濁世之名流也為曹氏縣臣定天下半而卒飲藥 說陳於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末上為解以愚一時羽墓之士 中無大大學里五十矣一旦更事氏有限而死乃欲 則文者之里曹氏術中久矣至之九錫之受然謀始露文者 前或死洪室 · 本者有知當後愧处 1 1 ı, 陳明明 ÷. 'n,

> 有以寒之也蘇于日前文者聖人之徒其才以張子房道似伯 不與者也後也若子及飲計費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因 此疑且不日即县而終其世損為漢臣則未必非文若之一死 也已矣區區 之不足以成功松為天下突矣文者嬰兒不為此也然則為文 其後且種種矣又當氏所親信當夷吾張十房也去而何之去 城省何如听文者而方從曹氏可去也非曹氏重臣可去也彼 或日赤壁之數容竭方張文若知不得為瀕死益從二氏輔以 佐介元執义者三公矣向日所從事民之意謂何葉此成功不 不可謂無據獨不念曹氏令日受九歲明日無受神壇有民為 丁天下日我為漢死其就信之此文者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 圣而規取死後之餘名盖足潤枯骨哉文者之 悲能不出此矣 石者宜何如日不能擇所轉于始及其不可輸也亦未如之何 人開雖然非楊雄比也後数十年而行為有王猛干前民為近 及則吾不敢信也文者者志似管仲而才不述心似名忽而道 操之差就直待九鍋而後見数后及皇子或豈不聞的 一先指勝子華歌黃湖諸人也况以操之重逐演 +

中志以管仲而不不達心以不忽而追未聞

朱儒朱老亭楊亀山街深罪之是鏡文者之思者

施過至於長暖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先乎予於是知親之 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序理然後跌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 灰既睦事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據以雄許智 餘悲始處危疑之際者平于於是知魏之不競夫先王之建國 下讀植詩主瑟調怨歌贈白馬浮洋等篇 觀水武審樂等奉 刀盗取神器不庸父業逼禅據草乃不趙時改行效重本敦芳 不曾不泫然出涕也、只晓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情切而有 心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於餘奪儲特及掌耳而乃縱酒刻晦 一計而以周剪枝幹委心異族有第如植俾之危疑禁題親事 的巴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日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

孤春而礼其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于 為扶蘇我而奉城季礼藏而身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九将以 馬氏者歐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情問麼疾以死而或以 讓而猶東曲其白君迫殺引至今等且之於死巧之歌令人惨 獨怪據之能生植馬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魚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不曾撫奏** 食以爲名言其又日取解者田族分母者趙那意若暗指司 及讀不之於兄弟誠薄矣死了此魏之所以為魏也夫按植 則日干於是知魏之不競二則日干於是知魏之不 也而恭者後籍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發孔文奉矣孫於 材能衆美又烏用書院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 将推此而廣耳音觀自曹魏以来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惠而殺 太衣乎夫以院不宜殺昭昭然不及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 譬彼妃矣将若何智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 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或彼壬人皆日 实於理矣或必有党之之前被壬人皆曰爱天下無材耶曾不 有悔志書無後之者發用是謂中實怨哉失賢能不能無過有 然猶輕殺村能以是末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 史新軍院以恃能嚴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陀術冒之 不能逐其志直可恨諸亦可惜諸原夫又之書于刑也是使後 倉部病且如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噗吃呼以操之明暴見發 命係爲宜議能以宥曹公日東天下無此風華即逐格竟院至 **集翻何如而孔影亦以應素山殺孝廉自譬仲奉近霸者文惠** 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前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 《龍三則写此魏之所以為魏也皆也之故也未則曰魏 之不能用植固亦天素之美不若親植魏未可量故曰 天也文跌岩百出奇矣奇矣 剧禹錫書

歌寫經言以文好假聖人以欺世耳 世名教之罪人也網目去其舊文而以自稱書今後其舊而加 目不爲此舉世之權姦逐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 與野子院已實事之而謂之福持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 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循充舜之所以承天意以 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堂 其子目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權懲之事 名以文飾其惡動進避讓至于再三登增燒於曲盡儀文顧謂 沙面天極之不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逐故假禪代之 位於禹盖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眼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 嗚呼此後世權姦過,若暴國之始昔者帝竟禪位於奪帝學福 以通之一辟盖不殁其實所以者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 李其國家者接踵於天下不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 太帝天質义源下筆成章悔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 里屬以公平之該遇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野主何遠之有 評 何及矣 是借華吃為喻戒残暴之君忍害也良者後雖有條係 おりる 4 * 陳 毒質 Î. 1 事土

也昭之官錐草濟之官雖里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以有 欺世追訴令亦以昭誅書之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母為姦臣所 魏主髦之被弑司馬昭買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弑之以 時之之·心濟且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為人 欺也盖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物不以青暖而有異 前式捏議而揮逐享封大國作省干晋比之山陽班龍有加馬 流也然輕躁念肆自蹈大禍東留王孝已南面輔辛統政仰遠 異誅夷齊王偕位高青公才慧風成好問尚辭盖亦文帝之風 然情緊私愛無養嬰孩得以大器託付不專必答枝族終於事 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帝者斯不易之常事也明帝不能 古者以天下為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樂 舜禹受禪自比逐開後世亂臣賊子情亂之原為萬代首惡悲 五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然其墓澳之時妄以 文強識講論經理侃侃忘疲干時蜀瀬北伐派氏爭強末帝優 之部一此論大有裨世教曹父子姦雄肺肝如見 不前雅好文學以者述為務當作呈見几千餘篇下筆成章應 曹方曹髦曹梅 ÍI. 南宮靖一 壽 源

使大權隔據社稷無衛悲夫 夫恃強凌弱奪人士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毁人宗廟使不得奉 **把鍾文設謀動衆战民鋒銷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岩** 果討賊不幸天不林漢逆賊通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 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也思者昭烈君臣問関隨蜀仗 親明帝沉殺好断侵禮大臣開谷善直錐犯頹極諫無所推我 **乔共族然後如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城漢之罪矣** 其人君之量如此其常也然不思建德重風不固維城之基至 **營格之達散其始疾手** 四海分崩不先車偷顕祖闡拓洪基而遷追秦皇漢武官館是 明帝况教断議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志異為于時百姓形奏 評 人之智力為之打 鍾會卸艾 曹献 吕紫害開公未受封而逐士鍾御城漢祀未受質而赤 族天道昭昭其可畏於讀之楊然 無罪有惡昭亦何辭實充成濟狗熟何論打 尹起華 猻 敗北是以其後有畏弱如鹿之說然竟将其果有大過人者而 司馬用兵如神美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克交鋒動轍 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為遵為格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 之路幹自知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就當道之罷此易道保身者 節也有日位被者與輕豪者亡有曰謹則衰多益寡社則非禮 正以成敗論人若壽華者非一可屬獎哉 你再乃以将唇非亮所長髮之則其妄建就評不攻而自破多 不復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遵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 為京房為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衙不可不慎也 八物論 無大過二人其頗得夫遵之十室惟以忠孝教人而輅之動何 漢之嚴連魏之管幹豈可以析士目之即孔子謂學易其可以 獨子雲所謂含其外猴而謂人外猴耶 石取富貴為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置非 許、誕雖不及乳明一點思義亦自可質 管輅 司馬懿

京事氏兄弟三人比於三国才氣難不相類然孔明之下蓮即 弱蜀得龍吳得原觀得狗為斯言者必買尤之徒自以審國統 與亦人豪也輕當司馬昭衛獨之時在東充之就起兵討之事 **興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凛然大丈夫平世俗乃以是替之**

臣於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為權義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此

T

烈人 俊矣 仲達用好如神謀無再計也顧衣長蜀如馬之議婦人巾帽之 五日東漢董卓之交家禁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表南到品皆丹 詞矣足以割有習作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盖自有 在建戰伸達持里不應以老其師而求東其獎故被濺可也被 我而功業不死本以輕敵逐頑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 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此也而權母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 於武供府猛銳冠世寬可取異志陵中直然皆輕佻果頭問身 見也干亦曰以是非論則礼明干載之家熊以成敗論則伊達 戶可也而不管然憤怒之師書日必百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 起於區區之下都看以除卓雖卓亦為怪而避之惜乎三失大 其姦豪之安東因時東變以降所欲獨無里激於忠勇後被特 然堅身學剛毅孤微發遊道直然自山陵杜塞有忠壮之列軍 學前安受馬者員其法儒之具情耶例去非以為完之行軍利 世之英雄 採堅 孫堅孫第 伯速自非礼明敢去非之論為仲達釋輸耳軍明不免 渭濱之也懿将何以為眾刑 1.4 何去非朱 陳 奔 9

天下其騎家不武非托身之主也里已聽卓而脩後洛陽之發 感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教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表已 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洛陽 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為惟不能而有附必其德 天子西引入開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義 各得楊上将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慶之則其取卓易於及掌 北而堅獨以其兵超之合戰馬人大破其軍泉其或将卓深雪 聚合數萬然無敢先簽以向卓者衙曾公與其偏将遇遂以敗 天下畏之秦紹曹公相與歌血而起者几十一将皆權提州郡 於職旅之中以為已管遂以騎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 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逐棄去而表術均以起而收 数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務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 **聰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持黃祖卒項其多於東漢之問紙** 東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友所徒應籍世資以役 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慎懼遂殘污洛陽初持 何使緊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奇勝軍事者皆列甄與馬便 人物 渝 整平命一偏将西超武関以震三輔身扼成皇而定軍洛迎天 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逐機之以治軍 下乃造废心話堅和親令疏其子第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さ 天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展事而三失随之則其去功**業 十七月

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荆州明年受魏之封 主其他如程普黃盖井學凌統諸将皆江東虎臣為孫氏之所 北矣其後為善不然受表術所使以學圖表本斃於矢下不死 當時鮮及親土道温数卓不許和親派掃陵後平塞簽掘可謂 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共於江東被張角誅區呈勇禁刑果 厚待赤壁之役决志定策以推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亦 有勾践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逐諸葛蓮步 於動王而死於助禁情哉孫策以居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 **月荆楊淳于南海傳來数兼宜矣惜乎見業不明守節不堅今** 輕躁好殺卒頑其身孫權籍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計盖 人物論 重併江東如抬芥着師宿将狼俱失據開地千里真前才也然 漢祚之存立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共割據 行保一隅幸也 母美王不能計賊而 中心於即賊不能仗暴而 中心為不養其 天之為國白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 以爲股肱有日範未然以為瓜牙有周瑜魯爾日家以為洪 評一三為孫堅策甚當事幾特欲陽交董里而陰圖之恐合 孫權 **五次卓者未必不以之攻堅也天又可愿** ナビタ 南宫靖 壽 宋 之可圖烈知所以與之矣 人粉論 漢賊也與

取中原與後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乃尚且自圖耳心臣 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継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城以 權籍父兄餘烈而得諸益後之輔故能摧破勃敵成門時之生 規其類人以為愛喜豊儲虧為賄賂惟恐失色則那貞目擊至 歷八受照徐盛耻之國有人馬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答 保江東也若将是越之聚三江之因施施然家安朝夕而不死 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公子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 江表成丹崎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至蘇末年彌以滋甚 孫權屈身及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際矣故能自標 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此文公先生所以謂其旨 遠岡川天限雖廣一董可航耳魏使稍日草大張昭青之吴主 洛西取巴蜀固非吴所能辨徐盛之言不亦恭乎夫有志於上 後葉炭運送至獲國未必不由此也 至於說說於行能嗣廢斃宣所謂贻厥孫訴以強望子者哉其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威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 孫權原無遠志得二三臣以保江東足矣 十七卷 胡 寅宋

易以從而操心揮之故操之不敢偃然稱帝者以有蜀在也其 與吴也关居 江東籍父儿奏世之皆而謀臣将士可與曹抗蜀 者始不能為吾提蓄疑敗謀事之思也好以而成八之善也審 為危急存亡之秋乎凡國破戒非監兵不利戰不善病在無断 機振策則樹茶而立功懦弱無斷則数身而問國况敵方壓境 所以不敢遇剪平蜀者以吴高之黨也成吳則可以得志於蜀 势不患吴而其起事則正以王室之宵扶大義於天下天下客 步之音芝及群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當是時其所為敵者蜀 無平其間扶大子令諸侯由延漢再處視中原隱然有政王改 無衛則玩賊玩賊則 長敵之過也志立則氣奮氣奮則事可奉而天下之禁然突然 便言迎操用是拒操大破之嗚呼天下之事患於志之不立而 張昭等勘迎降周瑜不可謀拒之權乃枝刀斫案誓諸将無 校漢史曹操治水軍八十萬茶會獵於吴吴人震响失色天女 **到士則人不敢後立漢微而遂可馳跨乎天下此操之本意也** 十里之草蔓延天下於時豪傑立起操以奸雄之管等看之知 今男不得而断漢自帝獻不君正網解知孫園之馬再好其音 孫權枝刀研案 權肯助劉老職未必能得志借哉 失機破威之道也故非大智不得而謀非 所與同個福也是人 蔡茂春

.1

見所以圖蜀而天之存亡亦蜀之

不如我将如討逆之所料矣雖然此姑就權論之耳而以君子頼有此也不無舉江東之衆快機於两陳之間與天下手貨鄉 兵皆陳有也使推有天下之大智則當斜率義旅掃除好壁新 之道律之則未也分莫大於君臣事莫大於忠義推之土地田 走之謀昭烈虚樊口之望操兵一入則江東為俘矣噫權亦幸 者手三軍之士敢二心乎不然人情海沟群疑滿腹黃盖無棒 华而王之皆祈察定之也氣奮而志斷謀俠而事定權其知樂 許路三吴不臣於魏人二喬不與於銅雀民分之業割天下 聴之與佛合兵併力樣被赤壁一火操兵失利使疆土不藉於 天下折而入於操而漢亡矣以天下一大機也幸而瑜言之權 天下鄭士則必有封鄭者出而周室固存也吳非鄉比吴七則 楚莊王伐鄭鄭伯內祖華羊以迎雖若可爲者然鄭非有開於 清王至祠敷振軌立齊桓晋文之業可也會其勇為卯金先征 當計新當膽如會稽之複可也顧乃計不出此而送迎之可至 當其時集矣之兵雖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不勝一敗全地猶 可迎之手夫孫氏與曹同舉事於靈獻之際盖兄弟之國也 共長江之險張昭建迎降之議則失計甚矣嗚呼操何人也而 旗無東下至震响失色則其氣已為老職先聲所存至調地勢 素相比面者不能出免破敵而遂臣服之可乎是耻其先人矣 一切電炎光於院禮旋帝脉於如終 (甲光武 以明章之

於漢中而高祖環定三秦如探臺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察 氏已據中原快天子以令天下殺然有并吞諸雄之心友紹品 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 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者不可也苦高祖 勢使然也是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權不借 布督為槍滅其能合後兵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 人物論 大人 大人名 我看之家養美何則是時曹姓不欲作荆州以資光主不可得也肅之家養美何則是時曹 灰先主 日東大事必以人為主令人歸吾何奈去是将先主若 謂胡越之人未曾相識一旦同所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 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配易配悲夫權之不知此反欺老賊之 **發展漢自立而不自知欲茶漢者不减於老賊也盗有新主人** 功臣豆不教然文夫故頭不為此而為彼是以賊攻賊也春秋 時而身為漢元熱列名需基之上輪東麒麟之中使人稱再與 臣肅勒是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兵主悔之歸咎 、開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 於前夫以肅之等各過人而其味有至於此乎以臣親之天主 刀不識權之事何以異此 之物者而攻其僕僕亦因竊主人之物而又號於人曰甚失皆

李惟郭北縣全黨里指能為之報解何則率雖克进亦一時之一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益當代士之縣者如水之赴海為林堂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益當代士之縣者如水之赴海為林堂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益當代士之縣者如水之赴海為林堂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是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可也先主皆别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遞取也由是言之借荆州之事宜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吴美心物節

備心卷樣之美其所以云借者猶难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民退爛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荆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柱陽麥陵之地曹仁有南加江夏武陵長沙柱陽麥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漢時荆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殁南陽入于中原而荆州獨

自肃

唐子西宋

曹屬之議正合良平 舜足之機而周瑜獨以為歌屋勝之明

客盡喜諸葛之勁悍越聚而付以後事恪東其用兵劳民之多 随以七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微一時之功可正至於 以之来聽而孫我因之三世絕貌吴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因 継起大役兵柳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特復肆志於僚友格京 文帝方其任属野将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共老也賢臣死已 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罰人免於公成之忠過於魏吳逐世三 乳明又嚴空嚴端我長将就費備而授之以雖後主不明而守 者惟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間弱聚國而付之諸為孔明 龍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後軍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多 任人英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族之後居用其民厚自 風突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於 逐思誠寒至愛國忘身废幾社稷之臣矣抗自常審幹咸有公 用不如志予既可逐之謀界又喚權之識才所以齊大事也及 念征找四夷寒丧天下速其晚藏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軍 劉備天下称雄一世所懂隆遼春秋方北威名未著推而克之 果不可與料敵哉 許以借非借賣為定論 諸葛格 陸逐陸抗

話戰千里許欲不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験之路勞逸不 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即伊傳可齊及 敢死疑虚而循循良将之道失在茲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 侄以此事功其利可見而及閉軍固量莫敢爭鋒生法實而未 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許無日計失既而摊衆西聚與諸葛相持 用人如在已來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 明帝将終棟深是属受道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自 抑其甲五本無聞志遺其中帽方發情心扶節當門雄圖類原 同塵與時舒養散麟者真思属風雲篩忠於已許之心延安於 於氣霧交飛宣皇以天徒之安應期佐命文以横治武以稜威 狗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邁相誅戮員臣之體 将危之命觀其雄暴內断英歐外央於公孫於百日橋孟達於 大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 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至東智而西愚輔 百令人物論第十八卷 聖人心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建子魏室三方辦時干戈不 文心故五帝之上居萬乗以為愛三王以来處其愛而為樂說 之心何前忠而後能故看明掩面取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 宣帝司馬懿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理前康易為力育時而動難為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餘之 強速三分天下功業在馬及點創銷原浮准雜品相官看怨或 智就不可以力争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遭遠僻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楊人而福已順 再以聚人為不開銳意益金謂市中為英親故知食於近者則 天下可不謂賢字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使後代亦猶獨鈴**格 色書有况昭久孫國命特借成齊之手而已雖奏以王禮夷涿 今但歸微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聚桃園之難而春秋正 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處魏武得志 世宗以歌暴創茶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稱剪商之志 魏称雖復道格區字德被為生而天未格時實位猶阻非可以 美好回以定禁告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小為惡百日開於 其呼編目以全期司之也 曹髦之領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夫倡逆者 賈克抽沒者成齊 於茲目軒懸之樂大路南陽師擊之徒於焉比面此矣哉包果 美拉西西西夷等 一族天下豈可以交欺乎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衙死得其的 17 景帝文帝司馬師司馬耶 司馬昭 尹起莘 顏師古

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騎秦之心因 爲處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預祥題應風教肅清天人 議表馬隆四伐王齊南征師不延時德房削跡兵無血刃揚越 俗静家給人足事修武用思格封疆共神美於深東断推圖於 雅好直言番心来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稽紹許樂雖仍經 武皇承孟經廣天命提園御字數化學民以供代旁以治易記 邁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怒山者淡舟肌以尋路所趋愈遠所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逆於禍亂是猶将 人物論 治不知處廣以思快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未 不棄仁以御物冤而得然宏器大度有帝王之量為於時民和 絕接倫之貢去雕琢之篩制奢欲以變像約止澆風而及淳朴 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胎惠於後耳知子者野父知臣 糊紀大亂海内版荡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及居文身之俗神州 **疎連兵競城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摊衆各舉其威魯未數年** 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平宫車脫出該閣米周藩翰變親以成 動之基而無义安難拔之處故買完兒堅懷姦志以推權揚駿 尚轉段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集易 赤縣翻成被髮之風棄所大以貨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 有明君子不肯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妄也家立 t 1

> 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順覆洪基夫令 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問其端而世祖或奇最之

姦謀迷王軍之為東心要移於我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可除

遺風乃属以恭食有司當奏御牛青經劃斷部以青麻代之平 武帝明達善謀能断大事承親氏奢侈刻較之後百姓思古之 司馬炎 孔類達 華今終於末所以殷勤史東不能無懷機馬

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置若此乎雖則善始於初而 孝之大况平省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丧之所謂取輕德而拾

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

吴之後天下又安遂息於政術號於游宴龍変后黨親首當樣 ナハコ

入臣不得專任委章本奏請謁行矣既而長疾彌留楊后報為

部以楊駁輔政中朝之配實始於斯 晋武帝司馬炎

顧克明

加

麒碑書有金而炎遠享皇極焉即位之初矯仁愈而朝青麻火 议子如狼孫如虎梁指曹門重涎三世借其要路以逞廢立之 司馬懿之仕親也謀無再計兼作温原潤視大言手東點柄

愛申為誰仁風遐揚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諺當三國千文爛帰 機頭而獎錦繡得君子作法於京之意而命師建業孫氏奉土 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服前五之未服盖亦有明主之風

殿父子坐席未燒而司馬懿巴關其方而欲接取之臨終游泣 配以知後少不合意則外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如大 曹氏以智力得國而不知所教衛是之時斯道不明甚夫故不 是種利辣於良田養很虎於華宝而士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 前巢燻火蛋馬之所顧乃處之以內地而江統郭欽之謀下行 安平風度宏選器宇高雅内弘道義外圍也員治高貴麗祖則 遠飲不惟社稷大計吾已知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美 食三朝天重大異災變押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經回 虚湯寂之地其最為失策者雜夷之種茹血食歷本非人品當 物一無用情意檀法如土梗視義理為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 私室述其施為特漢之祖靈耳是時竹林曠達之賢皆依脫首 然張治之屋才設而息尾之東遂形幸天下之既了而素州知 大迎合將順其以為非精智既义至於弑君以為常耳而不得 馬其處有以也夫 病故能位班上列字牛有壽清徵至範爲音宗英子孫遵業世 死尸流動陳晋就國則拜辭順第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 之倫忍羊車之極際而聽三揚之草親腎逐出海陽度錢蓋入 りかか 金泉中国元院之其而其完室之中若司 司馬孚 司馬季 方孝孺 構遂良

競及問空熟意太信於南服便美人於漢者江衛如砥被快同 智直不甚哉雖然季當麼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 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借予知忠而不知遠蒙之方也便 可及钦学至受王野而不辭其歸與全显無異全是故群盗惑 知養逆之非唯攸緒辭位进去不受罷禄為取賢至固非全是 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字武氏之攸猪未温之兄舍並皆能 國可城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 舊君宣有所來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當亡 馬可忽哉 若不忍居者身施於晋猶願為晋之員士夫魏之士也父姦佞 有點夫熱人祭比門之思趙有李牧秦王能東并之勢來找不 泰始之際人抵呈則羊公起平是之軍其見天地之心為普強 如季師昭雖暴終不敢牽魏而自立也然則師鳥可以而斯道 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異矣猶欲自托為魏臣共不 小人若買充之徒成以高克舜之禪無以過而早獨奉奉懷此 丁馬来而免謂之親自士可也親亡而不仕乎背謂之自士本 云雖見尊龍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司馬之有字亦衆東中之有城風也不可過於青俗史 + **褚述良**

府不思與其其宗姓為太子而身為王公可謂尊顧矣獨惭に

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兼而攻取其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路由在垂成功弗居幅中斯表落希乎其有風殿者也世預不 属以為此山常在而前此之士皆已湮城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及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曾發茲山慨然為上 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補叔子社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另 **蝿山臨濱上望之隱然盆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 者也杜預其有馬 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循擅其一不其俊與大三年之表云無 城直皆自善其名之甚而過為無躬之慮與将自待者厚而所 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者也然无凱銘功於二石 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重於不朽而頗於其 間有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充深盖元凱以其功而 實禁其功烈已盖於當世美至於流風餘韻語然被於江漢之 以兵事争當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為而成 而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康子檀子司於變禮 貨賤輕纖本於在位可以與麼既奏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 羊花在黃明山記 歐陽衛 一置茲

武帝覧觀四方半車有姓永宣答法任 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宣斯之語 或可言委以銓條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将為 滿時移三代世歷几王拜謝私庭此馬成俗若乃餘風稍於即 曹湮城西園有三公之錢豬園有一州之任貪養方寫守署斯 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熟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 若夫居官以來其務欲以為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特以勘 美也 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至陸之 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以出奇而已矣 家說道何僑礼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吴鄭之便爲 何名為失數哉然冒陽秋以為羊陸推僑礼之好茲又過矣兵 有以智相假者有以徳相假者秦漢以來惟知許力一有為德 論者所以識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共固多術矣有以力私傾者 事出并克敵者将師之職手陸以将師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 養陸交和或以為花抗失臣節兩歲之口親仁善都者国家之 若属子家之前代何足宴也 小均 評 傳玄傳咸傳抵 山海 保境息民羊陸之見自是可無識矣 十八卷 切争臣傳玄體過直之 イ後見 史臣

孫氏員江山之阻隔特牛斗之妖為奄有水鄉抗衛上國二王 日錦遂乃喧照宸展教亂要倫民為戒於功臣亦致能於清論 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以為也唐彬畏避交争属疾運暗退讓之風野於渾濟遠矣傳 豆不惜哉王濟逐驕父之禍心垂争子之明蒙萬才雖多亦至 此而不存彼悉是務或於功各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其成茲 夏之推功上與廟堂下惠将士宣非愁助然德等始善終者與 之役将師雖多是具之功此爲為最向使弘花父之不伐暴陽 禄位可謂有道存焉 名父之子早樹風飲崎塩危配之間匡板君臣之際卒能保全 **経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晋居該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松** 傷當式旅受律過征軍民歐捷横江潘亦克清建都于時前以 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禍心之弘雅之度聚聞就與為物議 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逐能使臺閣生風貴城就手雖前代 資懷匪躬之據抗詞區色補闕衙違諤諤當朝不來其職者美 可氏中朝成深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数 所識惜哉古人取戒於常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壁家 白者或政雅望處的提或必過名居保博自非一時也秀亦昌 新 王渾王濟唐彬 ナハモ **楮逐良唐** 類師古

> 臨領以此時忠鲠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清 直何以尚茲至於縁其私樣不平劉友異夫怕而知善舉不避 東國類即類而有餘速元康之間賊臣将命舉朝戰慄為避植 政體雖文熟華姚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空賣說而非逐卷言 人物論 投光無級馳害比関敗車衛政而諒主不易識臣實維劉毅 **遇属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雖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手志士** 丁雅東髮登朝弱誠泰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辨詳刑名該更 遇寬容任和两遭属受許觀餘烈亦各其心焉 松柏之後獨斯人之間美 哉石墨以公亮升臨美以明審監屬於危亂不慎其名威寒見 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備容之苦節流譽慶重來葉不亦分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議之美自家刑國宣的協恭 能至于斯惜其奏城於論道之展獨善於妻濟之日良益無誠 人等求為合懷其龍秩所以緊其存亡者也雖後自口銷金 劉頌李重 劉毅和僑任位 八色 孔類達

> > 史 27-342

及銳志銓衡田心隱逸濟中期之識會豈虚也哉

曹志康純

祭献王以明德茂親經和論道文董展績式叙奏倫武亦納好

史臣

餅者與李重言因華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惟事當盖堂置可勸

之尚也 光為美遵平院職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際其越松筠無路 超縣酸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壮手領視晋朝公鄉曾不得與其 瓘撫武帝之林張率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王居多臨危則茂 夫忠的令德學乃國華管聚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克也衛 徒隸商也茂伯萬終哭王經以全節体然追遠理御艾以成名 即位不登於執戰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謀與指以 陰懷之殷也天下稱其免然皆俱亂政之冬夷備產要之內及 後風心器且易由言稿人之財循為之盗子玄假譽攘善将非 稱於世汝類之多奇士斯馬取斯謀南素疾伎和而發因醉飽 能抗言風関行化能鮮月雖暫屈道亦弘矣更氏世載清德日 朝野失望事志等服膺教奏方帆儒門奏奏匠躬獎慢體國故 證本孤談懷終始之遠處遂乃君公青土作牧東落遠遊整落 則免勝於生国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溫網同 故得養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 逐使謀臣懷忠而結古義士蓄順而吞聲閱續怕官既微於侍 物論 衛強張奉 間續向雄長灼 指送良 孔類達

無清悔之心於鉞推亡處有知難之請非惟親朝之悖逆抑亦 日光以節波随貨刀筆常材幸傷目恨濫叨非據拍文化順會 張華博物治間為晋名人買氏以其雅有籌署為聚所依使之 杨云塞青者尚空開前公問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立 刷思稔之餘基微姦形之凶德獨兹有婦索彼惟家雖及謀夷 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静然大本不立味於危利不入亂和 輔政為買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養妻身成 終於情惠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總衣之命府負問 萬方属意既而地殼致逼文雅見疵沈弱陳遵草之和謀武皇 發王以两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衙百辟具瞻 快源之任放之行於而退騎都這供府可免季 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手其然矣揚駿階縁罷幸送荷 有從享之祭可謂無德而禄殃将及矣速平貼厥乃乞馬之徒 野室之罪人者欺然猶身極罷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青沒 不居之意多天豆能自免情哉 查妻子之滞要等乃號龍車於衮職從侯服於下潘未及戒於 , 正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與兆或廢與之有則後之人事 張華 賈克 齊正司馬佐 十八次 史臣 尹班幸 史臣

之諸遂行一人之探隐之聽百群無争臣之節遂便完逾死年 义懷危害之心外戚論認說進詭和之說坎牲之誠已掛縣大 號苑園之 快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民而中宫鬼思 或問豹姿未變風德已表信感好邪政斤正士好唇酤之賤後 歸心颇有來蘇之望及子繼明處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動三朝 大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無 略甚及園雖後禮備衣茶情切骰勵亦何補於茶毒者哉 愍恨挺岐處之姿表風成之質武呈鍾爱既深貼厥之謀天下 命生靈极為社稷丘城古者敗國士身分鎮共勢不有亂當則 與物號忠良於兹技本人稱妖孽自以疏源長樂不祥承軍非 用行照貨呈通才俊彦擠形於前代增產助產獨擅於當今者 展勝残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就逐哉詩云人之 多府暗豈明神丧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万手土梗以遂其情府者之氣将闡澄盡之音罕記乃彰陳矣 后與大戎俱運告者州朱不肖般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谷 云七那國於奉放實有為議人用極交亂其國其苗馬之謂也 小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通宵人褒姒共以常並與妻 惠帝可馬表 初前 阮籍私康劉伶畢卓阮成 1 火臣 史臣 史臣 1

野達之流蔵康龍車風姿高標峻格定其所由立己始難免於 一般 一路 四安弗逆 種會而青蝇不集貝錦絕張有茲理乎自 士炳幾無道而潜威風像德危行逐言至人之遺矩悪計為自 康與山濤書不願為吏部即夫中散大夫非仕即危邦不入哲 其遺事附于篇云 契情宣各敦終始常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馬咸能符** 電而不廻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經響院氣徒存通其旁徑必 之未光武舎子陵於落淡之瀬松莊低舉用以優賢巗水澄華 布憲百官從執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竟縱許由於埃據 先生之傳軍諮散養吏部盗尊是以世疾名流茲馬自垢臨銀 茲馬賜隱臣行敗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 私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發李室若夫儀天 抵痔矣車場無吞風以茲自口於馬玩物殊異虚舟有同樣 古而馳辨無窮棄彼祭革則俯輕對位懷其道術則鎮灰王公 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路蠻斯應者也在生放達其 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重範鳴聽置式欲 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展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原鄉 斯美 好將然不藻煙矣範型味薄禄而不藏發畏途而多該 私中散泉和 上へまる 陳德文明

維新萬日聖人不得也而臨天下以島物為心場然以無事為因此之聲而調管會乗肆車於堯厚之廷而覽鳳凰者也觀其 之參節而邁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安意氣薄日月之表期言構 撰思雪邁區合之涯数寓家間神棲皇古以全置家歡故澤和 松子叔夜生馬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游於穢易之季抱養州 政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周身有曲裁之仁而後能澤物有 九萬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耻爵組之競馳故表傳多 於琴綺以都并喧都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 皆膴仕萬古隻其康也視之好大鵬羞尺點黃鵠悲有風也夫 絃未絕較微之奏展其刻集尚可羹墙王祥何會一時名勝崇 不絕俗之懷清醇大雅之器太上三次永存琬琰之音東市七 哉惡垢而立蒙塵去濕而居污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唆 安處若具為孫公和棲如者恩人固難以義束誰後得而敬讀 之間才展而到預艇化而儉工當金之為司馬事亦較然常切 世祖有以也或曰康武晋将以忠魏拒濟特以来自爾法索元 負憑之其而後能立名鳴呼樂父長揖于軒克而子陵抗顏干 中一平天位之痛侵茲托太中太 即採厥王度盖無禮華稷於 松康文集序 所及也 出處問為之反覆嘆自然重其器而賞其音王何信非 黄省曾明

東德文明 京選時機岡覺性烈才雋養戒书思意逐功跡秀規莫台學炳 高光肯述不遠去之救存能免完安穌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 那殿結選悲於異代嘆息滿深故每三復其糟柏詩長託論播 蘇厭結選悲於異代嘆息滿深故每三復其糟柏詩長託論播 蘇嚴於方校次瑶篇彙為十卷刻之斎中惲高士芳規得流耀 於來嗣耳 評 一篇晉語 「所存也荷欲放竹林之秀矩擊伽问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 於來嗣耳 評 一篇晉語

恒言阮嗣宗処魏晉之交身任亂國而不惟禍四志存刺議

炳神鉴于稍繳籍白眼脫俗非荷禄之子雲孤嘯離群此獻言 無以罪其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傷擬非即昔之 |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住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 而文多隱遜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 世之下信難以情測也計籍不死必不動進晉王必耻仕司馬氏 亦孫其愚盖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福廣機之疏適 店子盖有過匪非時而不免子說難用運其義而徒顏子結稷 遺禮法若取說於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 魏也上陵下夷逆轉變作功材巧慧麼虧食於傾危俊又豪賢 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替 怨疑楚畹心站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先哀而不傷者百 立其制行與道碩反在嗣宗下哉抑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徽而 愤故其行危其道中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仇而聞之者 **学育股不以為此確乎不按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歌泊乎監察** 皇南溫素優幽貞開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於丘墳軒見未足為 ·味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家稅為千東陵寓言于西晉 以此身則夫縱酒配皆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覧子 力管幼安王常元其優為者乎 小物前 公子於醉昏之醉城然以自容少兵之除於肆而甘寂究其暑 皇南證摯虞東哲王接 一大大 不見試以死日嗟乎 史臣

宜其不勝任而敗事緒然級汗內也聖人既若其家於果於緊 在易非之九四縣折足獲公陳其形屋內大九四為大臣任天 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辞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 醉後申以德萬位算智小謀犬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 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共理循懼弗勝乃下應初文陰柔小人 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買知音惜其天枉未申縣足嗟夫 定種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智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要 主論傳華昭像既戒者於李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士之 覆陳之戒驗之所為若此求欲不士姓矣聖人象縣繁易之意 后親同於內諸王窺何於外君德昏庸群小婚結雖以上智居 也楊駿以斗箭下馬之才當住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草 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 可謂傳文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落政秩宗太 機夫勢廣東哲等也詳覧軟籍多識清章奏該可觀文詞雅贈 經国遠圖然運班中表陸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強 工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晉多士斯為其冠徒戎之論實乃 於冊顛也建感惟奏使昌禁拜解所謂命輕為毛義貴能革 楊駿 江統孫差 史臣 尹起幸

與可謂無孫爾祖院竟倫述下邑躬觀勝地會其心馬經獻百之道建陵情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夫統裨捷举秀發名顯中其遺結之書諒裝代之佳筆也而負材誕傲及苞念英建遜議難兄躬美孫楚體英緬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覧離兄躬美孫楚體英緬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覧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合明藝交優危居正安其扶强公果拜廣超書簽案份門之訓就沒不逞之門斯才也出漢如工濯美錦而增絢濕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美然化之幽嚴潘養桑辭賞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譴蓬山而育無

鑑可謂王質而金相者矣

其以而後動势其心而後言者論定人道之網裁微懸乗與之

受放詩人愛其英樹天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常視姿以時思夢去事廉倉員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有存其主音炎雕松春英雄多假だ是至金徳韜華顛沛共准だ懐敗英宗帝愍帝

世界的東文外經內京渝水再駕祖戎周王殞首在聽峰衛公 懷中新東文外經內京渝水再駕祖戎周王殞首在聽峰衛公 還龍川牛首歲以立君服肱非挑戰之秋劇石有滔天之勢療 一天花敬是以東稽崗刻可得而言爲于時五椽三全並皆為

于實

世界白晋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可且之政**

持身者以放濁爲通而欲節信進仕者以奇得爲貴而節居正人物。
大所學者以莊差爲宗而數六經談者以產湯爲辨而數名數大先代矣加以朝景純德之人鄉之不武之尹風俗選辯耻尚大先代矣加以朝景純德之人鄉之不武之尹風俗選辯耻尚大 物 計

Contract of the Contract of th 而成敗之異数者也 禍難過及且愍皇地非典主将納名於謝輔臣何脩短之來於 天立身之道日仁空民動於既形學者斯及有幸之勝殊地 衝散定相羅克清江漢部孫翼子杖節雅矣西弱仰其威風中 夫仁義豈有常腦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師她之才 失於而抗滔天之巨冠梭彫族之餘基威畧未伸墨至便養 凋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續竟承緒嗣及配天枝旗論功有品 典推爲名将功成名立不亦美哉正殿陷迹度度抗辞楊主強 不思難斯為與失終打慎悉置不惜哉問訪嚣無文武任在折 **氣威客冠於本朝庸續書於王府既而結該朝宰潜得異國念** 輕生重義獨國忘驅可謂去節之士也宣佩查茲忠勇奏徵妖 行不羁之行比克蛟猛獸縱毒物問然能克巴勵精朝開夕敗 示周遭大戎而東徙有盟還編状而西遷被既靈慶攸長此則 有建典教望攸歸智無必二間非聖五七行社表志在經論乃 日本元为歷史内横流信此歷依人神之主于時武皇之他 面書所載何以加爲 周處子田周訪子題 王沉子波前觀有品 - Ja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格逐良 原師古 史上臣

東知朝者之所在匪性地勢神亦有不道亞茂慶重華资忠歷 夫西阻三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 兵西阻三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 兵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陽縣險金城勇固有苗攸質監對故而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陽縣險金城勇固有苗攸質監對故而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陽縣險金城勇固有苗攸質監對故而

而接朱均以武極鄉發閣而偶震雅族與不在除替歷常籍

之事乃二句之力也至於斗栗與無喻里成該屬之階禍又已

組織絕域之來質據權邊荒良由仗順之效矣。武術樞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接巨消縮累棄之話

Spinson 1 au

王竹當東床幽處之時宜申明大義以放止之而崇無一辭及

評 增置為虚節盖平生

不深垂後世之戒式

事而相效也曾之了土衍非所謂祖述老於崇尚虚無逃之于世封于辟無藏が無常則史重後禪馬已而後世替私植漢之徒皆為雖者爲鑿三厲一 焚券一後相一請先王於器正常是以受苦正曾君愛士喜名之天下士蝇聚蜂集其門有歌長蘇顯來曰王衍三窟

不可以於於為高者即被其清言遠致離界物理直欲追逐于無 別在漢之險與足而立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外在漢之險與足而立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外江漢之險與足而立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別江漢之險與足而立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別江漢之險與足而立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別之管何為于善聞之及而主無事則能聲嫌屈足以為安有事則 別夫玩夷週遠之自為格則也孰知夫崇雲居名之自為羅落也孰 是應清譚之自為格則也孰知夫崇雲居名之自為羅落也孰 知夫玩夷週遠之自為格則也孰知夫崇雲居名之自為羅落也孰 如夫玩夷週遠之自為格則也就知夫崇雲居名之自為羅落也孰 是於別為高者即被其常為宗社官為中原营為生靈禹姓曾 班不管窟可耳或移其窟為宗社官為中原营為生靈禹姓曾 人物論

不亦鴻殿宜食令大人無暴子而衍不之营不然坚守京師以之曹不然身解重稱她子負擔以讓能者仍無毀別之善菜也而於不之曹不然朝而東之際倘所謂駕複鳥匠之便討哉而衍不之曹不然朝而東之際倘所謂駕複鳥匠之便討哉而衍不之曹不然朝而東之際倘所謂駕複鳥匠之便討哉而衍不之情不然身解重稱她子負擔以讓能者仍無致濟壓羅飛升之仍堪為不然語或以聲后重之勢此能域虎踞之言之而行不之爲不然或詰或以聲后重之勢此能域虎踞之言之而行不之爲不然或詰或以聲后重之勢此能域虎踞之言之而行不之爲不然或詰或以聲后重之勢此能域虎踞之言之而行不之爲不然

條失未幾以牛代馬局促 門而後之篇為此之途乎經营于幾時而何覆于一日至安知 得即鬼子窟乎何昔為荣階而今為褐府乎豈前之窟為生之 找為魚肉人馬刀組投足干石龍之手而其為高材疾及者所 展月即不能終胡羯之程號氏卷之魄以伸華娶之威亦何至 悉不勝惧怕失未幾神州陸沉中原校為而狐號猿鶥琴目 窟者非盤一竅以開禍栗于異日者也則三窟者固夜兎所爲 四海就令才識不速前人倘其数力動物恪守成法尚可支吾 善戒而晋臣所由速蘇也未幾二帝蒙塵駢首就数而免死紙 **東傷哉子中朝縉紳死于網号竟不開有到海動王之軍江達** 頭露尾已無能处聽者之折遂使危猶夜排修于韓盧之博素 世事勸勒稱號規以自免意盖欲有鬼麦麦雉離于雅耳而藏 爲脫鬼之計也者亡何輕騎一追身爲俘屬見事獲遂夫狼奔 侯外接有如相彼投史高或先之幸也不則皆城借一因亡典 後譬之師吾不知向所當者謂何矣嗚呼以彼少此慈朝名善 永突初頭非所謂躍躍竟鬼遇太復之即乃云火無宦情不預 楊子鷹擊之威下迫于走狗之逐中恐不免于守株之待而站 徒事虚好首風兩端問所建白治夫事勢躬迫至于奉越受以 亡或不至瞻鳥麦止于誰之屋也而行不之营禁何職典福要 東鼠豆将遠記到海徐斜江漢效東郭凌環山之開乎不過上 一隅而金馬銅駝未馬荆棘矣又求

其心四夷已乘其整配而中原湯覆江左嗣與此看玄石之圖 由之原夫典午於蹤本於陵界全行無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也快師臣而授前問湯哲后也負馬組而成茶自茲以降罔不 自促耳 飛龍御天故皆雲雨之勢帝王典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 其無足怪吾獨恨三公手握釣衙不思為國為民而特以营私 **到窟子窟員行于成則雄飛敗則雌伏幸則孟嘗不幸則王行** 及譬之龜毛兎用悉爲爲有究也青州一度竟成畔数悲夫行 燕麦徒有其稱乎 查員鄉當非其任矣悲夫三窟徒营一死不 禍来世五不知何利而营此也豈其少貧盛名質則難副更為 **嗟予以彼其窟內不能保到而上以禍國家下以禍生民久以** 仁義易俗移風至于禮族等前衣冠含飲誰質致之窟為醖也 劉我人民誰實石之窟為其也且也浮崇點成茂乗發軍由沉 誰實職之篇為胎也逐令封承長蛇毒龍兵馬燒桐我陵優居 营属今安在裁選子淵聪鹊起勒曜鴟張誰實貽之窟爲胚也 祭推好 政尼東與叛復而城狐社員 事為我首英吾不知向所 此符馬事其谷東據莊雪道之嚴為默也為桓緣起拓跋龍驤 小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权之典劉輔佐中宗藏哉 評、借光爲粉深責王衍幾無遺語 王導 史 臣

導問說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失何則經誅其志傳述 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為實其族等非有也有為正卿 甚切而不與言事心衙之及致得志聞觀與導不物觀逐見許 其事也王敦之母兵也劉隗勧帝誅王導導求救於親親申故 伊父盖其宜失恬珣踵死副吕康之贈刀盜乃陷聲點劉毅之 我善明新和無事論情仰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 多故而而規模弘遠失此夫蕭曹粉漢六合爲家處望臣周萬 之冠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真之陵霜國級統而不成観車 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致内侮馬天巴而狼願蘇峻連兵 死胜恨于於教旨學者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親不 後見其表乃流涕曰吾雖不我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觀之 亡不越境及不討賊故被大思之名思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 方同執功未平古不足爲傳至若夷吾縣仁能相小國孔明既 開設學校存乎港門之中爱立軍程在乎櫛風之除雖則世首 府及名而生或是賴元字固恨匪石之心潜運中讓竟然石沙 其矣茂弘東名拔萃叶情交好員其於曾侍被江湖思建克復 **水里子以此親之則趙看之事從可知矣靈公之事誰假手於** 後里語 日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物部 電右之志也不然則其及也易為其不討好乎傳以為表 王導 泰少游 一心稱為

為此言致已伏誅當加数戶污官之罪又請以大将軍禮歷去 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橋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 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 瘦她大半數不能來也喜陂活兩三月不止国不能襲也晋帝 郭黙害劉亂不能問也度是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冠襄陽太 競不能從也王敦段周戴不肯放也下敦不赴國難不能数也 似有而已 王尊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誤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題勸抑浮 非也學實江左之名臣東晋之與導力爲多特其殺觀之事有 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超者同乎日 軍此爲漏網送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思以欺萬世祖 教此後事學人言恒稱大将軍又言大将将軍昔日爲桓文之 以為立武后者動也由此観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人思 王以為降陽便及能得之而不爭較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 秋知堪就明是非定猶豫盖以此失准南風王母坐趙事死職 則其回信不能失量非經珠其志而傳述其事耶太史公以春 及大臣其議手動曰此陛下家事無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 評 物的 王導 伯仁之死不惟人罪之事亦自知罪失 17. 黄 4

總戎麾楼艇萬計兵倍玉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 維楊作高愚哥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将 令思行已徇義志爲周其仁者必勇抑思之謂與雖才行風重而 **製價州里泉然應名對揚天問高歩雲都求之前哲亦足稱奏** 之世天下义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適軸有懷於干禄卻號等並 維夫婦政營俗技群才以成務帳景觀光侠明主而宣續武皇 行終松閣積新之恨豈獨古人乎 疑正處睫能約成以馬材雅道念豫畴咨及京室淪骨抗言無 於主主辱而齒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關照理研幽伯仁 躰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听 他外假機帶內興沒有順流之師此無憑藩之後尚逢九山 行刻下之化同萬相濟正運天機是使賢宰見陳致物情於鮮 約法之秋献断棺之議玄是剛慢與物多遠雖有祭上之心事 夫太明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州之行已則因 干乃家誠以器非容表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 伏耳 赴熊而全操盖事君而盡即者與題招時諭左其相题禮 有日限不掩衛未足韶其美也 別院 万場或者思問郎 元帝明帝可馬摩可馬監 卻就率揮 史 史 t 臣 E 至 相以

更中其姓與夏侯姬通而生元帝不可訟也然則元帝姓牛而之数也晋時又有牛緊馬後之語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為小牛之家謹按自司馬懿啟封托晋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權柳谷口水通質石負獨有石馬七及養

此日此固月姓之誠也

元新

充

想向佛幸而劉大運刀玄光等老成未謝顧彦先賀彦先等人平主之避戎是謂東晋以江沱杯水沃強属重新中外皇宣二乏進位晋王石馬之後継以穢牛為白板天子若属王之居競晋祚雖衰天命未敗珈珋王初以懷帝之命出屛建藻適承帝

月網哥宗雖日帝里可禁而偽姓之辱亦太失然則東晋君臣

之志、御思析異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俗斯言之信於是有 情之所是當者彼皆籍之而竟不積于無用是謂線理大學 其造紅也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夫竹頭木屑小物也非 觀人者恒即小而知其大概忽而料其成也陷侃都督荆襄富 且幹事之才者不擇事而效懷剖物之智者不擇物而施故善 助色型除分陕理則宜然至於時属雷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 元規以戚里之崇極其籍而下拜茂弘以保衛之貴服其言而 外相宏級上流布澤懷追則嚴城静拆釋位臣主則淪罪再軍 曾有中原之志與 王室投驅部庭而沒齒不能歸侵強之既尺豈非明斷不足不 之茂弘枕戈之越石絕格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数力 保近不開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抗旌犯 帝責心吾意其如矮人之不忘起言者之不忘視以洗碧高清 望成趋以爲股肱耳目心替則所以生縛劉桑以贖天于者固 順初無慷慨謀國之誠故雖有軍魔之士行擊楫之士雅皆命 治之垢惜其化龍之後異虚黑為崇扇此薄坑日歌成僅僅自 陶侃 医侃 史 劉日車明 臣

> 特其後假如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為可馬子而士行不亦為引 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熊王其卓之盟以 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有筋海之面坐視前 劳似孔明而暴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日肇喜 哉此其坐鎮八州功安典午識者謂其賢於清談廣事之王謝 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府而已始不知有晋也皆處仲之作遊中 爲今尹子發擊割而勞供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此皆形子 **弊有可鎮見者奚必臨事而後知也哉** 小微而通于大理也然則人之才猷知界一行一事一 非屈語矣孫叔敖快期思之水而灌寧夏之野莊子知其可以 成天下之大事忽暴微務又胡能勉於其大而不渝於迂陳 而阿瓜之周悉胸中智巧縣可見来有小者之不能任馬足以 陶侃 觀人於其所忽信然 王世貞明

光王舜子縣峻之難京師已失守失當騙哭而勤王以及實行

敗越局土行何官何皆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碩命之較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犯温平南日吾禮揚外将不

治行之就然發勉強以對事使倖而成功耳段令太真欽都克預哉兵民藝而復追之便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格

中朝叔世要荒外阻分符建節並全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 恬波在帝海之中百城安堵前侵於指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 學賢及善窮殺孔擊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縣命一州污品 歷紀之 英居力收之地振 吳起之風 自幽祖荆函飲豺狼之亦 **檀綠區中委稱其才其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雙輸以是東韓** 所以仰希齊政府寄宣風偽連率之儀威騰圖外總領條之務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谷于四岳 所以不終矣吾當過是二公者稱名将可也稱皆臣不可也 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路與激史思明之叛盖可以發生 便居一馬而又不然唐之李驅准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土行 哉九士行之所為治治干其於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晋者 人峻亦此得志而勤進之等一可自刑州發平亦逐可為峻之 在光王舜子或若劉石之分,十平去不知其所自處也更稱其 有異心以夢折異祥而止又稱其壞瑶珍異當於天府盜蓋孫 **東央男云自固足以幹事打征南見之失** 物部 評 别弘 子之談疑之本臨淮功雖不及臨淮而逆節亦不如臨 淮之着孫其物心則亦無所姓矣 士行一失花不阻王敦二失花不討蘇峻此所以來書 トへき # 臣

世不議其警君思獨怪夫伍兵船紹者見義不明而慶之未去 在君臣也故裏愿居教授認固辭侍中終有不向洛而坐而後 禪勁死晋難而後世不議其忘父昭始誅王儀民誅諸葛誕生 則光家而後國舜之極縣晋之訴沈克得在君臣也故禹受舜 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 父子君臣之倫其里於域中也一也該不幸勢垂時殊不能兩 忠可謂關桂異管而於方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 先者乎且泉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紅無濟花物理宜胡其 見無當世垂芳竹帛並不以君父者三綱之極思孝為百行之 班臣晋至延祖并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超之途即其而並 上 改以唐文見珠王儀以礼言獲於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 得我為二子者出奔於具然不臣楚優將竹林靖君私門如是 難獲談楊推言之未爲馬論夫君天也可等平安輕早其禁意 而已乃貞不勝報後之念與公姓之師入即鞭平倒行逆苑差 青也華平珠香尚晋昭珠北康刑恶花賢死非北等其君意為 全為人臣子惡能以已意軒輕之惟權義之得失分家國之失 刀獨達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称生之殖身全節用此道中 多矣如吾君何紹應秘書之乃與北征之役問族蕩除血 松紹論 私紹之忠不殊於王東之孝其夫子稱殷三仁之意必

為人主者知孝子有不臣之志不可濫刑於賢人 義明則後之爲人子者知人臣無營主之義不可是怒衣國君 長 自 親之為得也 展 親之不仕得思孟之 遊音以成其義也此 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晋未若干 如土不則臣視君如悉仍極此何服之有晋於抵氏盖不姓隊 部於退人若将陸諸淵母為茂首不亦善予孟子曰君之視臣 矣阿領之就然已廣思克馬族人則亦可以全身以明孝皇面 淡也穆公問行子思日為舊君友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谁 菜應即指将衛飛箭的集食奉頭驅何紹德晋之深而痛康之 非隱而惡能快給出屬和或日紹內才名不出體觀及是則然 清談害理傷教此亦其一也孫與謂山濟吾所不解吏非史隱 之薦咨以出處濟曰爲君思之义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明 · 子於紹定責之備馬自康被法後紹杜門二十年失乃因山遠 御衣忠則忠矣如吾親何予以為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而 湖面土芥之來即便思孟處此第不為方首以存君臣之分 物論 八乎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何消何息而清以此誤紹晋 劉琨祖逖 親二事為論絶效 紹可無為陰之忠而世不可無主聚之孝且楊任自己 臣

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授首京州湯平今中原淪陷非河西 馬隆之討河西也晋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 色野池易情各運奇才並應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 后流亡過禁者建之禍六戎横盛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 · 女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失及金行中毀克維失統三 則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黃屋左纛夹而一旦懷悠後比較 之比聰曜躑躅非樹機能之傳而王彌石勒軍又至斤天下沙 非晋方起,改此五區區獨樂蘇親之 飲推心異類竟終**出图** 致三兹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盖斯之謂矣天不 **定他巧之徒數祖述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原火幸天** 劉現弱於本無異操飛鄉質識之節借着馬倫之幕當于是日 宜也大抵晋元之事 與宋昌者相當金人之害于五胡元列品 而還踐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於天下而 所使祖生徒手以搏賊子吾推元之心以為吾今駐蹕江左雖 之比伐耶琊乃不出一軍一族不給鎧仗終與之千人原嗚呼 照於士雅叶班中典就後九州之半而奏星告察登較從招 **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負標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 時士雅之言不肯如水投石而推抑之至此耳其鬱欝以死 祖炎

元宋高可爲萬世人君不孝者戒滋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爲萬世人臣懷思者勸而置芒刺之心而懷愍徽欽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芒刺之心而懷愍徽欽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正称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土雅殆相百馬而十二金牌之武称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土雅殆相百馬而十二金牌之

評 以晋元凝宋高以豫州擬武穆是大議論

史臣

申胥何以尚馬封孫萬里投驅而弗顧偿蘇千群採穴而忘死純深焉。派邦族始則永頹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醉親踰義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子愛親自來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優

為師援高人以同志柳惟大隱者專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為師援高不有正物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即踵武实世歷台曆兒皇以於較卒復夷康之躝微夫人之誠思大盗幾移國乎道嚴於大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打日月枕戈兩立若雪分天之讐

竟能官力王室場名赤朝有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蘇

殊有太義之風失

範之成 明

也天英雄志在策動烈士不忘頭首固其素所蓄積者而况胡忠臣當國家権亂之林而時形恢復之感是以君子深此其志

副華中原始優又当本一日坐际其危哉顧天下之事非敗

想見其人未始不為之增浩數矣劉祖聞鶏起舞請論之大九一感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神氣亦賴以少振君子上下古今而一國家大事去失有能仗思義志恢復慷慨激烈之氣每藥于而國家大事去失有能仗思義志恢復慷慨激烈之氣每藥于備之數者忘君父之大耻吾仍墮耳後應頭滔滔者莫可底止于無人而敗子無志是故態晏姿之樂者珠匡漫之遠齒皆疏

市家之非無據者若祖剛之聞總何為也哉總一羽族也其鳴離也為賜之亂因杜鹃也此數者老雖其托物與懷顏有忠樂離也為賜之亂因杜鹃也此數者老雖其托物與懷顏有忠樂翻丁事物形聲之表者故征士之思聞大風也故宮之**遭見黍**

夫人之情有所懷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與而其喜其家未有不

羽播還而鳳凰入于鷄畔矣唇后額政殺璋逐聚而北劉巴司 鬼號為英雄者寧不動心于此耶且以晋事视之年 車恣龍拳 失成皆后之規問安惠即與孝子之感彼在閨門平告且然而然是何與于天下治忽之候而必聞而起起而舞也噎濾說鳴火 人方 詞 東 大下治忽之候而必聞而起起而舞也噎濾說鳴

景橋橫填于胸腹憨髮中于冠春其欲挖長江之水以洗腦河切齒村心而灼少有大志如劉迷者乎是以免仰山河顾膳風如水斯濫而潰其防如慶將顯而撤其本也凡感時變者臭不如水斯濫而潰其防如慶將顯而撤其本也凡感時變者臭不如一髮引于釣而魯鷄之不支矣華園問蝦蟆之鳴荆剌起

成失例測點逐千冊陽石勒複集十上軍姚差叶號于校風方

空洒淚于新學東山之來有猶戀情子快野鶏食鳳凰食而 藥侍臣怙龍于全次即官競富于珊瑚所為鶏鳴而起季季為 是天鷄日出之馬也吾見其志之忠氣之列直可掛曰日而 知鳴且舞馬彼越鷄又何言哉此現迷之所以抱咽不語而為 而思真鱸其又雄雞自斷尾而惮為樣者失以至江左之夷吾 利者非乎滿也而然山林籍也而花松山東也而花銀鍊角也 吾獨惜諸臣之不皆祖劉也司徒會計于不等更部醉意子曲 昏夜 鎧伏在前吾其舞之而星散于王衛失大阿在同五其無 起舞觉何性哉若子激品之心每勃然銳然于群起之時而未 始不靡然常然干臭安之月二君獨能抗枕文之志而鼓舞干 正吾臣子外薪當膽時也而卧榻之側直容軒冊耶干是或理 山河尖必使返雉羽于沙漠楊赤羽于恭階而鷄鳴狗益之雄 此為之鳴果何為耶吾閉禽鳥得聲氣之先而厥聲暗皆宣復 被太而起西顧符得不是喟然獎日傷心哉彼漢座麦荒臺 一而光媚于牛塩失干戈数物各其舞之而徘徊寒亂影動干 **州五夜王関之唱平」宣復有経憶鶏人之第平文宣復有疑唱** 過格之處自有取取不磨者故心則起于司州威點餐子中夜 格而麾之斯非二若起舞之心乎而亦, 外非為聲之感乎感 八吠相聞四境之舊平考之天時既如此親之物態又如彼此 麗集 马枝吳縣 華慶堂奏青蝇 北壁失豺狼當道魔星 山田

宣無他人大真念母獨不得醉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将與米 在此乎者既以奏質為人之臣當尼難而無遊可也将命之聚 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機将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根 殿日使太真不来江左則每有後世之事然太真固不得以前 發前進依 停圖富里見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表不過甚乎 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失盖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力 待詳言妖害獨有所恨者絕祸之事也太直少時當以孝友意 温大直忠義慷慨風節表者足以為晋至名臣古今所共推 評 底 學時事 抗 散 教 置 可 以 起 儒夫者和生之 鞭 安此始不做 替人之事禁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 有成之耳若樣布暴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且 威其成功則天故後世間半夜之窮者循思盟劉琨之構而极 是果時即命耶又豆獨二君之不幸也雖然萬古惟忠義不民 也即惜也大江之揖胜可立鬼神而戴淵之命竟使恨長而能 馬之敢親又使祖劉二君而克遂其志則又豈止于江左偏安 教籍漢為呼向使晋至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不侵而胡 行院太真有母在此月固不得以許現失獨不見徐元直之 77 事則几首親賊性皆可以為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聚之 温崎 張 杌

展用保學流功為具作何基心院畢竟君移國成家丧臣恐婦 宗一人而已然其礼考重光羽楫兵延丈武实華將相連華而 舒若重義之為另干條析理則電析指開一結過文則法流至 长衛時三冊條例是平然古為詞遊映如胡月之點完益意題 所由生也故伯夷权摩不受其國天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 風激浪之心未聽還骨係歷愛至一志将職先灰勁翻却其初 朝南新翻接火掛飛蘇北逝玄 交易池逐使八碎雙龍晃傾向 機以即廟温才瑚項標語自去京後又之慶素佐時之茶申能 珪璋行方等的五等大早年風監査天行信传過了深以整獨 古人云准忍有才音質用之龍夫陸員既沒有刑衛之花格稅 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月雖氓威無聞衣後顧 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低失 其所全者大於月無愧為能以此易彼武故予謂太真稱為功 克俊神州一正天下動刻如此浮雲之過大虚耳豈足以寒其 其位而行也宣直太真之事举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晋至 三七十十一年不去至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養 石其詞深而雅其義傳而題故是法施牧馬高獨王劉百代文 物部 陸機陸雲制 誠也 太直素稱至孝而絕獨一事誠有可疑宜不免君子之 1 78/1 唐太宗 **E**

雄花西蜀仰其威風中與推為名将功成名立不亦美哉 周訪問妻文武任在折衝堪定湘維充清江漢謀孫墓子仗節 伐賊雖卒不能進於其史義之節則可為斯世勸也多矣 接至於長安不守諸軍处散惟凉川義衆守死不移今又遣将 自胡羯交亂懷愍家塵未開遠近有勤王之師獨張是遣兵入 足知两咬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然記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将嚴鐘來非終降不祥独及後見 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許誇縁在的見疑生在己而華長死因 人物節 過遊鋪方否進不能閱管医亂退不能好許全列而當力危那 難自以智足安府才堪佐益無保治位無恭前是不知世属未 性觀於雲之行已也智不速言失觀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 者隱顯之勢馬也故曰街美非所罕有常安輔奇樣居故能全 堅於保彌年之冊非蘭怨而桂親是茶香而整利而生城有殊 昌尼優貴則有士士為是知論村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曲 然則祭利人之所省禍辱人之所思故居安保名則君主 慶馬 躍馬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 入而易足上然之大不成拉問華守之紀方悔故後年今後不 周訪 張夏張執之子 褚遂良 尹此辛

安國之長等職事見誅物議稱其後本年尺垂副帝念深於負 榜加連軍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盖士宜也 **等協從必且我車犯順則與夫吕産安禁亦何以異战幸漏吞** 古是使蘇祖尋艾宗就始發己而情嫌上等謀點貧圖向使和 方駕網鄉是為翹楚而智小謀大味經和之遠圖才高識寡關 廣遠來有首於晉呢元規於問的命如其華數華藻吻縱波唐 用杜獨私之路要而知思深慎滿發之災是以厚贈雙死军升 津要金山在夏靡與稷高同驅姒氏居周不預職麻等列聖人 九角服養是度宗之大福非晋至之不綱明矣擇之次克懷 險锅門藏全穴地使其騎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左野石威 外戚之家連耀椒板場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馬藉龍私階緣 赫在難爾恭看息維之以死方之二子自何足云 跑雜契潤縣震匪石為心寒於比操自執皆沒免迹襲升雖高 劉起動庸奉上鐘雅正直當官属已有滔天切君危迫乃崎順 果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徒其謀天拳其鉴疑留不断自取誅 八打部 **創赵鍾雅** りんだ 史 臣

悪攻斯治井卓伐恭軍亂庸獨充宣作鎮桿城或署具舉及兒應落行業車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聚除出撫藩條則

亦推兵赴敵以克母裴慟哭日父為忠臣子為孝之 幼國危公為尚書令賊臣蘇峻櫃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 罗他職公忠烈食養至不顧背難為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 臣死六君子死六父惟思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旨 公謹壹字望之齊陰宛句人妻裝生二子曰於日肝當貴室主 避官北面聞諸道集用爲恒範顯宗於王道之門飲衣前拜旨 師繁子也桑且輔陶公之方古之候服不幸臣家天子宣将則 **芜封抵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及我皇駕不有晋文之** 之後馬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華威服內 之謂失 一電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寒家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首公受王之甲平帝亦克俊子躬無能激楊流弊者也 徒說縱神器咕尼京華無敖庫之省管室類咸陽之火禁犬吹 肆虐消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無情街仰又可以見逆順 **允康諸軍始戦西陵為城所敗繼撃之青溪柵又馬所敗城**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丁壺廟**秤 成帝康帝司馬所司馬出 十九卷 前中 郭賢 元直 劉三吾明 臣 輯

與賣及之議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嚴船而厚其所 王教之悪不足於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即寄載日 者如鷹鶴之麥島軍是以石借数厚权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談 **极其大節勒諸身石以壽不朽** 李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母 蓝忠自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先可也盖人心有死而 相繼以死事襲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 臣于肝腦重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 小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豊功俸績具在史載今按 則夫敗收小整抗旌犯順其谷少緩天討之誅也即两戰而敗 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為雖刀銛在前門雙在後亦所其心者 公之不幸也到動力來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漏天主奉國 送卻鉴兩見廷奏尤為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 **托知無不言其干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老** 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平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 一一一千形牙悉加贈證自晋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 王舒虞潭 所厚較恐慢分断乎可知思行彪之属風 十七美 史 E

成帝次威克三年二月也然數平贈公豐詞将軍加侍班職者

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将軍開府俄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

為元極之省玄逐發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堂之礼 獨情速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康異知之降為軍司而遺之書曰 褚泉司馬呈皆不能鉤深獨隱而崇與之不知深源世味會量 虚偽之人思人知此情令深源累辭徴群以養養養謝尚王慶 俞之忠無枚夹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之務外有行城之用理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等而温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自標然代往東季 規指當僻之日處軍額家狗員心於危處之及龍等為出納之 歷失治是以不出便襲何克既卒治名愈重於是褚衰辟之其 份分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朽基件 路絕線遊矣打前志光交霜雪大秋咸晦風雨打将晨皆智或 主夷 前立名非直質長華競君子遇會軍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达汗隆龍蛇俱山澤加逡巡於内輔路陵属于上将秀坦西陽 端蘭魚非歐替之術爛父之對何其鄙奧 過周便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軟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為易 可風港躺醇源浸過遺道德干情性顯忠信于名教育陽高節 後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食馬而無識刺之者司馬呈動為刑之言又加導馬浩校是子 胡 臣 寅 也感深源亦未之思也 **槽或以矯情非之而况於深源乎園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 及其出也有安置之功難以桓温之横矣而亦不能有悔于客 豹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干進退之除而務為調許以來之 以挽之乎後倖武功與師比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 是也網紀法度強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 不能獨失文夫處世磊磊何何挺挺介介不為九霄之鵬則當 里丧則深源之志之才堅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蘇名 物論 評 殷浩 深源不及 東山古令公論而詞甚嚴峻

于然而來矣 以退為進中浩之本情

源既出晋之江左衛是也晋之陸流衛是也晋之夷状強臣衛 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者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恭其名而不可得益自遠引以爲爲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 源去就即時之展與一則日深源不出如為生何深源知世之 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日深源出處即江左之典亡 以大行於世退無以自全其其始為馬以於名自炫無延丁富 君子進則有為退則脩巴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 具縮迹子上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野屋禄以待 琦 一則日深 明 ij

史 27-361

間然但其体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取 迎絕諭立蓋差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睞審度舒雲卷無所 野野中和落尚就其工抽伯英臨池之妙無後餘雖師宜縣帳八方 新 日本本 **卧王家在紙中坐徐偃在筆下雖无干死之翰聚無一毫之筋** 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榮春蚓字字如館秋蛇 也則錢融而不放繳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 殿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頭瘦如除冬之枯樹野其 之奇字有遺跡速乎鍾王以降客可言為鍾錐擅美一時亦為 奶萬般之及敏無半分之骨以茲猶美非其溢名耶此数于者 事 歌 拘束 若 嚴家之 飲 課 其 枯樹 也 雖 接 枿 而 無 死 伸 其 飲 肆 有势之與除平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騙華的機 為温所於徒書空咄咄及温致言将以為尚書令即欣於善追 殷浩人品終 引三變方其累幹沒群屬在墨所似一高士也及 小至誠一都大也噫冤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為之稱則凡以 **其刺楊州杭桓温毅然以北伐為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奏敗** る書處有認於開閉者十数克连空

近此所謂句送失之無所 評 養求人者可不知所慎我 王義之制 浩生平人品於三変見肺肝失 唐太宗 1

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是論哉婚男之其識其端心某手追此婚勢如斜而及正死之不覺為樣質之其識其端心某手追此婚勢如斜而及正死之不覺為樣質之其識其端心某手追此婚妻如斜而及正死之不覺為我有人不問其為其實所以詳樂之分亦情暴素盡善盡表其惟王逸火

王远火其在東齊時盖温木直聚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王逸火

人物 許 人名英比 人名英比 人名 於 一 人名 於 一 人名 於 不 為人 沒 故 功 名 成 就 無 一 可 觀 而 其 裸 發 氣 是 表 表 点 然 有 不 就 成 来 真 有 要 有 表 上 实 格 专 對 宣 以 一 世 之 存 亡 必 限 卓 雷 時 亦 少 其 比 公 卿 孝 其 才 器 頑 召 不 充 成 来 源 輔 或 動 懷 物 外 木 為 人 沒 故 功 名 成 就 無 一 可 觀 而 其 裸 髮 截 是 議 奇 懷 物 外 木 為 人 沒 故 功 名 成 就 無 一 可 觀 而 其 裸 髮 截 是 議 奇 懷 物 外 木 為 人 沒 故 功 名 成 就 無 一 可 觀 而 其 裸 髮 截 是 議 奇 读 物 外 木 為 人 沒 故 功 名 成 就 無 一 可 觀 而 其 裸 髮 截 是 議 奇

营祭如此天下寒心久失自滋礼以來處内外之任者疲竭根代以為必敗贻書止之嚴敗後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代以為必敗贻書止之嚴敗後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代以為必敗贻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便將比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朽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昏

平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且得幹四海

小児术用耳而為書名所盖後世但以給墨稱之数支為累大學皆與佛油涂根立勢來謀之未晚其識處精深如是其至恨里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線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頭令諸目农又與會稽王族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變乃日农又與會稽王族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變乃

勝之地自謂其歐不知動績冠時恢慶主之威喜無君之志企 獨冠之功有可称失及觀兵沿內偷後五陵引於秦郊威懷三 對後礼機糧場多度受許打城用饭威是乃斷越險阻最后惧以 祖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風標令譽時即 分明競無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平江漢燕監信有之奉 也丘明乾沒班馬送與奮鴻筆於西京劈直辭於東凱自斯已降 括性其言微而顧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因讀提油作程遐世者 輔雖未能最除內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松戎馬之權居形 時國股版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偷商謝百萬之 足高衛歷武清陷逐紅顯要外宣政續內盡謀歐路心力以佐 古之王者成建史官昭法立訓奠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 貨解果數或之完弘止足之分有應該之風者美陶回陳传那 孔偷父子賢丁潭等咸以祭湯之材邀締構之運東名弱府轉 一宜遠明衛賣之匪宜並補關新達良可稱也 陳壽 孔偷周回 史臣亦自翰墨香之耳而未及其家拖牙者公始問也 之千載有知已失 ナルを 史 史臣 臣 E

堪俄而数於以是欲逐得處全楚之地驅動身之兵因晋政之 抗表以和克及高以及僧觀其而動竊高非望始則假龍於仲 桓百暴內父之餘基於姦回之本性合然於失敗包藏其豕心 何待他時機兵制朝處立不臣而後見耶、 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既愿盡自此始 文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贬之此聖人所以垂訓 人物節 一大卷 人格爾和所行故者我削去公子以示贬又書墨師師會伐宋先儒謂和 表輕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電之同 於經所以及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温聚兵伐蜀拜 不立也 然不可以力征且不停於

豈不呼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入神 門東色兵推對謀客之乖違脏師徒之挠敗迁怒於朝廷麥罪 景文而假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規觀問思後欲立奇功 **村越親允歸望在天人然後步驟前王雲置度景遠乎石門路** 人所同無然猶存極光龍效享褒祭是知朝政之無黃主威之 不倫裡廣主以立威殺人以是氣智不知管命不可以求得神 桓玄 柜温 量的師會仗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周請 史 E

弗由也簡呈以處白之姿在它如之會政由桓氏於則寡人大 之基所以與主案静河海於既洩補等圖於已奈事與於斯則 宗是黑军康續案天訪其者不数臣自順於府西逾朝岫而蔣靈 人勿論 山北根長河而臨清洛荆三戟城嘯吃成雲名賢問出舊德斯 而職首添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開帝圖成湯七十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與若乃天挺惟神光曆嗣位邁油雲 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強得盖其天年者也 東王寬惠可以為君而為把讓天用塵其德東海建許能之然 才悠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平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 另宗因稱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 適所以干紀弘常傾宗經嗣華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 克耳鴻名名溪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数哉 神器不可以開干天禄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而宇内 半辰而都是那清阶月而四張即数更延隆曆後振顏綱是知 道齊各靈龍官風曆未其祥形雲玄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聲 了其內梅天長喪亂凶力室繁斯年之間**老傾晉作自謂法奏** 禪舞改物君臨門禁方隆十年惟未俄而義旗電祭忠勇雷兵 簡文帝武帝显不 穆帝哀帝海西公明正突 ĮQ 史臣 史 臣

明為什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奏凱方旋騎后親同食淫 推之才廟室之量處分已定切度華率一隅之立美傾國之旅 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戲言 家居織児我撞壞矣朝綱不振恩威不立毒貼午該於民成廣 通子以字·斯當旦藥之重如役鬼之專窓如猩猩之嗜酒而好 而二十年阿里敗江湖還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前敵則司馬出 京室的危百官恫擾愛根本者有左衽之廣矣幸安石公有文 既非吾有襄門後為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本之 孝武之立也在里以投鞭斷流之悉星流電擊南寇油肥羽為 神言而金行賴弛祁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養夷小邦之辭 思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歌干

態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賦年滋愁民威廣是以聞人許樂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 政國實集以小人拜授之禁初非天青衛刑之貨自走權門毒 之善節軍事於時上天乃者疆氏自武五尺童子振快臨江思 所以掛佈天山封泥还谷而條綱弗垂威思罕樹道子荒乎朝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處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原夜王家謝玄 物論 一個歷也屬符里百六之秋葉肥水之衆市號為武不亦優我 t

何不必察哉

脱口龍婦肆民古日貶酒閩色所以無活弹思片設所以止乳

用美東克成數畫就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介之於了一次以助為而過是以銷灣聲多搖動人心框中是舉亦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無惡。 音應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學安

不足以濟若安治其在東晋中人物係出者弘

無理之至耳以文晴之位智馬晋之雲接大義而折京勢力承然也共行,與温抗衡而接較者也其定則支晴大小今之連也故温非於也其不可也見病其而於疾置其君如实然而然不能改三邊有以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以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言則天成,無嚴數而御權盡破佈為最也以流爲特抜者蓋忠之極中,於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以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以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以也就不可也見病且死矣于幻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以也就不可也見病目而接到者如果然為非之者和是有人,

其即温也是天整温以高文青名也其破符都是天破郡以高其即温也是天整温以高文青名也其破符都是天破郡以际级世而以偏帥軍晋之左晋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郡兵不中而以偏帥軍晋之左晋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郡兵也故制温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幕亦非文靖之能而郡之愚也以沿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幕亦非文靖之能而郡之愚也以沿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及曹出西以偏帥軍晋之左晋必败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郡兵不即,董死之继失如位朽木义何,其宣布始緩之以待其繁高天計董死之继失如位朽木义何,其宣布始緩之以待其繁高天計董死之继失如位朽木义何,其宣布始緩之以待其繁高天計

建九之後時政多属巨一何陸梁権臣横然其有兼将相於中外 之免股以待之庸以舒固人之懼而疑敵人之何我輩精臨敵 而突棋常公學房而飲與旨是道也家傑之所為豈恒情之所 至存亡於社稷有矣資之以端於鑿井頼之以要安者其惟謝 不之以移是未見敢而先自敗也已背寧不春也是故静以鎮 下京之九上初告不人於其心在易發生自里不丧七會則其 部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蘇門者阿堵軍温述笑而輟長其神 儀失措而公也獲容望階超席方作洛生家風浩浩洪流且目 起浪徒莫不色阻聲追而公神情方王吟聞自若至于大司馬 度版灰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末崎爲晋之士冠馬 禄宋不之素耶當其照桓東山時與孫與公諸君此海中流風 丁進也又讀这東東的何論御温破许為之事亦若去雅量故 者祭館疏野相待是以不懼的呼是何亮賢者之薄也豈被未 也上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國人方荷塔選亡之不暇而吾又 人朝公典坦之有新學之迎温伏甲設經欲失夷朝士坦之容 學大時當希兵入冠視之若無事時买酒不廣也家人謂其以 丁基政部外間正議云倡丧禮煙而後私遺音 湯曜声明 臣

見過事多載而不可以白面書生常罗耳是則子論之日奏也 詔昔者晋都來與其子和午状仁供來其子光嗣亦知能然於 多以私意家之代離則棄衣親則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 巴但知有漢案也亦但知有春難看計兄之子教其用心之公 不知有子但知有晋僚也不知有子也知有府城克國不知有 以赴功名之會接直功之機而思以前還之刻分於人哉亦真 各見二外若城之國為帝水取名将而曰無跡老臣夫豈計較 夫來主必於山東珠必於湖而來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 圖不果降於何促功敗垂成村甚道文經輸速矣 是康樂才無文武志存医療准測之役的冠望之而土崩洞語 都若食於一致而不知類風已扇雅道日流國之儀刑是宣共 **自一种雅樂缺而還後君子哉斯久也文明始居歷外高朝人間** 之對麼權於偷灣之俗學移於耕戰之秋雅欲混哀樂而同歸 去累卯之危斯為盛失然激繁會於期限之展敦一歡於百全 里百萬之衆已職吳江相沿九五之心府移冊具不冠易處後 而襲朱組去衙必而踐立了吳馬續於是用康藝倫以之載聽 勿命 **週前心從客而社姦謀害安行而清群冠展居獲太山之園雜場** 州球山林泛浮江海當:此之時肅然有侵喪之致暫而視薛羅

言總配至其前有由学武学士	劉穆之	評 偏安於諸賢丧失於首	動成没而道于元顧之徒輔之敗に不亦宜哉	有餘年何哉有王尊下靈温極	布院很之口 投馬吞食者数矣	英武克清大数不幸享國不在	者皆表權而歸之國於荆楊之	畫沒陵廟際焚元帝以宗室	晋室既我中原雲擾戎狄腥順	八物論 1	恭帝	有愈之流連者也	恨夫五運攸单三微数盡循立	民記重丹穴會精之仍安東人	午之臣孫恩宣是金行之勉者乃	七是桓玄來學野如殿指六師	有能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我原	安帝即位之限連無妄之日首	安帝	也
言為死全其前有由翠武字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乐德居宗	史臣	偏安於諸賢丧失於道子元題百年存亡明如指字	之 度に不亦宜哉	不餘年何哉有王尊下靈温橋問侃謝安謝勿度為之臣也群	作為我之口幾遇吞食者数矣 於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	英武克清大教不幸享國不求自餘好的孤危外陵内畔肯命	者旨表權而解之國於荆楊之間子孫相承不绝如錢獨明命	盡沒陵廟際焚元帝以宗室疏屬渺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言	晋室既我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潮浸河洛重恭華岱宮關	· · · · · · · · · · · · · · · · · · ·	司馬光		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数盡循高秋郡候理之自然觀其推落人	民記熏丹穴會看之倡與使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	午之臣孫因臣且金行之敢者乃勢遇顛後則孝皇斯甚れ越之	大是桓玄來聚勢如壓指六師咸氓隻馬祖遷是以宋高非典	有能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我壓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忽馬南散	安帝即位之展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題並傾朝政主替臣亂未	儲遂良	

廢海西公是 篡裁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是以任天 晋衛漢之曹操魏之可馬懿也火緩不死則篡晋必失入朝而 故若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去義而已馬可尚乎相温之於 知所為之項乃為草具儀制朝服當門神彩毅然定大后令而 矣不能則奉到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件行 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大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囓之姦則等 川以為盗賊之事則為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思判馬如水 而尤貴子用之得其常譬之干将莫邪用以誅擊盗賊則為 事理之宜則其病及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實乎才署之份 宣公之爲也爲一 令一施内外從禁以建武水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盖力 義事獨横派改亂章布平道事王甲臣之義定於馬樹之間威 是禍基東妖難結大下為為于王道不絕者如終高祖 典人殊朝網家異編户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前發為私藏由 群公之舊軍莫不坐散水離掃地盡失主威不樹臣道事行國 **夏華隆矢重之以為國路弘加之以元顯嗣 屋乃祖宗之遺典** 研疾勿預其事馬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了 人但病乎才多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界足以應變而或不逝去 物論 王彪之 代宗臣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九卷 方遜志 朝創

之恭殺無辜之幼子平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忍為之故馬思天下有滿者摘已滿之稷思天下有機 西北東之後谷正在 屬於中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以便應之 者猶已機之放魔不忍君子羨之兄子孫乎臣陷親於不養罪 親也尚不以禮雄日用三姓之卷猶為不孝况伊其親以口體 那巴埋了世傳其孝婆呼伯奇順今申生之恭君子弗為孝也 調彪之為才能之臣才固才失情其不善用也果侍中謝職當 以廣其主作其於外以成為語言罪不在都起之下而後世情 能以是浙温农朝着多辈之音非然正不屈之大臣我功益臣 其聖人之法平或目有為不孝夫易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 夏大馬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州失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 馬得馬者平便其親無側憶之心則己有則突以安其生養志 尼之比然於原典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始 人技不走曾子不得辭其實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差所以事 問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重終陽為不知引枕而卧脏不智非 不我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姓以陷無後之大罪又 評 **彪之此果真以莫邪干将為盗贼事也情我** 方迷志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子宅邊五柳樹因以為聽為問

北事信然失感太調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 二公罪巨生者皆同福地非埋見其見龙卓好事者神

南元二

五柳先生傳

暗酒家食不能常得親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祀之造飲數盡靖少言不恭樂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毋有意念軟欣於忘食性

期在必醉乾醉而混智不怯情去哥環堵劑亦不被風日短渴

宰結算 縣屋空長如也常者文章自然順不已志志聚得失以 此自然暫日

歐美有言不威威打貧賤不及沒有信里見極其言於若人之俸

乎酣鶴賦詩以樂其忠無懷氏之民與萬天氏之民與 魏一新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牵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真也文解不足以附其思也然是所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世之稱美南公者日榮利不是以易其中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累於情就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思而勇退過之有院開 朱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着其迹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開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該因 ナとと

言求詩因詩成音者陶公有馬

章不群跌 岩英朗獨起来 類生平 頻嗜酒親朋邀飲軟酢乾醉 先生性静點絕來利好讀書不求甚鮮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陶埔馬 李延書

而退不各情去留環堵瀟然不被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開三逕門種五柳高町北窓自謂義皇上人素琴無該自得於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耳室

百律之外不以財耕為原不以食之爲病至於耻事二姓恒題

也喷着晋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陶潛

張子房五世相翰輔以不受萬金之產弟死不養為朝報仇 脚浪之甚不遂横陽之命不延然卒精**漢城春珠項以擴其**分

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尚元亮自以晉世宰輔予 期於八垓九垓之外 然後無人間事學引辟穀託意寓言将與古之數分銷化者相 千載之下間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逐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本 英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奉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不少無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十自以為

所在惨惨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祭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逐唐林之節非不苦主維備无

所辛動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世強笑之皆年 之詩非不倫然清遠也然夫身於新茶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題風湯明詩 黄仲昭

而下性蘇十即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寬而場也或疑婚節 演運首有無窮之趣故予當妄意題品以為自漢古詩十九首 門崎節詩蕭散冲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閩泗弘

節則托於酒而近爲雖終身不仕鬼清節可尚視留使終

系世任電留僕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晉僕始終為韓報仇訴

鬼如蚊伍氣横飛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 凡七見馬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而弑君後立恭帝方二年而典千之居欣欣 安帝之時東録西録互樹私門主暗臣騎紀綱破碎以故孫思 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污湧高為之依歸故終能叛君有以達 退速補懼外侵而處之封緣與我中奏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 彼夷状者人而默心見利則素若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夜之 钦耳心禪劉公矣噫 而劉裕方為國史艺校桓玄發情滿行的懷道謀形於唇腳如 臣合之動也奈何劉道民這根本之談形然有政王政英之意 賊電馬遷殺天子之駁的馬的及正言方幸務有樹晉之功成 獨水島為水仙桓玄好天位為天子而在在氣息前軒後輕難 第一步代詩馬發之觀其訴刑刺者可見失端節之於留**使於** 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欲奪憫晋至之陵歷忠慎激烈之 其報韓之預婚節遭時無瀬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 以枝悟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劉下邳張膽争先獨力一呼以被 逐構述之以祛群惑 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時 校戲水棄王失馭戎馬生於関洛至於舞強弱效兵權體典表 劉治聪雅五胡附 臣 充

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施乗時典五誓野投焚說順可以經宣而 有同對外後天子以行觸驅來與以熱蓋處珉之淚旣蓋辛眉 之館故知點省來蘇居今蒙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冠不仁 輕日旁揮形派三發宣老智清與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議錦於有德差及三代乃用干戈将以振厥极為恭曆天命懿 成茂草隆淚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 忠貞於戎手聚縉鄉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華舊都官室底 之将逐廣大之師縣旌俯渭分壓陷洛鐵馬陵山胡船邊渚粉 嗣樹思戎族既捻威權関河開業月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 可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児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馬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 零按人方響並后載馳團監頻於四天疑科節於炮路達對狼 別信不由東自華弘遠貌之為養處事難然縱武躬兵發忠告 **唐標正直則音野所謂并仁義而盗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集** 定之秋單于無比額之懷檢化有南郊之奈大式天地茲為不 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事衡者矣伊陵放與王之界骨都論有 才不是庸劣之下是以東馬鴻客乘機豹變五部高第一旦推 更主爱之恨事命同婦自古祭奪於斯為甚是以於第呈形賊 稱潘王彌放款終為夷狄之邪未辨若臣之位至校不遠儒風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後石勒 人名於

馬氏之罪也按開故左野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妻自類而其 幽王時大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私而天下不 旦入我中國借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場始問 武絳雅無文其至已可察見晋不能野郭欽之疏遣之出去已 氏始聚聚盛矣盖至于淵而劉氏始勃勃起失淵常恥魔陸無 而被見以爲御之如奴隷曷常一日志中國哉盖至于晋而劉 能有也安有樣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借中國之號而相延數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盖春秋謹嚴之古類如此失淵本匈奴一 其不循分守借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干經不稱王而 有之亦自劉渦始考之春秋呈楚徐越皆中國侯也聖人特以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 與何不支之甚也 戰士而官奔的我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茶豆石氏之重 之所處荆棘生馬自絕疆營帶原安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數 資處勇運偶時期用兵則王朝之倫好殺亦重公之亞而承基 臣也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剧歌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權則天 聽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雄整隱和苞献直即明罷觀而師 ·姓亦養為劉魏與選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奏之如騙見 一年者我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 人物論 漢劉淵總論 ナセル

諸州八冠東平琅那九冠河内中原之地遂為戎馬既殿之場 無地可拿着好讀史至此未當不晓息痛恨于事人也 行酒程连直至剧想而後見式五胡之亂淵為作備元海之間 而銅駝幾在荆棘中失向非苟道将出討北官純入衛則帝之 親沒項正四風黎陽五題能應常山六冠壺関七屋徐春於 **毛病協康不如意而五年之内一起太原西河再忘洛陽三兎** 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選左國再還涌于再逐平陽比 失淵又以呼韓和不足效而要然消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 相發此亦而馬交關自效於下在者也很呼韓羽之茶在此時 ·東大東·前子書土事之徒方且交巻五六十而公界之事任意温 日将兵在都為類監軍請歸會奏不許認師五部則許二點之 首未必指日而縣而底兒出神甚十二些者多矣尚安得而動 攸两賢王左提右學而二三黨與又指與設謀効力于其間 質說兵借盗種盛騰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宣勇如聽徒如 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替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 何優霜堅水之辦由來者父故網目于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因 王攸有課達親淵志若屬照數計而雖上者其如晋武之不聽 果果樹幾能則原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楊班有諫歌 一哉嗚呼天荷不欲與勾奴必不虚生此人而兄司馬氏骨切 管德門

後而禄禄如愍帝者哉封候未几再行教逆故綱目書姓書名 夫態夫天下之號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新况以華權之 宫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継懷帝而青衣屬廷矣非 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冠馬明四冠長安蘇親未福梓 勒謀據于趙魏曹疑欲王于全齊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醞醸干 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遺音未於巴蜀不賓石 恨勢所恨者天季其魄而肆志宣活納劉殷之二女而六劉之 立王氏好而應污褂房作逍遙園作李中堂作錦儀殿而大車 龍逐踰後宮納靳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 賜聰以柘亏銀砚如呼小兒今為当天于而至使居各小醮執 而臣序之此宣奏於非人力則平陽之衙可為獨心中國至此 冠江江王行被執囚冠洛震三原州檄徵五兵無至者越乃悉 芍驗能討之而權中制逐便石勒墨并因冠寒陽青州失守因 率見在空因而行字之與何針人囚執天子嗚呼昔為該軍主 湖卒于和繼之而大司馬照施十萬衆屯於近郊則和亦寄坐 不地為之 梅夏日月為之海使利家為之左狂人類為之斯滅 已非人類而聽屬警停抑又甚為是特劉現欲討之而力不克 馬耳念军攻聽聽行統逆甚者試一兄又殺一兄又然一太后 一木殺大将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使者殺将作大匠 在斜目于三百六十年於創見者是天之假手以雪時劉之 Sugar Varia 十九七

将奉旗枕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鈴不可當不知常申 非義終城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滿阪之役斬 稱潘可不謂能建功能討敗者哉所可賤者始與斬氏約降則 而感子善之法及其楊戈雕及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 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替國之故 像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長之 課什将子遠之因納為豫和 議貴則难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寸鉄也議為人則柘落高亮作 準之亂劉氏已無子遺而雕逐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 武帝之流盖亦戎狄之雄俊矣名各于豈無常王之意耶丁斯 劉曜将兵十五年未嘗以說計以人必第兵極就然後取之雖 **箐一敗于麹光再敗于索絲而恐陷两都腥有力馬聰執二帝 唯有力馬羊氏頸素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親** 大司空新車居其族数其屍補及其於人骨火延其宗廟盗賊之 **爆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 劉粲以贖天子而天爲報之栢堂失火而聰子二十一人事為 亦以見香夷國臣躬行大恶人人得而祖臨之耳晋不能生經 丁卒死于盗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一帝者亦曷相當矣為 前趙劉曜總論 ナヤルキ 管 徳

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循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為矣胡

為聞及惠皇失統萬内前雜遂乃招聚姓徒乘間煽禍震則我 差渠見奇聽類聞輕上當拳子監其非九何呀洛城夷南藏其 古為震限以塞垣循懼侵執況乃入居中壞窺我王政東記茶 天根湖牧共帝王之師也窮兒賜暴戎状之母也養茲雜種白 辛也而殺劉曜者是為後赵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尚未有 非有副倫敗度如聰之活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為禽屬為 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却開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居 **竹龍連宜天服晋德而假茲妖孽者與親其對敵脇危運臺賣** 都色剪言我黎元朝市淪香若沉航於蘇浪王公類小警将現 之機視危亡之際而能不啸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 大下笑置其功聽為產已為天心之所嚴而悲勝自聽又為敢 数尚何言故尚何言我考之干史雅非有弑兄發弟如聽之是 以自圖而已矣是時國君雖丧境土尚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 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爛之園適所 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禁吓臣流于酒 **将軍以初鐵擊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盛兵成擊火之不能阻** 明音沫間發種氣橫飛遠唯親或則風情機既近答劉張見音 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決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上晋至 石勒石虎 史 臣

司問價養正超校古縣陳其亂政之皆数超祖大家因数以此 **晋民失 取廣泛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将軍勒者勒** 已而外都有临内許王爾王彭祖可惟則計構之疾於者 及秦既歸劉淵憲鉅應常山而集衣冠人物為君子當是時得 以稱奴之種徒上堂方其倚門長啸府其志固已逐矣 **羯土亦殲其類無徳不報斯之調于** 影響為各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殖晋人既窮其酷求自己 政嚴酷動見採夷保偿還黎水哀無地戎狄殘礦斯爲甚乎既 對終行是事於是照騎以後身後繁興各師相尋干戈不息刑 龍心珠德養切而輕險假豹資於羊質轉泉心於狼性始懷然 起於張對疾便於再閱積無致城有天道北夫從逆則內事身 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館取笑天下墳土未無禍亂存臻重 托授非所贻厥無謀身難嗣叛業歸楊養斯乃知人之間局季 本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難曰內殘亦一時傑也而 花王室被禮養襲冠帯釋甲 目開岸序都敵懼威而献於絶域 **君之罪校是跨職強趙井吞韓魏杖奇村而獨徵號權舊都** 為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刻聽入是一帝家應動固有以成之 百為珠主而自此子房此所謂處而真者也衰王之役置至江 食就食魔主夷用以此登朝名盖四海者方且題首之辦法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徳

文物夷狄問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遣使求和部焚其幣江東 國之雖然中國方曼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獨夷得以筠中國之 辟难奉貴良方正彬彬禮議故綱目于此夷而進于中國則中 則遭絕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派天下而無容是之地者 暴傷不足後的種來等至于弘見我中山王不用受禅院禁何 此學差強人意而卒不問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思之在在 高祖斬丁及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夢** 意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衆來奔而伏劉誅之有 既而剧雕成衛恩人大夫行事循稿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故 雕而曜自給之趙王趙帝勒並不能自爲之耶始而劉氏構際 非匹帝王不為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尚之也勒未嘗絕王 信信相争吾後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內極思尤甚干聽而長 不見統于聽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祇于虎 把臂受托而反奪之即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 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愔愔殊不似将家子石唐身當天石 目石勒举事流常為成牙百戰百勝途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挟 准以北生民日為之生一成也 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即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 八物節 一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號不以授之虎而授之黃物與兒世龍 後趙石虎總論 徳

至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新选省而除拜生殺皆决于申而是 生之謝文電馬以倫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及困于枹罕 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勝秋王權之徒曾不足以常書 禁尚不知悟而為之移二城攻原州為南伏西前東征之計是 我并数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後何然盖方以抱 天耶人耶智尚有人安可圖耶華林之戰苦役晋人太子之出 群起而交攻之也至于很派成徑白馬集庭國家将亡必有好 殺一遂而後得一逐也殺讓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親以日 柜宣伐趙終致敗續四海极為奄瑜三紀天不厭亂晋人亦且 不能禦蘇峻而污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捍其 **虎之要石生不能敢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 是馬幣魚散之势也三敗于慕容而見厚于李壽是被國外患 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也不若虎之廣言被阻不若 元規表衛代趙計欲開後中原春秋大復仇之義故綱目子之 之其我少衰其恶火沮不然弄未知生民道臨更後何極也哉 攻段遼縣人敗之既迎睃遼縣又敗之然而大関宛陽縣又轉 心作海療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然陽宮丁夫死于外老 明君誅将相干是肆志滿意屬遊破忍百姓吸然丧其樂生之 職死于 内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後處其皮者也幸而始 而元規乃欲樂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它日

在旗紅鼓不威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充知必不享有松之 人物 前 十九卷 # 大卷 # 大卷 # 大卷 傳而宗祀珍城長亡之福嘻何惨也天清地軍未雲崩陷刑权 請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思極失稱延于既族之雅而終以滅 時內而藩王外而将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祗稱帝綱目不諱而 殺監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試良有故裁當是 父子而今安在故意欲以強暴 月固者足以觀失 城欲平為江南登堂權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一 更孫亦且不免失始殺逐郎殺宣司馬氏父子相發 馬所喰突 于弄豫為果而不知殺論以後縱大禁宣夷取民分置交通而 可見要之層割之像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誅滅之奉又不出 新矣石祇代魏雖敗猶荣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 遵正察又殺之整立関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遠有嗚呼唐 而竟使後人復笑後人失東宮調及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 而來向非民意被賊安得保首領干牖下我太子世立遵殺之 工馬之思極失禍延于所養之間而然以成亡情患之報曉然 教有必家首西芝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我君之事同故聞之 時姚弋仲符健之属皆樂為之從图雖戎卒數萬不城千石 概石既總論

東韓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児手放命極禍距戰<u>發其</u>狼心割品 是日邊家聚迹卷面是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聚表深識於魯爾 功掩城共而可錄取遠之軍懷戎状而猶漏暴容應五安律日 地 接 人 文武五優加之以機断因石氏之際首圖中原燕士物其籌監 為侯瞻養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經谿整雜消此之謂子宣蓋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作齊桓為宣九合位止 九楼甲建施東征則宇文推陣乃負陵自固恃勝而騙端拱稱 不振天女孔縣逐得據已成之資來土前之會杨兵南蘇則烏 群雄角立事奪在及顯宗主於於中年更完竊政於元男朝綱 葉之基馬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殺自處崩懷奇畧于時 本而将須通所謂相時而動宣素第一教哉然其制敵多權臨 金陵之作率禮稱著動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 學成二俗先叛後服盖常性也自當季素紀典千握将推亡之 觀夫北陰行氣配屬蒙生隔間治華於教其之漸雄媛殊東 唐城暑地轉其養賊旣而二帝為平陽之酷按兵題運五**經於** 肆其緣聚之徒毕割然元縱其鯨不之勢使江左疲松春命 馬為其用一戰而平戶是再舉而拔堅城氣整傍隣成加邊 物節 下以惠勸農無敦地利任賢士該所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器 謂深功被物天数在防運輪場名輸安質綠循将席樣京次 史, 臣

荷灰而傾山微騰彌而御風雲雖衙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松喜春食茶谷天安益縣威愛本朝以雄界見衛而此身兒或 飲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義問非晋至之鯨鲵美 賴五臣之功勾踐給具質五千之本思有紫殊二霸聚微 學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報帝確宗情提斯倫夫以重耳歸晋 英雄扣養除奇推五萬於河曲序船松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朝分歷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罪力然而事府雜羁狼心自野 巡岸衛石門而長遇逐使程氏景從郭師宵道收羅趙魏驅無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王寨之雄方擾市朝屋夜 即獲終於月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內惟人良所謂也 白满淪境衝朝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我亡子常升而 反凍其外樂敵军脩其備以携離之聚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授首當此之時而必威轉機及玄恭即世虚組亂朝重以熟德 此之 由非夫天脈素靈而啓果類不然者其蜂何以若斯是家 不容評以頭貨干政志士絕更見之路說人襲交亂之風輕都 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车頓函関而不進東夏道黎企郭宫而 用才不親既務賢輔攸賴连臣挫謀於是陪金墉而款河南包 物論 慕容垂 臣

文日用戰争方與衝逐鹿之重驅若聯烏之歷定符法擅發版之無監察到事內里衝逐鹿之重驅若聯烏之歷定符法擅發成之無監察到事方與衝逐鹿之重點之聚技山西之際遊戲艺之嚴險總三泰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馮名狡数姦椎有可言之嚴險總三泰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馮名狡数姦椎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票自率田稅長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人無監來弱虜之軍自奉田稅長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人無監來弱虜之軍以為前赤縣成蛇豕之雖紫有臺電電之次升

民林塞於他族身首整於城臣胎戒将來取矢天下豈不哀哉之敗城神室無候間夜起何附安在容其禍先短當乘其亂極須歸命會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益雄於依野之強終致且陽

於勝攻必取便欲鳴寫尚穴駐興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臺以

平土之師起临天之冠看其大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諫遙謀輕敵怒隣躬兵職武製三正之未叶恥五蓮之猶乖佤養別豈直化恰當年雖五胡之盛養之比也既而足以察世懷避荒暴義幽險毛心因止馬而献歌託複寫以成頌因以功俾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榆代吞原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十

部直進規模節張以忠勇恢威各属督妓足把符三才文武事

而為敵数月之間無能編於四方戎馬塞於如甸以至身死人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煎沛不振昔之侍囚降勇皆起 萬之衆以攻晋先為之除官無第以待上君臣意以為羅中之 免茲を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奉百** 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無舉河西兼巴蜀色漢沔停索頭屠 猶西取関中并姚夷却桓温遂為強國堅以雄村五暑加之五 思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扮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肯飲 符氏之強也氏意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 五不認哉行不紊亂借稿奉及順敗部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聖似之矣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屬死休之志雖聚寡不敵難以立功而 長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悉長皆秦之能臣也 和東文代四五五五在公弘而當時中外智 **烈慷慨有足科英** 向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数戦則民張数勝則主驕以騙主御疲 丁子孫珍城何哉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重姚 電信奉王征於布衣任之以政軟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 者何也正識在里下也學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 十九卷 朝失馭而角立為 九十十十有不諫而 可馬光米

器是接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質勘報摘之種亦楊素之取上附有以制 第卷卷之也 堅以六十萬而潰免以六十萬而弑魏木武之號百馬雖 學等差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子不利人主哉若堅取習而以仁 雙議等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婦之夫豈惟哥降又軍在唐下 十萬分持長谁之南以緣謝支如陽平用王衛故事以舟師經 雖忠而間懦非謝太比也堅既已取蜀有類陽則荆州之應本 得展其用而内顧室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順節 南若三而未有不允下荆親者也王像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 翰威而國城雖里之失策亦執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 是以幕容叛而鮮甲之在秦者遙起而應之冠亦從而武馬不 衛之良数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失天 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平及鬼於肘腋之 持重要未有不學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心 養植氏覆而謝氏之膽奔失然後長樂率兼客姚養之董以 下然猶未也召光伐西域的泰原之卒十萬西矣堅找習而宿 也大時代吳而同者僅至枯王婚於預養華四人耳面可以成 人勿角 前而人下之心毒推一也堅又不當舍利而先壽者夫桓中 率張先軍衝之軍以二十萬而幸於刑刑必破重民公

失關中者一一而伐母不與馬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将師不

華世與後至論則斬禁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至自是僚佐年熟舊不能離親戚不敢然依騰席者教務數從則熟騰實特淮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克明也一歲五邊雅順中外於堅武主殺兄篡承偽歷觀其聽攻之始聚主獨於布衣任之符堅武主殺兄篡承偽歷觀其聽攻之始聚主獨於布衣任之符堅任王猛

西俗卓年豐遠安通輯雜葉、北茶縣何以加馬院而選志於功節成牙母命取汾絲悄許洛以偕燕而藩傷蜀夷隴石而靖何襟訪道佩席求賢與友弟以以其親明常罰以臨其下英髦書

弗震後患委原都于老髮授的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機陷

距該招禍蕭墙屡發戦無益一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係

+

忠育武義盡有中原之地及,循有疾壓前以後事極日野難時人物論 九多

人物的

慶江南然正朔相承臣及之後朝勿以晋為圖鮮甲西見我之

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為者事冊則晋一紀之業可者也謂晋正朔勿圖其有深音也故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便猛見做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至多無之猛誠才将古今亦難得

望而猛不失為中典名臣惜夫

姚氏

臣

男於六·僕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的旅宴繁弋仲越自金目長江徙御化龍創紫巨寇乘機仍未忘戎馬交馳而不息晦

全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剛忠

訓於危朝贻嚴之謀在乎陽

失圖係組而降較道物極則逐神斯之謂與傾擾之餘內難方殼外禁斯輟王師仗順稱節而下長安內嗣

政荒風挫成是之由坐致於唇非天寒也无子以庸懦之賢為鳴都之實况乎偽境日侵緣也未考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應來脫食於将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應來脫食於将萬歲就加殊治恒于桑門當有為之時對無為之業

命群家恢弘賴禁假容中之所, 附定國秦挫雷亞之鋒較安東茶斯言遙與迷途良可悲矣等以因仲襄之緒顕符亡之會順照為文美有是稱為景國獨與公子見方孫策詳其幹微無

比在放姦器完起凶徒列極而 表新营雖云效精存棘而陵樓

土何其不仁安桃而終斯為安,也子客対推納敵術成先衛居

史 27-378

而民未亡漢及魏室東孤怨非結下晉若等輔之柄因皇族之 微世擅重惟用基王紫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晋目社廟南 漢氏載把四百比作陰周雖復四海循濱而民節則氏佛譯為 墨子公公室朝權國命憑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义謝桓温雄 古今人物論第一 熙之末是以恭皇尚遜殆均釋及若夫樂推所歸語歌所集課 父之茶因基華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祖文衆無一旅會不決一切。 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斯成其未以在玄精逆來時加以先 百未有選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然故能坐移天曆蚂雖改 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晋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銷乱又殊咸 旬夷內剪暴祀晋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守至於鍾 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备舉條禁明客罰有恒科發無 太祖初年特秀碩無傅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安有與君人之 故事自然所後亦無以元嘉為言斯問盛失授将遣帥爭分問 西的故能內清外曼四海 論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水平 首米其名高祖 収其等及盛哉 了盖世動高一時移的之業已成天人之里将改自放以後晋 武帝劉裕 文帝義熙 一十卷 前中心海 沈 **约**律 10 約果

普劉裕接晋祚之東丁桓玄之別香農或起布本生擒数天· 破六州點黎滿條生靈群梨煎果林木雞大军音而美政不終 明而天下安静經不能統法八世而元素之理亦足以此前達 問四境之内户口著息請誦相聞士致操尚鄉取輕薄朝廷清 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錢渾樣予象器也修孔子面 主不綱身遺廣氣文帝以晋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 則裕也弒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 以取江左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大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也 所謂将添千里而殺騏驥策蹇騙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政 里長城若櫃道済先以威多麼身喷崔嵬不崩頼彼峽岬宋獨 之文景矣然黑本之位五臣東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 嘉崇文也餘遠貴而示識機苦誠義恭而勉以鬼仁故三十年 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心很敗國此之謂哉嗣 **叮擅道済若在堂使胡馬至此耶** 一道济而道济壤矣乃謀請白面之書生不足惮之吴子輩 二十卷

之命才謝光武而進制兵署至於攻日戦時莫不仰聽成古雖

覆師食旅将非韓白而延冠城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滿食在難

結商娶維禍生非慮盖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少帝文帝

充

重要人之所重故斧鉞布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難者臣細故 世之华季府施事行重聚左點或用義止輕復輕您物之所輕 婦之錢嗜欲俗於側毀非滿於因斯人也果禮可絕而法可斜 和東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洪/武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甚自非許獨深私陵隔客講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戚若有自 不以任為她法至平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 斯海生里封遊認逐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等臣之稱 人而為鄉兴來老而不悟高湘官員的功德而前歷百姓賣見貼 物自兼流根照點情功愛子及至忍矣哉其東心也又至裸婦 動拉同氣前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兩圈 以無罪殺其稿以射雉殺休佑以虚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 麼死即臺兵既克誠宜孤躬**即**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 争失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都或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 當壁然一網不所較一極不兩椎今社沒有奉而後葬于文是 **屬於百里非国刑免書我至用客尚望幸門 失田是律無恒你** 遭網以頭行法為思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該愈 子即之帝已稱於手御東大祖之照普安世祖之根雄云並可 物部 一多她行網維不舉而網目随之是以古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三十类 約果

無嗣學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成蓄及藻則乃以情緣 而無音累氣固亦多失若夫平子監發文以情變絕唱高戰义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有為體並標 文以文被質目漢至魏四百餘年鮮人才子文體三愛相如巧 向楊班崔蔡之徒異就同奔號相師祖雖清辭鹿曲時發手箱 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記等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於廣王秦劉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王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根芳 以遺文不親重素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與宜自生民始 則歌詠外簽六乘所因四始依係升降謳語紛被風什難震更 民惡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到深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 不同祖風縣徒以賞好無情故意製相能降及元展潘陸特奏 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滕流所始其 無偏断于良以主圖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風格肯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取為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 世重清談士推索論祭節雖禁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 小盖為此云 泛高韻遠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晋中與玄風獨根為 其班買體學曾王緣旨星相樂文詞合級平臺之邊響採車 祭郎 謝靈運 沈 約果 約州 世名臣

初生世年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馬耳 圖而輕天下怯丁陰而賤尺壁若乃義重平生空炳前皓校驅 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 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照遠生不再來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奏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天婆會 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此私未都至於高言妙的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 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頹去之爾遠去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低品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两句 並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肯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銀高歷賞 秀垂節後見若夫數任論心商權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平玄黃律品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 宋氏類謝騰聲靈運之與曾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客并方號前 在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美軍平此自建封替平義無歷 載料百雖經響聯幹波屬雲客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道展 之辭無聞馬爾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康 建函京之作仲宣覇岸之篇子荆零兩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袁淑 1 沈 約果

> **愿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名而羕愜夫豈或免** 不以年夢桑榆憂患将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辞事况顛沛之道 出身事主雖兼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清為子為臣各 **胜断可識失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量** 大自忍其親必将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 據筆数罪陵離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語 随其時可也若天聽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繁型五百歲

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猪 楊王夫等紅李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関蕭公道成褚淵 物論 二十卷 日

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孫栗不爽也 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至矣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其心乎 淵水為齊官共為與餌私撫之態别官令出而後身碩弗生帝 到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

關連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及繼體非忠具無以守其樂關 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文學不屈曹氏魏彪将移夏侯兼 小北面后悉以二千為心則兩代豆不亡矣來於清禮簡音年 是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之於時——須機學之用短資 約梁

預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私危

在於晋世奏等亦改奏于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登所謂素重於生乎雖不達天愈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

何者非其本心也不明帝以前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内外之 臣有威望者必期除之祭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道釋勢利使

方孝孺明

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 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每有不知者予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盖耻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

用而不相悖人馬有不勘者手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當不宮平其間大素與大仁兼 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 則人不復知草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失故取其事而不

而責人太備或以己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武使家夫

也使天木建下宋斬道成而夷其靈於祭何有哉其不能成功 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湖乃淵有桑而敗非於有社稷 可比漢王陵王名原然方方家傑風視褚淵華直狐鼠耳其計 忠義大臣也緊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将而誅誅之勁氣峻節 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洗約齊之醬國小人太繁宋之

心而文致細故以罪黎謂桑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

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祭過也約不明其本

及於敗此何足罪於平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

石頭城中鎮将死父忠臣兒孝子來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 物論 鈍狗葉 干巷 李東陽明

其龍而卒不免帳帳而已奏右守道以死之為飲事後之患失

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失甚至於當國紙君以固 知矣區區富貴自何足言而水之者葉名節捐禮義不顧驅而 **学有過哉然樣利翻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發之言其心可** 去君不疑競進超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業宜是也夫

而貪得者視察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生如盛矢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格 生喜殺即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鉴汝闘場開発的戲狗盛在 菜 祭 初 見

生為矢又罵司空不如狗真入妙歲 狗即來即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為門 傷忽見一 约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 發及之少時妻子皆改此 謀殺之祭切見死後雲慶常見見騎託物戲如平日經年餘間 初來祭以謀告褚淵欲與楮淵共事淵乃發其事故蕭道成得 東梁 王世真明

水景情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称些前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自

史 27-382

疑人情的緊落然亦後不改此乃於之所以為全者也九始之 世要但聞心若爲耳大明之世,果徐二載位不過就或權亢 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 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青策騎不以 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母憂則 世今末聚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聚聚墨為令居之不 當其時亦且伏金里之勝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 級王景文之懿客而皆不免景情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 論亦曰景情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 **居刺任不肯當事問居高即門無維有故及於敗而素子野之** 淑之死亦安能如聚哉 飛乃獨施異議為夫祭不死不失作謝朏而敢不死乃作蕭級· 宮弑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諡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於 **長獲全於猜悉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枝益甚以建安之動** 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尤其所以後之不能依者皆 東出馬死而不辭盖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深之具矣余謂景情 忠子死孝為桑者亦可以無愧矣盖其伯父淑營事逆即於東 嚴繁 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點既輕三才将換區區 引城之 物論 遊之術前世言之詳失夫戎夷狡點翻 何承天 二十条 批進 真必宜完其障 約署

有忠宋之心與家聚等協謀聚點異姓建立宗潘以陰宋祚為有忠宋之心與家聚等協謀聚點異姓建立宗潘以陰宋祚為 東不先張地陰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聚乘陈高祖受命王塞某不发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未凌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大凌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大凌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大凌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大凌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潤盛衰既兆用於戎心盖由王秦大凌雖綿河作宁京哉承天安邊論傳而為失載之云楷解四而無所控告京哉承天安邊論傳而為失載之云楷解四而無所控告京哉承天安邊論傳而為表述之云楷以降於後乃能禁暴止叛養成後寒謹以終於傳染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叛養成後寒謹以終於傳染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叛養成後寒謹以終於傳染逕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叛養成後

不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答語之偽胃明劉氏之已絕播

有如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漂高神武殿聖即 懷尺寸之的雪其天厭水行固己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手 夕權道既行兼齊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数力實 在田見宿雲雨之亦及蒼梧暴室繁結朝野百姓懷懷命懸朝 **兵甲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皆用泰始開運大極時艱龍德** 門祚宋氏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與內難邊常 經一然不陳一兵不頂一戟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篡 蘭道及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選以王褚之謀不遺一鏃不 曹委宣有交霸浮橋宋氏崛起匹夫共由蒙之一世推雄卒開 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蒙兵所期征西之甚晋室不内由 窗據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及噬之狼巴在肘腋間矣後能以身 也書称書展書後書紙不為少諸而爲猶子之愛階之於禍則 不為此皇於所以集大命也 人物計 **北鲜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頭隨物變應而** 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副教有断惟忽大體華青宋之葵或而以 率下以儉化人珍可異物吸至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動儉之 本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是目如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識 之世府軍之區内外軍然雖官至死面頗好華麗指軍 百個為先外好強魏内保養基封及行誅玩法者數手故宋朋 髙帝武帝 二十六 甋

昭蒙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堪 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該也自金張世族來楊照實委看 之非責刑者來失臣請論之夫楊武之亦里子克舜伊品之心 褚淵東緊俱受宋明帝顧託察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具運世 乎盖先朝首威劉氏今日理数固宜然也 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正雪酯猶能死其本根以為丟 很之性有甚無沒者失恐澤而見溪道疾而怎廣獨不思公族 其實之謂也疑忌橫生術数是用香大流湧於城十五神太祖 宣帝之比不亦靦顏天壤耶李元凯日江南多好臣咸一易主 以接之位而再行武逆魏主臨江詰其發立之故雖崔慶遠有 衙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伴動食天扼新安之時 愛羽毛之調而猿子墜崖戚然致威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 能類遺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能已見於 罗為太龍百 体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为盛事 时林被弒新安嗣之而政由勢出都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發 代官成後朝雲氏祭廟與之從事名雖魏臣發為晋有故主 1祖世宗之後重數燼威药子单孫之祭曾不得李誠所謂對 明帝 **褚淵王儉** 二十六 新子頭·果 充

為教衰失建元北運我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崇 季訓義侵給一世孔門褒成並執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 朝廷仰其風冒子觀其則由是家桑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 異而王甫依經辨理與碩相非发典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 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董句期乎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珠泗既往義華 此爲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价學校錐設 載敢于文遷韶库序亦明無襲充陪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 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間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統二代以來 多行晋代江左儒門参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後專家晋世 七十稷下横論屈服十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渠 緣世情之過差也 勿失西京儒士其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買先行康成主交漢之 開雖殊領野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堂 藏君臣之節徒致居名責任茶資皆由門處平流進取坐至公 去野禄既輕有國常送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 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直切市朝亟軍龍貴方來陵 J. 顯数年之間不息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随民望而去之 劉琴陸登 二十八人 蕭子願景

第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豆而干格况第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日 建武明帝亦欲為于孫計以畫城本宗之瓜而子孫亦值覆於 失於手尚帝欲為子孫計以畫城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 柳屋器蘭雅州蓄養士馬非後一日亦作已終當乘其運而吳 祭王天然後知城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祭王 土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醉醇死 而不害及慧是書還只而不書及不書及何予之也何子之惡 聖老 宜 嚴也國珍等 弑野老而賢融手移大位情和帝之立徒 移故綱目於實卷多特筆達光書起去而不書及顯達書舉天 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關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蒙空不 五老也蕭衍乘機以雪門取野融因變以廢语陵嚴之何惡審 九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的可射親禪販政弛事嚴頑冥不 期固進賢之實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甲位或隱世辭宗者别 人門兄居右地野孫張子凌大臣趙晃讀西京而殿壁室奏播 夏老耳厭聞家自惡都仁而兇惡熾禍乃敕東軸六貴比有阿 **有一篇云** 涪陵王 實老和帝寶融 無此歸之計並動作輔女定中原彌見金德 二十卷 附蕭衍 萧子願 顧

混亂賞罰無華小人道長如此之謂也賣誼云可為病哭者失 環財重質千夫百族莫不克物王府職角關庭三四十年斯為 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該直之規與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 前是夷或萬和樂推三靈改上於是都恩唇捏龍圖闢四門弘 禁卸伏旗建號為足救焚總管兒之師異龍豹之阵雲歌雷駁 終軍之流亞平 取經界心占於較表奏右使官車未要有事過關配之報效或 梁 泰雅宫室嗚呼天道何其酷馬雖曆數斯窮盖亦人 遂便而天揭冠承間掩襲醫羽流王屋金與辱來與**生炭**黎元 作威作福挟朋樹黛政以頭成服是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 盛失自魏晋以降未或有馬及平老年委事群倖而朱异之徒 成時征賦所及之鄉文朝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 齊至 占然君臨昏產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唇哲柔起 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石其賈龍 戦争事存保境王献生遇求明軍國軍息以文城才輕不足谁 之不競也元嘉再客河南師旅順覆自此以來攻伐寝該雖有 西祖 自天 校 縱 聪明 看 古 员 亞 並 知 學 為 博物 允 文 名 武 多 藝 聽既達萬幾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蘭加以天祥地瑞無絕 武帝蕭衍 武帝梁朝總論 二十二 姚思東哥 人事然也

将雪家兒日村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內即的雜德 多才爱自諸生有不難之度屬府內肆虐天偷及獨以合義旅 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失速夫精華稍竭風德 首方應皇天之略布德施恵悅近來遠開荡為之王道華靡 雷聯詞際外文體用家華而不實體密范達尼家字脈通哀思字 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盖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去 **略彼恭離痛深周廟永言参秀悲去殷墟自古以安為危野** 戎羯身預非命災被億此本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品 已衰感干聽受權在好後儲后百碎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恭年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經軒晃得其所難而 該脫從終經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号 非弘道以利物惟歸智以繁愚且心未置禁虚厕養頭之位喜 好事崇尚浮華柳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寝或終日不會 馬親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形為樸養名 根偽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各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 而敗顛覆之深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 愈正見利而動慢速遠上開門揖放棄好即仇蒙起請墙榜成 僧草祖於 振蒙宇澤流遐南于文載敢凡数十年於濟馬洋洋 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數妻為人神米秀簽多相轉并 一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剛楊儒業介胄仁義折 动 +

至生觀時愛以為身至不然奏見之訴先行見第之歌又流情 後未命而西降賣言禍敗旋及上天降監此馬假手天道人事 自謂安若恭山母無遺策林於和說即安利楚雄元惡克期村 謀臣或顧將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懷缺 心酷多行無禮賜智辨以飾非肆公庆以害物瓜牙重将心奏 劍管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逐乃權衆超巡內懷触 多難集逆指兩巨滑消天始似黃里之拘然類望夷之禍悠悠 得不為高該數 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巴時無伊霍之輔臣 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敢江陵之城亡哉敬帝遭家不 其可誣乎其為志藝文採污涯而無忠信我昭果毅先骨肉而 帝以祭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掘 **音逐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星子周頌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 後逐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通足以益其驕於 看天其可問或音國步初屯兵纏魏閥群后釋位投袂動王元 干為依果大性沉重雖居暗呈常整木利小生暑天末當秦相 在慈悉檢傳學能文勤於度政人月四更即起視事就重觸寒 例以再之同姓世系有考遭時昏亂逐逐兩門是為學武帝 タラ 幸 對內墨不臣如遇大廣文却封權之請遷應平之吏齊氏字 武帝界 11 1 南宫精一宋

識之織奈為人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左输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亦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甘為自 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监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 位動於展政斷即縣之獻奉赦告務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祭 肅行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衰陽宰制天下及在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数而不悟馬果何為哉 威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絶父子而未流之禍其刻 州莊鐵叛於豫童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夏益為君父討 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即陵而即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 不待社稷愛遷而蕭果之宗廟不血食人失其後臣叛其君子 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己為夷秋之區 知帝崇尚釋教發夏為夷堂堂家見至加夷秋之本宗廟去姓 帝信未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龍叛人其禍或至於此不 馬之足金鼠並關實門歷移為千古所閔笑其故何哉談者謂 然晚節末路學起蕭墙楊成戎羯本冠斃鋒鏑之下老幻粉我 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晋宋南北以降鲜能及之天 **風粉主水而飾寺宇朝談釋而春言老如廟之祭不荐毛血文** 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經雜來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 監之世時和嚴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 武帝栗 二十卷 顧 + / 充

心肠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等衝城長戈指關伊江黄士 高澄復許通好具陽旦至侯京夕逐壽陽之聚固是老公之蓮 佛梁主以許力攘人之國試人之君被人之子姓且浮山祭帳 禍哉 并者也卒之殃及禍延形銷貌悴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 全景将数之首崇景非次之榮為朝廷一客已非計矣而東魏 可以求佛即又至其後信收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 浸灌敵境要数萬聚而魚幣芝不恤馬是欲心也非戒心也是 華 巨夏謀謹帷幄實寄良平至干 范雲沈約恭頂編排替成帝 拾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言事你來福而及得 成顯先見之明而金既傷缺拋柳春風叶拾身同泰補可贖也 食心也非清净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暗眩是心而 運盖一代之英樣馬 **奈加雲以機警明縣濟務益時約高才傳學名亞逐量俱崩** 昔木德将謝昏嗣流磨保供點黎命縣擊漏高祖義林横潰去 然國土無由洗大圓覺海而獲果報於臺城徒使柱獨周弘正 丁天折霧露之中荆楊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 物論 評 范雲沈約 江淹任功 不青武帝事佛而青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姚 察爾

観夫 一漢水野率先經行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解源 徐勉少而屬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屬與王依光 翻朏之於宋代盖忠義者與當於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 先學任無舊息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壮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助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 日月故能明經衛以館青紫出間圖而取卵相及居重任竭誠 首陛臺司極出處之致矣 難確然獨善其球蒋之派乎及高祖龍與旁求物色角巾來仕 命屬崩離身逢尼李錐獨夫受德臣志不移及抗雖高祖無虧 夫天尊地早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華成寒之心素十里 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軟物無異議為果宗臣盛奉 · 華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随才任職通責辦部 **德相傳放抑前代宗枝用絕民空然劉燁曹志猶顯於朝及宋** 首魏籍兵威而華漢運晋因宰輔乃移魏曆異子古之禅受以 思節斯亦存夷叔之風失然屬黑室台門付其美馬 逐為慶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藏馬其祥不長柳亦由此有 東昂 蕭子洛 4 41 . 二十卷 姚察陳 姚 姚 姚思康 察陳 察陳

在茲馬治乃侯景小堅數換本國識不固身男非出類而王常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恭然則窮通有数盛衰相襲時屯陽九盖 之重世祖機體之草泊者官為後理府實祚僧辯位當将相蒙 濫失於勸混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由禍難取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罷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 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奇取容媚及延緩敗國實异之 将亡必際妖孽雖日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罪亂夏大戎厄周漢 為其謀主成此姦愚驅率限徒陵江直濟長載強等淪及官關 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失 行伊電乃受看亦師傍立支展尚欲行平忠素何忠義之遠矣 自依於恐地祖據有上将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将率之任及 是實琛並起微贱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奏而异逐欲 夏侯勝有言曰士惠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 不失於舊堂惟魏與晉 确總度極毒編黎元肆其恣雕之心成其篡盗之禍鳴呼國之 朱异質琛 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彦

前而不知即自未幾年文後幸寺持身貼謀之道果如是平首 高祖英界大度應變無方盖漢高魏武之亞失及西都遭養 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禱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想 位又遂稱皇帝矣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及汲犯蒋帝以德私 陳霸先斬僧辯握重權持兵极厭為臣子思為君文而神祭之 塵污水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乃躬蹈梁武平敗之迹出佛牙設無遊會效胡人應拜於觀問 數品後官不餘金王然帝即位幾五日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 勒於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本寒果之後務從俊素常膳不過 陳霸先本自軍後遭時屯到屬臺城告禍果作播遷選将練丘 則不見流災晋則敦玄構禍方之朔賊有逾其酷悲夫 貫天人王僧辯關伊尹之才空結桐官之情貞陽假秦兵之送 棋後世矣雖從政寬簡俊素是尚亦奚足以齒子 之世緣歷政物之展兆展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以 述所基始自於此何首戡黎升配之捷而已馬故於慎敬時序 不思穆廳之泣高祖乃雖玄機而撫末運來勢降而根横流干 年の 太祖陳朝先 陳覇先 南宫睛一宋

使繼之征伐四克威震量荒姑改都立號恢復大禁東自城新 干受亂中原造接於是招政禁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馬什異 比朝之興始于拓跋之魏自語汾以前帝宅幽方世為君長典 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断决馬 研古與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書鎮國 琴之書名山石質之記汉郡孔堂之書王箱金枝之文莫不解 臣惠兹令徳光斯百行可以厲屈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 江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来及師長六官雅名朝空更官先 之楊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蒙除明元抱然孝之心逢皇帝 吁亦惑矣 以紀神九之生至今讀史者周干所欺近千餘年而莫之辯正 黄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释格跋之姓下引天女迁談不經之前 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鮮甲乃上引 北史日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很顧臨時猶有類說 西及破落那莫不敦附拓跋眭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 明元帝嗣 拓跋氏元龍 江绝姚察 -+ 1 南宫靖一宋 魏 収北齐 姚思廉唐

不及荷質何敢望于房平夫子房之於漢有攸質納之於魏浩 可不知也更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稱古過之以愚觀之活會 出不與聚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笑不 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貸智類然獨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 遭斯酷悲夫 自全臣息盡亏藏民惡其上将器盈必熙陰害貽禍何斯人而 和外撫終於周鄉欽服隆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失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其帝孝心太多權正無選繁繁周基內 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管之日言聽計從軍面 非處将人事不足宣天實為之嗚呼 區夏遇既醫也勤亦茂武謀雖蓋世威未賓主末途避逅遂不 正治才藝過傳究寬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此 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也尼有期福生 出伸潜躍之際驅壓遺物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逐落中原朝拱 古氏開離戎翔乘黨階偽紛糺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 神顯登皇極難冠優極追不暇外土而制作經誤成存長世 道武帝高祖布政堅 崔浩 二十工 素少游 以北斉 又此齊

武為國副主亦自治後之其班蓋相似也嗚呼量故為子房而 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聞君子之道者也 智名無 男功可謂有道之士也有賣雖不足以與於此然攸謀 軍要张慶松叔孫通之下了無於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風 之於元魏運審制勝第無遺軍者一時之部臣也高祖以子 則其術盖出於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 受盡地上老人終日碩素人間事從亦松子游耳則其粉盖出 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将下邳 昌被蠕止平阻渠牧健於凉州惠帝得不慶本子房之部而太 於之世景成陽還定三素城項羽干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 夫尼出後官姚興献女之事尤異及酆壮老乃以為矯誣之言 於道家若浩精於祈數之學其言學感之入秦華星之威晋與 論之浩魯不及荀寶明矢何敢望子房平夫以其精治身以緒 不未開若了之大道適是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 霸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 死治段有力而奏五實元歷黃尤誘誕妄武古人所撰圖書至 **菜帷幄時人子第英知其言部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今**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閣中兵乃行少傳 房與韓信蕭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治則不然其該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 ĘŚ 1 60

世祖取明雄斷風靈傑立藉二世之皆看征伐之氣遂戎斬四 李順器字才識一時推重器官中國氣折外養所以世祖黃心 位盛顯可謂字雖舊族其世維新美 へりる また 大阪空並高窓風度板雅風重朝列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が大阪空並高窓風度板雅風重朝列 依仁将藝就兼守語其司徒高光平斯危禍之 忽固本斯防殆弗思平 王豈非神殿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則學成 **延**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繁光邁百 出周旋後夷掃統萬平秦薩蘇墨海盡河源南夷荷擔比鄉創 而遭所有命報施俱委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献宗緒扶頭 提之變有日雄之風加以泰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緊 放封尸之效歷立而思禮隆屋沒把厨庭叔孫建少侵誠勤終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乎原之役師殲身廣雖敗峭之青日 不知所以爲子房者與 **者庸伐治過有術威震夷楚侵潰之委節太宗業彰顯沛察朱** あえ 物前 李順 太武帝 奚斤叔孫建 機抗雷軍之 魏 魏 魏 以北齊 収比齊 权比齊 权比齊

誕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與機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 圖識之書禮此于之墓虚心以訪安民之祔責已以答止天之 **孝文 風著 令聞及 躬終 大政 日 不 暇給 東 征 西 伎 所 向 風 靡 而** 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綿天地宜虚語也 生民成受耳目之賜加以推才大奏愛可好士視下如傷役日 又愛友諸躬終始無間天地五如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於 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合烛乎具有文章海内 民所難行人倫之高遊雖尊居黃屋霊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 初野来風柳が其方行之美江左五朝支能及心情其處人倫 所未逼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無 提在此**加**茲以文史達其餘涉須典童聞習詞翰者莫不麼以 然已玄覧獨得着目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宜化及躬松大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關壞經世成以威武為樂文教之事 而已價格石縣次學治有聞軍修之家也 繁度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龍四世終至百齡有魏以來斯人 展死怡然完身濟物平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監察 物論 -高祖孝文帝佐 用满石野廢而後入不當立也則獨於牽制後置官中太子 一日萬幾丁許年間每不暇給殊途同歸百億一致至夫生 高祖孝文帝 二十卷 南宫靖一宋 仅北京

之欲成八之美者每于斯市太息馬,大家致顛倒紊亂而其正鳴呼父子夫婦之失使此夷状之常及權絕之比其表也稱頭哭泣視父表始過馬而人理天理之以權絕之比其表也稱頭哭泣視父表始過馬而人理天理之以權絕之比其表也稱頭哭泣視父表始過馬而人理天理之心既度而悔過所當察也則竟聽議宣直昇以死文明太后逐

出帝修

宣武帝者母帝明在帝子位前肢帝恭後肢帝郎

南雪清一味

療定志方說而翺翔外潘者已側目矣大滑取除餘根尚在爾 渡河以討城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逐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 享國不未非天意平 蒙后樵殺明帝立未言之見爾朱崇引兵

地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主自此裂然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其立出於自然武帝為武帝繼前事之優難雖銳然有除茲之心就進行朝嚴武帝為之與國事畫由高歡未幾入以废帝時華遙漲大位而國慶帝之與國事畫由高歡未幾入以废帝時華遙漲大位而國慶帝之與國事畫由高歡未幾入以废帝時華遙漲大位而國慶帝之與國軍事之後,與四世帝而至之後,其即位是謂節閔帝主改赦又未此囚莊帝而弑之奉廣陵王恭即位是謂節閔帝主改赦又

而為二矣 本,別全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為至於未跡內忍地遍亦起始則希觀非望睥睨底有然乃到!!! 此至英爾朱奈縁将帥之列籍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然 海嚣然已有群飛之漸遠干重后久政宣活干朝順養之徵於 時幹之良本中早延龍者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 故能被客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己優平安世識具通雅 斯崔治已見試夷而入孝心齊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奉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書盖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 您維以元義權重居官者母其聚鉱來勢者極其後春本是四 那果剪轉要觀奴賢竟成長馬市然則禁之功烈亦已茂失而 恒遂有巨類松較之志後王丞亞之功及夫擒葛荣舒元類戮 死自宣武之後政道 題野及明皇切中女主南西始則于忠事 於協力聖王佐命太和位當路來身任祭棟德治家門功著王 **圣声刺之肌臣也** 李孝伯李冲 政臣實指縱心為我首山河失險莊帝始期宗屬分功作版 物論 展帝立主理天倒日期刺教献副教神州刑賞任心征 爾朱榮 二十卷 李延壽所 魏 以此齊

於軍國大暑獨運懷抱文武将更罕有預馬統駁軍來法令 し天下之命懸不数胡丧則弘多該至於此豈非天将去之始 出討奉行方畧問不克捷遠失指畫多致於下雅尚俊素力創 得才有其所堪乃至技於斯養有底意無質者稀見任用諸将 南陷飲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獲動 以共定終于惡稔以至於城抑亦魏行其難齊以驅除夫 因累世之皆產無推之會地居留壁遂遷魏門懷誦說非常之 景如拉枯故能氣傷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 **丧若有君師出以律河淮之役推宁文如及掌渦陽之戦掃侯** 神武以雄僚之安始基野禁文表以英明之暑代叛奈遠于時 把愛士放退通歸心皆思如力南威果國北·陳蟠蠕規各遊五 鞍勒無金王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番居家如臣 **舊每有文教常感熟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權人授任在子** 神武性深不高岸終日嚴然人不能別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 作狂為著未能亡身餘殃及以及後其得壽終辛也孝昭地福 疆場無警胡斯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問念 親我出寒命将臨江定車干於龍城納長君於祭園外內克實 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又明察臨丁文武名臣盡其力明 北齊總論 二十卷 ·魏 被唐 李北樂

官國舍色无於外內便害作夜問水行丹所欲必成所來必得 藏之 歷實折衝千里之将惟怪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为無學 非缺金石者難為功惟枯朽者易為力與又聞於自河清之後 道威有西歸之主方更為其管觀躬極荒陸謂黔首之可誣指 如順流按陽震當軸之權姆過擅回天之力賣官需然亂政歷 既不執物又暗於聽受电信不聞妻非公入犯人如草茶從惡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墻峻宇附酒路音歷華變於 其焚湖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至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 級以寄言於其太行長城之國自若也江淮汾晋之惟不移也 白日以自保她倒戈之旅控前歌之師五世祭奉 不止百人提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士朋友鮮衆叛親離顧賭問 刑刻新被於忠良禄位加于大馬議亦並進法令多門持點者 **络藏輪稅之賦未點也士度甲兵之衆不缺也以前王用之而** 有齊全盛控帶退阻西包必晋南極江淮東盡海開北漸沙漠 助身會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山由人亦可楊推觀夫 雅道校運昭衰之風推焉也墜泊乎後主外内崩離衆演於平 多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内益推圖将以年龍區域卷一还豆 八国之地我粮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家校格 日飲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極 子餘不亦動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叶食武成即位

> 難乎是成之敗亡盖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足之数既解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婚延期過層不亦 速於武平之末主木之功不息嬪嬌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碎 物產無以給其水江海不能遊其欲所謂火既機矣更致新以

安戰術兵權暗同點暑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時 試夷既處威権之重至無行道家所忌光以上将之子有沉殺之 終享退年位高百時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幾及後嗣遂至

制度金以高祖後節之始翼成王紫忠欽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李北藥隋

斛律金子光

而恭与己還東隣侵病閣西前以已蜀又於江陵叶建绕而用 或成并 春之 杜志光每 臨戎誓系式 過邊 鄙戦則前無完 陣攻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属字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代要往五鈴 物論 一十卷

議勝許以震主之威主暗時就自段藩籬之固昔李收之為地 将也北朝胡冠西却秦軍郭開潜之收死趙戒其議禁光者豈 則学有全城齊人必致拘及之師奉人無復落関之策而世亂 死之及問即何同析而同亡也内令諸将於體外為強隣城鄉

語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室世帝之餘不亦此哉既克本藩成其讓德異天韓被婚女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皆香管而起河朔将致勤王之學 高草封隆之 李北藥

過頗為果徳阮籍未常品源人物斯亦良有以爲 師智號通問易罕見其人及為一代之模指也及明崔俊之語 通之術非所長也 身亡君處不能送往事居親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辞龍招 許可称克荷堂構英世數德斯為美馬 則於氏元幼一門而已但以非預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 之來成罰禁重以品之幣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軍學來 る政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遷施用时本圖高祖医 桐朝廷之學既以仗兼断恩情忌之徒無安推心受乱是知夢 假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私的朔未無 新有所永見露上於 照便手天誅在濫之極莫過于此子 總才 旧起少與球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聲為信器學博今立才 十十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奉必任真情無 物培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乱歷之世當樣 成魏籍追晚班馬姚而有則於而不無持論序言的深致遠但 極被機能物で方光為圖藍及以入相如之室游尾父之門勒 户執候景之<u>叛使昔人稱</u>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曾短世 物論 那郡 李廷壽 李廷壽 李廷壽 ((3)

不於時足知臣君王本家公成成建武之資仲韵。重平的遊寶力在神物可以求得沒不關關九問牌眼兩宮而誅夷繼及世外屠將終群山放命或戚權策主或墨逆溜天成謂大寶可以外屠將終群山放命或戚權策主或墨逆溜天成謂大寶可以斯矣。

際と防災地目である。建区数で自分所名禮紀元宗之家緒氏之禮養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祭神旆風馳弘裝建城

文材棋推至滅以符人弘大順以訓物南氏籍甲兵之衆序戎勇紀合同盟一奉而於仇雖存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惟煙外聽戎馬之際雖足行伍之間獨題能之時應答聖之遊鳩集義啓當坐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怕平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

賢兼叙述安選悅俗阜民和億水之望有歸推讓之期允集功落魏豐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嚴曲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動創陰月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區東襲將經乃權濮之動汾妃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疆絡元宗之衰緒

图城至歌如と歸命盡種蘇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非於德教安雅滿東武建国合之動繁德論功線有餘裕至於清官制勝線武經文者就能與於此乎音漢歐家庭南公成夾輔之樂歌樂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君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等罪於沒安選數於其門不信小之言不服打讀之其分勢

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已励精劳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絕 均疆場之事一被一此高祖祭業未親萬幾慮逐謀深以蒙恭 自東西否隔二國争疆戎馬生如干戈口用兵追禍結方敵勢 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民除外界方始乃苦心焦買完

祖宗之宿懷城東夏之防於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翼日 至之行乘館人之有愛顺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動斯集擾 /寒無要經費之七或伸輕或躬兵雖見機於良史推圖逐署 方旗於前王者與

北周史蘭

二十卷

南雪山州

皆欲度越前人身木布抱綿織祭紅一皆禁断後官境御不過 以家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覧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 至哉宇又護再行試逆而魯國公尾践作是為武帝 廣謀深接 抱於護民不能動夷禍根而不貸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能

- 数勞讓接下電管忘痰事崇儒術老釋푫罷以海内未康校

南清江漢西墨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經而又得蘇維之奇才 草來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失然本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 此周起干宇末春自无魏發亂孝武西於遂挾天子而令之披 一代之文物依屑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 **₩**

既楊孝武又點廢帝亦其所為特亂或之魁首視賀六軍南數 叙官野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者惟字末氏正然恭

有輕德馬史謂其功禁如此能以臣然吾誰欺欺天乎迹題自

不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雅木

准為人村質一時文物维不速周而其梅湯事君之心實**勝**焉

一時文物錐漆邁感而其嚴君紅主之罪

聖談 笑遂移神門鳴呼一文果柳親弑孝武縣唇於帝把握翻 和越自切中紹茲衰亂內外來孫曹之詐戚落無賴代之強楊 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網為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静帝

之物肆行克屋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大夷丧使喻年必情 大計但欲威之種夢期於後篇素方之訓宣若是平宣帝即位 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失而適嗣子之非才珠宗社之 哉其有成功也南平之後撤官室之華後肯妃嬪之員数雕琢 登樂魚龍百威芳午殿內自是而後 沒沒沉酒旬餘不出百官 境雖發傷苗樣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数年之間充平齊土盛至 共訓武步行出谷優遊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春 計六

其心既可見矣宇文影以中於嗣罰及為附帝立國之初權歸 實好馬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正記 飲能終之時猶奉奉於其君宇文無死之夕惟亦亦於其子則

於護錐負剛強之姿然致前墻之禍明皇繼之嚴鑒不遠懲前

車之覆較支除而勒威之,且也夫何機務雖収而軍旅大權為

史 27-396

推動飲養沙縣危而功未書于正府住不過於州郡及養婿致 理於門時之日然能雕琢為樸變者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及修治定之 高風亦是奮於百世矣 功忠節冠於本朝義新動於都聽雖事躬選麼城陷身囚壯志 抗傾國之師夢被乏之丘曾勁勇之卒衛能逐推大敵屠建哥 乎策名翻府作鎮新川設繁帯之陵修守御之術以一城之衆 不預門風亦足語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 以前二十年至五子學家等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 後嗣宜哉 王張副倘有餘弘雅未足情安俊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克城 學強場憂懷而內親外附是蓋蘇冷綽之力也名冠當時度亦 犯辞動敵梁人為之退含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虚述 至木及三十載楊惠遷卷有其图 且里中文之香件無道種標 **土東名委前或使項亦府或契潤或行有生成之思蒙地上之** 字野和兄弟屬龍離之際居衣馬之間志暑從衛忠勇**告**發來 物論 ~報良可畏力 李賢李遠二 所綽 王雅王思政 令狐德茶 令狐德茶

人物論 班精於末光衛丘陵之仰部四川流之宗 溟南也然 則使信之 館有如布本之交由是朝廷之人問聞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 年龍一代是時世宗雅詞繁委藤趙一王雕章問然咸築岩居 把梓東南竹箭俗器用於廟堂者聚夫唯王**張**度信奇才秀出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草車電邁渚官雲撒爾其荆衛 務存實於逐極批魏晋憲章慶及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在非 周氏創業運属逐逐奏道文子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帝 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宰無君之心成閉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速既關義方之訓** 之已去惧将來之不容生此属階成茲具錦乃以小謀大由疏 過俱原好野各著數屬逐得任數文武聲彰內外位高空重光 蘇將屬系展理元儒李邦之徒成在縣翼自致青紫然將建言 問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詐嫌僚既此墨故囚之於家 武功勤己者過惡本彰李植法之受遇先朝省参機務恐威權 切内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叛臨邊晋公以循子之親隋首圖之 國茶家花等連羅敬聊繁衍是見之盛當時其北馬自問立席 死故能說 目後於紅紫陽心逾於即獨苦楊子雲有言詩人之 入教授於宋未属行於來主其體以歷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 為西京盛族難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朋嗣君中 王褒度信 十卷 令狐德茶

不是家人物放之朝野散好二十年間天下無学區之之内曼 賦倉庫看法会行君子成樂主生小人各安其祭強無疾務聚 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治要荒威暨府候無答於是躬節儉平徑 正朝雄晋武之克平吴命漢言之推亡問行比蒙論功不能尚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替也寒兹機運逐遷周两于時 險縣斯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威受 惊虎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勒 科月尉固舉齊之衆一戦而 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談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 足以速音失 詞欲巧然後壁全壁構芝蘭又看因其宜較於滴式發稚衝性 而祖能德在田竒表見其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 室夷滑夏荆楊木一的劳日及經管四方楼紅南邁則金陵失 **越進以則詞人之賦雅以雜志以度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 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中性情更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随 也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據六經百氏 一音之家。曾天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 **善計的古今和而能此麗而能典戶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 质難詞賦與表談異彩銘誄鱼書論殊空而撮其精要奉其大 物論 一英華探風宋柳雲之松與於調尚遠北方在深其理青當其 高祖文帝楊至 一十卷 魏 後唐

坐收版籍遠撫長駕置偶然與然日不悅詩書而用法弘峻管 度中外養安大階至帝乃真皇帝也沒屬江東分王三百年而 聯檢虎技讓州師入建禁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遊離自茲而 救男氏之患故是昨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有若弱被京口 京親綱目書太子聲納妃楊氏所以者曹八如生 字堅得政之 以繁布裡個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 後克動理道克俊督費随才任官信貨公罰制義倉後陳城戶 **以孤兒以致天下奪宴婦而登神器嗟哉世不多齊氏女孰為** 臣之跡恭于行路天時人事漸歸里固為騎虎之勢者由是朱 始質之姐也劉昉華引以輔政東昭星之思籍后父之威而不 來速矣非一朝一夕其不把忽諸未為不幸也 剪代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槓繞列天下己非所有 之說過能废嫡託付失所城父子之道開昆第之隊縱其藝斧 ~要有刻薄之資歷天慈年此風逾南又雅好符 瑞暗於大道 如也者之前王足以於跋監禁但素無所學不能墨下無常仁 怕哉迹其衰敗之原稽其亂亡之化起自高祖成於楊帝所由 建彼維城椎件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行聽哲婦之言惑犯臣 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威跡絕勝無次煙车 開热光耕作或以及久奉以金带遺或以應天受命動進 一十治 充

隋之下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其為之 死 見然麼美雖未可参遊殺以足以方獨請曹繼之實難情美和 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蹈勸進頌美於群盗而不以為 亦此之由也 族子遊波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與王抑 外曠好同惡其有華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 而久 塚楼 街多所指 益整 弱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 提威在文帝宣貴已極龍遇已厚國危主厚力不能被則朝服 展室百僚皆而輕睦年 将三紀人無間言為高祖将 废儲官由 與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於謀帷幄央勝 齊公朝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宜行風雲玄感正心直道酒話 在而始信獨孤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十盖亦有以規其終在 公問道三季方事的真防室龍興者應旌命網緣任遇窮極荣 十里高和既復禹迹思布充心升楫是寄蓝梅斯在北族頼以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陳夫人有更衣之 亦作雖嚴點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聚 信而得罪速粉布方選齊後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情雲 朝数基公是罪而以身死之使與親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 蘇威 高頻蘇威 二十巻 方遜志明 後

三百年陳氏馬長江之地陰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 室朝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晋衰微中原輻製區字分隔将 夫天地未泰聖哲路生機疆場尚梗瓜牙宣生方周之方召產 也於蘇威何惑哉 若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雜 勢似之然豈是深怪哉不以君子得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 除無取之人魚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在身於盗賊因 居則有犯類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獨思則可殺而不可辱寧全 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己哉養其氣而屬其節平 八物論 悲乎雖然威固不善處立身失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 非東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益不 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就若速死之為 **発量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以母身於禁止其其其於死而** 去生而不敢看國際民父子之過群臣非龍而威役之雖将相 在我高祖发 應干齡将 一貴少有疑問則雖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在原之 **善子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席之名臣也一陥于** 評 韓擒虎賀若獨 讀公論案整蘇放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雌苗 古人已也 计卷 **还夏智若弱慷慨中必取之長笛** 魏 徴

風数丘雕廢極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從部多行無禮 車掃妖分於牛十江漢無废推聽騎於龍庭匈奴遠通考其夷 倘敢之原實乃妻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性近土未乾點門 智許月立不由仁孝之道阿諛時上尚一以心营情雜官所乃 險請別功臣莫居其右對其奇策高文升為一時之傑然事以 楊素少而輕俠依當不羁夷文武之貨包英奇之暑志懷这人 不可之有而必欲放意於齊王之門自取紀辱是是暗珍待聘 火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於奢侈謀**慶家嫡致國於傾免終使宗廟丘塘市朝霜露宪其** 人切が 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将情人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數之 為當時所推赶赶干城難兄難第史 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於伐不己竟顛頭於匪命亦不器以失 郭福尼舊祭司任男以本先转是灰雷舒逾駭電隔氏自此 九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分者清詩道以改立中何 俗飲國既破名逐身全華也廣陵甘常成有武藝熟椎膽暑並 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獨失韓擒累世将家威聲動 伽價英名質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摘稱重方於晋之王杜綽有 **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與芳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 王间 117 并起辛明 後有

者大成仁壽一年通冠失概然欲於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 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翻各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 禮於河東関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 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業師居一馬小子免 之君子哉 俯通於是将學四方盖受書干東海季育學詩於會稽夏典問 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皇后歌伐木而召通日爾來自 有兹嘆也盖客至網不报生人勞于聚飲而天上将亂半路異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日上失其道民散义失一彼一此何常之 昌樂締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聚獲巨石而有娘 是年生通九年仁東平隆嘆日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手通 下維母光好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者與表要論七篇出人 緣性不絕亦成有还作日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崇教授門 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 馬世的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曾者 王通字仲淹其先大原和人遭求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 公卿皆不忧通知詩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日我思國家 物論 一一餘所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 王通俘 1 二十卷 柯維騏明

兮遠遊帝畿忽逢帝王亏隆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亏将與太

· L. 2019

巴里人化之而争為直為其卒也門第子該曰仲尼既沒文不 經日含粮養黎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劳人而流 躬耕或勞之日一夫不耕或受之機且族人職也楊素遺以命 也何必永厥於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辯學之暇看来 也召薛以謂曰吾憂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天子召我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明年以著作即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第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表京北社 在兹于易日黄栗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 一年江都失守通寝疾嘆曰天将於堯舜之運而吾不良后命 其往來受禁者盖干餘人隋季通之教與於河汾雅雅如也十 玄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類川陳叔達成北面受王佐之道 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者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 經九年而就其言日吾續書以存漢音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 顧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感豊通也受賜多矣通案述六 先人故處可以死風雨港田可以具館辨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後之不至大禁元年一後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 平之基時異世緣方志乖顧遺呼吃道之不行方勞身西於再 僅傳中說盖亞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郊福時論曰王通隋 淹趙即李靖南陽程名扶展實威河東薛収中山置瓊清河房 物論 名儒盖楚首卿漢重仲 二十卷 行之倫也通之言日通於夫子受問

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發施於後世哉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論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謂太尉長孫無忌懷其第御史殿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謂太尉長孫無忌懷其第御史殿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樣之思其徒乃云仲尼既改文不在兹杜達後後史遷尊仲尼

英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聚其端二字以冠編編各有序文中子動以乳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忠甚天或以複振太過病文中子於孔子平來處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計會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目條俱有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階於繁辞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陳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目條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變上如此咸獨臆斷其無所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目條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變上如此咸獨臆斷其無京神宋雄萬日之前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目條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變上如此咸獨臆斷其無京神子中子或以積振太過病文中子或中子或上續數之行。

惟阮逸本有之又阮襲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日嚴子陵劉於

於滿石民到于今得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馬擊太滿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清位擊本則日嚴子隊釣

药而就也文中子日其道何如丈人日道有三其上馬者葵和 所哂者何事即丈人日感何子恩之甚也天具人之體服人之 乾坤經緒星展樞機四時轄轄五行執天之德以脯帝明以達 不食人之栗脱使稍有知熟不欲竟好君民哉是有消馬不可 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日不然也日三者既非敢問丈人 以威和萬民平丈人日不然也豈八姓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 指衣 超前 其而問日丈人何哂通也 置通末 間先王之道不足 子養世未治以東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 無一人若極已有指文中子謂权曰彼鳳頸龍背發垂至腰者 去文中子僅十步她接着或而坐兩手操爬眼視雪澤若四傍 為誰衣對日河份王夫子也日其王通耶日然日将何之日夫 古建太平十二策與何東薛权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 文中子學既成概然有濟營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各務今驗 人物部 息子准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組抱無表顏色腫會有看東獨 言於之日吾與爾有失道追不無婚損於其間遂落後世之蘇 い出而不聲德而不後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院本則依蓋常而 士之古可盡子丈人日不然也置上天来欲平治天下而下 太白丈人傳 **人若北面而事之不後輕出出** 宋 應明

爲頭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極極違道 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職母西向不然則子 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輩蕭獨之禍起在且夕子尚欲行 天性沈猜不悦詩書嚴書學校殺戮元熟弱龍嚴嫡惟知言是 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奈者無大相遠也况幣君 吉納散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於也雖國人皆知賊之 所王之門者子子為眉具在軍不知所自屬也且子獨不聞之 為君時務成昭西王國子欲學伊尹太公皇子抑欲同售惡子 伏闌下魄遁神波闇隷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 居京屋吸管栗斯不遠千里衛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防俯 陳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丁馬者則得得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敵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 汉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展政治天下可范之掌上然 為父母以臣降為伯仲以慈莊為亦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 灰馬者及六合為一家以四個為新番以五樣為封鎖以元后 知必為帝者師若竟之君暗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己五 王道宇言恭唐于楊武之世必見許談仁奏於統約之朝必見 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標瑟而售者是已自子之西來也欲 行哉文中子日文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話 家之市有處子馬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米問名納 物部 二十六

而強行謂之固在已從人謂之敗倫屬便回而形止謂之事替 **輕及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 也予聞子皆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典問禮於関子明正樂於 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即抑下孔 府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第上之隋君下公卿蘇公 夫子何慕之深即以聞不合先王不順禮業謂之姦言雖新君 子面如死灰遠望文人南行不見其背目循不暫拾薛权進日 皆好臨之宜平有疑於子平去子矣文人言具有為而行文中 則不達息則不周固則不愛賊則不成隨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大不察時而冒進謂之替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重力 子一等者即音魯男子盖學柳下惠者盖以其不可而學其可 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 如丧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則述於衛務於於圖於陳祭而卒不 这其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文人方話其自告断断不恕,此时 加多不 化文中子退而 美日大人立至人 我於是賦東征之歌 胃新露跋妙而至此然不因其說而中这乎文中子逐行至府 足法與夫人日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 者子甚哉出處之難也 為經数萬言君子日其武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野操經輸 物論 二十卷 川儿

史 27-403

古今人物論第二 巻 補中 鄭賢

唐高祖

的石晉人

元直

無嚴横流應敢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與客運惟問 打陷季年皇國极為荒主婦原之治群盗然逐鹿之機於县

平原方爵位不衛於過軸由是機全有取伏莽知非人懷漢道 若狀雷驅家熊而從如帳草泊謳話光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到 未伸龍躍而屈己來可汗之後甲詞恭本客之書失神機而速

之冤平不責高皇之優罵然而優将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 成法不從酬裴寂則尚思大過姦伎由之具編發幸得以簽於 干茶

獻公逐問於申生小白軍機於召忽一日兵加愛于失集申孫

匈奴尋犯打便橋京邑威愛於左衽不有聖字正常始哉

武積功累仁主來也遠故其為世 長然考於世本憂商周皆 有不肯故其為世数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尚自后稷至於文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爱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 歐陽係

之班與矣而漢亦起於學長叛亡之徒及其與也有天下皆數 出於黄帝夏自縣以前商自契至大成湯其間寂寥無間與同

日午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我然考其終始治亂額其

他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網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籍

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 常不願其符而便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除世雖 以隆旨或遊以樂亂或漸以改運或能振而後起或逐至於不 請盛哉豆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 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典無德則絕直非所謂天命者 五美妖鳥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典亦何具因時而

还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求其天命欽

蘇 轍

盗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盖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蓋丁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 二十二卷

河洪在太宗者春安至立太子商租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 物論

解於是兄弟華藍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各在高祖其後武

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屠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 唐室復安又将以長立憲憲舜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 氏之亂展中宗立唇宗以唇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在 唇宗父子皆以王就弟辈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屠宗踐祚而

人野而不免干争李玄宗之賢不遠太宗而多嫉愛命則憲宗

讓質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唇宗皆中主也其欲立是非等 我也以為立朔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選胡 考之前世乎太王拾太伯仲雖而立季歷文王恰伯是考

取東都始玄威影器首勘取関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或稱器似項有非也羽典五年霸天下器連兵數十百戰不能 **旣知器之才幹合為王之爪牙委之癡光卒為謀主覆族之禍** 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大及優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 階心断機謀身臨陣敵機雖洛之口號石萬之師管建德軍皆 外之良更以理民两京空虚北無被數字容因民不忍首為亂 當隋政板為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逐海内無賢臣以匡國 之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問言馬盖古今一人而已 立武玉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 之禍或以項羽拔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素 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 首聚義兵終則并心為降屬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賢 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以雖聖賢種雜 然句去猜忌疾為黎陽任世前為将臣信魏徵為謀主成敗之 上也然禮賢得土乃田横徒與賢陳淡家矣吃使家不為叛其 为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此陳法有餘失始則稱 **松宜也哉** 李客費 李窑 十一卷 歐陽脩 晌

力推亦不可容者世云

劉文縣表文

能或是或從开天文主去文替数要車隔陣以不打進而寂事 在龍之,翔雲露湖然而從夏風涛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 那退無所接矣其败宜也, 至前,你回武客起兵不為不久乃與東都迭為勝負其非羽比 前成謂客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猾賊然志在城 府総入閱察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 用私呢題外者以表頭者難死故文靜先被姿交珠寂後坐好 相動耳親二子非有遊越之姿當問祖受命赫然利見だ此故 明此且密前所移機州郡數場十罪至是乃及降隋何哉客之 孫必出於高祖事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梅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在家而縣之以行許哉且聚義 人物韵 交而勸進校叛人非所以為各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靜之 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失欲則高祖何賴於客而招之以納 首文公詢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季客方圖洛邑高祖乘無 巨八波里夫羅河野學久 評 李宏 李岳 劉文静表我 数器降隋自非豪係舉動信不足比項羽 11212 歐陽脩 产起辛 范祖禹

胡流亦有道者本夫學氣腥焰所以忘婚觸唐明德折比不支 磨牙經壽以相遊整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檀王替帝所 **岩平窓因黎陽蕭號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名母東都皆** 場帝失徳天雕其為生人額要群益東之如明毛而為其別者 如是哉 文静而高相遇之獨厚即以此窥高祖之心是喜来寂私呢之 文静管以此屬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恭智識皆不速 子學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表寂始益隋之官人客侍高祖之際 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 便籍沒其家且所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 文静之迹固不在别白然二子皆首為謀主仍難起義及高祖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在當若故志士仁人嘗耻之若裴寂於 荷極占强力就於寒宜式 愛而恨文静形之於言故警之酷也魔皆欲好色移人之性有 壓極而 東安肯賜無極恩能至厚許位至重雖有罪惡之亦皆 不崇以多古厭勝之事而邊加我戮太宗極力替被而不得免 原而不問文静出入征伐威不寧止飯遇既以不再爵位役又 評 王世文質是德 推高祖厚紫紋之故可謂頂門上一城矣 歐陽係

衛後叛雄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後建德故地兵並禍結者後数 勧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衛果閣之徒以誅建德為戒連 文之思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 孫世動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動者念其父誓拘於建德 建德陷黎陽廣望妹阿安公主及谁安王神通大将軍李世於 年此由朱於暫建德而致耳故曰學考之鳥難安而頭武之衆 得忠良之士幸皆屠威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 **愛天下之思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监楊様蜂結蟒聚凡** 王者在次子必婚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争奪之患也行 而在保首領誠出一言放之設使朝廷不從亦是以報彼不發 以恩式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為世光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 兵败停歸斬 於長安世都等無一言以敢建徳之死於建德直 冬婦國建德之於神 迎世劫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失及 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合公主神通於别館以客禮而立之生 世動乃姚始國或動誅世劫之父建德曰世前本唐臣处逐本 之而世國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 多動刑人之縣可不慎乎 建成 1146 孫之翰宋

児長子不賢次子聖事安得局を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

歐秦王功德之大海内屬望其勢可然為人臣乎建成自義果

死秦王則儲位安央秦王有定天下之功<u>而祖尚欲立之能為</u> 使之擊敗以立威結聚傑以自助是導之以争也禍亂何從而 太伯不亦善子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 五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表古之道也晋獻公使太子申 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以來無一連可稱道但以年長使若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 建成元吉比周公孫管察臣竊以為不然首者暴日以殺舜為 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醉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教 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 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道東官為或官動建成以孝於高祖友 忍手夫以王親之賢其為建成禁猶如此先庸人平 生找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養 天下未定何及沒於立太子也善教寧主憲議太子之言曰時 也雖秦王以常禮為讓胡不虚其位待天命之歸兄受命之初 是还不同而其真不也舜知家之好教見也故康要亦愛养直 事解為天子也則封之管恭降問以叛周獨公為相也則誅從 是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潘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然 各盡其故以親愛之而已多家得罪衣幹故封也管於流 建成 一十一大 范祖禹 范祖禹

> 為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 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置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 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日秦王世民發皇 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悌悸天理城 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平苟非得罪於 禁則當如周公誅之廷也好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 兄之弟如求則當如野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 之所當餘也周公益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宝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呈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者矣

前論建成當為太伯之讓此論世民不當為周公之禁

唐三百年之基為學校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校是時 盡召建成明諭以恭養所由與之故便其明白推議則建成有 其罪各有攸當 尹起幸

遐祖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東之言表裡面背始 該國之美世民無惟丹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断以大義封之

於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

京建而國家安於磐石借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發為古人

/大既悲夫

史 27 407

評 當世須是如此情高祖意不能及也

王應送》

並假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式則以握其權馬而已周道說案諸夫盡也成周之法諸侯威貞士于天子以當時故權情故之盛之縣金馬王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性夫太宗所以創茲惡者為, 強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後之以為美談彼其十洲三島

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後禁盖至於淮南之流藏命作好植黨以會聚然首稱果國之盛歷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長候放於杞是天下将說之士鼓臺而交花諸候故齊宣稷下之

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自以太宗之賢而亦為此乎夫十八

以一藩王而羅致之幕下迹其所以周族帷幄分直侍從之典學士者固皆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凝為瑞麟威鳳者太宗

營室風閣盖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及時有高祖在馬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思得而臣之固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以一藩王而羅致之暴下迹其所以周旋帷幄分五侍從之典

也天策府照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子天下

之宴當時以為下賢之感事後世以為用賢之後談而不知自

有東宮妙逐自王魏而外無開也一拳子照得而雄之故臟洲

若子観之則太宗者私其賢子已而蔽其賢子上者也原大宗

心量真有意於構經論道條齒胃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是

而不知瀛洲之逐寒為之樂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震然君父而太宗逐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家不洗之垢與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剔至臨湖之變推刃同氣集所與日夜聚謀分漏直宿者無非傾嫡代宗之計卒未能有人物 論

因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與至於十八人養育也 心于背外死黨炎行自底教辱而不知悔者豈非厌策之遺與 全忠昭:之於戲岐鷹携之于高駢盖信以天子禁近之臣此 孝萧叔文之亂以入司馬牛孝之獨以十六子馴至崔胤之子 之於前而一代風聲沿為故事武單之亂以米鄭太平之亂以 人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宜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何 之酒體內爲服東吳漢之遊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盖自觀音功異以待他日之學耳盖陰為羊勝公孫能之計而陽襲發生皆是時建成元吉之際已成而用立之勢起放收召益賢問為

史 27-408

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吕神體于明帝而建成之弱于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禍之相也

自相標榜平以中魏文之忌而成其立之爱日种私交藩王不理之是獨以為太宗之盛聚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雅

齊祭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 眩于史氏之文而迷事

顧馬樣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係嗚呼惟高祖之

其事等耳西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用而太宗之謀益失

王表使兄弟相仰承乾既展晋王嫡子也欲立恭而使異日傳原立部亦欲來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龍魏 聞之日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我吾觀太宗所為其 愛故輕与本至花如此常皆得私誠言思後必中微有女武代 位晋王疑不能央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枚之而止父子之間以 厥夷高昌叛吐谷潭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逐事於及将 土以問本本風公水而殺之不風日其兆郎已成在宫中矣天 大臣力争不後僅而克之其賢於隋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 不知道者衆失其能免乎直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城旁 益不毅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馬移之亦弗祭及于 她有雲如表亦馬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用史史日其當王自 吾觀之情夫其未聞大道也故昔想昭王有疾下之日河為緣 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對不絕如終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 唐太宗之界自西灣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将相莫非共 大夫請孫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雕薄楚之望也 恭儉即用夫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 工者禁之可移於今尹司馬王日除腹心之疾而其諸股成何 /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数選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

> 為可用來革謂高宗蘭村動無當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 客死不麼舊君之禮惟信将数以昭內昭之使與俱死帝以是 勤果有節俠之氣害事李察及軍雄信塞敗不忍以其地求利 弭之難我帶之老也将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勒起於布衣思力 杜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道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德以疑似 年其人已老老則仁姓受於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残之意 教李君美夫天命之不可与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我

矣動日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殿立之議遂定動匹夫 不可他日勤是帝日将立昭儀而類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 一十一卷

射高宗從之及展王后立武服儀在動與長孫無思者逐長計

一動稱疾不至帝日皇后無字罪臭大於絕嗣将展之遂東等

之快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花禮義之重社被所由安危動

至於絕級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後太朱惟不知道雅天下院安且治而幾 則比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類唱王惟 大父竭思方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後之而後可哉校 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属切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動信賢托國 数以持臣下於義既已薄矣九此皆不知道之羽也有不知道

許、木果不知道故親征為應略易太子與託孤

人故者

武氏之禍情哉

史 27-409

校士論意輕房拉則斥之崩表然聽褚遂良疑似之替而誅引 庫則日联終以文德緩海内然志代高麗苑循不志陳師合此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是不喋息於斯馬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牵於多愛後立浮居好大喜功動兵 也其除帽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路 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京朱軍朱皆不克其終盛哉太朱之烈 用親形建成无言之難可以緊矣而能表發恪發危嗣位知誰 州奏而復濫殺知尚文失而復類武知任賢失而復信該知断 鞭肯然一旦來怒憑斬張猛古等短盗南平首開文館樂奏破 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囚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 與之茶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番所軟時有關界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 心是一後重要故日太宗假仁者也 你透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當責備在賢者是以 大下傳三十六玉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爲雖許 是天至治之君不世出也高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 有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 物論 大宗 太宗 1110 鄭荣陽米 歐陽係 十三

> 义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爲用是為哉 而過為好名以自建其罪於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維其可 以成南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数而不 君子校天下事惟其可义不安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去 新其德音日載鍋之光未曾有更熟為使木朱不為,虚談之差 祖亦固欲立之矣太生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此於之心亦焉 語南祖管謂之日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既而将佐皆以為請高 可放者昔人責木宗以子撒之節子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 有不至於大場而極較者也居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 用是為哉肯王李愛太主之傳國之詩人美之日帝度其心日

1 回

讓無权齊之心受有王季之美太朱两失之矣

完雖数百年猶家其功可謂明宰相失然求所以致之之跡始 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水大亂之餘紀網形弛而能與仆植僵便號令典刑黎然罔不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階機群盗天下已平用玄於如晦輔政

房玄戲杜如晦

歐陽條

而房社讓其直英衛善共而房杜齊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 即其然子如晦雅任事日茂観玄於許與及帝所親欽則該其 新進更用事女發身慶要地不會雜善始以然此其成今名者 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貨以成因干或之遇

者也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禄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 家無二主國無二王若以麥廚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者事高祖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楊已取名瞭然使 燕曹之動不足進馬雅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養彌経而藏 犯其雅朝以為實養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為臣 而王段太子而李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 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西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以思於也是以管仲不得然雖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 得齊非取諸子斜也桓公既入而殺子斜思則思失然納桓公 發桓公子 斜特以公子 出來子 紅末當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 使太子之禄者也王魏委賢事高祖食太祖之禄高祖使之佐 **愛質於人雖日不利臣不信也** 於以小白繁之亦當立者也又日春人取子針殺之稱子斜所 有於也春秋書公伐於納料不稱子不當立者也於小白入于 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宫之臣則建 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代君臣之義而 、院者盖房杜之細耶 王珪魏微 王珪魏徴

及于故夫為王親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

道義藝為律機男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 會問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数十萬言其至 梅福王古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肾記宜容易臣 實語漢史劉東在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檀權恐移運作漢成不 助才則不最比茲奧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詩臣一人而已 過药建能近取磨料約連頻指前代評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 生時該者甚多如谷木楊與之上言圖為好利與賊臣為鄉道 親族外不為阴萬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配所載華風四 语更生排個伊野极至而來類稱惠何匡益忠蓋也如此當里 惟不能響然疾亦不當學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 之與或尚祖故之更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 西夷有建成院數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故 新可為萬世王者法雖漢之割向魏之徐邀晋之山海來之納 中的祖盖公不及此心建成元言又非有不甘起功也是太尽 你臣也太節不得巫辨。 我老明大多面不在桁苑要否也天唐是有西江果龍為大 提政門唐書 ,本本學 胸

以表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為宫僚宜旦夕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亦 「學矣世豈有殺弟而奉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太宗滅死 學矣世豈有殺弟而奉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太宗滅死 學矣世豈有殺弟而本之亦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

> 置可否於三于職成雖血之祸是真高祖之罪也 是觀不法則聽之身為君父而不能别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 差觀不法則聽之身為君父而不能别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 差觀不法則聽之身為君父而不能别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 不践天子位者乃鋤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欺倫之既倡於 不践天子位者乃鋤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欺倫之既倡於 不敢竟然悉之變也悲夫 所本就獨恭之變也悲夫

人物論 土理 中 質

其所輔而來之位而忽然莫之省則何以後君命失且太宗以其所輔而來之位而忽然莫之省則何以後君命失且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共日土事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共日土事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共日土事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共日土事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為之死共日土事太宗可乎日成固不得而死也由禮曰固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亦所執不可不死主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代義然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代義然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害代義然

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

非王魏為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第而彼之堅僻

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其間而激其對之至此也然則唐之福

避視死如歸君子終不以一朝之節而盖其亂唐之然也見又

共必死也惟不道之以孝弟而徒故其残贼之心則難臨難不

亦不得而醉甚貴也太時平則先猶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不能死乎故曰王魏之罪夫矣而不在于死與否也雖然高祖

一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王之天下平而淵乃持依疑不

不我兄以潘王我太子是有無若無親之心比於秦秋時一

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來不光明率 之時失於新中失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 既來聖賢不退而讓盖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先之則 容釋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來時 以在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 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禁至大也漸行之可 或日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 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叛當聞太崇觀調群臣曰善人為到 失徒知在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新中雖在暴 不常事時而功半也差乎或者徒知斯合其道而不知陷沃 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爲乎可 九叔可作吾知其百塚不能為醉失曰然則尹起幸之論亦無 建成而青其君臣之義則彼循得以辭其實以高祖之命責的 死高祖則死,死有罪平巨死非異處死為罪的一死也此是彼 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日死建成則死 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馬可也故王魏維不當死建成之難而 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訴之者児為其輔者平主親於 **近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 物新 魏徴 王魏不當為建成死當為高祖死論極有理 三土 † 1. 白樂天

明效也

評 魏俊在勉強力行封倫在優游平崩速之奥斯北意如

中間民命邦倫思乎碎失唐秦王及神武之界聖恩明之實五散于董卓列爲三國藏于五朝却于篡奪分爲南北竭于奢曆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丧邦者其魏玄成之語平自蓮之亡也魏微論

更養公立無常鮑叔开奉公子小白出奔首杜預註小白信公 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日管仲知非 自程权于之以為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具而紫陽因之日 乎益彰其間也已 其無器也先乎知矣大乎擇主中以矣大乎書國義見先於居身 退雖然韵殺者不其丧邦之大而害其事學之細何居秦王斯 庸備之位然發秦王討里聞之外忠言長策無問馬或日徵負 世之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城哉但玄武之果逐數網常惜平 以賢多以大受立以我勿以堂髮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 朝之爲旅避害果公被我齊臣遠應協與情而迎担公天定亂 殆不且就笑感義不道于斜小白皆無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傳 年而天下定夷流清徵輸建成乃日以發秦王為事果遂此該 九也太少公世家聚公次弟科科曾其母曾女也次弟小白太 而及正聖人取其及正也思以為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 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為而以王猛自嚴也不識建成其符坚 **飲也知建成之芸可輔而早去之後佐太宗可也孝孝然思安** 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 則彼建成元吉之昏役必不足以荷大禁宿警悍将並起亡唐 無子至亂作管夷吾召易奉公子 斜来奔預註日子斜小白庶 物論 魏徵論 三十二生 王世貞明

> 已玄武門之蹀血玄成固未曾勾與其事若仲之射鈉也秦王 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為不以人為 玄成爲小仲甚之雖然玄成皆從李落歸唐而爲秘書水已使 正東宫而以高南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 隱太子謀也不過以恭王前重有禁嫡勢勧其立功以身安而 國属旦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徒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 然尚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還而為他官或下移而為秦於之 為小白母衛女也然則斜與小白俱信公之無子而斜為兄何 責其死目仲傳也有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為隐太子宫臣則不 以不當有感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見傳于斜與小戶 黎陽陷質足德逐為建德之中書各人失而獨責其死建成何 戰以競解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夫子以樣夷尊周之功大而不 本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為一公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 物命 管仲魏徵功罪可為萬古定案 二十二生

史 27-414

得銘軟金石繪形凌煙人臣之盛執大要不免有目便之心者 太宗朝其正言謹論無下数十餘乃言史氏稱為三代遺五卒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若而已失無自便之道也徵之在

評

邵

實明

初則隐太子之暴獨也方高祖之託太子于後将不有如多 而不覺其盡露子預為良臣母為忠立之一言也何也夫徵之

管及養子先朝之遺事究竟子玄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以重 儲副之羽墨事備副循導朝廷也不可謂輕失謂其重之則吾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恭有一段駁至過矣猪逐良言 之忠臣自君子之論正之惟其不得為建成之忠臣所以不得 建成而等逃建成之難徵果何心哉嗚呼此固其賴為良臣之 之承乾拍前日東信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 今子也何則今日真觀之魏微即前日武德之魏微也今日 以重承乾耶仰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聲朝廷之股胀為 爲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徵獨未之思乎有得起徵 心也自然之心推之惟其顧為太宗之良臣所以不顧為建成 也而微則指於曹之今日為東宫之洗馬明日爲西官之課議 立以一新軍之微且嘆白生類其寵死不共難何以見士大夫 絕文徵在當時是無一語許高祖者玄武之變儲君殖馬雖馬 文章有電光學之對歐公白臣竭其股形之力不濟則以死 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為不太子重也若子日太宗此奉果足 小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入大前息以其刻許多於而卒從多醇之死而魏徵以其引許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高祖未必以建成託魏徵級徵則當以忠臣事太子中 者諫而已矣不諫而既殺太宗非思也非必死也 于江 -i

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承乾重不能發素傾危之言美况今 能在唇公等一則日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爲若王子嗚呼 是令秦府設弘文館置廳州學士意也一則日我若然恭道不 爲即高祖之于建成未嘗縱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之重 公見王而降東是欲賜秦王警蹕意也命表招寫客脩括地志 其所見而莫之詩也教亂也乃至刺志年朴玄系而上若不聞 惟其所好官官惟其所龍面真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美戎惟 即何言也豈非明教以觊觎窥何哉即尚之于元吉未曾欲使 不能問其監無之位失其子表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制三 而其之會也教者也官室惟其所治而莫之節也教俗也鄭衛 往往大塚其子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庫物惟其所用 宗使魏後傅太子而忘其敗是成之事何其智之昏也盖太之 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被太子而忘其敗趙之事予亦曰大 之死如大馬耳古所謂死怒死制者固然即太宗何取而用之 推而徵則毫無嫁容也召之来則来官之謙議則諫議視建成 魏而其所爲数太子者不過巧結嬪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 建成之先馬也太乐即忘瞎告之事乎一時崔禁之才動稱王 有察石之規也臨湖之變元良授首馬立一騎士之微猶然死 心率于两愛而介于藝遊不奪適之間故其所以嚴二子者 二十九

人所以重承克者即昔之所以敗建成者平太宗之以徵示京

者誰其為英果也者誰其為題詞也者能其為仲抱也者如之 獨未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虚心一意者窥黙察誰其爲懦弱也 諸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将察諭之日東官夫德即獨 則此命實有以速之也為在其為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 尚故當逐浪之請設無可否統自古為 福然而今後日紛上之至此也野其心岸行两介子掛熟湯 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置為大事定矣胡為模樣不快坐撫 小聞子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界不戶以巷他日無穷之禍吾 之不肖美翅朱均遂良迂儒也不要其傾覆社稷而徒要太子 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堯舜惟能通其变以與賢而已矣承乾 者必若何人而後可以望則玄於予以親則無忌乎然此两公 也益以急承乾之謀父也亦益以急要精乎庭聞變生干骨肉 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泰之心益以喜泰之謀刀 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失而果誰當繼上者 日被輔之羽翊已成如高祖之語成姬乎吾恐泰聞之而喜日 之太師也吾知不免于蹀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泰也若将 京中出行日被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供等吾思 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為隱太子即胡然以彼之洗馬為我 石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改承乾之德徒能到泰之鏡何子 時亦不能與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徵几何雖然竟舜之

> 今日之課議即為昔日之洗馬其為洗馬精明剛銳之氣未養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學而為新儲之太師即噫太宗惟奉于爱泰也故其龍過承乾 之命聊以柱逐良之日耳逐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日陛下以徵 之命聊以柱逐良之日耳逐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日陛下以徵 之命聊以柱逐良之日耳逐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日陛下以徵

自之者今日為東宫之流馬明日為西宮之諫議忍乎不熟承 即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為陛下之前為者也奈何 以為上欲建成我也而討

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抗則大臣不騎不縣則中外自肅大宗 以北谷軍拒命一日謂特臣日欲李靖為的討之靖功名之大 根子忠智而已俗人停着怪詭機祥旨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 角為占雲授孤處之術為善用丘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 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及與許李同科可不戒我世言靖精風 至祖家而最其骨吗呼不幾一言而發邦乎惜其不通學術味 學之武氏香而唐之族為幾戰馬及其孫因民不思軍兵養宗 盖君臣之 縣固有以威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陽門 新疾畏遠 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動之節見于黎陽故 廷 當生後當死一也由後言之 廷能抗師禮子魏王逆折其為 居出其名将曰英衛權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動功帝籍 其大節若此而高祖太宗目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鳴呼以 で大臣依違不事委談取快性議是聴動乃私已長科從而 太宗勤動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成輔少主會房惟易奏至 **創茶之朝再世而前星再晚也有以夫** 而不收好未聞徵所以臣奉乾者珪有生氣徵如死背二也於 當世熟臣方以老病家居開其言盛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 二十一者 孫之翰 歐陽脩

忠託以孤切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常其難之信奉 忌逐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動之由爲獨豈不博我太宗以動意 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動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 高宗欲展立而猶難於傾命大臣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動者以 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禄之以天下 不顧緊馬干驷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而後用之也是以大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 其力而陳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點彭之徒訊許之術也五覇 下矣以為野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點之 臣如是功名不速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騎慢平人臣不敢 太宗以李勘為何如人或以為恩也則不可以託孤勿而等去 豹慢則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信 八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李劼 以博禍罪李動動後何幹 不為也豈差舜親賢之道乎有以是心而行其臣則利 太宗此果似巧而拙觀動輔高宗則動亦不可使失 觀本晴之克盡臣節作太宗之能鼓舞英雄也 范祖禹 范祖禹

為訓也 爲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茶之始欲籍以爲收天下 屈奏通盡節作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若而無 之術并晋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素王之臣自文靖裝寂 龟而决心 遇古人謂之干載顧不諒我授機之會問不容挠公謹所以抵 療也敬德之来太宗以亦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 剖棺暴屍豈非餘殃找而動之将死乃以房柱為戒可謂不能 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與後為辭而希凱非望之福数及父祖 易曰横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逐 而下無義也生器之縣建德之權無錢世之之條分後而並即 來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 不倫交將非類者變使殺之残忍無親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 有已者失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至 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本動一 及其子孫世中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失房於事君 三而展号后立孽女段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失至**行于** 初 評 尉運敬德 屈实通尉逐敬德張公謹 李勒廣立宜有除殃動将何以自解哉 主主 馮 歐陽脩 二九

劉泊之才之列易所謂王臣蹇上者然性剛疏輔太子依月任 之所以爲智而太宗盖識此矣 之自我而彼皆不得而知馬敬德之資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勒 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抑之自我伸之自我標之自我縱 用者信推于既疑之後息加於既囚之餘太宗之爲此非徒有 也循以賭傲辱之况以降附之将而可憑能以騙也噫此高帝 未必不見于天下未定之時也觉點布以九江歸高帝之所乾 御之氣歸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為我 宗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囚未必為太宗之利也夫聽谁者有難 於所慎泊之思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於古人以言為我可不 安危以言極其衆為娟忌所來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不少抑之則道宗之争不待形于天下既定之後而難使之思 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囚非太 而禁之不敗者幾布此太宗之所不爲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 而復疑之民疑而復去之是當問制之初而為失人心之首也 當時之勢如此所情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美敬德的女 八物節 宗我的是遠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也太宗盛意代高麗 劉洎 劉泊 胡 歐陽係 ミナ 有

洪德歌細才欲過德欲夷才欲疏德欲密才欲園德欲方才至 何也夫辨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欲 與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宜其致治之 **使無論已即如周丞相霍冉陸郭汾陽皆販児武卒跡其稚魯** 而德不至於是有粗心躁氣以潰其體有浅表薄度以促其用 為輕也則善之乎曰善者唐太宗特王公禮張昌齡以文蘇於 效路駁不純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馬知夫實之為重而華之 六小人録其華則小人得以借君子之跡而憨我故幸則君子 一評 屈而歸越怒之氣無所發表正断即疾而錯者觸其諱臣是故 不鈍曾不足以當今之奔走下吏而往往能為國家持大危官 有後客俸色以陳其成是孟氏之所謂益成指也事變供別之 之浮薄者其無幾數日幾矣惜乎師旦之,才觀其本也本之該 天下王師旦特點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日吾将以是戒天下 人之不古何也録其華而畧其實也畧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别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何也日用人之不古也用 和則事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雷震霆擊不侵思惟也故人主公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 大難功禁病權有後世村臣署士所不敢望者何則其誠心純 八物 師旦點浮薦 以慚怒殺劉泊信然 1113 額名成明

海角

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華制科之類是也嗟乎取人於行 又有所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設 我我就一一而核之則势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錄則 将師其行以應之高者退而逃名以邀我甲者進而買名以亂 可以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 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 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實用收得人之效故夫取人以德者 官是時天下之人莫不争自砥礪以求當乎上之所使而無速 成倖進之人下而至於牧夫将女山農野士亦思信謹撲可弦 思和人也則書之其也考友睦糊任恤人也則書之其也有德 行有道藝人也則書之書之乎鄉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禄之 世且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其也智仁聖義 盾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為重而才為輕德者本也先王之 =

史 27-419

之所辟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禄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禄

虚文為哉吾聞言是而行虧聖人之所耻也言偽而行奸聖人 誠不可謂盡無損矣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頼此無用之

其一部夫小人則惟務習為作優之語以传旦夕之富者而尚故 過随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 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為而不後故賢以君子亦不

計其他是故論學者莫不談天人稱性命而不怕惭其無非

且師旦之點二人也不過點其文耳精令天下浮潭之徒相塞 能知之能點之而天下之爲公瑾者不少也昌齡之序薄師日 瑾昌龄若子與之而不盡與者以為未親其本也人有日上者 教之爲薄而欲禁其趋於薄是調益新而止佛故師且之點公 望其不起於薄是謂却有而來前教之為乃而欲禁其趋於浮 而亦上有以教之也教之爲序而望其不趋於浮教之爲薄而 社稷人民而不借者也然則天下之趋於浮薄天豆獨下之過 放者後之人所為指之以野而不嫌豊之以禄而不吝付之以 之人所為日夜禪心竭愿以來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 及济水是不易禮樂盡州名而不自顧其中之無有議古者 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旦 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無實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 所問賢其醜跡彰開從而點之則晚矣嗟乎聖人之所耻者後 躬之所為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一無 不尊三皇恭五帝宗周孔管多的降率置貶醉而皆不自耻其 能知之能點之而天下之為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人 而飾為論無以欺我也我每有以却之乎這惟天下即公瑾昌 之是使民下知言是好濟之為非而不知行之丹薄之為非 者亦一旦歸馬論馬以收我也我軍有以却之平有無以却 八而點乎有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點則勸者被而發者監矣

> 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衣鄭衛之音往往家服而人聽然前 責己也或日師旦之為此也所以規太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 言而行之だ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 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語之則太宗将必躍然以書設太宗喜其 斗米而十錢民不象户旅不拾遺蓋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 帝四王之竟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术最至於 賣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君也聽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 天下之道德治效統白比於陽古失奈何僅僅點二人以塞其 且者無意於點浮落則亦已耳有如點之則無若移之於行有 其言之人而進浮薄其行之人則又奚補花天下故吾以為師 機雲之替王兔少之替無異律言侵語是浮薄之魁也以故群 如移之於行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點二人以塞其 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則奚補花天下點浮漸 是使浮薄其言者熟而浮薄其行者未必點也夫人下知言之 上而精意於文顏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音淵明之替 二十一卷 三四

旦之意不出於規法宗也則亦已其有如親之則無若移之於 而適政而議補其宋也而死有者於文辭之問乎故吾以為師 之天下以君為本君以心為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人 風雅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責

師旦之點二人乃周公接伯食之意其所謂後生勸暴亂陛下

也且昔候君集之及也太宗自按之泊得其状後謂群臣日往 罰當了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其主 之他得無以子故清日無謀勿成為是也性職者至是嘆者是 者國家未安君其是族其力不为當之丁法吾将己其性命公 馬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取英雄以磨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質 封邑皆有武字乃各合女子之誠愕然息之本以謀及下詔誅 之權解無事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許而不中因論以左之亦 非龍者以失然君美匹夫之命不是道也泊武氏侵出則太宗 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溥君奏耶盖天文蒙于上人羅騰 玄武門上因武官的宴作酒食各言小字君美自稱五娘以其 等有如我之代本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熟二人方 十下避聖人不能不疑惟失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 者太宗深思之時季者美已對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将軍在 正觀中太白類電見太史日女王昌又語言日當有女主武王 之法則吾謂之齊人 完乎浮華之間入人深失有如師旦可不日賢英哉治以事者 克羅近則稱為武於人不言仁義則讓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 本其事之也背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五子之告君也速則稱 人的部 李君表 王元と

之思根着于心而歸實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事解不能傅太子 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数内禮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 後者視前人之為循以無論期失故時時遭下議為所限苦非 問之遇太宗朝不堪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名素官于朝明 言有巧松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發雖差舜弗能訓承彭 發聽籍以勘天下雖觸禁忌而無作情及獨配已平君位尊安 張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軍不失義天下 思廣以諸生侍辱主奮然陳大義桂應虎而奪之氣男夫悍心 隋炀帝失德高祖總華家典北方鼓行入関東京師轟若應軍 言自鮮亦不能斥彼中村之主不惑於伎難我 仍行臣情死乃悬關免兩親之誅幸失太宗知士及之传為海 要時而成敗也妖會孽抓當事則代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 封倫表短其姦足以亡時且智及以佐唐何我惟姦人多才能 , 封倫表地字文士及 大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物部 馬周 蘇世長常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三人真使人也太宗知之而不遠之何我 歐陽衛 歐陽脩 欧陽係

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究既立高宗而復欲立吴立 **總争奪之福此三代之有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 格平使以清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断而致之也時 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徳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 之子也為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執而誅之則宜察 **港呼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為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見** 格無思切争而止無思等應格為惠因房清受試数而經報之 欲立晋王無己曰謹至詔有異意者斬之民而又悔欲立其王 長孫無豆名房李勒等白北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聊頼因得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和是王泰褚逐良諫之以為不可因召 述馬惜平 廖孫而固恨 祖得晚宜矣於周才小速傅 說日望使後世未有 班夫帝 就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問不 習為章者非一位才瞬以及茲其自視與系嚴釣滑亦何以里 人物論二十一卷終 一抹抽佩刀欲刺無己等華前抱持奏其刀問上所欲上日我 時之念引刀自刺使額命大臣奉部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 呉王格 張唐英

144 - 11100 Water CA

胡人逞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式 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於 氏之亂唐之宗室战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木 於是荡蓋東周錐在不能復與矣其曰威者甚疾之之醉也或 成武氏之篡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明 不数年而悖認昏惑忠臣不可諫骨的不相保難享國日义卒 徽之政有貞親之風察道格布古而自青行已之不足取信報 尚未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來 重高宗済愛在席不戒優霸之漸而毒流天下胎禍邦家嗚呼 奴之比即以太宗之明珠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决卒用昏 宗之治具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叛絕其為惡豈一蹇 而太子宜的立是為平主而詩人乃言威之者以為文武之業 小雅日赫赫宗周東姚威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明始王曜云 百合人物論第二十二卷 **局公所以戒成王也児高宗平** 7 2 2 始治而終亂由于親賢用佞知本之論 廿二卷 指。 温制 范祖馬来 村上

韩繁遂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 少府監裝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執觀之 則試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及 而高宗點鹽之技止於是乎是何止君不容則失臣也哉殺儀 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然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緣 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教之權 曹節也而况宫閣之間變在肘胶機不容髮我伏之而我餐 鄉公之所以見試於可馬昭而審武陳審之所以見殺於王甫 及終二十年之人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盖巫除之以先天下 英言之 耶夫日聲問有数天子不祥就甚者有似乎異言之 人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献之智也 静而無所隐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執此言其法言之如 天子不祥就甚馬上處命别去愚謂仁軟此言未當也夫人 华其亦可戒也哉 之戒君或婉其解而竟有所在孔子所謂至言之者也或以 劉仁朝 揣孽后之陰謀知高宗之幸免則內嬖者可以懼矣 1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馬方其機之未發也沒行

有所是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

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欲勿被以私湛然虚明可照萬事臣伏 生民之幸矣且殿庭之上豈既鏡之所好邪之情豈懸鏡可得 以銅為鑑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 銅為鑑可正衣是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 去此場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 遠在夏后之世隋之楊帝澄刑職武沉湎冒色忠言不用小 而朱意養后而立要故管無思養子文重點以脫之誘之以利 ~ 勿 計 一致身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當日以 朋進盗賊旁子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日好頭頭不知為何人所 為鏡不若以腎為鏡書以之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鑑不 明而校之仁執此時里進言日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 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為莫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滿因其 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說甚而仁執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入子矣至於武以恩為周公威福之柄又窺取之爲則三思又 **所恣意惨酷天下之人如畏李倘而不知有朝廷是我府又** 一下曷去彼而取此我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心俱是確論第仁執之對亦是誠意未可少 朝有三天子儼然可懼代對銅鏡人鏡两段末歸之於 11 1 1 1 1 1 1 1 1 1 范祖禹和

失愛便長孫不逐江夏害吴王褚不諾死劉治其盛德可少皆 卒使北雞鳴及於移后家可不容哉天以女戏問唐而與姓義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内臺壁除外切然言以無正之親家 東之忠皆額命太臣,一旦誅斥悉而了告方天之到張陽之明 人切 呼忠信我罪令古不免無名受戮族城何辜主間臣姦足胎後 即伸死去成王南鼓而申赤奔婦人之 何河南上書言事電量有維世遠差親做王建之後骨頗風米 工仁人抗之以死央不可支然吸濟義或管四子可謂知所守 無比威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陽力安社稷動庸茂著終始 被其君如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悼矣 而此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患者辭其官友其賜而不 唐 月王佐器者 船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馬者齊人箭 無此不知出此卒便武后然其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 而朱無足譏馬信乎無忠之不學也 小渝及廣點中官竟不阿首報先帝之額託為敬宗之誣構張 長孫無心補遂良韓張来濟上官像 引上に大 歌陽修料 劉明 軥

人方油 呼此固君子所為情能而深悲者也常自蘇德以降封禪之議 三綱治九法數正道蕩乾坤何等時即而有風鳴于朝陽也鳴 宗嗣位以父子而聚應以北雞而司辰以北風匪鳥且獲初用 屬精馬治宰相議事御史得以軟諫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高 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翔麟風馴聞雕麟趾之体翳 鳳而不見其異也當是時其政問問其民浮浮心和氣和氣和 有一德之說鳴十夏尚丹書之歲敬勝之戒鳴于姬周皆所謂 故元首股脏之歌勅天時幾之訓鳴干唐虚微是無處之說成 王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諫之道来始 不詳及觀師氏論王以德保氏訓王以道比度後聲誦無非韶 至語問官三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獨諫 等一職缺而 使湯御輪之地為正人之聽然子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之 信乎此善感所以垂視獨笑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斯時依人 **虞鹊東之代島監院醉之風天下稱盛治者必點鳥唐起晋陽** 不萬乎其中所以若子默養諭君子道者宣待己言題課為其 起失意其初心蓋暴秦皇漢武之為宗数尺之土水以致陳倉 不之情况於若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志平生之 實雞来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耳豈知事之誤沒而不及 李善感 蒸汝賢明

好相望其為人之野中四夷交侵兵軍成馬其鳴倒之否乎恭 為折翼矣骨鲠之臣飲納夫鴻鵠之士翔且其矣舉朝宣傷者 為動弱災察風方於了不為或強之失者或希鳴呼君子生命 **藤真意在話時時時於何不得里子於前失吃中時間之音友祖** 至思道以待受詭其鳴天命之難快于新鳴非雖雖之鳴如泣 儀而為高宗之流止風方風方何德之衰也其行叛栗不於機 而棲积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鳴時事之,來不為舜文之來 聖器光 紀之橋而北風之馬持整点一遭由大衛德以來鳴風吹 七月正公不思聞矣何高宗能之不改鼓感思之好及聚憲之 鸣子美而美以覆上下千載 昭然更者生千後江可以鉴美何 題天下時可上矣是故府平之爲陽子表面夷以下伍員之風 恩湿施天下而國孫官何也吾以言門方相政可知失吾以神 平石是問我其無罪平有是信我且旨忠臣義士被龍騎蹈軍 .人 (2) 四訴如然如秦其聲哀以威而民思安其音激以烈而國恩即 高宗之孫是改國雖朱古光雜之祸亦於矣嗚呼此爲鳴朝陽 人鳥見曲木猶高飛說前一點其問哉善感奮起養柔茲風鬼 大學子此即其無樂子此即吾是以深悲善感不清游子忘言 人天而有風鳴之譽於天下也吾又悲夫是風不朔千仰之上 不始不為高宗非亦未始不為李唐極也原後群並凝結九月 /譽所由来也不知吾身復敢言之名天下被卷舌之福君 OPPLIED!

耶押造以其名而不風土靈即文安知所謂屬者非為馬之傳 原然中国曾不問一鳴以聞其迷李前以顧命大臣一言喪卯 张公藝之言直矣可惜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二 人切計 亦不開一鳴以摘其奏何說也置其能明于此而不能鳴于被 此部非為宗之所際改姓大五於善以有情思當時武氏擅補 郭礼 格們則弗生失立仗之馬一 臨旋斥風且飲墨的論尤尽 老於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當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 即故皆為之說日有鶴馬之納兩則飛蘇之妖無所容有青蝇 有鬼友麦维雜于羅至是欲聞鳴風可得子唐之奴端已央子 林南以龍樂受賞即指鹿為馬之故智矣追雖對結網之後與 之故知其朴茂而智術短失為公妻者宜日臣家所以同居由 楠不有然也南京非不能忍之也乃過於忍之失張公在受動 三老指能辨王重被劾之非辜上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 張小妻子而宗之即 军長事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與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数是 人到歲四花於魔不在年前子等級不足以其此 張人藝 としてみ てりくとうすり 112112 ク不言而害百法字、此其**寒**深而其指 これにはないかとう 胡寅 鄭一丁

男子必至相獨婦人必至相公荆棘或生於前皆學達或起於 東可謂其朴茂而短於智也天忍之象有三日我悉日容及日 九吾不能自己以制其私则家将何觀弊将何極故私忍則心 為账則是忍也其強制力音之尽乎盖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 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以拾何九世之能 軍異起其間強新異常野不肖異類而是非可不日接吾前五 率此道也夫忍從及從心及加心上其誰能堪之所置易言哉 者即五十却心思性之家也公華芝所謂思者義果何居残忍 強己孩子者忍心害理之謂也容忍者含忍不較之就也強及 可古世也奈澳高能聽新城而軍為素者武能聽蜜閱而築智 之急務就有急於忍任席之愛子一不能及則十及之十不能 内壁心志喜或大權去身禍不放理公義之者盖日今日朝廷 方其書百忍以上豈其朴茂醇百而無所寄諷哉高宗朝華后 公心公則事平事平則心服八九世相傳以來而人無異志者 不必論矣意若止谷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頭情頭而 為則百忍之必痛割决去有者及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 取度公華何敢言也以而果之唇發武治之免恃華言一中国 以合是待之則強者無所是而馬陸不肯者無所揮而縱肆 管果不能經分熟而忍斷愛雖有練品之場亦何為故或日 **泰蓋亦效新城雪開明言以悟主乃書百忍而使之自悟何** 一十二件

是舞雨端以觀望馬南宗從無事言則已以不言為思從本 死脫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為聖者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 雖十年不能亂便屬大女子乘時得勢亦是坐制群生之命肆 的風時也存亡勢也便禁的在上雖十竟不能治便差奪在上 主間不言為賢則無也遂良之争非賢也可平當問志事之罪 引頭就該天地為龍去将安所悲天背根果人語古稱其事人 動言則已以不言名禍然則史官野本軍誤矣 甚於動何則逢君之惡以頭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忠軍不言 及既以死争矣而李勸則日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事則初 聽四人之可否而後快使四人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來忠遠 南宋将立武昭侯召長孫無思褚遠良李動子志軍入南宋将 1不義之成觀天武氏稱制之年五才接較靡不痛心於家索 后必聞而宋将日此公藝教我有如上官儀之覆轍也武后将 之一點世以為完武后奔納之部之振喉絕機稱之光道臨碎 人義深而其旨後失惜手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了丹之直九世同談失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日公委百五艺書 評 言史官乃賢忠軍夫所賴大臣者以上醫而進忠耳若謂 調志軍舞兩端信哉 14-11-57 吕祖謙米

有方成

而不至何点有以尔住性、继亲相於的華節德部光程将於外門不至何点有以尔住性、继亲相於的華節德部光程持不是一十年然而社稷後時於唐天武后以一婦人稿天下大震盗二十年以旗戲易服色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市為周居等忠良毒痛政旗戲易服色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市為周居等忠良毒痛政旗戲易服色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市為周居等忠良毒痛政旗戲易服色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市為周居等忠良毒痛政旗戲易服色之宗廟而唐之社稷華市為周居等忠良事情,

後月紀於天下云耳 所設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並天穢其德而絕之即抑 三種塞恣情極敬荒溫不厭逃中宗一身始為毋所廢終為妻 位冗濫斜封墨初而賄賂勞午殺當月将斤宋張并果其而忠 · 一家衛道面異端卷備公主開府而文調盛行置其外官而政 湖至市文子亦不得埃寬我五王市功臣俱惟獨失不能是也 評 数則天之惡憲於此為 柳大

君子有言臣居等位果秦是也循可言也然居尊位武后是也 非常之緣不可言也盖題後常理也不治可但非常之緣故也 A 17 17 Water Contract

品民為而未成武氏遂華唐命然傳記以来三千年間終一人 正亦不及終其多而後後世或有欲為是者這無其漸仁人義 丁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自天地開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妄身為然而身失之者有三里 王世真院

嗣若族而墨不然也其殺曆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華命唐之 决巴耳新养巴耳周武墨巴耳其以次主而另號者一,亦墨巴 工業是不盡像如氏茶不盡像劉氏故天下率歸於如劉氏之 民士失表及其子孫之五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磨士大天世 了孫地士九部八首

> 他親元忠東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於仁係才如姚崇節如宋 大夫者也然直持公鄉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耻何也其 女王之是僧典是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層人藏宗室賢士 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響也其并形比局而相提遜者則 唐禄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禄老裔也朝而入朝其名翻而居日 並門廷而後鮮縛者則亦其屠刺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

有寒妙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詩濁酒麥飯其子自外很歸以 與故僚之王魏而於是諸賢者者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佛 最前皆為之即相取儒之筆嚴如霜該斷斷馬匹散吏之楊雄

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衛而退嗚呼孰謂我 克肩供 作像日郊老美而午俸幸居相位亦何不及其在而 打計

儒之識而不及秋氏姊哉 來之事文當何如大抵君子未仕則重其身已仕則重 姚宋東公之賢不當事女主以於甚當倘皆不住則将

其國

太子弘

胡

寅

太子弘幼有美盾其過失惟命官臣掛倒一節而己普受春秋 至商臣事废書而奠日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即郭瑜對日 本秋義聖養良故商臣干載而惡名不威弘曰非惟口不可消

植遺股置委果天下此面而不能亦曰正而己矣有其明之经 也惟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沒也不見太后首藏是其運也及乎 裴炎位居相輔時屬遠維歷克前炎非無忠節但見逐而應淺 降别彰彼猜嫌小数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遜淺須信况乎覩構逆則不其問暇們殺 又造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曼為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灸 新以一言之灰炭炎遽嚴之五後政婦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 天中宗雖不賢者君之子也無顯罪實惡中外未有厭財之苦 水嗣請封祖補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等濟事是委還托 而音红持人死固宜哉 其子文之暗于後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或后之盗朝假思其 教弘以為太子之道宣至]言遺作而見鴆哉 凝思之前而輕用工智不自豁然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 視騰此外非所預也君父儒春母后事悉心當遵養時晦以绝 而不知為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私之謂失太子之取問故 此豈非賢子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讀佛首嗚呼為人臣 初 日接神器而稱之君馬天下童子皆欲亡之何則不正故也 裴炎 装炎 吕祖讓宋 歌陽修常 晌

> 臣宗室看追長若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 後辟乃窮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丁品說武后與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 并國籍位之謀将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 殿帝後值一 婉樂女子深居房間不晓在愛如兩漢諸后則奏 如轉恭禁發鳴呼奏獨何心我以武后猜悍足以應駁設當時 除豆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名屬不幸一失新持王下殿 萬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与一語誤循為之隱忍徐親立 公山韓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懿替數 唇謀者謂炎精暗於幾本非可和心者天炎自不得與叛逆去 八詢梅不用可謂為主壁於房間以脂泽污淨之也替者不且 陳子昂 陳子昂 二十二卷 吕祖議家 歐陽修本

使之晚中和教育之東則后之於数形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

武夫忍人拂遊聽正一見仁者之状則良心油然以生子品

見畑少衰此于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田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就若以三善示之疾夫遏諸武二張之數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與求俊臣之虐于昂亦

人道在馬學校者禮蒙之所問人倫在馬勒后立明堂連太學

平氏大夫業之縣第日士先器談後文藝澤軍正文藝流耳数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使知人李世勘知孫軍王故業俱 仁二華何多延馬野史載 機也疾風勁草板為忠臣置護天雕龍之士所能辨哉比之二 及盖向日立武之然家即不血食中實二雅名重于樓所以此 之敬業果身死馬浴血而出誅武一師原乎義旗世動得此孫 以敗該嗟乎武里司是唐社已屋起兵一枚讀未竟篇使人数 罪惡而敬之果與風雲月露事施聞應故作使于是平失人矣 所以稱端者能指依也武氏濁穢移的其歲和其大馬舉四海 県然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之浮機 件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軍王討武氏一機其犬素學 取决一以模稜段底區區金紫何益于人之分毫零之龍皓何 等識之大者也從其所善者王動蘇味道皆典選然一以鉤官 乙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羽也屈軟之 人太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軍王奮不顧身一一數其 不行便之知人鉴則聚英徒以爵禄壽考論天下士而未聖 善福子品之 心者無人悟到此 二十二天 郭子草明

> **故**行衡
> 世勤之識末矣 老死牖戶而後稱孝也是夷水非孤竹賢子而罹妻山本城也 間者知人之難則士必咿嚅脂當而後稱良子孫必金張許申 聯於屈膝著項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時於 大中流者又非失人所能窺測萬一者當磨周改革之際意思 魏无忠 無素本之非明鑑則省主故業心事如青天白日矣 胡寅

不待價而沾者也其言曰夫下安於祭此一舉便故業一數則 或后愈安何以較於唐室歌則将不令幸逸相之平日君子目 不思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于女主之朝可謂 ニトニの

禄沒有道以遠遊猶野平知進而不知退也 而去上也至是聲類已露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弱 幾而作不供終日光忠誠有遠見宏思者根薄弘道之間自晦

成九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本君子謂之不智前或之才

魏元忠

奇且正也而用于李客君子謂之無識就意黎无忠之在唐佛 各非不信也而用于魏振君子謂之不思徐洪客之謀敢非不

坤何等時也元九而抱匡時之又張靖世之忠市尚馬已哉前 亦蹈兹養較哉唐存不意武學當學注稱神器屋焰燈室此前 能以順逆之理輸走追而幸造居馬差追以順逆之理論軍士

光儒以為女仁傑未及復中宋年七十以至所愈張東之等嗣 便復辟而後罪兵則武氏之然能禍唐哉不是之思去為死宜 氏遂禁使孝遠而能為此惟二十萬之家抗表請遂政天子徐 臣唐氏之盗賊也奏功不實葬亦自及至天似手極之以為後 位工間且無事為可奏而逐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智然中 而成之東之亦年八十失使天不假年則事幾一失國祚終何 世助無者之成爾首軍民命權奏些際要乃以亦連和行發品 幸逸所會販后為之應大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思 作佛之不早討於此有遺根馬是大不然だ事之成錐出于人 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或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任僕居相 矣不知說孝速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于孝远者即所以用于 而軍士随馬取散業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誅之 示既深東官則天下者東官之天下不言可知知者於此五當 **瓜氏也得無的尤夷洪客等乎君子安得不為之深情** 易問為生久亂為治則磨有素山之安九忠且為當時之全, 評 李老选 此事正與湧相数情者遠之不能為要也 以无忠子智而愿不及此或忠之不是與、 11 12 11 21 11 **雅敏**政

功論

二十二次

斯里就能廣之論者為是以及此 所與就能廣之論者為是以及此 所與就能廣之論者為是以及此 所與就能廣之論者為是以及此 於大下宣無欲養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表幕不至計為恨末失 改天下宣無欲養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表幕不至計為恨末失 改天下宣無欲養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表幕不至計為恨末失 改五主木公之及長、早計甚矣得曰天之所廣就能與之天之 所與就能廢之論者為是以及此

不勝區區之公起而報圖之斯所以要其蘇而自胎供成者也可以小數勝而通於天命之達看不可以人力爭俗敬業之徒而歷民妖虐之命天實假手於武氏耳天關於天下之大者不再歷民妖虐之命天實假手於武氏耳天關於天下之大者不其祭祀斯豈一人之私智之所為故意者生民尼運實子斯時天自開闢以來未有女子之君天下者也武后者晏然稱制于

所為而盈廉消長之数固未有極而不及之理也吾固逆知其及者非食其禄而恭其遇也彼其際悍的残之极来可以早有

公也假然拜女子以為君而即視其軍號改命之事淫名聚發

舞蹈對楊蝶人職夫連按出入而且要劳盡等若将終身平才

連見小之心者又發馬而不待其衰夫不待其衰則換之愈機 勝陽者也昔之君子就不欲厚集同類之勢哉往往類解而功 顧忠賢以厚其勢而分布妻地以集其權残力王室者人自為 勢之必及而倘伴以待其至則其祭時以叛逞者如居丹親を 同見予消息分虚之故者就能委心任蓮如公之所為武政文 在方自保之不服而美服于植堂哉然非熟察事天地之後以 惟其勢之相積積于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于陰者未有 而桃李之就于公門則羽翼之香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須 標文以何之者已四周而環會失豈有不可勝乎故中宗之友 是李登之以文皇大帝之野格之以夫婦母十之義因事納事 之論則以爲文思之功者盖五王之在位者公實有討值之勤 該東時起食者不戒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己如因歐之将整而 以王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回之以力也以正也於及乎廣 經言曲道友養流游不能自己則彼雖逞一時之被暴以恃天 之不足以出吾家而吾之客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争手于 不服其志則與我為敵益其己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為敢之心 學者何也其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 之公而其根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泯城者固自者也而吾既 一葉之伏臺本起于於丹之潜謀斬關之亦計而若子推本 事周之班為公居与之界者聖公則誠失事民於東京 十一卷

> 東田文松正失其身所以得其志也身手周附以心手磨也公 常産を大きない。 部公之屬武后也從容以待其表而徐以 引用看賢以图其後唐之莊稷終有馬公真人條也式 一言回之又能

合行與世委死對主候表當胡縱博非但全府亦以完態其事 帶公如者發危後得免于馬口逐有悟于黃帝老子之盲同應 **偉失又可喜者美公實惠縣公而及以為不知人與公實重要**

其論果人悉矣

李載野明

而不知及正之權固己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行其身以 公而及教育之于外朋堂之就不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枝及 吾其君者 報公有馬祭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問欲以為母 物論 7

祝嘆息恨不得起之干九原耳 公請也故擬其要者録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 《則天下典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於公者徒便人把

之上廟及政难正佩机子殿陛之間有似於工夫之為演然 人下事有似同而實具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業炎之课或亡

林上排

借曰寬假品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 是平省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條則給說品養屬 而故為是論諫以収公該於並後陵之所以面拆品氏者果如 過食生畏死以保留買而已若刀業炎之嚴立既當于武氏矣 忠臣矣是惡可故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僚之心 兵太尉腳哥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盧隊吉項亦用之 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子 仁傑不必有後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軍之成不成幸 動所有限帖吸忆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 塘河陽見白雲孤飛 日善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底 孝之外揭于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官赴新州禄過太行山方 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 歌將奉為養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深公之信公諸仁條字懷本 天地閉熟将聞馬日月蝕熟將廓馬大厦什熟将起馬神器隊 為國耶策雖不就君子子之心不在國假善以齊其私功雖幸 不幸則君子不服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層其心誠 丁歲月之久有似于仁傑之經為學諸品分王之議誰實主之 秋仁傑 推王陵平勒於公養炎之心友養辨折直若藍猶之不 同器也可愛可傳 一十二卷 范仲淹泉

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爲 那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縁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如公則過馬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等相張光 活汝華耶相携哭于碑下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物質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属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日我伙使 口有使促行刑公緣之密表以聞日臣言似理遊臣不言則 何乎·于差乎神循正之而児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我自 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真四扇日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 哉逐命罷其後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 如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 患在少恩公獨爱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敢奉站陷陛下於不道帝意鮮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盗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旨 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禁公令出公前日陛下以一掛而殺 謂之日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新 N至也忠之所聽生乎公嘗以同府禄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開御道公為知項使日天子之行風伯清塵兩師洒道彼何害 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村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太 兄君臣之際乎公為太理寺永 英諸道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 南方 批 睡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其

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虚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暴武士民時之間数百人及命廬陽主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士 中果幽房陵則天散立武王思為僑嗣一日問群臣可否按稱 所看沒者成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比諸州以安及側朝廷芳 定問出公為河北道元帥從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 質公退而不答則夫日乃有異議平對日有之昨陛下命王思 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銀輸識者隨之北狄再寇胡 秋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戌疏勒等四鎮以 震動成驅民保犯郭公至下令日百姓復爾業冠來我自當之 光廟堂之上乎與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您為時河朔 以首觸柱流血被面被懼而謝馬子差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為 免復貶彭澤令獻吏嘗柳公誣引楊執素公曰天乎吾何能為 公日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愛得 師耶對日公以三十萬聚除一亂臣彼者沒華聞王師來乗城 事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日州将忽五 臣臣知人心未配用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 得上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屬奏公不遜克 而降者萬計公級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全地如 物油 之謂乎為地官侍即同鳳閣繁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踏下微 陸復州刺史吁嗟乎孟朝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 山山大 크

乃名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日臣前言張東之雖遷之務乎荆州張東之真宰相才誠老失一朝用之尚能均其心之務乎荆州張東之真宰相才誠老失一朝用之尚能均其心之務乎荆州張東之真宰相方為其至誠如神雷霆之處不得而變乎足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處不得而變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處不得而變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處不得而變乎

- Italy

無村姑之檀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孟焉則天感泣命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

廉使鷹陵拜日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

中人人人具奇 中果復則天為皇太后呼張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柔 洛州循木用馬改秋官侍即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董道 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雲萬載垂光噫非天下 草就為予刚地可動公不可動就為乎方一朝感通群隆披攘 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太李寒如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神之中顛而 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松柏不太金石不乘受於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 公之熟德不可確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本書載之別傳論者謂 水而雅孤東而循北面事之者乎武學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開 君百年帯礪之天下機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雖草 愚竊以為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 說者謂仁傑當武墨之職家取奮思以權大謀不復曆室功盖 之至誠其孰能當 澤諸公之祠而述馬又系之云南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時 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他淹貶中都陽移丹徒郡道過致 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學有學吾 不傷極天之上逆是風而孤寒遊大川以獨航金可華公不可 時至有為之語曰取日虞別洗完成池潜授五龍夾之以飛 秋仁供 1141145 徐仲子

產禄岳死一品娘扒平勒盖鑄之熟矣條也智不如平勒正不 再則日安劉氏彼奪如項看推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別區區 平勒盖壽之熟美平勃即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日安劉氏 時有屬陵在后必不為前籍令后帝夫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 之年必死於武氏後手也死而張東之必為相手且東之已 如王陵勇不如朱虚能計武氏死而王思藍必可制乎能計已 服色華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薦紳毒痛漢家亦子有 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見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 意也為惠帝訴也惠帝朋而帶禮計管白馬及約諸昌将諸出 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為高帝謀也其殺如 此何時取磨之武漢之品也出相從高帝草養百戰中之佐高 其子北雞而養寫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月月昏而無光 |空城氏也新奏循不盡空劉氏也宋裕循不盡空司馬氏也彼 之有司馬氏身為篡而私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罪從循不盡 而有君臣其暗好之雄若羿派之有奴民新養之有劉氏軍於 能計不相繼而死于傑見亦認失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 三人者循係然一男子也武里以一孤媚下陳入事文呈繼事 于此本勃必打冠而起盖為之臣平勃臣運也未管臣品也 后即稱帝福制而海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因無悉也特全當 7 - T+1363

子孫文里之子孫也歷之臣民文里之臣民也武墨更唐

編本與青本少年也吾不知條何顏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 **惟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残之餘又不然則其淫媒之** 不全王而盡粉夫條何心見今之薦紳不冠案而禽情矣條何 見今之旗機服色不上的金不青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支 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歷陵天傑何心見今之王 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觀而投之金炭矣其南面是而主我者何 事之為其來也為其故上也為其務主也誰則信之仁供之事 祀絕夫之族屬殺子指子而不預而紀網循持依遠之說日五 網須然主母之者平勒之不忘湧是也主母悍而輟舅姑之情 人也吾主之警也吾不知條何顏事之也其寫王舜冠頡頑而 了不男子而婦人矣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條何公 之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軍中存夫下不斬其子則紀 下家也出武家之主母也孝惠屬及家之弱主也平動仁係家 下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事章為其國老可乎吾且以小喻天 也不能討如武使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母諸賢沉失 紙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本敢禁之以敬討可 之死為紳毒于都坑元元條于渭水條也身為磨臣死之可也 · 而奪之位以至韓王元素之死朝王敬等之死魯王重要等 旗號而為金易層之服色而為惡事層之大號而為周托子 物 二十二卷

酒飲仁供北子自外帰條欲官之姨捲面盖曰吾不欲子事女 去此同义丧其良心者又仁係有老姨野而貧係過焉為設濁 功也哉厥後王惠終不可制而所謂五能不保首領葬以族則 親之說不過動昭德之餘談而两異一子之課雖稍感亦后之 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剣條固天下之罪人也很 用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孤罪且正于 在傑者亂之好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思不仇周而臣周天 将誰婦者即世無作傑吾因知周必及為唐也惡在其為仁 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穰而有之偽別沒而天下不歸之居 仁僚死而五王討亂一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統此天也人 悟碩不言于無拱之未而言于聖曆之初鳴呼言亦晚美泪乎 必遷此不特為層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奈之何姑姪母子轨 而心動武氏悟而王思董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官不 天心人事之然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然不可欺武墨必且色憚 · 吳神老末里在天而有靈若不知像何顏相從之也墨錐臭 山東細民也吾不知供何期便今之也其神夷不里在天無靈 **云功耶書記作係親與王思呼盧補禮披集翠楽得意馬上而** 危言正色友養晚喻以明本氏之然不可絕或氏之終不可憐 八次命 復亦無婦人也而作佛又其所最親信者籍令作傑明日張隆 二十二天 一婦人日武里及唐之天下吾得

大厦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纲以孤聚而涉世之否會也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林康聖明林仁禁桃寺在公門林康聖明林康聖明林康教代青之不敢附毋亦誅其心乎、林應聖明林康之子,

且鉅或愚讀唐史至伏康英公門桃李三致意馬天自大道隱芳招傳採不言勞卒之事可功成而宗社安如大臣之功盖宏必無濟矣惟蓋臣察相萬目而思焦心而求推載同升不言迫少無濟矣惟蓋臣察相萬目而思焦心而求推載同升不言迫火無濟矣惟蓋臣察相萬目而思焦心而求推載同升不言迫水無減過非一大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入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

則日桑間可滴也而黍離不可忘專鱸可思也而神州不可悉, 作手於衙門之下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給好哉状梁公花六即而養廚朝際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丧楚味若華和與宗室誅鋤瓜瓞無噍類矣告茶掩捕群英交除矣青緑朱紫蓮, 想公之時認公之心學后帝化是凶帝在房州乗與越草壽矣使碧桃紅杏之心學后帝化是凶帝在房州乗與越草壽矣, 使碧桃紅杏之心學后帝化是凶帝在房州乗與越草壽矣, 使碧桃紅杏之,有所擒薦則軟命為桃李云至人之一門户背公植當者流一有所擒薦則軟命為桃李云至人之一門內

則根據之好二日未除群好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悪三日未於三徑可歸來也而晨光惠微亦可處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

氏一日未發則房州之駕

日本還去為人臣子有死無

幸如張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孽機界如姚見為桃李忠自許寧師師濟濟权取日之功母英氧了了種權茲之千草為随風而聚寧為威寒松栢母與草木同朽寧衆正運茄母孤安能坐视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素

王断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為朝廷得人則明為艦及匪 撫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珠日取議當年大都應賢一也以禁 所為培養者讓也微果公就能當此及周而唐者子盖書概磨 李闘芳菲馬李唐宗社幾填而後振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 我力同心牝雞結古一張投首廣度後而王律回春瓜瓞綿而 此而不知其非自為計也為本唐天下計也為嗣君計也非為 校棄不改字内士彈利相處全四時官蓮花即董自不得與桃 事而論之素好十八士桃李滿藏洲而喋血盈度為後世笑在 武氏用也為李唐天下用也為嗣君用也自是張來桓崔之徒 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墙序春華秋實於入樂龍 而灌溉培植之恐後居則含英葉要典品東之匹衛出則損於 若子至如剛正之獨敬意之範曄文見以為桃本之欣欣向學 則是故果公此果為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皆也 之條餘而不忍剪且伐文學如蘇本見為桃李之英華而時之 學而三善備吾於深公無問然失獨情五王所以處此者 食日果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果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 二十二卷

是昭德為黑公簽郵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周以武承嗣為左 陳於梁公而武氏悟及周為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曰未聞姓為 敬則和處俊伍余曰不然昭德之忠於唐狄公之亞也項也曾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與吉賴同傳而不得與朱 相委股心馬而昭徳乃曰魏王權太重姑姪何如父子子猶有 天子而為姑立廟者盖當革命之初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為雷 其匹哉特情其些類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姑姪子母熟親之論 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使報復取殺諸州而昔日孤勝說在劉幽水可鑒也至養諸君聞此當有惻然思憬然隱藏 李子朝剥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家其餘族乎是非果 盡著馬法草不去根於當復生季根處之矣主思尚存悔且 取後異謀侯思止酷更也自擬觸邪之多而昭德按之立斃士 子王慶之神人也請立承嗣為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姦邪不 暴減其交者后遂瞿然罷其政事夫承嗣為諸武泉稅之尤而 具桃李者慎自愛母重為果公員哉 負五匹五五百界公也隱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果公而為 旦削其柄是不待朱虚之鋤去而吕禄失北軍也可不謂忠 物論 李昭徳 果公得人非自為計非為武氏計為嗣君用為本唐天 下用最得架公心 二十二卷 湯賓尹明

> 而生斯世有匡國之忠不可無律身之節 女主之朝而專權使氣此又狄氏之姊所不齒也士だ子不幸 吉到之尉安固而遂為之合傳不幾於薰猶共器即雖然養身 之恭毒盈四海吾恐房州之属先已淪沒矣雖有五龍安所施 較之首功故日昭德者祭公之臣也史氏乃以其尉南眉符於 其力哉然則昭德固不同虞淵之取而楊霾蕩蔽亦為潜扶日 向非昭德默奪諸武之柄遂長群小陰險之謀豈惟屠剥舞網 其為力也易昭德杜武之逆謀於残虐方熾之時其為力也難 德所以愧界公也然察公友唐之正朔於武氏血氣既蒙之際 以來立惜之說口而不得廣植桃李以成潜授夾日之動是昭 白石赤心之姦辯龍腹漆書之許充有宰相才特其侍才楊震 民欲呼相慶天真國儲而快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至於詰 狄仁傑和處俊朱敬則 歷数昭德之功真唐之忠臣狄之派亞也史氏與苦爭 同傳在矣誤矣 歐陽脩末

温須之日取日廣淵洗光成池潜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以權大謀引張東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吕武后乗唐中衰操生殺柄級制天下而獲神器仁傑蒙恥奮忠

言方面宗奉天下将以禪后處後固争不使妻乗夫陰反陽至

級人街然仍悔以是盖所謂素形於主即敬則

諫而羅織之

民之命持於婦人之手是及神人毒流海内二十年矣年民祭 繼以命世之才則土德去矣 文竟以元首之尊木免亦眉之禍此湧晋之惠盈董為侵者非 能罪也以謝萬方而更浸遊以聚八政縱艷妻之煽禍則聚偶 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己力消除除金虎再握務衛不 崎嶇發舊之鄉與獨幽四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後状梁 **廉士可以律貪天賢臣不能輔居王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周 敬我時而後言者**耶 祖宗之耿光利九廟之餘非登彼帝道恭兹生靈帝乃荒政為 福可為寒心則宜日是不食宵分不審成就禁禁以勤萬幾發 應除 即數等亦倫夫 無危崎順所為極矣一日得脫干仍必發神器幾後身去萬栗之貴下與匹夫同列遷延歲紀署四房 死之一彩再登九五宗高之位,顧天獄之險足以暫膽思武氏之 不知創業之報惟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看來遷於房陵 去故中宋至庸至暗之主也高朱謀之不城一失其政天下生 雷曼遊是好不鑒高来之以長舌敗國北難奏家夜夜政柄於 干衙信妖女以撓權則藝倫失序植敬由之養族節感所以與 完美 便主権於妖女自樹刑官事作風福親落多門之 中宋 中果 二十二大 到 的 看書 石守道 八物 五王 五王

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李和之計而誅武氏島二思則豈有 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臣賢於五王哉盖果於先幾而發使五 己而羅網豈所謂魚子深躺者得禍亦大乎盖當斷不斷及辱 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夢宜與唐齊其盛表而終至封爾 除内亂肅清官開後子明碎中與國祚其思節是以貫神明終 未曾不赦歐流錦也完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 崔曄死於白州張東之死於新州來恕己死於實州讀更至此 史周利用恐續外逼令自殺祖彦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 死所失其後因王同於事羅織其事遠嚴領外崔蹇獻計遣御 薛季和等勸敬罪等令訴武三思而運等不從季起司吾不知 明厚常氏毒以與先天之業平不然安季之功賢於簿平勒沫 五王提衛兵誅發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丁安然其謀深矣至 婦朋治之風終殖身於二婦人之手宜乎 五王之非秦其亦武華之徒與後世忠策之七欲立大功舜大 後患哉音漢之實武晋之張華皆逐與不断盡為小人所圖差 謂中宗為英主木畫許諸武使天下籍以為威何其後如學本 放為聽后B見所乗切持数原若放係然何哉無亦神**本**其 二十二卷

感也方是時三思宣經常氏者矣五王獨不知常氏足型帝肘 汲於二張惟恐不靈粉至三思逐不屬恩是得虎不縛自貽伊 內皆依警周廷酷吏開告客白頭司空及是實司空不死唐不 李唐天下猶有主光欲與常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為周唐家骨 良吏傳亦非也季和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 五王之。福常倚人門户之間耳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抱載於 難有徘徊乎寸心猶豫二未路不能屈伸在我而在直随形則 即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豪事必貨明智而復濟 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机肉 **武依衛舍爵辦官安於嚴擊而使后不之疑其智是嘉失武氏** 於隨表附于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於 上天意宣在廬陵王中與功禁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內 一張乳臭怙寵翳於諸武三思姦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及 評 評 五王 机上肉樂府 季利日產禄猶在真長應也而五王不聴以及于禍真 盡是司空門下吏見祭公之大功痛恨當年存机肉非 不断之好乎 五王之失計 111 李東陽明 胡黄 吕祖護



史 27-440

等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称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 摩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称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	成遊謀惜哉	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惡十一妹明断不足使姦人黨附幾	為後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示豪逐以大位付之於子質大公	政進忠良退不省推斜封官是原及題廟紀網修館當時翁然以	摩宗因其了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草中朱較	惠宗其断	也	八为論	觀觀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本其亦未為得	軒之失夫君人孝爱錫之以典刑納之於執物仰無借偏下绝	安宫臣致禦懸之科天子嫌巡選之韶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	簡投行於東與之間私掌於太平之月以至書類告蒙上不自	科封滿路成以進超相執姦利是圖消景隆継統污俗廓清然	張之第孝和之立波注於三王之門献奇則除設盈庭納斯則	法不一則姦偽起政不一則朋當生觀于末后之時雲委於二	東宗	前中 鄭賢 元直 輯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三卷
--------------------------------------------------------	-------	--------------------------	--------------------------	---------------------------	--------------------------	------	---	-----	--------------------------	--------------------------	--------------------------	--------------------------	--------------------------	--------------------------	--------------------------	----	------------	------------

我美自席在至水井在數十一年間正作力相應不見於而行於

而東之首尾衛央為天下交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居名借也 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形顏其患者難繼縣者難 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王錦繡也将以來此名也不知當其好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中必 在在於月子 用體驗的收於拳表機以後少被持行技術縣所名地唯行人受不成照照事題 士而又旁來宏碩講道藝文昌言書謀日聞於獻納長響遠取 叙友于而致骨肉厚其俗也其去而賣助明軍法也朝集而計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 如此可不慎哉 至於歲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里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 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尚其所甚零忘其所可戒 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問死之際幾致太平何甚盛也及後 中朱不免其身南氏遂已此然族本朱親平其副可以鑒夫而又 最接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 省也禁女樂而出官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生淫懼其荒也 之以就像點前朝僥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龍戒其 故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風楼之輔己設罷織之今未獨而運和 八物論 旦好名之念少表欲寶潔端滑裂而四出諸臣媚子又從 玄宗 二十二大 李廷機明 劉 晌

其來無從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寝干國政其源 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天中 也雅故其防是也深其愿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聽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其得之 諸臣問疾莫得見馬盖其躬修于禁聞還客之中而節嗇于服 之故而已失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問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 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若此則亦好名 對野矣而沈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威而 而金級卸合何所供平錦編灰矣而軍裝羽衣何所製平器玩 之類已增官閣之動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不知珠王蒙拿 人不可假以威權盖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優霜之漸而 食發處之間不伐與不衒名故孝文以玄黙稱而仁宗恭儉四 格末流不可後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墨 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我 則自衣皂緣后宫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絕被漆壺非 楊思節玄宗命将兵討平安南部 高力士京宗以力士為右監門将軍知內侍省范祖馬米 明皇正好名故與晚節大相及人心操舍可懼哉 二十三天 人有沙衛者連大連塞陸 尹起辛明

市在末基害而齊人建謂孱國藏以勿錫之條不過供戶庭維師若末基害而齊人建謂孱國藏以勿錫之餘不過供戶庭維師若末基害而齊人建謂孱國為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人中之玄宗削平内難與復唐室勵精為治寒致太平可謂盛天于吳然龍任官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天手吳然龍任官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王師勝資皆屬何特他時魚朝恩吐突承唯田今夜之徒而後即其廢軍政共

方面言士如孤如供如馬如莊董莊放以筆端內元者然而身 有直言士如孤如供如馬如莊董莊放以筆端內死者然而身 方面言士如孤如供如馬如莊董莊放以筆端內死者然而身 方面言士如孤如供如馬如莊董莊放以筆端內死者然而身 於尚未幾也暴秀後而議之矣裴于真從而議之矣事亂紀度 一是非久自見不可捧也充在鄉雖為逆臣而於晉則看佐命 之元勲當時執筆螭頭者就非文黨而晋天子又從而左之縱 之元勲當時執筆螭頭者就非文黨而晋天子又從而左之縱 之元勲當時執筆螭頭者就将死而悲鳴控手丁寧之際甚矣賈公 董藏莊能為賈請者馬将死而悲鳴控手丁寧之際甚矣賈公 董藏莊能為賈請者馬将死而悲鳴控手丁寧之際甚矣賈公 北灣不如撒新制心息應不如間蘇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入 也不不如撒新制心息應不如間蘇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入 也不不知敬為堂有以一指而敵激華之觀以其所以仍川者 也不不知敬為堂有以一指而敵激華之觀以其所以仍川者

▼ 電國對後載路成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聽干 以魏元忠而歸女主之朝不價而沽為物論之所囂上、識者門 則合唐爵禄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璟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 北郭華亥因而成之果而寺人潜行合比出走矣事朱之路張 是補助虎而翼也下宮之難而同枯為戮由樂卻為之證理重 女主居其上二暨問其的无忠其能無危乎便張說而為之證 害有深于水火君心之明不皎于天日壅蔽之楊尤甚千雲氣 可以障天層山之雲可以都日賢人之行不堅于金石蕊和之 也哉今天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鎌金深壑之露 恨之而又有晶宗易之董交構其間及及然劇虎牙之勢可畏 可死欲惑或后而或后必項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 晉侯與侯同移後的蜀秦始悔其泣之之失說之始懼昌宗亦 也麗之姬安封人之子也始適哥而涕泗沾襟不能措及浔見 始慮天下之薄已曷不若植之干初勿受此堅子之獨之為愈 達生麻中木得不直盖有感于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人論定 亦何必後日之祈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文背之論者謂其 說是欲樂卻我也是欲華女我也說于此時能非則拒之不能 歷其勢位之燻灼足以為我禍福既而欲死元也而元忠卒不 就美君子而前削其路以美官之事改其行青史欺思神子 競之析也天就之行競量不以事出於朱珠之激則我不得 一十三米

較之轉雖自述之播之以為天下告不足為吾紧而適足以昭 **文品族幾納交權貴之恥幸不為吾既也是知大廷盾語官家** 之平盗跡之名其可已平東就受事宗之屬而取受激之事是 均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為盗蹄人其有不好 為脂常澳恐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盗路發值胠篋刮練 吾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矣不必析而祈之此其心終 豈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昌朱為齊從之小人繼聽朱母為名 平始馬效門室之用曾莫之辨而俄然過廻天下事若指諸學 循本事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于初勿至于今日之析 膝格局鑰無所不至而語人日我為监有道妄意室藏聖也分 我而貴者始馬混于途之人而俄然可為老禹豈不以我而貴 說欲以一人較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智者有始 可見其形者循不能近人于眉睫之間知其大彰明較著如是 内中毒之言其暖味微幻悶悶隱隱如鬼如蜮不可聞其發末 為宋璟據義氣為張說危机會斯消之際故事有出于閩門之 具在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構之天下豈惟太史書之國入誦之 我之君子袋方迷而忽悟和未袋而正繼之此其如樞之運如 大下士民文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就不為无思快為昌宗西 冬二世為,史官東泉常息之際捉虎勿放虎難出于夫人根必 為愈也不就非惟他人之簡者不能查雖身東史衛如秦 二十三米

口入於檜之耳其踪跡龍秘何由知之而暴露于千百世之及 縣建良所謂更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縱使呆無果不為真 寒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丈之見也 寒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丈之見也 寒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丈之見也 寒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丈之見也 寒寒說之鴉則此受激之事遂将泯威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 寒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丈之見也 寒寒於之鴉則此受激之事遂将泯威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 寒寒之事為不能為說諦也置直是歲卿五諸人哉鳴呼自礼氏 以濟其天王荆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慄訓在後而不忌陛挾翰墨 以濟其天王荆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慄訓在後而不忌陛挾翰墨 以濟其天王荆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慄訓在後而不忌陛挾翰墨

評 初不從晶朱之路為上既而能從朱劉二公之言則亦

不失為君子、此論甚妙、

不務中人則可以為著可以為不善思和枉直惟所使而已是達生麻中不得不直不其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復党刑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恶唐胡氏謂其背唐張說以弟宗美官之略許證元忠卒賴朱璟諸人夾持不敬說達生麻中

故金不以百煉而改其到水不以百折而改其東蔥蘭不以養

死而改其芳姜桂不以到老而改其辣干君子孤介自許獨立

惟助之而意氣不為榜抑之而志節不為貶可以對天地可

是節之至此其彼表就干量朱之誘即已許之是其心已不

夾持之功不是多乎故有道之世多思良非夫人而皆思也有 中而復直則遜之直一麻之直為之也鳴呼說之所賴於君子 激於君子而後直則中人之直二君子之直為之也循落生於 宋劉二公徽之以名義則好利禄之心文不勝其畏名蒙之心 至之好黨不至於於亞等類不至於受誣即确表之行子酸不 り該之則患者亦後治世之忠良逢之生於麻中者也亂世之 以激之則传者而亦忠汗獨之朝多和按非夫人而皆传也有 失當時有公論後世有史官說雖欲不直惡得而不直哉中人 方圖宗路之以美官所畏名義之心不勝其好利禄之心矣及 而改被易職抗節致忠後又一張說也信乎其為甲人之資也 廷之大人君子也是始而背公植堂皆利無取始一張說也既 位通顧不過處管狗首之徒天地問之一蕭艾矢亦何顏見朝 指氣使斗為檢士之應太權好之矛成雖由此而緊得美官致 而勵之以正直之氣宜說之既心易屬而不敢復逞其邪志也 孫累二子之辭嚴蒙正真足以作其儒堅其心枝其和竭之私 能自持而其畏名義之会則猶未盡畏也當其時交戰于公郊 **鹿境也而說且以文學相業顯於當時失不然則閱顏垢首順** 之介違疑於形正之途而為正人者相與明目張膽而力争之 在達之生以語章者也此君子青三益之友也欲雖然宋惠 不明之言曰名義至重思神難欺知我之言曰無行青史為不

> 評 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失求與說之不為嚴謹則說有也其亦求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也其亦求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此里亦求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此里亦求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政之一為其一與之來持亦何益哉故 其生麻中則遂亦直失使藤雖而生于麻中善未見其能直也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鬼子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益哉故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鬼子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益哉故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鬼子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益哉故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鬼子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益哉故

新見宋<u>劉</u>美 新見宋<u>劉</u>美 一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失末與說之不為嚴蠢則說有

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東之一致雖內孩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條崇相國才謀之士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應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州天下事何應人無以成已志不用賢人無以成已過能将大權者多賢才也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盖后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

人久不褐數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寒乎任賢之拊也一婦人僭天下大號忘行克產尚以大權付託得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失意非得

寅

A. 转 接記:

平三益之友也
平三益之友也
平三益之友也

娶說言其後善惡顧彰點形名者聖人之言驗於斯笑題惟公宗棄代常氏等推預謀者十有九人成生異謀壞志存大節獨孔于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彌者平當中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彌者平當中和一次 說之守養宋璟激之也激之能奮可不謂賢耶

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是相以儉承家李崎許之湧泉朱璟稱其過父艱難之縣節操人物論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儒哉而舊史不傳観開姚崇宋璟

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侵中與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治恐善守文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禪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顀不儒哉而舊史不傳報開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顀不儒哉而舊史不傳報開

也嗚呼崇物天子不求邊功爲不肯質邊臣而天質之亂至踊

其言可謂先見失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社後

林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難失夫

皇之任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美初明皇以崇可相将召之張荷天于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蓋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天于任輔臣非知其才謀其忠推誠以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姚崇

用姦會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橫不敗其惡中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常廣人所制然被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然被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於被避許言交諮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茍其信任之意

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缺遠明皇不信親近即位之始說意來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稽敷帝所親待

臣賢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便盡心時政成開元治平而信頭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君知跡遠之方居左右與崇不楊崇難才過予說適在缺遠明皇不信親近

之業後之人君観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不每于君以明里之明姚崇之賢猜不免於是亞不惜哉。為符合小臣之論也而宰相因而質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羣臣相質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羣臣相質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

無所抑則天下之人既目以親其術之一中者且四面至矣至 相繼重去而林甫國忠之華出于是始以邊功為可俸禄山然 而豫折之将何以敢其後即吾不折其幾後而使徵功生事者 應若宋公者且不可謂之大臣乎哉其後宋公罷韓休張九龄 内匿耗唐室中表鳴呼非仁人君子家盛危明從其幾微之始 也故宋公室有靈荃之功而不賞而不肯使其君逞志于邊功 心以為此爱世之大功豈白面書生可以口舌争也而卒乎海 以帝代匈奴雖汲無不可奪太宗征遼左雖親後不可回彼其 血氣之倫莫不臣服者固五帝之所難而三王所不能有也故 可以百出而不窮而來千載之一時犂王庭繁軍于絕天縣使 部 貨利神仙土木之事而必出于武功何則甲五之盛輜重之富 以類或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繳其可謂賢相矣 宋瑪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 **庸君之情狙于治安而侍其當盛則其雄心後志弗盡於群色** 用而粗奴之禍龜起而難平矣漁陽鼓沸而紅塵之騎流離 質此两事果失相體矣尤不當見于關死朝也 **范祖禹** 顀 充

姚崇之才宋母之賢熟不知為有唐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 共才之不足而不以已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前上然挟已 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 昔姚崇佐明皇虚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果 心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晨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数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故奉 國以分其權娟嫉以毀其功慢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祭馬 更漢葉已成大不肯用事為其祭者爱身保禄而從之不顧國 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 宋公而深悲夫君之不幸無以完公之志也 鈴聞而離官之月傷心余讀詩至此未管不権卷流涕與思干 完機智足以應變懷填休你有容不啻已出崇之才即懷慎 人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已此吳起所以 了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隷小人刺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 多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者用事為其家者愚惑以亂其治喜 言曰如有一个臣云 物論 **盧慄惧** 盧関慎 虚煉其 元 亦 敢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一十二米 陳傅良 司馬光朱 十四 震

知古等皆宰相選便當天實時庸能有效哉 **現言聴計行ガ不難而功し成及太平义左右大臣皆帝自識** 且倚任李林用養在謀談固無以合所奏禄山逆状此先覺獨 逐兵終之胡離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 推狎而易之志滿意騎而張九齡争愈切言益不聴夫志滿即 看之士平日私意雜接於取目前功公己出者能爾即然則懷 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俸於政治厭閱議言方 忍其所謀意騎則樂軟热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宇 也觀玄宗開元時騎精圖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惮故姚元崇朱 其件食哉 **耐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将校敗到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 慎為唐討當于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及譏 件食何哉夫謂件食必其依何無恥懷禄苟安而懷慎身位上 才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敢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 相家無擔石孜孜號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後勤将有悔 人物論 一 現林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身就可用今城而敗如即 八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浸澄不板 人來問之患遭言則無果環諸腎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 張九龄 親知古張九齡 歐陽修米

> 歸咎何人 也感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甘 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以九齡論該 壓正多所遠忤又聽姦和認問又有忌心故不從其言而阻之 豆在賢者無有於國矣但人君外倚姦臣内養大惡權遷之患 張九龄 蘇 軾米

随之徒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 私議乃天下國家所特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立 依則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張馬孔光之流爾故王奉以斗符穿 物輪

工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禄位非獨人臣之

衛之才盗取神器如及掌房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

治乱之機可不慎哉 齡一人九齡既己件肯罷相明皇不後周其過以致禄山之部 張九齡 李廷機明

之臣非刑欽之天則俳優之客而所嚴禪者僅僅一指斥不立 通侯冠軍丞相九卿侍從侍詔而罷之者非度恭之士則希幸 **音漢武皇帝乘文景饒積之後挾長驅遠御之才其生平不爱** 以九齡一便直此逐以死而至宰相薦人輔問風度污如九齡否 《當不嘆二君之如出一權也何以故夫人君臣其後肆逸欲 汲內史君子曰武帝之天於是親不氓矣及載觀唐之玄宗

仙客李林甫矣帝何不曰風度污如仙客林甫也盖帝之先後 **踩九齡哉踩軍不至罷政事而老松曲江以外哉然九齡之風** 於事無巨細軟争彼口蜜腹剣之林甫又時時替之上帝寧不 至寬裳羽本六宫粉黛無顔色矣夫以帝春欲寝生之際而九 矣始也戒邊功今也好邊功矣向也勤政事今也怠政事矣甚 城哉然玄宗末年則着欲而寝生矣始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編 臣也使玄宗誠信任之奚至乃有胡之及噬而大河以北無學 禄山之不殺諫林用之後爱遇事無大小皆力争誠玄宗之直 必忠直於是忠直者雖終身次河弗遇而或諒其守或嘉其節 之時當其志則喜逆其志則怒而徐察當思者必仗該逆志者 所相仙客二子無論即姚元之諸公而風度或少讓九齡以故 姚崇矣何不曰風度污如姚崇也又嘗相宋璟張嘉貞張說李 意即熟謂人主知人之天以當年之指逐而遂謂之終較即帰 為帝之欽實雖無棄有所不置熟謂忠直之臣非人主之所注 元紅捏雜休数子矣何不曰風度污如数子也末年又相牛 其天固有不終眠者矣今自九齡之在唐考之史稱其尚直至 上吾曾細枝玄宗末年之獨而未當不嘆九齡之先見玄宗之 及浮如九齡帝之于九齡其天誠不畏者乎不然帝初年等相 及則在朝廷也玄宗之爱重則在九龄也宰相萬士而每問風 物節 人也天九於之面折廷至多天而未有如正禄山之辟 二十二米 かせ

而卒不移人主之東唐是以幾改王改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而卒不移人主之東唐是以幾改王改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而卒不移人主之東唐是以幾改王改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無於開而離官之月傷心曲江設長而孤臣之號已化益知是關於聞而離官之月傷心曲江設長而孤臣之號已依盡知是關於聞而離官之月傷心曲江設長而孤臣之號已依益知是關於聞而離官之月傷心曲江設長而孤臣之號已在益別是關於聞而離官之月傷心曲江設長而孤臣之號已不容昧處然卒水填斥何也以稔國家之禍哉

本意 文石而攀之則稱為百此無他有是器而不善用也接乎彼不 大者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亦善用之所已矣君子木患孙無才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关卷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劉矣 以底子成 題色不变非广之利也用之苦也用才老亦若是而己惜平 得又何至于不免其身故庖丁之解牛目無全牛而及若新發 置天下之務而不見其無也用諸盤根錯節而不見其缺折也 和順道德而後其器全兵数字割入下之利而不見其鏡也栽 以無欲上人之心而猶未也鎔範於禮樂落碼於忠信養之以 丁剛非及之利也用之善也却人之別要也運行成風而斷之 是惟無發也則天下事迎以而解矣去就出處将馬往而不自 也苟至于君子未有無才者也居之以晦黙持之以讓虚操之 馬一鳴而斤且死矣士當其時少露亡領輕不免其身色既以 乎其免失彼妬賢嫉能之林前何人哉嚴挺之一家顧問而即 善用其才者無乃類是數本意之才何才也盖當否戚太常之 孔文學之外於曹操私放夜夏侯太初之死於司馬昭皆是類 遭老病之於當學素有殊能而不免雖織之欲問子諒之徒仗 莫邪為鈍而鉛刀為銛百出衆之才膺异城之皆而有盛名難 議前折二張之鋒開元天寶之間天下以其官稱日李北海而 水九於斤課諍路絕而弱俊之臣且紛紛進干将隱而毛錐用 下之亂極矣發人監領城之哲婦宰相善多手之大權自韓休 不敢字非才何以堪之情乎岂之不善用其才也當邑之時王 一見是又以飛語行言自投其禍奉死於權好之手叶可惜於 二十二次 十九

風松推之樂出於漠原公畜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依藉 藍觀於干將莫和得干養馬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美术高於林 謹精于秋代實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依 達精于秋代實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依 達精于秋代實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依 之效是故其錫甚敏其爲甚克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夫 之效是故其錫甚敏其爲其不則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依 之效是故其錫甚敏其爲其之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夫 之效是故其錫甚敏其爲其不則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依

全天叙明

初季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看使氣虛藏用與北海善常

提盧藏用與李色書

禹規之日君知干将莫和平昔者吴王命歐治鑄千金之刻

考於箱上下方令盖弱植而有尤果者不可勝数惟慈蓄碩麟 非才也想足下佩往昔之訓辭墨流俗之覆轍额精葆光写自 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親足下所不足者 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謝周公之才而 楊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 来管間大馬以不**於**聖訓伯陽以守雌者書蒙莊以木雖喻氣 仮竊高下風之行很承石交之末籍有處於足下願效思告之 於裝公惟此惠美足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洗學海之波瀾望 祖賈禍於雞肋机雲噪龍於華平嗣宗郭途於東市四係教信 然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無者也故天王平教身必聽聞德 教抑幸甚北海污書不能用其後本為李林甫所言 氣之所使竟是自制嗚呼夫道虧盈傲乃卤德禍机所伏不可 之器稱馬若夫曲士無以曠乎達人之觀福夫無以那乎大雅 八物論 **走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以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淡雪飛** 不絕方倖倖然號于人日彼惡敢當我哉自未幾何終虞缺折 人文之領袖朝七佛才彪树牌懿即干将莫和弗話松此矣不 小慎也假令操干将莫和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 之度抱康弘以自珍守斗谷而自滿露不揚已就世處物此崇 以于将莫和立論是此庸本古而英詞傳調即今唐以

引退者此处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 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美天下安持乎此盖人之 正才力非能與零旗斬将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 所責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至帛之富檀海内之珍擁百萬 汲難諸侯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與斯數君子 尊之故周之與也以伯夷高光之與也以張子房皇族武帝有 華居必有其些百人聚兵國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作謝罪而 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欺恭氏三世字相然器有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瑟原等怕性怪事迹事 既而為之泣下日玄宗之治不足視矣賴有孔璋耳 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情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家讀自 衣礼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確信奇士平而唐之君臣為可悅矣 逮其身則幸也當恭和之被繁張說董皆構之欲置之死而 尤聞之可為 層層而玄宗不悟是皇特足以失國而已散熱不 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皆小人之 及也唐天實之亂世皆各其不用張九齡信美然吾親是時如 不污視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艺士所 孔璋 へ物論 那点自動雕 一十三天 歐陽修幸 力素高明

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至林消崔隱用遠詔不屈牛仙客信剛 為史者亦難言之将是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矣 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遂即何知幾以来工詞古人而拙於用 陋寧當時儒者有所請而不得轉即或因浅仍俗不足於文也 而既外残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传子善悪汨汨洧断 已數自錦愈為順宗言蘇議者関然不息卒嚴定無完獨乃知 **禾畫可為末懷者美又舊史之文很醸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 益再與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録不存錐論者之人随時衰被 有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被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枝論 人物論 唐風中人官東堂東关禁華三一百年紫鉅事黃簡冊琴繁直前日 五禄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典 邊事欺城軍資洄附元載楊炎維及累貶俱非守正者也書曰 跡也雖以陸繼世以才進才蹈非其道者實小人哉弘靖輕傲 張夷員雖不立田園奈急於勢利用比近習杖姜效伸先非中 立之士也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晨立柄便武臣不陳其方美悪 上既正榜抑渾相位致賢者不盡其才矣象恭保功皆四南之 崔隠南殿挺之 張嘉其延實弘靖 聖知幾天就 是歐陽公所稱三窮者 一二十二条 歐陽修朱 歐陽修 珦

> 奮百代之上以為世戰第今生於定表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程應用嚴挺之其死者聚夫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伎者始畏公該嗚呼古之浔 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伎者始畏公該嗚呼古之浔 其死者聚夫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其死者聚夫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其死者聚夫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其死者聚夫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其死者聚失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寒姦後動養其所期蓋得 其死者聚父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 其死者聚父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

君之日日月斯久情家俊深竭天下之时以奉一婦人殫物之官專雅感成内荒頗際廉政蛾眉巧奕述君之心妖姿艷舞肢希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良之言爱勤萬蹇念愿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畋迕死囿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唐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碰刻絕意

石宁道

無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

選等相次為等相省分不來日景不食者心竟好之道側耳中

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鱼至之

二十三大

用殁不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宴樂未管敢一日荒与死囿不遊經竹不御吸獵不数女色不 以西施而威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 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日赫赫宗周褒姒城之紂以妲己而亡呈 崎恒幸蜀國作危如級旒皇都鞠如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 氏之宅思由財結官以贿成紀綱書頭節當無序該那得逞忠 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格厚封骨肉姻親成 萬世而無後亂發工之禍也鳴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際國 備失禮無成失政化行矣敬法修失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之 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曼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華 在劳心苦體孜孜馬攻海内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管敢暫時 後側屬求唇虚心納謀置視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漏分了 太宗親優矢石身冒霜器艱難苦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清之 良見麼故天智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看此 年代子孫殺戮殆盡磨室原廟將為丘塘自後常是后安樂公 神聖也為一女之感取笑于載之下可滿也哉臣當思唐尚祖 王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鳌告於妃子之宫四方爭敗於起 **登要職名園田第以賜之常股水石以龍之北難震鳴威過** 人神共慎迨禄山聚兵一唱而東都陪汝靈然播遷倉皇出聞 人也逐主思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松内而天下您叛旨 二十二天

一年四立 構選 唐室自此亦至美終得丁八帝僅三百年國教室 悉扼脫而泣下不止盖傷其為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以至 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出 被良田高宗中宗唐宗明皇養敗祖紫嘘嗟嘆息痛心疾首故 態一定不移亦不足責也照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游爱之至 見也而肯处可洗也禄山本柳城胡雛天成夜點指康兼取不 京董殿一婦人所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 即顯誅亦廢法夫而官之而又龍之而又賜登之而又王之而 俊兆母舉斯世皆其子獨少一禄山亦心之兒平失律之罪不 是也明皇為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海 肆醜房隔盖已為失節之婦其其心禄山以快途佚此狐娟之 知名義外示凝直無所顧嫌一旦得怕桂被做房以發溷態 唐明皇時安禄山為責妃児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銭像此何 買大羊不世之奇者此不是實也楊妃以好記之姿騎於之習 海之廣絕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物論 明皇 亂真可為之痛哭流涕然玩其意不獨為唐室言也 **紋祖宗創茶艱難而于孫相仍惑於孽龍乃馴致於** サ六

又且從而于之悉心舜为水滿其志雖惠父所以待奔子者

唯果以於父之熟者待之即照吁姑息莫知子惠孰知禄山乃 知其必及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炎帝畧無難色惟言唯 掃地垂腹之是宣勝三十也而顧子之耶無辜者死有罪者 器也該言校耳賜外城東情割炭傷怨魂愁魄天性大倫一日 張光非住見乃逆児非親児也喷何帝之 滿炭至是也殊思海 石無諾者即信之美偏情一種百樣不能回應何帶之騎炭至 而听子非听爱也置以已子之不肯而欲螟蛉者以承数膝下 己出者死異類者親承被者外類器者親何帝之所爱非所子 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嘆其可技格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 **助臺降層加僅浮其光母後父之一拜而漁陽藝鼓平爾喧摩 龙也且父在子不得自事禮也割要言之地界之掌中太阿美** 印前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友状而禄山一名即趙帝又将以父 工理非其子平光王張非其子平端東方賜帝範皆穆禄皇皇 之滿寒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禄山也太子頑非其子乎即 已倒投而三十二人審将代漢及形瞭然盖不特九齡常楊董 丁美父兵而已吁在官庭則亦心一點在茅場則停德不才 上有長驅對很友噬卒之為提我邊壓屠戮我州縣英刘我黎 二十二天

> 家無家有國不國狼俱萬里骨肉各天致使雨宗忍於樣位而 江奈之吁晚美錐然禄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夷籍之 薄報其父即滿爱之終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 血誰棉花翻委地帝而念及於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為愈有 茶何矣知子其若父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好即静言思之愧恨 禄山之手足耶語曰父不能爱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 用言酬石勒外及此児素有大志今果然耳斯時也帶果能藝 福出乎爾友乎解吾于是而知天之所以為残忍不道之報者 百生豈不欲醫祭此児以一洗此羞耶二下途思環干離衣好 二網不顏豆其平日待禄山之厚待已子之海而屬宗故亦以

前禄山帝又去直為被而是其為·為馬以胡夷為骨肉以官屬

為樂區以觀惡為浪語以錫子為草芥以人言為過防喷何帝

所以胎爱子者不是過也帝有所較而滿貴妃貴妃有所蔽而

評 步步罪玄宗滿寒讀之令人有遺恨

范祖馬宋

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配将發於朝暮由置 告其君者盖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子國四十 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殺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學 較之為患深也明皇信一國忠丧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 官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種 楊國忠

排其人也可不戒哉

橋華小人得希正意妄託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易 内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効派風未改故欲訟尚稀也林前 民聽明皇惠立事從而官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悪日甚無 大害松政及罷免賢相事任義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恐三子無 及在位南久怠松政治錐姦和乗問而進尚有忠腎任事未能 徒繼為輔相盡心費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 悪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物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數之 便為己功當朝已之行事何如爾善悪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目以專任經域發逐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将以掩罪 事大失人道幾後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微訟稀少日國政善 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数直臣殺三子此國 北不利松巴動為身計不顧杜稷之惠然所以來全者滴足以 國忠既激禄山使之速及以信其言及促哥舒翰出兵潼関恐 所不為天實之亂乃為思之効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致 章俱以散死其他流敗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悪在于 八物論 得不頒製学・ 小人之不可用也明呈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 目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 孫之翰

評論善悪之效大快人意可為君相相是

之臣事有益臣是以與利之臣無不禍敗自桑弘羊以来未 利必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人所以均天地 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事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咸有 者将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事之其等多美夫利百物之 音來更公好專利屬王彪之防良大知王室之将平以為王人 向所謂利者顧不及哉缺國忠後出樣盾最甚當方毒之下每 京順短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 **养王鉄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剩下監上嚴進美籍百億萬為至** 天實以来外奉軍與内蟲聽她所費金不皆計於是常堅楊慎 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 利說一開天子很污之晚不十年而取幸相雖後得罪而迫恨 不可接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方欲接而竭之飲怨基亡 接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謀取隱户利田以中主欲 開元中字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松時天子見海内完治偃然有 之施也聖王奉指已以益人不潤人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 欲既充選用權娟以相看看四族皆養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 丁私藏以濟債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賜便 . 宇文融常坚楊恒於王無楊國忠 宁文融常坚楊慎於王缺楊國忠 范祖馬宋 歐陽修末 刖

之誤多出于才刀之雄今禄山養吐士八千餘人家僅百餘人 美何嗟及美明幸之謂臭 **露天而明皇循承之悟卒至於贏身丧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泣** 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審将代漢将其姦謀再 天下之富計賞皆出其門将即皆其私屬其必及之謀不特楊 告以一當百且權三道兵馬美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 作色其故何哉夫僣損無涯之念每起於權位之極泮海不熟 生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 楼雞樟之嚴尊車所以定位桂被椒房之遂內外所以别嫌賜 古之所謂聰明原智者必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未知也龍 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雅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指克 而唐室裁下其後以劉娄之能猶不免児其非道者乎必若公 裁獲利而所害者來也天下之然歸之故其怨必復其獨必節 鉄繼起又益五多人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堂地其故何 今終者也唐立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派死而常堅楊慎養子 一下皆濟則身至且係後嗣蒙其慶美吉內禍福之效如此可 你山名及国工部於小流龍之太過以成其醫而國忠又飲激 小戒哉 失禄山 安禄山 劉友在

八物角

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至可勝吒哉 空房資論禄山亂有前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該卒死故 南之行非不幸也 可以语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爲則而 之以東其及其宋兼辟花可以悟美而帝不悟至奏稱将庫五 以忠嗣之才戰必免攻必被軍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 心中即将二千可以悟美而又不悟至請以審將代漢將則先 市出嗣可謂賢将美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下不顧 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将美無思嗣知石堡之不 王忠嗣 王小嗣 范祖馬市 歐陽修束

頭族進馬新一个通问解首表師二十萬人大開發惠則都文 也明皇春於事死凡十年以王鉄為色役使係徵三十年祖唐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此一婦人何也然之所集禍所起 深於西南美五楊請配府縣峻於制動則毒艾遍松幾旬美 **承供額外錢品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滿天下失楊園忠以** 可 既 · 紀奉 詔 · 後扶上無使女人得以籍口 · 忠和思之未至

可取是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平

極於古冊世風縣稍存策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間慢無歸相 文果齊之所不取用與學官大張歷去之文能者互書而文流 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爲陵避至務陳活節刻飾化巧小碎之極 尚文章以風容色泽放職精清為高盖野焦性靈流運光景之 間為文往往横樂賦詩故其猶文此節抑揚怨哀悲雕之作才 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権兵戰曹氏父子教馬 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旨非有為而 賦相果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平如本少卿之徒无工為五言雖 以齊歌相和是後詩人學作麼到問周十餘年伸尼維拾選揀 匹緊然猶去風推日近尚相比擬黎漢以還來詩之官既展示 此便陳玄禮不言明里直能断而除之盖亦迫於不得已耳 教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就不有女龍而龍惑至 史私於禄山以至数及則毒又甚於兩河美如是人安得不好 取其干豫教化之左者三百篇其餘無聞馬聽人作而於情之 丁讀詩至杜子表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華馬始是舞時君臣 之流所練精切恐順聲歌聞之為律詩由是而後又要又體 -俗證民語歌頌諷風曲度嬉戲之詞亦随時間作至湧斌帝 人三失然曾在明循當圖里所不見者况此塞宇宙獨以書 二十二天

降華步迎論當世務草簽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級玄宗系之 常調氣度宏大聲聞于天天寶初石見於金銮殿玄宗明皇帝 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逐為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看不敬 與字威所取象受五行之副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 取稱時人謂之李在余觀其此浪綠肆權去拘束横寫物象及 以實床方文賜食於前御手調奏得音褒美褐水思遇前無比 文逸琛竒左廓技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 言吹猶敖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虧對律切而脱去凡近即 仍命尚将軍扶以登开後羅如定既而止疏請逐情山 白蓮池公不在宴是散既治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格翰死中 傳遂直翰林學掌密命将屬司言之任每陪侍後之遊他既從 平尚不能歷其藩庫児堂直平、 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表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干 不可則詩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 而使仲尼考蝦其音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為然無可無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唐而告祥名之 松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流宋古芳蘇平氣香曹劉權顏對 工學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開雅則織機莫隆至 物論 、孤高雜徐度之派歷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思 李白碑 千三大 范傳工 唐

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污也 郊遠身海上住來於斗牛之分侵将沒身偶來福冊一日千里 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諭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 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督知軍號公為詢仙人吟公与極曲 受其才或應乗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想恐侵後惠惜而 脱靴帝前價二子的中無有其能然取多名為将想無成子 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堅子盖非恐者嚴武者敢虎而冠於千 無英雄、遂使野子成名天著不偶與運耳使在酒杯以就功業 李杜氣節高係其自負置止文解問哉脫藉登廣武戦場曰時 稱官嗚呼命數 継按追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形度禮拜於玄埃生不及禄殁而 至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金之旅人代宗之初搜 班啟至牛渚機至姑就院謝家青山有終馬之志<u>無</u>桓利居至 八沙論 吟以適好神仙非暴立輕舉将不可 永之事永之欲耗此心造 五此詩可以沒思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質監汝赐王崔宗之妻 於別母母者虧而後上哉脫發軒易 釋載輕鎖因肆情性大放 悉之公為千鈞之勢一發不中則常推撞折牙而来息機用去 天兼醉見犯日嚴很之乃生此只高力十貴焰機平幸本由便 主由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各以高作詩非事於文律取且 杜甫李太白 品和護湯

甚相述 必須行放須從汝始又日天下本無事庸人授之始為 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録事白以小吏宜杖此人之情不 好以詩於野美父記史者獨不幸置名流之列至與韩非同傳 清於認時之餘識如於總執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亦來也就頭申被朝子像等犯法弁州村由奇之解官以職家 民以逞者亦獨何哉 子賤之倫子兩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為人上者以仁爱 項耳但静其原何要不簡應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忘 聚先為益州·大史司馬馬利直課以宜行罰來先日理則可奉 高標清氣彷彿於煙雲水石間實監故朝人灌進士歷官至太 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日賀家湾北草菜得斷碍往往遺跡尚在 意必有異人官馬不然何其山清水應一至此也問之乃磨秘 碧流如染至含風浴暉填刻殊状殆不可攬結惟乃見而嘆日 余等乗舟祭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盡北顧石虹禁帶 而撫民則世謂之柔懦以教化而訓俗則世謂之迂潤至有確 八物論 樂哨為伍自不知流不論聽學上經避果若是班子、 ·有客秘書監 既實初慶遊帝居数日福請為道士還故里 評 表揚李在気節處方觀其大者 賀知軍母 陸永先 三三人 沈 性明

奇拱異念輕嚴不人以增逐上然有平大之典若公斯八當巧 至一豪遊帝居即獲即托馬以帰即不後这世段子胡華子亦 者也、此齊美新感等發金寶正多楊柳月中陳先生有後雲落河 其問能不愧者惟吾卿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前不拘 明里世章句之風大得度安體論者惟季翰林推工部為尤介 既多矣 **普事左右然後去時亦晚失乃若質監位與清華之選至適失** 不知所往也天有民受之豪遊帝居具湖華十之豪漁事塔而情 玉乃青之事免冠謝則役嘆日教真政余矣逐舍其官去王使 与板裁其敗于故未養王名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起于王 意為題官入與王圖謀政事出治其民與服食飲甚適望而嘆 豆其情哉大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足也適則處之表 知有城市板東聞其賢言之本土君之王與語数日請題歸又 定則無不足所望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養事無四十年木 為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在客及秘書外監天人就不欲富書 許之以早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数項為茲生池韶賜刻川西 ○三之 返其位、加数日弗可追发弗可返矣王使人視其嚴則 也等皆也黃冠者派吾儒所未與也顧辭宗就致逃儒婦老 也獨胡華子之豪漁則傷其豪為楚官則不将至為執廷不 物論 五七次 一十二分 皮印休磨

隱為高者特尼於数奇失調貧態亦有命非耶然說其到行樂 張說言之干朝明里召見令誦所作乃以不才明主棄之句相 詩人不己酷乎此始不然開瓦之鉅夫詞伯無不頭交治状 置下位不妨野至面雖持節親陽屬治然汗青千被命獨以 工建恤其他之言固自運然物外失張為題其宅日尚才何必 左比朝宗後薦之方引謁而治然以剔飲後期則五生非事以 風神散閉詩律精絕張始與王摩需與一時詞客皆傾心下之 之議則亦非大中之道矣兩生嚴度則量而後入者也孟浩安 之則截聖謨洋洋其後賢出處之矩嫌乎熱管謂果父許由古 思伸起則師有者吾於先生見之矣 **對稱哉或謂浩然不沾一命而入僅以五十班發背終天之窮** 今五院泄柳展千木其聞其額之風而興起者子而其胎已其 多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子曰果故未之難矣故用之則行会 親陽人也用外親陽人既暴其名視其親盖思文王則暗昌歌 貧則天爵於身謂其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己至矣先生 於毫釐也稱是者象不可悉数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即謂此 意珍雨商梧桐樂府美王歌残日聚沙峰清風動高泉先生則 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陰此與古人争勝 有氣養對學學次動品陽城衛班之詩句精者露然寒塘草月 八物論 五七大 干三老 草木全明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百官請問起居又施	魔民平故能與後而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因之元子受食馬
又為御史庫事所談	武反施而東號令治方決司而里被要合於師右輔期年而民
順以公魚果伽機比	自盲胡及盛王琛伏珠明皇西奔遂獨嗣君討贼蘭宗权兵靈
天下從之美公又由	南京小學史新
墨事同日歸公者上	幼忠旌頭終順於三川界日重明於六合軍親後國南其休哉
析其母四方聞之至	思己陷乎洛陽是知祝史感人安能及遠猶類大臣宣力諸将
之際又不見去樣山	令或祭壇宿禮野神禮即宜然時可服給經縣未移於蓝藥明
初公以竹楊國史子	輔國替成糾棘躬藉於春如翠帳先發於南館或御殿晚宣時
夢雷公祠記	未於宜先恢復之無餘建緣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與伏奏
人之楊如此其烈可	後門之問面暴奏已足以報倫然而道思知幾志微遠暴残妖
人物油	人物論 二十二
喜政不数月帝上不	澄昔太
いるとは伊頂軍禁罪	飲於恭禮觀其迎上至於蜀道陳拜慶於望野父子於是威傷
時紀網不立使藩航	壓合裝師右輔期月而開龍底平故両都再後平管與九朝後
帝之功諸将之力世	宣皇帝家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句日而車徒
之音策則河北必非	太王去國祖人不忘於問君新秦被圖野首仍思於漢德是以
戦新店之過無官軍	胡越军處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及刺發生於不意也所幸
權衛南陽之守無恩	親天暫失取流維奔播戏居有思查為稀突對不遠與於較下
叛君也哉向使平百	· 肅宗 劉 驹
短遊不進統至要新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文、君臣之表所常	60个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 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雄兵平原之獨不立使養鎮慶置蓋由軍士又任用小人李輔國乃東之初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功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功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功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功諸将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功諸将之为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初諸将之为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初諸将之为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乗危蔡國目之互美子之人物 审 ★
 ○ 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雄兵平原之稿如此其列可不戒哉

個國史行為开原太守軍安禄山必及為之備民即

E I

人聞之事香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子

公者十七即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該

至一樣山既反天下其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港

处居又輕斥代果時與不數華論是非數飲有所

不如機其勢也在南宗時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

公又與常山太守果鄉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關灣

電所潜運軟斥至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南以公首內

鮮而顏果即首謀常山東期傷家当原張介然崔無談死其城 為齊有盖天下之人豈無思蒙之心尚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倡 郭李惟屬夹将清死其官守軍責以一尉計賊張巡以縣令起 明皇之末朝廷無思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前中有左 則聞風之人就不從之民實未敢山扇亂河北三十四郡莫不 及王蠋死節義不比回於蘇然後郡士雅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失守及東即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與雖和 照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無有初未聞忠臣蒙士有發情之氣也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是以觀公之大也 顛跌撼垣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慶非舊 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是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能 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盖于 循不滿意等未熟陷汝州把即以公使希然布烈物斯其言後 我有不得不必難中人可勉馬児公之自信也數惟歷行大器 一十 依應楊於朔方至光影軍擊於河北號謂天下無人乎 像李光樹之功而其實則真即為之倡也 物論 一十四十二 林之奇章

敬公極論之又棘斥楊炎庫老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

帖徵之展幾想見其風来也被山叛河地二十四郡多清降惟 統物國事方草珠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 管無义 你服其言立有他日在所之禍乎史稱事人當關宗臣 實目監英又為陝西軍始音與朝恩共事久情好故舊等领寺 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賴軍容使自食朝鬼始朝果為軍客 如人而能辨此磨之中無四方義學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屬 公以平居最先出師性其鋒致玄朱驚嘆以為朕不識真聊何 天皇人鏡然申朝廷禮禄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义者甚至 即朝恩也并又依宋死縣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 射郭公論原開府坐次帖養所 独右溪射盖郭東人也原開府 大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素餐而者之事禁之謂功情 泉端人正士之手澤宣不信然哉 少容貧當時前思怙龍騎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府之人并座 行行位次當尋聽為常學公退而贻書及優辨論が斥其其無 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明見過獲使以談宰相无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瑞之至禁驗者 原軍公剛直之安見於正楷等簽之氣者於行車今觀與右僕 三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與後周室本類於己野前云無就維 处 書願書公争座帖 ナーナー

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繼作偷生前免至乃娟賊稱臣為 為人臣者軍名委管有必無貳者烈等或責為卿相或親聯肺 大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弟不待發生而後題也 巡先死不為速速後死不為伍巡死三日而放至十日而敗亡 人物論 張巡許速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要孤爛抗方張不制之 **畯者耶** 我信以我提為 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推胡廣百萬之師敢 之陳力此乃大馬之不如隱更全正首領是論謏之臣無往而 城技是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犯天下之咽喉蔽全天 **则不可勝守則不可按斯可謂之才矣於黨及存孤見非素也** 不得計也而類果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損斥外方沉抑下僚世 乃死而唐得全江淮时用以濟中與引利價害以百易馬可至 遊飯其展不使不得捧食東南帝製百尾大小四百數雖力書 以巡之才如是素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暗 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養中死而不變斯可謂之業失攻 副則者素孤城感粉冠手何為善考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待 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 張巡 張巡許速 27 司馬光不

家之薄而保養和之厚即

要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 以可近亞切痛之今臣敢取 教也折骸而费非本情也春秋之家以功養過谷餘之與公 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接節而死非既 精丁白日雅古之思烈何以加馬而議者或非巡以食人愚陋 軍之士嚴膚而食知免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機詞随此免徒 者巡之力也城弘糧盡外較不至猶養無起病祖鋒陷堅便二 配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 後議圖江淮巡退雖陽花其附領前後拒守自春祖冬大戰数 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奏而巡獨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遠出巡 張巡生於目時少習儒訓為海胡謀亂克唐滔天挺身下位史 湯賊遂僭盗神器蚂崎两京南臨漢江西通城雍郡師遷延而 其猛銳吞噬河南越前守雍在潰其腹心及魯昊以十萬之騎 聖主張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輻車或追建封邑厚死 八物論 勇會餐率烏合之聚當漁陽之餘賊時網據洛陽控引出朔驅 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替於君臣節於是乎立代目 少慰生無存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素買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 黑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両官出居舊國法 一小戰五百以少擊眾以訪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此為 張巡 以議巡過以塞來口臣開 李翰語 史 27-463

六節雲其西巡以堅壘花其東故陝即一戰而大羊北走王師 召王河陽書而謂之盖以匡數之功大可以養俗禪之過也合 有過失苦夫子制春秋明養貶於侯将封禪墨而不書晋文人 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繁中與原巡之情則可以 相極况非其素志平在周典之三有其一日有過失故語处之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数百之衆以全天下臣衙曰功過 食既盡而及人華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以 以固守者非惟撰獨克之心亦以持諸軍之較故不至而食 伐猶有分炎 積根結盤據西衙以拒王師雖終於於夷而職日持义國家以 者刑故大易之戒過更极善為國之體蘇的無瑕今果讓那罪 巡倉皇之罪輕於借禪與後之功重於匡戴罪就惟輕功疑惟 下一師師至而巡免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 力之而勢勝聲勢係疾而城脂境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階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准賊着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蕭** 之思大矣贼勢馬陵連兵百萬巡以数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 朝廷不冠沐恩累代大臣将相從逆比有而延朝庭不登坐官 粉婦瑕無用非所以於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悖德人鬼所醜 是展若臣之教維忠家之節不以功権過不以刑怨情善遇更 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滿素旅香生死節此巡 八物 持忠之家先活将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处所

収棄城而逆道首此不能守難避之他屬何益及其無 酒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事能知人之至木 之好該論不樂成人之夷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早見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木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 児童之見無異人之将死其職關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絕而绝 取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處之野而為之即說者又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矣亦明矣為有城場而其徒俱免獨家恨 其言為信外無待而衛守死人相食且盡難愚人亦能数日而 耳而賊語以國上王城悟之遠見收接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 八物論 而不降子當其國守時外無此蜉蟻子之樣所欲思者國與主 服於城遠談是死何苦平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城抗 第材智下不能通知二文志以為巡死而遠就屬疑畏死而雖 意光典巡俱守死成功名城脂而廣與巡死先後異耳两家 調逐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論遠此又由 李朝所為張巡傳題詳俗然尚恨有閑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 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固謂处者是可以為訓失 材名不及巡者嗣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起 中言大臣将相從逆比有故稱巡之忠大巡之功大可 以為訓懷二心者不愧死哉 二十四 愈唐

坚 廣騎雖強頂肝貼而不進賊徒乃素疾於我悉蒙合閣技難 初機雅立謂非要害将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後技我 且專有學為馬軍共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姓齊因 不知而死難狼睛見點而奔師忠謀胡然萬夫於力公以推讓 普鳩武旅以過橫壞祭家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属 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計謀大同 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位命元老用武夷府委師 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省機智 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雖陽所以不偕王命積絕凶威超十 弱也将其創残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皆其講之情 野於九攻忠是事於三板偏勝縣布之期所城盛次之時自 類死於雅陽前後補斬要遊凶氣連阻漢兵已給守疏勒而 臂之将軍天實不寇刺悉陵魔突河華天旋野斗極之位地地 經就百中豪出千人不遇通詞整應眉之都尉数奇見惜挫猿 急病議夷義之先圖國心死負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死守亦見其自此於逆亂 設深辭而助之攻也 天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率戰百萬日滋之師被選江 不可一二數種強兵坐而想者相眾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准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曾是時葉城而圖存者 南緊雲碑序 柳宗元唐

賜緋魚文屋施治二川服忠思孝無替有有權祠宇久遠德并 **她戴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平聽廣論者或未** 發其肌勇以振其無忠以雅其敬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於 之思與公講歷至生光院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葵州別想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陥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展為 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惶以怒冤俘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王献以光龍錫斯備於戲雕勝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 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聖門関於周典後印綬於漢儀 與扶賜之土田幹刻鮑信之形陵圖雕德之状納官其子見知 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雅陽威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嘆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從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 之公日教色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盛其指 同日直臣致情情禁養於果旬朝廷加贈特賜楊州都督定功 身離楚野徒傷帶劉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隔遇害無傳勢少 日敢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賦 於國角組絕而無歸以有盡之被人敵無己之強冠公乃躍馬 產率差數師之大臨耳心易子都宋臣之病告諸侯琛頗而京 子子外者置於表是其所以看百代而起千把者失其志不 原圖馳出萬衆抵智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係 形頭劉堅后假辭紀夷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 二十四卷

之前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諸侯不能安九枚是知有天下者治不能遠故也觀天明元之治也則橫制一公殿奔八盛及天寶 亦宜于剛親斯符碑表校託洛陽城下思鄉之豪隱未麒麟 宜之灑八灑亦不能捏洪壽而撲烈焰者何也良必數取壞而 請非收察大理猶不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恨其心然後 危之功又無仗節死來之守立事逆胡與然無恥原其本心特 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析主修舒立人之朝既無扶類於 中即圖之詞可繼 道其可忽开明皇之失取地則禄山恭起於幽陵至德之失 馬呼泊道之失也若河共金堤火炎是問雖神禹之來四載玄 人物論 欲偷生的免不失所有而已置知後有素服悲泣之時或請問 我濟在唐以張行者稱為時間人禄山之 亂守節不污當其引 八等定罪誅強流放則是生死皆可盖心其罪者矣 百待外之時軍預知不死以待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 評 保障在東南敦烈在西北此論甚奇 待及又不至慶絲強好至洛陽會官軍平京京於起話 軍門上謁真之節士也 我公隱青嚴山安禄山召之不至及友封刀召之引首 尹起幸明 响

化则也明再陷夫河洛大曆之失數也則懷思獨是於大英 在稷朝恩相繼用事籍用刑官虚是大坑衛士本於此 各徵占之賢君來能及此而猶有本靈雅作梗田承嗣至思 神功後結或之效回重家館之儒雅修已以樣星姿倒身以 酷刑件之自然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僕固掛無而掉 軍傳戒漸再至於於輔國之憲該元根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 三為各後九川張沸軍士高於原野民力彈於轉輸室家相 靡太過遠使大阿之柄倒移於下官者程元振壅蔽麼悉幾六 光視充後不師大河南北後為唐臣殿功松矣然仁南不武委 将出軍勞師獎賦者盖陽九之未恭豆君道之楊與 帝少屬亂離光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偶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本 一切人情震權易以生要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常 不言論代宗唐之中王也而承安史獎亂之後有度草刻事出 代宗少屬亂離老於軍旅伏李卯之精思憑諸将之效力剪除 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鬼渠傳首叛黨華心開輔載 向吐蕃所常逃奔於陕 然國送放死不及其事清何也今天 不行事有類英王者二共敬率是道而文之其事 入不聊生而子樣就近於用兵元載殷受於遊仗然而代官省 物論 南宫靖一宋 轍

秦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臭或能間之者馬始用元載季 徳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亦不可勝掩美人有當其意則用之 宗之恩然始不衰豈不日以光務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被之 則皆且奏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而代宗有馬所以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大羊中外不發三下歌伏觀此 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 則殺之程元根之龍固矣柳依一言而退之易如及掌学亲不 也聽之載受也甚謀之不疑能無明恩義危郭子像然其横也 不利五為吾不問則己問之則必討彼非東手受死者而吾誰 幸陝之後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即以觀變也而代 陳思孝光湖二人之功者懷思之情思犯上自 以下誰能 無是惟何也冷大功之臣信之而不疑外無姑息乞遊迎僕相 能保國而安身也 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 可圖也是巴料懷恩於日中矣本光弼身無将相功無與三面 則彼騎屬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來氣而党悍盖其秦於 人物渝 元振朝見相継掌五宗勢隆重熙代宗去之而無肘胺及堂之 百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難矣而或不能輔國 ~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客包納卒待其自斃 達不日與之較力 代宗 研

和天下之間審照之則無不良臣當以為唐軍方鎮文東至於臣聞有菩聽無見其有善惡無則數天下之妻養縣之則無不 李沙光謀取消屬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朝養獲宗杜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 かかり、一大の大きな大きのます、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 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兄天子平是故以孫耶丁木價私夢面 自有餘年而不能釋著具勢無好天衛之際南班不用於 土道著失今不以此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我入家不以間 九廟中謝諸将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 人物論 天下可謂民之父母失天匹夫行私不可自立於鄉黨一命行 九子曰天無松擇地無私戴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之無私以告 厚賜之非政刑夫 無可紀述獨然二官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 愛是知官官非難去與人主喜及何如耳其王於無可然何者 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欺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故 盡善豆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與既龍之又被之權隱之而 一樣請兵不召見廣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此著所污者 身而廢天下之業也无根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望 二十四十 明明東 *沙游

忠臣蒙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班稻两京之復 来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野之際若非用之盛德在人 内兖州也方其福两京所滑禁府珍賓軟以索駝載歸其俗至 武之機河内魏武之全分州是也天流陽者亦禄山之関中河 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難因敗而能後振高祖之保関中光 計成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昔之取天下者へ初命 · こすの表 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难其不用必誤 必禁居多其功大於事連范委若以范陽言之心之謀不見疏 是以慶編思明相繼後起至光徒黨又稽天禁則偷為一切之 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部李郭諸将特用而取范陽城失東次 知有國目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千樣李光弱自朔方起矣皆欲 看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於萬全國久安使無後患又得两京 以禄山思明為二聖後十七手張洪靖欲懲其事發養賢棺而 先圖冠陽而必為肅宗言之最悉此盖天下利勢來之不可失 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延頭企踵惟恐其不成此所謂家臣不 也、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廣切商樣被惟恐其不成 陽寺三道幼女不徒者干有四年失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 之縣先取酒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稱山之軍穴也為焚其集雖 有約翻無所屍獸失其欠雖有絕足無所恃其勢也禄山的流 限之情挟好亂之術居人父子問投院核鎮當幸其有事以為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無常出於天性而不可以 城之恨發於江光若添己楊素流文不可以悉数盖小人像师 **秋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問使之也的丘之禍成於李光胡** 言問計奪者莫父子若也就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 於傳至勸帝先事成陽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議者切而不卑有為而然繁華多浮後不可信機其近實養 好思造以自鮮釋既又著必数與靈像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 以惟自置而為之功也緊為家傳言必本居鬼谷而之臣謬言 語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依宗收而京為 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即德宋晚好思神事乃養用美 建上字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宋被素養立朝廷車言動語有所 必之為人也異哉其謎事近点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 怒中從遊遇相屈伏既非妻女之道乘危傳襲文相承奉均帶 不正之責此必所以重當輔發而輕為眉及者也 新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鬼 李必 二十四卷 胡 **烙**明

至 到到 使恍惚性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證疑之亦解然而零 賴必居其間左右彌緣上下惟悅果数千言皆出於至誠盡果 功也而李輔國踏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盖及改年 大于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必而己耳當是時樣有 宋明也而子班不克善其死至於南宗之春昼德宗之情已而 必去而勿用也管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文 不差則人道滅失宣有人道城而可以為國子此小人之所以 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沙之忠而 思羽日思家本初劉東所父子也公大笑而能言謂公智者也 於賈翊却不對公問其故朝日属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日何 天下宣有相執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侯之諸亦欲廢其子問 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惠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必則 消海然而水種既悔且悟不覺之下之治樣也過知天性之良 愛一為所感則父不得為惑父子不得為孝子夫父不慈而子 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特於辭之果若二子者亦管親 下有正名而刑行者可 處謂其然市 男節而詬病之哉君子固 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耳可不慎哉 包於其身親觀於其目失账至於此非必之史及養辯課則猶 時之富貴放此以利盡人子以害肠人父校學所親而嫉所 一十四次 柯、挺明

必在憂思中陳該獻東存益弘多時方以復兩京透請逐出人 何皆窺公茶哉 東東城任本輔國其親於愛子且補殺之児質友子此必之所 少連緩盖必有不足於中故也夫遠議去色勸賢之首南宗鄉 逃馬者非即世人好特雄黃短公形子故以當侯事為之一白 輪懸閣之術而像係手方外遊也處亦而論其心倘所謂北而 亦属住之影物色平容成在文子而竟其玄談動吐精納魚 迁經而世之所輕者後且津津馬談不去吻若将追失期之既 宗必不可化尸官職員獨且奈何故衙山素志戚戚吾心五路 女之尊而謀府兵論相職動相觀戲則已知傳事必不可為然 潜母歸解将賦第紫把加身不容遠卸失故神仙之說進事為 當其時便宗以清見深刻之省東人而任己遠道而師心東之 子其子神仙說誕之說不醉而聞之則已顧好談之實其情哉 极将強圧羅列天下、庫把東建於董相繼持國東政必维以帝 把武成之日並欲以亦於引去是失平即使在磨風稱明智君 有所托而逃馬曾不計其負天下不韪之名者如張雅侯當 公去也 李必次白者山人 部 教候之去會以良城輔國諸公若見其大者 李必 二十四天 吴震華 产起華明 史 27-469

縱使朝而青緑春而朱紫亦奚不可而必區區於白衣也彼善 也幸而衡山故友囁僑擔奏有尋於河朔即策杖而追求故語 思旃展而起玄紛之想漁陽之藝鼓一鳴而冤氣羽衣忽然發 而北京宗雖志於克後子而業見杜洛斯之信不及為之禁夢 破失於是大将解潼關之甲艷妃死馬鬼之組父第而西子梅 明里之無道也房惟不餘是發倒置禄山一切錐耳檢之以富 馬又何肯先受其再維乎深思哉其李長源白衣之謂數既自 **証也又胡為丘松其谷而群為其服武盖必上度其君下度其** 死之譽則事其事而食其食愛其意而衣其衣固亦古今之帰 世出身以事主失将以整項黃屬巨扶紫極建不世之力流無 **盧而得孔明不信於此矣由是畫大謀定大討社稷之功居多** 身知其可與其惠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将拂衣 古人懷匿世之酸而猶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思美何則 合天氣廉平建事以親則襁褓之子以功則翻數之才也而 用以窺蘭宗之微失肅宗秦父蒙塵縮取大物姦凶未威而志 夏公之以成靈是息信而重逢之龍極騎生耗慎而萌黃屋之 題時同未有財布素於神明炫經黃於主華者也天既悲時憫 山林之士施音然發纓即廟之歐東身於軒見出處異路被服 及姊級本之母安也而手握王童本輔国黄衫之段禄也而口 心已盈樂於本之荣忘班衣之爱情緇衣之好厭宵衣之勤養 干四卷

草帽艺世也玄成脫述於黄冠趋時也天既吐玄成之第四 哉衣之白者正欲此勲汾陽梓續臨淮而不為二子者之見録 侯之志即數君之志也安能不介實不縉總而區區一白衣也 李事之及正新緒神者不為旗盧之死賊則為房姓之從君即 祖太宗之倚也且天野之未要介胃者不為張許之捐非則多 慕知安之風此言說迹以釣名於誠念夫磨歷紀功之主非意 以時也久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自為和吾聞之如安耳心 帝日且當不紫以鮮群義必亦不得己而受之未幾意謝長出 **月來白本尚書識者以為素食馬有山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 指而言之日衣黄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黑衣宰相若子蓋 欲掛冠神武還差製而後荷衣文安可得乎是故三軍之十五 而衣之十草女明土而終脫然於名糧利鎖之外者吾得两 也智我斯人可以邁追京家芝仙 踪干房之 遊駕矣嗟乎自古 府山人以歸也有以夫不然居宋而董甫居魯而逢被服之名 較将一旦而赤吾族也尚何望綿袍亦亦之情平當斯時也雖 宗之居庸不敏其去二君又遠矣使郭侯貪其禄位亲其範紹 裁漢祖鮮衣於韓信本至奏夷光武岸情於馬援終惟熟接 高忌起漸以不益彼於父子夫婦間尚如此児一布衣之發於 **無神鳴佩以明清意異日者功業日受精疑日起看恐戶米事** 二十四表

皆中典之世也當九武時雲墨諸君将相之器具矣様十

印授此所謂車服維之力器加之者否即且軍子致悲於養養 磨名儒多言哲信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於矣一舉丧 **菅念深失而鄴侯尤雜處爲何則肅宋無光武之聖丰俊無表** 而名平濟難事敗除生而於浮虚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豆倫實不副則管外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惟怪不失為名字 師說不復來原理以思義自奮片言悟王而取宰相必有以過 而杨子雲耳守其玄之尚白也 源之功也若夫鳥盡亏藏膏准隆於問錢明珠竟改收新息之 斯二者跡異而心同誰謂止人非客星乎白本非年表乎後之 退於如干泽中南宋時李郭諸君将才耳誰與運無帷幄者本 可以無出及其九門死真浦輪見微然後一出而相見見而遊 常清子開而使竹節朝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理此安臣 悍之鋒正如王術陸機道其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仙之新 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珍坐談各耳處使之當思明慶稱割 英都縣後王師如雲第二公威德已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将 事丧師蘭宗之失也方**潼關未敗季光弼郭子**樣既破賊有功 太原不可以無出出而功既成事或定失釋紫衣白黃縣衙山 者用這所長逐無成功武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香 吕祖藤宋 歐陽修孝

> 可以固確存雖為思明平河北未免在季而直及王良之所不 中海之戰至光弱不遺餘力便得一勝者不能却子儀使契将 時之不幸與 而身是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批於部巴耶方漢袂狗國天下風 者及因於口舌不能以思自明查寺內構逐而嫌隙謀就全安 勝不世出實信罰明士卒争奮殺然有古良将風本夫終父要 李光弼生式屬之緒沈暫有守遭兩山變核任兵柄其策敵制 所以致急而精誅也 為而謂子像為之乎光弼之見惡程元振也其亦以是子 係軍洪重厚不為屬尹任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便子像奉承朝 角販不足平失更言思朝是至子儀而不言所恶之事稿意子 小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凍書異失庸人武夫 不慎即嗚呼光獨雖有不释位之誅欺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婚 一為逐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至以憂死功臣去就可 李光雅 李光帝 一一門卷 歐陽修家 胡黄 +=

越便未奉部命衛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

新雖越中官豈可移之若父生視而不顧天所以不敢至京

人臣之家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児畜戎入冠來重播

忠賞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偏不終而子像完名高 及大難客平遭認恭能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不自嫌 節爛然獨著福禄永終雖齊桓晋文比之為福唐史臣裴垍母 灰寶木盛簽的陵外阻內江子僕自朔方提孤軍轉較逐上指 惟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謀者不 及被圖經陽單騎見屬壓以至誠情忍沮謀雖唐命方水亦由 不透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祥若發旒而能輔天子再造王室 人物前 人及嗚呼申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盖是他云、 特以畏弱疑阻緩於動工雖其他美亦莫能順故君士深為之 温崎左右推野侍濟國事君子倘為之不滿光獨為中與元功 争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陷侃遷延顧望精 節不學之過也 室无根维欲譜想誣罔亦宜能盡孝公議哉不忍小念以失大 師有小則畏讓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應簽擊退虜賊再安全 評 郭子像 李光弼 胡青其城中官而移於后父并惜其以元數而緩於動 王李公亦無所辭矣 二十四十 歐陽停宋 # **严起華明**

也吾而少張其功則見以為誘詡而恣肆吾而少忤於君則自 天天下非有功之難而善處其功之難功名之際人之所易政 逡巡破城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置計数所能及必 必勝則以人臣之業無以有己君用之而吾之身非吾有也君 之臣是亦伐謀之道哉 四著內 辰天王出行方是時房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像牧残工 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自秦漢以還數方之盛無與倫比而晞 無然不幸危而激君父不挾憾以執仇離晏然效忠有死無 天賢之李左起始陵萬乘播逐南都後後天祚土德是生分 五元而吾之身始吾有也是故進退以之一死生以之而獨以甘 為草野而仍悔於是平帶礪之盟野而累那之勢成夫惟郭 /物論 自河朔班師関西於治身桿豺虎身披荆棘七八年間其動至 **地之意休日月而貫乾坤上意重朔方則朔方上重河中** 八用将必用有望者練軍實達事変他人莫及也古人用名問 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產見草木之象已自怀惕云 本、表祖之中按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失 今公來逐濟及懷思委二十萬之衆逼京畿千集一免胃而 八再造王室動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競位重聚辦夫等 郭子康 郭子像 一四次 **虚**一奏和 品祖課報

麻一下已為天子執政之臣矣天子執政之所尚而吾固扶之 而帝之心安矣帝之心安而干僕之身亦安矣吾以是知子倭 是梳天子之法也挽天子之法是重天子之疑也子儀宣無具 相而威去坐中聲樂所以安之也何者館素清儉朝野稔聞白 然暴白于天下而带猜疑畏忌之亦亦且無然水釋帝之疑釋 見下天子一等不敢抗宰相矧抗天子平是子像心事始得昭 於此哉產樂之風明示以去者崇儉不敢與宰相抗也宰相難 下盖一髪也子儀仗大将之敬奪天下于群盗之手而歸之唐 內有安禄山史朝美僕園懷思重相繼稱亂以圖社稷唐之不 唇自天實以來天下殆及及矣外有些著回統度劉於境上而 武之而死亦所不顧天肯以其身輸之屬而不以其身輸之君 河中人一下而軍車就道赶命如鶴至於此著之園直以 既其心固自以為臣子分內事而他人視之其功名權位蓋暴 一者疑則是思則畏而天子之心亦有所不安矣故因楊館之 **登我属天子失天下未有功名權位属于天子而天子不疑** 是宜君之释於悟而信也境非甚盛後就能臻此者子、 物論 以單騎見廣可以取信於君甚妙 二十四卷

> 事子代 第高世之意於秦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語而不辭者 第高世之意於秦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語而不辭者 第二世之意於秦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語而不辭者 第二世之意於秦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語而不辭者 其一十之所畏恢复尚之功者盖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 大人所畏恢复尚之功者盖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 大人。所畏恢复尚之功者盖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鲜有不 大人。所畏恢复尚之功者盖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鲜有不 大人。所受氏謂其躬者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无史氏之妄以為 传於生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霊其用皆有 使於生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霊其用皆有 以致之而然耳于儀之賢其思之然矣提大将之節恭海内於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大人。

而至於解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蓋為干儀暑為而為以為必不前為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乎利欲者以非其相意於着欲也明美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像太禹者人是髮而其若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邈平不可

行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者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獨乎

人之為而其心質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伎之徒知己之

見疑於君稲吾君有般功臣之名不若少狗衆人之跡以自

所不能無疑者児廟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至於是時也子像

心者多矣雖置萬家自鮮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

子猜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大小人之過描認度子儀之

楊維入相数日憑致移風易俗管讀諸集當善多溢美書罪多 題者其所長宣但經閱步五年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樣敗僕 無所題敬奏從征伐而得以令終馬 固懷恩德宗時攻田悦破朱海等功種種可録以平生節行 史稱李抱王為将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第也抱真尤以忠略 問言開物成務之不威私物公之道可知也隱公權餘旬日而 **愧色英音地文子鷹士七十七名美養住枯雨除埋八百人無** 益惡如楊紹拜相之麻聽官之制改益之詔則當時東筆者無 楊之名而不辭豆其所願哉故人處疑難之地而行不失義若 学像之不幸也夫 了尹 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禄自累此干俸之智也 九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名者人之所惜也子侯交污 察之度幾不免失子儀難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 便干像不以此目行室知朝思元載不以辣柿公者踏干像子 東皮切名木及千像遠去至逢古之堂;

第五名應圖載非敢宗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产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精急擊勿失 之子,求其迹而不察其心宜子如于康者鮮失浦公入聞而財 楊縮崔枯甫 李抱真 以子像之節者極欲皆為自全之計其意却從蕭何來 二十四大 劉 1 昫

御之而王権用之而覇古今一也劉曼因平性法幹山海非商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予人不之流 府署者皆用村頭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思正之道復出於人鳴呼木秀於林風必推之常家見思於前 及民而用度是唐中信而报要有勞馬可謂知取予失其經過 楊炎致完於後可為長興息也 殖云平雜齊物開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是致天下無其貴無其 而得其人也要没故吏二十餘年繼军財賦不其是於史記皆 心故楊安各以丁官看適主暗庸故致住輔相君其前用尹汝 殿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平果其卿才忠也城王缙罪正也 小能不忍不敢也要之更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至任其子 小忍欺西門對更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更皆畏其飲而 分於民倫於家而利於泉或問日即子產更不能欺容子販更 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 党的孫未青年而逝逐百以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豪在数年 制萬物低品常操天下蘇貲以佐軍與雖琴兵数十年飲不 物論 %2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妄則通**運**滞任才能富其國而不 二十四米 歐陽修本 歐陽修宗 胸

帝初松萬幾勵精治道恩政者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讓 愈言順宗在東宫二十年天下隆受其賜於室國月後不幸病 也不必愚君暗主錐聪明聖知苟有恶馬未有不為馬也苦歸 断自初即位慨然發情志平情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平收成 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疆至於唐亡其患以此圖宗到明果 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爻遂行姑息之政 故其我蕭復之輕已謂麦公輔為賣且而不能客用盧杞趙替 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班皇克有為亦可以悲天** 功自另元濟誅強潘悍将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 舒以俊死而卻析以辨下若两人者所謂多才者耶 今幾於後根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 明府思求於多江其始也去無名之實能不多之官出來養 人不終其禁而身惟不測之禍尤甚於德鳴呼小人之能敗國 暴先骨经命於道盖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思故酆 載勢與聽裔東國維網逐為或後雖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 敢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者諸心谿察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 原州以謀西夏遠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存亡誠有取馬然 物論 德宗憲宗)'--日海 歐陽修床 晌

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灰而受传不忘於庭祀用亞 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湯季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頼忠臣 之伐出車雲擾食将星繁產國用不足以銀軍竭民力未開於 楊安認計遂欲混同華裔束縛姦家南行義漢之誅北舉恒陽 統帥及出震來乾之日頗有經綸故從初罷郭令戎權非次聽 然而王覇迹殊海濱代變接時而理斟酌斯難商於交後之秋 敢議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華麗翰金老無愧淮南之作屬於 德宗初立願權紀網如天下歐代宗之及乃削除項首既除底 則首其若是平見元之辰吾道筋失 賞之私先年李展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罪陸對之相位知人 破賊一旦使音掃地於陸連毫果致五监借擬於天王二朱惠 輕取都夫之論歷觀近世靡不敗亡德宗在藩齒胄之年曾為 鉛軟何慙惟坻之書文雅中與為人門代二南三祖豈盛於於 倫止權酤而絕貢奉百神成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策賢良 **添能推例抑释端繳則東出官女喊官員美政选出海內震慄** 廷臣而治繼甸此皆則王之能事有國之大散率是而行夫何 娟嬌放文華之馴象成大官之膳誠服玩之奢解魔犬而效伶 一泛一次是李正已以緇青叛田悦以魏博敖於宗東以棄乃 个無能崔祐南而相盧把首政日增根本日削遠便恭然連舉 勿論 他宗小年史斯 二上四卷 =

用也故意公馬拜干載一時携子投工艺容易哉 此也暫居班筆之列調狂之地欲以片心除衆些獨手追肆和 死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 中大夫教至台越不為不遇失音公孫較校三策說秦王海子 盧祀之数和用延賞之私然在李展之兵柄取延齡之嘉謀罪 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聞詞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嘆言不見 要激切仗家之心初蒙天千重知木塗淪頭皆相類也而語止 近代論陸宣公比漢曹証而高邁之行制正之節經國成務之 人物部 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馬君子不咎杞而咎帝者言無謂哉 昌晚節悔過省非雖快音於楊炎之損斥而容欺受後獨不唇 補尚賴陸對盡心於內本及潭城輸力於外忠臣極替否運漸 君上不諒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真可得手詩稱其惟 陸對之相位用舎既差政事益好朝廷益弱方鎮益強人謂建 布烈以淮南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未消以范陽則又叛賦車 忌百端強明自任與元一放雖痛且克青而大勢幸離空言何 小容喘而帝未之知也方謂情遷為天命謂群臣不可肯仗情 **平数千张旗一呼奉為益賊假息差天因顕山南堂堂天唐危** 籍馬行者居送來令峻於誅求被之空於機輔故姚令言以屋 陸對 二十四条

李王道湮微列國諸侯单雄競利以取強新於及掌天下之民 智是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動人主 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後 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樂五氣至 取将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惡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是留 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費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海 然以議俸逐備奪便至延齡董則龍住磐桓不移如山谷依之德宗之不下顧不幸故在危難時聽暫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情 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人不能這天而強取沉君子平當周之 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盖在我者我可得而 厚德宗以清己為街而動動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動以新京 陸勢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 知如丹帝所用總十二 唐祚不就情哉 相濟也世言數目能翰林以為迎表通玄兄弟争罷實養之死 一方而文則過辨如實誼而将不頭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西 言即觀點論諫數十百名談陳時病各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 个下之志何其不幸化不遇時德宗以奇刻為能而對初以忠 及滿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進和詣得君則正士老何可 物論 麻城市 練明

切而行之不果魔潘與之眾為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該國家之 衣事而参忽談失計非全不用也觀其論李萬朱要君逐師不 則迫於凱龍而贊之言克中於事情內則東最好德之心 英字格而不行於是如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 而更用者乃在辟灰之裴延齡論臺省奉更拿已上而蒙嘉納 服孔子日法語之言、云經之為貴及考舊子異於前茶已許 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及侧奉天罪己之詔則惟恐其二之不 當授以節銭所以正亂世之綱常辦李楚琳棄逆從順不可乘 寒矣雖然對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頭遠也對之言施之 *** 其間以應世用哉蓋在有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才也** 敬~望治者亦久且衆矣明若以孔孟之野假之以輔相之位 常致陸對以聖野之學經濟之其擔也推誠塞塞諤諤當國軍 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友正之才 而莫之能為也每重季唐奏經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復明宗 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量發不是而德不周與格於天 迹於魯衛府界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告之政事者有欲以中 立伊周之續易多耳天何天未感亂竟使其栖栖馬皇書馬逐 倉地枚時之聚石也故德宗维其情疑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 我接之時君臣否備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是品 當使德宗能畫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與元之奔必不 二十二七 # =

> 同然而教之野前在帝心者非一日也主後大変既除而息以 神尼私欲已熾而多心鮮終於是平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矣 神個顧野異其無幾乎改故卒及於爆於是陽城之讓雖切而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忠州之行已央矣且唐之稱賢相者着房社之功禁魏後之讓 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祸不能順天而 房已這過情也哉

下改過舊如太甲德悉當如成王而日展獨不學主然成以表表意於四人言盧祀是教和联獨不學主然陸暫之對姚失而是經宗日人言盧祀是教和联獨不學主然陸暫之對姚失而不之為人無寸功子國無片善於身事事靈政害民時時妨賢祀之為人無寸功子國無片善於身事事靈政害民時時妨賢祀之為人無寸功子國無片善於身事事靈政害民時時妨賢祀之為人無寸功子國無片善於身事事靈政害民時時妨賢祀之為人無寸功子國無片善於身事事靈政害民時時妨賢祀之為人時君帝之人所謂姦和民衛不學主然成以謝朝廷聖代之東德皇家之鯨餓也姦和三年本是以盡之民以謝朝廷聖代之東德皇家之鯨餓也姦和三年本是以盡之民以謝明廷聖代之東德皇家之鯨餓也不過其不過其然此以為

生也随其自為門生也等干獨以為不然考之群在當時皇依 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生子君掌文柄約其子不令 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其終崔群以為相季林甫則治亂日 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清 對上語多的日本臣退而思之故張南野云宣公只是詞臣非 要之言若如以微詞而塞其請且非實事也古之君子隱約 **野相夫既無心於求田亦美貴裁於門生以為莊也哉觀其對** 就試如以君為民田則陸氏一在荒失世之鼓者謂群之望阿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唇而深謀奉 宰相才盖指其相不能行而徒要疏其言也 鮮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 **後為為鳳蘇殿為龜龍也王言如給其出如終天下聞之誰不** 分其言信哉是痛鹊所以前桓侯也 可唐佳群知奉歸其妻動令求田群日子有美能三十所勝所 ト付之頭畏之也禍難し平上怙下嬉寒天下付之亡不畏し 住群有美在記 崔群 便捷豈和體哉 指宣公能言不能行恐非定論史冊所載其可養乎若 日容臣退而四之方是宰相謀欲萬全樂人口給應對 1980 黄 宋 **鞏**明 祁京

段平竹

白敏若求

本與

而上丧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己求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

白愈疏段平仲一州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

逐下則治不成而功不彰德宗祭祭欲折伏臣下自為聪明而

看常尊臣有定學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

為生念管校藝官官而所取之士適當天所謂三十人者因果 也故為論著其說如此且以為群解朝云 群故事名其所居小室目有美莊衡恐丧之後以疑群者疑我 田之上上者哉然則陸氏之一在不荒失子自歸家以來無以 得人天下號稱龍虎榜其為季者豆不足重增科第之光而為 他乎故奉行之以至公是乃所以為報也陸氏門生 於馬其道盖厚灰若掌文柄則天下至公之與而非私門報見 雖他日名位相亞亦不少學不幸而貧則如其家死則顧其子 解之辭也故知群之意亦如此唐世相承最重两生寒主之禮 謂吾舌尚在謂吾五十當魯貴謂吾後當作三公者大抵皆官 道而其家之人往往不能安於貧贱者類有之失此門之詩室 一地也獨公道以植私思其為學主之累也大失亦将何以多 **人交偏責我以少陵之賢而其妻児循不免於啼號児其他乎** 段平仲 二方卷 宋 祁宋 一時最為

也雖然於野者也天下以為可青故青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 以罪處功城親臭結贅盟不能特屬許但以如認為恭死有極 唐史臣称極沈雄忠力常先計後較母敬视人一來無不威概 德宗本惡往善正直言故使李新耳心思言正之死非特以告 忘而無英才乎李晨謂屬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表下遠甚功 不可信而必信之故河北三盗卒不臣平原九臣奔及旅之罪 對也對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 在宗子國不為不久而多試禍思不為不多晚節天路宜其以 開說既有素當明目張騰於蒙西之下以壞檻断裙不畏也去 氣乎和心志坦蕩至此而猶此此讓官是可與為善耶平仲欽 **石大小信其歌**孚 用命聞必央死未嘗折北名盖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層 光銅殺告者也 丁日說大人則貌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周音失度以丧 人節何獨在立談問哉 馬炸運賊 住香正 不罪騎而罪德宗信德宗之殺善正也至今猶令人情 怅 一十四表 歐陽修本 以陽修京 范祖馬米

之道馬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愿多 節是文之傑也為無魔化惡直若任之為相談行其道置有看 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其也苟無楊公弄權若任 烈之按馬夫國得賢則安失賢的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養 之為将遂展其才豈有朱此之禍馬清臣富孙學守其正全五 為祖臨不足償覧道像涕泗滂 **堅賊計困平京卒罷兵仆三将誰之答在廟堂斬馬劍誅延當** 以吾觀西平王持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斯未此如及掌 呼功能存在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盖天 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錐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将矣鳴 奏致危亡宜哉二君守道沒身為時聖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 及其後師恩翔與龍石城河隍兵益振謀既臧然不能取尋常 佩安危而氣不少最者徒以忠義感人故家條樂為之免耳至 李納御河南李布烈江鄭坂景無積竹輪粮提孤軍抗群賊身 後之 电東滑橋也朱此益京師李懷光及成陽河比三叛羽玉 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也似其劳是宜有後哉 段秀實類真鄉 段秀實顏真卿 李長書赞 歐陽修朱 載宋 啊

仰哉 耳今無罪而斬其男士心且離不祥莫大馬少好事者傳此以 國家将富貴攸史臣調不然且動兵乘城與城抗所類惟賞罰 而行之也鳴呼雖千五百歲其五刻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 為姦臣所擠見頻販手教法之氣折而不且可謂忠笑詳觀 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中非偶然有示元不 益其美非昌志也收以為張巡許逐隨脏陽其名得自全學陵 書內頓掉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派婦玄佐亦近日 所自公獨以烏合便其鈴功雖不成其志有是稱者晚節偃家 向事不得暴于世事牧未之思耶 以能守昌四日始昌令守四的顧者斬昌孙赐張俊守西北未 在牧稻軍陵之圖解劉玄佐石昌問日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 心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及諸己得其正而後懷於中 丁行事當時亦不能取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二色何即彼 天舒人該其然即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子當禄山及哮盛莊 物論 不非也太尉為人 奶奶常低百拱手行其言家里務未當以 温昌 社公非其殺一甥以全城而这其名歐陽恐其殺無罪 以召蒙而就其事皆 歐陽修束 料九

何不知此義生視其父之為逆而內無一言幾以之該顧輸父 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于此時懷光亦未必不應然動心也奈 古其子兼疾日令尹之不能有之所知也國将討馬爾其居子 世之論李难者日本語古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陳忠今孝香 本記誓師協心李晨同城朱此事定功成腳輕天子明發盧把 親見者首此意果作诛此之旗将移指吾家美見觀唐祥神寺 既建自縊而死春秋亦等非人故葉來苦全难断罪之明安 官長跪進日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園功在社稷便橋之詔或 推之時意雖快快而稱戈犯關之謀尚未央也难楊知其意則 志以沒千古怨之十謂其心可悲而處未當也去懷光項兵不 張對 日父教子居君馬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亲疾話 我吃夫一死而可取名馬使君不行全其義父不得全其東 公論何逆此弄兵天下忠義之士成恨不得食其的而大人所 有非天子本心平因此小然養寒天動及順為逆如天下萬世 ·及速友也萬一不聽則號立防之蓋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 一一族為朝廷去後則福称無窮功名不朽璀如以此言進懷光 人您循在人心天命未去長安官關木可須也為今日汁沒片 物論 人孝子為之平否也昔令尹子南肆惡於超楚王将討之以 丁君側曰不忍不言以市己忠後雖其心俱死亦何救于君

者益動能者益恭沉酷陳盾厅逐沟逐遠親三成能取柳紫人 朝廷重重軍如己己詔聖日會徒光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 江何落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精首關下呼問期天碩乞伏樓 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已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喜都李賞於 年廷争似至累日不解帝尤嘉選選為因子司禁旌直侵賢道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被即隱所起楊公為陳議大夫後七 宇高通高低及公常收施政示人學程良士多善為夫去餘情 使追奪共軍逃道類能逐不果敢生徒嗷嗷爾所將何昔公之 隔額之具珉擬高吹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莊思于後 損讓由公而議公征甚處至思能師逐相與公房署更布告請 經精學達真義的司差奏件極信雲冠展察太由公而嚴進浪 未及下乞婦就養者二十余人禮順克彰孝尔以與則又講旨 無所成其名类是得逐點而已平臣以至不被揚進日民居野 息歲城以在職人而不言及陸對之眼而後發向若要不民則 **邓位非許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能食之餘** 仁風有楊恭俊華面柔情有三屯問盡言樂去舞或略仰德 陽城造奏明 **B城收隆曹宗兼延龄**麻 青平班甚漏切然安如李班之未常課也第借其不能 苦諫而不先死於懷光之前耳 一十四卷 柳子厚度 **产祖禹**朱

論者以陽城七年之中置無一事可言以待延於相而後攻之 延齡而及能為有客此何時也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恭抑不 宗社之九重者然後教然力争而不可挽不然宣侯時而已奉 何其為席也恩以為不然事君不貴項數以沽名惟擇其事期 日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過表在激為相放性實持死 諫官而不為黨守延安門而不為固統慟哭於廷而不為激惟 者間不容是也宗社女尼在此學而當三者歌大於是故奉典 磨石不必樓陳威風用鳴則繁發不必賢和時固然也速費用 丹青凡所欲言者皆暫所已言而城固不必諫也資鍾方奏的 陽城之時何時也郭侯未稅軍之先其規畫誤議足以展發過 **秋 週 狂 關 於 貶 倒 支 大 夏 茶 将 順 妻 君 心 之 一 悔 悟 焉 而 他 剧** 全盛之情及郭侯東至而故與得君院久信而後諫耿耿炳若 不成人之美术甚至 無城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失後世猶貴之無己其 此人所不能非賢執能之一會其思名景四方終身嚴放死而 仍所不遑恤也國子政而道州遷自哪自看而其之被其至少 物論 陸公民扶社稷立功鉅失而延龄又小人之尤延龄相 責以煩瑣進言是為名塞責者也置所與語陽公哉 到社稷危朝廷大事就有大於此者故陽公極論之若 十日之

風或非共勇與借于務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聲 **足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馬** 鼠太學諸生學将從之來請及箭港正色 吃之六節之士不後 日番仁勇人也或者日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矣死者之無 留著於是太學問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養言 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潘之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 自克一日提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左各中於 何暗吾取其言之當可而其從遠利处固不服計也 於彼者與故凡實限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之獨何者與吾 小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男也歐陽生居日米此之 船及其孤而字馬車艺大小必以力後斯其所謂仁與審之力 番惟 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感平一 騙父母止之其後問 ·養於川泽澗谿之尚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平抑亦有待 一蔵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威失蕃純孝人也関親之老不 仁義兄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退也天将兩水私上 水其為澤不為川手川者高陸者早高者流甲者止是故蕃 物論 評 何審太學生 甚效 七年之中有李必隆實為相故不行己非不言也甚妙 1 韓 祁东 愈唐

一部 此論近	一度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馬論者至今都之未
若躁進欲速之日	柳宗元劉禹錫
論縣以文人無之	東京茶故君子群而不堂戒惟值獨正為此也
葛也使河東之物	及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華而論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雜家
其才斯宗元禹	魔該博属解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仰之訴歌帝載翻藻王言
遠州刺史則循	良元太和之間以文學登動縉紳之伍者宗元尚獨而已其巧
之士大夫亦四	柳宗元劉禹錫
倡為之則嗣君	野哉
大於立太子請	除受其賜惜乎寝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連祚
士亦疾而能之	荒為對每於數奏未曾以顏色候借臣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
人物語	一方面 こである
傷又不沒引賢雄	靡官人引舟為權歌孫竹間發德宗賺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
夫畏之過失夫宗	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果年為相常侍宴魚藻官張水塘彩服雕
葛而間然自汗	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對張滂輦人不敢言太子從容
元禹錫さた也の	位成人指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果延齡本產運需其平守
泰主神策軍以在	敗此逼泊常身先禁旅來城拒戰督勵将士無不奮激德宗在
宮市禁五坊小田	銀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傳必先致拜從幸奉天
徳宗故事居中田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計書學宗工於在開助光正方
不能臨御其物品	順宗
年回已與裴延	前中 顺 看一元正 朝
有部立志者天然	百个人物输第二十五卷 三型
The state of the s	

· 臨御其聰明不能無所守而任文又皆東宫故人則其葉也更養延齡等均為帝所取信用事失順宗以風疾失哉 其志者天德宗以猜己不任宰相深居禁中而常執誼果

又不沒引賢偽同升共濟而乃倜然謂天下無人則縉紳之民之過失天宗元輩欲权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門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沒沒如狂互相推奨日伊周管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充為背常此豈在文所能哉蓋宗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充為背常此豈在文所能哉蓋宗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充為背常此豈在文所能哉蓋宗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祸之為計學,以免希朝韓

士亦疾而誠之之成謀图者豈如是陳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

易也使河東之柳後荣玄都之桃再村功等品可並予後世之具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循有足訴者回欲為伊周管逐州刺史則編鄉之戲終月莫釋也将中人犯士戲灣斥不盡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候其才常名至京師尋以爲俗為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形宗於重立惟中人供俗為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形宗於重立惟中人供

字大抵為劉柳釋輔耳亦千古情才意也

系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行目之且與化文同科無宋城馬豈不**克哉乃**

史 27 — 483

而自律於山水問死和問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干 可馬居開先目刻若務記覧為詞章汎监停蓄為深傳無涯決 位拜禮部員外即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 敢文站站小人獨天下村宴房虎取大方春秋書為監無以具 學與設方司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及相當則 各污柳州既至雲日是宣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 门下交口為養之其死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 四世人名於大振一時皆恭與之交諸公要人事欲令出我 勇動妖 見頭角來 前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再學宏詞授集賢殿 事情 你無望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時屬風發率曾 王根文王任劉禹錫柳宗元 -不九等精節後之徽等一時倉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順期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侍則沒為奴婢子 **声少精敏無不通達速其父時雄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 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以南為進士诸者以子為為師其經末子專口講指書為文 多者疾不肯者娼 野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一慎而不後且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 歐陽條 艊 息

孰 子厚得所顧為将相於一時以此易後就得就失必有能辯之 得位者推抗故卒死於窮勸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 老相暴忧酒食辟戲相徵逐翻翻雜笑語以相取下握手此肺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斤斤時 得計聞子庫之風亦可以少應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 害性如毛愛比友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放友構之又 人其文學解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 自貴重顧精為功業可立就故坐發退既退又無相知有私力 下石馬者皆是也比宜禽數夷於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 府相示指天日泽注誓生死不相負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鳴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大平居里 請於朝将拜疏賴以柳易補雖重得派死不快過有以夢得事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待 高錫亦在遺中當語播州子厚注已播州非人所居而學得親 八力能學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難有出 物論 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天下之奇功而不 評 、司馬論 解以傳諸後世又重為子學春其立意城山有味 退之情子庫不自貴重故至獨斥然自斥後益工於文 il to all and t 周思素 使 有 打

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生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僚发雖皆 題於朝廷野防天下之士而獨斬於一萬以業度之事不能官 谷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思則小人亦從而交阻 而其材又天下之所思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放君子不敢任其 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意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 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快東而去以至於敗元和之盛君子草 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汪儒廣生有謂業已同之而又 雖覺之而不可以後叛是以日夜噴背以該朝廷之政有以為 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废棄送至於終量其分不幸而入於小人之當者庸之八司馬也天八司馬之 高勢之 联而 楊於慶愈宗元為如屬亦終不能少為之助盖最 而少年書生為小人之所該雖悔之而不可以復先也天子官 中周管事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藏於其後任文奴 心而奪其不從之頭故雖人司馬之材亦堕其術中而不自曾 其名不得樓商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於皆天下之常 至一天下而一時之政亦未至于 县惨则维當时士大太未必 安丁内而任文之徒以東官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獨主** 小相管其手采而又持爵禄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惑其 小以其材自顕於世而任文之常獨於然物傳於設荒之城錐 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軍為数人之

黎前天假之好無幾於理失 歌逐素度於滿方收道國經末至東京指乎服食過當園區寫 於歷為廣謀英斯近古空停度室中 典章 武而已任兵動之聚 豫重解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威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配階談 學畫解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威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配階談 學書解信位而已及上自藩即監團以至臨御訪于元和軍國樞 細務每自臨央姦传之臣如崇進簽並數人得以錢穀數街進 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得以輔助是朕

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畫過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

我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事忧和使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 其受其萬籍之獻而帝之言於是孟荒失未幾金丹之強方試 館驛使以柳沙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 納省轉以內庫朽物給軍将士然然度以為言轉逐引其所後 而陳弘正之誤逐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安可上可下之主也 所為窮復畢践之能尚可以貧東大臣之位哉憲宗龍奴僕之 度既是去好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意縣級痛甚以官者為 靴日此亦庫内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野如此此乃奴僕小人 平後樂一生養人皇甫鑄以聚飲佐娟得幸業度極讓帝斬不 朝入朝百年之家一日復除馬之威全義於後根矣及世難斯 准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帶之盗皆狼俱軍衛納质效地看 於昭表服王承宗於鎮望鉄季師直淄青五世之龍平果无濟 國除亂階削平循迎擒劉勵於制南報李衛於浙西縛盧從史 異論輻輳而不為之凝盗發都已居言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 道而已帝慨然發情至平婚礼能用忠証不或群議師老財伍 削方鎮浸横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 循緊罷即網以忠直相李清以逢迎戶李武以無所可否照惟 德與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允十年以後朝廷威福 公至 伊位居 生輔卻忠臣之 該至於罷其相位何係蔽之極也 在宋常典李絳諮取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詩軟加詩責文以 一十五色 H

詠性情者謂之関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幾世 也多至數千篇思以來所未有其自取言思美刺者謂之諷諭 居易在此和長慶時與无損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 其告軍崇正心之言則知由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政矣 柴均賞論事練官喜批勒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相 不變其相禁可少管即 防参商矛盾之為已害也今吉用一旦用均所玩三十餘人 不情斬知人之明錐在柴垍得人之與乃歸言用誠率是道而 支難於受傷以人材志越有異有同故品刻之人必有選择以 鐵芥之版於裝垍能輸訪問之個此回后子之高致也夫聽言 雖用人人不越是其本古用不得在端索之列然於陸敬與能忘 所染之憲宗其有馬 也故能平天下忧邪伎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引人 不昏於欲之謂明軍宗之為君正坐之此此所以貪果飲而近 稱帝制明果断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忍於欲之謂制 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到明者如是也傳曰素絲無常惟 人主不自用而用学相宰相不自用而用御大夫任各得其人 年書 裴垍 李古甫 為李藩批勃 歐勝修弟 刼 寅 寅 曾

何恭般脏之位也天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 立平、 間李絡之言野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野安國 重與天地相始終馬耳 寺碑樓其所以增光軍朱之德文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 凡姦初小人每以韶传之事與以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且 相名望淮然馬呼居易其賢哉 權勢震脈然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植中道微陰得幸 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盖衣所失不得不云觀是多始以直道 而詞迁以原合迁宜人之不爱也令視其文信然而此收謂纖 武元衙躬任討戚之青不以浮議為之動搖觀其叱去將說之 非未有不為所移者承進欲立聖德碑頌德軍果既可其奏 **奮在天子前争安尼異以立功维中被厅晚益不来當宗関時** 久不 頓託 野與賊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 既不是非在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經言 於受惟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認諭意激而言質問適可法 小華在馬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聽 武光衛 尹起華明 尹起幸明 晌

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認愈領其功日凡此於功性断 課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戦遂平淮西 **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已甚曾苟非死業之臣就肯横身胃難** 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開吏禁兵附賊 胡讓馬首仲尼葉周室凌運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 難也晋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典之功公 排禍難小則以讓正臣過失內不處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 克醌誓以身殉不亦此平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計謀 哉立武之果断也晋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衙逢時遭屯振脫 · 宗然建中之難姑息潘臣身元李年威今東削竟武皇帝志 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月事者且較朝 運籌訓戒賛成唇断終得裴吉公耀武伸威竟於两河宿盗雄 松風情廷訪嘉散始得杜 分公用高崇文詩劉陽中得武丞相 計是不然美大雅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就云 乃成其知言哉禮宗不君懷人病夫乘雲錦話而度送無顕 明左椎之嘆宣聖教賢之深 以輔天子者苗裝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 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歌笑前史稱度晚節煩浮沉為自安 **兆**度 ~二十五点 祁宋 寅 功

之可令人得觸印以於行其私則信脫累於出入之防息發 天下之影而非确急沒丈夫所得匪決之也然中書政本機要 必得哉公顧不駭不愕無飲自如是誠思量弘備恢恢乎足類 掌誠非薄物細故偶一旦失之疇不含皇動色膠膠擾擾以來 我威之重則其己附者安知不懷及後之疑而其未附者安知 未集以難懷之富而復就其為惡之餘以新附之人而愈帽子 為惡之魁易去而未安之重難懷既衰之威已成而新附之衆 盖聞君子寬綽以鎮天下之駭而禍急者躁智者慎審以杜天 其存心之公待人之誠信非當時将相之所能及也 是之肆也放豚入笠尚不可以復招可以人而待之已甚乎善 一之奸而脫暑者缺夫銀黃章組天王之所委重臣子之所関 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唐之應遠矣又載用兵 丁装晋公之一言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真宰相有容之度而 数将順實有匡校君子之所為衆人国不識也 以來上心憂動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文 衛常人之事而寓思智之音者也祭 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 秦·述王德請付史官師課者所為也裴度亦解何也日度所 次意外之變此其為心何示人以不廣而强思之術又何若 114.15121 葉向高明 申時行明

> · 夏之權守官之謂何而鎮若是之頭也且與其識欲注要發 各于既失之後就若杜姦朝禁慎防於未失之先之為愈也, 評べ一樣一東始無遺論

假養此之班而屬徹城之中古大臣之用心也夫大臣之事君 色都有叶佛爾美不然則麵葉塩梅爾美又不然則面折廷諍

· 雅度緣还祭即用兵機署

演

得巴而用兵機署之所為秦也或者曰方是時帝之心既以弱 如心即而後乎蔡鄆之既平其心又何如心即隐此晋公之不 八物 計 平五七

之初則以微詞婉諷悟之而有餘及其功成滿假之後則以百 蘇則亦大臣之不得已也何者人主之心一也方其憂動圖治 爾美何至於假養述之述以自獻哉大臣而假養述之迹以自

之私乎是不來苦有以親晋公之後失天下之治常成於愛動

養松為施張功德之資将無資被献証重其多而益滋其滿假 如晋公縱不能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以故正其失且也機多之 於逸豫而皇前轉請人重以縣多學之老成如晋公碩德重學

衣抑之則合縱而四起劉闢逆節于西川季安事制于魏博 降務為好息而藩臣跋扈天子養死久夫屬宗號為英武稍 而學於逸豫入主之心常場于風觸而玩于遺忘居自肅代以 聖如野公衛朔遊後游外縣野門則帝不聽将遂印首於四陸時夏動之心是坦而化為追豫之心也須天丁之蓮預状町之 治使而神仙倡皇用進而小人死韓愈敗而正人庁都帶数十 修而晚節不然失盖自能看凌而土木與佛骨迎而沙門熾天 今也美餘之言入矣昔也銳志中與而宵水旰食今也寝以縣 既給关禁何蔡郭未平之先一憲宗也而蔡郭既平之後又! 却碩之計值紀綱之甫振而立子孫久遠之謀吾意帝且日不 受動之心處置得豆故也當斯時也乘成令之既行而為長處 年之分穢垣清此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人主一念 河之地還我版圖六鎮之民復我赤子歷世之元克蓋於而百 婦疆失以承宗則請吏矣以元濟則就擒而師道則伏鎖失两 力智士矢謀映策廟堂制勝千里以西川則鹽定美以魏博則 阻而帝之心此然弗動也其憂動其機各何如即治夫忠臣戮 蓋區區准蔡彈先之地境兵而不解者數年重以師老財匮之 宗小幾而申光招撫之詔下矣又未幾而義成諸鎮之兵出矣 部之李終終而擊天下之重付之晋公今年計劉闡明年前承 慣網紀之弗立當食而打響臨軒而把脫始而謀之黄裳致而 至刺客公行元臣陰賊此乾坤何等時耶帝也傷威令之不行 憲宗也即昔也信任忠謀今也朋黨之謀起矣昔也母片群議 \$PI-11

已侵瘡獲未起而衆欲已攻數十年艱難締造之功竟號千 第不以四夷來王而忘意荒之戒武王不以八 鹽通道而忽細 之而不盈秋水時至則河伯站沾喜也人之分量亦若此矣帝 **箴军是過哉獨惜帝之不悟而却之也 完呼溶海之大萬川騙** 廷静而做我之意已獨至美前此而元和之録後此而丹展之 而納約之義以行不必碎首剖心而靖獻之忠以寓不必面拆 恢復之罪都翻客於常編而益勵持益之志盖不必引格折檻 徳在耳平憂動之心又何可斯須替也覧山河于凡席而亦言 憂勤何如也用度一人足破一賊吾之言不如昨乎憂動之心 之憂動何如也空夜來虚孤軍深入将士之勤劳可念也終之 微則必将惕然思日元濟叛逆師道不恭神器之幾搖可畏也 之既秦為機界一書上之器勿而認之史官使帝野而悟悟而 **慢生平所自天者又何為也其心勢計以為外軍必有内憂而** 後僅成之後量之不宏晋公且奈帝何哉晋公且奈帝何哉 行之於憲宗一平蔡動而憂動之心境什也方失方翻而思諫 何可一日忘也威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國無日度之言不 始之憂勤何如也宰相且挠将師觀望征討之艱難可虞也中 善作者不必善成則以締造之艱不逮于耳目而愛動之念易 忘也故取即位以來經告蔡鄭之事料敵制勝之方勞心積度 秦述昔日之憂動做戒今日之活法大臣之善調其於 1 11-44

生壽妖而真敢抗馬亦差不而不響應美好而不輻輳我觀 傳如此況朔之籌奏循有克肖乃父者手 古之所謂名将者不必家輪夜距之材拉虎批能之力要當以 世皆謂字照提孤軍入蔡縛贼為許功殊未知光顏於平祭為 制天下之死生不能制吾自之死生恐一日官軍既駕而留官 明並日月指顧校風雷呼吸變霜露天下元元之命惟吾所放 甚哉長生之說之惧人主也夫人主握赤符段紫極草同天地 迎果度以敦立讓盖本人人仁義之将而照為其子故家法流 恒性也而彼獨厚結本布以圖其成争功者常能也而彼獨拜 李思所論用兵智将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夫是敵者 主婦柜美妓於發臣章武恢復之功素師之效也 秦終始好許而成而阿珠昆伊京照陰山率多今範讓家權於 多也是時賊戰日害盡取銳率抗九萬處空珠以居故鄉能乘 具於后之人也於是諧臣始子窺見指意争以長生之說進五 初前 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无賴之勝喻監能奮哉 也如此 劉明 薛應旂 丁奉

故事即太宗曾孫藥於天竺英然而雜竟不就也高宗官米蘇 也以人而勝天也天其可得而勝千魏晋以下服金石而速其 藥差可少病耳夫武帝悟神仙之妄而又開藥餌之端然帝之 竟壽不為忻妖不為威誠通於陰陽消息之数形神離台之機 聖人者夫亦含真保素以聽命於天而已矣生無經心死無懼 競,好近怪之說哉然皆壽越百年禹之言日生寄也死婦也三 此其辨甚明也苦者竟舜豈知有能經鳥伸餌芝木服丹砂如 天台之靈草有耶無即即欲来之必為刺史即不必為刺史即 生者美在即沙之方於何而受皇用轉於何而試之而萬之即 惜馬鳴呼獨不思死生壽妖果人制之即抑天制之即古之長 士臨民非法也上處可煩一州之力而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 唐墨宗以柳必為台州刺史令孫藥天台山廷臣争之以為方 之其婚其堂毛之益而往往一友中可既甚矣其說之候人主也 之一不要价紙喜慨张慕虚心以龍其人弱計以求其物龍之 所謂藥者求少病也以人而扶天也後世之所謂藥者求長生 山之塚固世主所目睹也是以武帝曰天下豈有仙人節食服 也是故萬世稱明馬彼徐市公孫即之徒動稱黃帝不死而橋 無深求之愈懷维至城官常張憲典一切残人毒國而不顧率 於烏茶矣然而其人處死也天使長生之藥果可成而方士果 下者非一主矣靈宗獨不聞也即縱不聞之亦未講於先朝之 トカド 17. 下五色

已矣不問官之也高宗號方士為将軍失不聞使之臨民也漢死手一何墨墨也且太宗之来藥也以方士來亦以方士造而 論黃冠不可以臨民即来藥亦何須刺史和稗官者流以為劉 也承流宣化之謂何而令一黄冠野人抗顏於吏民之上即亡 苦之経者其惟良二千石平夫唐之刺史即所謂太守二千石 之若曰太守吏民之師即也又曰废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 不死則太宗原宗已先得之矣晏嬰有言古而不死事為代之 将軍如文成五利諸人耳奈何唇之以臨民子甚矣憲宗之 無死亦令以方士往耳不然假以一侍醫之名耳又不然號曰 帝獨何心而有此授即即使靈草可尋長生之樂可就而吾可 簿書刑名銭穀總覧聽斷則采藥以刺史腹也二者兩無當馬 即之資承宣之事若之何是刺史以孫藥嚴也假令坐當皇理 胃瀑布之流石梁琪草王洞桃花莫不目披而手摘之其于師 而后可以采藥也為刺史者方将張燈戲被家莊攀亦城之霞 展院肇来藥天台山遂仙去彼兩人者兩布木耳不聞必刺中 而天台之樂獨可成乎豈以昔之方士皆死而今之方士獨不 可推也憲宗之所以領心於必者豈以天竺爲茶之藥不可成 樂也吾君方且被養笠而耕夫職敢之中安得此樂子此其意 物論 月舶之所輳集而南海諸蠻夷象戽珠正之入中 伯と庁婆長の句母者養長家最朱王之入中華者所統設立也天治固関浙間二陳區也有竹木之候有鱼塩之利南飢 一下山东

神宣慈食以培除徳鹿色藏到我則遠之厚味腊毒我則薄之 而今以 中和殿之进謀成矣其始也思以藥而留践盡之年其終也竟 憲宗千憲宗或方士之 就至便來未輸驅五馬楊楊平更民之 何也使古人而長生則素皇漢武将猶據祈年未央之盛矣使 之資以騷擾一郡之民矣曾不思為民立官将以軍之即抑以 清心寡欲以恬養其天年可矣滴來時也過去順也而又何觀 王而思保身乎夫亦凝神於海泊栖志於和平時動静以固元 是長生者不生而靈草者不靈也与州刺史之神效若此哉 以藥而以未盡之年将欲生之卒用死之将欲壽之卒用妖之 上而及其奏功也金开一服罪怒轉甚閱官伶奴動遭撞接而 今人而長生則太宗高宗将循續貞觀水徽之號失而何有於 不長生之樂縱可就而刺史必不可使為也况萬萬無此理乎 接之邪先朝刺史如元德秀倪若水崔污陽城之流皆民夢也 和市以飽其溪壑之欲時分一二以啖帝曰美餘也用此保富 三威于方藥方藥之說中人膏肓往往賢明之君辯察之士皆 馬此唐慶复后氏之所以壽也後世一惑子神仙再或千椿祀 貫而已失豈誠謂天台有靈草而長生之藥可成耶憲宗曰煩 也鎮之薦必為刺史也不過欲其為好利整山養海等商婚通 州之力則是亦知其往也必将役丁夫康督藏為入山來藥 一方士充之乎厚國唇民英此甚矣故吾謂靈草殺可 下 いこト五を

能之至入神出太鳴府極美後人無以加之矣如氏以来一人 計數古各合無有端涯軍洋瀬湖不可規校及其部放豪曲史 聖之權尚友作者致和無累以扶礼氏存呈之極知人罪非我 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員無方至是婦工快經之心執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 時金丹毒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求監哉 有是而可為子憲宗徒以強辦屋其群臣而不待其理曹未發 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曾 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以方士臨民為言 **高宗信方士永長生其臣不能及後深功極論人生不可益天** 后既餐不拖聲震業光聚方舊爆而幸排之寒危将鎮不僻為 丹砂是误民也侵國也非獨悟人主之一身也嗚呼戒之故 也夫都縣親民之官員道選來藥之境而養生養民果可無而 一 米樂無長生之理黃兒非刺史之任委曲詳悉人主當 人們馬君之命日刺台州來靈草也臣之請日為勾漏就丹砂 凌越怪祭節整未在發醒天下然而果各路沙童安句適精 一和吾恐隨敢之嘉禾不茂千靈草而元元之膏血更赤子 柳浴 書之座側 いことなる 1 寅

> 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消一份歷官其為御史尚書却主 著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随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成為是常院職老氏法 書合人前後三股省疏應治事建議不成前詔釋及史八千里海上鳴 作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即是无濟及吏八千里海上鳴 作其上國中土萬之仁於臣之表逐至販告摩工報前詔釋及已往論聚 展布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紹先生勇行元權言於上日華愈可惜很未傳馳詔無徑入 原治之仁於臣之表逐至販告摩工報前詔釋及自書却主

等放及以居諸生死不親美游以該笑嘴歌使皆醉素忘歸鳴 家飲養教生與人洞朗軒關不施執級族姻交旧不自立者必待我飲後 繁養教生與人洞朗軒關不施執級族姻交旧不自立者必待我飲後 繁養教生與人洞朗軒關不施執級族姻交旧不自立者必待我飲後

為豆褒鳴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取選拜南北尹欽禁軍帖

歐陽條

充別家盖職洛浸殆百餘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百元元和唐與承五代剖分主政不綱文繁有窮盡惶混并天下已定治

史 27-492

問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慶末流久利以樸刻偽以其 北十六 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都山 孔子幾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成撥亂及正功與發而力倍 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唱然引聖事四海之或者重軻亞楊墨去 寫道君子矣自恐起陷佛老顕行聖道不断如帶諸儒倚天下 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嬌拂翰末皇皇於仁義可謂 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有况楊雄為未醇

韓愈

宋祁

四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屬三天高果木果大難始夷沿江左 物論

文死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徒酬奉則李橋宋之問沈全 提李期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輕晋魏上軋演周唐之 間美才鼓出嘴嘴道真感冰聖涯於是帶你個之柳未无皇市 嚴雕琢索理致崇雅點浮氣益雄渾則強許擅其宗大曆正完 餘風篩車繪句掃合低品故王書為之伯玄非好經行群臣有

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矣 期王维制冊則常來楊夫陸暫推德與王仲舒李德松言詩則 在用李白无旗白居易副馬錫衛怪則李賀杜收本南應皆自

蘇 大大

韓文公願門

匹大而為百世師六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本天地之化開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銀前太守依請諸朝作新期不 也朝人之事公也飲食及祭水早天發几有求又格為而廟在 號為治信手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爱人小人學道則易伊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百代之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来道丧文獎異端並起歷唐日 盛我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班也有所為故中已白很隆存於 觀開元之盛輔以房社姚宋不能教獨韓文公起布衣該笑而 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侍生而存不随死而亡 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思神而明則後為 死失其當良平失其智肯育失其勇像秦失其 辨是就使之然 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實 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治然之氣是氣

- 二十五部

東道濟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師此豈非秦天 八物論

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常於文學英及於民至於公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好於朝廷之 能回憲宗之或能馴經魚之恭而不能四是南鎮本心古之語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衙山之雲而不 至惟天不容爲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啄魚力可以得天下 地關盛東浩然而獨存者子盖當論天人之辨以為人無所不 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期人未知學公命

華則力辨以為直未有折其東者子觀黃東教之說有云霧如 端文公與大重重則人論之詳多縣東坡則力言其為為朱明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北為妄模木灼然失或日時新公 文序謂收拾道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難人木之引本漢編章 情今未之自見而先欲期其道无不可晓也思接東後朱子之 欲以大萬書為騙之真何也予日此始難言也可以意喻苦飲 部道而一旦一來之可如此便其既四智熟而少發其說尚近人 今請之者四書又吸以道為妄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為真所不可晓况據韓文帶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曹與大旗語 思之至若或見之舞如整井得泉而日水專在是這理也或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朝人獨信之深 元祐五年朝散的王君都來出是利凡所以秦士治民者一以 互見北望韓文同蘇公學佛僧辨其爲偽而先生闢佛友指以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司公去國萬里而調于湖不能 公為師民既免服則出令日節新公廟者聽民歡趙之小地於 金直東坡朗安在而聯新載其全書以為真為學生讀其書 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恭逃于湖也審美戰日不然公之神 物論 こ ニナなん 有謂如善來者常 一者

其非明智之不或者特好要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断而以終 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要道家之錄服樂以求長年以此見 党情欽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及伸其志也昔武丁 臣想五運之推選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配在人而已 為明無後仁思之意鳴呼自是以後唐表矣 得一傳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本德格遂成其功烈然其香於 挠權制之不得其街故其終困以此寸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 命穀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公召見訪問親祭並能否故太 和之初政事修舒號為清明然其行而少断承父兄之数官官 於治每延英對學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食日視朝乃 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概就暴之及即位銳意 放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是卒及其身是宣有討賊之忠哉文 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狼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必 **私歷三世而城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正等罪恩以正國之** 奉秋之法君抵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憲宗之 公文於果師東當一者也然則朱子之於軍公亦猶歐陽之於 可信又且不知外集非常公文李漢之序可摄取 師身平不然朱子皇不知太道書詞非帶公之等東坡之言是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歐勝修 晌

古人謂充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騎誕之 裁及言也 歌宗以幾冠之年乃能聽常處屋而塔李納宣慰李勒而握劇 發絕天未 格養幸賴 美度後任前 前彼夜童 方夫何足議 **采武足以平禍亂三千之操行垣異其何道哉實曆不君國統** 性继之以的怒固其宜也而昭被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緯卯 非国男生不仁沉溺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誠 作股脏養為仇敵仲長子所謂至於謹徒勢去獨不覺悟者豈 方謂硫見在躬可以坐動九有曾不知聚則萬来散則獨夫朝 鹽盗草魚孟貢之金鐵禄不習嬰兒之餌觀夫奏主可為痛心 景之才則廷處克融自縮螳螂之臂智與本光敢前狗展之謀 爲方華於好言龍門俄傷於短於有或時有平勃之佐継以文 後入提封百萬戶受數之依重該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果平鳴 四海横流音董武皇帝痛國命之不行情朝綱之将逐乃求賢 不知創業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 **車降自天當軒黃御字之初則百年無事監問辛福圖之日則** 及地視英雄果能扼大盗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绝之十 更納季華而襲軍殿成本还言而發崔發質多遊之諫而賜 物論 1.000 য় 願充 劃 胸

伊茂

臣平得進見八州十六子交相所麗朝政濁亂城燭之蒙自胎百幸中和殿擊在自走巡遊靡常眠比群小規朝月不再三大職傳化為奢後必勘隊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坊月亡哀宴樂縣凍巡死此計斷孫省數宗兩年於行若忠貸父於輔導亦庶罷凍巡死此計斷孫省數宗兩年於行若忠貸父於輔導亦庶避凍巡死此計為後為隊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坊月亡哀宴樂報縣問發遷至觀而者本漢賢失丁之養而禁護僧受丹養之

蘇佐明既紙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滔而立之是為 必面訊其行能然後楠降中書用憑随如門質為衙州利史皆 每延英對群臣率涌下十一刻等漢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 宦官女子春欲聚飲神仙浮屠之事織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 制御無術矢謀既誤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 以累世支起禁關左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在校之流 好傳朝衛日常謂之日間即善長行對日政事之餘聊與著客 藩府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 衣羅較禁獻所巧鐵鐵嚴三四年間自潘鎮紛擾之外凡前人 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官人放應大省冗食策制聚戒匿者 文宗恭俊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間寺徒惟之際而 才雖肝食焦夏不能到患情哉 為我非有所妨帝日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而帝 於中庭志钦除於而往用匹人不得其術以朱申錫之賢不能 火節養靡不益議者以此火之帝當以累世交起禁題左側日 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質以為太平可益於其仁而 其殿朝放朝用幾日可也充動政理几選更必召見訪問親於 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发日視朝帝日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 在行為及發其與水平石之則正為臣人所嫉而另幾不免况 物訓 二十五八 南宫靖一

為言過矣故以維州歸西被禁祖宗土字傳送悉惟說祖歸附 之信也取我故地方義所當為可馬氏不以義断之而以利害 言者利也僧孺が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耻之况天 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於馬且德格所 與此都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至言 仲冬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順欲以此收人不 李注即訓及後小人欲以一朝詭許之語寫累世歷因之患方 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稱州造五機之洗數十年之 平夫奪我之地而約我以監此正浦人所以要礼子者不可謂 維州李唐地為時番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以陰要而棄之可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央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是時唐新 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全德人主無若人之道則恭儉為一即 大迎文宗恭俊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日不然人主 户·新免連頸赴数天子陽清縱酒飲泣吞氣自比報献可嘆也 知為謀陳該手足俱露至至常血禁不積万省地公鄉大臣年 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点哉 丁平以是觀之中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則維州級而関中急然則為唐討者宜何先乎悉怕就在唐 牛僧孺本使林 牛僧孺本徒格議維州去取 二十五人 胡寅 司馬光

傳之斯堡 光裂後段 被明察論也 苦鴻之黨銀起於其陵二部相議而成於太學諸生相養海內 故其表李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衛哉 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和正之辨以點肢之而聽其自相順 微之形皆目小以至太因私以告公此材臣有黨田天聴不明 追奏悉但謀贈以石秋便裕以水素聽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中因有歷終實所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動論政事則董曹隆 臣恩用時重聞者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断公 及其士也人類畏養而有不為唐之實題事利對窮利益而止 和者斯為下矣何也漢之重尚風動故政亂於上而俗清子下 情濫刑罰故縱士之附會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 東以養成之也都来以後權多於下朝無公正士無公論爵賞 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討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 生尽一十餘年唐之朋質好於牛僧為平米園對東而成於錢 **席罪共竊位即太際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懷解仇以德報怨氓** 空而惟恐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後屬名郡主應能以抗權 時视其禁液強偷嚴即於秦料敢制勝禁靈獨町如由奉命 勿論 牛平朋軍 二十五八 1 20 11 -范祖禹 峋 * 多劣本 東中军下昨

或度不為重復格為黑故也自今觀之中 僧孺李井貫之重多無所不至尼亦孫矢而能以功名於德格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後無能継之者被於天而能以功名於德格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後無能継之者被於大相就崇者有功烈為唐賢相太中以来度之相憲宗本德於之相就崇者有功烈為唐賢相太中以来往往

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霍都統印環教道之兵受進止而不志定行謀合而稱之士形成美公不過一養其決耳為下而天本定行謀合而稱之士形成美公不過一養其決耳為下而天不可解後得之就 丁中集讀之無論其文解訓鑒現歷而已即不可解後得之就 丁中集讀之無論其文解訓鑒現歷而已即不可解後得之就 丁中集讀之無論其文解訓鑒現歷而已即不可解後得之後,

之而及其敗也天下有以爲常然者是盡成敗論即彼其皆太聚順首而應一言之指歷國勢尊王威振即不啻疑表公而上期破回鹘平太原定澤潞若振稿千里之外披膺待燭百萬之四屈於果関而望又若故也是薄何道哉求號佐武果通點母能取趟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轉再展於孤三屈於逢古

王世典

惟天吏可以伐縣德於自為盧而欲破明黨此以縣伐撒也

小人使裕之質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徒勢以報怨則一也去

於文號而不得科賢相可畏我 村之曾浮則不開有以言徒正者說开泉之都後則不開以極 致之死地者为土素所見之城中即何文能之精養能見花衣 其一飯必報唯此必酬天脩别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齊而 野匹者又何也裴以就李以街来以客本以校如是而已史科 令抵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見固賢於其人也鳴呼才至

以誠以術以谷以俊表本之優方自定

中間に大き

牛僧鴉

· 一群悉也就以維州之最新成都西川郎度使李德裕遭五年 工發彼若來責日何事失信養無料如川上平原及萬騎級回 王間等相作僧孺日吐蕃之境四百萬里失一種出來能 - ILANG ret

、物論

一十五七

以矣僧為後人也惟德格之是四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語 知而以利害馬人主司馬光迁儒也為僧孺愚而不睹其時勢 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必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 來者悉歸之此都盡誅之於境上極其修酷可馬光日以利言 何用之上以為然討德格以其城歸山都執悉也謀及所用偕 中於風直歐不三日至威陽橋此時西南数千里外得百雜引 安有所為

,後急夫吐蕃一人長安玄為所數課畿可而悉棒我河西北

口而伏兵已餐於帳外彼之請盟於服慶也豈有所暴於中日

可則日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此 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她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 弱方之士、天子仁慈不及使一物之類階以解爾則不能令而 不信於悉也謀也為唐計者以正告性都日再無所利衣彫田 便裕以出境之法受之至受之而復及之是何求信於此事的 使之耳心焉傷天地之和不中國以弱也且夫悉世訴之婦也 矣即不得巴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轉已降之将卒而 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林固任其能用之 而事以立印夫亦南图於南部北推於回鹘力不支而後盟也 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而青我何亦事出亦何又假維州以為

語也夫百名高風於金為不侵不叛之臣也推戶東其主之弱而 以地市全奈之何其受之若悉恒謀者謂之獨化可也 ir. 牛李維州論 僧孺以信恐縉納以利害動人主說出當時心事正告 此都一段最得大體非生言者

胡 虜

洪水來部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懷格賢指僧孺以今觀之則 但指為得司馬温公断之以東利兩人曲直如分放此都頑備

校恭世為即此展的受效非德之可使信之

然則自完源主之不受任得敬前位服路非數口及何可同日 是此得地而憚於兵物必無他也展到以無廢作而全信或利

中國樂式守信為上彼若来青日何事失信養馬舒好川上平 之境四面各萬里失其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能成兵 鮮後利穆平長慶元年此都冠青墨堡鹽州刺史本人比擊却 恨回紀故不對恐併沮屯田之議不行自此都勉西川幸車因 蜀或短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此番維州副 而是河間之跡漸稀此正與死計相合至軍失時雖曾出起亦 東蠻兩林堂連立禦之曼捷奏勝出都本應西川南部之不服 回他大食雲南與共圖山都冷山都多備以牵制之知使朱麦 用中國之立使此番自因使無日計将安在必不對大意欲往 児天子手、文宗以為於還其城執悉但謀解之四 里外得百雜州何所用之徒亲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 京阪萬騎維回中於氣直解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数千 可洗久耻事下尚書有集該旨請如德裕策獨牛僧窩日出都 像将兵入據土城具状且言欲遣生差燒十三橋構西戎腹心 使悉旧謀請降盡率其聚奔成都李德裕遣行雜州刺史處藏 排為會盟使大吐都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該即後來於 有該馬自清水切明兵臨近鎮上一下震震使果飲出幸以避之 之策必對以屯田積較致富強之術使来傳流日未也臣能不 日是用兵經費嚴無虚日國計區之故德朱問本必以後府兵 人秋九月吐都造其禮部尚書為納羅來求盟以大理即到无 二十五卷 龍粒

理名山事盖其實借權州以折西我也故曲季而直事 孫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防軍事之人 於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防軍事之人 於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防軍事之人 於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防軍事之人 於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防軍事之人

始矣後城水樂夏人來争奏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太樹於是公

不應遣种跨餐共迎之取緩州費用六千萬西方用立盖日

팾

未必能制該作幸而勝之成一該在生一 該作何利之有神忠

海公之意的那公之意也當面夏部将東名山欲以横山之最

取至前作以係語過至招納其象公上流極論以為名山之象

人物論

1

二十五九

制制 為卓蒙于文為王名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 衛如家居易又與李宗関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去裁雖縁使 而监僧之乎盖自度其事及為主人所思故也白氏素與楊度 敏中所以看德格者亦有由為傳日盗問主人主人何看於盗 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完閱度鄉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 親所以然布漢所以看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盖可見矣雖然 其後沫马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大以布之不忠於董丁 日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日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知 日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勝董太節子於是殺布達對陳平辭 所厚者薄則無施不薄也昔吕布為丁原主薄為重車而發原 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實友之人必不能以另許國何則若 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 格所惡也 也其一首也於時民乎以陳平之不為魏無知其首有於劉氏至 足深谷也愚獨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敬中 甚力或日人臣事君公義而已矣何以私息為乎敏中之事本 白敬中因李德裕馬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貶敬中為相武之 到賣對策論監官 則知司馬非迁儒來子有真見 二十五八 胡 嵬

何取哉 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富皇帝端光深韓情其私養於鎌官 い切れ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茲道而於能力 制翠以待非常之才而非常之才及由此而指點親策若是里 者無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録示其不滿之意耳鳴平 崔慎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遠謀若劉音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果外李的杜牧 幸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但欲後之子門戶掃除非有草維倉爾之意事及可行情乎些 士增比司之意其失豈小也扶實所陳異乎宋錫李訓鄭注者 以禮則不出中分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士會點直言之 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及有自善之謀納共之請因而處之 請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答訪既 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實言置之言是 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臣 宗二則力試管寺三則學隆宰相此裴幸所以拒之而不敢常 是度幸處厚抑練官不今伸育何也實策有三事一則議及文 人請配重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英同拜而獨勝 李訓 į 1144 劉 尹起等 晌

師之亦継元和戡亂之功然後遣訪道之車或禮賢之館棲心 之計戎車既駕亂客底寧紀律丹張聲名後根足以蹈童武出 非常之俊傑属天騎失國路孽阻兵不惑盈度之言獨納大臣 立維城副兹當壁而能雄誤勇断振己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接 開成中王室寝里政由問寺及綴衣将変儲位遷私非肅以孤 蚊 與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遠致血滅黃門五交青項看 許百端除後萬次打守然而動配出如注以擅推祇如盡貨四 身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出事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 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盖藏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况 玄牝物色幽人将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花是削浮圖之 伍何逃敢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無潛后之勢黃屋危哉涯陳綽有士風晚為利丧致身鬼蜮之 星夷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屬為養虱而採溪熱翻獲 日横經連篇屬思行得好文之整府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祖 厚風俗設武俗以服要然區區塞者獨能悖化哉故堅刁易子 居之葵載澄刑政之原常體一代正人訪先朝者德修文教而 法除游惰之民志欲驕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萧街姚與之該 傷之以大政故也而昭

高記者人之大体或藏校之庸孺雖終 不麻亦桓之伯韓媽籍孺何妨蓮帝之明盖有管仲亞夫之略 物計 聏

法樂其徒不異餐仙如文身祝髮之鄉夕目而不知其既如叶 臣曾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献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聚難倫知 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統革斯與以俟河 朝慶發金秋燈至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紀然於御天之口折 加以军融何无之传代不乏人非前劑孟子之賢執與正論之 火香刀之戲作觀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成都律之以章由 如此季年風事召羅序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枝 廖即抽金賜之誠之日勿令勅使知謂予私侍者其恭儉好 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精地上悉命去之皆人有疾醫視之既 臣言嚴然則接如待有係或有所陳聞虚襟聽納舊時人主所 舉樂成或小機憂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管見怠惰之客與群 載道上在宫中衣幹濯之衣常膳不少數器非母后依聽軟不 民泊大中臨取一日權豪欽迹二日姦臣畏法三日閣寺應 有昭東明断肽聽斯數美 行能異之道未管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二年春堅永還小 由是政刑不監督能效用百揆四部務若清風十餘年問頌聲 人間疾苦自寄曆以來中人檀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一日先生少冊一年後大雅产山外創一道館建監告意上日 宣宗 劉 胸

唇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表亡豈 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與替宜數其若是乎而前道皇献 楚助公幸不敢離君而忘父宽昭敗之世兩軍龍遇有及薄而 原度治勢鼓塵長育起人材於明堂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銷湯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解嚴容代如白敏中令派綯號馬 止方鎮之思哉盖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 推處外又愈發至鱼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是直通記書道理之人中何其識君臣大家明甚不戶大勞要 平用存見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跳斥不用立多美存 宣宗時朋黨之思極矣天下奇才像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 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情乎簡精遺落舊事十無四 不知唐士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青耳不知觀化 二吃墨揮翰有所樣然 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信當唐 時柱石松出設施可觀矣况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 懿宗傳宗 馬存亮所 馬存完官中之傑出者故史臣再三嗤素表明表而出 恩風鎮不異哉 二十五大 歐陽係 歐陽修 計七 石敏若 我終訴依莽之徒大雪失邦之耻而令我一為課計幾丧不圖 堪而猶審垣多快表之臣心膜有盖思之輔驅寫家條號今軍 縣構流亦看經過於中原黃屋流離於緩微點黎金民宗杜介 恭而中年續曆政在臣臣楊屬度本殷家重恒屬世道交長海 問其、宜公子首於遺野等之湯東 陵夷禍門於此雖有文景之英繼難以與為自然龜王之不自 佛骨幾入於應門龍輔已泣於蒼野報應鈕必斯土驗與土德 次龍升經頭爛額之輔臣無辜奏逐次以干支布町盡了彌年 然猶削軍威而歸伽藍国民財而修革秦以諛彼爲愛已以忠 轉輸家海動搖徵二蜀之打防然人蓋覆係及雖於河南喪空 之方寸欲無以忽其可得乎及量結變取好生成卒後五衛之 頗亦勵精延納謹言尊崇着德數稔之內洋洋酒聲紫氣本中 臣曾按成頭者老言恭息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时 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行之際成大旱蝗民愁盗起其記 該為好言争趋慢限之途军勵自方之節見承引途之受監非 修界中外無靴政府庫有餘皆年穀屡置封殭無據恭惠不堪 不可很支盖亦天人之會敗 府流於近目所親者巷伯所呢者桑門以益感之後言亂騎產 物論 懿宗 劉 晌 脚

計所往宋威高騎軍養險之人無軍家之節遠大之部争功忌 邑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天下之配由朝廷勢表羽臣長 及閉壁自固其他州郡守臣怯懦不敢抖禁縱之大亂也有成 能玩短久惟養成兒賊之盛勢勢既盛耕以重五様天下之極 非禄山華巨盗東籍万百桂勢以起但因錢年驅集細民初州 與內臣田令孜相結阻敗之言不克施用芝集二戰首敗之民 · 班宇相王琴住彦仰有一時名望亦非棋傑之才不能力正時 成迎表就之後傷宗董年繼位政在內臣問無遠謀以敢世軍 州却幾半天下前兩都污宮關來與格遷投身無所時事浸無 遠誤一時宰相王鐸住彦昭雖有浮養然非雄才剪畋為政偶 悟宗以童孺之年爲臣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内臣初無 赫宗周竟逐文王之基本非臣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第與其 作師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滅後傳 大星示変或交流如微或大如杯碗其為龍異柳又甚美 事及鄭政輔政談談要切多中事務但同列風祸以發備不思 物節 台事樣虛搞好回鄉相排阻巢窓本區區負販乗樣風霜及被 即败 僖宗 1 1 1 1 1 1 **祭之翰** 那是啃|

横甚至怒何公正與發軍經濟罷相係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宗賞敢之功後命輔政雖在衰世亦東朝綱令孜於管堅中思諸鎮勤王之舉敢雖去鎮遠不親平賊手賊之功由於敗也傷諸鎮勤王之舉敢雖去鎮遠不親平賊手賊之功由於敗也傷於與數之師大集関中戰勢旣滅應門共至得以平之美况僖宗避難之師大集関中戰勢旣滅應門共至得以平之美况僖宗避難

雖如終之僅存固於結之莫敢茫茫馬迹空悲文命之艱難旅

嗣君於南面斃毋后衣中閩黄門與禁旅省藏宗室及衣冠行門君於南面斃毋后衣中閩黄門與禁旅省藏宗室及衣冠行此來及之何言我至若川蛸山崩古今同嘆虎争龍戦與替無常來及不見成而幸洛色東邊如寄珠於盗蹑之門苦水於尾間之上往而以而幸洛色東邊如寄珠於盗蹑之門苦水於尾間之上往而以而幸洛色東邊如寄珠於盗蹑之門苦水於尾間之上往而以而幸洛色東邊如寄珠於盗蹑之門苦水於尾間之上往而以而若於南面斃毋右衣中閩黄門與禁旅省藏宗室及衣冠行止以而者於是其一次,

動國士之遇罕有托孤之賢奏豊而大多轉得內節而馬根瑜

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門之徒四五十連皆玄無君之迹雖前居

死後又 塩種花耳嫁梅於人命九六之數別偶天人之道盡目 問黨之勒唐也甚矣其始也李訓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 之所為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殿下之孫供奉亦視死入 無一人赴難悲夫哀帝之時天命也去民心已辦迹當時群臣 陽而凌逼之推過遊於侯景人道震薄陰陰難徵然以此受終 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或由凶族雖揖議之令有類於山 猶不俊朋黨之私念務以思仇相則路嚴乃**意保衡之黨也孔** 有以自取之也方昭宗之世唐所恃以圖存者無幾人矣數子 朱全忠以明宣教所不附者而白馬之禍尤惨焉然亦士大夫 地矣唐室之亡宜式 少城流离在医出厚東内切遷岐陽遣使各部告離於四方會 臣者楊後恭之徒方且恃功騎怒自號為定策國老斤其主為 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豪祖該學家然及臣擅權藩鎮跋扈而 信宗既府侄人楊後恭立壽王傑是為昭宗天安明為就然首 如何延永 緯乃張潺之黨也解隆乃崔亂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常 门生嗚呼漢之将亡天子呼管官為父母唐之将亡管官目天 了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及五至交關庭失及御衣漂泊 朱全忠 昭帝哀帝 石敏若 南宫靖一 義師於安喜横身江赴不顧禍患遂得蒙徒雲合逆宣勢躬官 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管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開處存象 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敗其俗越落 な下才無所營直云 王重祭

致作傷養王謂日定王室室平之也牙死部将手放亂而卒於 亂重禁兩得之不後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臣 克用平不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香私際逼天子出來雖敢生 伯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我功觀重聲學不信我被黄氣佐季 以亂枚亂吸尾者能之以亂不能枚亂傻賊者能之盖枚亂似 取郊且以逐崔胤全史結天下之炭為已利合天下之事為己 也彼朱全也者初皆不與馬非太原之後者全也也而其意則 質數子者不之祭也何且立同異分彼我 显不為大哀我 在於攻魏且以敗張落起風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 王重祭 二十五七 歐陽修

優弱政念不行歷數十百年而不亡若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 **黄周之典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之後周室** 誠悲枉横 乎服是東軒傳家作土而重茶傷於峻法嚴而火息禍發與夢 李克用 范祖禹

奓

晌

以為藩用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窥唐也而唐以其改 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當嚴是而終不失臣即王室可倚 配也以藩鎮及共不也茶鎮割聚疆土省畫而 唐室遂亡惟服 能審權以應及無亦非忠自之人者也盖推誠委任明主之所 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 所信者不忠曾看不亡者子 朱豆使之母翰京城控屋如量雖大厦之與非一木能支軟便 而未敢動者直以克用之忠乃心王室晋陽之甲夫下稱強昭 之性倚憑聽虎之群思欲華天邑而規九門非一日矣然所惮 造昭宗以葬弱之資子、土崩之運于時權歷来我者成以東療 倒持数不可以苟延挠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居未凌夷合意不 飲放謀之緊緊察蹇之行者船後時之悔而此為壞已被天柄 以圖存也乗推異常忠臣之所以前因也是故書思切之疑者 鎮之兵歲構入朝之請不堅而前父之功日損别知用舎去留 流巍之変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京畿秋故晉陽之施既於而諸 来與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晋陽則既自失其長城之衛設有 天命未改群策物部族光與中康之一旅總紀侯之六師友正 小說在江而全思獨強各噬諸鎮即城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 公君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護以忌功而供表動王之臣不 物論 本克用還晋陽 二十五を 林文東明

て物論 之際典亡成後之間間不大敗盖官論之語日山有猛敗多 離平君側而使好臣之得以據其勢也晉由公之亂子期戶子 之界人主固不可使思臣之去其左右而異就王室者亦無學 得失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式董昌縣翻于鎮海王建蘇聚 又每浅属而暴断也是以至於情懲而不終此往事之侵骸而 該也故宋督欲親國命而幾孔父曹明欲移達門而徒孔殿等 以斬関皇勢力之不足打誠以后数之徒推兵於外自撤其第 殊俗矣至其工世二大作難而七廟取勝廣得以閱澤劉項俱 以就公之在京邑能打土難己春倚由堂之宫縣衙天下威雪 西龍類我亡矣禁公問亂而進姓人懼其傷也與胃以至國門 也故當其無事則周不成分陕之功當其多難則桓文有科公 不採國有忠臣奸完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學而杜根之幹 知功臣之可倚以為助也是以至於丧和而真敢而忠義之士 聽而自濟其不軌之邪謀加以昏君弱主往往畏偏而獨任不 而之 变也而朱温起自群盗苞懷異心挟令情王更姓改物? 己不止于斬木档竿之夫也蒙塵不守臣関為城不**管子事** 丁華州行瑜臨張于静難成更是跋於風朔干紀與丘帶州路 小異於曹惠宋督之圖也棟於欲折羽異誰何亦非 之國者及奪其所忌或稱之出或抑其入以推於十上之相 八日國人望君若父母然家免胃而入卒發白公載定轉國即

一成之可恃也所頼克用父子起來以恤因難為力以動王師、 無夢拢之期顧聽忌功之證直其入衛之志宣不以於身後數 是而黃軍是應丹墨而行物授首為軍府臨則澤路風靡征准 關度自拘司敗不濟則以免經之雖暴屍異或而忠義之心亦 克用之還忠則有矣權則太也夫以克用之具全忠騎虎之好 然以廣心之輔而應其去根本之地至使不致之家生下財胺 之氣使昭朱能撫而用之則皇與展先有歸闕之路國步未及 以表恭於天下九廟之慶固默歷之矣何必聽盡寓之甚而 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類皆 自明其不敢生視國家以看陛下展家係聞風而景附遊堂華 **謹率所部推輔官長以防未然如或護臣中沮聞主危疑惑師** 私自葵矣斯誠國家發梳之運臣子堅梅之秋克用即宜表奏 急救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亂別園昌拒命情伐入匿克用雖 則沙陀太盛殊不知登壇昭推載之信息功者適足致危圖國 進指則吐谷電班至是入朝之語表然有并弱風羽肅清宇内 三不哀於晉陽之還若子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用也雖然 沙即之患起于数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東與之扇修子緊犯 一朝日好人不道圖危社稷唯力是持臣職效免雖未不共動 相悖于其始然捉身以勒二臣我力以討三鎮則已徙義於其 能俱存以昭宗之弱而當諸鎮之強誓之以稚子而格得太 二十五金

後不聞有動王定難之師區區年地於此州結忽於茲隱亦何故原題始未可以嚴月破失又兄師徒後接龜土歲成自是之受而風對之官為嚴朱刑妻而全吏之對遂成則雖龍躍順流虎之所不敢風也更推以討叛者免之所不可緩也唯夫晉陽還還數之舉於故養養匪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為已看者豪

益於志日善為将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治未知此業乎要

於天下賽令不票於朝廷視其君若并是然陵替之惠亦滋之克用冰陀之種標桿之夫而振武之然徒也當是時聲教不

李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福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率李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福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不太明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祸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杜禮貌為重白馬之孫即是故天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英又可責之深即是故天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英

盡的于此生逐三天于存战忠動斯若固綱目之所子者也而

久其:遣之還也惟旗飲甲原原於畏此簡書不敢慎越親其誓 芸太克用獨奉天子之命主來也不假折酒而勉驅以赴國難

二十五卷

長全忠而附之就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 信一鄉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私而惜流品之不分其無害 及下楼福受賊首以平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試鎮而馬 相不恤國之行亡方且家安衣龍禄全忠之却遷洛陽昭宗米 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果 必有智發而起者失福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紙而 欲以寫天下之歷界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 之不與未又端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 常御就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說急櫃不惜長安與全忠乃 遂亡由此觀之極為忠於季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其可得乎白馬之獨盖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食 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處乎迹其所會全忠以為 之心當全忠之切選端不可受及於國門天下忠蒙之士聞之 也循不從已並背聽已之取天下手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跳之士亦可少戒 引 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奏者也應末諸 个甚其夫樞非有忠豪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 評 知福等實非能為左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福有存惠 此與省或死九銀同議論

> 村平路權官以來進用及其得之也文祁率植黨與以持之家 之初相獨繁隆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任而速 之初相獨繁隆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任而速 大令之人就肯自不足而愧為高官且固讓我鄭五自知若此 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畫巢椋河南州人甚恐來移一檄 莊之思共 原本之人就肯自不足而愧為高官且固讓我鄭五自知若此 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畫巢椋河南州人甚恐來移一檄 在東達欽丘盧侍以完至咸尚去贏錢千續藏州庫不持後他 下東達欽丘盧侍以完至咸尚去贏錢千續藏州庫不持後他 下東。 一次為才才當其官不以為稱得無意與聲之和衛継庸量作壞 人物 討 之後藥不効其人不起則祗為庸醫受青於不欲相毋亦為邁 事不可為懼異日受濟醫之資乎未可知已 事不可為懼異日受濟醫之資子未可知已

大馬此其國所以為塩也大思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並至而反戮其身不祥自

以後無故言者磨亡之北亦以者矣何及天變彗字之為妖子發諫臣者其國必立故侯勇素孟昭圖常濟皆以諫而起自是

孟昭圖常養侯昌本皆以直諫先進鄉能窺其後讀之稱快

范祖禹

亦非無意於當世者俱受庸醫之青星即公之素心惟

東京連退不污者惟司室園一人其循在韓医之右平述去而 恵法情頭而罪微此來也伍達周宏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 京法情頭而罪微此來也伍達周宏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 京法情頭而罪微此來也伍達周宏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 京法情頭而罪微此來也伍達周宏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 「以論二十五卷 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 鳴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弘兴五疆於天下而具人號為輕弱然 彦章固善閉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中 亦敗也盖自高耕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逐與孫楊争矣乃三十 師古月果擊兵敢再敗以死於後太祖自将出光山攻壽春然 以免即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則彦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然所以著名者特 異回視昔日然逼之惨天之報之足稱其施矣均王真誅友珪 速人麗任趙張賓垂敬李喜告書野貨賄公行政事不修威權 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於禍非一朝夕梁王才不 五代始於深深始於朱温温本黃葉威熏力屈來除既受同些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六卷 日松唐兵一麾宗廟逐城非子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 不念聚應之耻職成友生之禍未及十年其子屠之與禄山無 即級又與宣武重鎮龍過而騎逐行蒸紅刑震不俊賊投無多 初論 麗師古 王彦章 朱温名全忠其書 前中 鄭賢 歐陽修 胡 南岛湖 ij, 元直 寅 輯

> 本主姓李市助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忌宣足以知之哉豊 北法固有以来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忌宣足以知之哉豊 非通與其機會耶 の政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尚者亦 有関陳亡而田氏專政於群禹之後千餘年而有稅和削而 有関陳亡而田氏專政於群禹之後千餘年而有稅和削而 有関陳亡而田氏專政於群禹之後千餘年而有稅和削而 有以天下裏於朱梁市別祖紹之然則盗名監操生發制一方 為於其澤之建近而與起矣故晉以天下要於狄人而聊耶繼之 為於其澤之建近而與起矣故晉以天下要於狄人而聊鄉繼之 為於大平東於朱梁市別祖紹之然則盗名監操生發制一方 為於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地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此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多而深 之命抗萬來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之。

素志夫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将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来志夫莊宗以明年嗣任,本京,所以明克用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壽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壽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止祖攻積年不解然安於壽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止祖攻積年不解然安於壽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之表,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壽列為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之表,相攻積年不解等。 南宫靖一本宗有易

吏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犯侮精神群臣懷疾其敢吐 來路肆者皆數門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行恃其險遠辭禮踞 井山東取漁陽妻魏博策馬渡河而洪冠珍威苗是時諸侯陸 只信結其心無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逐服真定 忠也行法不寬實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 師法矣為晉泰民畜町軍與不之敢也受克用頓托不敢違有 張承亲之志行雖給納士大夫有速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 批類而不耻此乃小人下流之能置可以有来面自之上故故 氣至有及相結托以布觀四資者本天下之號被標當之至於 董住士國之人貨民錢次選獲米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投動臣 氣騷志小谷功自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忧爽說之 慢偏師西指而刻閣不守觀其所為可謂此失情其威杀之後 **西石瀬張謙之禍哉** 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多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島有趙 郡衣而出之所以為後世緣成也昭的失 在門高英以樂器盖其自取作史者校其被私也以令人郭淮 張承業 承禁之才之前雖賢士大夫何讓焉是未可以船端而 少之世 三大卷 寅

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报上天吏有犯贓輟軍之死日此民 詔武徳司官中母得禄雪曰此天之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馬 然嘆日天以人戒我皇直增以後耶蔵當早已而雪暴坐庭中 ない者者が 希 翰更一字馬一等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有有善意無所不 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較吊敗民無疾疫則欣然日吾何以 草四方所上物悉縣之有司廣壽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獲唱 恩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慶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禁父子 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通聲色不樂遊吸在位十 代之君有是稱也當起焚香仰天而祝日臣本蕃人直及治天 子聞長老為全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實仁愛人為五 取吾於此人有取意取其善而戒其惡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 莫服施為然其為大害各可見矣個承來之論信然可愛而居 差人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 日公何人之縣息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盖其在位 ~露也以詔書養廉吏孫去等以風示天下其爱人率物盖亦 為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共華粗息年慶豊益生民妄類以休 世亂久矣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城罷官人伶官發内藏 明宗前将電之子邀信烈也

為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騎息官女之禍非

之間不能處是為防而変起倉卒陥之以大惡而亦由此飲恨 悉就真之 整全然整之是正一時之病 先為國者可不戒哉 藏臣深可見四民選者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 而終當是時大理火即康意上疏言時事其言日為國家者有 平時病若從禁之变任園安里海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狗而毀 可畏毀譽亂直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後澄言切 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変見不足供 即亡在櫻之臣也方明宗之丘变於魏諸将太知去就而行欽 鳴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式盖明者屬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 北京之前不能自决而及逃死以救生於於被執而見殺其言 獨以及聞又殺其子從孫至於断髮自等其節誠有是華美及 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 雄不屈而死非其志為是音哉 小人部言不及俱小出別川端不足惧水旱蝗蟲不足惧也賢士 語區區獨見路王之禍而謀之不藏至於頑身未族其於自然 **度帝從厚明宗第三子** 元行欽非畏死者其不死於在宗者當以安子不死在 難觀之 歐勝修

> 关所以不然若身之肝力。是一節非其罪也会詢不以其後 官至等節後庭賞賜優伦多暴無罪委任馬王節勢美樓路費 在東内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騎者益其廣苦 路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泰王合桑維翰之忠謀信是延廣之 晉石敬瑭以唐朝禁脔之親地勢尊重逼於待姨請五於契丹 而廢若臣之義雖王彦章罪約何以加馬是以表而出之 人物論 人 生态 大方子非明宗之子也関帝真其國 歐陽公五代取死即者三人死事名十人而不及宋令前置以 國主然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無石敬瑭最色吾恐叛亦之 潞王本王氏為明帝養宇僥俸以本人之國其始也成民以買 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壽老表哉 及感情之七也穴於微陵其土一端路人見者皆為之於使功 亦不能久而况奪敬瑭之節度我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子 高祖石敬瑭容明宗之壻 廢帝從珂 胡 寅

輻輳朝政日東追契丹入及東手就縛述其人謀豈不幸哉

王世員

石敬瑭

余謂五代史至石晋路契开盧龍事大害不奏卷嘆也日嗟夫

丹而與終為其所成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 ·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势 聖祖始後之一罪一功昭若霄壤真有用之文 我奶石哥艺 外無枚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罪能使契丹空國無師 高帝成一家言而了罷未果因者其志在茲見大都耳 教其屬維治幽之土風物候今俗南关扶北技就南俗更數十 契升得幽州提衛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 主新立葉結共連敗約起軍終旨延廣然則晋氏之事維翰成 應若行契出危鮮難遂成晋民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 丹殿而食全也固所必至失鳴呼石晋之罪與 便也湯者弗司也驟而令居之若為歐之就海鱼龍之改陸也 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無發刑養清坊監推在衣冠納之腥被 八物論 可上帝之動意不均角重昭揭萬古故奈問者欲竊取春秋 白年而其勢固己包中國而人其秦金七一嚴而食半也元之 匈奴突厥亲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突然而弗能入也間 即無後論美謬哉石晋之以中國狄也三代以下其盛者無過 人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官室飲食嗜好弗 桑維翰 景延廣 石晋以的墓十六州之地與狄至我明 二十二八大 歐陽修

> 問也 宰制運動機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智遠杜 之事安得並行而不悖耶証献此言必有其集情乎高祖之不 預防之憂疑知祖賢而風屬之非徒知之而已晋祖納題說而 係贈貼有不可虚拘之實內謹邊係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 未能有行為則以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致信好則成 攻巴關而知其黃和處有過人之度網時心而納其說晋王有 之四廣集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裁盖夫 可不成哉 本末不順而與萬秋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成哉 物論 張缸 二十六巻 胡 寅

習為契丹所感而運無無非若李嗣源之過在宗右敬瑭之奉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典漢為此善於彼盖吳某唐而後唐代之 欲您敢師克在和無單力於上心鮮松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

或日知速先恨李松又恨出帝君臣有險未易平也日推輸必

知遠便坦懷释怨以濟國為務而事付統御之權晋並處亡乎

劉知速

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雄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

重成之徒皆為制将而維輸不能區別才否既一祭用之又不

大均天下之田共規為志意宣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大均天下之田共規為志意宣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開係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部中國悉毀銅佛像所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部中國悉毀銅佛像仍結或管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以籍錢管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以籍錢管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以籍錢管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以籍錢管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支而为人為為使其真身而方內延大年間取秦龍平准右復三関威武之聲震儀夷复而方內延大年間取秦龍平准右復三関威武之聲震儀夷复而方內延大年間取秦龍平准右復三関威武之聲震儀夷复而方內延大年間取秦龍平准右復三関威武之聲

路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晋受屬擊知遠不故固為非美然是

則付之社威李子員而動舊重将如知遠不得開放維衛可以時朝權則付之本終馬王而顧命大臣如柔維翰不得與兵柄

當國青華松而不當以幸禍責知述也

高祖劉知送隱亦界二于

南昌晴

王不動聲色媛南画而君之盖非幸禍而與適乗時而作也故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銳之女居形便之地属胡騎北遷中原無

之亞盖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是稱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際善政选書忍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賢以守法度有李毅以後宮實器詔百官上封事之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後宮實器詔百官上封事之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人祖郭威

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次勝者就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使住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疆弱較很我而東述律之殆得賢王哉其北取三關女不血及而史家指說其輕社稷之重而座側其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虚心吃納用人不疑且非所謂

計策復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問殺為替而盛以錦書管置之

ニトラな

八物節

身體髮層文文文母錐小人亦以毀傷為恋而帝自無作客則 是黄屋之中居一照人耳何以令天下衆無乎觀帝語劉景曰 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若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 降受賣劉仁噡以堅守蒙養殊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思推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青隣國王環以不 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動於為治發好摘伏聪明如神有司簿 南剖江西克泰鳳北取三関威武之養震響夷是應根發東出 之主也首珠梦何以正軍法華五十年之與政遂能變易為強 繼大統即位之物憤然欲平天下盖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 自古豆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 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耗處倍輸也保任 **香見唐元禎均田圖乃韶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位之明年歷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鐵管夜讀 存弱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栗此其好惡固不几矣四 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納置嚴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 因敗為功乗勝逐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 令録防貪藏也各役春熙恐妨農也立两稅法知早征之為害 意表其代南唐問計李教復克淮南盛穀疏劉秦軍之座右 設料取士知吏治之君方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皇之侵漁也 一一殿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小哉亦其注意元元留心

曆語求禮祭之道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 所施打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或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 其不能以最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才能使君子小 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省於上而疆 也與國所用士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學之衣夹知其用而置得其 鳴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盖材 心使善英者視之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美勝者所用敗者之其 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基注目終日而劳 薛居正舊史悉書而俗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可 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其 諸殿廷以示務是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 也當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禄惟 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養永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 用法太酷群臣職事小月不奉往往宣之極刑略無顧惜之意 有其不責價欲下治實思也親臨御苑以録囚徒恐獄多冤民 之德茶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初訓 冒大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刘木為農夫織煩置 失其所而身強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恩不 王朴 177.7% 歐陽修

威是也有以馬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路王與周世宗是 思悉何物不有故有以益城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 而君天下者後唐晋蓮諸君是也有以點卒而君天下者周郭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時明孤山第谷之問聽鼠臨爲孤狸 欽天曆不能涉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晨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日 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通其分而身至安禁治亂相去雖遠甚而 拒而绝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軍弱而莫之耻首是則懸冠母 而委質者則叛逆篡然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 之而則養為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管北面 也其发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整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盗賊販夷 近於知道矣五奉之世而有若人耶 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脱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内修文治其論是曆宋定 五代人才主朴為冠其平邊東攻取先後宋典之初先平江南 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馬呼自古治君少而亂 評 矣 王朴 論王朴而歸於周世宗所以做人君之用人者其意幸 慎

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

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盖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禮義康耻国之四惟四雄不張國乃戒士善乎管生之言也禮

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

為道長樂光叙見其自述以為崇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

出於武夫戰卒宣儒者果無人哉員並高節之士惡時之別為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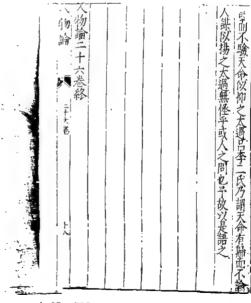
六世而不肯出更和君天下者不及何而其能致之班子等得

辯思,載之走江南也李毅送别各言所志教之言即而**思載**之 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其哉 百不應感較文士高茂非李寂沉教有志 客之比也然自苦和 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孫妻中物 及燃載南奔殺送至正陽酒酣臨決思載開發日江南用吾為 南越未必践言而志之所尚显易量耶韓根載初與李毅相善 居田里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心也昔曾題欲整單子之軍遠藏 仰天長働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即不可以 上南者倒不能比取中原宣告文士無用耶日天下形便無常 即李氏而管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思耻以偷生 弹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日其事於朝官為馬樂封者厚 之不許其宿李氏領天己幕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 户冬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初李氏携其子有其遺 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春之間為號州引 態以編東過閉封止旅舎旅舎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 有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十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 一周師南征命殺為行以取淮南而無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 物論 韓風東 輕肥其 胡、寅

之草好與朱全忠石敬碧幸中 也夫米太祖取周亦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馬耳何也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清而 好而經際大米有常理漢高光唐大宗皆衛風沐雨躬環申見 周世宗以郭祖妻姓為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己處非其意 不完是美謀取者逐機溝為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朱太祖是 按逆之非夫何受命而出因変而及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 子於陽城而謳歌訟微之來歸然後或位展祭名正上順而無 調其不可用乎哉 則項籍以具中了吊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家卒當里干 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来若謂江南之人柔能不可用於北方 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 政後山川其勤民如彼知人善任修政爱民衆情解數其他**义** 人不忍释商問是美力取者誅暴鋤配而人莫能敵漢島祖唐 有陳橋之变少断以大義訴鋤叛卒退居藩服當如出與奪之 医風受局厚恩當主少國疑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 数十萬而宋高祖面取秦東取然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新 趙匡胤 趙匡胤 二十六卷 問德基

而來姦雄親凱之心矣中道舜祖行后入官終十日本常家統

於世宗掌軍抗政告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辛矣遭周至疾婦 始未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精而不易肆民取之後修文 易属於将即此天命以授受矣然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 孤兒之運而日光摩蓋於天文當五代朝君者與之時而人心 雅成以虐代實殆有以超漢磨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託言療漢之師而空國受干太祖及陳橋軍定何普見遊漢有 南七歲暴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誌 得相中之神記該平日之風成而大志果然情可驗其素必有 請将餌其心質臣義之定謀敢音之物力陽以事連晓之以盖 惡之変與乃虚敬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落該陳橋之変而 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美面方耳大不見好 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亦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而**常 哎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之日天命固 匹馬隻輸冠題哉且太祖之入也道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花 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加過這唐斯朱史有乃詞不以以 紀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語不能味平夫理鳴呼來祖之得天下 配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况首命諸将之醉已足 具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与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 太石日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美由是百之謂太祖先不與誤 趙匡胤 二十六表 鄭伯乾



史 27-517

思太史令本海風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進信哉周世史祭选 大祖 村維襲事	規模若是亦可請逐也已矣	而降考論文明之治果於漢唐盖無議焉鳴呼創茶重統之君	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便三代	學與學慎罰簿欽與世休息迄於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	更重法以寒沉亂之源州即司牧下至今録幕職躬自引對務	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為既	局亦豈甚相絕故及其發號施令名潘大将俯首聽命四方列	五季龍被水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問視首漢	八物論	太祖	用·加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能承先主之茶時世亂主切太祖不乗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	巨我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檢點日侍傍而不之點追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	檢點為天子世宗母見臣下有西方耳大者必殺之而木祖為	帝王之與自有天数周世宗一日於宫中簽笥得一不牌題日	和太祖		で名人物部第二十七名
人不能達信哉周世界繁进		無議馬鳴呼創茶重統之君	之子孫也有典則遂使三代	企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	下至今録幕職躬自引對務	廷隆以來釋潘鎮兵權絕班	名潘大将俯首聽命四方列	九五之位原立行西視音漢		脱脱元	上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不乗時自取則天下之節何	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	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	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為	於宫中簽笥得一不牌題目	李嘉泉	南中 鄭賢 元直 茶	

罪之心也這便脈質諸州武主散財發果之心也忠厚為法 其他服務准之衣碎七賢之器戒編奉之餘命課聚桑大辟罪 草酒片言人推盡释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人 風學而替孔原肇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 易五代之 典規萬世之策讀處書而雲光群深嘉法網之陳幸 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祥可得而妄處之即即位之始 已有歸矣盖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代 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顕其異日光摩鹽者其样則天 死竟群公天下之心也命将而日母得暴掠生民成为 男民代 命要之晋王智孝郭與武功乎大帝之心非利天下內然者多 速天下院定傳位有盟先其第而後其十雖素敦灰于重達母 禍時也宋太祖挺生寔應明宋之祝陳橋惟戴夫為得而解發 侍側之檢點此豈非天則大利必後寒必解五季之亂乃天悔 代促運悉誅戮諸将曹貌者目謂無道魔然天下竟點於於日 奏良法善政不可收舉遵母后之数而挈天下於龍行馬安之 茲述本紀關之冊令開創賢辞家書議馬 竹載大志果遂識者比之朱全忠西敬惠宗香孩兒營外其世 百藝祖皇帝提養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閨金文鐵馬之餘中外 野史氏乃言其與以謀又言晚渝盟故前於試皆弗於其事實 宋太祖

交之遊馬東亡而南鲜與親丹犀王庭柳何甘心組屏也故来 到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月陽楊馬奉成幣而 地契册之割如故也天下周已失九之一李繼速割銀夏黎相 哉智則平之際共為敵者偏勤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鉤也 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園周帝之所如翼 和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謂平 不忘中原美然來嘗不表金秋而君之伯父之都之亡猶有神 記事與丹及二帝之比擒也原遣主南軍亦相等也晋之江左 里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哥白太康中下具即無尺地 克到本東克里進西克五地南克本地取割無於南漢服銀板 其君忘中原矣然未曾不諮胡揭而贼之宋之江左其君刊夕 武市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為武市精累氏之举離君 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 育元元維持天下之具務成屬層故能被棘湯條刻削險阻山 丁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晋余得 略指数無要祖賢非帶 於具越以傳文明新理以除不應者威賓服者懷而漢然徒見 出高而水清便萬方無墜炭之勞有姓有息有之地就謂太祖 小入版者而來至太宋朝始取太原除两浙然廣龍十六州之 一一一旦乗除而掩之若承明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 宋太祖 二十七歲 王世真明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威亡范質等周朝情臣食 相五朝易百定辭賣國以圖有全者何異為噫壞有來初年之 君之保受君之任非一朝夕美別與宋主北有北面稱臣昭灼 自誓又以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馬道歷 广氏論馮道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所當駁斥眼真不 山志過後與朱必惡而殺之次也閉門自守第不食墨而以为 (得與縉神之列可也今乃顯荣於始極其殊遇望有一人臣 我正之至行至三然後引到自例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奏其 質雖知天命有婦力不能救亦當勒兵拒之戰而不勝後以大 為周宰相親受鎮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來門已定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修以来不可一日而廢也范質 重請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來至渡洛經之間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他 之治兵於漢郡第也其統於晋亦第也語統者伸來則不得福 屈晉屈晋則不能獨伸宋直宋亦安能越晋而漢唐也或者曰 **尼魯人也世卒不以曾先盟主之晋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我** 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耻事離四維既絕安足為 心者非范質而誰 范質 范質 は上の大 I 周 劉定之明 禮

能及遠威不能服衆而失王道之人也然而達高之封雅白恩 當許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麼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 封雍商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為監韓通以盡忠而 **泰知不受彦界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遺命之刑此所以恩不** 关奈何祖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虧而不知録其子孫之 過及妻子當棒其死即而録其子孫彦升以遠命而投数忠良 思她節當如是也王彦是逐之其格圖遇害理或可說乃及其 以产昇車殺終身不受即就官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机 妻子而殺之何其發滅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為中書今 完令名常院少数争列美 禮亥康耻為之掃地記不深可哀哉 悔何及以彼下生清雅傳聞竟碌碌若是他尚異皆假令快節 相宋與為将校迫督逐巡比面以倡導群臣誠有佐命功然宋 光質持廉奉法王摩魏仁浦寬厚長者特周世宗所按擢野宝 与事四姓十君的可得齒於人子用是面觀五代表亂之極而 人一人一人常随以天平節度使同平軍事學聚捏源此人臣書 属亦務全驅係妻子寧恤人國之存亡哉質重沒覆職之戒追 未人策免忘之即抑即之即備夫計直自給亟易主而不嫌早 范質王連魏仁浦 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二十七度 陳輕明 柯維斯明 ħ

沙中之偶語也求祖之贖韓通抑王若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史 進為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起兵死難呂氏許以為由 断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與盖韓通牙為宰輔社稷是寄李重 呂氏論韓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举三人而 者曾臣漢晋夫曰智氏之豫議非與 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平或曰三人 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項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本重進舊史書 中即如此又當何青子趙匡能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賜貪饕拘疵之官貴非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力 中節方其起業兵阻其父於生前之時及其中上黨以城降及 守信商像徳也鳴呼會謂旧人者及目以相視還戈以相擊而 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已而以忠臣家士待夫石 丈夫也哉其日居周朝宿将與世宗养同此第禁衛皆舊人聞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社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信 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督於前代割禁之君遠失 育其父於肉未寒之日養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而亦與甘 人理不存人心已免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對之子 韓通李重進李筠 韓通李重進李筠 一十二次 劉定之

普可謂雅 失陳橋之事人調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里 自古刨業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尉事建功未當之也求 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荷誠有為父報離之心何不 韓通二李之免日氏緊以三人為忠而無辨未史則石韓通李 堪令排像聚壁不過假此以<u>最</u>惑衆心耳寧有雕陽哭像之誠 四大李筠榜其鎮賊招集亡命曾以私情囚監軍便世宗不能 矢簽天顏鳴而宿怨水融長子中即之陳不聽而軍力單弱亦 **終於青州木移鎮之先乎李筠縣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 重進而左本為皆未足為定論臨通之忠尚矣無可該也更進 乎以李筠並臨通相去遠矣 具始終一 · 晚即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个暇頓謀雖未善而心因忠笑焉可以昔日少许於君而遂唇 一 物 為 韓通李重進李筠 為若者若劉之罪筠張之罪重進則各有所見亦日春 室自焚不亦重可憐我四公之論吕公鄭公似為與人 哉特有所激於中而自井一死耳筠之赴火重進之盡 三人之先志皆可尚即二李之起兵豈不知非宋之敵 林青俗之意臭 心休殿同體責為國鄉親若家相若來太祖之於婚 二十七十七 鄭天民明

元之後普以一框張直學士 於新朝范王魏三人罷相始 晋傳說生局宗日學于古 訓乃有獲背為誤因元臣乃能於式 家人見其断國大議閉門讀書取必方冊他日籍視乃傳頭見 害以動賣自伐 個武修文值罰薄飲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在 越人矣惟惟圖回動中機會務婦五季風樂為社稷衙久長之 逐之微大為太宗盛徳之累普與有力焉豈非學力有限電 往好着亀聖謨宋之為治氣象醇正故是無助乎晚年廷美多 素定一旦奉而指之太原幽州之役以輕動為戒後者如其言 其位太祖不必於剛功并不必於得政及其當換嚴可替否果 倫若普籍古割以飾太平則慢何凌甚獨惜太宗構治陵之母 患失之心與君子惜之 題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選出副之代其异相於 基動別不亦成哉配享褒韶擬之品墨蘭何王者之佐固非典 累年始授之政而普例仍然未管食天之工以自伐其器量已 太祖人謂太宗趙普豫聞其武立定加恩第擢音腦客直學十 調聖言而志邀利達甚至敗人家國者不以奚於普責备哉 向普有力其問例論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省耶於平世儒 月探礼之君必有翊運之臣成天所置以為民也當六節推動 物油 ことと 柯蘇

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傳局公之後塵乎願其常以微時 子之該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偷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既諫北代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弘 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無親紀之前人失無所施其司而進官 之素美臨終而好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日太宗这謀也 或日杜后賢后也知古令識義理其於聞外之或三從之道知 其爲相之道則未也 能知此数者又安能以知相禁之大故語其相國之功則侵 若子喻於家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 忍也這親吏往市秦職屋材及以際地私易尚食疏圖是不知 遊是不知以直報怨也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號不可 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此中傷人其多又以私城流軍各 趙普書謂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以半即佐歐 成工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縱方獨者各無聞為发及 相常之不明於世也人矣自伊尹相成涉傳說相武丁周公相 模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事所以存雷德職公 下致太平夫論語者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音果能知而力行 所放龍言於太右信其臨於之口以為他日之地 其常則 宋 木 祖傳位論 陸低明 到定さるは

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人而信之深也置料其城心機何以聽之日長君切用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恢及其夷之言於 逆而不知藝祖監職以成之也 周世宗之初祖也遊漢入冠之報陳橋露外之家表質具有方 說者謂杜木石遺命非木石之命而光義之謀也何以明之此 智也哉然則太宋有當平日有普漢景帝欲以位傳孫王軍事 能謀其兄為天子獨不欲以天子自謀其身子木祖私以為 后想母子兄弟問必當盡吐其胸應待不可明以告人耳光 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 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断好雄生心而忠良其或不 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而端人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 日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第又不能毅然守 湖末帝即位未幾群臣請額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來祖即於 不祖何員於普耶宣特趙普為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者 豆斗其黨而然與他日原木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家 直之以漢約其事遂覆趙普受預命不惟不能該文從而和之 人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内外也深而義因何至於是也 故里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 日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於 有七年之人會無一人建此樣者並非盡為大宗子或及日 **杜太后遺命傳位光表光美及德昭** 二十七卷 郭 賢明

此偽金匱無望大賢傳子以彼之雄心很氣富念積恨吾不知 要使那德芳廷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侍庆死是尚無思惮如 傳之其意願不啻足美即位之初不愈年改元宋后崩而不成 · 送成元言之福未必不再親於斯時也夫自本小命之大祖 普也昔王班魏後首欲輔建成以圖帝茶況補音輔相數名卓 之耳不然懷耶廷美處肯甘心自斃取雖然成光養之思者难 容故一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弟姓為匹夫匹婦討以為無後 帝即思以傳其字孫視弟姪若仇敵然形迹猜忌使之不得自 其流毒當何如也盖光義初心惟恐己之不得為帝耳既得為 虎女·日所議從傳之德心是能使光素優然居使那下子改 門際血之禍木祖英雄盖世豈不知德界威望遠去光表龍行 德量力文從而從過之盖亦思帝建成以次及已也是以有禁 定天下者大都皆世民力建成特特其長欲優其位元吉不再 墓之报也不然由光素再傳德昭尚非長君平大抵當時事勢 傳於南光表亦自以為當受於凡故伴太后臨終命之口國行 有不得不為是舉我即以唐事凱之高祖開基其經濟首戰以 此乃子產立公常澳之意蓋欲堂天下耳目便人不覺其為圖 軍為克斯投受之舉其禁蓋不已私斗然又欲傳之光夷何順 有可親而風聲氣習猶然五季之雄餘也盖其處心積廣雅 長君社稷之福天下聞之将頌賢母有大公保世之心異月兄 物論 二十七表

祭衛之兵騙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支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祭衛宣待也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故嗚呼光表為事其負徵宣待也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故嗚呼光表為事其負徵宣待也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故嗚呼光表為事其負徵其

固目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潘鎮非能士患唐自亡以益酒宴失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芴而不知其收之者

高傑德王審琦等
一時國之東直不動七國之東哉
得罪於戶室裝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得罪於戶室裝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

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盖臣之從

至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植文植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奏不後足之行頭目所謂巨室所暴一國天下皆暴者是美亂易從而必重其禄而有以樹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第之衛父兄手亂以不得其欲也若果能體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

五代契丹憑榜較並邊諸族時為捍御歌世機土握兵天子世 俗與時進退其名将之賢者哉令坤延到素與太祖称善平削 否極而泰之時也於卿一門二后累朝襲龍有部善軟聲振殊 襄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告恃舊與功以啓嫌除 節以俗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馭将諸臣知機要亦 **烈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為快也脫有天之所植如太祖 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潘鎮握兵朱與內外節清或納 微欽北較高宗南渡德祐都壁端局航海道臣強之故故 **悦其心以餌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為亂未表帝王之於臣** 銀非能士唐唐自士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取华兵權之解 有曹安得而殺乎普懲目前之較而不知經國之逐圖美厥後 下推心置人胺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又如普言則将如周世 度而己宋與契丹叛服不常不真以來夏州継起為患不能 不解也苦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專其位重直禄以務 1次天文史不出於 盛唐也是知封建排能等周届自新正新 折德展馬機業王承美李維周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彦和 兵權之释大是遂屬未可非也若後世之事則難聖人 亦有不能預必者 一十七七七 脫 柯維騏

> 是若以民為心而愛臣臣以君為心而愛民宣若專於為臣而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論罰羈求服習若年馬然 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論罰羈求服習若年馬然 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論罰羈求服習若年馬然 整定名將敷加並悉王承美字經周分流種落克世其敢君子 以為難若馮継業孫行友章宣以微勞而掩巨馬哉 華達鬼關關之得其道則徂訴咸作使其弗信耶折德展而下 華達鬼關關之訴而罪達鬼與愛民則是夫如害於臣何 應風之驕終而不治鬼禮臣則是夫如害於民何本祖不得也 而始以滋詞陽青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将之心復 心功論 大和知関南非漢夷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價民錢又法所不 當客於此果聴民之訴而罪漢鬼與愛民則是夫如害於民何本祖不得也 而始以滋詞陽青其人不惟可以經将為善而能使将於初氏諸族應 人功論

評 待漢起則委曲待郭進則質直是可以見太祖之善将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會輩之言安知歐将之宜哉暴軍中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知是而施耶此盖一時應

是不足以安邊将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如王产其之盖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冠未平四却多虽不如

太祖之待郭進曾華以為取将得宜嗟呼太祖之心豈得已哉

恤其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絕下者哉

郭進西山軍校誣訟進不法事

劉列明

變之權是也此正歇将得宜之說美 将美故鄭氏謂愛民愛臣兩得其道劉氏以為一 時進

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往秋 明林以器識受知太祖逐傳柄用平居於百盛之報循不及係

毫無犯不妄数一人益信天滿美素厚本祖信任於即位之初

後見哉二人皆溢武惠皆與配享子孫皆能對立享富貴而光 伐罪之體其威名之重壹待平指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 逐受征伐之托別張遣使乞降表諭以上言·貯蔵家正得奉辟

功名守法度惟形為良将第一后季游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 逐歷清顕謂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柯維騏明

曹彬潘美

與萬物共畫後來建立平如所志兩人同益或惠預配享子孫 天性然也美知漢之将下語里人日大丈夫宜乘將街功名差 常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為我良将第一潘 宋承五代之後群雄階號寓縣分裂义之次第討平總我之散 更抑其次乎夷考彬平生愛及蟄虫奉使邻私說仁恕廉慎盖

各克紹前後而光獻章懷又皆稱賢后自首動臣限閱無若

雖者被負才而來識海功而原享禍福宜相歷美

豆質秘菩處子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補在工 八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嗎不武曹彬之失言一意所 陳本衛明

如此可以質處而無諾真也又如此即今是言局張美非交禮 之言職于衆聴族令帝間而深念日花祇為厚利不蒙高爵也 少開則禍延赤族輔越固赫赫前日事也於是以得錢愈得官 俄而行之帝豈不疑我負氣悻悻挟功而軟望也者萬一該問

語不千古同較哉不然則數俠尚書行李漸然彬固清介 而帝心之疑且水释矣與王朝請美田宅蕭相國買田宅自污 同狗財若是而為此自點之談哉此一言也上安主心下杜說

也

二十七

口真可謂為人臣處功名者之鵠

沈義倫為框客副使

之道廟算之灵詣将之幼力而士豫附逐沂巴江排剑閣被竹 當宋之始造振旅西征而王全斌實推較仗鉞往董其帥以天

刑職資溫縱以逞使及例之民資無來其樂生之心遂以泮血 而全獨极為雖幸而夷之而天吏逸德猛於烈火濫失一時受 無表凱諸将功雖茂而罪權之唯家偷獨清與自動蕭然一

始以社席應夷對西人之望延補泄泄然效五代騎将故事煩

小開阻深省林得耀於光明而全斌不能奉宣德意志與之事 席卷以無虞於蜀道難而孟昶小堅面縛乞降百姓方幸既汝

史 27-525

行李圖書数卷不妙諸将草奏婚帛之所以風官家車牛還為 無巴又轉而它属以為市也故野省之全城平蜀之功不録而 為言以擅伦其心而點消其希親大利之意蓋帝陽施陰設利 國為市故其使释兵也後緩散以市便好田宅多買歌兒舞女 此者雖既德之已告海之矣益觀於盃酒释立數語而見帝之 何華固不可勝誅而石守信諸潘陳橋推戴所謂非公等不及 奇堪深東出神入思可以折衝千里又非有鼓勇先登斬将塞 特并之命夫家倫之當西征斯在全斌麾下一偏桿任耳非有 是以厚結生知特荷間常嗣有曹國華之薦乃以樞客副使授 為之顕賞循以諸将得罪故不欲應然自表異以為行列蓋因 脂污此其於西征将士所謂飲中發身者乎且也而康其動植 罪及馬不少假借素倫即碌碌無功能或以尚書數奏恬於貧 殿薄諸将深也宣非以其皆利士耻也哉彼恐其握兵宿衛以 利得推择為指副此帝風三諸将之被意也斯意也國軍見之 小者唆削士伍蕩掠民黎大者市國軍降棄仇朝君當時若樊 及攻城野戦之功論功行賞固宜為諸将殿而第以清慎一節 推副中福是将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尾生孝己 至馬敗数者袖手屋諸花軍事仇您之日抑何奸也嗚呼帝 之有恐人之效之也既以受諸将推戴籍其功力恐其貪利

新雪於形也有市心馬而花无見之杉亦善量主也哉官不過多得該益以是見其為故弟是而恬於利也雖然常之官不過多得該益以是見其為故弟是而恬於利也雖然常之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教而彼有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教而彼有為之中主帝曾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矢而卒不克終其為唐武之中主帝曾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矢而卒不克終其為唐武之中主帝曾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矢而卒不克終其為唐武之中主帝曾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矢而卒不克終其為唐武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教而彼有

在膝寒廉趙音一出河陽即稱晋王盛德家於藏之宫中為自龍出東海東河南西高思以身防之也吾觀宋之稱為大臣者皆能上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龍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龍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龍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龍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晋王無故而飽四龍十八學士之流淨即有之五十八學士之在宋梁王之在漢世民之在

一計王傳於多孫而成廷美之即悉利心也然即劉中永之前

知表温里之子晉王微有以應此矣方昭憲太石之終遺命曾其故何也彼當其府其君皆無其徳而一時之臣皆見利而不

調大祖大宗對飲灼影下将見太果有不可勝之状而書改不 果可多得哉 物論 樊若水

之闕下而母捐已之有以資於敵國則卓矣 朔版圖為之再失也然則有國者尚於智勇辨力之士羅而發 夫及擊之去是剧五歸漢而七國之大逐發克融還盧龍而河 不偶而伏在草茅逐致其怨對生心間関獻東為朱額導而建 之樊若水令其射策入發中而沾一皆半級以緊官子朝則彼 将管营馬展四體以率成之不遑而奏他變之敢圖惟其拓落 用是觀之國有智勇辦力之士而不收用未有不管乎敢者唐 融直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繁美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 為也唐後朱克融比深虛能未發軍亂遂後失河朔夫劇孟克 昔周亞夫得別至善日是發舉大事而不求剧五吾知其無能 二十七巻 馬臺槙明

正史不載而則潤野餘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係限文然野肆 於何天無之所以故之者何也日素為長編以大祖便命曾經 山野録而答之陳控附會凍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 不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日本素制潤相 宋太祖太朱校受辨 雅敏或明

可勝為遜過大和下階数雪額大果日好做好做而書改数写 為戰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舞出於僧文堂之傷

> 同因不足機就其中考之如所或本米物引群臣環暗聖職工 經恩始召晋王入宫而野野以為木祖壬子夜召晋王楊以後 野蘇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犯聞調矣五帝期下 色等於等語明亦初無辜髮可疑之陰而素略加刪潤逐不知 者何也日實録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内侍就連路觀設醮前 有畫蛇漆足之病夫壽旣刪潤之以為正文美而又細辨其非

首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成而帝崩四字後以宋后母 後世之疑也夫輕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極止振壽所副潤者 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華友以故 丁託命之語紫之則遂駭人之聽聞失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

争逐有禁中故事及覆致結於木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

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温公可樣之人也温公可據則 考又出程下矣然則宋后召徳芳之事信乎日正史實録載之 論後指控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 相抵特強合于一共所會比盡之則潤抑又甚至近世保養和 継見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輕以憂之壬子且削 不生可出召使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盡之刑 方在當時年最少育於朱后或為所種奏皆不可知但事出於 社聞又出温公事當不妄憲并教使芳非不后之子則過矣便 云石徳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録兩書之文本

五典然形更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後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 孟方意著太宋之惡姑引野録以籍口而又自破其說以避禍 恐皆以不見本書全書之故其指微官不樣人原發之塞而深 之以無名之罪也胡一桂楊維須梁寅之流銳欲以暴私加之 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情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我而樂 免越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妻者至於德昭之处非出於 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街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前後失过美之 人物論 下 主主意 中一 以追證獨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 盖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故或日太朱於 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請亦無 其為長編專務廣采择馬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日太宗子孫 別應度之大過亦把本書後生不肯自當以史科素博林群吉 八年,始出閣部即第供億悉與親王将諸王子不得隋也况德 幽囚臨逼之聚長編謂太宗方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死 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紀皆是 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逐逆探其有今将之心加 不出一語哉就便不踰年改元来后所不成服德昭之死首出 初立未曾降韶故丧儀多所張損百官不成服故當時禮官之 公言之者何也借口南朱授受之禁可以盖前人之愆故其跡

> **开放太朱廷夷相继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智妻以** 也首無裁可存則亦何公據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 年成之未邁耳是或将有待最而還自竟其免乎大傳教史法 行至太宗立直示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 正太第之名考之九朝通暑謂磨灰粕以後建儲之禮不後皆 文巧誠鉤致其罪偶有刻更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米之 争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日太祖既欲傳第何不使太宗

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墓弑者多出深離急変大 不得巴之謀文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及為萬一 ニナ七老

說終有可疑是不知搏於太果初入朝終身未管是太祖其說 之或此素極之罪也或又引朱朝類要載陳掛對太祖火日之

盖不攻而被关大千載不央之論其可以懸断者理與事耳以

於佛老之後之口、縱使有之不儒者所不道而此於無乎予之 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断乎其不可信也別類要野録若許 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丧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絕世者

所萬信者温公配開之外一無取馬爾

熘影浴聲

抽

八下之記生於多大下之妄起於疑記傳妄應不足深辨而於

· 焼倖之圖於大內者都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大龍行虎

宗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馬害謂太 而児隱微之中重絕之際倉皇急遽而人弗及者軍不有以起 也不后之不成丧也德昭德芳及美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 宋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舊更名也不踰年而改元 子甲戊巴丑夏五之書春秋而後盖無聞馬故史書之紀疑似 與也盖必有所由起天下之最亦未有無故而生也亦及有形 之迹其有無盖不足深辨也故燭影斧發之事本不足以累太 三娶孤女而揭婦翁向非自明幾被干載之該美故紀子伯首 執卷扶東按紀載而褒敗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光而盗嫂 大下也亦久矣孫脈染翰據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 有由矣是故君子不辨其事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為也時 能免者也何逐而疑太朱之弑逆也哉然太宋所以致此者則 天下之最而與天下之妄論也哉嗚呼朱祖臨絕光家受遺存 也而生於畏雪疑似之心横于中則耳目口鼻且有不可信者 田召黃龍之处漢人之訛也而起於忌莽草木之兵秦人之妄 以致天下之就者君子當完其原美天天下之論未有無故而 天史之文勝也久矣事之不得其實也亦久失公論之明聞於 个其第也固將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我 ~罪而所以来天下後世之誘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記图 公客語自床而逐遊截斧而丁寧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 ニナン夫

> 在一个人也天何太宗之思也遭我令名我則更之是以肯其兄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在之格不忌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遠長流而齊王 大學也天下已定何始曰太平與國也毋后為託金屬高藏社 校之臣為記何肯之而弗顏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 心紛紛焉燭影之書疑太宗之就逆相平之禍謂太宗為報仇 之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王也然亦且華魯蘭臣 工子團劉劭朱友珪之儒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屬 人物 論

死郊人女子之手也以正於也天下大計非嫁妾之所宜與聞之亦不疑其紙逆之状也必将日居官人而速之也太祖不欲後之君子又何為而謂之千古不吹之疑也哉何使為太宗者後之君子又何為而謂之千古不吹之疑也哉何使為太宗者我一之亦不疑其紙逆之状也而得以必其為我逆之状也而及之形不是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横于耳盖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横于

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美太宗所以致此者由於前四者之罪不歸太宗而将誰歸也太宗何須更之不可忍而忍於弑逆也之事,朝野共知能行虎灰平日於議先帝将殂新君已入天下

衛不罪狂悖以勘謀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多忘食至於欲 之隱悟政遊之非絕逐物抑符瑞問農事为治功諸學以求多 也好為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惜天下於咸熙也斯以斯言何 也太宗之避避也属以大事而不敢逐當之也且前且卻來痛 原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前不踰年而改元治陵縣公之 踵而至君子曰得乎在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 徐薦登之效是以青春着季之里而率于第治道請祭神者接 配其故何也市以慈俊為實服於灌之衣錢前巧之器却女樂 災方行俘賊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與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 維納土未幾取太原代與丹雅有交州西夏之後干戈不息天 以必其為新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 之弗寧也被斧而大聲以属之也臨絕之際丁草詩復以書之 自焚以答天誕欲盖除天下之賦以於民力卒有五兵不試未 中沉謀英新脫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飲相 股死武安主之自殺·用之不成丧則後世不能無謀焉 前四者之罪而燭影斧祭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命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汉之勝病表破膽馬白池之 本宗駕前人之烈成永集之勲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継无帰 人物節 太宗 5167 秦龙文明 脱脱 難逃後世之議焉 **太宗沉謀英断勤儉自屬親征太原混一** 弟則提國之心立見人之视己如見肺肝陰謀詭論何益哉雖 尚書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殺兄之迹難欺怒**姓**更 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顕授於已抱哭癡兒以籍公禄之口後相 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審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 並不得其处謂先帝何嗚呼是無怪樣者有疑於交道之際也 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為 勿倫

接及人性氣中外軍監修武衛文禮樂文章與然可述其沉謀 民第而不念兵罷而能战情上負杜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 藝在受神十有七年,次茅削平諸國獨太原猶負因具越濟至 推断儉勤納速憫農恤刑患德尚義過災知懼過聚能悔足以 継述之業亦云弘矣且畏天憫人好文納諫昭儉防活所以循 未納土竟頼太宗之沉謀曆断區字混同雖不得志於幽愁而 之效即借大行在猶不斷年改元未后之前不成丧治陵武功 家法而培國基若自兢兢馬卒而五兵不試百級奏豐非太平 **萩涪陵武功死有餘城宣畫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陰黄之也** -----史 27-530

鄭伯乾

版圖喜於讀書而日

龥 克明

通千且德昭之言为忠君利國之言非激思思教之言也太宗 骨肉乎使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循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 從在伐及言太原之實乃大怒之遂便腳慎自刎斯可謂之齒 稍有問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問隔死 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今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旨多 **数而殺之也德昭民死并美德方又安可係士冬於千些平太 用軍中有甚至懷昭之語逐深尽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张** 得者也太宗宜察其才氣以使之若果有人君信度則當器重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管謂侍臣田君臣之問要在上下情通若 扳 耳 號更名怒姓貶躬皇后不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燭影養聲之 並其所為亦無來於太平天干 度幾有道仁聖之王矣情其故 臣當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而 海誦德登熏天地再化至道之間治蹟為来朝稱應煎然與 城勝因早煙之変而欲自焚答譴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前王四 而推誠悔過因智令圖之敗而獨連給後因彗星之見而避發 之選嚴城吏之誅重希夷之清惡嘉种放之高節因歧溝之時 後納直陳之既禁寺觀之置非江南之既申戒諭之辭重循東 如其質性未純尤當成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陳伊 物論 徳昭自殺 ニナセル 劉定之 #

趙普惠失軍量行就其心乃日太祖已候陛下宣容再俱遂使 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據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 奇中其深 感而結之 固也然太宗到太祖高宗到礼稷二君皆 淵聖南果之所疑也趙青以後廷美餌太宗則後相成素僧以 来處後之心可謂至美然徒能愛天下為德昭所有而不能更 未死群臣民族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兴且後 太宗翻然改圖遞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 身有為之志而卒家惡聲其各陷于欲先其私也 點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雖專且久者以此 社稷為蔡京重責所何可勝墜哉 初論何如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日太祖以唐竟至公之心待陛 於外由是数臣得窺之以前中其竅則不覺其人之深矣廷非 去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力 念宗以傳國訪於趙音者盖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都 陛下當以處好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思之命普書之言不可 赶美 **延美太宗凝其陰謀** 以太宗比高宗以趙普比秦槍可調老吏断欲矣 二十七3 干 基则 阿魯圖

之大倫為普一言而丧之矣

薛居正沈倫處多遜末琪

脫

行賢安輔又能進退有禮旨以善終非盛德君子立就能更於 所毁而不校家正為張納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 选君相位後進黃中俾参大政而四臣者将順徳美修明馬政 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若子謂李防為多孫 太宗勵精度政注意輔相以切得征或加進用継擢家正齊野 百黄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 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美宣特朱雄為然哉 與其來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耳嗚呼自昔懷才抱意 福者非体致而投荒寬死者非不幸也朱雄善持論有氣如雖 閱覧以是答問多中宋珙始為程羽買琰所抑継為多班所及 活沈倫使具越遠請以楊四軍儲百萬餘斛貸飢民朝論難之 自薛居正而下雪居相位者几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規 具後白真外即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 倫日國家以原栗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豊稔豈復有水旱得請 乃已太祖每取者史館屋多逐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 於其行事機可見矣初朝州立卒彌聚為盗監軍事疑城中傳 物命 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平頼以 李昉日家正張齊賢賢黃中 李昉吕家正張齊賢置黃中 朱 史

> 幾卷阿之風手 明敏果断似趙普賈黃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虚 李昉循謹重厚似薛居正日蒙正雅量志質似石熈載張齊取 太宗衛大業而臻盛治匪獨謀及懿也盖亦有良執政之功品 機聽納數君子者将順使意協贊并平想見當時官花曲宴麼

天蘇夷簡沉群無節失之於温仲舒以怨報德失之夢辛中甫 宋制中書樞密並設副貳以参大政替要機必其人明敏達世 李權同列失之息郭背若管生業李三利人之貨失之 图王巧 務乃克勝任加以文章檢操進退有禮斯為全徳如錢若水县 八物命 **錢若水蘇夷簡等** 柯維騏

重者之異能古人所以藥才難也若夷簡華大宗爱護而器使 若孫歷題屬播聲學又足徵其家範馬大抵喜功者累細行持 厚可以敦俗嚴明可以集車各有所長誰能掩之且化基之子

能政折哀王化基抗草自薦失之競然或以詞華或以東尚篤

之善夫

宜天王污臨事精器能遠松弱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南以 若水機監明敏備而知兵李至剛發簡重好古傳雅其於柄用 錢若水蘇夷簡李至等

朱

史

正而反攻其短势間不能問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如 拿為時用未免荷客之前我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學

張宏以文行被過太宗田日蒙正張春賢諸太臣為之意養 柳首其卒也張詠稱惟公惟正為國家欽然於与持三喽不好 歷通顕以敗事亦不負所知老其宗春王欽若厚趙昌言按歐 **目书前林父不能遇先毅之達命故楚得敗之於必春秋蔽罪** 不之避氣來如此何論樹黨細過乎陳恕久與計司為宋能申 越尚氣敢言忽為朱人能更之首有足稱者然趙好英族而類 張宏為福副當用兵之際衛點格位趙昌三為御史中永奏上 付况平生於孝最隆哉 相當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點南士以避嫌妄皆非君子所 至沉器王思陳恕取士得王自果代得 寒事者可謂知人之明 **晋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黙者居平宋失政矣趙昌言諡** 野辨曹彬之誣化基申禹錫之枉同日語也此純厚長者这稱 物論 歌邊都有持里稱網路係其之父子又並严两京克齊主美何 土氏子孫之多賢也 **川以獨歸二子與果正代基繼政台佐得風意體果元代港任** 楊業荆军儒曹光實王責所 張宏趙昌言陳恕 張宏趙昌言陳恕 二十七十 柯維騏明 柯維騏 朱 史

> 錫資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貨能養死士以為問課洞知敵情及 以為成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母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 完權之利悉以與之**您其智多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 原州馬繼業鎮電武以構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即 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晋州李護溥守隰州李継數鎮昭義以 韓令坤領常州質惟忠行易州何継數領樣州以拒北敵又以 宋初交廣好南太原各科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 西夏末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即李漢超屯関西馬丘瑪守蘇州 部将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從以殁其有田横之風哉 實際桿城之寄臨我力戦越刃如編盖異大偷生丧節者而堂 契丹十萬衆争鋒乃為佐所激覆軍強驅誰之谷也荆写儒曹 宗太原趙替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王彦具守 光育並真而輕鬧機宜世豆有暴虎馮河能僥倖者乎然三人 物論 本進烟本漢超郭進等 二十七多 脱

为者承矩 議屯田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朱之武為若承矩 議屯田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朱之武者若承紀或為為於人故得為政之本延程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某以於郡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表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

師平西蜀柘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逐志盖能推赤心以知

人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爱以至命将出

林父以專制之柄在壽王侁剛慢頗類先穀楊葉既知不可與

	物論ニト七条移	以從責也其斯之謂與	或無賴亡命威能自勵自樹全功名易門初六之象曰利出不能非過保終記不難哉者此發跡僅一一出将家餘率由草澤	大輔忠香男以捏渦亂鎮福場者武人之或若劉福董事 柯維縣
1			日利出不率由草澤	華素數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尺之孤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付吕端臨時應変足以制其外高斯之談合美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額命而宣行之六 王繼恩以閱官而敬福在内李昌齡李繼數以大臣而羽望於 徳咸平以來天下义安二相協和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 **發花下持正不在足以過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夫及** 令於所謂臣不惡則失身豈不信哉 册禁中不慎所與致放懷政和群坐軍座商動業如是而不養 見之然挽衣雷諫西武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 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怨議竟成馬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 成帶因請重賄要其人盟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謀随亦內附是 辨誣契丹大學而入合解以動真宗逐幸澶淵終却鉅敢及議 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滋準又為少 日端諫秦王居雷表已見大器與这準同相而常議之留李継 計猶請去廉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 言大降変異而太祖艱難之業為然為之一空矣 遵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雖息於室以折李后異無而定大 物節軍是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請 日端畢士安寇准 밁 宋 史 中

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發 以偷安江左為念一以畏憚我狄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祖於 **足験**美 相仍子姓被俘武晋之武帝朱之 吸之餘央戰代士卒雖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求世宣致祭養 傾國入冠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美夫何晋宋之君 謝安以夹基而敗符堅執鞭断流之衆冠準以飲恃而丧契冊 徳王師一動而洪捷東努开不能度河也遂使請康坐守京城 曆之悔且亦無情康之禍夫請康之役亦是徳之役誤之也是 當府若無憲事夫下分為南北矣事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懿 可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华之言至 而見屬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屬也遂使請康坐視 而在於當時畫家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後用不惟無慶 以示大信也遂使病果屬人議割吾之三鎮而循從屬不追其 塗其可謂知端矣 殿巷皇子之在不召所靖惠王府皇子子太宗稱端太事不糊 屬之 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 人 是聽說和認過都無邀 廣陽所 物動 超準 直宗其失一也 張時意明 田田

然也官居門的地無樣是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更之進 冠忠感之人相凡三志 男狗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 **港口者其失不在於以東京為孤注而在於自於伐耳逢時不** 于此真宗将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子樂 必死與刑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内四大變相尋皆由 出門而及施以趋於以問覆中國之視勢冊循景也最鳴則人 **卅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字鬼太祖以都檢點為周禦其卅** 效刊立己於是出京房而野社危周太祖以福感使為漢樂教 是潞王灰而用門逐首出帝追杜重敷架势州重威叛晋而水 华之奉 東宋在 温湖安势州角信乎其以為孤注也然則本之 親扶日教吃然如山百萬統貅折五公之更三十餘年追無牧 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缺三東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且不屈 恨而何足於伐也故其後富商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為功累雜 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為孤法結盟城下成奉禮數當用以無 散而敗矣故事之計是直宗不當以為怨也然準所以來飲若 梁子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引為孤注而使誰注也自以 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居路王遣敢德的叛唐而求其刑立已於 具好為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為孤注則群主皆 員功之典可謂有見失故張禁調準不學無街其以此類也夫 加金 一下へ巻

而将周果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親征愚以 伊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性承不可保且并其图而亡之矣境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僚 而不可但也宋人不戒己而敵人人亦已而入淮己而入江不 提以逐之震報安尾而存不敢逐額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雅動 軍中夜博斯豈無謀者我日虎之猛也人屋而禮國不居人樣 逐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房即丧氣遂成和議以退朝其 注之幾要亦未為過也何乃以為功而於之或日方是之時議 兵大聚入医而华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遊奉與以出使 故神 作時将相大臣故肺腑而瓜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 是也所緣患易姓者其王故存王也其臣故點除而於諸健見 為非也夫所孫患易姓者其積處也深而其見形也人景德亡 劉衣新日五代易姓之稻未有不始契冊者也将趙杜則他人 人物論 為其而要之難其有不之避潤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而可 屬將撻原不死於我勢而從其聽騎以採我師軍其能支子孤 温制之後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要冊以倭勝處原之 馬公之動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目為即不道不樂對冊補命也至於原德天子總學於上能 冠準 二十八卷 陳特沫明

京中則雖然經學之又下所,而飛将軍之枝亡所施法所 又其小者有學言之是天敵在其前說在並後兵在其外制在 議以為遛飲博而誤之議以為她固守不和則議以為喜事多 房而幸無連兵者誰子大将提孤軍萬里外而妬其機者介天 克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旦問還更之不戒有不應**應隔心者** 属車之塵不楊至常德則不然更稱帝夷仁慈愛又嚴兵夫誠 斯等周故謀可外央左右大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将可獨往而 其可析籍皆此屬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日其以帝親征何 万要敬則議以為行于是大者有杜都之像小者有馬服之代 子其左右大戶正有準而不好準中壞且之者誰乎其不異極 也日不得已也古者有禮場之事其王心像而斷故戰可數其 大都統修少年木疆而於為容者耳故軍不得不往軍盖自計 部落而來士之性弦佩 十之協心而燒在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為胃堅壓而苦之 八物節 祖而誰故舊臣怕将依風雲而起者已稍稍物故其新進之士 成其軍法陳伍至君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将即如周界二大 日然則準何以往日本之不得已也夫契州至禁房也被領事 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贬之與彼且以準机人也哉 不逞之心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則權力 以尺一橋使天下而亡有好一時臣思皆飲米徳而亡有棚外 二十八七 者十餘萬至疆也漸降雲即律奴

可常平日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是珠抵鶴也可常平日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是珠抵鶴也要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久準而耳目共誅燒熏之功而要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久準而耳目共誅燒熏之功而也若是鬼欲天子依舊在京去和門千萬里而遙而耑而以獨薦宋事哉故準不往與冊不可數不以天子往朔州亦不可敵意宋事哉故準不往與冊不可數不以天子往朔州亦不可敵意宋華哉不得已乃許之,謂內變者也史稱準不許和會有謀準幸兵有不得已乃許之

作相為将行精無形賞誠無弗格其機至神而其應也如靈萱 精誠故人心無一時而不與氣化相為感通無一處而不與造 大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好壞萬里之長城而帝弗悟也曾不念其疇昔之忠動也古之 如持左契以責人也古今所傳不可誣矣則夫忠感感雷陽之 色之雲動星新之變随感而通觸機而應捷如影響如取諸部 而麒麟至大聖之感通固其宜矣下此則于卿感叛手之乳夢 物其金石舉天下之有情無情至縣至養将何者而不在其較 枯齊景公一恭善言而夢惑退舍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夫地亦 森致野姓之馴島聚開衡岳之要伯起徵大鳥之異魏公来五 八物為 今不經澶淵之後社稷再造功烈盛矣不幸孤注之該一人而 T又何疑哉忠愍爱若憂國東道嫉刑節義高美太子之定國 了之中也哉是故篇韶奏而恩風係流言起而風雷作春秋成 念之精誠尚足以感通如此猶未也太成一脩政禮而素發立 風擊於齊堂把果之妻一悲則城隅為之立地夫壮夫曲士之 其理也是故刑輕暴熱冊之義則白紅為之貫日衛先生盡長 所有者則雖其事之異當的君子亦信之何則不信其事而信 金洗心之物也又况賢聖之士精誠之極動天地通神靈格人 何以感馬用之生都街一哭則繁霜殖手六月無女一號則電 酒問問匹婦之賤非有素養積行徒動於一時之意氣葵于一 棄之心見 炭 大雄之軍未 整而 雷州之行随 總丁請欽者之 八大江而不化以至孝婦之第有以致東海之早縣太子之情 丁之簽則太白為之食暴喪弘之血三年而化為碧子春見沉 二十八卷

平且竹之為物清美其以此表公清條之行乎竹之為節勁美術上處際悲情之情宜何如者然而忠臣去國際顧君史身江湖而心魏與抱屈子汨雖之忠懷董傳長沙之志辛以待蓋於湖而心魏與抱屈子汨雖之忠懷董傳長沙之志辛以待蓋於湖而心魏與抱屈子汨雖之忠懷董傳長沙之志辛以待蓋於鄰在也立朝之遺言循足以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處如在也立朝之遺言循足以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處如在也立朝之遠言循足为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處如在也立朝之遠言循足为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處如在也立朝之遺言循足为寒奸諛之骨而北門鎖鑰之餘處如在也立朝之遺言循足为表於高水之為縣與之人,其時之為物清美其以此表公清條之行乎竹之為節勁美術也為其於於其情之功而集乃展棄釐霧蠻烟萬里之於如為

食浦子生 歯是公之蘇無一處而不废也而獨雷陽子故無一之心乎不然天下之物多天而獨感竹子故彼數聖人之神其之心野不然天下之物多天而獨感竹子故彼數聖人之神其之心野不太人感應之理章章也愚故日衆人以為事之要而君子以為理之常也鳴呼公之生緊四海之望公之死緊萬姓之悲以為王於四夷八蜜悼之夫児童主卒痛之矣祠字獨乎天下血以至於四夷八蜜悼之夫児童主义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其以此表公殿寒

呼公之忠動光於竹帛風米照乎後世便後人景幕而不已九 其刻於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則 在於香陽之感也便公之死而無所感也逐将不得為思義士 則其當時所以感雷陽之竹者豈不益信哉 原可作領為執鞭是公之精誠又能感子後世之人心如此也 於雷陽之民願食百世而不能使其多人在中書豈非人哉鳴 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回直集之感滴丁謂致者之諺能信 達吉星用轉之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 獨不能以精誠而感化之也難長公之論昌黎曰公之精誠能 耶雖然公之死也能感雷陽之竹矣而丁王之諺重崇之疑何 開衛人要而不能回事集之或能則麵魚之基而不能預率 無所成者是盡旨愚不肖者即故善識忠思之大節者不必事 之人以精誠而致神無之感者上下古今千萬人才数人耳其 則公之露因雷陽之情而變公之需不因雷陽之行而有也古 中掘地得暴而日水事在於是本可也是公成雷陽之行而日 公之野事在松曾陽公之霧獨成乎枯竹不可也又進而求之 物而不成也而獨枯竹千哉英獨流行代天下衛水流行行地 府臣将順不服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極造端於欽若所 工欽若丁謂是軟世皆武為茲和直宗時海内义者文治治和 王欽若丁謂夏竦 ニャンま 爬

ŧ

下相随何 其軍得惠失也欽若以城斯干更議其得免者至 調以道事君者預如是耶峽陰謀猜阻釣致成事一是政府排 然當思聽正幾敗國家調其尤者哉

八物論 議也 脱門未久即逐嫁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是公 家計世皆指為姦和黨和害正若謂者其充與然欽若作相最 張懷徳共推挽逐起論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留不為國 會計錄且力替封禪故皆獲龍遇濟釣軸夏竦結欽若野中人 王欽若爲小官奏對稱古及入櫃府協謀天書子謂在三司 王欽若丁謂夏竦 干八港 柯維斯 <u>†</u>

率以前之小人難識盖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飲也嚴刑 政府以後患得更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失故當時知二子之 負釋繁囚丁請則請罪兵撫蠻冠與君丁之**為事何**無惜其了 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繼 漢唐之小人易以宋朝之小六難見熙率以後之小人易知熙 王欽若丁謂 品居仁

宋直年之世號為盛江西行人亦多李流為相正大光明其美

封如之部以格人主之私請逐團州民以奔西夏之期無照在

發者主也一本流而已

李流王里向數中

脱 脱

史 27-540

其康堅柜皇前侃之書以免其累拜能之際喜愠不形亦可謂 愛更之言馴至紛擾世稱流為聖相此言雖過該有先知者形 温恩盖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四方殺属一切能喜事者建白 暴宗何任賢務如李流王旦向敏中左專且久流格後官敗晚 而不費雜努州喻成給而借較西爱告民機而假種皆一語定 利轉之事将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後又告直果不可 位夫流書謂王重憲軍既急人主後心必生而於色土木神仙 1字相之風馬 土山當國最多事至不勝有諺不校薦賢而不市恩牧罪報局 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宝見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本 午沈耳而敬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逐其污頭避市舶之嫌以全 之佛我年相材也惟受王敬者之說以逐天書之妄斯則不及 李流王旦向敏中 二十八卷 柯維騏 İ

> 此環為先警之好體者告之以飲水聚膏梁者告之以如来執 以為两京可提所引用者李揖劉秩之書生陳濤斜之敗肝腦 進為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為故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理而目 知飲水不裂肠如菜不招過而養生之最要者也故浮薄之徒 来真宗問李礼治道所宜先對日不宜用浮灣新進事事之徒 八物論 優为日亮佐長者库因造事請誅范仲斌甚哉其弗憐才也 練習典故擅儒雅之望記能文多連口亦難為弟夫或問二相 李流 - I- VK 鏊明

陳宋二家非云盛與有平名位由諸子以願差更歷方州跋極

有成者改迹,尧佐相紫似縣人然東於敦厚實神治体序當國

文帝解以未追故新進者其益氣雄談国可傾一時之聽而於 必太殘子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傳新 必太貪太直者其心必太許太隱者其心必太陰太容者其心 **塗地雖悔何及焉漢之野如買生者亦鲜美然改服色易正朔** 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哲字者也况太急者其心

昔宋李元為相四方利害一切報罷日吾居重位無補唯此火 進喜事之人真是為有天下者之大戒也 以報國耳余始切疑之以為宰相替天子理萬幾康海內群臣 李九四方言利害一切報罷

顏紹芳明

百姓側足而聽治馬此惟塵身焦思以愛天下之不足而

来初實氏諸弟見並崇於一朝竟不至公輔成平天聖問乃

競十萬之皆清帥喪馬鳴呼漢韓宏自唐杜黃案皆善明為女 咸若狂宣持先見不流若哉敏中勤政理慎来枝情與張春 不市恩遊夷請求成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流領旗符瑞樂朝 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体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敬誇不校薦

至張向非其倫耶、

陳堯佐朱痒

柯維騏

史 27-541

不情志れ法之内百職成逐而徒侍者務夫盖重白之徒等以 輪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將意代法之外亦 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别下歸觀上好耳則下 之馬蓋使神宗得流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日可以消 而不樣於群小領邪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士定而天下無意外 試惟有老成長馬之君子啓沃而輔惡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 席全勝之勢而負其其明之暴往往絕於從事而輕天下于 愿也余以為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 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之天 以為利又有一人馬以為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成 病者乎今之所謂病與日不有以為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為 計也彼實獨視夫上意之所嚮接臂扼腕而爭打功名其言才 利利或置不省是不震義性哉及觀然学中王安石以新法相 刻急為為相高安石定導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也御 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天人主撫已成之秦 县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後之之道治 省 不暇給字以個宋然後既然而嘆知流之爲慮遠也何者彼諸 神宗士事言刑害天子為之備於舊御更該官吏紛紅替礼日 三利病者非人人有買生之通送陸暫之忠說為生民社**被**自 一當而宰相者較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為 ニナハ本

> 佛曾之矣諸所建置事皆懲前屬後問詳精器而後來議者很 事者而民歌等一故日可以與民休息也創茶之主險阻艱難 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後更令易法以煩子 憲度脩关天下且相信矣與之照嫗乎恩澤休息乎無為是以 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歷肉而不可以樂石也海内平美 一此以樂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参以醇酒醉言

上不好大則根本之為專吏皆奉職則個而之效者法祖則下 維持至於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去 維國是則天下之散必自此始盖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 祖宗之法為然而聚社侵從之已非君相獨運于上距浮議以 二十八卷

以一時之利害逐歌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易丘山之大廳

制作之柄武侯任討賊之權倥忽輕較先與後将太平垂拱而 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章著也抑何相左與意是繁其遺爲 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彼周公武便吾固知其非喜事者 其以不侵為心則幸而平其成以無為治可也不幸而當改革 東成春者同月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褒之心而已哲

如此一句

如此一句

不会之心而已哲

如此一句

如此一句

不会之心而已哲

如此一句

如此一句

不会之心而已哲

如此一句

如此一 大時方裕盡不可以清净理道貴宜民不可以廖柱誤周公樣 流之得為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衆思廣 9門下以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無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矣 一會即使功令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

之緊與也殊不知或臣之功能平已然之機見諫静之力克明 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節自收置一本 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嚴續遂於太常恩重帶礪此則封功鍋爵 可謂不至其所學也 匣以遺仁宗錫錐亡人夫而名不城身没之後又受知於嗣皇 事行占出知陳州及事直宗益以規畫獻替爲已任雖死不及 悉如此宜於沒沒有益堅其標在也既推為知制語因成是言 田錫在大宗朝輕感言事而太宗親賜聖書與之奏的辨論周 致前康佩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授衙導不致置多則保言豈能得志耶裴齊利血書奏而援兵 不足恤车沉而亦為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妻為幸以馴 不至然後失陥卒質元昊以致富强朝廷無人志意奏動諸 而朱人乃委而棄之非籍盗糧乎使其時朝廷有俸聖之資於 校聖州之地廣方千里表東山川真奈所授於祖宗而不可以 人君論功行質必以武臣為先而不及於諫詩之士盖以武臣 丁棄為者也保吉之得必事靈川是及人不得靈州不可為強 物計 田錫 田鍋 裴齊死雲州 二十八巻 00 諸 阿魯園 † 楔

隠逸也 禄賜旣俊崇節與服強買民田親節驛吏規等原給恶在其為 說行遊際太宗東宗則從封太山從祀汾陰縣以逢迎為街及 朱史隱逸傳所褒者首推陳傳所贬者首及神放枝放以匿名 門希求進用者益可同日語哉 高尚其志种放以之国视一才一藝院先自鳴乔趋於桃李之 即借予真宗竟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的其道練 為塗膏紫血版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於理倒置夷伙深 个果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 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來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其 左右補遺不舉其殿開賢塔成則曰衆以為金壁受煙臣以 則請大駕親征将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 魏野 种放 皆隱流也夷考其 周徳春 末

錫真其傳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東先見之危以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四

賢れ放也審矣

は まるで

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起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道 而卷舌循藻保位養成福皆則社稷何賴馬惟則賜勁骨之士 夫人臣依阿澳忍紙口自持懼雷霆之怒而於愁惕斧绒之嚴 死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自無封禪書之句則二子之風節可 日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嚴較望回過聽許令愚守等語遺之臨 母乃自與其妄聽而欲以覧天下之其無即害觀野之幹召有 當作衙官矣 而能被股心見情愫犯顏觸許苦口論課雖至剖心碎首歷風 呼其茲以為大臣與 布合為禄利討及帝親政始終一操盖剛介方嚴之性於也鳴 林逋所賦之時豈直自高其行哉将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 仁宗践祚相繼登政府屬軍獻太后照朝正色政言形及群臣 宋五宗祖不明印人即魯宗道薛至王階恭齊皆簡校置侍後 以愧死里华指公矣 爲非也通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 腸而不顧此真可决大疑而明大義可退大姦而弭大和 林道 林逋 魯宗道 魯宗道薛至王曜葵齊 ライナン 旅游春 陸大成 柯維麒

論日國有正臣社稷之福也夫人臣依阿淟恐城口自持懼雷 則日夫死從子彼方無涎幸指於靈門而吾還有以枝其口暗 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争其不正六龍之位 機終将賴之矣當劉后之稱制和謀事與心己襲發日武矣越 稱為魚頭食政因其姓且言骨鲠也吾不記其他獨記明肅太 魯宗道敢言真宗常書殿壁口魯直及仁宗初奏知政事天下 以明大義可以寝大好亦可以再大亂社複終将賴之来告未 変之怒而吞聲傷斧鉞之嚴而卷舌循禄保位養成禍皆則社 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惧仁宗不爲泥蟠之龍而爲天飛之龍 幾何幸有魯公之骨鲠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日如剛君何三 鳴呼此可知其骨鲠矣夫武氏之問后之從遠未央也得宗道 何乃止后曾乘輦先帝行宗道以後子之義引却之逐為故事 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宰執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日如嗣告 口論課雖至剖心碎首歷血流腸而不碩此可以决大疑亦可 複何賴馬惟剛賜勁骨之士爲能被腹心見情樣犯顏觸諱苦 此誰之力哉則魯公之爲也嗚呼非社稷之器熟當之 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日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有那 吕又繼此而如武皆好謀所伏也得崇道而大好以寝從子之 而大疑以决七廟之請聊以當大臣耳使一狗之則繼此而如 物論 鱼頭寒政 陸大成

無不盡失乃東征之樂不能沮使先主敗於陸遜若白龍魚服 卒為豫且所因也孔明得若如此猶有未盡言者乎而况一敏 自待矣是故阿意順指語諛而不言者腥馬若肆中之絕所優 生事一女主乃能好骨鲠之忠止專恣之漸失大疑寝大奸明 而醫需即言之而不盡吐者喝馬若轍中之射角質頭於政可 将平歲循點而不言者洋馬若派中之幡魚遇事激東口将言 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逆鱗噫人臣以龍鱗待其君必不以魚頭 吸風雪漂湯山岳而古政然之身若贈뼯鲂鯉惟思一旦而桂 直級大極君不問逆耳之規臣不見批辩之力何骨鲠之臣之 欄於是策士之言曰聽龍之去可得而領下有遊鳞徑尺人犯 足稱也後世堂陛恭嚴尊早隔绝臣之視君如蛟如龍立能呼 鉴其忠陳見悃誠則上然其信翼平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此如磐石得宗道而大策以定時社稷功也無頭奏政之名官 勿得乎哉昔孔明起卧龍之餘結魚水之好宜其知無不言言 物新 十中一颗之士情遊掛結事整江魚之腹中而不忍見宗社之魚 **冒留然站几為魚肉世主又往往在其類眼其應使不得是至** 其照耀於天壤哉且自古明君良臣相聚一堂圖事條策則主 自是而劉氏絕親親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權之意國家俱奉 義自文美而來不明在五后者越千年矣得宗道而太義以明 △義定大策有社稷功馬魚頭後政之名自其照耀天壤央央 一方人芸

知也仁宗之爲少帝即中宗即未可知也而安能見此太平也 故信乎造福於社稷者大且遠矣宜其名昭天壤乎雖然亦直 樂也誰胎之哉向非魚頭冬改則明肅之為吕即爲武即未可 魚躍之景象而上之君臣亦得以春和景明祖與賞花釣魚直 即古縣魚之守不食干此馬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有萬 直培士氣而真儒革出有鲲鱼變化之妙至于忍燒羊却蘇鈴 以輕徭薄賦厚民生而間間樂業無動魚賴尾之方以忠厚正 有臨淵羨鱼之治馬寬文網弛法禁節然有察見淵面之戒馬 可謂社稷臣失厥後明南院祖嗣皇殿政布遊幸居玩好雄奸 為泥蟠之龍而為天飛之龍此誰之力我則無頭養政為之力 而不下在劉氏也不為接意之魚而為點額之魚在仁宗也不 彼方書海染指指循門而吾邊有以枝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 骨鲠也一則日唐之罪人二則日如嗣君何三則日夫死從子 則頭角就而風雲生其不正六龍之位幾何我而幸有魯公之 已發髮子召武夫使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争 直士朋興而無頭倉政為之首當劉后之稱制也邪謀幸與心 後能楊養敢類以此人主之遊蘇而人主亦往往侵容之於是 失水之無也是以敢言直諫者鮮至冠華王禹併田錫之徒然 初承五季之後士氣本在葬於富貴之餌惟恐一鳴椒斥之為 河市

宗之功也彼漢唐英主如武如文如憲豈不亦號稱納隸耶如

世言百虫皆能化准人不能非也而發范廷召並少年無賴亡 既管成日盛山成日比仁宗以初中之行而欲當國民多親之 除起益不過平定平一方誅戮權養養能應清平宇由故王首 高之自出乎為新衛在草澤名與島尼於領于懷數不速二家 命典日脫蟠栗運功顯而另於別皆有子大其家宣仁賢后又 王曾之去丁酒也 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老其效未必不本於 难以計去了調而具有大功松社夜也了請風社姦回好行記 大臣之功能優除冠監者不足重惟誅教權養者為可盡盡 易以成此社稷之功其視太宗之任日端不動之卓故千古非 思期即陽之刺一行發色點是之節度便直宗如若傳也多改 谁肠之中一座絕望若四之の思輸日舎之教一級叛賜匣中之 其死敵弗避殆荆军惟圖光實之流耶 逐甚盖匪獨将懦為范仲港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遠亦料必改 魔此自古禁鱗附翌之主致忽於龍吟尾嘯之期也 小金中無耳乃書其名于殿壁而或權用委任之**傅之書**鄉下 物論二十二卷移 高理紀是召马歌 王曾 柯維県

謂輔臣日朕未當書人以死况敢濫用辟乎至於以忠厚待三
庭或跳立殿下夜機思膳焼羊戒勿宣索大辟疑者皆上歌管
所增歸熊私常服齊灌着令諸州旬上兩雪遇水早則器轉禁
葉之澤即有宋仁宗果何 想矣帝在位四十二年宫室苑面無
自漢以來稱守成令主必日文是豈不以仁厚恭儉延重熙累
仁宗
止於仁帝誠無愧馬
壅束三百餘年之恭子孫一獨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日為人君
而不足以務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
茂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失獄多明名之士國未喜無葵存
2 7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出境契冊渝盟增以嚴幣在位四十二年支治若翰隋而任事
輔臣曰朕未曾言人以死光敢滥用辞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
令上激成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終身不邊節諭
羊戒勿宣索恐勝自此敗城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
以是為感私會服幹准惟審食禍多用網絕官中夜機思膳焼
有司請以王清雅地為御苑帝日吾奉先帝苑面猶以爲廣何
仁宗恭像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客待禁庭或既立殿下
仁宗
前中鄭賢 元直 輯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九卷

公在樞客關羅包老伍要府富即公善北使之政韓魏公寒西 賢之進如茅斯接小范老子主造事鐵面御史事獨勿黑王相 俯畏人之意昭然有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或准備用元老而最 刑慎在華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也附天下而仰畏 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麦减畿内之 談材者歐力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很以共培四十二年 敗之膽歐文忠變時文之怪扶武裝成廣南老城濟濟智者出 八物韵 税因月食而放官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豊年而却草木之里 仁澤是以遊人請盟夏人納放中國英安有做太山坐平原力 弱中夜忍一羊之曹縣私服浣濯之本絕苑附之好謹大辟之 古歌商不敢申一陽者将二年葵霧四賢一不肯之詩要非盛 帝蹈漢唐之失徳且又屡逐言事者以針天下之口致天下結 為正學倡斯又景所弗速者獨情関雖化缺不能後三代之公 大以至該待夷钦視累朝不加原家致乃若稽古在支表董事 心民愛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鬼如民力以憫人 仁宗即位始馬恩出太后院焉政出大臣吕夷簡順父出母致 万手不指揮口不好言當與地作其與天並盖社稷表落為於 仁宗 顄 克

映尚非私念累德其文學更治亦豈可少哉 何求乎是迴醞藉善書命躬直道不為貴勢屈揚劉之亞此降 富人之誇乃同姓不避嫌所致以彼詞章就殺達生失死尚母 文宗而挺挺大節羞效世俗浮沉以邀榮利此豈恒得哉药所 自古有為才能文革者率不能有掛立若楊億劉筠並惟一代 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以清潔聞子宗翰以治理着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至 為稱首及帝族后弘後慷慨綱常頼以扶植者多矣道輔父動 省幸有陳官孔道輔靭沫劉随時衛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亦 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嚴項劇再為渭州邊 察襄王素余崎皆昭陵賢御史異数論治體推轉琦范仲養之 **深其死也哀荷與休**我 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大養精枝民事吏不敢欺騎用兵軍後至 物油 大聖明道問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主盟國是 為不可用盖仁宗銘於求治数君子提網根紀而扶持之卒成 智養請罷不急之實諭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點夏竦王居正 李迪王鲁張知白杜衍 楊億是迎劉筠薛映 孔道輔 終襄王素余時 二九卷 柯維默 朱 奉

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寒諤之節討為名臣所 仰錫引没之後特隆豪命以對直操與谷點固位者異矣該所 遇之時然也禹爾制戎之策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爲世宗 意望漢黃次公之傳與安殊喜薦板時賢章科象渾厚有容並 麗籍王随二人者竟放不同皆官於治郡及為宰相乃弗滿 象運厚有容善為校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其最後乎 配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組免随数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 殊籍随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晓法今随練習民事皆 然有大臣之緊爲宋之賢相臭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朱乃 楊館豆得專美代 近習不敢窺観而仁宗君德日就革嚴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 李旭王曾張知白批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相似方仁宗初立 死長者處曆朝多君子治體寬格茲豈無助我 稷臣衣斯見之知白行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樂 章嚴臨朝與校其才将有專制之思迎自正色危言能使官官 田錫王禹何張沫 晏殊魔籍王随軍得象 晏殊麗籍王随章得象 童得象擀范仲淹可謂渾厚有容耶 一十九大 来 新 宋 史 史

至以政績聞天子皆日詠七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炎與如此

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思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恃我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的有威遠人來朝仰暴風采其德望 獨弄盟契冊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 國家當隆盛之時大臣必有者文之福推其有餘及此當世富 及其為相深謀遠應有古大臣之度馬在位日久颇務收思避 依這曹利用以取號方夷簡在下條落父家正以宰相才期之 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未之有也 然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谷莫大馬雖然日氏 時制宜濟以見厚相臣預有力馬士逐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 夷間張士逐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丁承平因 輕崇利仲尼日吾未見剛者三君子近之矣 沫不大用馬倻不見容錫僅得諫議盖獨立者多齟齬信道者 以嚴爲治熟績卓爾而遠不忘君請除賊臣之疏天下快馬情 主非耶王馬便直躬輕論與錫名齊醇文魚學乃餘事耳張該 田錫仕太平時屡上書極諫常若有朝夕之屋謂爱治世危明 然皆凱髅自信道不指偶故不極於用云 人臣之風又能平高壽於果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 富弼文彦博 田錫王禹伸張訪 日夷簡張士孫 一十九 1 朱 史 史

與我霜烈日華嚴推是心也事成其必濟功來其必成雖即便 對便殿之数語壮失我主要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之言聖學子 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調其博治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 乃单車入不測之屬庭詰其君折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火風 刑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 前輩調讀國民至宣鄭公奉使一事不曾不私切機倦屯方契 謹如仁宗所料是豈足累其平生即 重固如此矣夫两人者皆忠亮果断有古大臣之風至和此相 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為之改交 允憾與情後之談者乃調動懷顧愿火建明芳博騰大不能畏 凝峻名聞四夷語日猛虎在山藜灌不採元夫鉅人之為人國 **华並軍非天欲放民仰数十年免於丘戈之獨察文彦博丰来** 天赦是年寇华置灃淵之策契刑請盟而獨異日使屬之功與 行而宋業衰矣書日番番良士族力既沒我尚有之豈不信然 退居朝野倚重熙雲九降行下停相繼以老餘人無忌苦類為 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徳元年其母寫繁旌旗鶴雁降于庭云有 富弼 富獨文意博 釿 編

生前而有所不遊雖其言重整而有所不能屈鳴呼雖古之良

爭霸横行於江漢唐李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宋曹彬江 師發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将子 挺三十萬兵員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我豈非天哉 而智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衣聲范二公也 南之功亦本校匣中之級典王之時大率然也今秋青斬陳曙 土其後敗于即陵殺其将子及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疆典晋 誅奚疑馬盖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 将重於師者数千萬億人之命繁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即當 鬱中人贼致毒水中飲軟死忽一夕其泉湧于郊逐游其衆湊 最後廣南得焦父趾無功盖有幸不幸馬青行至色會聽霧后 率野崇顯若狄青郭達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将二人均有知累 宋至仁宗時承五年起從卒至政府隱然為時名将惟青與郭 使何以加諸 照見十一時號為知兵錐南征無功用達其長又何尤馬 達两人耳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是旨 仁宗以來元吳然於為邊境患故廟堂加意兵事而行伍累功 一舉頗着奇傷及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達料葛懷敏之敗如獨 秋青郭逵 狄青郭莲 新 劉定之

軟云包龍品滿應緊者較云趙清歐所謂民到于今種之其二 古賢臣多一是清人海人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歷明者 趙則忠厚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為賢也 謹競很看搜獵幾致國是湯格雖所底定愚竊以為過云治仁 遇而爭為激切以自於詡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失而經過 夫宋仁厚之治東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蹄位基讓率自難 公之謂乎夫嚴察者恒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應介者恒為數 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校盛世斯非夏候勝上两吉之必 皆如諸范府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耳考仲淹好施與為政尚 足韓億不悦機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 王偁曰昔來安未嘗以臟罪鞠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軍子後 示虚已盡下言者益香而進言之義日益垂矣獨孝肅持議 昌者耶 有宋大臣問閱如范仲淹韓德两家豈不誠鮮哉億諸子雖不 共賢哉 丁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終適於同維適於正續適核嚴嗚呼維 包拯奏議序 韓億 包括道作 一十九大 周 柯維骐 胎 珈 膇 本

於言真夫尚依阿淟恐以偷恭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 忠貞之節東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靖献于天朝而後無愧 而生民之休成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與馬故必屬 些諫之職言官也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败下 古人處臺陳之職而以古葵震於當時可謂不看其職者美夫 有言語不信式 照公之所以昭昭在天下後世者将無艾也孔子口有德者必 孝問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循尚能誦其姓字 致住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権税刺奉諸 絕內降壅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封駁恬退不可以不致議限年 恤議獨猜通財用不可以不節議華冗食僥倖不可以不抑議 故自釋褐至發政府而仁宗倚养如一日其言多録用馬夫權 則天子将安賴之幾何而不戶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 以不信議去形迹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雇民隱不可以不 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馬故國統 於輕重之分也的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 本之至誠歸之忠厚盖無乎謨務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為也 趙林鉄面御史 議建太子倉員不可以船懲議錮贓吏大臣不可 屠 隆明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好諛之膽是御史之為職亦甚 又日坐平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 而全驅保家者聚而児天子威重於雷霆勢重於千鈞九足以 重且數夫顧天下之士剛直者火而孫传者多之均何國者希 主封駁之司嚴棒擊之任錦衣等服鉄簡銀魚以侍天期而斜 間而與天子争是非者練官也如此乎其實之際也乃御史則 乘無則天子皆為事関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 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退風鴻世降上無受言 諫諫無常職周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發意 謹言為之設置語之鼓敢讓之木肺石之亟和照色以來人之 之職者哉學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 者時能獨持風裁以伸塞誇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 百條執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艾而朝 属之矣基諫之故固正道之衰也而世之論夢諫者有日言及 言虚懷以釆人之認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無人議於野商 个人臣之氣而燒其所守於是始有吸皆長,動喔咿嗎呢以取 買該於市史在前書過軽調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 貢直聲凛然號為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到諫官 通林以剛介正直之士擅遇仁宗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 人主而下多聲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

公文格清指如防如常以某極双顏與於中日如桃口同立伏 是故口衛天語回常霜威何其北也天満貴成豪華問盛而望 畏強禦而以鐵百有產於時者也閱道之氣節豈非数君子之 昔者及照發淮南之謀二鮑飲賣成之手李問仲破柱之威張 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面之威嬖人传幸出入 根據之好年不可動而親鐵面則落胆矣武夫悍将權兵擅推 鐵面則府氣美大臣權門依為罷靈為城孤社乱之為當婚結 之觸邪類屈較之指佞直辭勁氣磅擦朝者而威望表於天下 京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標而遭緊昇平對楊明主言論慷慨而 項污蔑銀墨班甚馬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閱道風抱忠自自 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惠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 煩乎哉孔子曰樣也欲馬得剛又曰色屬而內在聲諸學為之 網者理輸之直之数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俊俊不 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壮於清歐公之節乎 以持禄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汙筋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政史 官被如鬼如蜮而亦不免儲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祥口結氏 小姓於過激風米嚴毅而不病於大則法應應之轉擊東鄉多 於王氏除收富書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塞跨之名斯盖奸人 ~ 尤者也馴至君徳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點而不動衆正屏 人馬輕下之駒抱禁之寒蝉以獨禄甚而如柱欽郭求者派常

變節者夫其有不變者則伏門潤雙寬速校荒而正氣銷磨以 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大之直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 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 彼已之子和之司直公之謂夫雖然君犹表也臣依影也表端 屬正 天下有以檢其威孰謂清歐公之剛而可易為者哉詩云 盡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確 其不為無畏諸人者幾希失故剛直也矯敵於一時者意氣易 千之剛陽者能為之有宋璟之員姿動骨者能為之閱道書子 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打而又安在此爲錢而也清歐 於人関十六子之都韓琦能按将帥之城而不免毁志於歌伎 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為感激而思看 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宗謙恭和易容受百言當其時典 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容美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随 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為矣必有能逢之忠肝者能為之有比 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養氣於過宋之時元積能劫内侍之好 內在是所謂王表而石中者也羊盾而愿皮者也故文之無畏 店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握之笑比河清及趙權之鐵面記 而不免改節於股寬之後劉橋華能碎王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行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 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為則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為色屬 两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失當治學危疑之際兩官幾成嫌為 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通天人之學世號起儒至於 振滿活萬人之命作及子孫宜夫 張昇戶貴妃柳宦侍沮內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就該其忠直 恕其惠不亦悔改全料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觀人於之退介 包林县套題打磨介並以清操直節重于時極扑為政嚴而能 難以唐文皇弗然於魏徵觀四臣面評麵院遊心或不能堪而 忘猶古道愛介敢言於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 **拯為開封其政嚴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 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乙死皆以步石政始卷蹇匪躬者耶 介于強敏恕介孫馬行不圖家聲有足美云 氣節可尚美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儒美哉愚故表而 孔子所謂剛者平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亦所至善治民思不 了趙熙仁子盗贼義行於僚友其不校歐陽脩力爲辨誣以全 一宗帝之無佛誠益德主哉見十子世孝淑問介子難進義問 一物新 張昇趙縣胡宿 包拯呉奎趙林声介 包拯忌產趙井唐介 二十九年 柯維與 新 編

范者以為善察彼已休兵息表常極廟等而無遺鉄亡矢之帯 川學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败而是至以二十五萬之茶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豊州之敗葛懷敏有司 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桃禍故要徒阻内向之意欲以思信招 韓則以屯二十八世軍兵謹守界壞經費日處士氣日限且勢分 凝不被兵仁宗軍一件臣就問方名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第上 袋六十年継送二十年歲不以和訪而即延涇原環慶之間無 知人也神宗之知弗逮而琦弟得行其悉衣熙軍情去 两点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姦險自爲學士如海 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軍教應置樂且再定大冊調 垂納正笏不動聲色借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 **珂威之於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係稅其能大事快大學** 幣和終束之世常為與國後世按成政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 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尚永逸范則 留宋慶曆七美那果全師屡發造城陷沒盖自維遷背叛近是 仁宗已属意抵用遣使諭之日卿無人接寫朕自知之是何其 信哉忠彦世濟甘夢機相位宜矣 不擇利脩築展點以徐侠其學當時多難解而是范為易就至 勿論 韓范評 二十九年 新編

計談得也左韓者以為時記奉鱼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為 夷極失更欲苟且姑息與以王爵贈以金品覆城不取而又加 被西原依籍将車本食番漢格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 而後小利幹盡者責根其神器而緩近意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賜馬何以舒華及之氣鼓戍卒之心故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 元果父子以叛送餘學一举而陷盡州再聚而銀緞割陷清禄 さ而今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即告徴自豹城之棲而 兵深入師老糧商馬可震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指 公徒激一時之務耳非長策也思竊以為謀國者當先其父體 失又何監監可處而不繼之足惠我討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 環慶海原當其前即延麟府華其左吐審同統出其右先復構 知親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果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 削大過以後多之将取非素標之士足以動椒型肘倘魏公信 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回男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 不獨胎慶曆之恥而實釀情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為 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管查天朝而僅為么麼小冠之少 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義兩之呼賊逐便其後靡所能拉靡所 山斷賊一管賊縱阻河負山展穴完固至可操數月糧而得志 八初論 小和陵克表替至不思言当非除可為之機當幹盡之會養挫 人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閥歲無休柳中國

不根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及耶至是而始信觀公之見遠如 銀夏綏静有五州而世有其人唐太宗時其孫繼遷內附賜姓 在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暗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 者亦以意在特重異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軍奉 不能守而主葉臨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王和議也 之势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 則是而不敢為太輕則怯而不能為即西身一事方繼遠之而 議論太客故謀國者歷定見制事太陳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 大抵宋室之數議論太客而制事太陳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 也至是仁宗賢元二年乃曾是時元吴已併明斯羅青唐諸城 日趙保吉子德明德明子元是多智習兵数諫其父臣宋非董 不異之先 及州人拓拔思茶也唐時討黃泉有功赐姓李氏鎮 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並對有目以和該為權宜以戰中為 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請建紹之際其盡壞遂并開降 關川諸差来有更銀級靜有靈監會勝耳延瓜沙肅諸州地 山為權而以魏公之策為正 軍填當前討之東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及非有極重 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養想兵五十 一切首 韓范經名三邊姓未 一九卷 八出入之衝也地潤呰踝土丘 餘萬以向環慶即延 沈一貫事

省轉輓之皆於是惹漢民相踵歸禁易人亦不敢窺近州矣伊 把賊衝又大與宫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徒兵就食 先出伸港口将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関州民共得八千人六 中之議而韓琦自蜀還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出東間惟數 路以構格納琦亦奏两路並進尚患無功若鄜廻以牵制馬名 進城族华華敵人屯民管田爲持久計即欲出師請留顧題 **沍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察許臣稍以恩信招機請義** 策馳人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即仲淹不可奏曰正月寒 鎮戎敗劉維与兵灣學士趙宗壹部諸軍城乃令琦畫攻守一 得深入即無正入壁保令無所屬原而已此完策也會无美数 竹教練量敢聚寒出戰脩永平等告而又用世衛策城青網以 歌而 伊淹 以 翅州為意遂 目請 烟州先是 邊兵起至則官 早者 知越州花伸港校是雅民貶則以琦樞密直學士兼經是內副 大孫三帥之師會大雪引去時是城先已與难分鎮浮原陳園 · 雅照且多過於是元果許疑欽襲抵城下敗李士彬馴平石 仲光議而他遊終以為不可琦又奏言仲澄意在招納而日子 徒委照原孤軍害敢非計明矣詔伊鹿好琦計之琦遣尹本於 巴京師不但恐杖矣宜餘邊将為持重計又實関中五令冠不 八物的 **販雖最不過五萬我諸路丘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必** 之又上言關中無衛有如城乘度而入而两川貢城非大倉軍

報之籍日許也已而正昊果大聚後鎮我軍涇原副将第後被 原麗籍鄜延時更人早傷秋元昊後遺書仲淹約数仲淹亦谷 東龍 於是分陕西馬四路以韓琦何秦風仲產領場慶王光四 老不當較通書又不當較其當斬上不許其年夏人被證州五 官而已然完美由此愈不孫吞書你遊對便焚之大臣以為奸 心本朝豆故具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敖伊港伊港令果去帝 冠多兵火,火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新地 日非臣怯願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威月也且横山蕃部 轨與阻凍自守機師曆財生敵人吞我陝右心上侵詔伊港納 原項仍兼素原臣兼環慶衙角並進漸復横山以斷賊聲頭如 力引去帝聞之喜日吾固知仲淹壮也仲感請與新同經史為 政績於定川賊来勝抵渭州諸鎮臭敢出仲淹自分沒來投助 大敗于好水川福死速收散去則所檢尚在本帶問也奏奪一 今超德勝些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日苟蓮節制有功亦斬時 而自行追賊果犯渭州逼懷逐城班機鎮兵萬人命任福将力 心用其言使時伊養想四路之事開府溫州此两人 九昊傾國入冠步騎十餘萬而福課賊少頗易之逐陷賊伏中 張即可送不進在新聞之日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益戒嚴對 應精無環慶文意傳領泰州勝宗京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家 是節制歸公號令嚴明脫間 二十九卷

無一當之者天耶於乎惜哉 敵人開户後如脫免酸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避之然操制勝之權者是也坐失機直可為懂息夫始如慶五 史武備漸脩斯又城此朝食之時而令及竟得請去不若則能 抵水平之後論戰固難之失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者次第稍 襲張降善子其執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 **仙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差如性泰監小見容為中國用城** 初論 國有能制異無令果亦備我異徒藍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 丁然好水之後雖将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裡為鮮大 帶公時之所為計也艺相待重有体等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 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果標之而中國能與論勝首即倘中 諸将常帰協自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 傑命世者其計畫亦受養子不相人哉夫元昊雖善在何嘗不 經濟演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請數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 長人攻群清江唐登事我疆場無己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 稱臣而不名義勿治而已明年時他淹名還政府其后他淹與 川邊廣再放乃出判求與軍卒存級州西境復富論日古以象 電好同一受命行過得專用事西亞平斯因种誇該首屬降城級 《順城及細腰胡盧諸告附明珠滅藏等族環鎖道得不梗煉 韓池經暑西邊事始末 - 一九天

魔鎮戎軍盡出奇兵又夢男士萬八千 難之會尤果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之項日無約而 五萬吾諸路重兵二十萬若鼓行併出東其騎惰必可破上終 脚岩出敗後要其歸路且戒口等達即制即有功斬失福輕信 請和者謀也命諸将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潤州逼懷逐斯乃 許之仍認與琦司謀乘便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 西流必由之地第按兵觀默許臣稍以思信招來牵制元昊上 觀蒙小門深入琦後奏曰仲淹意在招納臣謂賊入冠不過四 不信淹付淹言臣與琦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危事也當謹守 营田議移造丘就食以省較輸慶曆元年正月詔進丘神港言 分六将訓練量敵聚家出戰脩成平等岩城青澗以犯賊衝車 港日将不擇人以官為序此所以敗也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 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遣兵各督領寇至則官甲者先出他 塞外大寒宜使春深城馬被人熊主勢易制且鄜過客通雪 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界以副是東云仲花以延州諸岩多失 品東問薦知越州范仲港可大用遂造琦樞察直學士進伊港 仁宗陳庭元年夏人元皇短延州四州者夏人出沒之街也地 人創販者鄜延以牵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管敵非計帝以 潤岩頭土丘家務道班又怯懦少談元美盛兵乗勝低城下師 有敗績會大雪自引去韓斯初還自蜀論西師形勝甚悉宰相 二十九九七 **今命任福将之令趨德** =

之琦與仲淹在只問人號今嚴明受撫士卒諸差來者推談撫 放益少慶曆二年十一月仲淹附奏乞與韓琦问經界温原並 祭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置以三萬騎來戰詐敗伸送 之度賊必争道子純佑與養持趙明先擴之家引兵至其地版 足以情服敵人竟以成功何哉日将貴度彼已以較勝到中國 稱臣上逐召韓琦范仲澄為櫃客副使命鄭散代之或日韓並 接咸感是畏威不敢軟犯追境慶曆三年工是更名奏明主書 與琦練兵選将電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数年間可期平足上是 **駐涇州琦燕秦鳳臣無環慶有擊則掎角而進互相為援臣當** 今勿追己果有伏丸順記城而白豹金湯告不敢犯環慶自此 至部即奏行邊以記書福質諸差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差親 州初元果誘属差為助而環慶曹長六百餘人約為鄉等仲港 仲澄志在招叛思於朝廷何可深罪争甚力上乃降他淹知賴 難於求近効差公之招來諸老慎脩我情樂真得效等奏師要 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伸承以慶西北馬舗砦在城地腹中欲城 之大臣朱序等謂不當較這言又不當軟枝請斬作淹在新日 白新無罪止春一官元臭說敗福軍答書極悖慢神淹對便焚 **那平放义縉紳大夫不開斯界士卒义怯懦不可以遽武勢固** 一公宋一代偉人也其經界西及議論軟不相入乃其威名威 假陷賊伏中太敗於好水川城次散兵得新数於福太帝間

大善の世之君子自知分之為分而不知不分之分于是人物論 マースを かかま 大善原黒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滋以乱有不分而迫以分者此夫善原黒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滋以乱有不分而迫以分者此

九三壮碩也而日有函妨之九五合章也而日有順自天由此人三壮碩也而日有政分別扶抑其間意宜不拳拳失裁遍夫之分分之昔者聖人繁易至夫至妨盖亦等思白黑陽母潛長之分分之昔者聖人繁易至夫至妨盖亦等思白黑陽母潛長之子大機也聖人所追其投以角君子我以我爲白被且以彼爲而其旣也小人亦逞其投以角君子我以我爲白彼且以彼爲而其旣也小人亦逞其投以角君子我以我爲白彼且以彼爲

夫君子不務持之以間鎮之以節而區區馬善思白思之為分

報之六公城之形者開說構之限存包見之意者收滌為之功

魏公者其人凡 且名之家用晦為明推剛為柔問問醇醇而社稷賴之嗟乎韓 明哲長處却顧事有所必濟不動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 争于於芭唇吻之間狗悄悄之小筋忽昭昭之大禍惟夫老成 其院推其陸而提其絕去其象而不窮治其常故生獲而壩安 張即月爲小人者亦被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翻然自新 孤死而城完大奸民院而天下晏如則不分之所以為得也語 之感則小人或可使為君子至其甚不可化然後何其瑕而乗 之之供其罪状既者而後誅戮加馬帝豆之發楠之明軍樂諸 别也不亦過我磨魔之際九官岳牧齊齊民奏而庸違地族之 物論 漢祥亦亡嗚呼被其始固亦相於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記知 不山鼓藏疾國君合先天火年盛氣禍心沒識之士常與小 其獨之若是烈哉盖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 離列核太至逐聽成童飽之禍往行相枕桁楊相棋害赖既於 也東灣諸君子争為名面互爲標榜某也後厨其也顧及某也 置量素激揚之而然不過分別者該懲壮煩之凶用含重之新 石其也宗吸吸于月旦之部而治治于龍門仙舟之主祭此露 夫盖亦容乎其間鬼麥諸賢米絕不與為伍而帝亦不必逐而 不分之分是干古不可磨叛之見 ニナルコ

成日無以延州為意义日非如大范老子可欺此一范破膽之 木組苗後真教米樵終師丧录光分師強衆奔克盡屬副具師 語所由起也其為甲兵豈不壮哉故厨僕果裳華孟敗武成斷 横定川而不經歷等英聲直足以寒雹表之膽而本之氣且相 婦而不疑對使禁害而不懼細腰胡蘆諸建而不止由邻涇以 稱敢諫失疏河導湖裁損内降華夷稱敢為失是以節欽一隔 相書不樣榜以釋相愿出而在位則百官有國四論有献華夷 量何宏也故從學於戚可文講究政理風夜不休及在制上室 希文方在諸生即以天下爲任靈粉鹽湯志何堅也先愛家 歷然屈服孔子有訓練六将之規有積儲省羅之備受充漢之 物論 也伊本謂諸子紀止得其忠統禮得其靜經粹得其暴知子就 仁位過其父幾有父風元站建議攻熙曹太急統仁救秦確 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且讓古人故統 事所謂語國其遠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銀之禍不至若是烈 此失伸承初在制中遺幸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改盡行其言 自古一代帝王之與必有一代名世之臣用他歌語賢無愧乎 之審預如是乎放其當朝难不能久然先要後樂之去海內固 爾勇孔明草屬始見、即然数語生子事業備見於此聚然自知 王士性

六一居士傳 息干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昭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 之唐之文涉五季而與至宋歐陽係又振起之抗百川之類波 城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遭列波晋魏而獎至唐韓愈氏根起 聖賢而不豪傑者也真知言哉 其何以聽敵心而固封守乎傳日家係而不聖賢者有失未有 回武備表甲丘之弱戎且生心馬尚非有威名之将起而臨之 端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必然亦知天 屡易其號此在生所詢長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将見子疾走大 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裁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 之上則又更弱六一居士客有問口六一何謂也居士日吾家 八一是七初前於山自號醉前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類水 图状放東羽野丘 泛若斯平甲兵之在将也况乎宋室原答底 人之力也愈不獲用矣偷亦不克冤其所為可為世道情我 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沒行 不必处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 一代而降薄平春漢文章雖與世盛衰而該如基言牌如其光 局而常置酒一意客日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日以吾一翁 歐陽係 脱 脫

此五物俱過村田盧庶幾價其風頭馬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後等 一岐柱而不驚雖樂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深應之原未必 獎日夫士 火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主 何擇我於是與客俱起極手大笑日置之區區不是較也已而 日子知軒家廷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日 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例然衰之賜其限骨使得與 村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打五物我雖然吾日 我也其大者有二馬軒蒙珪組劳吾形於外人軍軍官處劳吾心 盖惜之然所由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定於用 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完其用君 但能讓述也經園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草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其脩資治通鑑自為之序棄歐陽條 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於之荣禄是将違其素志而自 人勿論 前其樂且適也然常思不得極至樂代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 而有意於定是乃用之所以不定也濮議是也執琦董雜學 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孕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至 不然留然作彼者已劳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思妄丑 食其言宜去三也吾有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也吾當用於時馬而於無稱馬宜去二也北猶如此今節去 歐陽條司馬光 劉定之

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遠信故英宗以明哲之資曆總統 者光之學以誠為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平其未得者懼丧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平此失所以然 是乃用之所以不完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晋出帝所謂生文敬 稍為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穿 馬不然并全美量可及哉幾微功名富里之念一動而用以之 係為自主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為元舅皆及養辨詩二王之 係送無辭其責馬豈非脩义於大政當輔相位暑前觀觀之心 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管等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異 其後惟愈後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為鉅璧之織瑕良幹之未朽 者祭史而俗筆的愈嚴愈惟順宗一録若衛聖道於湮微寒絕 非欲以表正其前日漢議之為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失脩之 而設嗣若薄大紋而厚本生於禮樂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 自战口我自是議奏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歸各謂者也 正為不當別議事崇琦等必不或異英並宗雖欲顧其私親何 学經唐韓食而與之世皆宗經而脩論述充多然性論語數章 **賀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道並宗以忘所後之人皆先帝** 係皆關異端於群發級附之際始馬學者是能抑楊之也至

> 它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 禮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唐唐魏王春窺佩神紫矯孫棄衛迷啓 德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唐唐魏王春窺佩神紫矯孫棄衛迷啓 德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唐唐魏王春窺佩神紫矯孫棄衛迷啓 禮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唐唐魏王春窺佩神紫矯孫棄衛迷啓 慈宗本紀言至於厚陵之享國弗末未嘗不檢卷豐息曰壁 毋盛德主也天吐珠六澤其誰不合州大寶亦屬固護将終身 平盛德主也天吐珠六澤其誰不合州大寶亦屬固護将終身 中盛德主也天吐珠六澤其非不合州大寶亦屬固護将終身 中縣克大有所爲也此遠唐之順宗何異然順宗德區重連而 中期克大有所爲也此遠唐之順宗何異然順宗德區重連而 中期克大有所爲也此遠唐之順宗何異然順宗德區重連而

同任政府而知經學工口量如倫東義懷直量論脩哉脩奇以濮

·司盈度疇就其養前馬光以為官尊為伯王建以為官華先司崇所親以厥號君丁日英来于是子不經夹當時建白諸臣養

是儲副之名不為不久矣養育之思不為不深矣野即位連欲

给美以義為我在宗育灣王光讓之子宗管子宫中以嗣原於

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義以率祖忘祖匪義斜斜紛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别嫌經以叙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子大叔曰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易

史 27-560

康道南明

翌明自藝祖而上四親之禘 在其轉與承自神朱而下十世之 其昭穆世其穆禾開私小宗以養大統英宗既爲人後而私其 是之謂也皆髮自仲康維太康高繼不隆兄弟者二問自太庫 者一也或日義以輔然情必由東公義勝則縣私恩私恩於即 **鬯承祧非立二、等立之比則君我親我者固有在也是所當辯 弾已太成外王河曹甲沃甲盤夷小辛小乙祖甲夷丁兄弟者** 日孝莫大於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證美其為不可日非 大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違天而大報本詩日昊天間極記 七六也胡爲子屈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寒取神之愛主 弗可易者盖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當則為兄弟况漢王於 平推之繁有君也有親則思從親始不可不尊有若則令自君 子為宗經別為稱父子相機日世兄弟相繼日及固禮之怕經 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陽子何辞馬日别子為祖繼別為宗別 陽子推之緊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髮獨有罰而况君所生 序弗容弗辯為也或日聖人本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為田歐 **董她不以為然然則曷為平辯辯之者重宗和之統明昭穆之** 為釋之韓琦延以為然如鎮如蔣如瞻如無仁如太防如夷亦 待期報等属禮歐陽偷則引養服記以為當稱考題後立義三 有一周至共王之弟辟万里王之弟瑜兄弟者亦如及昭世

> 以上鷹鴻寶與無是所養辦者二也或日服以陰凝殊稱以崇里 以上鷹鴻寶與無足所養新書目外,人授神曆,唐中曆自 以上鷹鴻寶與宗外無所接內無所,足其視自藥中房何如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若傳公要那寒日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 我方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王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至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不可而光溝至以諸藩而后任廟之正平方者服制爲人後者

連有多才多要安足贖武马者以為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然 型定問丁傳之陋耶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自熟于光武昭 理定問丁傳之陋耶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自熟于光武昭 地以英宗之賢明觀公之忠宪無維係是從而諸臣之議置之 の庸罕假母后手詔封濮王為懿皇護義仙游並稱為后曾亦 也以英宗之賢明觀公之忠宪無維係是從而諸臣之議置之 の庸罕假母后手詔封濮王為懿皇護義仙游並稱為后曾亦 曹珂名不知為後祖神悉而宗文皇者也乃者尤武之不王

日雷尋悼考靈稱孝崇當時廷紳不惟不能匡救且将順之中

吏之才宋之中棄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盖 世典子克肯世稱三劉曾華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舒徐而 惧爲衣盘所笑此音事君爲谷院者哉佛姓即使文将於散奉 劉散将學雄文鄭於建古其爲考工仁祖則是煉盜上玩争之 爲乎辯且疑爲 不煩簡具而不勝早能自成一家可謂難失肇以儒者而有能 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出定秦中貴預列又諫日臣 則統罔弗正時周弗秩緒罔弗承不假多言而國是軍失又易 君子以為然則顧義而思情天輕行無名疑事無成欲決疑以 **有兩漢之風馬** 之經也紀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分而后定 考之嫌于漢王無蓋絕之理是故人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 示無已則有一馬程十日別立殊稱立子主祀則于仁朱無刃 劉敞 1 花光卷 脱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卷 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遂好以喬大有爲之志則 帝天性孝友其八事两宫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同啖起 使新念得志乎盖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以相 離禍亂日起信哉 不疑卒致和無之良法黃意變壞幾盡自是和後日進人心日 立帝奮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當逐以偏見曲學起而果之 安石入相安石為人倖倖自信知祖宗志吞幽前靈武而数敗 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 王讀書東官侍講王國講論經史軟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翁然 調馬不養好治不三代不止也而安石惟虚名無實行強辯緊 展哉之歌可坐而聞者奈何以不晓事之王安石越次入對而 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胸胸縣動物天流** 看老根曆之不治官至不事遊幸属精尚治将大有為未幾于 之智軟王奉之見行管夷吾問鞅之術人言不畏變亂舊制喜 必以至教之相兼李林甫之思懷以正卯盧杞之姦祖系弘至 物論 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断然展逐元老指斥諫士行之 神宗 神宗 鄭賢 ã 元直 脱 輯

衣兵文将欲取之必姑鱼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界遼便甲兵師 鄭俠流民之國帝方目安石爲今之古人而不察其侵者生亂 吹唧農者吃於於前者使行道路而窮民憔悴之状僅達於 畫口說家養其次核禁狐媚區嚴奉行致天下嗷嗷若蜩塘之 王珪屬大之商英家奴之薛向陳經瓜牙之張琛李定相血至 星而其所用者笑馬之節結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厮僕之 求諸人以新法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顯諸人以新法罷而 同思異不近人情范鎮衛人以新法能而老成人不恤兵果故 帝而帝認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成亂我調壞死天下 天下者回臨川之胞鼠也且又攻极交趾構怨西爰而禍天下 刊之於助安布赐無無何以避清議二人措**處**如此豈誠 為 失福建子之書悔之何及吾以是知品惠卿等誤安石安石等 國者子新法之而何望其能校正也及安石去位克珪實代之 官即看直敵然皆扶術任数公亮疾過專任荐王安石以關了 公光節事值浮線送此為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然言 而又非帝耶 被另因生民欲相極濟交趾藉為口實境至是而安不之術左 堂課為之一空央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是 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宋 史

大下喁喁思有所未息充力不速心同僚左型右何至鞅等以

見幾之明不解意論到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辦獨幡然求去 熙節行新法輕進少年争趋競進老成知務者这处引退何其 當獻納不肯說随以圖當書謂之忠孝非即閩士自將揚以前 鄭獅之雅甲科也仁宗先期焚替祝天願得忠孝状元鄉後來 至若迫不堪形恤也暴看起海隅展折不變學者卒後而化乃 售其術而公充軍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慎與 是名王珪相繼東政公死疾琦專任薦安石以間之及安石被 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務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 民間利病旨产工談無用者鼓 鮮知性命之學陳襄提出流俗力為之個觀其論刘權臣加書 心民事死猶不已難哉 石而獨不苟爲同設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即用必不養 務順肯固位至於兵端以沮正人何快國之甚也夫琦黃知安 死傷战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另固位於世何所重輕而除己 春更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之在樞路主條例司說得政 八與為異滴以彰其校謀耳充不能引沒置亦奚醉若珪則性 一人以府其思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鲁光亮陳升之芸充王珪 鄭鄉陳襄 米 新 柯維麒 史

道術聚失安石於聖明是管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顧及援干 部邊對安石喻韶不必盡對其為門置特日惠卿之客礼即大 古人脩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歷無功利之說要而 得至能荣保首便以及而来不幸受其植堂影政之禍延数世 須以自文數世熟甚爲音火正卯魯之間人仲尼察其心其言 懷然意晚春日録指斥之君父日本何有於百僚哉神宗問王 矣鄭侠小官乃能憂國家事既論群為意及緊竟而不悔當時 日神三為墨官三見點其發王安石之義於未露雖當歐之智 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王安石新法何等為老成人哉 張力平初仕仁宗已被眷固奇才也司馬光謂其文章之外無 上安石天管完於人也為侍後時仁宗葵其釣魚待夏之詐內 兵學術足以亂國故堅誅之安石奧若人酷相類幸不濟作品 那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題**劉琦並以争新法得罪其職宜** 上然不免為趙抃何則所指摘況傾陷時賢义矣見薄於士大 可取耳目為貪很盖包林亦管有言云王拱辰才名不在方正 任禄掩柳者何心於 彌烈也 日調劉述劉琦銭顕鄭侠 王安石 張方平王拱及 三十卷 編 緺

. 思察電亦其窗發死而猶察此緣夫也夫言偽而辯行僻而擊 埋何故下也彼哉味夫録其苦節之許文學之細将逐蔽其元 **与不為訴訴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火正卯不非不誅愛右** 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子安石幸光誅其見名 之留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者重雜之可傷 大命不是畏之說流禍左酷災異不言而祥端報書甚者顧月 足長而微意可觀失自紹聖至政旨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 以常数對而上不之信逐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 得奏災傷以散聰明而早乾基幸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 **並何据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自及衛鞅衛** 買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意魁特與末城吾不知人之心天之 了多了亦倒骨荒虜亡國之半遂以終姓人畫知自六版秦槍 上女石立一宗用居政殺天下人经文國風醫割悉命三数十 情皆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数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 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表論爲流俗以作政爲嫳法以人怨爲常 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 王安石師上 三十卷 祝允明明 中

思恕誠然此所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惟陛下留神則亦天下 上疏對之其大學云國家累聖相總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 宋神宗曾問王荆公以本朝所以至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 已安石 自哪神宗一座于安石終底于西吳神宗為愚安石 為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 英高宗正已失奚**郎于殺人亂國也直我然而神宗**初望以蜀 何以畢行之安不意獨欲名為星葵稷尚傳說亦宗獨欲為更 将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於為兩夫行之而於則亦可已然而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君世聖治也神朱亦 物論 何無度數也 數院何頭宜不靈也如是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微飲不誅神宗 殺物已循曰雖殺吾猶愛其音酒羞餓且微其思是非心風人 又假之日斯周簽之大台曾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合 之福也當時神宗就意為治擊天下付之於公而惟言是聽使 以才赎罪華獨得以文獎安石以才被安石由以升後有刻文 一唐宗、文不諸葛亮魏微信能改過遷善為一君一臣斯嘉 入配者必内諸醴或雜諸有安石以文學表物是體看而就能 王安石論下 上篇帳荆公甚此篇原其意則從末城美 视光明明 黄种昭

公常能以是数者而輔之則天津之柱鶴未必不與峻山之風 出力以役爲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後名 以見觀人者不可愛因其言而信其行也 去之遠如此即孔子目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生文章高 際而禍死極美視向者對神宗之言器無毫髮肯似何言行相 販巧許甚至為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天下之 風同馬太平之瑞也亦何入相未幾聚祖宗百年之法而盡變 領以利其包銭之入民執皆不惟暴而自役於私惟暴黑亦治 自足於私首僧馬治道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貧價而官與之貸 馬均役而其實数自操其催錢之奇處也夫民熟皆不禁質面 收息十二、秋又貨而春質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 用至花破然為恐頓事失取民財之法四青苗春草而教質之 主安石為言言之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核立至之所 公舊然丧其樂生之心卒之群義肆虐流毒海内至於樂道之 人及及以財利兵華馬先務引用西耶排構忠直縣追強安除 上之流不禁今也免其自後而官與之催暴以利其催錢之餘 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價其實無故威取民財也日免後兄民 世大抵與社行事心術多不類子姑即其尤相首她者言之 王安石事 即對君之既與行事大相及起荆公衣九原何辭以對 三十次 劉定之

> 如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失而又編保伍以練 至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實不以煩官是目保馬這不以古者 馬則馬皆在民而養兵之實不以煩官是目保馬這不以古者 馬與民有為兵而養兵之實不以煩官是目保馬這不以古者 馬納用於兵而養東之故醫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将於 為欲用於兵而養東之故醫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将於 為欲用於兵而後黨唐之故醫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将於 為欲用於兵而後黨唐之故醫無不可也然畏僚之大故将於 為必先於養文先於群小夷欲自小至大嘗試以圍之安在君 逐必先於養文先於群小夷欲自小至大嘗試以圍之安在君 透必先於養文先於群小夷欲自小至大嘗試以圍之安在君 一切治計 一切治計

之餘 宗養蘭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至不不治 原有所得而於有莫則馴至徐禧之死得不慎其失极蹇前不用與別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 不用兵不為 中群小島之交權互噬於大其所孫以歸盖安石之枝躬而神宗漸以 一度 不用兵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至不不治 中群小島之交權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而已向使其不謀破蹇則 不用兵利可不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爲務而兵自強至不

先察其民不及魏徵兵乃動以竟雖周公藉口其茲失哉,

評 說出變法心事

利衆知成事因問該施以何為先對日愛風俗立法度正方今 、物論 項 三十卷 、物論 項 三十卷 土質至易而不難因乗問勸其釋析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 土民至認越次入對時上認改圖治意範甚而宏不盛稱美典

之所急也於是沒有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已欲益

又以童惇為三司條例官曹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其事安石初與台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何司等經畫郵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行並所、小可當世者因為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

場於末與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

松以不合出為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然写二年四月賣鹽

以从三年改諸路更成立保甲法及行其後法四年更定科學

必必思卿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既條桥以堅帝意後蘇

霊龍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佚編所見東北派民扶携轉徙之拡無罷青苗意宜記術多類此熈單七年爱大早帝愛形於色欲等安石亦不敖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會遣二中使祭之二人過安石所除結為助者還皆言民便於是帝逐中使祭之二人過安石所為法獨變制科定詩賦得之方田差為便民免後差後

為圖上之帝為罷新法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後力求

免相以轉降品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去召惠卿郡緒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校是一切如故安石

員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校故由安石進記得志忌安石後用

程們抑之而韓絳數與東班爭論度不能制落請帝後用安不

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案有度帝然欲與之共治必稱人事於自用能以辨博齊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甚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酶既亦安布益横蒙布為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酶既亦安布益横蒙布為學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人

史 27-567

高新法相繼配去而品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顧允 悼孽琦富弼司馬光品公著歐陽脩范鎮越木提朝蘇戰皆以所亦益信之那人得與主意第曲為附和異得借貧由是支充

疾固幹不去帝不得已為罷諸言者此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

為南渡之宋云 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九歷四朝五十餘年而 畫繼以蔡京重旨之徒鼓其焰而秉之弊内事外天下騷動逐 官日以治沐為事於是盡後感置所行法而元祐諸臣敗斥殆 司馬光日公者並用為相元老者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用 成坑康之禍紹聖以後大和祖述安石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 病八年·哲言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呈惠卿皆後 光說平馬櫃水常安民贻公若書引陳實及唐玉王事以戒元 市易保馬青百克役諸法相繼而罷然感遭之監婚分布中外 征數只弱於疆場圖事始謀亦稍稍及失哲宗初皇太后臨朝 石夜免相帝卒用李高等大聚征西及清於靈州於是民屈於 北遊人疑之便使來議職事往及至再帝以問女石安石度至 段至數月惠斯以罪免罷事實法安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 不可如何乃日将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盖 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部能本等開照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 與也上初有圈照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誤變法的 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似紅幼可晴矣是年十月安 人臣之道可以相潛而不可以相忌也夫苟有相忌之心則思 物角 原新法 新法始終事甚許悉不待發貶而利害自見 三十世 周思報

也介甫判西京而韓魏公方爲留字太木鑑夏不扇夜不就寝 来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鳴呼未未行而先擠 來除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目行故不得不 聚條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目行故不得不 聚條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目行故不得不 聚條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目行故不得不 不 於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說衆遂至於亂天下之事而 大臣首以身態之而必求其無擊則介南之法未必不足以典 大臣首以身態之而必求其無擊則介南之法未必不足以典

而差無一獲免來卻與皂混爲一途則民病差役病民則催役 之子不任驅馳甚至冠見之家精纓之胃與守文之士皆計口 共可罷耶共不可能耶愚調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可罷不可 于國計民信心哲學失獨顧役之法剂公自謂然不可能嗟嗟 轍如枚焚 一六次消更罷一法民獲一利罷一法民去一害 怒妄祭職會非能共法以舒海內元元之因温公起而改弦易 かる ニュュ 生間 おりまれる 一年 日前公納立新法代同商買等及雞豚當時無論鳥縛堪用皆 直不酬力即直且酬失而給不及時老幻嗷嗷待衝則民亦病 不可能惟役是矣乃錢飲干官力輸干民貧民以力易錢為聚 能是未可以輕議也夫差官及失乃孱弱之夫不堪都掉統確 王氏既去完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争之而不 水俯仰之 費而吏 香漁 微其間或至直不酬力靡所控告無論 用之傳者又何以自其公議在天下也 已此則介甫之所稱笑而不爲者也持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 以自苦於學而魏公矢之以爲征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 物論 人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置銀銀而成之然則讀人 王安石雅役法 吾堂有過則相激之罪亦不能免 不青介前而獨青韓富諸公恋髮功罪者未必心服為 介用可恕而諸公不可深過也然當時有言新法之行 孫繼有明

斯之五書具法至今祖述之宣曰法自州公均不可行哉温尔斯之五書具法至今祖述之宣曰法則於此之之族此也宜也因人權之非共要在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已大法因人情度地宜富者雖平惟於射樂于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惟後數之實者雖平惟於射樂于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惟後數之實者雖平惟於射樂于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惟後數之情為歷典地宜為沿華此法似未可以學罷者測公之法大都為之其於與其一種後病民則此法又不可不罷大都差稅權很各有利害存其一種後病民則此法又不可不罷大都差稅權很各有利害存其

至深速也大古者辞召逸替外並聚孝慮賢及聚灰才明經並至深速也大古者辞召逸替外並聚孝慮賢及聚灰才明經並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大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暗也已愚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大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暗也已愚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大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暗也已愚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大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暗也已愚然不以為意而獨傳然大此法之罷荆公之情此可勝之惡利公伯

以時而給使官者出錢翁者出力貧民富民兩無所病則僱役而識人何益當是時使有忠公之更持籌據宴於上以時而飲

前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良人不擇也不議法

八物論

祭聚而罷之毋乃以人廢法平害非私一制九特為天下國家

事非一人之私苟其法有可行雖出自刑公可也且車之不

進陰說柄用首倡紹述之說以際國是群姦洞之衛次莫魔車 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日諸賢在廷左右对該便日適忠 自摩之不足於布無異為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宝且為 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皆發其九之說與韓維之非繹 不足恤也謂水早為常数是以天變不足長也謂漢文帝無可取 能於經義之分別立一科收蒐無才以構國家緩急之用則安 此发有故智也故避之耳獨不曰經義取士亦安石法乎惜不 娶成之徒皆得则名於討脩之列遂便士晋置然長其本直無 識跡紀回道以端其志而元祐之治常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 議經義者毋曰此法終不可罷 石故之也愚謂催役便民經義益士議催役者毋曰此法可能 世然獨稱之困好議均平頭僱役之實而避僱役之名人固日 復古心則經義之室臣沒鮮我夫僱役經義皆荆公法也温公 相沿有工胃經義者尚有单解可扶隻語有當雖以機金之行 管易惟役以差役易經義以十科失惟役之法旋波旋罷至近 行故士敦本實并浮雕嚴崇有雅風自荆公制為經義之法代 安石道的宗蒙法敏財典獄用立謂正論爲流俗是以人言 李清臣張樂浦宗孟黃後安壽 王安禮王安國 三十卷 柯維斯 盐 史

師道數諫代遼不售無足怪者金屬入短大臣忠亮可倚任者 之道善無為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衛手謂也後州之役得 种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衛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具哉然為将 夏大捷足声小 功路政府者何限也蔡挺出韓范之門泄機事於日相以自告 惟李綱許爾其人顏不能用師道師中持重之計而國遂至於 不償失別西師再聚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姦臣董貫王顧用 動兵費財歸曲朝廷宣人臣過則稱已之義耶薛向管謀取精 豆忠信之士耶王韶偽奏墾田希古倖籠既因開邊柄用乃以 工女石富強之說行於照置延於紹聖與利談立之臣乘時立 為為鄉之禍爲至於與大欲以領馬京蘇軟者項也助成手首 劉華等去之者侵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立乎張論議 大部門 版也夫 山不就幸るこれべき後來握握持重蓋整於前事耳章祭子 **越東有可称述胜立朝無附而依達恭確車将問無所臣正非** 之法以壞人材調司馬光者消宗孟也計畫薦之事擊召大防 不祥之器計 事法不一章之後正在惨禍有所從來我 物油 在之道也 种世衡 茶挺王韶薛向章菜 了一人多人雅图而中國亦藝矣老子曰住在 新 新 編

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衙之稱物故 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童軍國事雖漢之常平唐 等 可不惟不是其限豐之情人獨務盡去思豐之舊法所以激 均斬可能而催役之法去多取之數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 聖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風豐之法則其等者不必盡學言苗 秦晋利差役吴蜀利惟役各有利病不舒冤而速變之過矣思 改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聽 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 ·司馬光疾其詩詩馬以國家事為託當時大臣臭光著若也 非悖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達明非女中竟舜乎一 之蘇李荣盛就加馬夷簡多智数公者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 丁保馬戸馬可能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 公既至能青苗後常平禁守說等是獎無豐之法乃神宗末年 軍仁高太起光公者用之二公未至罷前法十餘事皆後中出 了新經年就可展而是詩賦取經來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 物論 吕公著 司馬光吕公著 時野士収拾罗 脫 脫 中

|於學軍黨禍何君子之不幸與

吕

吕公著

者帝他日誤憶為公著以語安石逐靜中丞知類州向使公著 覺為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有與晋陽之甲以除君側之亞 吕公著王安石二人者時昔相惡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街公 有不附也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蘇所以追崇之於是 中國事自家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末之前聞也 司馬温公 張文潛

然能養及奚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童

四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樣即王仲孺為温食 進齊為公而國干溫惟司馬氏系出晋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 三十七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 夫匹婦與关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華誠服左右兩官格于大

告其色人日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

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馬告於熊都使來使記之來

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舜力招天下而從之 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劳而物其之能無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 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第子之墓 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失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

審失追考其早生事業等以之良相也然知子之野而不能

然先免於避嫌有愧于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而

其如往夫子產豆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惧夫好高之難 其為相或號呼道路頭其母去朝廷是堂以區區材智所能得 洛若将終身馬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世 不用聚飲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 說書子堂而刻之 無足径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當成民而民與之非其類 况其下者平故自秦漢而後軍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盖 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循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以用公其可知也天其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 大類員者招敬智者召課惟有德而後属物服則夫二聖之所 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田 也即是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吃煙至于江下吃午此 成也是以耳心干其次以求夫無失鳴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 故其所建立劳苦而浸陋大量不欲為盛德之事哉盖其所精 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干其才故也 澳以本 王公司縣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應 人之所是而立之役容指壓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失盖日 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誇其自洛入覲 你軍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讓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指棄 司馬光子康 三十卷 脫 脫

年其解也為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即竟不起無乃與光異與日日随勾退其受也非就禄花已奉 丁造則楊輩聲騰景樂相與發明功名於世以比迹干古名略 古之君子其身為鄉間重而不為朝廷重尚論者惜之夫士若 論也或問吕公著在元曹拜梅客児鎮在元祐欲以爲門下侍 合則威衣蓋库以死斯其出處大致有過人者動業文章姑未 司馬光奏照足数丁篇其事功其言直良由明於古人之學然 可少緩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人云亡和國於極態夫康濟 述之說未遞行元祐之臣固無法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改 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沿陸藥自淮圻鼓舞是看事 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者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丁 八濟斯民自己和害弗計也故讓不行則辭樞客之命脫而遇 家賢不幸短命而死世補惜之城康不死亦将不免於紹聖 於是亦差且病失天若将宋勲遺一差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 自任開言路進野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 取月刻軍名盡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泰草極而兩如解倒懸如 物論 一變而為嘉布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族乾轉坤之功而光 司馬光即雍 司馬光 * 三十卷 何三畏明 柯维與 7

五祀如風后力牧變龍伊傅其人者說污吾觀孔子大聖人也 受其福士君子一日不在朝廷宣王之福哉故枕石漱流棲舜 下離歳穴 華環場所供賽事親德器粹然不設城府而忠厚之風聞于天 弦歌所至其雅散而師事之者又無慮天下之半然而愈果 **正童用縫掖者三千人其列為高是百婚言益者七十有二** 東由許耳善卷石户之景之流與夫雲恭龍變受澤九垓而垂 **衡門與夫勒發銘丹高該雲臺者就得怕情澹泊游神物外如** 子二先生が 不妄發一語而誠心自然天下信之盖寫行誠長者即竟天養 朝而高野之所悼也史稱司馬君實孝友忠信恭儉正直生平 激頑起懦逸民之高酯而聖新之所悲也範俗化民達士之芳 翼太平之績者荡然展而無人覧時事者則愧然悲心爲故夫 足以表像當早照映来樓而使朝廷之上所為恢張道理以羽 鄉間重也士君子之行而僅是為鄉間重彼其風流標致非不 **延卿豈非士之高志上願哉而何至以皎皎不錯之行僅及為** 个善恐司馬端明初先生知讀更至此未 害不輟卷而嘆日嗟 下抑亦振古人蒙也自二先生居洛中洛中人自相戒曰無為 墨有公山佛肸之属雅不弃也太皇家衛雪季桓公山佛肸 物節 我明也易日井深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 受意名や少如此盖所謂是不跡廊廟而名高良 行之者二十生其人與吾獨情夫二先生之不幸

> 大月孔子豈有加干二三子弦歌禮樂雅答傳雅相聚而樂文 用孔子豈有加干二三子弦歌禮樂雅答傳雅相聚而樂文 是主意笑菩觀君實時則盛中念天下事率中夜蹶起正襟定坐 其身之不用而區區以確德重型見推于鄉間也則亦非二先 生意笑菩觀君實時則盛中念天下事率中夜蹶起正襟定坐 其身之不用而區區以確德重型見推于鄉間也則亦非二先 生意笑菩觀君實時則盛中念天下事率中夜蹶起正襟定坐 表大少自推其才慷慨欲樹獸業而門生故舊勸之勿技劾歸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是其相之弗鹿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膂倚察確吕惠卿諸人為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是其相之弗鹿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膂倚察確吕惠卿諸人為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閥宣敖张無意子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朝據之矣夫其散居洛中也不過備墨蹈軌斤斤自勅云爾而先生于洛中一意推任三劉選矣五規獻失內聖外王之畧一

至以不善相戒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惟其行之是以似之樂高亦且幾三十年彼其清風高節皭然在人耳目洛中人士目偕富文為考益之會而堯夫隱居訓聘逍遙獨樂園突像安日惟富文為考益之會而堯夫隱居訓聘逍遙獨樂園突像安

一先生有馬而要之非二先生意也假令當時之君若相起

自帝不用二先生而二先生始散居洛中矣君實在洛十五年羌夫應詔禮顏川團練推官不就亦不聞以安車簿愈寶亮繁居實權判了了完全旋復致仕去應寧物韶聚逸吉己辦等以不目而雅不愿意二先生故以君實為樞客副使族收勅譜以不目而雅不愿意二先生故以君實為樞客副使族收勅譜以

烧褐避班士室埋形炎漢之微也秋風與旭三徑思歸典午之 也好公不沒居東之賴姬公之用亦不能盡見矣周之作長义 程子亦曰堯夫近世豪傑情中無用子世也該哉苦者姬公旦 則洛陽之有社殆趙杜之幾亡而僅存者即有國者無使園林 末也院花吟咏曲水酣歌衛山歸老緑野徘徊李唐之季也然 而庇着赤故鳴呼五子洛社者五之會未管不為之感慨馬故 柄周則姬公不久居東以神宗柄宋則二先生久居洛於乎君 以姬公不义居東也宋之祚趣亡以二先生义居洛也以成王 而君實亦老且沒矣史稱君實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其用佛容 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厥後充夫聞杜陽聲上天下且副因絕 之也能不能整朝家肅天萬一消小人無忌憚之心哉而奈之 以碩德重望之芸而退處于優游無事之地則熟為之憂愈廟 天下者于西成王宋神宗宜何所秦矣 居東東人有家衣絲裳之誦追平東縣周之人惟然如沐膏兩 能使學洛之人不敢為非而况持衡東對极天下而左右提掌 **恵仕進之途君實雖復相方次第更账率新去謂可立致太平** 水之住為者頑所有哉 物論 花鎮丹箔绿液源祖馬 洛陽考六 三十春 朱之蕃明

> 別和正辨折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買誼陸勢不是過云 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数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 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 然本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禄受學於鎮擬議標修粹然 藏疑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

宋此宣懦夫所能光之論誠弗易英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 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遭 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喻六十 司馬光為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費日勇盖仁宗朝首

言光實和之此解福客歸洛十五年亦非就罷利児两人之學 然當時物望並屬台衛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盖鎮之中

術正而操行等又皆相類即百禄祖馬俱直道弗狗於時可謂

能守家法也夫

蘇軾

蘇軾為童子時有傳石介慶曆聖使詩至蜀者輕歷舉詩中所

耳盖也有頡頏當世賢行之意荫冠父子兄弟至京師

一口而

百報富在范諾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敬識是語人

發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權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

器識之宏信議論之卓學文章之雄俊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

於年九里之際天下賢士天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

腉 脱

史 27-574

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遇逐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 · 方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顕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 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徽降或婦之地靈文音氣節亦以為得江 序種桐預名日楚頃後上表乞居常及野自廣南卒于州即北 丧 在終而不能已是盖存乎人而物不與馬會稽之東山以部 山之助固也及乎退酸粹境一丘一壑或有所湯精亦足以不 第文定公以其喪去差于額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 之帝門界進士員田上築於弦山之麓於是易獨為對按爾雅 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是以 山獨者首為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 常州宜里之前沒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直務學十 不相有命馬或日軟不得相文置非幸威或謂軟稍自輸散雖 達其有軟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福患之來節蒙足以固其有 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較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軟 其名遂追之感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 于孫得两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 守好志與氣所為也仁宗物讀載轍制東退而喜日朕今日為 粉 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 蜀山蘇公祠 三十卷 李東陽明 # =

有感鳥 校之亦壁吾因以適瓊崖條耳鯨波汗漫乗将之遊平生奇都 頗相類而不知其父之弗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 師徐文靖三門冒田茲卿而逐惟家難克妻之遂工部以其亦 長公天仙滴亞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遍斥之杭州吾因以游 朱俊民劉之為之前。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當四問 文意不如 祠之該固者民俊士太冠祖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爲者也天使 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在社之数平然則是 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鱼子天下之祭換之鄉先生 知不能個眷無子兹山也即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 亞連王帯白維東坡 整立着 發亦維東坡出入諸教育熟行歌 日城眉者亦此義工後雄其體既在語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 名其在金陵亦祭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 及其流離贬富木能居其卿上居茲山托名以寓意謂之山名 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即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 上者将流行克塞於天地間而况其經過箭萬之地哉公之文 上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 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 物論 東坡笠最圖替 於即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榜即即為蜀 三十巻 £ 整明

恢百十其如子何

孫得两宰相而載坎壞竟不獲大用或謂較不自翻戰所致予 向固可占矣較運轍同應制科仁宗讀其軍事日联今日為子 得慕之到傳石介慶曆聖德詩或能學詩中諸賢以問其師益 都認有之人田觀核自小看大蘇軟自重時間母請漢書充海 有義宗有功荣載宣碩以此易彼哉 相維與明

今之論子略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败之荆公也嗚呼子略 下者也以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出 在當時其政事其文章盖以吾儒為歸而及汲欲有為於天

使之家亂天下之名吾恐了膽不若是之甚也別公之是非吾 但其旋用以下而明克宪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然而又 与万州严 皆經傳祀之此其學術之不是以亂天下也亦明至

物流

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 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統者又奚特于聽然哉特以孫叔诵 子將固不能免亦當時日間華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當為岁 **未及論而子 蔣則有荆公有為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若其**

說日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然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

可尺之為則子略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蘇轍

数語祝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淵傳會則此議息矣 蘇敬論事精確修鮮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該青苗較

不主調停及議回河催役與文於傅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議艺 論載英邁之氣閱肆之文較為之弟難失元祐東政力片章接 報客言鮮然素致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或若不及然

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乗除於其間哉 不相同思難之中友愛強為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當野 與台大防劉擊不合君子不黨於職見之職與見進退出嚴無

薛應旂明

蘇聯與兄輕自弱冠以文董齊名又皆達於世務歷四朝随事 物論 三十在

柯維與明

師及風雨對於時形於信和世成稱二蘇非直其才沒舒美也 而友爱又奚加馬 弘文二人出處等辱大祭相同獨較至政府差優耳兄弟自相 於規數論斥姦和與宰相爭可否為不少回隱為邀罷避禍之

死滿馬故曰智者千應必有一失二人並為姦和所指死於意 具不完我終仁雖不能如領之無各然皆被眷機宗壽於**應** 四野之禍福若是殊也申包皆曰人聚勝天天定勝人係力 衣政務不見過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議蘇軾於日劉

日大防劉聖蘇須范純仁成先朝宿德有忠直之望元祐相繼

日大防劉整蘇頌范紀仁

新

緬

史 27-576

サハ

熙年之事非而三舍人之心當大為之戚矣嗚呼神宗之失字 **寧之君何如瓜寧之國何三舍人之名則美而瓜寧之事則非** 噫三舍人之名誠隆矣天下之名三舍人者誠公矣然而如風 理否可言這至三度疾不而名則獨高是君子而見事者也以至 之心亦非有逃名之心性頓吾之名果有神子君果有益子爾 麼而名因以高者亂世之名也君子憂之何也君子非有好名 之名功成道頭而名因以遂者治世之名也君子音之言遠道 石之被孝定之好回傾巧舉朝知之天下知之後世知之三 人物論 用于教然子之權卷而長太息者以天下後世紛紛然少三左 常而除為之培植扶持者亦宜浸淺哉 論以簽善人之氣而折伏姦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於書 之東也君子固不幸以掠棄而得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 不願盖為此也然則三舎人之名亦三舎人之不幸也雖然時 人之名為三人幸而不知自其中愛之心 撰之則三合人之大 十大臨以論李定而落職也天下高之而稱之曰應第二个! 了之言而是不一切則君非其君以君子之道而國首是完 一之公未有不稱其實者然而有二端馬有可喜之名有可見 非具國君 十 臣存忠君愛國之心甚無經子身去而名益重也名出于王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た回非共國老子亦安用名為宋敬·京蘇師 三十卷 王梧林明

也举此数者自不得一逐其领而顧乃以斤逐之餘為天下所 先德以祖宗是法也而變法更张之政不見干無軍之朝以得 稱領是吾身被美名于照軍而熙军不得蒙首無子吾身使此 此名乎有一于此則吾之名與治俱陰失夫何不樂于此也今 字審別之災不形 于 慰室之時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適非 之世以得此名于使吾若吾相祇承帝鉴以天變是畏也而流 君相解畏民以以人言是恤也而想等处置之者不作于典益 而無軍使吾二舍人之名美子華軍使張商英無屬大之名也 也而無事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珪軍使張項無瓜牙之名也 石者只易故以不能替成此當之治功敷施風當之惠德便吾 之心也盖名其人美也美名非不可樂也都五之所以得此美 伊吾君無可目之非而無軍使吾有可美之名者是則三舍人 行手丁惠伽軍便李定無可斥之好軍便介有無可指之各軍 也而無事使吾三舍人之名美子向麦千繹寧使意。 而無常使吾三合人之名夷于立等使薛向陳澤無家奴之名 而及家天下之美名是果其心乎是故事使王珪無厮僕之名 名故哉至於言之不聽而身且斥去吾忠君愛國之志不逐奏 不幸者無出此也夫君子不得已而至於身之去蒙之家豆以 物論 存去沙門護法善人之名也而無軍使吾三舍人之名美子 1 三十卷 各可以無言使此<u>吳無至之敢言則吾</u> , 「日恵神

> 三人名上豪法, 您年三舍人何自而有述五故月三舍人之名 夷簡不專政于是祐四野何自而有詩李沐不亂國歌紹聖公 道則愚魏即公為良臣則領為忠臣則不碩盖為此也嗚呼日 每之 亂而得名則亦美以名為哉嗟乎有殷之危而後三仁 颇 · ラン名生于去五之去生于言音之言生于底室之礼也以底 り可 的不去使此事無事身之去則五名人之名可以不彰是 直道朝廷多弊政而後若子出危言審武子在有道則智在 ****** \AZ 君子何自而有號賣似道不必惡于景定三列何自兩有稱王 人行帰備之行多出於文意之。 時故天下多伎人而後君子見 只到有周之頭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表而後五處士 畫其 心乃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最也君子周 三十卷

之氣而拆仗好回之心則國家元氣循末至于盡然而除為之 培植扶持者亦不淺淺也不然則君子小人無復有辨而丧亡 六君子不為宣和之六城與為是定之三列不為質慶之三凶 無日矢是故寧為景祐之四賢不為祥符之五思章為紹與之 爭為熊寧之三舍人不為端平之四木此又人心之之良天里 . 将走

之不泯而世道之所侍以不堕也是為論

鮮于院

如此又何難哉若鮮于依者乃不挠不狗君相無以忤其情惡 人物論 法終不說問及元祐區別正和問祭確詩語之罪恐為己甚将 人臣於天子法也其數差病於樣九莫病于狗機則九九則竹 然無獨在過中之失故能不必不徐進退有道在元枯諸臣中 於朋氣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随事讓止不少循點 存回聯亮的初竹善王安石及其東政未管受所誘紅遊論新 上之情狗則執執則深下之善是一臣者國何賴哉民何賴哉 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磁礪奉己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奉 奉身而無及與餐随於希世而尚友干古 為人居來短於取名而惠子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子 茂权人品其 尚的中源落如光風素月好語書雅意林空初不 附能伯仲矣 廣或徜徉終日鷹山之常有溪馬發源於蓮花峰下 眉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隱酒雅有高趣尤樂住山水遇過五 与名俱全市 男人式 不行以免其者其此終 周於拘舉九激之外而非守絕術墨者 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演溪之號 王存孫固趙瞻傳竟俞 三十巻 黄廷堅守 朱 惠宋

逐上居馬因溪流而思故鄉名曰蘆溪至書堂於山麓時與 遂擴大而推明之語載祠堂之碑其行實證書載考潘南置之 師傳點熟道體建圖屬書根極理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丙申太守潘依慈明復修斯堂晦翁朱子記之其白先生不由 湖胡公來按茲土謂先生產於道州而終於江州精神萬止體 皆可見也廷餘於嘉靖二十七年之春守江州越十月恐察白 志胡五拳之序程明道伊川之語録趙清獻張南軒軍之題情 在明道伊川之生語學子兹世家春陵而光於鷹山之下浮熙 燕溪周先生在宋本當問任南東軍當過去·楊愛匡廬山之勝 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嘴齊之取故其餐前聖之所未發見 道丧千載聖遠言漢不有先母親開我人書小書言圖不書音 哪 化煮乃建書院於城中名日滿溪童院廷於賴惟先生本 小智何所容其珍能經僻說何所拜其該功用豈不備我 不然情漢流之紅寒愛展官之交奉体天子之無言窮顏淵之 先生所得之具不俟師傅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 風月無邊庭草交奉 物論 八之所未學使高遠者不隆於流忽循守者不淪於滞固松於 局博順質 周悼卿 濃溪書院記 一一卷 王廷蘇明 朱惠家

所以發明乎正學羽翼乎库序而先生之教之行於江州也視 見就不惕然而與起者即體主静慎動之功而造於明通公溥 昔加隆故光風客月之容濯纓雯運之趣登堂聪拜者城若有 以為政者必與蘇明仁厚之治而於世道盖依賴也書院之與 為政名為世表導其教以為学者必究道德性命之美尚其風 刑商東尤以皆免澤物為已任又見王道之流行矣是故為學 於舉先王之禮樂刑政於是二程晦庵先生推明究極而孔子 極中庸之誠以極大天地萬物之變化由仁家中正之論而至 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衆言清亂之餘本乎易之太 經術而傳註以來儒為宗若凍溪先生真宋儒之首出者也先 心辨分事人疑獄快南安之争訟歷判求州新學校以教人詳 人道賴以大明於世者威歸先生之功先生博學力行為政精 班于乘世傳經街道至有宋 鐵湖諸書院得人為盛皆不出戶 地伸豫章人文為天下首稱将不但如西河濟南之傳而 及而成庠序皇不以學校之設既嚴而士多以進取為念故有 心而已自周道既衰人各異學孔子傳道於珠泗之濱其三千 審推樂以造士上之為教下之為學無非以道德仁義修身治 者亦非库存之選也自後西河鄉連傳易授詩濟南関西即 干米

飲飲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 而化民难有免益讓干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該姦和之言感動 **若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黙識洞賜今古的深窮後該世 賀日賢哉 光上以於多 第孝萬於親弟及其第推以治人不為 官其所不辭也 為巴切其自信之無也事是可行不奇索其去就吾表所安小 不欲以一善成名軍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 不迫然誠心懷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每學聖人而未至 也和氣冲決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將從空 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後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 極其所止後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轉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 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適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 應之以是心而無躬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 第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美天下懷失誰為有力進之 物論 程颢 程期 三十卷 呂蓋田 栫

用馬光品人名當言於朝日稚順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在黨中者野居之表也李德裕牛僧儒等分為一黨以相傾奪 為同時止明追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該恐失所 漢之東也李府范密等合為一堂在位者惡之亞之者非賢而 為兆而伊川之一 而造德各異故明道皆為條例可官不以為境而伊川所作行 明道德性寬太規模廣濶伊川氣质到方文理家察其道錐同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字物之才非同拘士曲信徒有偏 買儒者之高端聖世之逸民又日順道德純倫學問淵博有經 此君子所以贵好理也 可寡治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栽酌其宜雜執一意 守伊川川屬雜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 状乃獨不載其事明道循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 天緣地之才有制禮作學之且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於富事之途本懷牛为而考立與皆不及謂之賢宋之将衰也 **茂使在朝廷必為國然** 公者又言曰程順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安洞明經行 物為 以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失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雅較 利並洛蓝蜀**堂 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五 三十卷 劉是之

是也再求選了就問等言德行若願是也歷之入山而林王入 石所示念然始之日上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順而惟し之尊不思 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群 水中而排斥之跡行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順之發不假 海而称珠各有所得俱是為實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 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誠抑 以較為首則異於是較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推文二也兄弟 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客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可為 面监侵凌之兵也其不題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 助而攻擊人也聲於在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 巴而一一阿少里一人之道大失军我子青等為說解若軟 以遊人之尊已廣大以容人之異已循恐不及也而見順為學 术等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夜是以有監之名爾若乃蜀當多 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于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順 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日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權折賀罷而往吊 電而不與他置相攻擊若落軍之以順為首者順進請則欲坐 分為三期黨洛軍圖黨徐考其放朔之所以得當名者劉華奉 馬光為鬼光之常縣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同黨文自 八物奇 卫也賢者自不相答則猶兄與第相関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

赶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順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順?

歌也 使能其心体体馬其如有容鳥則直不可以居等物之地

宋元祐初年程蘇諾君子方蒸蒸器用、菜米光以意氣相矜各來元祐初年程蘇諾君子方蒸蒸器用、菜米光以意氣相矜各因所居自標榜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學讀史及斯末始因所居自標榜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學讀史及斯末始因所居自標榜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學讀史及斯末始因所居自書者亦蓋稱之他如後屆碩及之儒不勝其義憤激即懷悅自書者亦蓋稱之他如後屆碩及之儒不勝其義憤激中懷悅自書者亦蓋稱之他如後屆碩及之儒不勝其義憤激中,

那已手而獨奈何有黨之議也其前特始于片語嘲笑而卒至和鳴於承明建章之下而不誇黔見所長則當日之治僅僅而內資落沃外藉謀斷而為數君子者亦除将迎忘爾我雕雖然內質落沃外藉謀斷而為數君子者亦除将迎忘爾我雕雖然內原藥報當世試舉三黨人物而核其生平擔行大致不出了中原藥報當何呻吻而譚文章彫彫馬飾其肇院而思以努文吹則締靠繪可呻吻而譚文章彫彫馬飾其肇院而思以努

故俄而和大進說受給主聽得籍口以修具私知大者軍小者 派洛江准積表開上接時而欲迳把脫而思食者未管項史左 益陵以衙初之見紛紛制作諸君子實激成之青苗手實之法 議近于於身而党禁不解置獨小人之尤要亦諸君子之高該 君子也特未遭其會其自三党之該起而彼可以彈冠相慶矣 以彼其見而計不速此何哉矧元完雖剪產禄猶在惠卿諸 先柄政謂宜日夜講水利整解不調之琴悉而更張之傳事楊 第己對宋室之元至而 股其脂血幸而天於照明一時民學後 国将太阿以授之名乎且當元施時又非從容文墨該論日也 意不可 非其非入吾党者群而進之出吾党者院時馬目眼而落擊之 看唇瑟瑟涛収卿曲之譽高華百代之煎不稍撰文者入室高 斷節不相能標私門樹亦幟若得日月而行甚且各是其是各 春夜之戎而兢乎防聚磨之婦令諸君子安則宋之宗社安在 一世其英銳果毅之氣不用之千炳炳根娘而用之於 三十卷

勒所常之銘而流竹帛之聲視

文直欲與冰泗古壇相接武吹之亦瑰琦特達抗忠高華展幾經術剖破離藩遊意上來之門棲心無妄之吹以著作羽園斯

劉擎天之数君子者豈非酬酬一代賢家長者哉上之則闡明何為者哉妆史籍所紀洛則首伊川矣蜀則首眉山矣朔則首

子與小人和攻變也世不恒有也循可言也若无祐之三黨則

由茲以譚唐之黨以小人相攻常也世恒有也漢末之黨以君

問門之非者之可少也以故手秋之下吊其忠魂而獲為於月之士爭計網乃其名高難日非中庸之執乎要其持人網而塞

烈異以口百文社,第三之時首聚木所耳心馬又且實鼓一世

存亡而不失其道者與 至過當聽受易莊即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觀 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尤德益郡玩心高明親王 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權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暴高 平於是走其適超過感魯客音樂文之而歸日道其在是失益 衛人野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干古而吾未曾及四方遂可凡 先生始學於百原動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数年 齊於元初之初至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展節之學所謂知進浪 則知其至天然方是時諸野已各三門戶勢将相競而神果仁 夫皆高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為高也觀其勉解于使之言 展節員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則不出士大 争雄長者為之城也隱此三党者砥柱中流百折而不回視世 党自禍既以党禍天下亦甚非君子所宜有也彼幹材蘇生輕 夫唇吻而區區第三党之優为者非達見矣 之情常希合朝肝膽而春於辰者誠不可同日道英然而始以 中で目的た大見於皇祐之時其後司馬克昌諸君雖能稍 郡雅 邵雅 自高 不區區品第優劣直說君子不宜相攻以禍天下實具 王宗沐明 程 題宋

語成德者音難其居者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 者多失然而名其學者皇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再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於自得 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德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孫华之言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逐為有傳也先生得了 宣為思一班同意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聚失况後此千餘最 隸皆知惟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 張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入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 不者先生之功多美古七十十學於仲尼其得可見方惟會 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軍音倒疑迎致雖児童奴 該通而不 迁光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贱親踝之間群居 生之德器棒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恭不設方珍正而不 不管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公之先生之盧先 毋居之裕如請學手家未皆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師里化 地之連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天萬物之愛然後類然其順浩然 点以去子門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 **為在沿後三十年始也達華環绪不蔽風雨躬舜以養其父** 御殖 張 峭

這其魔先生之教人必随其才分之一一不緊語而強益之或 大挺人豪英邁盖世信風鞭霆歷覧無際手攀月窟是臨天在 無所惡其念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者聚而知之者尚寡及林之人祭事所屬無不中于理可其所 問其言者不適其言先生亦不唇也故不有多所從者少見之 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 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灰之苦者與之不善者於之故洛人久 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有愈文而愈新則皆に悦而誠服先生未皆有求於人或飽之 十乃定居馬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贱賢不肯: 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為洛邑乃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 服本舍其學而學馬比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 聞先生之為志安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悦於名張名王博達之士尤長於易 **黃無所不讀諸子百學之學皆冤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 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軍忠於易經夜不設寝日不再食三年 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港河汾之曲以至浙海上 濱形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馬乃退居 人禮者亦不首說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 己十天

> 衛中 今古醉 裏乾坤 ij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 者下木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無異数家不異 以上含醇抱葉之士默成象語成交咕嗶為下躬修為上可名 買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真儒也彼自三代

四日是之訓禮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刺也惟世 坦章經之會響如振王而實未嘗別門户於老聃師棄也雖決 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防也吾孔子雖否 俗自販夫紙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統歌而誦讀者物無二門又

之異學漸出黨枯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發足淵源别馬治 物論

當有淵源也多之淵源則出于天地矣列於陰陽而稅於萬物 儒說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 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梅禮備种放之才而來愚謂此以知 於有宋道統大明而尤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即原節者乃 漢之季而支叉分支黨又立黨據奉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士 者隨橋下之時開市争名同室接利而學術之為世里世英至

皆然者乃所以名易心圖山斯而問題虚養意至而室本芽

沉沉而力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度減以推物類人事其不

矣字由問升沉聚散於潜動植得失悔各其非易也其或升而

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放其詩日中間此子好光是那得工夫者 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苦自當舌無味故其詩 學術之祖為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有無階 行乎兩施平為我而魚選乎故正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 日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是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 本體矣曰一念不起思神其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 詩又不必工盖天下凡匠意經营而成者是為後天若然之必 經世群名之序多之序計說計可以見多之廣太而不可以盡 恍惚迅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太如電光不暇思維何劳捷擇 徐天下事事矣故其詩曰非前事有如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 天若發音之及萬聲而天賴之響萬數也都子之詩至當直指 和 部子者往往稱其呈極然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朝等 以用易也仍十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爲世之艷 上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騎景獨公率然而哦者是為先 为之精微與學的者何也自應機氏一畫而易之理盡英仰子 請其折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仰手之粗耳仰子之有皇極 天吸動九地冬水可造日歇可四百可言而失可得者聖人可 心動而鬼神監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存我而死呼動九 主要祭神松論皆一盡以後事也正好見多體者其辨於詩而 · 見前即是擬足即乖家人嘻嘻飲食行行而答子于而步徐

> 好在我者以為重器大暫在彼者直以為腐風土直執之皆事 迁皇林經世自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為故貌尊邵 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與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 所謂以空手往者也彼謂母子為駁雜者穿鑿者别天於管分 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無不在直若粹盤示見随人所取先據 而不敢該而心味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經橫上下参錯類倒以 而窥日於牖中随矣随矣雖然此猶未失御子也若陽尊仰子 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散魏化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 生者以為盡易非也以為非易衛非也如東獨截在天龍吐圖 以來有以易為曆者有以易為律者有以易上還者有以易養 語言級之權之上之下之而都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 小物論 我和授時首山鑄馬而内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 也昔都子問於稚子日今年雷從何處起都子不應知起處 始失母子矣然則即子之學術數印理即曰數随理具置有 物則不能更複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歷節 一干卷

史 27−585

程子不容後辨如子不容後應而世乃謂程子竟以是難如子

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

為數部於理之驗與以耳食何具呼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生志氣不產少孤白立無所不學與別人焦寅将軍喜政安

品盤田

即充夫通儒也觀物盡理矣而事必至言必偶以數病之也然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早悦孫吳脫逃佛老勇檢米比一變至道精思力段妙势疾害 然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更息亦未當須更忘 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 之美聘以東延之學官異日禮際士子於式馬脫自崇文移疾 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此第於京師與語道學之要先生漢 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府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計上書詞 後已間者真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上 也學者有問多教以知禮成性變化氣盾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開先生名行 然自信日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繁異學浮如也問起從仕 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本片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於是又訪諸釋光之書累年盡完其說知無所得及而來之六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請其書雖受之猶未以為足也 寒聖事之不作聖人愛天下之心也張子厚真傷也論性多 莲天人野宇宙俗鐵悉曲而暢之無所不至恨後世之亂亡 宋儒論 張載力 馬一龍明 朱 点末

> 居成淑大儒也程伯醇醇儒也其免正决正儒也朱元晦明儒也有佛子要斯有光天有王仲澄斯有元晦或及偏為正或因小故有董仲舒斯有二程有数子斯有元晦或及偏為正或因小故有董仲舒斯有二程有数子斯育定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音致太或縁未見本或以一節通全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音類大或縁未見本或以一節通全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音響。 《物論三十卷終》

史 27-586

所點者皆好党所華者皆靈政所建者皆良法雖以千谷學衛 之惠鄉亦知不自答於時而酿水開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息 哲宗幻冲高后以女中堯舜養惟在政奇利社稷母愛美層九 典為以復和宗之舊富是時海内元元惟若平生恐人亦以生 也宗切冲踐作政出宣七倚任元老彙征表賢悉廢王安石所 茶何県曹舊致群去水盡己而媒孽後用平假紹述之言於友平然後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翁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康幾仁宗 九諸人無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同管喉唇盡行仁宗之政 哲宗以幼中或称官在同政初年召用馬品諸賢能青車後常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一卷 刑政報後善良馴致繁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數矣吁可 城市血之 这盟登老成于散地推忠頗於 滴籍而已光著司馬 置姦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禍國事日非馴致時 難夫者於忠和則哲察於理亂則哲常為足以語此 為戒封徽罷警盖展養慶曆亦布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惑本 书宗 哲宗 斯賢 柯維裝明 元直 脫 輯

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據華莫能院而讓官陳次升等 船壁死好崇与中董時留布蔡十蔡京董相繼用事士大夫有 至於嗣雄承以賢者借惧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中 誣欲嚴之是以入入與思而帝界不辨身側之賊不善之積以 特論不為抗至暴其罪於請加之罰何工於缺國私於謀身也 惟此茶毒其至形賢后立幸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除斥官石而 正士兩露洗滌其禍同于漢末之党錮直末之清流君子何宴 山朋比報後仇然使朽骨四党于地下子孫禁錮子荒凉端~ 而不知紹聖文轉而為账軍失躬政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蔡二 夜號被容伎色甲唱し和競為紹述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四 當人以專情報群言交擊 點類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嘉祐 欲為該停以靖小人無混王石於同區雜寒暴十一所豈知斷 白山被為霧都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天性 丹之徒數項関組戲弄框機望風希進者又皆拍扇新於書舞 也求賢不察而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撰支入室各三門戸院 為未去無當之根尚存而公者大防等又不監陳實五王之禍 刀不為偷樂之計而自為閱惱之争是招之悔也是時新法之 ·問君子不當君子亦當平壁之居室者姦隣悍僕潜機何時 不死刺 馬不樂太后沒後多有調威官家者平由是別用 陳次升等 和維製明

而久奏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使演場子 課葬上疏加來確等以倡孫党到於諸公之衆論是盖朝拜官 住然監政績已彰在宗初之日本著范統仁為劉强石正言司 默以丁章傳章哉慎調之南荒俗歷縣險徽宗既乃權後為於 陽城為諫議大夫而無言華子作諍臣論以譏之予觀王見然 劉夫世之諫乳媼部作之聽罪起皆敢於觸人主己論又馬皆 如典物之美蓝米乳赤乳厚印 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成站 京所傾亞聖被陳雅任伯雨相繼遠氣陳不則坐擊軍責件的 言官但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思報園無分至顧應後患音感 聖安世後文在博之言時年尚少就至言即元初之初致而司 果同也而產亂招爱曾不里轍易形小人勿用豆不信哉 諸賢惟報後之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連中之號為唐德 徽宗曾因物議逐群城于外然東兄弟結接發倖方龍即名記 不禁十 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到正不撓者與 野我陳雅任伯南抗班珠遠立朝家接而力終重情的有效 男之用心也都活諫立劉后友養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 王朝 劉安世部浩康華任伯南 劉安世都治陳華任伯兩 三十一卷 當何如其欲當之取若 御史

為納之失信於金必然外悔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後是不 宋徽宗之福竟恭首惡趙良嗣歷皆然指宗之前徽宗未立故 臣委有事君量宜如此卯 吾身能免乎泉世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為國子為也手 高者即棄去不顧幸其無獨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養 行舟馬一主帆一主橋一主萬主人從主机者之言則主持的 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索身求去等 已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不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 之推歷官至松島正字而卒師道翁而高介傳充會陳金以時 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營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齊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 氏不以傳之無行顧以傳文死是沒沒予待師道矣 竟不敢出且不赴重将之碩見不服難提之之錦裘而來死史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逐絕竟進取因蘇戰等萬故有徐州教授 子謂帝之納該配之盡職五九之知人三者出成死帖之治可 胡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骨舉平州來良嗣以 為世道之一慶矣 陳節道 三十卷 脱

紀年為廣明是時黃集初起日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 代唐之微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十一世微宗之言豈不 佛本夷状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者金色微宗所謂 君玩物而丧志欲欲而敗度鮮不下者欲宗甚爲故特者以為 宋承此重紹聖林丧之餘而微宗文躬蹈二事之與乎自古, 要逐與石晋重賣同科宣得該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 和召公 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敗用物况宣政之為 政日行無稽及重貫用事文佳兵動遠愁禍速亂他日國破身 志滿信虚無果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慢忌棄國 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篆奪特侍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珠斥 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徵宗失國之由非若晋事之愚孫 正士押近姦諛於是祭京以張薄巧传之皆濟其聯奢歷佚之 張勇金雖強何累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 是起自夷状建號大金務衛軍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信宗 華被金状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好失未幾文 潜明

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是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麴藥養也而天常失於後于胡羯戎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麴藥養也而天常失於後于胡羯戎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麴藥養也而天常失於後于胡羯戎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麴藥養也而天常失於後于胡羯戎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麴藥養也而天常失於後于胡羯戎不用之當是時也顛異於過程者也然清净慈俭最人所難非高世之王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者而遠其非者也晋之是於修丹煉藥之言惡馬檢宗者下處之主也終後所於非者也不以為用者之完足司馬齊於其資以為本者不安之而于其不以為用者之完足司馬齊於其資以為本者不安之而于其不以為用者之完足司馬齊於其資以為本者不安之而于其不以為用者之完足司無齊於其資以為本者不安之而干其不以為用者之完足司

類此夫老氏之教旨于清净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紀網刑

為本者資馬當是時也一文創残者以之完復本食意之者以

攻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馬而于其資以

三十一表

節繕造之 此典者不可勝計失一 煎干土木則有延福宫之作 座而受册為教主道君美一惑干後察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 而定新樂鑄九門矣一或于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靈素據高 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漢魏津與事李良之說 郭不移哉故一惑于報復則東党人籍党人而剥落元氣不邱 因之以底基發易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群党合意以傾一君 幸王關第幸養京第王婦上青稚子牵衣附飲無節而損威傷 免夫錢収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剥屑推驗盈麼溪整鍋來 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或於接尅則汉 而置空華楹門干户萬以美觀笑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煮 不可以唇物小人而可以圖治千京目小人之無雄也呈文御 蘇飲官飯居屬而民皆如毒飲病弱而無去失一或於微行則 徽宗初立用野去那君心未蠹自召用茶京都均武獻愛莫助 **尿號為六敗相與蟬縣應仕交結構角須帝欲述父兄之志而** 第大也發言為度皆奏言也果師成字形來酌王黼重貫與蔡 工則媚皇父者來尹氏太師則當尹氏者進是以謀夫孔多悉 · 國而重點天下之憂大為腹心之患吁 屬新不可以接兵強泥 不顧矣身為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 一或於玩好則朱面領花石網樓嚴剔数以來木乃聲始董 1

世知其為君子之質是則京之 訓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其心矣碑之所立德業無関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以為夢也嗚呼愛僧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即京可謂診用足之 麗天難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涼水伊川縣名為崇曹不產之 權天難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涼水伊川縣名為崇曹不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挲遺刻歷考芳名燦然岩繁

後世京之意差欲污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奏也护置知公指為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願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崇寧杨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

沙漠萬里有始伊成耳

蔡京

何喬新

班之行佐绍述之政凡忠 颠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後宗頗 接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行曹輔匪由附飛進然處仁股節 時政府白時中華並和伎庸類多出二家之門左右發謀檄功 亦教京参用王黼等除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雅以熄奏毒也 獲譴者由朋之說也觀宋微欽之失國其故宣孫哉蔡京以次 昔歐陽修作唐六臣傳推論孫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盡 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美爭 格既預推戴署状乃死無足贖者曹輔以小臣剛上而無大臣 敏董誤國之罪當正其数而致高二君徒從原典信失刑矣再 功挑患汁洛既震則惟束無策首生勾和彼邦彦安中余深呈 時王蔡二堂偕京者在京統請者右翻接題省堂送相指城徵 機京權柄以不肯易不肯猶去野萬而代馬塚也庸愈哉當是 國播如宋中華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為雕張端官修士而書之 買亂及房犯關東手莫展寸籌內則勾和不為備外則逗過 上海下鍋其衙巧矣像宗亦頗悟間用即居中王翻李邦彦董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确 **戸彼謎之致力乃信譽而揄揚豈不信哉** 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木有統用小人至於主辱 祭京王黼李邦彦王安中唐恪等 蔡京王黼李邦彦王安中唐格等 H 新 緺 史

為異者参用之不知二人者向背雖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 南陳雅取尊竟集欲因以殺雅何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 此何執中寅縁舊學致位兩府無所達明惟務娟城至用石城 之計而已徽宗知京不可顧任乃以鄭居中張商英華敦與京 蘇哉商英以傾該之行竊忠臣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然世如 倡紹述之謀觚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攘奪權謂 **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指棄至於紹聖首** 君子小人循水炭不可同處者也超挺之為小官薄有才具能 可沒哉 湖聖得伊日之才 亦無所後施兄與董庸庸者子抑養秋卒去 理雪塚於崇朝宜政已極河央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救之縱使 張叔夜並在政府以彼嫉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 語有之治疆易為語新難為計當前康之難何息孫傳陳過度 師葵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選以死其節胡 何南渡役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日頹以及子亡非非 懦弱輔齊螺詔雷同和議亦為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等近矣 物論 趙捷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何與孫傳陳過度孫叔夜 连 脱 柯維騏

望治手劉正夫生平所為联神出沒正邪之間商氣之徒

要年宣和之間改在蔡京龍不旋踵軟起發党日蕃一時含得 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與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到疾求 患失之小人度欲宗終不能去之其不奔苑其門若張康國朱 朋工暫為朋者偽也觀此信然 平為京党所擊獲奉京安部激然隣國渝約落學等其大馬品 詩劉達林德者皆是也康國達中無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 他行事果不及追即其僚友異同走微險牧歐陽子日小人 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云斯可尚矣侯家速治五路将即力為申理十八 没無可否然與后中合務商英央非為京地失失此五人者其 達雅相善達既改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恩於京即何執中謹書 動念鄭名中與劉正夫力援之青望那僧復楊其惡正夫與劉 張商英過為養養及競利争權逐相煩構方京罷而政更帝蹈 忠彦能而禁京進相繼為辛執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推拔 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業甚受引若後宗朝者自韓 南共有清才而其失德獨萬王安后為可外安石未相正人福 士孰不與之又何青乎商英 張展國朱鍔劉達林德管師仁侯家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張原國朱詩劉逵林據管師仁侯家 柯維騏明 朱 人者野之而

非所統合或失為林德全院薛品成之死靡或而據院替里計去故禁京之及嚴福也同己者超權異己者領務並時两府能 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務小人見利則争先利重 善子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其朋小人以 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件罪差得云 姦相為國靈既係且久者執中董之為也若均者其他建白節 變者適軍之為也蔡京以星變逐其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 然則使童存等凶扇愈撒者於董之為也微宗養牧政召用正 之當進劉極與之即董敦逸上官均力攻元祐請賢欲宣重曲 元坊之治不終者易量為之也無何楊畏紹述之就售而此事 諸野異替力買易來之邵楊畏及媒葉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 传是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内離新法之苦實惟 所貴司言者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藏乎废公議則為認為 師仁昔為諫官忍於逐二蘇答不今支朝其阿附可知及與皮 東一當能相之後所謂權利盖則交頭量處死灰尚後似平時 書為國賈楊罪尤皆馬張康國劉邃明與京異然一當主教之 、我過石豫具村乃疾視巧武連及監要然則使建中之治震 · 京早逐音素心耶若侯家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廣差野云 劉昺宋香年強淵明等 買易劉松銭逝吴執中

似於被底寒完成于四海田是觀之君側之賊非童情如 無厭欲誅元枯舊臣誣誇宜仁聖德废黜醫后被直幸如置記 重 此政門内要定第之功外連重的之勢然猶離被不已做 以次合传足以亂國者莫如童惇也始傳與家確等深為結納 馬呼朝廷失道遊在草茅安民何人斯乃不忍刻元就都了 **数伎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邁群和語足** 童中朋發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要象以明之哉紹聖之初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按火入與用乃賊在君側之北今 耳亦使接替恐雖被撞無忌馬呼朋党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 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被劉禹強淵明宋春年劉嗣明直斗皆 敗人終以党敗國不冠之於重三十年其禍法於東都白馬盖 則政而相威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祭 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全且說明甚微宗被於紹述之說 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後用惟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奉 人物為 而鄭居中張商並祭京王翻諸人互指為党不後能辨始以常 崇政敗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党崇寧指元符為党 親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两股或言西 石工安民 童字 三十一卷 劉定之 +

朱雲之折檻亦曰旌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敬欲旌禾 諫臣之引帝祸者有二辛此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為其借之 福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要党籍長安役者安石工不識人野 我名恐得罪於後世則魏魏葵克濟濟納勿獨不念為後世產 當大石群臣宣示於言構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鲠之臣如於 天為非黃門夜半來敗碑碑可野亦可建盖棺事义乃見不見 如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際之明亦有可取乎曰漢成輯 **具責矣** 得以大肆其免流毒于擊雖較之流出于蔡京而敬宗不清楚 思但識司馬光平頭不敢預國事幸免到名為後累此夫慎泣 君相則良心之勤丧已久也有人心者聞安民之風亦可以愧 而為此舉動耶境安民之為是也乃良心之不容張城而當時 者得致云恶之力何敬宗不以軫言示衆及以軫言示京使京 万彩上書之言直氣凛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于時被宗則 **松黑神但見多臣傳** 在陳不引之而宋徽宗請之是以為敗亡之間弱然宋敬不 陳禾 安石工 三土卷 張時春 T 士田 奉

女自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民尋遭蔡京用	確不相往還則其智節素英失是以紹聖之物攻惠卿攻章博	常安民自少應軍不從王氏經學其事直禁確之妻兄弟也絕	常安民	中形於外與	不妄語始退而學指七言而後能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于	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温公公教之以前日今自	笑读處之生死不一犯千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歌者不能	遇京又連逐語自無限馬思難有一千谷家判之來福車之後	用献忠放職自無作馬內外不合予過桴三取官一再從惡地	人物的 二十卷	始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當有聲色其利之好是	彩惟名世之野其道有二日合内外一患難齊死生盖常變終	劉安世	失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寫以成茲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夫	為見难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架不暇顧也被宗可以信其言	之東以回互之可也而难乃日英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明不	正案律文言京動往來官难守必為國禍之言而權父為子院	祭京之姦难每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思而不遺餘力矣及乎	陳雅	而制于童買嗚呼為天子者至此可求也已
以被滁州之 账 尋 遺 葉 京 用	从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	其直然確之妻兄弟也絕	丁奉		為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于	企温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	型以立於世非至部者不能	一乎於家判之來檻車之後	過作三联官一再從惡地	+1	·未尝有春色貨利之好是	一患難齊死生盖常變終	彭勃	致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夫	小服碩也激宗可以信其言	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明不	包國福之言而權父為子應	在情思而不遺餘力矣及乎	許浩	: :1

◆暴亦不極於此僅惟李紹有為國之語而又罷之以謝◆數宗之立身值式後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真籍百勝之勢掠	歌宗 數宗 類正也避難而圖與後義權未絕也帝父子並為 医原行义語	藉使飲宗與諸臣有到斷之才安施乎抑春秋之法國君死社来有關冗在位而能濟事者要之臣主假僻宣政之能勢已成李邦彦耿南仲董之請和自古未有好伎盛朝而不到副老前	請康之禍豈忍言哉始由蔡京王葡童書華之為宗然田思格 大物論 ○ 三土色	所自真可悼也夫至於是等別具傷而受禍至深考其部以濟斯難惴惴馬講和之不服卒致父子治不不不再時	施之意矣情其亂勢已成不可救察君臣相視文不能同力協能正王黼朱勘等罪而嚴極之故金人聞帝内禪将有禄甲北帝在東宮不見失彼及其與於於北京将一無戶女立另不正	東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直站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直站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
能之以訓令 籍百勝之勢掠	額 克 煮口 次 注	文法國君死社文法國君死社		艾禍至深若其	文不能同力協	所。 一般 一於正可

李若水當主奉駕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数惟其一死期 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 南面之位束獲為房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失非君而臣矣 非我族類除役叵測欲以買其飲而為其侮得千古有之日風 洪忍思志買和抑我知金屬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孫猫也 退飯司安之謀者不過日六甲法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 **莹若褒滄海以沃熛炭卒乘鳞集如舉灰火以藝飛鋒此臣死** 限于宰相當國力主和蒙夫耕不食婦織不家走騎如龍行車 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 土之中國也天子則青本中原則左在京翻童貫諸奴董雖罪 光政宣不道至有靖康原其所自皆朝廷為数臣所誤以至於 君君死社稷之時且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 夕安寝而起視四境幹離不粘沒喝已揮文犯我關矢鋒鋪套 若水遠供金属虚喝驕矜之水比屋将空自謂無策自未清一 心壁壁不忘具全人不忘宋矣辛之衣冠點首為肉為血四壁 将以劝児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两河後日上降来惟去 7年而差矣二帝九官渡河北待棘露沾衣繁弦惨骨四個潜 一外皆非我有而日射於说霞天文帝座甚何而青城 皇梓顔為滄溟不滌之取夫皇皇軍宋萬里一姓八樂重 李若水 吕 一出去

> 口昭斯故誤國之罪釋制其言曰天無二日若水安有二主故 中華人家所述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 等至令稟然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 學記載者稱馬 學記載者稱馬 學記載者稱馬 學記載者稱馬 學記載者稱馬 學言忠義者稱馬 學言思義者稱馬 學言思義者稱馬 學言思義者稱馬 學言思義者稱馬 學言思義者不能以嚴亞齡受命部件以善論降觀其倫生 學可以者其死節之實若曰齡之忠義為屬所服不能 人物 部

所以見常時發宗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一等者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提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提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而李若水霍安國劉給 周 禮

害而給自經之云耳

要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於亦天未依絕朱祀也不然是行也康慶較敗而沒此致人者共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玉其內字無靖諱世勣不肯以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何难劉延靖康之變稱執禮程根不忍都人塗炭非強敵無厭之欲親逐情康之變稱執禮程根不忍都人塗炭非強敵無厭之欲親逐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後見唐重之父子可	等脈直氣蔵嚴至是	免節之士皆直諌へ	高宗能中典乎	倡七人之事雖殊其	譚世勣恥事二姓里	禦雖敦猶香程根梅	金屬入宋廷臣死於	何灌等	上其危哉
子可為世道一重賞哉	又以書利其父而死嗚呼	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		為我身成仁均也王雲夢	拒張和昌石命歐陽珣力	執禮憫都民茶毒却其然	難者奚獨李若水哉何苦		
	范涛サー以後	を斬奏京重貫		教教教授免馬	川阻割地為忠義	無献之求李熙靖	准劉延慶提兵捍	新編	- 54

帝方偷安忍取匿怨亡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謂悲失 首其然制於姦僧信亞很信坐失事機甚而趙出張沒相繼常 逐窮僻重以首劉群盗之亂權宜立國确乎難哉其始惑于派 王之師内相李綱外任宗孝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願以潘 問南京之心而重傷止所遭之不幸也妖管其初立因四方勤 兵弱財價而事之難處文有甚於数君者平君子於此盖亦有 物則晋元帝與宋南宗视四若者有餘青馬南宗恭像仁厚以 周歷其和灣間新至東始晋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滿王珣邪 世有安史之難庸未即位於雪武宋傳六世而微數陷於金高 復立而與陳語傳四世有懷感之禍无帝正位於道案事件六 厅在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有志之士為之把擊切益 皆出球屬少康軍主蘭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 果衛圖於南京六君者更皆稱為中與而有異同馬夏經界此 王死於是宜王復立而機問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茶竊位光武 首員后氏傳五世而后昇無少康後之而嗣夏**唐**傳九世 高宗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人經體守成則有餘以之撥亂及上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 三主卷 前面原置

证黄二鑫縣浮雲以障日月竟致首劉二竪面不軌以易天綱 網入來方成朝廷宗達全城以待車駕府計雖失克復有基而 情悲說然惟異大羊之見哀願堂種傷盖無策者也幸有本 揮獨不思蒙自水足抱水握火以急放母平潜善作左相伯素 朔雪柔太晓馬角之末生而游魂之銷久矣北望庭聞無族可 延趙氏紀伊中與耶顧循迫於敵鈴福奔而南無思泛極克定 級忍群盗所在遠起而帝及馬南唐福樓山海又不得已而公 賴張韓諸臣動王之師而奏功此日六龍及正不幸金屬哨段 直抵黃龍府而二帝在人掌握塵沙漠漠蠻頸擁蔽西風飘動 意也康王即位有養敢不同之情縱綿力薄才未能鳴劍伊五 請康之禍諸及陸沉北風沸塵縣雨衝界然舉族雖有比較之 以舒思誘至無以連就和議盖帝志則然宜權姦之獲售也あ 芝惟界落好是賴帝與後之策會不出此乃幸安一 陽縣李綱 避找狄難東從洛色事與帝同然平王能保疆土信攘却之威 都浙西無天下之半與仇為和何其異懦不自振也苦問平王 精展九二之禍,好族骨亡獨而宗以親王出盾脫虎口,非天欲 日格父之事往未得也其帝之謂子 参而敷天尚同左祖之心大元帥在外**九**柘皇后在内盖亦天 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春進一言以乞盟而抑心折節意度 一

保與賊槍勢不俱生者也權方謂天下太平年而陰險深阻陵 臣在朝國之發也不有權臣在內而大将能立功於外者盖少 而逞小智子素為賣國圖到計耶天不作宋國有猛狗故日姦 空鳴呼未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耶槍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 和馬流帝以和自馬而舉國又飲兵以待和岳飛世忠克後之 樂語納福富貴之勢利百類筋奇產造化之雖爐惠同情机其 號耳屈于稱臣之學僅得許和之約僅得何南之境而即為之 既如以水枝石皆不見報而耳受其設諭之名耳及其江南之 齒路古敝耳聽未見成功而况次師开江北屬数十萬即震怖 欲和者畏我即愛我耶抑飲我耶日愛故以來主和議者唇屬 辣印君為金人姦細帝又喜得一佳士而銳意信和如或酬以 師而况棄天下平是時諸将方圖協力而素槽北還友一意捷 地里的一次於了女之急不都川茂不都則果不都達展不都地 乙力廢於三字獄而二帝之催然于五國城哀纏率士克薄層 後兵戰又為之貢獻幣又為之俗滿方又為之害思勇伸十年 陽而作廟干陶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益之地而金又分中 不敢南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緊見者金以和是天僧以 金湯恐喝於豫圖王吊聯翻於遠観以中彼之欲第不知彼之 於父子孫當國聯大於股帝遵虜約首相無易十九載輔國事 原之地以帝劉豫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春秋書朝張其 11-11-6

稷亦徒馬而已向非付託無城宋祚其何如哉 順昌之捷主德用有宿州之捷相與合戰如馬出死力以提社 開和尚原之便楊沂中有親堪之捷呈璘有扶風之捷劉動有 之便隔世忠有四十大像之捷張學有頭化之捷吳玠有仙人 繳言有晋益之捷趙直有淮坐之提岳飛有廣德副城朱仙鎮 棉穴在反掌問耳何有於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前有認而 **杂以攻守為實務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派返江河使西江車庭** 南之光增有中興之名将便其隆禮信任以照好為惟且題将練 夹門國餘三户而可以亡秦田有一成而卒能祀夏南宋有江 **特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總** 成于老即主被数於瓜州而我江左彼祈魯不然帝慶七靡所轉 逆虎遠去巢穴據我江北欲之馬吳山以看花洛陽幸儒生功 政而二百年列聖之貼誤稱地盡失不幸天網頭隔腰的誤全 仁道其其君子也頭其生又伐其死排其充又威其學該其罪 律于日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繁庆母妻屬矣守险而險失 是後有賊而不知故雖宗澤有東京之捷霍進有四京之捷徐 議之說方行而属情百**状朝王帛而暮干**戈口道和而 生也失朱雲之請劍死也無於用之動棺不亦失刑之甚乎和 公博京小人之里古未有也衛進而佯退圖利而接經倡和而 初論 宋復響論 一十二卷 崔銑 心何蒙 明

南宋之所以信奉婚而必欲和者非僧之行县是以動之也謂 臂而任後雙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因之立禁以佛異已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昳目而非和議樣 蕭叢棘並引根滋其克剪伐儒者近辨疑學角勝成敵小 水愚失之既其他末乎無足和也好人賊相南罷即作壁是还 也非是今非錐有一二臣然而張治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都 郊权遠充不之居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暗忽明議制 允之言其下者子產相歐孔明立蜀王和與問行功運性題而 豆易窥哉且夫興城报頹後土柘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實施以 後也是日來勝夫何征黃問其受未常春其主臣身弗保何助 民院高宗若能內任趙禹恭用諫辞招携惠服明罰正典學司 南 在斜兩河之忠義暫可復也是目順人在於為便之提廣協 金人立遇及豫旋師大溪南宋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宋澤武以 無民而濟有是理耶然而宋不復與鎮至子日雖有智慧不如 於國己而金謀既成逆軍再展策士材臣効能宣力中西之勝 東沒方面之下油七帝中國之去而氏初遭屬厚恩歐而去之 又被諸名楊於朝一 東宋之不欲二帝縣者亦非情也常是時政和帝祖矣用兵不 以前聖於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麼名居之别名那凡帝之 高宗論 工之末在佛而畏公該易日包無魚起內 三十二十 王世貞明

劉琦呈珠敵也海上之女直其養熊何行者漸以疲光中石芝 碎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置弱枯等先 惡尚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南 紅石列之塩孝宗有之而不發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期存 輕於嚴酷而易於像告者皆此竟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無 **加誰役哉夫太庭之治治谷時些而浚之才文不能過僕散像** 将之可以敢者僅几本耳非出飛敵也嚴離唱鳥你非常世史 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将之失兵矣彼其 報張與無三将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僧以和之說進之為 從也日中氣者何也首劉燮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将矣是 何有於中原帝之所要者非二聖之不還也要其以身為二帝 海也沒及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 也大祭之請和也與越州之南東也維楊之守遁也明州之班 雖失中原然循有天下半也被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是於 秦三日中疑白志走者何也天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蒙而帝 所以信奉僧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馬一日志足二日泉 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養者何 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会然猶人主也 弟則循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縣振而甚整不於或時後 物論 下一表

李綱两柄用於請康建炎問皆胜久展點家便主辱國削至首 若網之心非諸事礼明之信與 數馬視其家陽而從之鳴呼中與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 斤忠誠不少取不以用含為語數若亦子之慕其母於阿循數 善正伯彦奉僧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故綱雖展 尼不易之理也綱名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数不見用獨於黃勝 至於比行而宋堂至南渡之徧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 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去之係人失 司以後其君者往往接勁於當世有能看然後起於其間如本 講則錐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倫唇暗滴而為全軀保妻子之 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計也然而世衰俗遵學聚不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經論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 公之為人知有君及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 不無之賢使得畢力彈應於精趣建於問莫或梳之二帝 若引之有禍福雖以議間嚴戶奏頭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 人根 世故 達人之為害也 盖面 府排和議以 樂敵報等為已任 李綱 李綱 一綱罷綱則可以悅屬而舒思斯唐李正黃華之謀 柯維騏 脫脫 何

國勢关州替太平易為功而過絕點亂難乎為力强劑公日前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到真也是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而其安 侯也乃感于还黄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夫何難乎網再為相所施設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與可多 逆有所發則人不敢為逆患有所勸則人皆勉為思以是致主 李納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豁若水則忠有所勸矣 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 宗學留守京城西顧關陕南至禁鄧且将益樣形便以為必守 收較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斯招撫河北王麥經制河東 已任抗忠数號中時膏盲和守之樣要而國是明曆逆之罪正 目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五哲之全德勉人主以修政養夷名 所動与能爾顧及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於張波野者亦 實監要之欽高二君並問前務前安是以全驅保妻十之臣得 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 售其說歐後宣標安撫或徵而罷命所下誌所謂狐埋而謂之 不免見己而訾其短鳴呼無亦天未悔禍而然即 **赴足與有為哉天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為白于朝非忠誠** 至納 李綱 三十二卷 品中 俊明

也仁集樹扶日之功姦后陰器或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婚 為良臣母為忠臣夫以礼南其萬足之勢名臣戰略志則可為 也金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使始而不能二帝 而能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師失守 嚴公獨以再至為及力陳邀擊係禦至計而宣無命又下失機 任城中力戰而却金五而罷命下失公再留金五引去京師鮮 局鳴呼謂小臣獨愛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致公典策内禪獨 用黨倡而正人為空屋和大水公以起居即極論銷頭左官監 展建炎之際治又甚難者求文治百七年陽德弗到群邪交扇 烈復梓以傳迁依序所不宪用于公者致餘脆焉鳴呼無亦数 故有福國正學公泰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宰祖尚風 小說而王紫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繁安倉不功為列 竟之航海如旋風飄梗益震以摇鳴呼元夫軍人為國商命者 可而能命又下安置命又連下上國下逐如楊州奔鎮江如臨安 石哉公孤忠大節精誠充論動天地这思神日月為之無光至 个比行再而不能過宗不自悉最後宣無難徵能命尋下宋終 八物論 一帝北行公再相事力修褒任宗澤張所傳承為公守中原之 ☆讀之循嚼簽填胸一字一淚當時和談誤國者何情哉是集 李納 平要

楊而伯紀在相南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絀伯犯而不用者學 将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極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 他将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 宗社而委其子女於廣伯紀獨僧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 於亦愈者也且來之有天下人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 法能逃死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那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那馬 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下抗詔而不出一級師而求罷其在漢 深入而不得洪乃縱其從容以點而不乘其陰而掩之此則其 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食蓄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旨威之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康養子伯紀為巨堂為雄欲謂以伯紀 及汲於誅那昌者何也當層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屬入維 如張孝純者便首而為之輔敬固籍口於那昌而孝純有所 将即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修就以侵疑切 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展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比屬之 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頭女棒子 之用含而上中典之濟與古非吾所敢知也當幹離不之南 之宋孫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耳心於我而忠節 以全之也夫许被圖悉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稚順王生 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為請紀網之卒 動 物論 三十一卷

孫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戲而可以立功者有著成心事而後 可乘之學所養至为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出之為國 失事機納以弗女子位而澤不公之以死其平按澤撫群盗集 策以特臣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達顧皆阻於茲传奏 靖康建炎之禍殺飲囚而北高宗術而南一時忠東之臣於等 **猶為之把脫國之不競不以哉** 而猶不宜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午任下點干載而下忠臣蒙士 有原作山河北本朝之語二臣受君於國雜處死生福樂之際 見忌於秦僧戶逐遠從發悉而亡君子所尤痛心矣竊論泽點 辛豈不悲哉及趙馬為祖南北之勢成失两敵相持非有灼然 指顧問耳董清善江化步嫉能忌功使泽不污信其意發情而 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家旅数十萬眾若響赴聲景田澤 能有為者二者該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比行 家於居特已之地更謂黃潜養等原經·遭其聚惟何察之亦主 界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學司復此那之心也情子 恒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無或牽制則及二帝復舊都特 之忠忧素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觀君父之陷於堂連熟無 人然花有底高澤之易等也運呼渡河者三而尚自題其銘旌 物論 宗澤越門 三十二卷 新 緺

能逐北施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藤而北為上晋論 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岳飛同禮罪失劉向有言執狐舜 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去 非輕謀而淺愿者所能辦也國家不幸而遭王路之恆光中原 心而坐銷天下之變此惟其謀之素定故也夫天下之大事和 昭禍蒙曾不少利截其自題銘旌氣作山河之句視夫為厲異 梗和議為秦信所擀收軍以死然與惨倦報主之志雖歷頭西 輔人失紹典人相者再生物力替親征國勢不振数年後南北 之心者來說賊之口其不然乎 百人當事學之都震於吾前而吾與之以静則可以安撫平 秋賊者豈異印 之板荡事變旁午羽檄交聽人心方沟懼自危中外震動善歌 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並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人任力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後夷而安夏始以 勿角 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做在前而能需者乃以 南自為小官已者婚節中與管管陳時政智是該天下屬 越馬 宗奉對客賭野 宗澤像賛 十二大 **吴伯宗** 柯維騏 隆明 一十二 史 27-602

突然而起震撼整撞每足以奪人之氣而動其心自非謀之定 汗流沾衣倒執手板准治文學智名獨冠比魏自此子房亦自 而晋室人物之望也方桓温確兵入朝聲言欲誅王朔乃至於 而中有主者鮮有不驚怖而失色倉皇而失措以至於狼俱顛 故不宗澤當九本師過汗京都人聚恐而達方對客關棋從容 談笑意原安閉若不聞有金人之壓境者此果何適而能然哉 行而後動也召其中漫無所主而終不及事站僥倖以臨之者 變之衝而吾固有以豫執其處分之機矣執其機而徐起而應 部之定而等之熟也則萬全之道在我而人心雖方疑懼於事 屬平定之功而其的中之籌策固有以素定而豫持之矣惟其 平息暴放於是平銷此非為情鎮物使俸於萬一無處之地以 鎮之以静使人心恃之為柱石國家倚之為長城而疑惧於是 吾故示之以安人方憂也而吾故處之以樂人方動也而吾故 少而敗天下國家之事者矣是故王坦之風流談咲氣祭一時 共必有所恃而後動者而非漫無所主者疾天天下倉卒之學 之所以能養靜於事變之衝而此於丘山而不撓彼誠有所 則天下之事有不難於辦而天下之經有不足平者矣此古 汤論 時之傑也而國書之樂至於神色修祖股際產期王昭遠 三十一卷 1

則人心将何所恃以無恐而天下之大事去矣故人方危也而國家之望而或亦為事變之所國至於皇愈周章錯愕而失措

城而扇其天子横行中原其敢誰何又何有於氣息奄奄之高 宗哉彼其視孤危之汴京直用靴失踢倒耳而目中已無失义 沙去沙京密班彼其於徽軍之朝長驅渡河而南循将破土都 京而兀木以其粉選天子之餘氣道齊都城提兵自鄭直抵白 今之大變也不軍至此而已大去矣。同示以親王嗣位都於非 米至徽欽比行两河陸沉胡馬牧於中原腥機楊於河洛此古 中有主足以鎮之而不援也而宋公之對客圖棋亦以此馬耳 與答飲博歌能敬呼卒能退廣以靖國家臣非謀之素定而其 長輔而却胡廣金人悉遇两河澶湖沿危人心沟沟而危生乃 之衆陳陸哥境都下震恐而前安乃命駕遊山園村賭墅卒能 於吳張昭等相顧失色而入重方從答運籌衛堅以投鞭斷流 整接就至帳下而至天堅門不起曹操以七十萬衆聲言會 自方諸葛而不免於很俱受師楊億自比八角磨盤而不免於 間不子談笑以當東甲之變以至周亜夫之討七國也軍中夜 王故事變得而震動之耳乃若孔子從容以却敢五於增雄之 便液俱下回視義時之意氣安在哉此惟謀之不定而中無所 合軍者有不能自立而一為其先聲之所堡至於受膽而落 三十五天

必則原沮而其心亂心亂而其謀球以至於無所不支而僵且

馬安知不使都城再破而高米復為西宫之廣世鳴呼事勢

危識莫有甚於此時者失宗

公身當其衝流然鎮之

則非其談之不定而中無所主者也倒其係屬入問計乃徐日 著一從容運為之手耳然使其誤之未定而中無所主漫取天 危平軍民者丹中之人也而大将則丹師也故宗公之對客圍 倘舟師先震荡飄越而失其結構則衆人将何所恃而能無仍 裕席之上矣 選之行舟者 送遭風濤 升中之人皆震恐而舟師 何事張皇劉術等在外於能樂敵則知其付託有人處分已定 勇人卒至城下将何策以支之終必至於顛越而已失而宗公 万蹄窈函額從容運窩而無怖色則戶中之人好情之以無式 以倍固已不動於色而折衝於樽俎之間談笑指尾而却敵於 中外示之以安静而不接近樂而不恨則中外聞之必将相顧 則被衆将安所侍而不将至於土崩尾解望風而披靡千惟從 所倚頼而都民之所觀望者吾為大将而先示人以危惧之形 矯叩盖大将以一身関國家之安危繁三軍之勝敗固将士之 有事於圖棋也不以公為迂則以公為矯也嗚呼公豈誠迂耶 則授甲而守陴失以将士則厲兵而秣馬矣斯何時也而公方 我其謀之素定而能然故天斯何時也而公方有事于園根也 以烽煙則紛起奏以称書則交馳失以京師則戒嚴悉以六軍 塞辛日大将軍舉動若此若属後何恩平有是而人心以**安主無** 金籌集階計審談付託得人以了大事而吾乃高坐談笑以鎮 一之事而當武為之矯情干迂澗之態而僥倖於萬一之圖則 物節 三十二大

> 商全之謀已在胸中有素矣失衆後以吾之安而鎮人之危以 西之樂而鎮人之愛以至之靜而鎮人之動志氣不擅而方寸 西之樂而鎮人之愛以至之靜而鎮人之動志氣不擅而方寸 西之樂而鎮人之愛以至之靜而鎮人之動志氣不擅而方寸 西之樂而鎮人之愛以至之靜而鎮人之動志氣不擅而方寸 在不過而天下國家之事變坐而制之有餘失俸之謀國如此豈 非都人之砥柱平豈非尚宗之長城平((高宗能信任之中興 非都人之砥柱平豈非尚宗之長城平((高宗能信任之中興 非都人之祗柱平豈非尚宗之長城平((高宗能信任之中興 北帝根於高宗、

以為不及至於富平之遺師准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 與其初逃張邦昌之 談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同非偷傷之所故 其相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自然以是孙故 真沸腾廣奮展頭而辭氣懷然曾自上如復欲用废當即日就 其相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自然人家若與群 其相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自然人家若與群 其相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自然人家若與群 其所於養養展頭而辭氣懷然曾自上如復欲用废當即日就 望及其模卻勍敵招降剔益能使将即同命所积如志遠人伺 望及其模卻勍敵招降剔益能使将即同命所积如志遠人伺 望及其模卻勍敵招降剔益能使将即同命所积如志遠人伺 望及其模卻勍敵招降剔益能使将即同命所积如志遠人伺 望處養患蓋無性而不自得馬若張岌者可謂善養其惡者矣 必處憂患蓋無性而不自得馬若張岌者可謂善養其惡者矣

能逆觀也

張校

柯維製

Ť

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淮之計 中與之業可惜也夫 則可見矣的初讓沒而沒存出沒不看乎出也但且意不欲軍 思之口不得就其怎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晚然知 该門不到高宗而高宗看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堕<u>主</u> 凌順的力争而免是兩不負該沒門不自相負其背看勘宗正 余観地思處張俊之事盖上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也思心為 張波在高差朝存歷将相之任觀其平剔盗討除兒逆始終排 後上字鎮造黎晚後際遇主議益堅難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認 國凌奏得而城之後心亦為國也為國語而所謀見抑則宜城 戰敗仲尼以為然而不讀金固響也可以用丘勝有蒙波哉 定修史者第漢状中語何耶雖然許魯莊與於不共戴天乾時 年期悔撰状失實元儒指奚斯亦極論工罪盖事人而是非爾 和議與強勇抗非為於忠義能繁平奈才頭重福往往自用於 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存為 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於王師要如沒身有餘恨馬朱東 ·秋制命禽獸逼人真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響取 沟谕 張波趙馬 十一天 計浩 東家

成大功者不以少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登 而得誘之易也 網思之過也全而於凌顯忠則敗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當罰 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 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横議紛起失今符雕之役季顧 知邊鄙有敵懷折衝之将王十朋文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寶 而後戰也孝宗謂数十年無此克捷胡強謂四十年未有此要 而後国之戰今則往而征之所謂先發有奪人之心非不得以 建校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雕之一舉者至尚者因其家 **司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波竟以此阻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 恭露而果為本宋欽宗後雙而果為中原用民伐罪而舉奈何 勝一敗立家之常符雕之壞乃都宏淵之或衆耳初非張沒 フカ南 男人緣此震情知至若有大有為之志知廟堂有出不意之奇 張浚 評 學語事公之利山豆二人之 此議可為魏公洗完盖以前宋當強廣魏公维三取績 然亦数大捷論者只改其敢而不計上提則曹聯之亦 任責難而得證易至十古確論 周

茶中

失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将而三至敗請者何哉盖以 而復極此兵家之常也安可以一級而遙至之 星定之

畔孝宗即位命该都督荆襄總率李顕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 德素不相下在飛言其必事而沒將然不應夫是以有雕多 所來夫是以有富事之敗至紹興七年沒視師淮西雕瓊廣王 兵道由同州剧四以持齊虚夜拒吴玠之議必與廣歌逐為庸 張而不能下十智點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沒復命出

宏淵與顕忠不相能而凌不能禁士卒憤怒逐潰而歸夫是以

有符雜之是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被拒諫智點不明而何

之為将其視趙奢之下許歷節后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凌矣 而不能留符離之戰慶名文遠在川陝沒雖聞工於而不能舉 後以之而不能用淮西之學五般在营沒要之職其知終母丧 雖然後之不能經常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後李納尚在 自副乃以無傲争利之人自随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隱沒 勿角 三十一卷

昔單子之論表以為其将輔表局而強之也魏歐子草局而為

劉馬

家数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許稳叔之言不終夕而知 垣府天福遠独愁當其身且及其後平夫長劉之為周是其不 台諸侯因併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潘行王室在智為遠天

不可核者實謂沒已不效於前也可以曆運之與最盡奏之天 則東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 以取敗遂使後以為整而終不敢進一寸以争中原和議遂固 國家財貨營資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来指空供知 各曲王指置淮西也懷而不能延納看以專禍得如蕭於之等 亚夫氣傷山山東之國忠義之士都然無南面之思是又誰**認** 有其身因失而不謂國之威靈衆之存亡擊于一戦胡再不謀 性輕立故看後者有立思無其度意有餘不不足難謂其輕用 (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養勇於犯難而頭於處思思不 符於匡濟旋運文其壞此所以深有責於後而惜之也

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三十萬面前似可乘谷 松萬全必取坐制把吃深入中其要全之奇而輕率有以便我 靈之不復报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天宋之雙是雖百敗 百死而不可己者凝終始主於戰主于守主于恢復未嘗可以 其非矣若宋張凌之謀國平則雖強變天道縣用弱內等謀獨 一院者端外不協縣就而敗而宋之事去失速符離之失亡是 恩除然報公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規與失同行為 何寡誅哉李都之才未足憑伏而徒奪其邊邑何預大計了 ~ 親日夕安殿頂里死易慮而改圖出哉其為心或若其主 心當計畫不能兼指才智有所不足豈可書聞之天道而謂威 史 27 -- 606

張凌論核復

維護開學依楊我者也天下之事力非一人所能獨連必得人 也莫善子弘而公而莫病于監何則士君丁之有所有者不能 以自見必污人以弘其施故上之而君次之而相皆所以主持 臣之立功其用于人也莫利子順而正而不利於佛其用

以裕其權故凡忠蓋之德雄器之才皆所以附既後先羽望替

相與同寅粉恭和東以账帝載則下不携备是三者以属行王 休之相弘翁受以敷施則中不阻有元德社飲度明勵翼之士 襄我者也是必有到明之君攬乾綱千獨斷則上不撓必有休 一則何堅不可破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成而奚有于恢復故

百年昇平武功已不競失速天金度新法倡紹聖之紛更停下 我状之兄面拜討憲之父守忠**層**而之廟謨謀嗣多而成功中 陳橋不由征伐釋兵杯酒園無專權頭雪失守无果嫋與此為 獨也故是當者失文之顛末完魏公之然始而言之至自襲動

調停酸靖康之禍本民嗣遣而初馬南頭那萬降而直擊北指

育木天子遠家沙漠之塵很子幸相徒件中書之食我之為果

及子钱不可為失時則有張魏公後者東中義之性是恢復

人策經理中原遠過祖逖之誓更措置兩進木里仲庵之經更

龍府二帝九宫之遥望古思生入王門關主要臣辱主奉臣死 恢復之計者文非時相之言別於軍萬姓之北懷咸欲直抵黃 預聞其試領紀法而行諸邦國之問則妻掌直事則所以看等 也然配天嗣服者君謀王斷國者相談紀法而其諸堂之上則

不有湯思速者正国内修張仲之順治外揚言用之威嚴推

水事之. 持以替主婚子弟之計按高妻之, 劒以央、 是準溫問之

易惑若此而魏公恢復之計其能以自立耶此其捷於君者 武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義之不可以用軍以高宗之無斷 其所以任人者如此而於魏公恢復之計尚何望其斷然行之

無捐尺土也然而空言明效于底領土忠平原於無成南渡 固将起神州於陸流院銅駝於荆棘使金首不共數天而我知

> 膝一屈而不可復伸者何即馬管謂其用于人也其拂有二而 丹己退而不可後進比較之報一去而不可後逐稱臣稱姓之

之青而誰耶兩因亦子淪沒於計很之吻九廟神靈磁域於腥 受裂祸之塞言而懲天討賊則所以主持恢復之計者非事 其所以用人者其隘有三天高宗以康王之元胄而帥師勤士

也而能以謝悉胡寅之七策若周聞知張所之五利姑置勿問 百王除党報干古也夫何臨安作廟建偷江左之安東平次師 一世儒人 史 27-607

用念動王之急が門中題賢相也而任之問終李綱一

三十二九

康之一成以結舊服央光武之百戰以殿奏積展幾千雪的

下為南宋者正宜大學業後仇之蒙勵句或皆膽之思學心

題之 方比望庭園無決可揮霜降雨濡不得一煙麥飯于九時

心思一手足之勤劳的能周知獨運也哉大厦将颠非一木所 役展幾乎以人事君以身狗國之義也夫何奉柏王和議於前 也天下事豈吾一人一家之私而欲自為之哉亦豈吾一人之 獨濟必求野以自輔也春秋書軍的師逐入脚議功之不可專 於外者哉此其祖於相者一也雖然豈特君相之失哉天亦魏 可從中制權不可從外禦目古自有權臣在內而大将能立功 話問有後心三敗之短藉以口寔始其成而該其謀使慈母投 則又俎之以王之望問之以簽端禮何察之以正名臣主和之 魏公府國步多數而任恢復之計吾竟其必體大易求賢常中 各而念不及此即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經营四方手 能支砥柱中流未見其回在欄于既倒也置以魏公之忠勇明 公所以自處若未盡善耳易之屯六四日水而往言也不可以 竹於養至齊音易聽于果味又安能相與有成即去法曰軍木 之衆思而定的刑益授仁學之五龍以取日虞論也天何有高 即橋器使之道如趙者之下計歷如韓信之拜李左車集部 即思退阻恢復於後極言和謀之非如胡鈴董者為然不遺餘 人義弘命受敷施之詞折趙牧下野之節崇曹東班能之八色 盖忠報國如在武樓者續段不以其塞至於魏公恢後之計 物論 前端不以其聖艺年最而思其成五百門攸代魏公皇不知 了之才而無容天下之德有救天下之心而無用天下之道

> 也兵不擇将以其國異敵也不用系飛為統制而使王德鄭惠 使之並将以致符離之清重失三也三敗之短形而六軍之氣 則各不和政魔而况於大師手知李顯忠而宏淵之不相協而 耶拒是外之言而輕與廣敢以致言早之敗棄謎速禍其失之 後随 西之後自我致叛天龍谷即其失二也稱但無情過可

安於朝廷之上極重丘於危疑之地以建伏後之計故居此 佛而行之以三陸則恢復無成非魏公之不幸也嗚呼以忠重

祖选構之言由以入美衆家飄山聚蚊成雷魏公尚能一日自

死公依後之計終于真效而徒使百萬貌称奉老於江上兩官 如親公准各如親公華事之正如魏公三統六師東國大極如 二十二五

任人以恢復之計者當點親公用于人之拂受人恢復之寄若 當戒魏公用人之隘 塚佩空選子夢中炭源英雄至今遺志士之恨可以也夫後之

談恢復令人髮上指冠談時事令人拉下交順詞藻財

李光許翰許景為張惠張圻 ガガ其利枝

時非之人也而國配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人之道有未至風天 極弱救英之際以任人為急情既應於之禍簽其於英滿矣當 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意計消所素衡之論議則切張 人善理財務所之習知河北利客皆一時之傷也数臣使不為 宋史 和歌船生王枝則知亡我之禍己北於是矣 絕天安得不生奉權使有南宋以丧其社稷敗故君子觀子旬 地至微之理也盖太宗當看太祖背明傳位使其子孫幾至城 答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循得保首領以沒何哉嗟乎此又天 於臣之正等甚於來檢惡固同於情机山實類於躬可借使B 至此檢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整遺君後親無所不 議翁洪以定而不可破鳴吁始則倡和謀以甚國中則接屬 待二人為幸是何黑白之眩哉 **南不

寛其

入之

深

而任

之

専

也

世

方

以

為

大

表

大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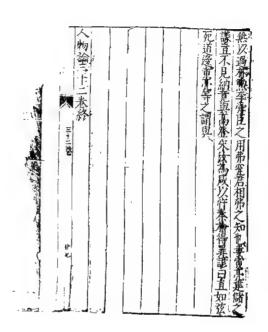
而

帝

乃

り 仮之心而其隱難匿奏文足以濟高朱偷安之志是以庸伎相** 護印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則其效宜可待以或遠斤以死或用 階書伯方才術智屬無過人者特以側媚菩奉足以結事来喜 之不竟其才君子不能無咎於當時之失政馬 秦榆縣自屬庭獨以長樂梓官藉口樣却来謀使或主聽使和 八物論 一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檀實天地不 黄伯彦胚衛書 朱書和 计立 羅一倫 射定さ 明

切直與軍先俱忤奉衛一則誣以罪證一則逃遊以死嗚呼峰 五昌隊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與之失策者林熟諸人特 南廣民鄭兵務政多因循而首安僻壤中原不復留音文不能 而事果亦假然從之非君仁而臣五手、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 爲者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列雖古實誼之诵達的體后 **素顏不信哉宴事光請立木祖後為大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 南宗插邊後有由劉之變動數王度奏正色立朝以乎君臣之 人物節 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野教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 則使室諫珍土之出表公丁欲後中原則與張波話殺之於是 皆死於難惟槍一家獲全非其在身我屬本家款納期有後報 展問二帝家歷宰相何果及派傳張 取夜奉槽司馬井等奉家 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臭 本有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許惟高宋開心無納以為得一 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立心改節為處友問明笑故自入相 北遷此五人者皆等争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車等 士是夫宣天必欲下和故使姦臣得遇以為戎屬內應年自請 後这事主和該悉能諸路宣無凡趙夷劉太中等祖其和等 林數李舜臣妻亦是高登宋次為 前致王康秀妻 東北宋 夜為 11413 打進點明 脫 竹六 脫



晚見	岳溪	是是正行功效甚若有父風矣然偷晚烟荒淫毒多喪敗豆非
	人矣	琳智男忠實教力協心據除抗敵卒保全男以功名終 <u>盛哉徒</u>
天下飛死世中能中外大權盡騎于槍干是盡还若子盡用小	天下飛死世中常中外大樓	軍無以過馬或謂其英原不足雅量和餘置其然中具新與某
人龍所會立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為無以服	之龍附會其事無所不至	劉斷神機武器出所制勝順馬之捷威鎮敵國難館信成上之
俊以希旨經告而浮廉車姚政傅選之徒亦以門附並沐累讓	俊以希古誣告而污廉車城	劉箭吴玠是璘 脱 脱
姚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高以願偽銀錬而清中丞主	好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	作江南回韓公圣公還有無
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槍之心沒庸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檀春	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槍	足胡兒喜若不見和尚原頭走元胡天為中原留逆雛他時再
占 相 設 名		金山南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王帝監復跳華人類
民於盖木之不運使然也	處既文時方倚重而旋即告於盖水之否運便然也!	兀木走 李東陽明
5	人物論 二十二卷	7 日 三十三巻
将則與礼明匹休沒盖武穆則其在飛越美奈何賊槍所是眼	将則與礼明匹休沒益武程	帝思類依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之軍無以過馬或英緊不足雅量有餘豆其然乎是故生為儒	之軍無以過馬或五縣不及	行都以不言兵部曲舊将不與相見盖後岳侯之事也青漢不
史相節神機武多出奇制勝順島之捷威振敢國雖韓信池上	史科節神機武琴出音制縣	言是聪使世忠不得盡极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失春年退居
一	劉斯	原人心動程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槍之
不二世為将國道家所是與	解此不謂徒子職建發其宗二世為将固道家所已與	復也方几本渡江惟世忠立之對陣以開假示之及劉豫奏中
與兒瑜存卻金兵保川 圖而子挺亦克緣家聲宗動華被一代	與兒玠存卻金兵保川圖云	下安危之機也勇暴思素如韓世忠而為将是天以資宋之與
程房被眼而困於疾疾命實為之豈乏遊歸如果我所短耶珠	程房被眼而困状疾疾命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際天
按派次信前渡名 行以張錦制在並稱創盖指衛云順見是	按張凌信南渡る村以張	常世忠
神維 專	美雄吴玠吴葵	新中 鄭賢 元直 輯
11日		古个人物部第三十三者

軍則紹與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權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 則其奏功假城時所被受者觀親礼所謂楊沂中劉新立功之 自任所向有功聚之神許楊再與則邦人之子也軍騎入陣幾 隔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今見思陵賜岳飛親礼 在焦承之國史管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還臣志士區昌海 文敬趙公孟類傑古之詩日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 取立談可雪何但好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 而後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数道之疆城故 天平、曹武、才失使不管其用大其任矣使不被其成雖九廟之 天木原宋王喜思肝義膽以生天未十胡王抱赤心情氣而死 柳之手盖飛風槍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擊可後來取可要 然不當見其文章飛此伐軍至汗梁之外仙鎮有詔班師飛自 果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后故忍殺飛鳴呼冤哉鳴呼 僧得志則飛有死而己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添下欲順日日自 為表答記忠蒙之言流出肺腑其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于春 尾木身被数十刻獨放数十人而還一時歷勢可知矣是以 出来 五地郡城捷至南京賜礼政 十二卷 章子仁宋 厚集

文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神其孫可實始以額天辨誣録請問 垂成之禁而棄之使馬馬君臣專夷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兔於 **適足以禁忌族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銀鍊之禍天所** 因戰勝之路用岳飛而狗主和之樣任秦僧故以恢復自任者 九丁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化粹編者未置人為高宗惜也形 權臣故回溪之敗馬里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 土者與失而請康之敢文非新室亦眉之比南渡将相瓜牙之 不以一推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與潼室高宗不能 高皇帝舊物其故何故盖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學國聽於 臣亦非義時馬其仗剣而崛起者加以重應累洽之仁漸度是 宋 市 宗承祖宗之 活間開播越退保江南然 鱼漢尤武不階戶 五中與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形光祖考之烈平今果 夜歌歌思宋不威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 **温油層沃施圭二百年一旦兩官家塵宗社為塘中原文老日** 物論 陳基元 一呼盡得

難以緣地之力與角也故情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 用事以來宋失民义矣彼不不有非折華可下也且勝有之 罪其遠詔而叛名之将何以伐水平語日同力度德自王太石 **な成者請可也要則恃吾民逆命失何以青下之順哉事宗真** 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在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日有命无咎臣 議者日忠武之屯不侵也中原成思附之去遠詔而後舊宗華 之義也論 野發倉栗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都代毅年 日間以外将軍不制之平日制之者其身将軍也言有位也及 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無少 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循将也問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 安武穆全人平污其正而斃矣或曰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日 及矣 前上由是記賜清刷後爵位領封 禄通孤高宗為太上皇本 土也親見父兄母妻之唇其一軍你而不敢奮盖畏金人獲悍 及見之吾音其北望在思示必恨不誅秦僧以謝天下嗚呼已無 八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鐲錢下矣嗚呼岳也得正而整矣春秋 事者無武通國之遭難須共濟理反直者諫可也在則止事 出飛 三十三大 崔 銑明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僧之殺熊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 平方槽之迎金而歸也就縱之則掩賴也非谁懶也金國之其 冤而有之死有餘辜矣故衒檜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隱囚不 慎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慎故羅織飛者為甚克張 不成其宗是故此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事 将不然之甚者磨季光新一不朝乃至情死非代宗同難故然 成夷状往來之勿固非鄰國之守然被君相如此徒青功於 題越生養教訓而後報長盖本搖者校披其心防陳者水野 盖其情囚即死辭必不服有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談否 吊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義佐伯者耳齊作內政而後接 将其末鳥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迷方無悔者如討之而 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後安歸平夫帝王林亂之道二日德日相 兼丧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因而後已也武果北槍之井心快念 而巧於壞才人将有為也學之或之必躬以便便自失其據而 裁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縣國而捷於慶國知於用 度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失也斯二者是武豈得而涼 大智難科郭李當敗於思明矣况力十於思明若乎天民之苦 屬人父母切人兄弟凌恭甚當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 主和 三十二十七 雅洪先明

其親順之則禍遲逆之則禍速越也徐展之事亦足以樂高果 高軽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疑決則請 夏矣昔者五千谷桃應以為舜之百聲眼而逃也親為重天下 制其命而思芝而污二度二度子金人可以得志於和事於無 從建炎讓則于是之獨旦夕且至保富貴者就無是心高宗其 固己悉於金之掌握雖無棺和主然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講像 自非出世之實籍人之男因不足以辨此果不足以辨此其命 能脱班平此一度也有父母之爱奉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 其能犯於平此一盾也滿里兄也建次布也滿里讓則金公不 飲足為質飲不認知之長我者去英僧之民歸也一日而入對 然也感之於疾於石枝其會湯杖鮮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時 再日而得美官数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祖此非權之好狡能致 感之言曰音國已有君矣日治兵不少辦廷以属情破而不及 也正言若及事实其知之乎正統土木之緣不幸類是善乎蘭 分於之語至為不仁然籍之不敢果於京者未必非斯言之力 的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盗賊之前項籍管獲木公品后矣 南宋蓝族人失忠業之七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診於達變末 **万能:迪其蘇對者故相得以乗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懷** 智故不免以身母於人惟無漢高之雄故 聖人甘書子 「聖事後」という引記とうちた市府と舞う中地之事上以委即今乃至書無後論失思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 指不同則此 一個女人見 秦松城金 战代益信報 愛親之心適以至其要心適以在其更於是事為命人恐而 應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利 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僧之為而誰為婚為之而事生 配命公向者親受南宋肺腑之屬目中班之事三以委卿今乃 馬呼岳公報國之去所以然不酬者果天即人即彼南果奉 无父大事自我去失义何言哉大權好可以尚未之不足尚吾 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亦心報國者也朔又成命在又 社授事之可矣公差好在武獨不知斷以此義卯先出時萬世 不自覚淑之傷臣方且攻槍之好而以隱忍者其君是止渴而 不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宋留于中人臣殺其官者在益於君則為 班道 物哭者 整震於垫此亦天竟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 好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度於一日将不後以宗社為意父兄 奪之聚投黨以清中 既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好臣之計以首性 訂脫然子學常法度之好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好臣所制縛而 人光殺其外以善其若平當日之事思以為正當用權以濟自 是情民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 ,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職舉鞭而北城此而後朝 紅飛 共疑 來清 Ŋ

放紅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尚無私音其能為最 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為 而竟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 形於弘常故敬馬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 心迹則與温有間不害為同行果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天權出 法而白此心於吾若與天下後世矣盖其軟行雖近類在温而 為何如也即克之日安生之餘人民府產精之於朝将士卒伍禍耳今吾自於吾力必克無疑矣一學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 丁以一日安治于易有之日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 於不滑己者此若果不得己而又不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 不放之数自後有為命者雖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及以行子 矣倘必吾全則将乞骸皆然田里然身布衣蔬食自慶於除名 命進兵之罪籍秦以待粉身碎骨萬死其之至亦心報國事典 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将蓬頭既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幼其遠 以恐惧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名而及速來 忠孰若為吾君報爲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 食可幾也胡為平克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将哉夫殉君命之為 石教罪人者児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思孝矣且未有改立 的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况公當日之事循 八物前

なるで 職以 一篇沒有非 公立之矣 論曰天下有不可必為之事而該者必欲其為之其亦難與益 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形之志既翻而後為種所害思亦名 英鳴呼公何不為地氏九廟神王惜此去就乎此見可思推 此耳今一解而知非惟前功盡兼其事之不免人固己豫知之 常法度所制縛故青天白目萬世一時所責備平英雄者正在 難聖人且無如勢何而况天下者乎今該者於岳飛之班師而 於安日姓雖光衛不管以為易勢難於王天下雖文王亦以為 於飛車失精忠之蘇知兼深失飛何有不可必為又論飛之廿 如其势也進有越妄退有束總文何如其難也而該者必欲其 山推乗與播澳中原陸沉何如其時也君昏臣好忘雙事震 断到决時有所難用機會問限時有所難素况胡馬及馳突如 此或論勢而亦不足以論時失何也才力智勇時有所難逞果 知有難易之道矣不知難易又安足以論天下之勢故非惟不 貴以不能應蒙是欲為不可必為者也青人以不可必為是不 依志行空取志不共戴天一戰而凡水見再戰而類陽及断城 應影而為之吁尚是與論飛哉今論者不過日和南間外之寄 八矣 盖事有多有難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し矣故勢雜 捷金菩校首本似之駐九木號魄敗固将棄油京走矣此所 出来 ニナニケ 李攀龍明

者我也将為清中原之迷則縣去在前追記在後将為代魏之 飛今不知承失前日用張今記乘失記而不選則伍否之獨錢 殺飛之僧非前日萬飛之波失前日用飛事今不專失前日 謂大順而至易也即有十二金牌召之班師乘也矯認進軍斯 武侯則身非額命委國之元民将為破楼蘭之介子則上無雄 勢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何也順不可犯遊不可蹈變者所難 前日織字之牌今日志學之宋高非前日在忠之宋高矣今日 必能行蹈逆而志未必可遂如飛者哉何則今日金字之牌非 乃以應發審時識鼓論之是獨表天下以叛失況犯順而權未 者也光於君臣之際哉君臣之際犯順以行權臨逆以遂計而 足以知勢與時哉吾未見天下有不順而成亦未見逆而有済 而不知逆知易而不知難如可必為而不知有不可必為又安 再沒飛於守常則可矣要之非應變之才也為此言者是知順 而發也皆不之為夫遣勢者亡審時者自故日時不再來勢不 提兵外應表檢之惡與天丁共誅之若東氏之誅董車亦可也 代魏曹可也却奸臣之計果於自用如祖述之清中原亦可也 於必成如介子之破楼蘭可也以死自些藏罪而行如武侯之 應權有所難施故工派於是時将為誅車之紀即宋高謂班師 **博用之賜剣至天剣不至槍之心不但也也不然則班師之詔** 又而為誅叛之韶矣又不然則削奪官爵之詔下失此其時與

衝父之子子子之子父從治命不從亂命此其說无不通且父 也而天子以他将代重夫第不知重夫仍為将否耶無仍發倉 難易者裁之順與逆知順逆者既後達權變故子管日私之不 英故善論天下者本諸勢與時善論時勢者奏詩難以易善論 也知尊之不得以奪嫡則飛之師班不班文不待辨而自益明 秋之素講之熟失尚其意不及此即今議者确又曰君之于臣 是也設使難之發倉栗也忽有詔曰不發方軍夫不聞天子詔 類是也又目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重天不聞天子詔之類 外之寄誠可以逆君則二人者當先為之矣今議者不察預了 論天下者青之君如子中一正君而國定是已善論天下者責 之相如柳宋九相道得而萬國理是已末聞謂專圖外之寄而 栗否即知此則我之班不班不待辨而自明矣我也孝人也春 而樂教奔以身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濟死使間 能逆其君者也故句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任非不事也說入 君福也相運之者也将圖押以止人者也以來高為植奉槍運 抗君命之数此其時與勢果可必為者耶不可必為者即且主 才大暑之主中有品功王和之姦動而有遺節制之誅進而有 以春秋之義貴飛日尚利於社稷事之亦可此及實簽倉栗之 人雖百品養無益於南而預責之權參其亦不思馬耳失故善 之命子命嫡子子、命夢子子以太南之事言之則槍嫡也飛遊 11+113

文章是古人有以先武務年俸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等等等 生然後不与之動格が入ると 便之必不後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高宗也 重兵出切其西接而後金之勝奪而中原可全後今諸将一時 余讀文至岳武穆抵朱傳鎮一日受金牌十三未等不放淚數 勝到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天武樓可以後中原而不使之後又 兵的聚於原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或為入勢必用韓世忠張治 敗身也且收國天非獨東不順也或複雜強尚河之兵雖聖臣 我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上可以報警而後中有則非 本記歸而武楊以孤軍深入情見氣幅而屬悉其全師以萃我 野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无不者亦懷悍猾賊人也女正之重 可必為者若與相之罪也 行也或以為此丞相矯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宜斬使而鼓 臣也有如武養不奉認而進兵僧以尺一削武禄官使一部将 發不足以制內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為之雖成功非純 也是可以用出疆之命木奉詔而進兵者主勢足以制內者也 行便或以為此上意也君威不遠頭恩及臣扞雄鼓靴敢好之 八将之而歸何以自處平強敵乘於前而嚴修迫於後是非徒 軍為之左右特角劉新王德以殿嚴之卒後勁果城以春聞 出北一日十二金用 - 田山谷 朱前新明

中原而不去得以其間定使督責丞相丞相輕看約則不得了 於沙漠我自善生之言一出而廣己心知武養之無成故果持 不日而還兩帝之盛重提仇人之塚蒸矣雖有金牌豆能止之 刑泪內則後無所撓星馳電聲調群為之響度蘭南為之倒支 其舒縱們蟲而談當世之務而成形未之許乎何令母是之言 思意者逆知武穆之蓝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才奉 奔風而書生且中馬以陳其好行也此豈書生無節食童狀之 臣策士且請張鼓煽以來先發以奪其心而衰其氣何至彼將 丞相且以抗命為将軍聯将軍且照首太白不服而敢至**黃龍** 泛轉戰而前期盡敵而及而母走之敵果可盡平不能盡敵則 課士也開将之用一而誅士之用百才如一旦受詔班師問格 竭力而营持等而計者乃武程自王贵半車而下皆聞将而非 陽侍以敦俠亦奚以加彼其殘害忠良交通夷狄使人主尊信 之意觀其容要人之偽事胃點的之佳句雖古之絕毀以養新 之自武禮非餘說也請得事其辭夫檀雖稱權姦然亦有好才 一杯即使少保首能養士於平日則雖几木無比龙之意而禁 如思神和好如膠添夫豈特師心自用意必有智謀之人為之 金師而還便是獨謂金牌之來不出自南宋不知自奉禮而必 小出于書生九本必且北去比去而丞相必且膳落外則前無 之勇果是恃平恃其勇而抗王重是女直未滅而身為女直也

竹野不高 **晋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 日不不衛准過感而承平而當或安魏主之後天子常切藍故 若謂高宗時值苗劉之亂帝常屬諸将看恩武後勒王所以不 為得機以語於固窮則未也是故孤死正立首君子仁之 能知君子得之固第小人得之輕命書生於權臣大将之說似 以親附士大夫招野話不自為人主之柄若武卷之時朝危主 孤脫何至今并才策士偃蹇数前商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風 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極肯痒時寝敵人之皮毛如集 虎口者落婦也成根倘得一士則惟臣之古可禁頭可斷心可 恭廣焚朝王之除雅於江中者関士也縫衣緝禁而即男子於 無策音其後而死武穆當方寸之既引乎且當其時未曾無士 而金牌於是乎暴發至于暴發金牌則雖致書生於塵下亦必 以免言中或複於帝前而帝且為之心動則不得不及詔班颇 今釋在車而何 劇主衛恨不追而言谷以吐捏為護裝賴武粮 家之大計使中原與二帝俱丧其口中而以追也置不痛哉或 者生始所謂有才而不善用者經日其益機也天下其能見宣 取厚有客與結下具亦有衛長平電冠軍奉法遵職之意子会 /所以不以結正而以擅立則結士非特除患神以建功不緣 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羅於無辜故重以失士為唇者借若 物論 岳武楊可記 三上三卷 哈明

> 不完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說意欲取事之子信然信因超之續拒做之言維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位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戟百勝為功最多郾城之堤鷹州之後 在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戟百勝為功最多郾城之堤鷹州之後 在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戟百勝為功最多郾城之堤鷹州之後 在最早年最少然而百戟百勝為功最多郾城之堤鷹州之後 中原于時高宗方歌于奉僧以節制为州到不果以諫阻和議 即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星於构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星於构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星於构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星於构 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盖高宗之用王者已大星於构

一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病然至王與諸男先兩人而已 東京本族展郭汾陽王可謂傳匹而汾陽之才文似不及王蓋 東京高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肤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 平而語也然則主心義功業非激于高宗之知過如信解衣推 作夫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 信夫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 作夫王則不赴討豨之一之緣也如信悖人不詳之說特其殉國之 心直切懇至寛以為幸不死於較耶歸死於微夢無念認不平之意並親 心直知悉至寛以為幸不死於較耶歸死於徹治之不遠 斯應屬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肤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 斯應屬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肤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 事忠本族展郭汾陽王可謂傳匹而汾陽之才文似不及王蓋 斯應屬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肤為之故語生之統節惟漢諸 中心至以及本之。

侍衛公以書思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皆與 對心以為王方文何可以為仇也大之所腹不可抗方亦将軍而可親方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方何忠良之能育臣 何為战天地另位方江河倒流恩風妖她方對狼見旅臣不知 有其君方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将軍方獨即完而懷苦學何爱 木祖派縣旗折馬斃事可患君不見原子網死宗澤可憐建紹 五石長城西市 與天子如不知鐵家馬精忠推要室望風走了 張都督殺由端國中断石臂中與天子無相干奉丞相陷至承 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方識忘親之不藏 思而獲灰固将軍之不展予東中原之雜機吊孤墳手削海岩 亦知其至思兮差獨迷而弗籍招薄與以報主方乃忠臣之素 臣妾方司發端以好婚於舟程干法流气意聯騎于中路眉夫 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方自馬歌之不如忘藏天之大取 本之前守且根必傷人之将死方面看以為不祥馬呼将軍夫 了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枉岁委九廟干狐狸世早詞以 同報亦中無中與良可情 之級在赞之州思方又何必以之為會居原真而見逐者伍子 尤也自傷方而欲頭守群哩哩而附显樣孫原于機艦方麗 悲建紹 岳飛 張思東元

無工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產而思知之德金人以沖界張和 其仁不殺是故謀逐而忠家明而信故能存果不遂亡也金人 告南宋之既的也王内則前後外則過廣請建儲以安人心邊 明金之私世改然帝乃悔於金人之威夢其復雖無成且失其 坐去於張俊阻於本格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回其兼無好 禁都以繁民望収河北而摘中原厄於王彦危于杜克而氣不 北心為君死 北美 馬以齊界劉書而遠師於沒失符若擇建上宰界王以征伐魏 照加工律從幸事同樂五國窮然看馬用精思父繼忠于古政 即馬前刺 發臣收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 用州一死差快意道恨施 用黨謫天下性情不惜貶李典三字様天下服服不服殺或飛 三座勘到之後無江淮等房北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送 金果牌從天來将軍働哭班師理士氣藝怒夢如留聲如雷愛 父昏德子懂唇重夷此日何乾坤父德壽子重華美名鴻號推 **密野王廟記** 三父子 三字獄 李東陽明 李東陽明 李東陽明

寄外當屏朝之椎間茅社於新到場主應於直食併加級数式 對異思於戲我伐用張既収無競維人之列惟群作福敢後有 庭副水以彰分間之妻授欽於地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 王旅如飛之起月三捷以奏功率軍人有指之疆自百里而開 展連述之数旁連六郡翰為盗賊之區命以往征远立数定根 門下師直為北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海仁人無敵之重 功見知之圖當有衛社之里蓋屬幹方之續欽予時訓其永有 土就我后雲竟之望被斯民金成之中言門成功想該信置達 夫之故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即有功威信者明師行而耕者不 之聽制置使出機構忠許國光毅冠軍好先百數之餐熟蓋萬 羽奏墨騰於戎捷與圖必復於圻封肆晦進律之愿事告治朝 樣內外諸臣乃為荀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會而主無士思 災久宣劳於邊園實桿雜于邦家有公孫讓退不伐之風有叔 以不明之致而既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且夫其行 而指好俊檀春若而王疏間言陷衙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於平 丁懷柔初附之異為完果之情能要要 多之地 白親梅一 閱幸 用者僧之心 四也其心非不賢王也而棘於其欲恐而為之耳 進封開國侯如食色 封開國子食已制 二十二天 南宋

3

所庸惟一德以定功兹萬利而為憲 王氣循在 改色亦士剪之質前別兹堂族之餘積有雲東之望洛都再通 剪剛夷京所當者破陳師朝旅其衆無謹乃卷西南久勤經史 酸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失石之先 岳飛沉教而間中就純而特立縱横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機 併昭物来於戲觀萬天之政兩性學敏於我公宅九有之師我 · 充宣無副使置司有防加食色制 高 宋正克艱于王紫被若子訓永有乃心往恢式辟之方勿替對與 旅以過驗載瞬却敵之庸用錫相攸之私盛壇授飯前兼两領 东議才全果教養竟流推說禮樂而刷蘇問德遜有君子之境 ら茲已孽院大羊立作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 日對胡入冠令十五年我師临陳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 将規恢於遠取宜增重於使權草不知名部威強之根望在在 之雄太社分茅胥列元侯之書倍敦井賦行食畬租委示惟 轉數會思氣於方張力桿孤城軟件群醜逮潜師而奔潰茲振 屬逆雖之挺亂道或羯以窺遊萬騎鼓行震天聲干不測千里 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接柏鼓而先士卒也處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要推堅而 物論 图城大捷賜樊諭詔 **世經陵於俱存廟就未移於種處其共乃服以究** 元一卷 高 =+

之大英

『完天不作宋初馬南斯紫雲鐘影北風沸塵岳将軍從悲夢 者也盖卿也素實於神明威惠子於士至暨爾在行之旅成像 生叩而宋事去可悼也其言未有樣臣在内而大将立功於外 盡之皇天弗敬猛狗為妖孟余讀書生叩馬之諒私心怕之書 政立将軍之歷差斯不已北南朝而続属魄哉祖宗有愛遊氏 血肉中問開萬死掌乾坤于百戰唯是朱俸報提金百期損不 降関于錢二十萬貫指貨戰士故兹獎諭 軍之方被尚效功名之志或聞於威之期載想思勤痛深嘉葉 志被之心。

隔陣推堅計不及額

悪闘

憂令

配

類敗奔念

弦絡

新 步武中原非納首為金丁者也干壁四南布春氣息江河破碎 令人驚掛心完或形而口傷丞相之好意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未斬父且抵黃龍一掃尚立河洛之展而秦丞相且擴之且符 文重有傷張之者仰爾至此時子之辜惟屬勢之己館而吾 書生叩馬 哉忍哉 高米賜郭王制詔有三十餘章不可謂不知王矣一日 聽本情之發言獨不念前日奇動之褒認竟置死地忍 千三年

誰與撑持言念腥類敢道先皇帝動極绝域牧馬悲鳴胡筋務

憾渺许天涯能不推心将軍些心天地南朝未無人也四東京

陈捲土重來預誠不知何如徒心心泯泯奔金人而前生之名

和天朝而前茅屬騎完是天子,書生固非人哉将軍於矢石崎 お見佐敢也焼や哉天也壽生固非人哉吾聞紅木抱日而走 良告爾将軍禽系城既告爾天子新即勝當不謂身求人而弃 悲北人無南人愁不經率上先清唇雲書上故應極身母二 圖 香新城三老一言朝暗啞之夫悟主上以君臣之大義而盡開 果心怖惴懼隻輪之其逐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養身 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為飛電恐戰士為飛飲血敵人於 不再也将軍持新卒抗金兵数十萬克泊水克頭陽已後克即 內环露泣衣舊弦像骨後天揮甲丁而按斗闘者不能勝勝數 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為女直前驅者也天靖康見告中原血 嫗江日姓祭霞向而茶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 非陽之像油新亭之读告爾金人無犯我閱告爾丞相勿剪忠 上國孟至匹馬南波學族北較而江南無烽土失胡児數果湯 一就仇恨諫豫看斯之原也每人掠我土毛血我天地强頭我 於 重成之緒陳之 卑辭則天之 脈亂已極而沒機於害生也不 心故馬問頭以兩河而幸與電干睡手斯已烈矣書出叩而為 之可以敢者便无不正非将軍敵也微雜唱馬操非錦中忠利 炎而來 百餘較美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團弱都空死大将 山灰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盛哉千天也睡

發若将軍則隱其機而強為之必不行為而後已耳人生自古 我被害生者亡亦其所出沒髮幻以顯其奇者也吃時就神水 对前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部而進兵,川非也維時天子教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鳴呼知運盡美将軍可以死美彼應 馬之時書生沒天之機而金人適觀天之機事無關于機而不 上萨黄屋今何在人以為宋亡於元而余以為宋亡于書生叩 書生蓋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将軍沉深好在民不能断 旅丞相標國将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群 取将軍刀未畢按而金牌下人緣紅染北志水消冤失近世儒 今人潜波成血傷心哉! 介草茅摘思用肺封泥一洗乾坤之 朔雪表大二帝夏潘雪至兩官環哪空還追念馬角龍舞之白 宋,宋十一而将軍先領也悲哉 壓河漠漠 電雅敢西風宴動 奸难九死不惜而於忘以沒能故夫天也天亡宋而将軍不亡 時間非天哉将軍北心塩澄苦膳爱天即使犂漠庭歐州邊之 便将軍之身心危矢天生将軍又後生秦丞相丞相固天府假 以義隱忍就死固己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海不信而知天果厭 以護趙司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即不審軍下不暖座矣 弟則猜知有不德世将軍問問萬死而 詩数捷捷奏報而和課 奸推妻京萬古而武穆忠東與日月年光可也

之相平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 不知其决之涯谣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 宋徽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恭離之篇抗脫而起仰天長號 國必不然故故以書奏飛日者渡河来顧暗帝京徘徊宮殿詠 矣惟聖之取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屬人猖獗盡棄大河口 意相國為陛下輔爾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英語有之雜之發 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是除持之聚電 也飛於時謂家定中原學两宮而還之陛下直墜手取之矣然 相國之智所當推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比比出 五乘頻首項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舜 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一帝族於目前功奈垂成而至 相國且握手等飛場飛戶國飛軍能下無取相國即不念二帝 **逆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月申也胥何如人哉一日班師赴闕下** 原手檀裘之人不陋於冠菜子屬人之遇相國誠厚歌與大國 百年耳頭相國念之且相國害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像於中 問則馬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學相 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苓而坐雅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 後角中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頭也乃今若一日奉陛下金牌 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越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廣入無當 一部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權領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飲 三十三卷

令飛十年經营慶於一日能不痛心記書到軍中父老摊養馬 至無之生而神行立功異域父子破家狗國志後中原中惟語 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頭相國國之 百哭者萬数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廣陛下何否於相國哉 顯其知所釋故王老果家赴國民破民成成振河明晚季兵杨 於和議類失事機人心阻竟不得如事用方放受在根旅以成 對陰於顏能知幾不沾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那浩楊政克左 掛水道慶點的故楊存中出入淮旬無大勝石無兵最久實龍 石野聯兄弟保全川蜀数君子者人所屬衙以成功者禁何捷 及役也所出陛下竟稍國何不強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 王他素有威各受謀劉光世帝其不可恃脫從張凌竟以功名 典之然情哉 公之衆杭金人数十萬之師本完一州名震當時世哉然見 公諸将無接而或死亦可傷失於寒等五人皆在來部将在 治即用逼其才惜失熱勝過起無甲兵種的之質提数千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改 王德王彦親勝張憲等 見神直與朝港應封事來虚齊班節論争道而馳 馬武穆恢復中原識切好槍忠肝義勝可揭日月可达 一時之係也然或以輕敗或以情至而憲以不證孫 11114 脱脱 ME 脫

秋 克死悲美 中有女包虎很之里院也理問之使率應禍惟房是從自弟順 海州之功泗上之捷亦及稱馬王湖以總率扈從有祭逐至縣 命節律不嚴率致勵地之畔迎合樹意首的軍權雖得等於庸 貴取媚人主其預庆何如哉光世白恃宿将遷阻却畏不用上 能守越又禁四明有亦不少别其附會主和謀殺岳飛係全富 南渡諸将以張韓劉玉並稱而假為之冠狀夷考其谷事則有 君命與天地問之名義如鄭望之字文處中何及等失王倫及 室盖亦自取馬耳, 故由端剛俊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選節制張法殺之雖 元始由常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等敗級有可稱不幸早世情 淫失将士心自取覆敗况結託康豪與光世一報為及道故解 蘇武無愧然此質不及副論者補謂漢海皓之禮乃不免於此 往後奏點的見從容就死不肯尼而臣之部市片無行能如身 小然者後受心有开瓜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勒王之績然說不 是東京少思哉 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朝岳益遠矣然子盖宗衛號俊子第 宋井張和洪皓崔縱並完節不為大米蓋而皓留最久方 張俊張宗旗劉光世王淵鮮元南端 偷朱弁張那法皓 江十三天 柯維騏明 雕

ACTOR AND

礼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與之際凡使 朱升張都法皓

然竟以忤秦檀詢死非天五子道道道相繼登詞科文名蒲天 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也節尤若高宗謂蘇武不能過信哉 金者如採馬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四洪始其度幾乎·草子

广适位極台輔而通文學本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蒙之報

洪皓

詎不信実

洪忠官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龍錫者有過漢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部拜為典屬國陽錢二百萬緣田宅副馬 物論 三十二卷 真他秀和

北後段意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其而僧之罪文序於 幸逢怒於秦槍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陰山之 廷立意表忠亲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

博陸也

朝民 聚放功赫赫如昨而于茶猶茶達里中寒無聞馬識者謂 公孫僑東國鈞于即也卒為春秋名卿之親楚炳炳皆五聲而 ☆讀す列子見南郭子恭與鄭公孫橋同學於南宮民之門既 忠宣亡愧蘇武

秦氏母於德而薄子命不以城弗彰終其身為子秦氏多而

語者數四而子卿抗色屬廷猶足以寒檀聚之膽而機之魄下 而子卿不可視直不能倒聲高不能下即李俊衛衛董劫制五 不幸與夫子卿自天旗元年東節府使絕域單手欲在而臣之 和史列洪是宣放事喟然嘆日至子士之處功名也固有幸有

角龍髯水天雪客数語尤足以激天下後世忠臣蒙士常吁慢 **着皇帝之 班北面第四再拜標文以祭忠慎悲烈至今讀其為** 山之流演成者十之九不以刀鋸岩鎌寒菜蹈尾其間及間道 也造眾紹興十三年忠富公即命金屬廷序劉豫而不之臣於 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主妻出惊常哉子卿古今所布濟

忧寒落無抑之氣信故中直 三史州一二觀而于子如奚軒輕 哉奈之何式之在漢也以污備位典屬國受春三百萬自天子 物語 三十二十七

公卿大夫而下莫不賣香異而惜之歸自金也一言行古徒至

節導煙薄雲漢表日月而控于數奇抑于命之第不得 何子卿幸而忠宣不幸與於足悲矣易曰晋康侯用錫馬養莊 上行夫康侯功亦列矣然非遇明時遭聖主亦安能吐竒炫能 舒氣而虧恨死者未易数也經苦子卿之時大海英原如席子 九龍倫至若是里哉自昔英雄之士抱早牵現琦之才猜忠峻 點逐方脫冷山後投瘴海而盡然蓋一息於床著之上盛于品 王風霆而聚耀宇內而児以孝昭之聰慧孝宣之綜存名實具 章日三接而文王之係录日明出地上順而歷乎大明索進而 一楊眉

政不當成敗論也子卿不遇昭宝之世安得與中與名臣頡頏 汉馬含克死草問耶雖然以中官律子卿子卿幸矣然子即僅 先後而忠宣非補黨日夜姓孽而羅織其似豈遽齟齬坎傳文 爛下而統棒子第班猴冠服魚服而佩印封萬里者有相擊士 即世之所稱做您飛楊之将才長醉拳于死隔盆生間與殿外 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彼拖納帶我恭受干米節名大夫果出 地相以內猾之徒繁然倡和屬計一二老臣一旦央去無難的 为不得食茅上野上即而 发之十一人之末被十 **類是也而後之論人者遂韩區區處敗為高下士政不當以成** 如忠烈如武化十二金牌之召不旋踵也故中官之節通觸其 然王屋居本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置君父之仇于都無計較之 而償其一十九年崎临與阻之劳也不自二帝比較以本三精 而不克自全者放雖有毛髮經要之才亦足以自效於所常竹 臣如特陸軍即有魏師師喜起之風而不至情級尤甚是幼臣 吊之上而子如之仗節歸也遂得傑然鮮陽以發明功名子世 為塞九縣應飛衛淹如匹贏之夫失而事宗偏安江左日謂便 一秦右而終其身威弗彰之南郭子語井心馬倪首公孫備氏 勿論 上刺在背之心必至既死而後快乎士生斯世有幸不幸大都 于中国工以子卿大節即順略異類猶群然意運中即之史

史 27-625

好金人易和之心至是亦寝異於前日失故世宗每戒群臣精 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佛遂而終馬數 我教謹追偷必日吾恐用人之和終不可恃盖亦已命之的有 五国平治無平好 來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姓城去蔵數以友都 英級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即位之物說志被得 市宗の公天下之心擇木融之後而立之乃得亦去之賢聪明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四卷 群臣之協心宣力不如種難宣委於馬禄政修國理無未產之 苯宋糸出藝植有君人之度其繁人心成乾俘之给宜也獨惜 間父子怡偷同享高壽亦無及之者終丧三年文能却群臣之 自古人君起自外潘人繼大統而能盡管庭之差未有若常其 行離之避過失利重端高来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方 符雅表師規恢中阻觀楊申對策則帝之皆身焦思不如如縣 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任宋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臣 帝稍首此致孝太皇方行三年之丧則于載一 學與雖然受可以是為盛德死哉論者謂聪明果教為南應諸 一類逐有公除談各語陰不輟樂者帶沒古以立世防境傳集 二十四十 前中 鄭賢 人而巴自體歷 元直 輏

中外放舞雕李剛符雜之敗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廷斷弦傷目 無以制勝軍朝皆婦人因不足以任此而俘謗如川聚藝成四 復而和謀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後遭非中 即位賴魏公忠肝義膽倚如長城而日朝廷所恃惟公首標辛 孝朱以木祖之後紹高宋之衛居商即時慨张有與後之志及 干之頭歌月民之頭吳紫鏡欲用废而楊史之義於之方建版 新典路杖除習劳苦即大立志之堅宜可以唯手無雪而整日 火車而顯波江之直信任本軍史而成靈學之功致邊報克捷 東而易表為書改臣稱姪城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遊度不舞路 無一日不行天下而瑕疵亦在不免值拿主賢明仁恕無際可 者盖原帝以談兵軍為端論兵軍為过也而又不可再答食肉 後然能位楊申之策克之不悦平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 麼不煙力斗夜存在你畫棒亦彼此之幸爾然陪御二十八部 指道學為形無以倒吾道之戈雖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層 應而幾端滿前事意一張說而四賢能點至淮陳曹之言入而 者之鄙矣刑額上流五分單薄吳蜀要害財賊匱乏陵侵隔限 人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軍親之懿二典所載亦不能過故 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也 張九成胡鈴原副李追趙問

西洪 機朴實端亮 难逐紀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有所是而不 捷者語曰威寒然後知松栢之後明信哉 主和之非根珠力排落了之堂无為有功于名教張園論事無 如奎師干學國居正師干楊野敦復師干楊野表臣交干陳雅 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與 疏忠求原狀軍剛請後用德望之人豈苟向時好者哉本追加 秦僧我園柄其誤宋大計自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蜂本 與後克期而往忘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五易得哉次層力排 長強御大暑相似治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認龜平首初奉 其師友淵源有自來失故其議論讓直到嚴熙岭不惑異端不 辟邪無有言責治政不煩居約有守脫再立朝寒誇九菱南樓 劉衛為長城節以病不克進師名文儒臣舊勇督戦一舉而挫 孝宗至恢後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前忠義以為之佐消居中 高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機也 五三之臣宜為首稱馬 人克乃自斃昔亦壁一勝而三國勢成准肥一勝而南北勢於 九文許國之忠城如丹青金廣人亮之南侵其蘇甚銳中外份 心文米石之功栄事轉尤為蒙實係乎此及其能相鎮蜀受命 范如奎星素臣王居正是 教後等 陳俊卿屋名文字次曆 一下四名 宋史 脫 Ē

後之志愈堅吏稱其許國之忠朔如丹青信乎晋公之流亞至 計察之功盖明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名文功業難於< 制之小姨以成退敵之大功也暗沒有将之才而勝敵於豫倫 青出師學敢此則将命稿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為 謀大事典大議非擬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 西歸來笏畫地遺恨他年六州棄 家養兵二百秋大功竟屬書生汉都令愧死劉楊州君不見陈 新将代在場付去於謀來軍有主受命指不受職太謀真獨斷宋 数夫惟米石一戦金亮自整使眾事轉名為安及龍相鎮蜀事 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名文之所以優也 優日名大優何優子日用新湖玄劉筠宿将也名文書生也彼 陳展伯柳於春僧高宗末年始顧用其聲親征及早定太子誠 南宗以名文方装度常失但不自方唇憲使名文董得如裴 月經濟不隆與名命群望依屬妥但器量似謝安乎 第一文之敗金人與用新之亦母謝玄之**與水劉錡之順昌熟** 物論 **周必大留正胡晋臣** 恭謀來 华府 三十四卷 張时春 脫 柯維與明 李東陽明

立而幻中周公以王室該親為宰輔四國派言而周公不免於 目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盖鮮失昔者周成王 官是係于此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 了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芝所以屬於周而總八百載之不作 刀謂金膝之書固無因而関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 而去其可謂有立乎哉若胡晋臣争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新科然必大純篤忠星能以善學其君光军禪受之際體嗣 不之憂非天除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落成王之東則 超波馬

八物論 不周公其位與威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既也方孝宗崩光宗存 三十四卷

致不可為信非人力所能與也汝愚父善應以純孝聞而于學 然望治其功盛矣然未幾至為韓佗胃所構一斥遂不復逐天 下聞而究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則 愿身定大計於頃刻収召有德之士以輔軍宗之新政天下倉 人表無主中外沟沟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汝愚獨能奮不

所建立云

范成大

急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亦其美者矣

胡店庵肝膽忠表心的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其三

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年光中與奏該此為第一信

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緊論事頗切時病居體仁深於理學皆 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数臣者信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 **乾起午黃家羅熟以青宮師保之被馬聖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 月足稱者然緊管訟談己祖議至視地汝思劉光祖為佐而體 彭龍年黃家羅點黃度林大中原發唇體仁 脱脱

仁乃能以未真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可

未喜學宗伊洛胡晋臣排群該荐之其道同也方高宗滞來事 親萬機晋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貧國以教軍其功同也羅賊 胡音臣羅點王龍陳縣

CT 134

優輔道而限於年王龍陳縣負副直而見已於來是以皆弗安

竦有蘇子醫雪之操繳還閉門張說詞頭有陽城梨麻之忠奏 胸中固将有以也而時莫之用可惜矣 間與陸形觀諸人府明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書語 龍明州海物之獻與孔戏之政同在城都演武修文發用名節 文止為宋人物第一、文態其流亞與使金至受書之儀學朝皆

順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肯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

行計校必與禁而權歸作胃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美以內批罷 扶危定領任公遇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贵紹不圖而中 見於紹熟初政宜若可取及大官開始學內不能制整學致疾 光宗幼有令聞智用儒雅建其即位總權網屏嬖倖薄賦緩刑 其時平夫何於知政事僅一月而即罷去也意者孝宗徒禮貌 親次層常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昏乏至者也君臣相遇非 若計及之之由雪在膝者有方道師舞之狗吹雞鳴者看若陳 常氏以水污美官位低風應康靡偷俗清汾消歇濁滓横流有 而進退由心大樣國本其小人之病風丧心者皆填門排云附 失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視君子若掌上之土毛 外安然汝惠乃少貶內侍召大儒均置講讀官天下欣欣望治 不朝重華官不視疾不執表而子不子賴越知院以貴戚之鄉 光宗制於将種之婦而夫不夫嬖於陳原楊奪之當而君不君 自是政治日本孝養日息而乾厚之業衰高 而不能行其道乎、 怕波思為人太疏不能以厚實酬華比胃之劳而使得以懷怨 人有恩主思父者有看在松之以或名達您恐者有着蘇 *美以内批能於難年失又以京變計逐次愚而一網打畫 光宗 光宗軍宗 三十四な 脱脱 爾克

言取

和於金金人水首禍之臣軍前丞首送大師以易淮陝侵地疾人物論 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窺問以逞展立之私其他尚何可勝 不然吾慮未之禍未歇也伦胃雖誅彌遠茫然幸而荒孝偷弄 值勢力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成幣兩不稱在 完之首何及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蓋亦孔之**應**失 胃之罪而言動棺暴首之條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發无已 南渡後一娘于紹與之秦再壞於開轉之韓不其然追然自作 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與目佐胃之伐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 取不 剪蜀口 油之民血升原野房飲餘及幣時相望然後的 紹典之前不形於按照之際而出作胃之手以故羽機日奏無 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洒熟謂金之不當伐哉情此詔不見於 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啓兵端吁金之響刻骨不 以中國有必伸之理正夫無不報之些而下記代金南比和好 事十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己吾於是而益知敵國外 子孤立於上而國軍日非失爱邊都告軍則朝堂生故庸人擾 節旦之既為慶心者自斗食以上至幸執侍從臺頭潘閱竹出 自門無管管妖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状若倉蝇之觸帳容等 思人主之絕約也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學為供意於是

取世内學者四軍宋之禪四當軍勢之難能不失禮節馬斯丹 際軍理之視仁英其跡雜同其情相去遠矣 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的人作胃用事内蓄群姦至指正人為 調養處失初年以舊學輔等之功名用宿儒引枝養類一時年 女樂以沮之際以問敢周委見信於田夫野老友為所笑必不 見毀於根據見前於荷藤沮滿之徒雖能少試於魯而齊人館 朝天不放治化之隆詩書載之俗矣及仲尼之聖時逢春秋乃 也有宋以來幸有道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道學之惠此為若者 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子神器枝受 至於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加雅稱為前代所無南渡至事去 随國統乘機同間亦得遂其慶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 成於金國體虧失民而辦遠檀權主帝耄荒獨弄威福至於皇 打正學為偽外挑強都流毒准甸類成失敗乃函作胃之首行 價其所直矣悲夫春用至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儒生四百餘 天道學之名有國者之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令笑 至其名之行也豺狼是境未必禍人而見者處看惡其名之醜 2過也若夫用園謳歌商周雅酒君以正道蒞天下臣以正前 一 韓作胃禁偽學 九人之籍亦一再傳而知運去祖夫舜之治歷數世橋不能 一再傳而春統絕果用錦依里有四書大經之禁着偽學五 三十四十

見其彷彿酯下都之轍米有不旋踵丧其國者此又君子之所 行文必觀察侯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国而後果循慮無以濟事 恢復大該也用兵大計也必若臣合謀而後動将相調和而後 抚脫而悲悼也 用程松而程於此歸用光販而光販路属其他如郭代李要 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尤為國招難至是造端干辛乗及附和於 姦秘悪海内切齒知其無以自答乃假恢復之談以為固龍差 见可為一 巴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處平,佐胃擅朝十四年第 和之使復還五事之要益臣不可却失然則使胃恢復之該滴 兩京兩河相望論沒屬騎且渡祖窺江表而行在為之實故語 鄭拱御本能之徒以陳自強為謀王住縣即旦為腹心乃於光 戰死生國警死國家兩太師竟雜是 和議是塞外家鹿走天子却議非軍前的百法太師議和生 既深而受禍亦烈就謂天道遠乎哉 為殷國之策未幾王津之誅且西首界于命失夫佐胄之於更 南斌之徒又皆庸野之才,一日委以分間之柄是以師衆敗清 展則追封於秦僧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欽故 羊出諫啓紫則遠嚴立密論首禍則不納妄用養類阻塞人言 朝作 胃談代金 而太師縣 僧 The second

宋之南渡邊将之才何其鮮哉或日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 為名将亦方之能收率也方之子范蔡宗政子兴後皆以功名 變之界隱然有甚烈折衝之風其剖曲如尾丹與五宗政後皆 段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超方少從張村學許國之忠應 善兵者若孫武子者亦具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 正而吾道之功用賴之以維持豈非正氣之浩然而獨存者哉 錐惕之以威而守不移林之以勢而志不挫卒能全其所學之 有不舍所學以從人也惟禁中行其見道也真其後近也卓故 之遂便道學之名為世大禁彼小人者不惟肆其禁錮之謀而 者也自王准倡為偽學之說而陳買劉德秀之徒又從而附和 道學之在天下國是賴之以明人心頼之以正本不可一日無 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除種劇施毒霧而較之卒遇光祖飄風之一 拼不能損於日星** 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即夫何王准陳門林栗華大城 無日至百古迄今何害有處未子遂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 又今天一些者必自書其為非偽首見之不明而守之不定未 劉光祖 柴中行 趙方扈再與主宗政曹宗張成 1149 柯 提時秦 挺呵 何其所見後先奸迁哉附會之罪壁固無遊於公論矣倪思直 兵召聚之失及其好意用師命華適草器不從而壁獨當華馬 類而不得以直遂不免君子之識若李壁立密皆諫佐胄以輕 余端禮平時議論到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佐胄雖有志扶翼善 之可及也 宋之守戰 詞刷主又奏觸權臣三點不變其風既有可尚馬季發所至蘇 評 起方曰惟科不擾是惟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超方 吳政 余端禮季壁丘宏倪思季繁 牧民者當書此两言於座右

超方忠靖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狗國抗疏主戰務雪 羞恥此皆實徳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 大之氣此然如山而不可撼失若政之忘身狗國者幾何人哉 自守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去正 道竟至亡國為可數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自見不愧其父有是都者實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底孽似 印非心乎宋室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将而非他将 一開房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丟政以忠貞 三十四十五 周 禮 禮

史 27 - 631

脫

脫

柯維裝明

定而朱先收四是曲在米也工撒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幸而又

遭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朱以衣悉禮樂之

息亂所由生徒餘崇儒諸藝芝居名易益乎 聚如是也載考當世方大蒜等每以女龍後費為言則色荒政 似道相繼任政陰和浔志國事日件自古臨亂之君各賢其臣 其死可謂不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強遠權龍終其分丁大全曹 有天下者貴正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之獨命伊齊王不清

理宗 顧

充

理宗因辦遠将位不思去君側之蟲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 秀非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了命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日 論以新展政而嗜慾既多匪人雜進妃侍內發史悪外專真德

一十四十二十四十

李福李全是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都之敵 将亡而不悟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哥閉而食之是十步 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大大同除六君子遠窩間馬丁當國勢 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即

力城而金屬之運已衰乃聴蒙古歸地之謀忽守緒唇齒之喻

志職夙属會兵蔡州火縱積新之下而命危破竹之中遺食悉 就於件累守緒灰身於煙焰就不以叛胡誠為大慶雪恥可酬

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早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

予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以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

先王也而愚於此重有感馬以遼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

流涕盖韓琦畫夜慟哭之日也顧以項劣之買似道獨當推動 似道末間有横草尺寸之功而除乞家去之和陽歐諸路之捷

圖而南方已先驗擾亡國之勢於此已成不特賈証所謂痛哭

而川蜀江陵菱漢之間無日不干支無人不甲胄北方未或可

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獨車在前行軼不戒是以蒙古東之 國自居不思信策之明皎如日月而珠速圖啓邊繁始也不同

是召敵也漸至國用不足而賣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 較分寸於南級斯民鉄鉄慶額無折無異友張以召新割股以 三十四工 † 피

則理宗之理支馬而已平 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近宗社危如累卯當國者協力百執五 程張朱罷點王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 賈似道 柯維騏勇

召之則何以經國始鞍於史彌遠終失於賢似道雖能崇尚周 啖腹矢是離民也君人者将民之與多而離之将敵是倫禦而

且為區畫数端軍非忠言至計及懷公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 **桿架功乃擴機其罪斃於图圖汪立信自荆闢胎書青其姚樂** 個供弗支何児買似道事而慢是而快和夫向士壁師潭誠有

微之節操政績卓為世吏師亦聚不能容假臺論歷去他者是

鳴呼似道不學無析生平說偽知業陽受園屋請出**督性又**嗾 潜皮能祭曹世雄皆以非墓死文天祥謝坊得皆以直道點而 りか 失人心之事卒至戚國後身推髮不足數其罪也 南之士庇敗将則衆心離各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 田以飲江浙之然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嚴士籍以餌制東 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處之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健果首 信禕其謂下宋之君臣乎 斬何放於國事迹其所為正可與楊國忠等耳故日誤宋事者 後矣是夜三鼓鳴羅一聲十三萬兵須更而散寫身維楊雖十 艫亘百餘里方仗宋京乞和請盟奉措如此似道固已魂落膽 體遷延京口沂派二十日始至無湖則計地降矣軍於魯港軸 進依退賢粉飾太平部言過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 砂道也 室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強 音類畫英姦人 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妥怪臣工多鮮體而叛 日降敵者随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借始既活亂之又生君子 出掃境內以屬将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将士之心久已鮮 買似道 賈似道 買似道 三十四卷 吕 片 劉 中 中 鯯

仍並誤宋亡國罪不容許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也 生已無肉君王不誅監押誅父譽國慎一 多智閣中散不足木綿廣前新風哭忽層拉僧安及論天下蒼 茶何風法伸思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嘆歷考 路史載籍 說及門人所記道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 城使者空嘔血 亦不敢辭云 首以鄭虎臣殺似道為文則按朱子有云春秋之法亂臣賊子 第子禮見入門見吏卒強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回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 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管幸德安府之應城 上禁為人並果明央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 學馬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閱肆善於發人今讀其 監押官即虎臣誅之庶可少伸神人之慎難得罪於精神大夫 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文皆高邁卓經使人典起學然常惧其 常怪怪論敬以求是論躬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躬理居故 豆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為學即頼先生之言以發其那 人污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買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 木綿庵祭府 謝上祭 三十五大 一時據監押死不滅元 李東陽明 朱 + 惠宋

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孫定七年郡守劉九濟始加 明松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及之後 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後廟時居鄉校徒守道尤 **馬而同郡李公偷傳其學嚴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 旦派滅而無傳也

相開基列聖繼統若姓馬遵亮而不愛至五豐改制皆自王安 便訪得公所者軍兼録八老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聽 豆特阻溺重索應行怪之此耶 石作偏割為功利之國浸水商夷之侮是其敵兩不忘君之心

物論 一十四大

李侗

先生少遊鄉校有差已而問都人羅伊素污河洛之學於龜山

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閱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一門遂往學馬離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

屡空怡然自適中問郡将學官問其名而招致之或遣了第從 從容務玩有得於心盡得其所傳之與羅公少然可亟稱許馬 於是退而好居山里結前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題飘

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於式馬

題山天資夷職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

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學居然日略然不語飲人以和而即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曾 之態自不形也推本五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 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溶問居和樂色英可親臨事裁居

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亦同塵知之者鮮行在 一一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智意儒學自新即

初安園

理世務若燭照数計而龜上馬

德延禮此老置之經 前廷谷訪神補必多至於我次危疑

周禮

春秋孔子之刑書亦百王之大法團聚敗之至公安園潜心

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讐康秋起可比面事房 大法署具展幾聖王經世之去小有補耳然安國春秋之傳養 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計亂賊關和說正人心用夏蒙

情其**來**錮已深終莫能悟也

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類位在則起而旋幹之不然亦得以其言而規益之預其意者 儒者感時樂而托之書以示諷觀其書而志可知也夫國事名

於之所不能行而又病於言之所不能盡乃托諸者还以寄其 **微而九所以規切時事感動君心者每随觸而輕見便至君讀**

史 27--634

丁餘年作為本傳其問顯微聞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

三十四卷

問日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康侯抱匡府之志能一日安产者 會無比渡中原以迎兩官之意當時臣子亦不過酒淚各產玩 庭可以流涕親社稷可以寒心而高宗承父兄之重偏安於抗 安知不由此有無乎此固康侯氏所以作春秋傳之志也且夫 而思爲震揚者屬正華夷之大防而報君父不共載天之餘者 該軍格而畢說乎則如五利如七策亦若付之周聞知也然則 将欲封狼居之山勒燕然之銘子則将非己也将欲伏較而陳 甚爲康侯干此将欲主充國之策推張華之杯乎則相非己也 故不得已而著之言以峻其防研高宗之時視春秋之時則又 孔子曾曰吾是在春秋而春秋之作亦曰王室不綱夷状情百 而查彰北指宋之天子盖已遠蒙沙漠之塵矣於斯時也望聞 星取而傳之康侯母乃發平人亦有言三傳作而春秋散春秋 而夷及之防後讎之証应還张著之簡冊而昭明自王氏新經 将遂已與又不能也獨計以為春秋一書孔子所以無世立訓 果何之乎強死此未易言也恨自良嗣遣而胡馬南斯邦昌路 奉秋者夫子所作而見諸行事之是者也其大業數十炳若日 級也召陵之師江黄之會 之學典而此書已為残爲断簡矣干是取而傳之今讀其傳如 丁潜之會于唐之明黃池之争所以嚴華夷冠家之分者何緣 又果無賴於傳也明矣展侯之傳母乃類是而以為成其志者 11十四十二

京業公復九世之響則大之の北公不能復桓公之藝前惡之 之會春秋亦因而美之况夫全人起于海西非我族類軍可不 訓則将日戎状尚不可與盟軍會也况可稱臣稱姪以天朝相 所以示君父之響不可一日安者何明且盡也至下公及齊便 成康侯亦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傳作而康侯之志亦成矣不然 岳時報有訊觀耶該却是則二帝可以深運兩官可以復这雜 日能與無戰敗循且禁也况百萬能能崇至於江上而張輔利 忘報也况父兄家塵两言造型事不欲其生入王門関即則将 率而拜犬彘卯則将曰楚猶未甚夷也而且有召陵之師江首 童天地間矣使高宗讀之而知微意之所存又以知聖人之清 則孔子之意因康侯之傳而益明而攘夷復雙之大義亦既意 謹嚴則申之日所謂謹嚴者何謹平莫謹於華夷之辨蓋至此 或于乾時敗續則日能與華戴錐敗亦崇而於韓愈氏論春秋 胡氏之傳豈如左氏公羊教察之傷即為不惟志而惟其解則 直持無幽泉幹離不而擒兀木亦無不可者此固康候所以 歷其首惡而其之以宣古姓即則将日衰公九世之仇猶且不 孔氏之春秋已先失之替何春秋傳是作即所可惜者高宗之 春秋傳之志也昔孔子以為志在春秋故春秋作而孔子之去 不用至今遭千載之恨耳雖然春秋一經孔門傳心之要與其 (辭典義未身類測自石渠其同之後事門名家者何會十 二十四卷

與聖經相為恢文則康侯之言又未為不用也君子奚徹島巴七八分然則康侯之有功于孔子也亦大美至今列之學官已七八分然則康侯之有功于孔子也亦大美至今列之學官學言之其與門人講論則亦亟稱胡氏之說而日胡氏說春秋卒於紛紛講辦莫得歸指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亦

聚平日入于腥魔之手去以一人獨出而砥柱之有以潜消對之標至自而見馬惟夫時方多難 被盗朝天下之大势已聚 後雅雅之休養博大之體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即有據世特 正平重悲其遇矣夫當王路清夷朝常無故士君子生於其閒者于 人當變節之會而獨以節稱者其起子世之亲乎君子於是

- F

高想夫士君子處承平之世立明盛之朝入陪元凱之列出從

各菱稜契則我無節之名而天下 陰受其賜也有能逢此予則

名有于天下固去道之不幸而小君子之不幸也是故世有

于殿陸矣向微以康侯獨立之身低然不阿吾恐志懂于群姦煙矣九土沸騰而荆棘長於原野矣汪黃用澤綱斥而夢童滋不實先撥女真之廣熾而中國樣蕪兩宮呆逐而喬木委於丘本實先撥女真之廣熾而中國樣蕪兩宮呆逐而喬木委於丘本實先撥女真之廣熾而中國樣蕪兩宮不逐而喬木委於丘本數之佔當是時佩王鳴瑪雷神工笏熊膨胀灌雜號登斯世

本權本國而發源深即春風烈日不加崇大冬嚴雪不加齊至, 一天在其能挺然獨秀乎惟康侯以淵懿之識抱經綸之畧其, 荣安在其能挺然獨秀乎惟康侯以淵懿之識抱經綸之畧其氣寒千中立即有所建堅亦強制於一時而不免敗節于末路

奈以任檜者任康侯而不断干匠人之手則朝廷處置得宜而 此月節之名而天下實被且能放使天下之被其思也軍我無 以暗手就要而直濤黃龍府史孰非松柏之飲庇也故奈之何 者皆不外此則當時恢復之大計非康侯之所急急者乎使高 而能然哉盖春秋之義大綱以復仇為本而衰公不忘九世之 天下之事将次第而舉由是可以問罪金人可以奉迎一帝可 取夫子大之康侯之學詳十春秋之古其干父子師弟之講求 節之名而有節之名要非君子之所樂居也會謂挺然獨秀之 請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舊不顧身以任其責者 以見干天下也五是以悲其君謹論 觀松柏之節所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臣觀松柏之節所 中道之斧斤幸矣况望其成再造之烈而软中原之极蕩也故 名四旦康侯之所耳心也我故曰時為之也雖然康侯豈無本 三来子發聖人未發之精顯在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母 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至就其禁紙其之表傳就死而後日 無幾人而其承家之若許國之忠判决之明計屬之審又未有 賢依同朝王石周辨卒使芝蘭與藍循同器而屬爲其不天干 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物論 日十四十四十四十日 用禮

> 資樂道樂則行之意則遠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至己禮如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信該是以年子之屈子 屯田其要也其恤民之本文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網非苦口見 貧賦重不堪其愛文公一既像依於恤民而計軍實去浮冗治 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湯 樂而中孝宗之膏首平孝宗讀之大怒是語疾思醫見便屬 樂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時近習為權民 有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追之俱沒矣 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凡卉之派春崇而秋舜即嗚呼若朱子 Fac time 's -4

技不得試也吃 朱文公年譜序

黔明

性莫如孔子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馬不移論學 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傳學佛能那 學其為學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進退 莫如孟子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 古者聖賢道術精經要以践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 盡而止耳故為果為達為難為孝為前為魯為惠所至不同其 措所傳何物盖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談為也知

此斯可謂之學也已用自程未以還談道術者盖多歧失先生

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首氏之言 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平謂之名法者以言不 也墨子本於為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故 路見嫉群邪蒙議偽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新 之際與立朝大節尤喻然著明于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 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取舍二氏熟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 或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線則與不敢以有言為然失何者或者 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飲 五十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 王而不知其統未會不駭其言也及採道日人心稍有知回視 情晦新之不嗇於言而勇於争論也性讀前即說孟丁見法先 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静云昔讀朱子私抄未當不 八物喬 其類揮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業獨禪家所有而精鬼機批 乐子解經不謂無功但干聖賢大首未取提掇遇精微語事及 其析理最精著書或富與隆氏之學照相遠異以其途轍所從 辨之間以求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東群儒直亦供各故 八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俱皆為子聖謨至進退取舍 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五五五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政室 之東者宣獨傳註為世所遵用哉 三十四条

故前卿斥之為賬而此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 之畫推擊之便利别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盖自不入物 詩 子沒而微言絕梦梦好飲食而勘廉恥以詩書發家有塞路车 在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況首會直等 芝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唇詹如衆數之號而各樣甘 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行私氏則雖評隱之工禪說 王也及公子一旦奪待而即休美故三軍從存而不從将者也 新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雷都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 豆宜以論主民也正氏之宗持芸養氣是也我即于思之中和 十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爲之心靈 不知翁之姑為是讓退耶抑所造實若此即徒所造實若此則 以為教碩以祖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數 未發者特未當發耳其非子思之言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堂 也夫職新法孔孟法是樂竟之授舜日就中而干思訓中為其 於京樂之未發新則以人自嬰児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 不其論字直以在生為欲醉物如重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日 今琴刀刀以相争於靡然之途者也天莊子之雅竟欲息語三 一年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頓雖程即大儒亦不之祭乃 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真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常論大家

支離之為喜稍涉易簡頭轉則動色不忍言以随于典端也苦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静神化之訓必破碎 室好馬豈謂儒者必滞室昏愚而後為正學即子思日惟 也謂靈見明妙神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滞 與更始皆受人以柄而後爭則人已出其下矣職都之論以為 之處已顧自處于日看察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 矣陳小甫管嘍和儒之太蘇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天物不祭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釋曲防傷守谿城而不今相往來 開禪而不知其實尊禅天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禅可以學篇 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草號 站不論新法程張笑而不信程張草楊謝失而力開楊謝九諸 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于如重楊以下蘇陸以上 者子有日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故子當謂 而取其於長者平有日古之學術有在于是其为問其風而與 所責於折臺言之東者不當如此平今觀晦新之書是所評隱 墨家名家法家陰陽來皆取其長馬耳其短者善直弃之己耳 一之物齊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首以後始加朝議馬稍 李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王帛俱會之日通天 更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神日為異端而供其工言 古弹說百家推擊名士剥剔群言不遺餘力美有日吾子 三十四卷 ÷

> 無工幹之說動亦定静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展幾精一之 經失民抬擊者明基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機 經失民抬擊者明基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機 經失民抬擊者明基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機 歷九淵 座九淵 座九淵

本書俱在學者奇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常力本待於游說者 為神天神之說, 大學並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其而遂試 氏之學並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其而遂試 氏之學並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其而遂試 大之學並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其而遂試 大之學並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其而遂試 大方。

者之過馬

朱陸論

而順一倡群和勒節雷問置非實工我自不得於言勿水諸心

教詩家信一小之學子各有所偏朱之訴[秦五分明是權者其論

山之學為初因未二十十十年真在性而喜所論道問學之多

蔡元佛明

史 27-639

學雖極凌近城水之甚點而然之正審視世之道聽空說於佛來喻謂恨本及見其甚言論辨有所底止此九可笑盖老祖之 胡丹吸至調選至此故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去而人物論 書云子静放視經由開然局族之此殊可係見其平日大拉頭甚嚴聞計為位以哭既罷良久日可惜犯了告子其答詹元書 觀象山全集北言論系表古與孔玉宗古不類如上樓之見鏡 其中和之有志同道合隆心從善之語而子 肯以出午金易人之情恭平哉及考隆子壽之爱朱子有祭文 老之餘而逐百調有得有蓋臺吳其随而議其供皇令非吏而 蓝思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且其答趙然道書云荆門 此之類心每不言其說自以為凌見薄識不足以寬太儒之用。 而立論之太果節之與何松不書四通而可證於心竊疑之繼 後類理整備深談陸學之非與陽明書調脱年定論考之久詳 王陽明晚年宋論又信、王之始墨而然同皆不審其為大野 乃知朱子後來識見更益精明深灼被其學神之极力道若外 ·軟以自責及前兩を文集始馬與界山最信相半現年攻撃 人計聞之條但故禮彫落自為以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 過及見前東山之替鱼對江右六君王軍及程軍或軍一個

之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聞經河洛之微言也扶持色 範教也謂體天地之根者易之象紀天地之孫範之数数始於 聖野用心洪範洛詩奉言諸篇往往有先儒府未及者其於法 克就其干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 仲默父師之托凛望馬常若有首盖沉潜及覆者数十年飲後 柄大愚以大府丞抗疏願厅其数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脱 数之源室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及数而凝象洞極有書 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馬而数不傳後之作者昧象 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失九九而又九之為五伯六十一而数 而八八十之象也三三而九九晴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 年蒙精仁熟有成公之風馬 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数世之澤及慶元初華臣始親大 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数也数之體者 依為之我 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侵於食稽以子女行 大数数之用妙於理非躬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 澄底有图井無作也華合傳會自然之数益晦馬嗟夫天地之 物論 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数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 發出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蔡汇 真德秀 王宗沐

為其名也 及民子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吴之役俗郎侍於境上機,五五 惟惟馬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 世道者軍無機然於茲平方是時臨中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 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獨而學者多日絕以首全論 朱元晦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屬已 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盛之上九就理宗也合 初為侍請為侍讀為直學士院為學章閣待制任志不解可謂 視如泛常東手苟安以待自整德秀亦卒老師過州國無人馬 之臣寧不獨馬思答以為萬全心勝之圖乎君庸臣陽苟且散 人物論 其誰且理故 帛待楚之能於存命也而後被敵之國完金方交難蒙古不服 秀因力請外而去鳴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即至理宗即位之 具德秀官為官教諫皇太子城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城不聽德 月直德秀此疏如與夢入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産之智也方且 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子產苑藏為 寒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熟能之哉 張岩以倡工說於推廣之餘極工較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 魏丁翁 直德秀 三十四大 邵庵虞

所謂知子其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朝廷倚 而意見不伴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府立皆如其言 然寄耳目于群小虚實相半故人多疑懷惧至於姚世安拒命 嫌疑昧於進退逐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其得事情 好名者哉 名也審矣而固云然者盖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晚 好名之人孟子所深惡者則三代以下之士誠不可為矣際均 相禁無過人者晚因於權姦至以玩好刑利為人主壽坐是段 奏如長城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此哉謝方叔 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舒自将 威名項性實志以殁情哉 **富獨自實慶以來罰閬未有及之者惜其义假使宜之權不飯** 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好浸浸 何以有惟恐不好名之論也填斥言官聞時年不避福惠非好 削有愧金鏡多矣 大彌遠也有心存正故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耳均置直 陳煩 香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趙奏謝方水 二十四老 脱 陳 脱 桱 浩 A PROPERTY. Î 人物論三十四卷終 推銷既退後懷布空南且四矣

唐來拜相實以衛國動言者少其非自科日報罷來許表有司 件之言而自鮮其醉若讓盖自許也部方叔子弟子政弗能制 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談之語而自慙后稷所請何書敢以趙 174 245 Tin 史 27-642

一个人物論第三十五卷	性持君子之志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本宗帝
度宗、柯維騏	宋至德祐疆土
理宗本年蒙古政府我强国盖權臣買似道定故之思為民宗氏	奔飲耕土能植
弱後拱手聽其所為故政愈緣而勢愈逼潰敗之勢岌岌然不	詩讀之可為花
可支持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剔而莫悟也哀哉	州云
慶 宗 顔 え	端示帝民
度示端拱風器充於酒色養幾州汗馬之劳供一夕笙歌之樂	恭帝幻稚元悪
而亦以大任委之术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	日危月削如火
不知軍前勝負列圖不知而似政託伊周效尤特奉件欲避位	天助出師蕪初
人物部 干五卷 乙	八物論
以要君量珠董主以積敗匿敗端士以養冤路圖輕輕失傲湖	骨之北大輪な
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衰陽機叛江南江北之險共	扇头所洪到處
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軍事果半閒堂	苦率兵入援而
中所可了职	離次外而中令五
恭宗帝暴降元封瀛國公 脱 脫	毛以赴烈火甚
司馬運論泰趙世系同出的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天下	計而反執数行
至校運來短長亦係其功德之厚傷焉趙宋雖起於用武功成	易迎降而帝后
治定之後以仁傳家視春豆有間矣然仁之散失於弱即文之	二王在福張宜
散失於隱也五世有欲自強以革主敵用垂其方馴致於後建	帶播越海島性
炎而後土字分裂猶能六王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	乾坤七水上胡

於實存處而張克里式由是江淮諸軍望風唯唯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色子曰完普元季有記名號起兵者逐遷之冰 於學有此半堂江南無一寸乾净之地似道意圖 於實有此半堂江南無一寸乾净之地似道意圖 於實有此半堂江南無一寸乾净之地似道意圖 於實存處而張克里式由是江淮諸軍望風唯唯

兒飲水兒怨比人祭南人教好是流血雌雄滅無繁是見希崩歷不一子尚在性秀夫立之寄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化心填海若膽愛天而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誰與律持餘遠未寒

國者當如來諭之黃體芒刺之首背為權宜之委印棄城垂盡之結循踐落水以待白日抱羽

人衣獨松関以撩之奴為屬益東入二百州民

平夷蛇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本

怕顏入建康以徒其電而有之內而既僚畔官

之道美雖日天數亦由人謀之不感為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認 按元指溪斯曰以主弱臣強之來豈能以数萬之金幣保區區 耻其亦必雪乎 分而旗氏一塊肉華江魚腹中悲大果歷三百二十年音為二 笛極亂之會見叛夷屬我明太祖尚皇帝起而驅除之趙氏之 存其天命者宋家之積仁厚尚禮素主發亦豈誣於獨惜丁字 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後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义義更 窮終結竟絕盖符汗抗閨魔之識云陳壽曾有一汗二抗三聞 道。因如此也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未為不 在一否六飛知何處式雖然浙海無靈波湯不作問関至此然后 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 民而不能忘歐陽修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爲後世頼故能 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徼其臣相継擁立圖風後勢孫運 容盛而武备表議論多而成功少意者其然乎日然 是而乃侮於遼肉衣金亡於元而受禍為最酷何我議者日義 提州天亦不管後存越氏把矣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 **澳門視唐則過之昔茫燁論漢中與由高祖孝文之寬仁結衣** 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七和亦七由是觀之宋至是盖無可存 端宗帝民世史正網 端京帝昌 三去卷 柯維联

古之國而中國則無總紀之理謝初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
學者而識治道者成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思於宋之士所以不野夷而觀治道者成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思於宋之士所以不罪夷而罪奉外人而不咎天也與

盛矣而公不在其位被公之節則李帝為原參請公出矣而公誓不與使且從容而免嗚呼振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地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談真子岳穆子義則字由不幾校優即才伯顏入賜安至浮三宮百官諸生以

在其職亦将機会以界仲連不肯帝奉之義而行之九烈則

乏風即尚爲買似道所巷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為 對人臣懷類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風謹飭有餘而 剛直才效人焉潜論事雖近於好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潜以正 知華夷之坊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盖不在於伯夷下美 似道說絡脫年微露鋒賴軟見屏下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 先生少有馬才縣奉發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學宗管 潜者可以為次矣 目處難矣 市田自占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後言去以行 八勿合 九子日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人命相寒多若具潜之忠亮 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第泣蓮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 前多 語初為買似道官振司恭謀似道母惡其達巴先生表 以舊秋起先生語望陸重風裁蔚然額的直自任遇事無為時 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客院事族後罷去咸澤之事 役母族臣雷國状元多非其人至未運得一文山冠經萬古若 既能尋以軍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宋月王安石以 具潜程元風江萬里 江萬里江萬頃 · 自動車 自己 1 A. ... ń Ţ 佑

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為有此學以回日月之光耶於古

之級樣乃發勻灰仁含生取義連細絕輕举集一門機需配洋珠之一個工花生出非該君整非中土徒以情王維之已受悲國花在一人支鮮嗟嗟屈平放逐黨身汨羅張巡拒中預命睢陽方養棄私第遠走饒州昌險請兄克念天歸克為賊所執大屬不養棄私第遠走饒州昌險請兄克念天歸克為賊所執大屬不

备寒興學置田應飲以助松松买天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而盡情郭伋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到州威揚適豆教養夫第萬項縣居筮仕歷縮都符執條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贈大師益國公讀忠文忠耒寒寒文昭郁郁按讀稽張呼稱廢廷之儒烈激於素耒桒愿置於白日朝廷嗟曛行道痛表認險廷之儒烈激於素耒桒愿置於白日朝廷嗟曛行道痛表認

無組於病常其果方應查指海子玩咬江民為生難者非印 之後而脫之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灰之徒不可化而鏞之 起公参知政事公建議守江及欲央戰以死自誓不用至議路 咸浮四年於第坐直言作質似道擅於家元兵壓臨安衛太后 謝趙者兩家子躬尚有廷王君父子去乎讀是傳為之三雲 世孫廷正及其子忠徹省野秦東則天意盖可識夫抑不知彼 **黑其之中或有陰誘其表與死二百餘年其商方人張今其四** 忠誠義氣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與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 **西二友不肯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宋二俸保遺派於瓦死** 新臣元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指驅殉國求之古則火也 士而大足以聚天下要皆有不偶然者初忠肅公文能以度宗 古昔忠臣義士固以死馬烈然其死也小者係一郡一邑之存 到又被福惠京於東北西南地則又皆被公衛祭民兵數百開 共後超國勢熾建每國之門产也則已被南朝州国之咽喉也 公鼻艺婦養益王称制于閩乃後以政府召公漳州軍叛命公 如表鋪者其直絕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鑄不能複謝 開府宣無使招降之頭化右手軍亂又以公為知軍平之元 男死國者古有之美而舉家聞変赴難來之 百則九少也 陳文能陳費 琛则

及內性空门工印上下火更更收集之类具值足甲蔽東廣火內性空门工印上下火更更收集之类具值足甲蔽東廣火內的 大大區 不食以死其從知忠武公瓚其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圖亦不食以死其從知忠武公瓚其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圖亦不食以死其從知忠武公瓚其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圖亦不食以死其從知忠武公瓚其忠肅を改造家央五百犄角張世際大属至海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央五百犄角張世際大属至海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央五百犄角張世際大属至海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央五百犄角張世際大属至海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央五百犄角張世際大個郊武素擊大振一時上下指公為賀己而城卒破公舊率以後邵武素擊大振一時上下指公為賀己而城卒破公舊本院之政,以後邵武素擊大振一時上下方以即是於東京大大學和武士中於大學是其成為一個四人內部

而擊衣國勢如是也昔宋三宗富萊士時曾以忠孝状元為就被區區區東廣復何時而能以哉故二公之死非獨以其郡與色故守與化所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後死則與化破而閩蓋美亦頹常公守平原以動河北列郡之钱府復有同盟而共事者能固守則形連整獨猶足為之聲聞而綴之幸茲起而應焉則以延漢人面蜀之杞故中間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與化必延漢人面蜀之杞故中間所以中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與化必延漢人面蜀之杞故中周以東之來退猶足屏蔽東廣以與東廣也関介於浙與廣之間問有全則進足抵役浙左右呼國與廣也関介於浙與廣之間問有全則進足抵役浙左右呼國與廣也関介於浙與廣之間問有全則進足抵役浙左右呼

風勁草諒於向使磨束之若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疎遠面於國 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熊天祥之疏遠者為處疾 嗚呼唐有天賢之亂當其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 以原廷富貴自慶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 問里不一本部固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奏炎董与為宋臣 獨布本倡我抗魯仲連不帝秦之節横屍狗國死有餘情公亦 和問金秋犯中原語草澤果女近未有能應之者忠武於是乃 自是而東士曼美至忠肅公始以派忠大節嬌然自香卒與文 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荣者亦一二親近之 録公大却以告世乃併其後人牵連書之 愧其子孫平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子用是既 死節偉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夏詔訪其子孫録用之皆自晦 **兼世無見之明志之堅謀之决共忠無可議美或日斯維之事** 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蓋散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 信國齊各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公真足表厲天下者於官 難方族之時未必重勞珠速者而藩蔽入衛為観此則知有天 六所謂國 士代世道之賴皇火代其祀之也則宜雖然二公 物論 者未曾無忠臣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文天祥張世傑 張時泰明 張時泰明

> 亦天也嗚呼忠於 要析的能存趙以後雖死無所城張世傑不能存養以後雖死 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田何以過之然程 得無見其少界平日不然益見其思之至也觀其露香生天之 有餘悲由是知程要特由能存或者天也張世無不能存逝者

陸者夫張世無

也今而我祥告終天命已去官員名野告非所有而除者大張 散議之心果何所望而又欲報之即将恐後世人臣之樣二心 而心愈為後伏橋下為案子殺之呢呼智怕之亡也其族已叛 昔智伯為趙奎于所殺智伯之臣豫議欲為之報雠至丹至三

訪而風果覆嗟呼二臣之心較之豫議亦何愧此無他良由和 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遊氏祀者則大風湯養善舟呼 翻驅其妻子赴水自抱衛王俱投水中世條仰天呼目我報前 世禁乃能抱忠抗節以死自誓取兵却戦敗樓厓山春夫乃休

文末样張世傑陸秀夫 與二公拉烈矣紫因國士之遇則又出二公下焉 之恩德入人既深而忠臣素士死不渝即也

豫談平生不得與二公同日語即其很智伯之心亦可

死之韓苦諸公禦之元威衣終忠臣素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 夷狄禍泉甚矣遊橫校初雷憲諸公折之金侵於中来即諸公 番明

史 27-647

東士即義之臣本相文大祥湖南安撫李市池州通利趙小奏 正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來臣主謀和議公上章乞斯之品 内于之東朝臣或降或通而節義最者者二公也張杖有云平 尚多有之當多臣似道柄國時最忠文李二公指不容於朝及 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聚太學生徐原獲等各芸章著者其餘 張起展安吉中越東浮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廷芝刺史前 公者其大也以死自管無香机天者張世無也把南利海從死 師无惟仰散命公又上草乞斬之賈似道誤國思君公當制以 趙里墨與化守陳墳通判張日中納州守馬簽江東制置謝坊 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不孝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 次事亭三官震動宰相遜荒公徒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 車南州守姚曹恭政陳末龍将軍張世無丞相陸秀夫祭訪 公萬者丞相秀夫也開督南部襲房五坡目擊用山悲歌慷慨 我教之勤王韶下重臣有将指頸駁汗公提 私共衛往當之盾 公南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祭萬言 **产無犯無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即死表之臣信扒** 例州都統美才與州大守苗丹成衛州統制王安即湖北提刑 者何也衰之盡七之至也 **木木件等首死** 如 文末祥 二十五工

忠臣廣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笑何者民張而 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熱獄從容南面而後死 **华面不若列影而死而國家順否之責猶萬一** 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兩能起夷我對後之敬 勇夫慷慨就義四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敢能之若發歷萬死五 為臣之棒不在於公平非仁者之勇治然而塞乎天地之間 之課怕夷叔齊之熊諸有成侯之鞠躬盡好倫於公一身自古 天木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等子之囚龍達北 潭趙界祭死於,池姚書死於常趙世實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開 謂與形之亡也死國者多美陸秀夫張世傑死衣海李許死於 后而不能免軍似道之阻黃萬石之疾李廷建之疑原軍中最 道漢鯨沒騙立二王開智由翻敗績於空坑仰察於湖陽絕粒 東支疑之外迫於房屋內前于鐵種無目而不當免然後遭海 雷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楊州赴·高動抵泰通州苗事成逐之本 執辦堅直志強屬非仁者其能平方公之使屬能大曹馬遊賊 工國之日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取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 但死 不 百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 展動夫 地照雅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 正供之息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 真冠鼎故郷 一枚重臣乎是輯 孔末龍明

婦之部君子皇為之我前者白麻重拜将欲持恩為轉日歌 在要公孫打口者趙宣門下各也一死衣丁五年之前! 死衣 此何自食其言即恩是不然死一也有輕於為毛有重如素山 坐小樓以三成不能殺身成仁而猶起黃計故那之想臣之死 天下情不為一身幸一死而為天下幸思臣用意之微其誠有 布不思極李之榮意者烟霞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 思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宫不逐一王淪歿胡兒散未兒 像黑而北者非忠從无帝為思從徽欲而北者非忠從高果為 **洗山河之陋茶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劒不足以撑搖則去** 為人仔禮舉家比較正視死如船之日也大何因陽九於燕京 在於此與大為子死孝為臣死忠非文丞相忠義之養乎一日 念 北人樂南人然身不作海濱之界衙為無益死亦何濟乎去 情恐難頭索丁洋東亦付之長應而已初心豈至此就是以從 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為趙氏忠臣先後非所討也匹夫匹 不兩衣既可伸盖忠死義之節也吗呼不為一世情一生而為 **然需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騙是舊酒魚地江湖之舊** 人物論 一有張良始里荷然傳浪之擊 澳季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帼 三十五

> 東清地非為家謀也為中原無主誅也為趙氏不血食謀也經 東清東山非為家謀也為中原無主誅也為馬所不容已 東清東山非為家謀也為中原共同的人情內 東方之為是一成之田一族之家仗家執言固可以號召四顧山 最不必為遭世獨立而來紫芝禾必為處方外而傷願問四顧山 最不必為應商山而來紫芝禾必為處方外而傷願問四顧山 最不必為應商山而來紫芝禾必為處方外而傷願問四顧山 最不必為應商山而來紫芝禾必為處方外而傷願問四顧山 最不必為應商山而來紫芝禾必為處方外而傷願問四顧山 最大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是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計畫支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及平忠臣所以情一死而起

生死而天下之係屬者甚重也君臣之仇尚與共戴天而縣縣則難回首中原華為左在而敷天有戴僧之心則大臣一身之

熟然而無養子二君可事也忍見蓋于王蝎與于可除也恐見者而明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派臣去國萬死投荒東能

是時境作猶未終公特以関地多陷沒而嘆使節死蒙者之未 心使竹丙子知典他軍守将曹恭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 乃械选杭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強人意其在公被執之時乎 謂如心者的用泰知政事陳先生末能也先生前的人別號如 年無死即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予當效其所 伏觀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連福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 乎〇按安南使人過吉水吊文丞相詩吉水江頭係客舟緬懷 何黄冠故卿之樣方與而賊臣不可之且随継逐使忠良之策 本相之解故卿者豆非忠式非感國大臣孰能當此而思歸者 不行而卒有斯市之後使三百年大宋之命脉僅絕于腥膻之 引之意思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爱夫光岳氣分士無全即 八承是誠可恨也愛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文 若臣義欽誰負綱常文丞 相身在顛沛未告一日而 心宋也恶 二帝三宮於地下乎黃斜故鄉之請而一介熱囚蓋有封狼居 人之馬不能降人之難立人本朝誤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 題衆丞相文公墨蹟後附 學想囚此許當與此論恭看 丞相舊風流堂堂大業勤王日耿耿张忠就死秋北伐自 期終後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青音戴南新 悲歌慷慨如擊筑易水之上讀之令人酸臭 黄仲昭

> 不天祥論 文天祥論 工工作 文本、大學學至古公之高孫裕及微宗以此表示子言識其後予一等督學至古公之裔孫裕及微宗以此表示子言識其後予一部、工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或且不可以少處 一數工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或且不可以少處 一數工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或且不可以少處 是已之死以氣和三百年養士之思者盖已有定論史或者因 處已之死以氣和三百年養士之思者盖已有定論史或者因 處已之死以氣和三百年養士之思者盖已有定論史或者因 處已之死以氣和三百年養士之思者盖已有定論史或者因

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関倫之告星變中山任人之也無法之也而信令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世之所用特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期淚以力難海內外成國四十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井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井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井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井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井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便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簽一騎而再令大之都為身以與黄青之後抗蓋未接及而應先奪失雖有難以敗凡天養所為為之後之數與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是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情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天信公

·無才者也當成厚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即守

物論

一十五十

之美要當易地骨馬我如牙言父往收貯遗散藤蘭亭山後又之美要當易地骨馬我如牙言父往收貯遗散藤蘭亭山後又 至無有知者恐萬一事盡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旺日吾已養 自思陵以下欲随號收之殯衆皆語中一人曰此固家士也然 我飲又過檀不審意何為雖死不避旺因泣數行下謂之日兩 自公也 又易宋陵骨内諸洋圖乃夏陵骨雜馬牛布酪祭白游號日鎮 種久青村為識約明日復來曾出金吊為人人壽我勿泄也即 言惑主聽祭之珏獨懷痛情乃貨家具行資科白金若干為酒 对於而有所為必敗敗而死於盗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避氏 為知公者美即不務公前公見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 安亦段平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释公雖以害公主 欲起去與語使之不及止首所以成信公也方外情值問之言 車音宋人吾不忍陵寝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照 居廷字王潜會積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卿里子第南 及陰石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點駁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 眉之告星蒙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若所以成 之裸将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知盡夫其亦可以死矣故曰嗣 其母至元戊軍浮圖總統楊建真伽利宋替官金王故為城 唐莊傳 三五生 张五東

引語其懷苦時讀者其不應泣翔字星字問人亦前士云傳日 微矣有謝納者文丞相客也與还灰善皆成还事為作冬青樹 揮及關翻然而學莫有謂何已而會後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 · 日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日弟報良田二項有妻孥以表乃後 至見官關寒鹿一人見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掘 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狂以故其貧後吸為 坐有指亞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弘豫讓不及也獨 治中招还為子師間問日吾聞越有唐姓來宋諸陵骨皇帝 两陵骨野史傳疑定誰是王魚金栗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 水耳其視程公孫何視找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理誰與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廷能禁之其義乎引鳴呼狂一布 高家俊孝家陵龍骨盡脫龍無靈唐我士林義士張外德陽西 員田完業之先是还即疾一夕夢更持文米日帝召君速之行 **像飲不解梓官復二百年來空折木稳陵遺格君莫悲得延江** 今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遙遙翠盖萬年枝上有馬望 一讀哥世家知趙氏有後美非程以公孫将曰莫存其孤今十 龍穴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聚 物論 冬青行 松足 冬青行 一千五多 唐 迁末

逃之山中枕籍而死非不孝也不幸為人所執則事之臨之非 赴沙漠逼二火主至閨廣而公至女二婢皆死欲中國被家亡 天命未絕而大羊雜種亦因以海子云爾元之蒙古膻感変亂 華者有之甚至弑辱者有之然皆在其境内或未久解散雖日 猶非之例仁厚如宋異類如元者子自古夷永竊號者有之亂 果因而覆滅之又雠之莫大者也以禁紂之暴湯武之仁義士 上程御中留丞相魏泰政三書耳夫君父之離不共載天者也 **叠山不食无宋與夷祭襲勝齊名無容議美顧愚心有不安者** 為先生多也 之祚未必移也便牽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 我帝王以來之中國蹂賤我帝王以來之人民執太后帝至執 能釋眾之仁豈有異於久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於前則別 猶奉奉以武王太公之與城機智在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 向可一日而之乎其地一日而食辛其栗耶即有老母則奉母 二先生所得校道者不其有以勝天手打 生变姓名以去之宜美雖其才是有非文山北者然十年之文 看欲作軍曹罪之何即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逐不守則先 童山守信州大結民共存此能做應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 物論 湖南一論 一死以成七固不足 雷 苏明 王相嫡 十九

臣而時君不可絕耶今日門生表經謝仍得謹齊体裁書百拜 于米何于灰得美其于臣何夫婦大倫也夫殺婦我謂之義於 名以医園其龍耳即休休有容如古大臣之量則于元忠美其 帥臣夫豪炎之徒背主事雠者也其為我者不過豁進賢之虚 又不可則一死而已元盗城也公雖未乘不政然嘗為監司為 之不可訟則如豫讓之報智氏又不可則佯狂混迹不交一言 甲詞異語與薦己者酬酢好又稱頌其美於斯時也可訟則訟 倦以陳遠之野馬其主珠遠若比明大義讎死不忘故主美可 切聽迫家養房畫一球流子弟獨存共事之僕背主事盗賊樣 一麼陛下呼義不為之臣矣奚陛下之有我譬之官思者為益此 止附户即所謂歷爲江南官吏為酷生靈愁苦之状作萬言書 耶如曰藉此旅江南百姓則附户與披髮纓冠者殊美况又不 丘塚美孫号馬耶獨莫大衣殺身丧元吾挤一死奚所親以免 之領若不容口豈但聚虚號于帝已於若曰言孫免禍則示廟 則日民物一新二則日清明盛世而道德仁義之稻老年為武 肯帝泰誠見关名義之弗可耳今一則曰大元二則曰大九 者其馬我用我已非古人知已之前美吾何為連為累情要強 也就會伸連一匹夫耳非有宗社之恥君父之辱章追求海 不孝也况母以壽終後何所領壁弘元之君臣所語不共意元 ニナナを

與二年二月監秀夫首常赴海張世保亦覆舟而宋主美即有 皇天后土南氏諸君之掌亦知之矣特势不可為且德松二年 天下彼野於發與對土強後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由 務者在俊傑苦東南全勢不能解我国令以士國一夫而欲抗 有為印或以不屈於心而以不死為事即抑舊主尚在未忍棄 者日再批涉月點時就義較憂論者繁惜丞相尚欲脫去即欲 與日月争无而遲廻不死王炎午為文生祭之其事机憶悲情 樂高飲後之才申張復雄之志何所藉手乎文山公大節廢禁 自經濟清者可窺和子曰公之欲忠全節宣但天下後世知之 次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及死以就東及不幸即依大節以明分 有即伏橋校原舎之後投筑校目權之餘二子為不智美藏時 時級不可為豫子之事文不可避混迹于下來不能不言也不 太后指所與瀛國公所在則痛哭不食竟死公微意言小吏夫 要析田典政繼絕友後悲惻息官苦矣及魏末花驅至京師聞 典也校文大君之命也被負朝廷教大君奚師第之云乎公子 無悉耳今時勢無可為而君臣皆執美臣子之於居久臨大節 二月伯顏入臨安執而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夫祥 九品計裁或者日公不即死而連詢英語也固将有為也更謂 **共論来教中包有朱良諸葛亮事有千古之情其與為東書程** 物論 《成天日其所謂師弟者徒以禮間校文之故耳禮間到廷之 二十五

言近是矣然王本恭漢以公里进降力方別日上有是齊下有 見神悪之十五朝祖宗之靈悪之觀元主結趙孟頻葉李俊多 君臣之義則張邦昌劉豫君有蘇矣夫豪炎之不臣豈特天也 吾誰欺欺天子三百安在固己官員於身天天在身事處為明 時依何取容衡州南陷屈膝廣是甘心左衽謂其不為一身計 知之表人不知也既呼受人為朱松元為果宰相當似道該國 可嚴也先生此心禁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 宣為一身計式将以問三官起居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豪不 書日先生少為倫思晚作宰相为名富貴酬素志美拜見大元 謂元本無滅眾心誠然節抑故領之為灑國地邪使行人不拘 為克強可為為支不我殺也我亦何預立其地食其葉我况又 為之事豈符智者始知其常者我或者日公之不當上書也子 前征耳不知于萬不可為之時萬不可為之人而欲為萬不可 威幣不負溪壑之歌吞噬之心脏南自南北自北即公盛事夫 門國城主原理固宜就選手選手賣該國之罪權髮不容数美 未保不殺哉公上書時已六十三至向使選廻之際以病死關 而弗部可也元主之德的如書中所稱天添地容惡仁如天可 又何及稱領主義我經云云特其小小者爾是故當時之意思 下此心何由明弘公又謂元本無叛宋心賈似道拘行人質威 之論同已深惡之矣公者監以出義事成動之親其勉後圖器 三十五大

之初起其玄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南河縣鞘雜即更至 粘字為之也其速衣取癒而緩衣定来皆有記迹盖其賴也雖 自古夷秋之得志於中原者母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 火生忠臣亦士君子不幸臨難處死之断案也子母觀史不敢 較去就之義平張子真践行之計與王門翁生祭之文雖為 干其人不能戰而能中共民之家移盖百倍校逐而不已也全 後而舉之如破竹来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数百 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戦為教故金得以共長而用之一再勝之 不就正有道耳如日妄城先好至予心我言言心式 過為刻論至亞山大節尤所致為第項其三書心有不安不敢 死節又無赤族之懼國破家亡區區一老翁旦夕且死若大海 其言不疆致也墨山之時何時也宋祚已終元運方盛公園門 兄嬌帝與之球果即止誠愚而侮之耳豈真頌之式故日本伦 職也方属使求死可也何充發唐唐之母我日茶之息家人心 東田明主方歷唐屬之德小臣欲守野山之節天莽以此到 不附屬氏中型不供符命而後驗也馬使求死且及完族何益 丁漢教奉好稱河功德誠木偶人耳巽詞以計身名两全如小 木泛泛記無定所乃指管級辦及覆數千百言明出處之国 粘罕論門 三十五七

之而已爾破內黑之後留去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

1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八卷

世祖忽必烈

元直 輯

張九部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爱養黎無每過災傷免 租服能惟恐不及當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

五十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 稼何由得種初命征於 哇以二萬人往人給致二錠其後五千 根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不

綱陳紀所以為二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物論 三十六天

世祖

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爲夷混一區字立

寅

Ł

之約不以漢人為相故為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 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歷不臣服與圖之盛亘古所無然世

塞文學之士錐世世不之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

無乃未之思乎 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更多欺証之文將求保萬邦比隆三代 有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寒經

湯大淵劉整

楊大淵直非世受宋忠者哉即無論先世當世宗攻蜀時大淵 李善長明

中間大全守殺大楫守蓬並馬車城之寄非所謂守封鹽之臣

得矣其如宋何或謂整之除也為權姦所害不得已而為避難 屠樊城破寒陽超淮南而宋事逐至於不可被嗚呼整為元計 之罪人裁者乃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附又献圖宋之策校是 戰奪地擒将大率其子姪效績行間大擾西川元之功臣非宋 平大全光遇政為戰而死軍美亦大淵大事建以城陽鎮兵及

君父耶管讀史綱云叛敗劉整其於美其然美 之華夫權姦仇也君父何預馬縱使臣子以罪而逃也亦可離

伯旗非世祖開辦功臣即世祖命伯旗代宋以曹彬期之武其 小般耳今觀行事何其矣也夫伯賴統兵二十萬威聲大振而 李善長明

比朝元魏之故晋不足深责矣 耶律禁材

竭心治理尼建官立法任賢選能重儒術的賦役定濟司更律 和律業式切凍母訓讀悟過人傳極群直旁玩唇数及為在

耶嗚呼屯軍江滸三日無潮宋之天運可親矣不然伯須能城

東哉然伯顏質表詞多跨誕至指趙宋為島夷陪安為偽都盖

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城陥之日文盡屠之一城生聚 兵渡漢即居沙洋及攻當州久不下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為過

宋之守臣招款不應者一遭俘獲敬肆誅戮以快其念始而潜

何啻千萬朝文之餘只存七人悲乎據故曹彬下江南直若是

李善長明

五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七之人聞之而知故堂之而知及 克舜其君走新其民為已任由土置積力

父至誠交至言雖劃 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 先生自謹獨之功不而至於天德王道之墓故告世祖治天下 終之一百酉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予計奈何日應居敢 林上都李壇叛而南合拜 能謹守乎西鄙均之不墜先業哉 而静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心物而動則雷雨滿發草木甲析 誘而萬大屈也晚年義精仁然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未無事 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漂若萬天之勇何可以利禄 授明道立言如劉因之屡召不屈出而風歸可也 世元之臣衛為之光而卒不書其官·問者何原其心也觀術臨 拜則拂然怒今熙虜大承也許街以来偽仕元及不如童子之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能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大水而使之 村並相盖有協功之勞為其後阿里不哥叛而鑄養何能擊敗 關稱制充戡家難面折敢言可謂不負才名矣始命車山與禁 今首當時急發其禁殺釋任全活生靈者無美也太宗既則污 許衡 歐陽玄元

八物論

デナ大巻

訪水之得伊川東傳來本論孟集註大學中庸華白或問外

雪齋姚樞隱歸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後仁甫先生即請蘇邦馬宣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 古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 古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 古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 前街 耶律斯尚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致 前街

而生吗呼麒麟鳳凰固宝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大與齊一入完生亦旦夕精讀不數寫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著不 後期之任而月亦上風雪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弘之聲 後期之任而月亦上風雪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弘之聲 後期之任而月亦上風雪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弘之聲 以東之任而月亦上風雪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弘之聲

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告所授受誠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哉相從當悉棄前學等素敬之深有點契子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

六經元 勞之禮敬何其隆也時方征討恭懿即浩然辯赐節以改曆召 遣官致命如漢惡之聘四皓及其将至世祖又遣國王郊迎而 召而恭懿獨以疾辭無在朝參薦奏召及不赴乃以六子之教 信未氏之學家貧服勞養親居丧盡禮人稱其姓與許衙同被 毛子之識余讀史親楊恭懿出處祭有處爲恭懿力學強記萬 先正論元人高尚不仕者惟劉因一人耳然因作渡江賦不免 人物詞 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遠世而獨准明美得從用公至子之 赵不踰時又辭歸終其身不出後雖以太子賓各召以昭文館 **賛日先生之心機鎮川及先生之禄主温石貞先生之學者是** 朱之學曰周至精御至太程至正朱子極其太盡其精而其多 後為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者則 華士石以議中重居軍乃皆弗應嗚呼數矣較之許衡不為係 網目書日徵士劉因豪其志也然則歐陽玄擬以四皓两生朱 以正也非高見遠識深造有得者能之乎、徵令再下固解不赴 劉由才無超邁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師道尊嚴觀其評周即稱 **東瀬譬以機川至石、殆非歴羡哉** 楊恭懿 李善長

之伐宋有名經得婦而文統以叛誅似道以策死彼姦和誤國 所拘乃羈困真州十一月六年而志不居帛達聚應何其忠也本 都經尚氣都善議論博覧群書為學務有用而文詞豊慰家岩 柄豈不以功業顕哉惜其在朝為王文統所思使來為買似道 有重名於世母具疏列多至萬言皆為政大要使世祖委以取 其八子青廟經的縣禁世里為極盛云 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和手係曹彬比之殆非歷五 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估能為取出入将相 郡王表以黃諡梅碑加贈褒楊之典優美 世之野哉然天之生野不偶故其卒也有木水星頭之具封以 教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請重暑與名士交遊而 果木犀承父兄之業為抱不几平居倘默及臨大節該大事師 抑兄倖其告君善於納隨為當時所誦述斯二人者不可謂名 之好許衡服其想教商挺稱為柱石應希墨篇好經史世祖有 安重勿到公輔器及八中書蒙姚樞李昶之野为阿合馬系哥 耶 無五子之稱當從姚樞許衙咨訪治道及入中書給聚名實於 八物節 郝經 北大澤 安重麻希恩 三十八大 李善長 李善文

召天人彰彰美而吳仲潜守蕭戶 之集何益於治也三人死時風沙海冥百姓争持拾錢道哭及 歌琳之為與聖皇太后所匿盖亡命罪人也英宗践称後以為 濟然無数不事将或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遠 相任其矯殺大臣而不問國紀安在乎後雖有雪克之語贈盖 四朝楊桑児只事三朝皆有動劳於國乃為鐵木迭見所構等 姦前之誣善也遇致之死豈不悲哉賀勝歷仕五朝蕭拜住事 每惨則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連世祖之或意云 預己行宗威數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發有司奏大辟 八海油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偷通達儒術妙后羅典年若服御曾要 終不自厭也 他國所為然聽信巫覡小筮之術几行事及誰叩之知無盡日 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性害或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 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部古必親起立吏易教 帝剛明雄發沉斷奏言不樂熟飲不好後靡雖后如不許過制 看克何如哉 日婚肯所首就教何其忍也夫鐵水迭見完穢跡露仁宗曾 憲宗家哥 仁宗愛育黎族力八達 質務協於見只蕭拜住 三十八巻

西習浮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枝其間至於周程張 為一時选出非豪熊其熟能與花斯手又百年子朱子於数子 曠古一人而已喜家保之士就事子殁千有餘年滿花俗儒之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盛矣尤塞仁義若楊墨之徒之 在第子首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與起矣等兵人書曰天生豪傑 實語說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作是一時游觀之意雖不到 **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材質之高下間 九之淺深而開導誘接** 生以次授業書及宝後馬合則執經者随而調問先生像服備 之日就就唐而徒從事花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衣是六韶諸 公為於酒門人守其法父之侵失其龍先生継至深欄子學者 者自就月将矣歷觀近代進學之重直就能過之又日許文中 窮山北志莫養艱難避地重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 知花早識盛年英遇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與也推折 先生之生交運華有當目其常園特異常人得斷間於最清養新 使其則意研躬以完乎精微之一一人人力的以践乎進修之 大成則中與之豪鉄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平 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報 物論 果透 三十六卷

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 正明 多處在沿上的東西和其谷有功恭然不論論其為人知 蓝導文影許公之功大矣 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縮必以三先至為朱子之傳賴末懿 則師灰之文文全全優棒又學於本意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 餘年三任成均两為於酒六入翰林三拜承首委主文衙两知 背鄉此若太山不可回奪其文名逐播四裔就若以為文昌之 張起嚴性孝友博學能文善蒙隸醫量温雅及臨政次議意所 南 五 指 傳學多聞善書盖外夷得之傳以為資太史楊載 日 五 京本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獻王本柏於文定 避流窮源析表群言而統一由是师道六份文定何公基既得 驗歌陽去性度难客含弘鎮家持身餘約為攻燕平歷官四十 不知其經濟之學云其然子、 聖濟不作師道久廢建二程子起而傷聖學以淑諸人諸子又 夏樂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聲明治具有不朽之功焉 順之才頗為書書所格知其書書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 八頭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後明朱子之太至許公而 物論 元明書屋報保斯·京清柳貫 三十八五

> 大金優祥以的行為先其文元營添演多為人所傳誦世號度 大金優祥以的行為先其文元營添演多為人所傳誦世號度 大金優祥以的行為先其文元營添演多為人所傳誦世號度 大意文和事嚴整整體而當著指書行草朝建典冊多出其手 大高文和事嚴整整體而當著指書行草朝建典冊多出其手 大高文和事嚴整整體而當著指書行草朝建典冊多出其手 大方絕域成暴其名何其盛也潛天資介持安衣寒素君子称 本资其為支援被精切魚韻雅容等之深及高坡或能學依而 其文明書早以文章百录出入春漢問選集相切際斯學生清 大初 新 東京岩未易近一旋腫間即 煦如尚称美训析經史多光儒所 其次明書早以文章百录出入春漢問選集相切際斯學依 其文明書早以文章百录出入春漢問選集相切際甚聽後至 其文明書早以文章百录出入春漢問選集相切麼甚聽後至 其文明書早以文章百录出入春漢問選集相切麼甚聽後至

人物論三一六卷終	摩名状 最差 知師者莫若第也	元東而不以公入儒學傳何即宋濂王構二賢督文獻公弟子
L)	秦盖知師者莫若第也	何即盖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儒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為命世大儒及作